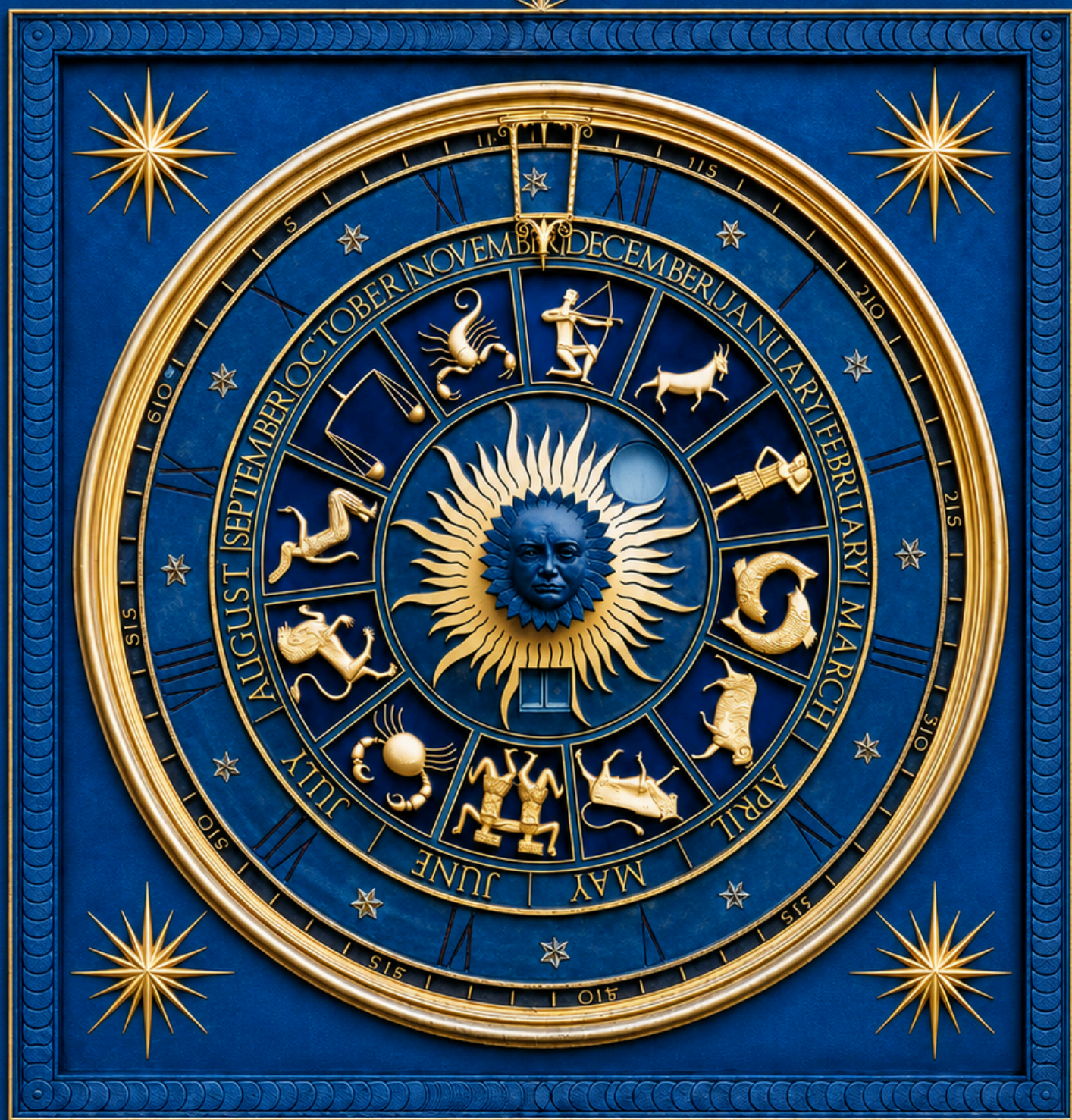


各時代的秘密教導



曼利 · P · 霍爾

書名：《各時代的秘密教導》

作者：曼利·P·霍爾

版本：神秘學講堂繁體中文電子版

日期：2026/07/30

僅作學習參考用途，不得販售

神秘學講堂：<https://www.occultschool.org>

古代祕儀與祕密社團

其對現代共濟會象徵學之影響

在面對須以理性應對的難題時，心智堅韌者能鎮靜推敲，蒐集線索，追索答案；心智稚弱者則往往驚惶失措。前者或許能解開自身命運之謎，後者卻如迷途羊群，須人引領，並以淺白的語言教導。他們幾乎全賴牧者照料。正如保羅所言，幼弱者只能飲奶，壯士才得食肉。不思慮則近乎童蒙；深思乃象徵成熟。

然而世間成熟的心智終究稀少。於是，異教的哲學宗教教義分為兩途，以應人類心智兩種根本差異：一類能作哲思，另一類難窺生命深處的祕義。少數洞察敏銳者，得聞祕傳的靈性教義；對多數未具資格者，則僅授予字面的、外傳的詮釋。為使自然的偉大真理與抽象法則易於領會，便將宇宙的生命力擬人化，成為古代神話中的眾神。無知群眾在普里阿普斯與潘（代表生殖力的神祇）的祭壇獻上供物；智者則在這些大理石神像中，看見偉大抽象真理凝成的象徵。

古代諸城中，皆有供公眾膜拜與獻祭的神殿。每一社會裡，也潛藏著通曉自然奧秘的哲人與神祕學家。這些人往往結成團體，形成隱密的哲學與宗教學派。其中較重要者，稱為「祕儀」。古代許多偉大心智，皆經由奇詭神祕的儀式，被引入這些祕密兄弟會，而儀式有時極為嚴酷。亞歷山大·懷爾德將祕儀定義為「特定時節演出的神聖戲劇。最著名的祕儀，當屬伊西斯、薩巴齊烏斯、庫柏勒與厄琉息斯祕儀。」入門之後，便能受教於那歷代保存下來的祕密智慧。柏拉圖曾是某神聖教團的入門者，然他在著作中，向世間透露過多祕儀的哲學精義，而受苛評。

無論古今的異教民族，不僅有其官方宗教，另有一門唯哲學精英得知的祕傳教義。許多古老祕教，未曾揭露其奧秘，便已自世上消逝；少數卻經得起時間淘洗，其神祕象徵存續至今。共濟會諸多儀式，皆本於古代祕儀司祭授予智慧之鑰前，對入門者所設的考驗。

鮮有人知，古代祕密學派是如何深刻影響了當代心智，並經由這些心智，綿延至後世。³³ 共濟會員羅伯特·麥考伊在《共濟會通史》中，盛讚古代祕儀對築造人類文化殿堂的貢獻。他寫道：「古人文明的一切完善，哲學、科學、藝術的一切進展，似乎皆歸功於這些祕儀體系；在其神祕的帷幕下，力圖闡明宗教、道德與德性的至高真理，並將之銘刻於弟子心中……其主要目的，在於教導一神之教義、死後復活永生、人類靈魂的尊嚴，並引導世人從宇宙的美、壯麗與光輝中，窺見神性的影跡。」

德性一旦衰微，便是民族傾頹的先兆；祕儀也隨之變質。巫術取代了神聖魔法。種種難以啟齒的行徑滲入，如酒神狂歡祭，敗壞遂佔了上風；任何體系之高下，終究依據其成員本身。絕望之際，少數誠摯者試圖保全祕密教義，免其湮滅。偶有成功，更常見的卻是祕奧失傳，僅餘儀式的空殼。

托馬斯·泰勒曾言：「人天生是宗教性的動物。」自意識初萌的曙光起，人便崇拜、敬畏種種事物，視其為某「偉大者」的象徵，乃不可見、無所不在、不可言說；人對此所知實在有限。基督教會早期數世紀，異教祕儀曾與基督徒相抗，指稱這一新興信仰並不以德行與正直作為得救之要件。凱爾蘇斯以尖刻之筆寫道：

「然而，我對基督徒的指責，並未超越真理所容許的嚴厲。試看其他祕儀的傳令者如此宣告：『手潔、言智者，方可前來。』又或宣告：『凡遠離諸惡、心智潔淨、不自覺有罪、生活正直者，方可前來。』而宣告這些話的，正是許諾使人滌除謬誤者。然而，且聽基督教祕儀所召喚之人：凡罪人、凡愚拙者、凡心智薄弱者，簡言之，凡悲慘之人，上帝之國皆接納他。那麼，你們豈不是在召喚罪人、不義者、盜賊、毀屋者、巫師、褻瀆者與盜墓者？若傳令者要召集盜賊，他所召來的，還能是什麼人呢？」

凱爾蘇斯所抨擊的，並非早期基督教神祕學家真正的信仰，而是當時已然滲入的錯誤形式。早期基督教的理想，本奠基於異教祕儀的高尚道德準繩；最早在羅馬城下聚集的基督徒，曾以密特拉的地下神殿為崇拜場所。現代教會的許多祭司制度，便溯源自此一崇拜體系。

古代哲人相信，人若對自然及其法則缺乏根本認識，便無法明智生活。人必先理解，方能遵從；而祕儀所致力，正是教導人領悟神聖法則在塵世間的運行。在早期的崇拜體系中，真正膜拜擬人化神祇者甚少，只是其象徵體系容易使人以為如此。它們重道德過於宗教，重哲學過於神學。它們教人更明智地運用自身能力，於逆境中忍耐，於危險前勇敢，於誘惑裡忠貞；尤其教人明白，過上值得敬重的生活，才是最能取悅神的祭品，而自己的身體則是奉獻予神性的聖壇。

太陽崇拜幾乎遍及各早期異教祕儀，這或許暗示其源頭在亞特蘭提斯，因彼處子民奉太陽為神。太陽常化為金髮的美少年，垂落的髮絲便是太陽光線。而這位金色的神祇，總為邪惡勢力所害，即宇宙中惡之原則的象徵。然而，經儀典象徵的淨化與新生後，善之神奇妙復活，遂成萬民的救主。這死而復生的祕儀，實則象徵人憑修行，克服卑劣本性、馭制欲望、彰顯高等自我的過程。祕儀之設立，本為助人掙脫情慾與沉淪之火，喚醒靈魂中沉睡的靈性力量，重獲失落的本真。（參見華格納《齊格弗里德》。）

古代祕密結社多具哲思與信仰性質；中世紀則轉為宗教與政治為主，哲學流派寥若晨星。近代西方，結社多屬政治或兄弟會，唯共濟會等少數，仍存古時宗教與哲學之薪火。

本文篇幅難盡述各祕教流派。古時崇拜體系眾多，分支廣佈東西方。如畢達哥拉斯派、赫爾墨斯學派，明顯帶有東方痕跡；玫瑰十字會亦稱，其智慧多源自阿拉伯神祕學家。祕儀學校雖常與文明相聯，然證據顯示，史前未開化民族亦知其事。遙遠島嶼的原住民，縱處野蠻最低階，卻已有神祕儀式與祕密修法；其形式雖粗樸，卻分明帶有共濟會色彩。



祕儀中的一位女性祕儀大師

出自蒙福孔《古物志》

圖為庫柏勒，此處稱敘利亞女神，身著祕儀大師之袍。據蒙福孔《古物志》描述：「她頭戴主教冠冕，冠下有塔樓尖塔；城門上懸新月，環城牆下，現一圈光芒。女神著白色法衣，近似司祭或主教之袍；其外罩長衣，垂至腿際；最外披主教斗篷，邊緣繡有黃道十二宮。此像兩側各伏一獅，左手持小鼓、叉鈴、紡桿、雙蛇杖及另一器具。右手中指勾著雷霆；右臂上綴有動物、昆蟲，以及依稀可辨的花果、弓、箭袋、火炬與鐮刀。」此像今佚；蒙福孔所據，乃皮羅·利戈里奧圖稿。

不列顛與高盧的德魯伊祕儀

不列顛原住民在遙遠年代，復興並改革其民族制度。其祭司舊稱 Gwydd；後因需區分職能，遂分為「德魯伊」（Der-Wydd，即高階大師）與「占卜者」（O-Vydd，即次位大師），二者統稱「吟遊詩人」（Beirdd，即智慧教師）。隨制度成熟擴展，吟遊詩人分為三階：德魯伊、特權吟遊詩人（Beirdd Braint）及占卜者。（見塞繆爾·梅里克與查爾斯·史密斯《不列顛群島原住民服飾》。）

德魯伊一詞源流眾說紛紜。馬克斯·繆勒認為與愛爾蘭語 Druí 同源，意為「橡樹之人」；希臘樹神德律阿得斯（dryades）亦與之相關。或謂源於條頓語、威爾斯語；亦有少數溯至蓋爾語 druidh，意指「智者」、「巫師」。梵語 dru 則解作「木材」。

羅馬征服四方時，德魯伊在不列顛與高盧已根深柢固。其權威無可動搖，曾有兩軍將戰，因白袍德魯伊一令而收劍。凡舉大事，必賴這些族長襄助；他們立於神與人之間，擔任中介。德魯伊教團通曉自然及天地法則。《大英百科全書》載，其鑽研所好包括地理、物質科學、自然神學與占星學。他們具基礎醫藥知識，尤其熟悉草藥與簡單藥方的運用；英格蘭與愛爾蘭曾出土粗糙

外科器具。一篇早期不列顛醫學的奇特論述稱，行醫者當有花園或後院，專植所需藥草。超驗主義者埃利法斯·利維嘗有意味深長之言：

「德魯伊既是祭司，也是醫師；他們以磁力術療疾，並將自身的流體之力灌注於護符。他們的萬用療藥為槲寄生與蛇卵——這兩者皆以特殊方式吸引星光界流體。採割槲寄生的儀式莊嚴，令民眾對此植物生信，亦賦予它強大的磁性。磁力學的進展，終將揭開槲寄生吸收之性質。屆時，我們方能領悟這些海綿狀生長物的祕密：它們汲取植物未盡的德性，飽含其精質與芬芳。蕈、松露、樹癭與諸般槲寄生，將由一門新醫學明智運用；此醫學之所以新，正因其古老。然而人不可走在科學之前；科學有時後退，是為更遠前行。」（參見《魔法史》）

槲寄生之所以神聖，不僅因其象徵萬靈藥，更因它生長於橡樹之上。德魯伊以橡樹象徵至高神而加以敬拜；故凡生於橡樹之物，皆被視為屬祂之聖物。每逢特定時節，首席德魯伊依日月星辰之位，登上橡樹，以特為此神聖儀式祝聖的金鐮割下槲寄生。此物須以特別準備的白布承接，免其觸地，受塵世振動玷污。樹下往往獻祭一頭白牛。

德魯伊乃其族中一所祕密學校的啟悟者。此校與希臘巴克斯、厄琉西斯祕儀，或埃及伊西斯、歐西里斯儀式極似，堪稱德魯伊祕儀。德魯伊自稱掌握某種祕密智慧；關於此事，歷來眾說紛紜。其教諭從未訴諸文字，僅口傳予經特別準備好的候選者。^{32°} 共濟會員羅伯特·布朗認為，不列顛祭司的知識源自推羅與腓尼基航海者；這些人早在基督紀元前數千年，為尋覓錫而至不列顛與高盧殖民。托馬斯·莫里斯於《印度古物志》詳述腓尼基、迦太基與希臘人為取得錫，而遠征不列顛群島之事。亦有說法指德魯伊祕儀源出東方，或帶佛教色彩。

不列顛群島鄰近失落的亞特蘭提斯，或可解釋太陽崇拜何以在德魯伊儀式中地位顯要。據阿特米多魯斯記載，刻瑞斯與珀耳塞福涅曾在不列顛附近一島受奉，其儀典類同薩莫色雷斯祕儀。無疑，德魯伊的神譜融納諸多希臘、羅馬神祇。凱撒征伐不列顛與高盧時，驚見這些部族崇敬墨丘利、阿波羅、馬爾斯與朱庇特，其方式竟與拉丁諸國相似。幾可斷定，德魯伊祕儀並非不列顛或高盧本土所生，而是隨某更古文明遷徙而來。

德魯伊學校分為三部，所藏祕密教誨，實與共濟會藍色分會寓言所隱之祕儀無異。三階之中，最低者為占卜者。此為榮譽階位，無須經過特殊淨化或準備。占卜者身著綠袍——綠乃德魯伊學問之色；他們須通曉若干醫學、天文、詩歌，若有可能，亦諳音樂。占卜者因才學出眾，且對生命課題所知較深，方許進入德魯伊教團。

第二階為吟遊詩人。成員披天藍袍，象徵和諧與真理；其職責是背誦德魯伊聖詩二萬行，至少其中一部分。畫像中，他們常持原始不列顛或愛爾蘭豎琴，琴弦以人髮製成，數目等同人體一側肋骨之數。吟遊詩人多被選為教師，指導欲入德魯伊祕儀的候選者。新入門者穿藍、綠、白三色條紋袍，此三色即德魯伊教團聖色。

第三階為德魯伊。其專責是照管百姓的宗教信仰需求。候選者須先成為特權吟遊詩人，方能晉此尊位。德魯伊恆穿白袍；白既象徵純潔，亦為他們代表太陽之色。

欲登首席德魯伊之位，即組織之靈性首領，該祭司必須通過教團連續六個階級。（各階級以腰帶顏色區分，因眾人皆著白袍。）或有作者謂首席德魯伊之銜乃世襲，父子相傳；然更可能是經投票選舉，授予此一榮譽。獲此尊位者，乃從高階德魯伊中學識最富、德性最彰者擢升。

據詹姆斯·加德納所述，不列顛通常有兩位首席德魯伊，一位居於安格爾西島，另一位居於曼島。據推測，高盧亦有其他首席德魯伊。這些尊貴者通常手持金權杖，頭戴橡葉花冠，以彰顯其權威。德魯伊教團年輕成員剃淨鬚鬚，衣著樸素；年長者則蓄長灰鬚，佩戴華美金飾。不列顛德魯伊的教育制度優於歐陸德魯伊；因此許多高盧青年被送至不列顛的德魯伊學院，接受哲學教導與訓練。

埃利法斯·利維稱，德魯伊過著嚴格節制的生活，研究自然科學，守護最深祕密，且新成員須長期試煉才獲接納。此教團祭司住在類似現代修道院的建築中。他們成群結社，猶如遠東苦行者。雖未要求獨身，他們卻鮮少結婚。許多德魯伊退隱於世，作隱修者，住在洞穴、粗石屋，或建於森林深處的小棚屋裡。他們於此處祈禱冥想，只在履行宗教職責時才外出。

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在《十大宗教》中如此描述德魯伊信仰：「德魯伊相信三界，而靈魂自一界轉生至另一界：在此界之上，有一個幸福為主的世界；在其下，有一個痛苦的世界。此種轉生既是懲罰與獎賞，也是淨化靈魂。他們說，在現世中，善與惡恰成平衡，故人有極大的自由，可擇善亦可拒惡。《威爾斯三題詩》言，靈魂轉生有三個目的：將萬有的性質收納入靈魂，獲取萬物知識，並得力量征服邪惡。它們又說，知識有三種：知每一物的本性，知其原因，知其影響。有三物不斷消滅：黑暗、虛偽與死亡。有三物不斷增長：光明、生命與真理。」

德魯伊教義與多數祕儀學校相同，分為兩層：淺者為道德規範，教示眾人；深者為祕傳祕義，唯授予已啟悟之祭司。候選者若要被接納入教團，須出身良好，品格高尚。除非已通過多方誘惑試煉，性格力量經嚴格考驗，否則不會託以任何重要祕密。德魯伊教導不列顛與高盧人民靈魂不朽。他們相信轉生，且似乎也相信輪迴。他們今生借貸，允諾來生償還。他們相信一種煉獄式的地獄，人在其中洗淨罪愆，然後進入與諸神合一的幸福。德魯伊教導說，人人終將得救；但有些人必須多次重返塵世，學習人類生命的功課，並克服自身本性固有之惡。

候選者在得授德魯伊祕密教義之前，須先誓言守祕。這些教義只在森林深處與洞穴黑暗中傳授。在這些遠離人跡之處，新入門者學習宇宙創造、諸神之性格、自然法則、祕傳醫術之祕密、天體之奧祕，以及魔法與巫術的初步知識。德魯伊有大量節日。新月、滿月及每月第六日皆為神聖時段，他們相信入門儀式只在兩至日與兩分點舉行。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則慶祝太陽神誕生。

有人說，德魯伊的祕密教誨帶有畢達哥拉斯哲學的色彩。德魯伊亦奉有一位聖母，或童貞之母，懷抱聖嬰，為其祕儀所尊奉；而他們的太陽神復活之時，正與現代基督徒慶祝復活節的時節相當。

十字與蛇對德魯伊而言皆為神聖。他們製作十字的方法，是砍去橡樹所有枝條，再將其中一枝固定於主幹上，形成字母 T 的形狀。這橡木十字遂成為其至高神的象徵。他們也崇拜太陽、月亮與星辰；月亮尤其受其崇敬。凱撒稱，墨丘利是高盧人的主要神祇之一。據信德魯伊曾以石立方體之形崇拜墨丘利。他們也極敬重自然精靈（仙女、地精與水精），即森林與河流中的小生靈，並向其獻上許多供物。查爾斯·赫克索恩在《歷代各國祕密社團》中描述德魯伊神殿時言：

「保存聖火的神殿，多築於高處、橡樹林深處，形制各異：圓形象徵宇宙；卵形暗指世界卵——諸多傳統認為，宇宙由此誕生，或人類始祖自此而出；蛇形象徵胡（Hu），即德魯伊的歐西里斯；十字形代表再生；翼形則喻示聖靈的運行。他們的主神可歸為兩位：一男一女，即偉大的父與母——胡與凱麗德雯；其特徵等同於歐西里斯與伊西斯、巴克斯與刻瑞斯，或一切代表兩極原理的至高男女神祇。」

戈弗雷·希金斯稱，胡——即大能者——被視為不列顛最早的定居者；他來自威爾斯《三題詩》所載的「夏之國」，即今君士坦丁堡所在。阿爾伯特·派克則說，共濟會的失落之聖言，正隱藏於德魯伊神祇胡的名字之中。關於德魯伊祕儀入門的記載，現存雖少，卻清晰顯示其祕儀學校與希臘、埃及諸校之間，頗有相似。胡，這位太陽神，遭殺害；又經一系列奇詭試煉與神祕儀式而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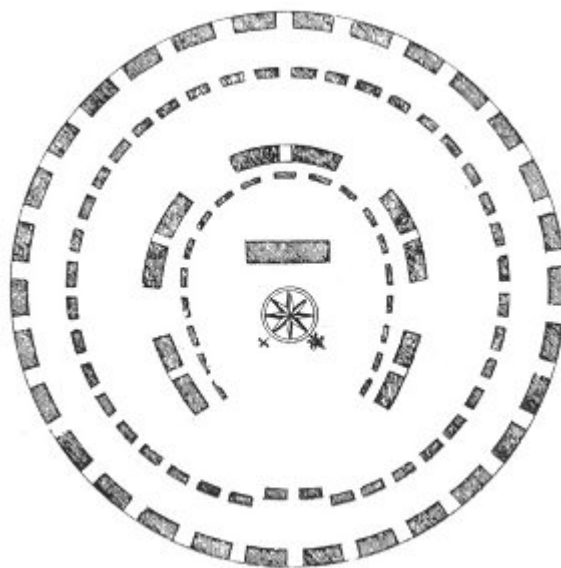
德魯伊祕儀分為三階，能全數通過者寥寥。候選人被埋入棺中，象徵太陽神之死。然而，至高考驗乃是乘無篷小舟出海；許多人在此試煉中喪生。古學者塔利埃辛曾通過祕儀，他在法伯《異教偶像崇拜》中，描述了這小船入門的過程。少數通過第三階者，據說已獲「重生」，並得授予德魯伊祭司自古守護、隱而不宣的真理。不列顛宗教與政治界的許多顯貴，便是從這些入門者中選出。（詳情可參見法伯《異教偶像崇拜》、阿爾伯特·派克《道德與教義》，以及戈弗雷·希金斯《凱爾特德魯伊》。）



身著儀式袍服的首席德魯伊

出自威爾康《古代坎布里亞醫學》

首席德魯伊最醒目的飾物，是審判胸牌（iodhan moran）；此物蘊藏神祕力量，凡佩戴者作不實陳述，就會被勒死。戈弗雷·希金斯記載，這胸牌會套在證人頸上，以驗證其證詞。德魯伊的冠飾（anguinum），正面隆起數道尖芒，象徵日光，表明祭司乃初升太陽的人格化身。首席德魯伊腰帶前方佩有魔法胸針或扣飾（liath meisicith），中央嵌著大白石。人們相信，此石能在祭司命令下，將諸神之火自天上引落。這顆特殊切割的石頭實為聚光鏡，用以集中日光，點燃祭壇之火。德魯伊尚有其他象徵器具：形狀獨特的金鐮，用以從橡樹割取櫟寄生；以及新月形權杖（cornan），象徵月漸盈的第六日，也象徵挪亞方舟。一位早期德魯伊祕儀入門者曾提及，進入午夜儀式須搭乘一艘所謂玻璃船（Cwrwg Gwydrin）。此船象徵月亮；月亮漂浮於永恆之水，其舟形新月內保存眾生的種子。



巨石陣平面圖

出自莫里斯《印度古物志》

德魯伊用作宗教崇拜場所的神殿，並未仿效其他民族的形制。其儀式多在夜間舉行，或於濃密橡樹林中，或以未鑿的巨石塊環繞，築成露天祭壇。這些巨石如何運送，至今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釋。其中最著名的祭壇，是英格蘭西南部那座巨大的環形巨石陣。此結構依天文規律布置，至今屹立，堪稱古代奇觀。

密特拉儀式

波斯祕儀南傳至歐洲，迅即融入拉丁語世界的心智。此崇拜體系迅速擴展，尤受羅馬士兵青睞；羅馬征戰期間，軍團士兵將其教誨帶往歐洲幾乎每一角落。密特拉崇拜勢力之盛，至少一位羅馬皇帝曾受啟入教團；該教團於羅馬城下的洞窟中聚會。關於此祕儀學校在歐洲的傳播，C. W. 金在《諾斯底派及其遺存》中寫道：

「密特拉的浮雕，刻於岩面或石板，至今仍大量存於昔日羅馬帝國西部諸行省；德國有不少，法國更多，而在此島（不列顛），這類遺跡屢見於皮克特長城沿線，其中以巴斯一處最為著名。」

亞歷山大·懷爾德在《瑣羅亞斯德派的哲學與倫理》中指出，密特拉是阿維斯陀語中太陽的稱號，被視為居於那光耀天體之內。密特拉兼具男性與女性面向，雖非雌雄同體。作為陽性密特拉，他是太陽之主，強大光輝，且為太陽諸靈（Yazatas）中最壯麗者。作為陰性密特拉時，則代表女性原則；塵世宇宙被視為其象徵。她代表自然，具接受性、屬塵世；唯沐浴於太陽天體的榮耀中，方能結出豐碩果實。密特拉崇拜，實為波斯火術師查拉圖斯特拉（瑣羅亞斯德）那更繁複教誨的簡化。

依波斯人之說，永恆之中並存兩大原則。其一為阿胡拉·馬茲達，或稱奧爾穆茲德，乃善之靈。從奧爾穆茲德流衍出眾多美善的靈性階序（即天使與大天使）。第二個永恆存在的原則，稱為阿里曼。他原亦是純淨美善之靈，後來卻因嫉妒奧爾穆茲德之力而反叛。然而此事發生，須待奧爾穆茲德創造光之後；此前，阿里曼並未察覺奧爾穆茲德的存在。因這嫉妒與反叛，阿里曼成了惡之靈。他從自身分化出一群毀滅性的造物，只為損害奧爾穆茲德。

奧爾穆茲德創世之時，阿里曼進入其中較濁重的元素。奧爾穆茲德每行一善，阿里曼便將惡的根苗植入。待奧爾穆茲德造人，阿里曼便蟄伏於人的卑劣本性中；人人內在的善靈與惡靈因而爭奪主導權。奧爾穆茲德以光明與良善統治天界三千年，繼而造人，又以智慧與正直治理人三千年。此後阿里曼勢力崛起，爭奪人類靈魂的戰役延續三千年。第四個三千年，阿里曼之力終將覆滅。善重返世界，惡與死亡皆被征服；最終，惡靈必將俯首臣服於奧爾穆茲德寶座之前。就在奧爾穆茲德與阿里曼爭奪人類靈魂及自然界的至高權柄時，密特拉——智性之神——立於兩者之間，為調和之中介。不少學者指出水銀與密特拉的相通之處：正如煉金術士所言，水銀能溶解萬物；密特拉亦力求調和天界兩股對立之力。

基督教與密特拉崇拜多有相似。其原因，或在於波斯神祕家於公元一世紀進入義大利；兩教早期歷史亦本相互交織。《大英百科全書》對密特拉祕儀與基督教儀式如此記述：

「初期社群具弟兄情誼與平等精神，且起源微末；其崇拜對象又與光明、太陽相同；牧羊人獻禮與朝拜、洪水與方舟的傳說；藝術中火焰戰車、磐石湧水等形象的描繪；鈴鐺與燭火、聖水與聖餐之使用；奉星期日與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聖日；強調道德行為，重視禁慾與自制；天堂與地獄、原始啟示、自神聖流溢而出的邏各斯作為中介、贖罪之祭、善惡間的永恆鬥爭及善最終得勝、靈魂不朽、末日審判、肉身復活、宇宙為烈火所毀等教義——這些相似之處，無論真實或表面上，皆使密特拉教得以長久抗衡基督教。」

密特拉儀式於洞穴中舉行。波菲利在《寧芙洞窟》中稱，瑣羅亞斯德首開先河，將洞穴奉獻為敬拜神之所，因洞穴象徵塵世，或幽暗的下界。約翰·P·倫迪在《基督教紀念物》中如此描述密特拉洞窟：

「此洞窟飾以黃道十二宮之象，尤重巨蟹座與摩羯座。夏至與冬至最為醒目，象徵靈魂降生入世之門，或離世升返諸神所經之門：巨蟹為降生之門，摩羯為升天之門。此為不朽者往返天地之間的兩條通路。」

羅馬所謂聖彼得之椅，據信曾用於某異教祕儀，即密特拉儀式；早期基督教徒亦曾聚集於密特拉地下窟室中禮拜。戈弗雷·希金斯在《揭開面紗》中寫道，一六六二年清理巴約拿的這張聖椅時，其上現出赫拉克勒斯十二功業；後來法國人又在同座上，發現以阿拉伯文鐫刻的穆罕默德信仰宣言。

入門密特拉儀式，明確分為三重階級，如同古代諸多哲學學派。預備者須潔淨自身、培養智力、制伏獸性本能。第一階級中，候選者獲授一頂置於劍尖的冠冕，並得聞密特拉潛藏力量之奧祕。他或將領悟：金冠象徵自身靈性本質；此本質必須外顯並開展，方能真正榮耀密特拉——因密特拉正是其自身靈魂，身為奧爾穆茲德（其靈）與阿里曼（其獸性）之間的調和者。第二階級中，他獲賜智性與純潔之甲冑，被送入地下深坑的黑暗，與情慾、狂熱及墮落之獸搏鬥。第三階級中，他獲授一襲披風，上繡黃道諸宮及其他天象。入門儀式完成後，他被譽為死而復生者，得授波斯神祕家的祕密教義，遂成為教團正式成員。成功通過密特拉入門者，稱為「獅子者」，前額印有埃及十字紋記。密特拉自身常被繪作獅首，生有雙翼。儀式反覆述說密特拉作為太陽神的降生、他為人類所作的犧牲、其死為人帶來永生，以及最終復活，憑其在奧爾穆茲德座前代禱而普救眾生。（參見赫克索恩。）

密特拉崇拜雖未達瑣羅亞斯德的哲思高度，卻對西方文明影響至深；有一段時期，幾近全歐洲皆皈依其教義。羅馬與他族往來時，將自身宗教理念嫁接於外邦；許多後世制度亦顯露密特拉文化的痕跡。共濟會大師階級提及的「獅子」與「獅爪之握」，帶有濃厚密特拉色彩，極可能源出此一信仰體系。密特拉入門儀式中設有七級階梯。法伯認為，此階梯原為一座七層金字塔。共濟會的七級階梯，或亦承襲此一密特拉象徵。女性從不獲准加入密特拉教團，但男童早在成年之前便已入門。共濟會拒納女性，或許基於密特拉祕傳訓誨中的隱微緣由。此一信仰體系再度印證：諸多祕密社團的傳說，多半是太陽及其巡行黃道諸宮之旅的象徵演繹。密特拉自石中升起，指的是春分時太陽於地平線升起，或如古人所想——自地平線破殼而出。

約翰·奧尼爾駁斥密特拉原為太陽神的說法。他在《諸神之夜》中論述：「阿維斯陀的密特拉，作為光之神靈，『有萬眼，高遠，全知，強健，且不眠永醒』。至高神阿胡拉·馬茲達也有一眼；亦有人說，他『憑其諸眼，即日、月、星辰，洞察一切』。密特拉原為至高天神之稱，而非太陽之稱；唯有此說，方能解釋一切疑難。由此可見，共濟會之眼及其『永不睡眠』（nunquam dormio），源流已備於此。」讀者切勿混淆波斯密特拉與吠陀密多羅。據亞歷山大·懷爾德所言，「密特拉儀式取代巴克斯祕儀，奠立諾斯底體系之根基；此體系曾在亞洲、埃及乃至遠西盛行數世紀。」



密特拉殺牛

出自倫迪《基督教紀念物》

這位首生之神最著名的雕刻與浮雕，呈現了密特拉跪伏於巨牛軀體之上，將劍刺入喉頸。殺牛一事象徵太陽光線——由劍所喻——於春分時釋放大地的生命精華：牛血；此血自太陽神所創傷口湧出，孕育萬物種子。犬在密特拉崇拜中被視為聖物，象徵忠誠與信實。密特拉派以蛇標記阿里曼——惡之靈；水鼠亦為其聖獸。牛於祕傳意涵中為金牛座；蛇，象徵黃道上與其相對的天蠍座；太陽——即密特拉——進入牛身，殺此天上生靈，以其血滋養宇宙。



密特拉之誕生

出自蒙福孔《古物志》

密特拉自岩中誕生；岩石裂開，使其現身。此事發生於地下暗室的幽黑裡。伯利恆聖誕教堂證實了耶穌生於石窟或洞穴之說。據迪皮伊記載，密特拉受十字架之刑而死，三日後復甦。

古代祕儀與祕密社團

第二部

基督教與異教諾斯底主義的整段歷史，皆深陷於迷霧與晦暗；諾斯底派雖著述甚豐，其文獻卻鮮有留存。他們招致早期教會仇視，待教會掌權，便將可見的諾斯底崇拜體系文獻盡數摧毀。「諾斯底」一名有「智慧」或「知識」之義，源出希臘語「靈知」（Gnosis）。其成員自稱掌握基督教祕傳教義，並以異教象徵詮釋基督祕儀；其哲思奧義不對凡俗者公開，僅傳授少數入門者。

新約所載的術士西門，常被視作諾斯底主義的創始人。若此說屬實，則此派形成於公元一世紀，且可能是從基督教主幹最早分出的枝脈。凡早期教會所不容的異見，他們皆斥為魔鬼啟示。西門具有神祕超凡之力，連其敵人亦不得不承認；但他們堅稱，此力乃地獄諸靈與復仇女神所借予，且這些諸靈常伴其左右。西門諸傳說中，最饒富興味者，莫過於他與使徒彼得在羅馬各宣其教時所展開的神智論辯。據教父所述，西門欲乘火焰之車升天，以證其靈性優越。他果真被無形之力托起，懸浮空中數十尺。聖彼得見狀，厲聲喝令空中諸魔放開術士。魔眾懾於聖者威嚴，只得遵從。西門自高處墜落而亡，基督教力量之優越遂得確證。此說無疑全屬杜撰，因關於西門之死眾說紛紜，彼此矛盾。如今愈多證據表明，聖彼得從未踏足羅馬，這故事最後一絲真實性，也正煙消雲散。

西門是哲學家，則無可置疑；凡其原話得以保存處，皆顯現其融會貫通、超然之思，表述亦極為優美。下述西門的原話，據稱由希波呂托斯保存，清楚地闡述諾斯底主義的原理：「故我對你言我所言，書我所書。所書者如下：諸埃昂（即在基質與空間中創生、受造生命的時期、界域或週期，亦指天界生靈）有二支，無始無終，同出一根；此根乃不可見、不可知之力，即寂靜（Bythos，深淵）。兩支之中，一者自上顯現，為大能，即統御萬物的宇宙心智，屬陽；另一者（自下顯現），為大意念，屬陰，化生萬物。故此二者相合，遂顯出中間之域：不可知之氣，無始無終。其中則是父，涵攝萬有，滋養一切有始有終之物。」（見 G. R. S. 米德《術士西門》。）由此可知，顯現乃陰陽二理交互作用的結果；它發生於中間之域，亦即平衡點，稱為圓滿界（Pleroma）。此圓滿界是靈性埃昂與物質埃昂交融所生的特殊質體。從圓滿界中，巨匠造物主個體化而出，即不朽的必死者；我們肉身的存在，以及與此相繫的必經之苦，皆歸因於祂。在諾斯底體系中，三組稱作對偶組（Syzygies）的對立者，從永恆者流溢而出。它們與永恆者自身合為七數。西門在《哲學論》中如此描述這六個（三對）埃昂（活躍神性原則）：最初二者為心智（Nous）與意念（Epinoia）。其後為聲音（Phone）與其對立者「名字」（Onoma）；最後為理性（Logismos）與反思（Enthumesis）。此原初六者與永恆火焰結合，遂生出諸埃昂（天使）；它們依巨匠造物主之命，構築了下界。（見海倫娜·布拉瓦茨基諸著作。）如今須考察的是：術士西門及其門徒米南德所奠立的最初諾斯底主義，是如何被後世追隨者擴充，又屢遭扭曲。

諾斯底主義學派分為兩大支，通常稱為敘利亞派與亞歷山大學派。二派根本相通，但後者較傾向泛神論，前者則為二元論。敘利亞派大抵承襲西門一系；亞歷山大學派則源自埃及基督徒巴西里德的哲學推演，他自稱受教於使徒馬太。他與術士西門一樣，主張流溢論，且帶有新柏拉圖色彩。事實上，整個諾斯底祕儀皆建基於流溢假說：諾斯底派相信，絕對靈與絕對基質是對不可調和的對立者，在永恆中共存；而流溢正是二者之間合乎邏輯的聯繫。有人斷言巴西里德才是諾斯底主義的真正創始者；然大量證據表明，術士西門早在前一世紀已奠定其基本原理。

亞歷山大的巴西里德向其追隨者灌輸埃及赫爾墨斯傳統、東方玄祕學、迦勒底占星術與波斯哲學，並力求在其教義中融合早期基督教諸派與古代異教祕儀。那名為阿布拉克薩斯（Abraxas）的特殊神性概念，便歸於他的闡發。戈弗雷·希金斯在《凱爾特德魯伊》中探討此字源時，指出阿布拉克薩斯一詞的各字母，其數值總和為 365。該作者又指出，密特拉（Mithras）之名以同樣方式計算，亦得相同數值。巴西里德教導宇宙諸力分為三百六十五個埃昂，亦即靈性週期；其總和為至高之父。他賦予此父一個卡巴拉式稱號：阿布拉克薩斯，其數字象徵其神聖諸力、屬性與流溢。阿布拉克薩斯常以複合生物呈現：人身、雞首，雙腿末端化為蛇形。C. W. 金於《諾斯底派及其遺存》中，援引主教聖愛任紐之著述，簡述巴西里德的諾斯底哲學：「他主張，未受造、永恆之父神，首先生出心智；由心智生邏各斯，即話語；由此再生智性（Phronesis）；繼而衍生智慧（Sophia），與力（Dynamis）。」

C. W. 金描述阿布拉克薩斯時道：「貝勒曼（Bellermand）認為，這刻有阿布拉克薩斯真名的複合形像，是一尊諾斯底萬神一體像，代表至高存在，並以相應符號標示五種流溢。神祇通常以人身為形，並自此伸出兩大支柱：心智與邏各斯，以蛇表徵；蛇象徵內在感知與靈明悟性，故希臘人以蛇象徵帕拉斯。其雞首代表智性（Phronesis）；此鳥象徵預見與警醒。雙臂持智慧與力的標誌：智慧之盾與權能之鞭。」

諾斯底派對巨匠造物主——下界創造者——意見分歧。祂在六子或六種流溢（或為行星天使）協助下，建立塵世宇宙；六者由他自身之內形成。如前所述，巨匠造物主乃從圓滿界質體中，作為最低造物個體化而出。一派視巨匠造物主為一切悲苦之因，是邪惡造物；他建造下界，將靈魂封入可死軀殼，使其遠離真理。另一派則認他受神所啟發，僅是在履行不可見之主的命令。有些諾斯底人認為，猶太神耶和華即巨匠造物主。這一觀念似乎影響了中世紀玫瑰十字會思想，只是名稱稍異；後者視耶和華為物質宇宙之主，而非至高神。神話中不乏兼具天界與塵世二重本性的諸神。斯堪的納維亞奧丁，受制於死亡、俯首自然法則，卻至少在某些意義上為至高神，便是佳例。

諾斯底派對於基督的觀點，極值得探討。該教團聲稱，唯有該派保存著「神聖敘利亞人」的真實圖像。這些圖像多半只是依據異教太陽神既有的雕像與繪畫，理想化而成的救世主形象；但對當時基督教而言，這已是僅有的形象依據。對諾斯底派而言，基督是神聖心智的人格化，自更高靈性埃昂流溢而來。祂於受洗時降入耶穌身體，釘十字架前又離去。諾斯底派宣稱，基督未被

釘死，因神聖心智不能受死，便以古利奈人西門獻命代之，而心智憑其能力，使西門貌似耶穌。愛任紐對基督的宇宙性犧牲，有如下陳述：

「未受造、無名之父見人類敗壞，便遣其長子心智，以基督之形入世，使凡信者得蒙救贖，脫離製造世界者的權勢（巨匠造物主及其六子，即行星靈）。祂顯為人耶穌，並行神蹟。」（見金《諾斯底派及其遺存》。）

諾斯底派將人類分為三類：一類如野蠻人，僅崇拜可見自然；二類如猶太人，崇拜巨匠造物主；末類則為他們自身，或相近團體，包括若干基督徒宗派，他們崇拜心智（基督）與高等埃昂真正的靈性之光。

巴西里德死後，瓦倫提努成為諾斯底運動主要精神領袖。他將諾斯底哲學體系推向更繁複的形式，細節無限增添。偉大者（深淵）流溢出的數目增至十五對，並特重童貞索菲亞，即智慧。在《救主之書》（其中一部常稱《皮蒂斯·索菲亞》）中，可見大量關於埃昂及其奇異居民的內容。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論諾斯底派教義時言：「此等教義於我們雖顯奇異，卻曾於基督教會具廣泛影響。」古代諾斯底派諸理論，尤涉科學主題者，已為現代研究所證。若干宗派自諾斯底主義主幹分出，如瓦倫提努派、蛇派（蛇崇拜者）與亞當派。三世紀後，其勢力衰微，諾斯底派實從哲學世界消失。中世紀有人力圖復興諾斯底主義原則；然記錄已毀，所需內容無從取得。即使今日，現代世界中仍可見諾斯底哲學的痕跡；只是它們披上了其他名稱，其真正源流已不為人知。許多諾斯底概念實已併入基督教會教條；而我們在以新的方式詮釋基督教時，亦常循諾斯底流溢論路徑。



術士西門之死

出自《紐倫堡編年史》

術士西門召喚空中諸靈，此處顯現他被諸魔托起。聖彼得命令惡靈放手，西門遂墜落而死。

塞拉皮斯（阿薩爾-哈皮）祕儀

不少證據顯示，亞歷山大城的塞拉皮斯神殿中，那座著名神像，原先在西諾佩以不同的神名受崇拜，後來才被移請至亞歷山大。另有傳說指塞拉皮斯是埃及上古時期的某位君王，埃及的哲思與學術風氣皆源於他。這位君主逝世後，被擢升為神。斐拉庫斯宣稱，塞拉皮斯一詞意謂「將宇宙安頓成現下美好秩序的力量」。

普魯塔克在《伊西斯與歐西里斯》中，記述了亞歷山大塞拉皮斯神殿中那尊巨像的由來：

托勒密·索特在位時，曾得一奇夢：一尊巨像忽然活轉，命他速將自己攜至亞歷山大港。法老不知巨像所在，正深陷困惑、向人述說夢境之際，一位偉大旅人索西比烏斯上前稟報，說自己曾在西諾佩見過這樣一尊神像。法老即刻派遣索特勒斯與狄奧尼修斯前往交涉，務必將像移來。三年過去，神像終於到手——實則是法老的使臣暗中竊取，又編造故事掩飾：說那像自己活過來，沿街走向神殿，登上了預備駛往亞歷山大的船。神像抵達埃及後，被帶到兩位埃及祕儀大師面前，即歐摩爾庇德的提摩太與塞本尼托斯的曼涅托。二人一見便宣告，此像正是塞拉皮斯。祭司們繼而宣稱，塞拉皮斯即等同普路托。此舉極高明：希臘人與埃及人於是在一位神祇身上找到共通信仰，兩國的宗教遂告統一。

早期作者曾描述埃及與羅馬各地塞拉皮斯神殿中的造像。幾乎所有神像都顯露希臘風韻，多於埃及痕跡。有些以巨蛇纏繞神身；另一些則呈現為歐西里斯與阿匹斯的融合體。

對此神較可靠的描摹，呈現出一具高大有力的形象，同時蘊含男性的力量與女性的優雅。面容沉浸在深沉的思緒裡，神情總帶幾分哀戚。長髮以近乎女性的方式梳理，髻曲垂落胸前與肩頭。除濃密鬍鬚外，整張臉孔仍流露明顯的陰柔氣質。塞拉皮斯像通常通身覆蓋厚重衣褶；入門者相信，那衣褶之下隱藏的，實是雌雄同體之身。

造像材質不一。有些無疑出自巧匠之手，以石料或大理石雕成；另一些或以卑金屬或貴金屬澆鑄。曾有一尊巨像，以各色金屬板片拼合而成。在某座獻給塞拉皮斯的迷宮裡，更立有一尊十三尺高的神像，據說由整塊祖母綠琢成。後世作者論及此像，稱其不過是將綠色玻璃注入模具所製；但埃及人堅稱，它通過了所有真祖母綠的鑑定。

亞歷山大的革利免記載過一尊特殊的塞拉皮斯像，其材質混合了以下諸物：金、銀、鉛、錫的銼屑；數種埃及寶石——藍寶石、赤鐵礦、祖母綠與黃玉——皆研磨成粉，再摻入歐西里斯與阿匹斯葬儀餘留的顏料。最終成就一尊罕見奇特的靛藍色形體。另有些塞拉皮斯像顯然質地極堅，據載一名基督教士兵奉狄奧多西之命，以斧劈擊亞歷山大城的神像時，斧頭竟迸出火花、碎散四裂。塞拉皮斯亦很可能曾以蛇的形貌受人崇拜，如埃及與希臘萬神殿中許多高位神祇般。

塞拉皮斯被稱作七字名之神（Theon Heptagrammaton）。其名塞拉皮斯（Serapis）如同阿布拉克薩斯（Abraxas）與密特拉（Mithras），正由七個字母組成。祭司在獻予祂的聖歌中，吟唱七個元音。有時祂被描繪頭生雙角，或戴著放射七道光芒的冠冕——象徵經太陽之光顯現的七種神聖智性體。《大英百科全書》指出，關於塞拉皮斯最早可靠的記載，與亞歷山大大帝之死相關。塞拉皮斯聲望極高，以致眾神之中，唯有他被請來為垂死的君王求問神意。

埃及祕儀學校分為小祕儀與大祕儀：小祕儀奉獻予伊西斯，大祕儀則奉獻予塞拉皮斯與歐西里斯。威爾金森認為，唯祭司方獲准進入大祕儀。即便是王儲，在加冕為法老之前亦無資格；一旦登基，憑其王權即自動成為祭司，亦是國教在世間的領袖。（見威爾金森《古埃及人的風俗與習慣》。）獲准進入大祕儀者為數極少；他們嚴守其祕，從無洩漏。

關於埃及祕儀高階儀式的諸多線索，皆是由考察舉行入門儀式的廳室與通道而得。在遭狄奧多西摧毀的塞拉皮斯神殿地下，可見祭司建造的奇巧機械裝置，藏於密室與洞穴之中；夜間的入門儀式便在此進行。由這些機械可知，候選者須經歷嚴苛的道德與肉體勇氣試煉。穿越重重曲折後，通過試煉的新入門者終被引至塞拉皮斯面前——那是一尊高貴而令人敬畏的形像，沐浴在不可見的光輝之中。

迷宮亦是塞拉皮斯儀式中鮮明的特徵。E. A. 沃利斯·巴奇在《埃及諸神》裡，將塞拉皮斯描繪成如彌諾陶一般，具人身與牛首。迷宮象徵下界的糾纏與幻象，人的靈魂追尋真理時便徘徊其中。迷宮裡棲居著低等的獸性之人，頂著牛頭，企圖毀滅那些被世俗無知之網纏住的靈魂。在此關聯中，塞拉皮斯成為試煉者或敵對者，考驗那些渴求與不朽者合一之魂。迷宮無疑也被用以象徵太陽系，那牛首人身代表太陽，居於由行星、衛星與小行星構成的神祕迷宮之中。

諾斯底祕儀深諳塞拉皮斯的奧義；經由諾斯底主義這一媒介，此神遂與早期基督教密不可分。事實上，哈德良皇帝於西元 124 年巡遊埃及時，在致塞爾維亞努斯的信中宣稱：崇拜塞拉皮斯之人即是基督徒，教會的主教亦在其聖所中敬拜此神。他甚至宣稱，族長身在埃及時，也被迫同時敬拜塞拉皮斯與基督。（見帕森斯《大金字塔新光》。）

塞拉皮斯作為基督原型，其重要性鮮少為人察覺。讀一讀 C. W. 金《諾斯底派及其遺存》中的這段話，便最能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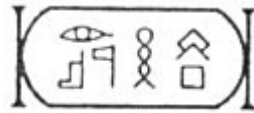
「毫無疑問，塞拉皮斯的頭像——那種莊嚴、沉思、威儀的面容——為救主常見的肖像提供了最初藍本。最初歸信者受猶太觀念影響極深，因此可以確信，在所有曾親睹其容顏的人逝去數代之後，才有人膽敢描摹其相貌。」

塞拉皮斯漸次取代其他埃及與希臘諸神的地位，成為兩種信仰的至高神。其影響綿延不息，直至公元四世紀。公元 385 年，狄奧多西一心剷除異教哲學，頒布了那道著名的敕令《論拆毀塞拉皮斯神像》。基督教士兵奉命進入亞歷山大塞拉皮斯神殿，摧毀那尊屹立數世紀的神像。然而，他們對這位神祇的敬畏如此深重，竟不敢觸碰，唯恐腳下大地開裂，將他們吞噬。最終，他們克服恐懼，推倒神像，洗劫殿宇；更以堪稱褻瀆頂點的行徑，焚毀了神殿高闊廳堂中的那座宏偉圖

書館。若干作者曾記下一件驚人事跡：在這座異教神殿的廢墟地基之下，竟發現了基督教的標記。五世紀教會史家蘇格拉底宣稱，虔誠的基督徒在夷平亞歷山大塞拉皮斯神殿，並驅散其中盤踞如神的惡魔後，於地基之下，發現了基督的字母合寫記號！

以下兩段引文，將進一步闡明塞拉皮斯祕儀與其他古老民族祕儀之間的關聯。第一段出自理查·佩恩·奈特《古代藝術與神話的象徵語言》：「因此瓦羅在《論拉丁語》中說，天（Cælum）與地（Terra），即宇宙心智與化生之體，乃薩莫色雷斯祕儀所尊奉的大神；亦即後期埃及人的塞拉皮斯與伊西斯、腓尼基人的塔奧托斯（Taautos）與阿斯塔特（Astarte），以及拉丁人的薩圖恩與奧普斯（Ops）。」

第二段引文出自阿爾伯特·派克《道德與教義》，馬爾提亞努斯·卡佩拉在其太陽頌中說：「尼羅河畔的居民敬拜你為塞拉皮斯，孟菲斯敬你為歐西里斯；在波斯神聖儀式裡，你是密特拉；在弗里吉亞，你是阿提斯；利比亞向你俯首稱阿蒙，腓尼基的比布魯斯則尊你為阿多尼斯；如是，全世界以不同的名號敬拜你。」



塞拉皮斯（阿薩爾-哈皮）

希臘人所稱的塞拉皮斯（Serapis），埃及人稱為阿薩爾-哈皮（Asar-Hapi），其真實身分蒙著一層難以穿透的玄祕。雖然此神祇在埃及祕儀的象徵中十分常見，但其隱祕本質，唯有完成此體系所要求者，方得揭示。因此，連埃及人也並不知曉其真實性質，除了已啟悟的祭司外。塞拉皮斯儀式從未有確鑿的記載流傳；然而細察此神與伴隨的符號，仍舊可以窺見幾分。塞浦路斯王曾得到一則神諭，其中塞拉皮斯如此自述：

「我是神，如顯於你眼前：星辰諸天是我頭顱，海洋是我身軀；大地成我雙足，空氣為我雙耳；那遙遠又燦爛的日光，是我雙目。」

後人多次嘗試解釋塞拉皮斯（Serapis）一字的詞源，皆未能使人信服。戈弗雷·希金斯指出，Soros 在埃及語中謂石棺，Apis 則是在聖牛體內化身的歐西里斯。二者合為 Soros-Apis，意即「牛之墳墓」。但埃及人竟以人形崇拜一口棺材，實難想像。

多位古代作者，包括馬克羅比烏斯，直指塞拉皮斯實為太陽之名，因其形像的頭部四周常有光輪環繞。尤利安在《至高太陽頌》中論及此神：「一位朱庇特，一位普路托，一輪太陽，皆是塞拉皮斯。」希伯來語中，塞拉皮斯作 Saraph，意為「熾烈燃燒」或「灼燒上升」。故猶太人稱某一靈性階序為熾天使（Seraphim）。

然而，關於塞拉皮斯來源最常見的說法，是追溯至複合詞「歐西里斯-阿匹斯」。埃及人一度相信，亡者會被死者之神歐西里斯納進其本質。雖說「歐西里斯-阿匹斯」與塞拉皮斯有明顯相似處，但埃及學家聲稱「塞拉皮斯僅是死去的埃及聖牛阿匹斯」，卻難以立足；因為埃及祭司階層的智慧非同尋常，他們極可能以此神象徵世界靈魂（anima mundi）。自然的物質軀殼被稱作阿匹斯；而那死後脫離肉身、而生前與形體相繫的靈魂，便喚作塞拉皮斯。

C. W. 金認為塞拉皮斯其實源於婆羅門傳統，其名是 Ser-adah 或 Sri-pa 的希臘化形式——兩者皆是印度死神閻摩（Yama）的稱號。這一推論似有道理，尤其有傳說稱，塞拉皮斯以牛的形象，被巴克斯從印度趕到埃及。印度祕儀淵源更早，更增此說的可能。

對於塞拉皮斯一字的其他釋義包括：「聖牛」、「位於金牛座的太陽」、「歐西里斯之靈魂」、「聖蛇」，與「牛之隱遁」。最後一個指的是每隔二十五年，將神聖阿匹斯溺入尼羅河水的儀式。



獅面光力

出自《蒙福孔古物志》

這枚諾斯底寶石以蛇形軀體代表太陽的軌跡，獅首則象徵太陽在獅子座的尊位。



象徵性迷宮

出自《蒙福孔古物志》

迷宮與曲折小徑，是許多古代儀式偏愛的入門聖所。美洲印第安人、印度人、波斯人、埃及人與希臘人的遺跡中，都找得到這些神祕徑道的蹤跡。有些迷宮不過是用石列圍起的複雜路徑；另一些則是聖殿下、或自山壁鑿出，綿延數里的幽暗洞窟。克里特那座著名的迷宮，徘徊著牛頭人身的彌諾陶，無疑也是克里特祕儀的入門之所。



亞歷山大的塞拉皮斯

摘自《摩西時代的希伯來教會史》

塞拉皮斯常立於神聖鱷魚背上，左手持量尺，測度尼羅河氾濫；右手則托著一件奇異徽記，形如一獸，生有三首。獅首象徵現在，狼首象徵過去，犬首象徵未來。這具三首之身，被蛇的盤曲所纏繞。其形象有時伴以普路托的三頭犬刻耳柏洛斯，或如朱庇特那般，頭頂承著穀籃。

奧丁祕儀

奧丁祕儀創立於何時，已不可考。有作者稱其在公元前一世紀，亦有說在公元一世紀。^{33°} 的羅伯特·麥考伊，如此描述其起源：「北歐編年史指出，公元一世紀時，阿薩人——一支亞細亞部族——的首領西格（Sigge），自裏海與高加索遷至北歐。他從黑海向西北行至俄羅斯；據傳，他在那裡立一子為統治者，又據說亦以同樣方式，安置其子統治撒克遜人與法蘭克人。其後他穿越辛布里亞抵達丹麥，丹麥人擁戴其第五子斯基奧德（Skiold）為王；又渡海至瑞典，當時統治該地的是吉爾夫（Gylf），向這位奇異的外來者致敬，並得入其祕儀之門。西格不久便在此掌權，建西格蒂納為帝都，頒布新法典，並創立神聖祕儀。他自取名奧丁，設立由十二位德羅塔爾（Drottars；德魯伊？）組成的祭司職；他們主持祕密祭儀與司法，又充任先知，揭示未來。這些祕儀哀悼美麗可愛的巴德爾之死，呈現諸神與世人的哀慟，及其重返生命。」（《共濟會通史》。）

歷史上的奧丁死後被神化，其身分便與神話中的智慧之神奧丁相融；他曾宣揚的崇拜亦隨之廣布。奧丁信仰遂取代了雷神索爾的崇拜；後者原是古斯堪地納維亞萬神殿的至高神。相傳奧丁王所葬之墓丘，如今在烏普薩拉大神廟遺址附近，仍可見其遺跡。

主持奧丁祕儀的十二位德羅塔爾，是奧丁十二個神聖而不可言說之名的人格化。奧丁祕儀的儀式，與希臘人、波斯人及婆羅門的儀式極為相似，乃是仿其模式而成。德羅塔爾象徵著黃道十二宮，也是藝術與科學的守護者；凡成功通過入門試煉者，他們便向其揭示這些學問。如同諸多異教崇拜，奧丁祕儀作為一種祭儀制度，雖毀於基督教；但真正導致其衰亡的，卻是祭司階層的腐敗。

神話往往是祕儀學派儀式與象徵的外在表現。簡言之，奧丁祕儀根本神聖戲劇如下：

至高、隱而不顯的萬物創造者，是萬有之父。祂在自然界的代理者是奧丁——那位獨眼神祇。如同羽蛇神，奧丁被推舉至至尊地位。依據德羅塔爾的記載，宇宙源於霜巨人尤彌爾的身體。尤彌爾形成自金倫加鴻溝中升起的霧氣之雲；金倫加鴻溝是混沌中的一道裂口，原初的霜巨人與火巨人曾往其中投擲冰雪與火焰。奧丁、維利與維三位神祇殺死了尤彌爾，並用其形骸造就了世界。自然界的各個部分，皆出自尤彌爾軀體的四肢。

奧丁建立秩序後，命人在山巔築起一座奇妙的宮殿，稱為阿斯嘉；十二位阿薩神族便在此同住，遠超凡人的限制。這座山上還有瓦爾哈拉，即亡者殿堂；凡是英勇戰死的，皆在此日日搏鬥、夜夜宴飲。每夜，其傷口都得以癒合，所食野豬的血肉也會迅速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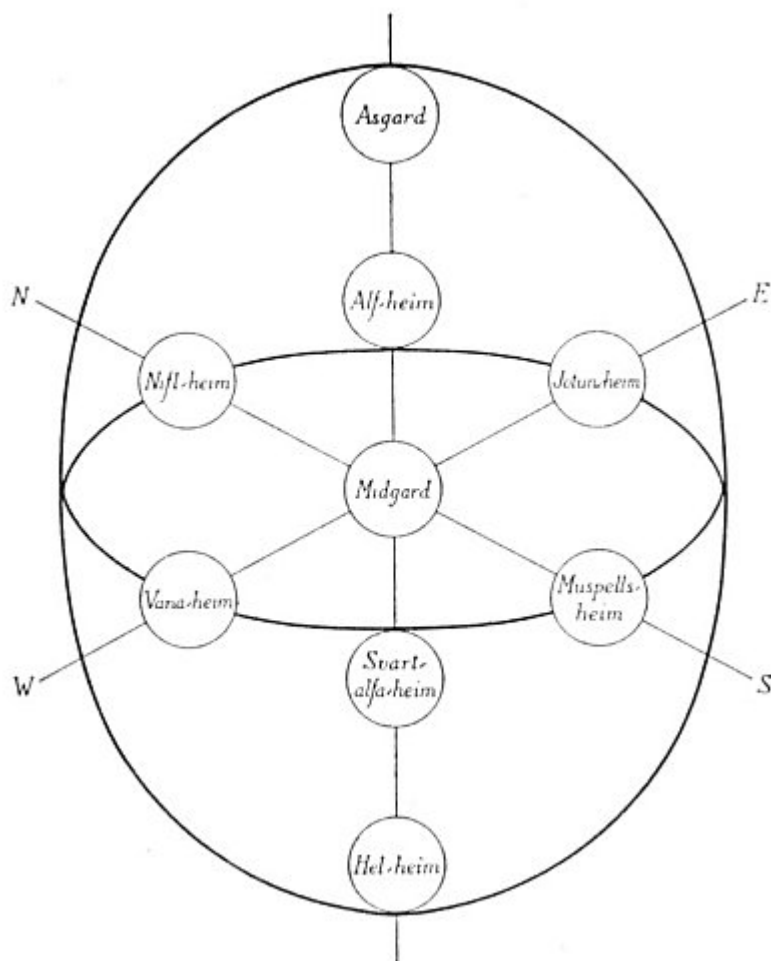
美麗的巴德爾——斯堪地納維亞的基督——是奧丁鍾愛的兒子。巴德爾不好戰；他仁慈良善的靈，為諸神內心帶來平和與歡愉。所有神祇都愛他，唯有一個例外。正如耶穌十二門徒中有猶大，十二神中也有一位偽善者，即是邪惡的化身洛基。洛基唆使盲眼的命運之神霍德爾，以槲寄生製成的箭矢射殺了巴德爾。巴德爾一死，光明與喜悅便從諸神生命中消逝。諸神心碎，遂聚集商議，尋求讓這永恆生命與青春之靈復甦的方法。其結果便是奧祕儀式的創立。

奧丁祕儀在地下密室或洞穴中舉行；密室共有九間，代表儀式中的九個世界。求取入門的候選者，被賦予的任務是令巴德爾從死者中復活。候選者未曾意識到，自己正扮演巴德爾的角色。他自稱為流浪者，所穿行的洞穴，象徵自然界的諸世界與天體。為他主持入門儀式的祭司，象徵太陽、月亮與群星。三位至上傳授入門者——崇高者、等同崇高者與至高者——相當於共濟會分會中的會長、副會監與會監。

候選者在迂迴通道中徘徊數小時後，被引至美麗的巴德爾像前；巴德爾是所有祕儀啟悟者的原型。此像矗立於一間大室中央，屋頂覆滿盾牌。室中有一株七瓣之花，象徵行星。在這間象徵阿薩神族居所、亦即智慧之殿的房室中，新入門者以裸劍立下守祕與虔敬之誓。他以人顱製成的碗，飲下聖化的蜜酒；通過一切試圖使他偏離智慧之道的折磨與試煉，最終獲准揭開奧丁的奧祕——即智慧的人格化。他以巴德爾之名被授予此教團的聖環；眾人稱他為重生之人，並說他死而復甦，卻未曾穿越死亡之門。

理查·華格納不朽的作品《尼伯龍根的指環》，根基於奧丁崇拜的祕儀儀式。這位偉大作曲家雖對原始傳說多有自由發揮，但這組《指環》歌劇被譽為世上最宏偉的音樂劇四部曲，以非凡

的方式，捕捉並保存了原始薩迦中那種莊嚴與力量。劇情始於《萊茵的黃金》，繼而經過《女武神》與《齊格弗里德》，最終在《諸神的黃昏》達到令人敬畏的高潮。



奧丁祕儀的九界

北歐祕儀在九間密室或洞穴中舉行，候選者依次穿越。這些入門之室代表德羅塔爾劃分宇宙所得的九個領域：（1）阿斯嘉，諸神的天界；（2）亞爾夫海姆，光明而美麗的精靈或諸靈的世界；（3）尼福爾海姆，寒冷與黑暗之境，位於北方；（4）約頓海姆，巨人之境，位於東方；（5）米德加爾，人類的塵世，位居中央；（6）瓦納海姆，瓦納神族之境，位於西方；（7）穆斯貝爾海姆，火之境，位於南方；（8）斯瓦特亞爾法海姆，黑暗而狡詐的精靈之境，位處地下；（9）赫爾海姆，寒冷之境與死者居所，位於宇宙最底層。須知，除米德加爾——即人類眾生的家園——之外，其他界域皆非感官所能察見；但在入門過程中，憑祭司的神祕力量，候選者的靈魂能從塵世軀殼中釋出，遊歷於各界居民之間。斯堪地納維亞人的九界，無疑與厄琉息斯祕儀的九重層界相關。入門者在重生儀式中，須逐一穿越這些層界。

古代祕儀與祕密社團

第三部

在古宗教祕儀中，以厄琉息斯最為著名。儀式每五年一次在厄琉息斯城舉行，尊崇穀物女神克瑞斯（亦稱德墨忒耳、瑞亞或伊西斯）及其女兒珀耳塞福涅。厄琉息斯門徒所具的哲思之美與崇高日常德行，聞名全希臘。正因其卓越，此祕儀傳入羅馬與不列顛，後兩地亦有入門儀式。厄琉息斯祕儀的名稱，來自阿提卡一地；神聖戲劇最早在此上演，相傳由歐摩爾波斯於約西元前一千四百年創立。憑著柏拉圖哲學體系，其原理得以保存至今。

厄琉息斯祭儀以神祕詮釋揭示自然至深奧祕，影響力籠罩當時諸文明，並逐漸吸收許多較小學派，將其珍貴知識納入自身體系。赫克索恩認為，克瑞斯與酒神巴克斯祕儀，是伊西斯與歐西里斯儀式的變形；更有理由相信，古代所有所謂祕密教派，皆屬同一哲學之樹的枝桠。此樹根在天界，枝垂人間；正如人之靈，是不可見而常在的根因，生出一切使其顯現的外化載體。祕儀便是這哲學光芒傳播的渠道；門徒因智識與靈性覺悟而光耀，成為神樹完滿果實，並在物質世界面前，見證一切光明真理的隱密源頭。

厄琉息斯儀式分大小祕儀。據詹姆斯·加德納所言，小祕儀在春季（約春分時）於阿格萊鎮舉行；大祕儀則在秋季（秋分時）於厄琉息斯或雅典舉行。一般推定，前者一年一度，後者五年一度。厄琉息斯儀軌繁複至極，欲解其意，須深究希臘神話，並憑其祕鑰，置於祕傳之光中詮釋。

小祕儀奉祀珀耳塞福涅。托馬斯·泰勒於《厄琉息斯與巴克斯祕儀》中總括其旨：「古代神學家——亦即其創立者——設計小祕儀，意在隱晦象徵：未淨化之靈魂披上塵土軀殼，並被物質與肉體本性包裹時的景況。」

小祕儀採用的傳說是：女神珀耳塞福涅，即克瑞斯之女，為冥府主宰普路托擄走。珀耳塞福涅於芳草之地採花時，大地驟裂，陰鬱的死亡之神駕華美戰車，自幽暗深淵現身，將驚呼掙扎的女神攬入懷中，攜往地底宮殿，迫其成為王后。

至於大部分門徒是否真解此寓言之玄義，令人懷疑；多數人只將此視為季節流轉。祕儀資料大多難以取得，因候選人立下不可違背之誓言，永不向凡俗之輩洩露內在奧祕。入門儀式伊始，候選人立於此儀宰殺的獸皮之上，立誓寧死緘口，絕不洩露即將傳授於他的神聖真理。然而，部分祕密仍經由間接管道得以存續。授予新進門徒的教導，大抵如下：

人之靈魂，常稱「賽姬」，於厄琉息斯祕儀中以珀耳塞福涅為象徵，本質屬靈性。其真正的家園位於高等界域；唯有脫離物質形相與塵世概念的束縛，方能真實存活、暢然表達。依此教

義，人之肉身本性是一座墳塚、一片泥淖、一種虛幻無常之物，乃一切悲哀苦難之源。柏拉圖稱軀體為靈魂之墓；此意不僅指肉身形骸，亦指人之本性。

小祕儀中的幽暗與沉鬱，象徵靈性之魂的痛楚；它受人間環境的桎梏與幻象所困，無從表達自身。厄琉息斯論證關鍵在於：人死後不會比生前更善或更智。若此生無法超脫無知，死後便墮入永恆的徘徊，重蹈此世覆轍。若不能在此處斷絕對物質資財的渴欲，便會將之攜入不可見世界；且到了該界後，此欲永難饜足，而受無盡苦楚。但丁《地獄篇》以象徵筆法描繪此類人的劫難：其靈性本性未能擺脫人格中的貪念、習氣、觀點與桎梏。人或是在肉身時未曾力求精進（靈魂沉睡）者，死後進入冥府，成列躺臥，如生前沉睡一般，於永恆中長眠。

對厄琉息斯哲人而言，於塵世誕生即是死亡；唯一真正的誕生，是人的靈性之魂自其肉身本性的子宮中升起。朗費羅所言「沉睡的靈魂已死」，正點出了厄琉息斯祕儀的主旨。納西瑟斯凝視水中倒影（古人以流動之水象徵無常、虛幻的物質宇宙），因試圖擁抱幻象而喪命；同樣，人凝望自然之鏡，將其中映照的無知覺泥胎認作真我，便錯失肉身生命展開其不朽、不可見高我的機會。

一位古代門徒曾說，活人受死人統治。唯有熟悉厄琉息斯生命觀者，方能徹悟此語。這意指多數人並非受其活躍的靈所統治，而是受其無知（故而僵死）的獸性人格所支配。這些祕儀教導轉生與再生，但方式頗不尋常。據信於午夜時分，不可見的世界最貼近塵世層面；靈魂會在此時悄然滑入物質存在。因此，諸多厄琉息斯儀式皆在午夜舉行。有些沉睡之靈在世時，未能喚醒更高本性，因而飄蕩於不可見世界，為自身造就的黑暗所圍困，有時便在午夜時分滲透，幻化為各類生物形貌。

厄琉息斯的神祕學家亦嚴斥自殺之惡，稱此罪藏有深奧祕密，不可明說；但他們警告門徒，凡了結自身性命者，必遭巨大哀慟。這大抵構成了小祕儀入門者所受的祕傳教義。此階級主要揭示錯失哲學機緣者的悲苦；因此入門密室設於地下，並以複雜的儀式劇，鮮明呈現冥府的恐怖。候選人歷經試煉與險阻交錯的曲折通道後，獲授「初啟者」（Mystes）榮銜。其意是：此人如隔帷幕觀看，所見仍朦朧不明。它也意味候選人已被領至帷幕之前；而此帷幕將在更高階級中撕裂。現代詞彙「神祕學家」大抵源於此古語，指依從內心指引、沿信仰之路尋求真理者；因信仰，就是相信未見之物、被遮蔽之物確為真實。

唯成功通過小祕儀試煉者，方可進入大祕儀，且未必人人都能入。大祕儀奉獻於克瑞斯，即珀耳塞福涅之母，她為尋覓被劫之女而遍行世間。克瑞斯手持雙炬，一為直覺，一為理性，以此尋覓失落的女兒（靈魂）。她最終在厄琉息斯附近尋得珀耳塞福涅，出於感恩，便教導當地人種植穀物，為其聖物。她亦創立祕儀。克瑞斯親赴普路托面前，乃死者靈魂之神，懇求他允准珀耳塞福涅歸家。此神起初拒絕，因珀耳塞福涅已食下石榴，那必朽之果。末了他作出讓步，前提是珀耳塞福涅每半年留在冥府的黑暗中陪伴他，其餘半載便可重返上界。

希臘人相信珀耳塞福涅是太陽能量的顯現；冬月居於地下，與普路托同處，夏季則隨生產女神重返世間。傳說百花愛慕珀耳塞福涅，每當她離去前往普路托的幽暗國度，草木便哀傷而死。

凡俗與未入門者，雖對此各有見解；希臘寓言中的真理，卻始終由祭司妥善隱藏。唯有他們能認識這些偉大哲學與宗教寓言的崇高意義。

托馬斯·泰勒如此概括大祕儀的教義：「大祕儀以神祕而輝煌的異象，暗指靈魂在此世與來世的至福；靈魂自物質本性的污濁中淨化，不斷提升，直至智性（靈性）得以洞見實相。」

小祕儀論及人出生前的時期，其意識在九日中墜入幻相之域，披上虛妄的帷幕（胚胎學上為九月）；大祕儀則闡述靈性再生的原理，並向入門者揭示最簡明、最直接而徹底之法，使其高等本性掙脫物質無知的束縛。人的高等本性，猶如被鎖於高加索山巔的普羅米修斯，囚禁於有缺陷的人格中。九日入門儀式亦象徵人的靈魂在取得塵世形軀時，所經歷的九重層界沉降。至於授予高階弟子、用以開展靈性的祕密修法，如今已不可知；然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些祕修近似婆羅門祕儀，因厄琉息斯典禮以梵語詞「Konx Om Pax」作結，此事廣為人知。

寓言中珀耳塞福涅須與普路托共度半載，而後又可重返上界半載，這兩段時期發人深省。厄琉息斯人很可能知曉，靈魂在睡眠中離體，或至少能通過特定修習達成此事。若是如此，珀耳塞福涅於清醒時，乃普路托國度的王后，睡眠時則升至靈性世界。入門者學得如何向普路托祈請，使珀耳塞福涅（即入門者之靈魂）得以脫離物質本性的黑暗，升至覺悟之光。一旦自塵土與僵固概念的桎梏中解脫，入門者不僅此生自由，亦獲永恆自由；因他自此不再失去靈魂品質。在肉體死後，此品質將成為他在天界顯現與表達的載體。

冥府被視為下方的黑暗境界；與此相對，諸神則被認為居於山巔，最著名者即奧林帕斯山，希臘萬神殿的十二神祇共居其上。因此，新入門者在入門旅程中，逐次進入愈發明亮的廳室，以描繪靈魂自低等界域升至福樂境域。旅程達至高潮時，他步入一間宏偉的拱頂密室；室中央矗立著一尊光芒粲然的克瑞斯女神像。在此，他立於祕儀大師面前，並被身著華麗祭袍的祭司環繞，領受厄琉息斯最高深的祕密儀軌。典禮終了，眾人歡呼他為「親見者」（Epoetes），意即已曾觀看、親眼得見之人。因此，入門亦稱作親見（autopsy）。親見者隨後獲贈若干聖書，或以密文寫就，以及刻有祕傳訓誨的石板。

約翰·A·魏斯於《共濟會中的方尖碑》記載，厄琉息斯祕儀的司儀陣容，包括男女祕儀大師各一，引導入門；男女持炬者各一；男性傳令者一名；男女祭壇侍者各一。尚有眾多次要職員。依波菲利之說，祕儀大師象徵柏拉圖筆下的巨匠造物主（Demiurgus），即創世之神；持炬者代表太陽；祭壇男侍代表月亮；傳令者為赫爾墨斯或墨丘利；其餘職員則對應繁星。

據現存文獻所述，儀式進行時，常伴隨奇異乃至超自然之象。不少入門者宣稱，親眼得見活生生的神祇。這究竟是宗教狂喜所致，抑或不可見之力與可見的祭司協作所成，至今仍是祕密。阿普列尤斯在《變形記》（又稱《金驢記》）中如此描述，很可能是他親歷厄琉息斯祕儀的見證：

「我涉足死亡的邊界，踏入普洛塞庇娜的門檻，又從中歸返，並被引領穿越一切元素。午夜時分，我目睹太陽煥發璀璨光芒，我清楚地臨近下界與上界諸神，並近前敬拜。」

婦孺亦獲准參與厄琉息斯祕儀，入門者曾一度多達數千。面對如此龐雜的群眾，未必人人皆能領受至高靈性與玄奧教義，團體內部自然形成區隔。高等的教導僅授予少數入門者，因其心智超卓，足以領悟背後完整的哲學體系。蘇格拉底拒絕加入厄琉息斯祕儀，他雖非該教團成員，卻已明其教理，深知一旦加入，便須緘口不言。厄琉息斯祕儀植根於偉大永恆的真理，此事可見於古代諸多卓越心智對其敬重。M·烏瓦羅夫曾問：「若祕儀大師宣揚的僅是己見或教團之見，品達、柏拉圖、西塞羅、愛比克泰德還會以那般欽佩之詞論及麼？」

入門者當時所著衣袍常被保存多年，幾近聖物。正如靈魂的覆衣唯獨智慧與德性，候選人尚未得真知，便須赤身來到祕儀之前；先披獸皮，後受祝聖袍服，象徵授予哲學教誨。入門過程中，候選人須經兩道門。第一道門向下通往低等世界，喻示其生於蒙昧；第二道門向上，通往一室，其中有不可見的燈火輝煌照耀，並置有克瑞斯神像，象徵上界，亦即光明與真理之所。據斯特拉波記載，厄琉息斯大神殿可容納二至三萬人。查拉圖斯特拉所設立的洞穴亦設此二門，分別象徵生與死兩條通道。

波菲利以下這段話，對厄琉息斯象徵作了通透的剖析：「神既為光明本源，居於最精微之火中央，人若無法超越物質生活，祂將永遠隱而不見。因此，一見透明之物——水晶、帕羅斯大理石、乃至象牙——便會喚起聖光之念；一見黃金，則激發純潔之想，因金不染污。有人認為黑石象徵不可見的神聖本質。神為表現至高理性，便以人形來呈現——且為美麗的人形，因神乃美的源泉；其形象有不同年齡，也有各種姿態，或坐或立；或為男性或女性，為童貞女或少年、丈夫或新娘，以盡顯其中一切層次與微妙差別。後來，凡發光之物皆被視為諸神的象徵；球體以及一切球形之物，則象徵宇宙、太陽與月亮——有時也象徵命運與希望。圓象徵永恆、天上運行、諸天之環界與區域。圓之分段象徵月相；金字塔與方尖碑象徵火性本源，並由此象徵天界諸神。圓錐代表太陽，圓柱代表大地；陽物與三角形（子宮之象徵）則指生成。」（摘自 M·烏瓦羅夫《厄琉息斯祕儀論》）

據赫克索恩所述，厄琉息斯祕儀存續之久，超過其他一切祕儀，持續至基督紀元後近四百年，其祭儀傳統才消亡；當時狄奧多西（號稱大帝）最終將此扼殺，並殘酷剿滅所有不信基督者。西塞羅稱此為一切哲學制度中最偉大者，它不僅教人如何生，也教人如何死。



珀耳塞福涅被劫

出自托馬桑的《人物、群像、題材、噴泉、花瓶及其他裝飾圖集》

冥府之主普路托，象徵人的肉體智性；珀耳塞福涅遭劫掠，則喻指神聖本性受動物之魂侵犯玷污，被拖入冥府那陰鬱的黑暗。此處冥府即物質界、或客觀意識界域的同義詞。

詹姆士·克里斯蒂在《希臘彩繪陶瓶考論》中，轉述大厄琉息斯儀式的九日過程，由梅爾修斯所記。首日為總集會，欲入門者在此接受質詢，以核實資格。次日舉行遊行，前往海邊，或許是為將主祭女神像沉入水中。第三日以獻祭一尾鯔魚開端。第四日，盛有聖符的神祕籃被送往厄琉息斯，由女信徒提小籃隨行。第五日晚有火炬賽跑；第六日遊行，以伊阿科斯像為前導；第七日則行競技。第八日專為此前未能出席者重演典儀。至第九日，亦即末了，眾人潛心探究厄琉息斯祕儀最深奧的哲學問題；其間展示一甕或一罐，作為巴克斯的象徵，乃至高重要的徽記。



祕儀的守護者克瑞斯

克瑞斯，即德墨忒耳，乃克羅諾斯與瑞亞之女，並與宙斯生下珀耳塞福涅。或謂其為大地女神；然更確切而言，她是庇佑農業的神祇，尤其是穀物。罌粟花乃克瑞斯的聖物，常見其手持此花或戴罌粟花環。在祕儀中，克瑞斯形象為乘戰車，由有翼之蛇牽引。

奧菲斯祕儀

奧菲斯，是位色雷斯吟遊詩人、希臘人的偉大啟悟大師，在基督紀元前數世紀，便已不再被視為凡人，而被尊為神。托馬斯·泰勒寫道：「至於奧菲斯本人，在時間浩瀚的廢墟中，幾乎已尋不見他生平的任何遺跡。誰能確言其出身、年代、國族與身分？惟有一事是普遍共識：從前確有一人名為奧菲斯，他是希臘神學的創立者；是生活與道德的制定者；先知之首、詩人之王；他自身為一位繆思之子；他教導希臘人聖儀與祕儀；而荷馬神聖的詩歌靈感、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的崇高神學，皆從其智慧流出，如自永恆豐沛的泉源湧出。」（見《奧菲斯神祕頌歌》）

奧菲斯是希臘神話體系的創立者，並以此作為宣揚其哲學教義的媒介。其哲學來源不明。他可能得自婆羅門；有傳說稱他本是印度人，其名或源自 ὀρφανῖος，意為「黑暗」。奧菲斯入門埃及祕儀，從中取得大量魔法、占星、巫術與醫藥知識。他亦受教於薩莫色雷斯的卡比里祕儀；這些無疑促成其醫藥與音樂造詣。

奧菲斯與歐律狄刻的戀曲，是希臘神話中悲劇性片段之一，且構成奧菲斯儀式最突出的特徵。歐律狄刻為逃離欲誘惑她的惡人，被毒蛇咬中腳踝而死。奧菲斯深入冥界核心，以音樂之美深深打動普路托與珀耳塞福涅，以致二者同意准許歐律狄刻復生；條件是當奧菲斯帶她回到生者界域時，途中不可回頭看她是否跟隨。然而，他太害怕她會離他而去，竟回過頭來；歐律狄刻遂發出心碎呼聲，被捲回死亡之境。

奧菲斯悲傷地在世間徘徊了一段時日；至於其死法，則眾說紛紜。有人稱他被閃電擊殺；有人稱他未能拯救所愛歐律狄刻，便自戕。然而，最普遍為人接受的說法是：他因拒絕了西科尼亞女子的求愛，遂被她們撕成碎片。柏拉圖《理想國》第十卷稱，正因他在婦女手中遭逢此悲慘命運，那曾為奧菲斯的靈魂，在註定要重返物質世界時，寧願選擇投生為天鵝，而不願由女子所生。奧菲斯的頭顱自其身體斬下後，與其七弦琴一同投入赫布魯斯河，沿河漂至海中，卡在岩隙間，並多年發出神諭。七弦琴自其聖所被盜後，盜者便遭毀滅；而後諸神將其拾起，化此為天上星座。

奧菲斯長久以來被歌頌為音樂的守護者。他以七弦里拉琴奏出完美和聲，以致諸神也被感動，讚美其力量。他觸動琴弦時，飛鳥走獸聚集其旁；他漫遊森林時，那迷人旋律，也使古樹奮力將盤曲老根從地拔出，隨他而行。奧菲斯是不朽者之一；許多不朽者犧牲自身，使人類得諸神智慧。他憑音樂的象徵向人類傳達神聖祕密；若干作者宣稱，諸神雖愛他，卻又唯恐他會推翻其國度，因此不得不設法使他走向毀滅。

隨時間過去，歷史上的奧菲斯與他所代表的教義，混融難分，終成為古代希臘智慧學派的象徵。因此，奧菲斯被稱為阿波羅與卡利俄佩之子：阿波羅象徵神聖圓滿的真理，卡利俄佩則為和諧與韻律之繆斯。換言之，奧菲斯即祕密教義（阿波羅），經由音樂（卡利俄佩）而揭示。歐律狄刻是人類，因虛妄知識之蛇的螫刺而死，並囚於無知冥界。此寓言中，奧菲斯表示神學；它從死者之王手中贏回她，卻因錯估且不信任人類靈魂內在的悟性，未能完成其復活。將奧菲斯撕裂肢體的西科尼亞婦女，象徵相互爭競的各種神學派別，這些派別摧毀真理之身。然而，唯有當他們刺耳紛亂的呼聲，淹沒奧菲斯魔琴所奏出的和諧樂音時，他們才能得逞。奧菲斯之頭表示其派的祕傳教義。即使其身體（派別）被毀，這些教義仍存續並說話。里拉琴是奧菲斯的祕密教導；七弦即七大神聖真理，為通往宇宙知識的鑰匙。關於其死亡的不同記載，代表摧毀祕密教導的各種方法：智慧可在同一時間以多種方式死亡。奧菲斯化身白天鵝的寓言，象徵他所傳揚的靈性真理將流傳不絕，並由未來各時代受光照的啟悟者繼續傳授。天鵝是祕儀入門者的象徵，也象徵孕育世界的神聖力量。

巴克斯與戴奧尼索斯儀式

巴克斯儀式核心是一則寓言：年輕的巴克斯（亦稱戴奧尼索斯或扎格柔斯）遭泰坦撕碎。這些巨人讓他癡迷於鏡中自己的形象，最終導致毀滅。肢解之後，泰坦將碎塊先置水中煮沸，再行烘烤。帕拉斯救下了此受害之神的心臟，使巴克斯（戴奧尼索斯）得以重新湧現，重現昔日榮光。巨匠造物主朱庇特目睹泰坦的罪行，便擲下雷霆擊殺他們，天火將其軀體焚為灰燼。人類便是由這泰坦之灰創造——灰中也摻著巴克斯肉身的一部分（泰坦曾吞食其身體）。因而傳說，每個人塵世的生命裡，都藏有巴克斯生命的一縷。

因此，希臘祕儀警示人不可自戕。凡企圖毀滅自身者，便是向內在的巴克斯本性舉起凶器；人身既然是此神間接的墳墓，便須以極致的謹慎保存。

巴克斯（戴奧尼索斯）象徵低等世界的理性之魂。他是泰坦之首，而泰坦是塑造塵世諸界的工匠。畢達哥拉斯學派稱他為泰坦單子（Titanic monad）。因而，巴克斯是泰坦界域的總體理型，泰坦（或稱碎片之神）則是作用媒介，使宇宙基質依此理型成形。巴克斯的狀態，象徵理性之魂在自我覺知中的統一；泰坦的狀態，則象徵理性之魂的分散，散布於造化萬物之中，因而忘失自身本質上的一體性。巴克斯凝視那面鏡子，引其墮落，正是浩瀚的幻相之海，即泰坦所鑄的低等世界。巴克斯（這塵世的理性之魂）望見眼前自身的倒影，便認此形象為己，並賦其魂靈；也就是說，理性的理型使其倒影——那非理性宇宙——有了生命。它使這非理性的映像有靈魂之後，在其中埋下一股衝動：使其渴望變得如同自身的本源，即理性的映像。所以古人說，人認識諸神，不靠邏輯或理性，而憑體悟諸神存在於自身內在。

巴克斯凝視鏡子，隨著自身倒影沒入物質之後，世界的理性之魂便被泰坦擊碎，散佈於塵世各域，而這正是此界域的本質；然而其心臟，亦即其源頭，卻非泰坦所能分散。泰坦取來巴克斯

遭肢解的軀體，在水中煮沸，象徵沉浸於物質宇宙，代表巴克斯原則被納入形體。隨後碎塊遭烘烤，意味靈性本性終將自形體中升起。

當巴克斯之父、宇宙的巨匠造物主朱庇特，看見泰坦將理性（或曰神聖意念）的肢體散入下界各部分，深陷其中而難以脫離，便誅殺泰坦，以免神聖理念徹底淪失。他以泰坦之灰塑造人類；人類存在的目的，便是保存巴克斯理念——即理性之魂——並最終使其從泰坦所造之形中解脫出來。朱庇特身為物質宇宙的巨匠造物主與製造者，乃是創造三位一體的第三位；因此他也是死亡之主，只因死亡僅存於他所主宰的低等界域。分解之所以發生，是為了在更高層次的形態或智慧中重新整合。朱庇特的雷霆象徵其分解之力；雷霆揭示死亡的目的：將理性之魂從非理性本性的吞噬之力中解救出來。

人是複合的造物：其低等本性由泰坦的碎片構成，高等本性則來自巴克斯神聖不朽的肉身（生命）。因此，人可以活出泰坦式（非理性）或巴克斯式（理性）的生命。赫西俄德筆下的泰坦共有十二位，或相當於天上黃道星座；而殺害並肢解巴克斯的泰坦，象徵星座的諸力因陷入物質世界，而變得扭曲。於是，巴克斯象徵太陽；太陽被黃道諸宮肢解，宇宙則由其身體形成。塵世萬象由其身體各部分鑄成，便喪失整體感，並確立分離感。巴克斯之心由帕拉斯（或彌涅耳瓦）保存，從其被肢解的軀體中取出，這象徵四元素，而後安置於以太之中。巴克斯之心，是理性之魂的不朽核心。

理性之魂既已散布於造化萬物與人性之中，巴克斯祕儀遂被設立，旨在將它從非理性的泰坦本性中解脫出來。此解脫乃是將靈魂從分離狀態升至統一的過程。巴克斯的各部分與肢體，自大地不同角落收集。當所有理性部分再度聚集，巴克斯便復活了。

戴奧尼索斯儀式與巴克斯儀式極為相似，許多人視二神為一。戴奧尼索斯神像被抬行於厄琉息斯祕儀，尤其在較低階的儀軌中。巴克斯代表塵世界域的靈魂，能擁有無窮的形態與稱號。戴奧尼索斯顯然是其中的太陽面向。

戴奧尼索斯的建築師構成了一個古代祕密社團，其原理與教義頗似現代共濟會。他們是一個建造者組織，以祕傳知識相結合；這知識關乎建築術中，塵世法則與神聖法則之間的關係。據說他們曾受雇於所羅門王，建造其聖殿；儘管他們並非猶太人，也不崇拜猶太人的上帝，而是巴克斯與戴奧尼索斯的追隨者。戴奧尼索斯的建築師建造了許多古代的偉大紀念碑。他們擁有祕密的語言與石塊標記系統，並舉行年度大會與神聖筵席。其教義的確切性質已不可考。據信，希蘭·阿比夫曾是此會的入門者。



巴克斯儀式的遊行

出自奧維德《變形記》

巴克斯祕儀的入門禮中，候選人扮演巴克斯；他遭扮作泰坦的祭司襲擊，被殺，終在極大歡慶中復活。此儀每三年一度，與厄琉息斯祕儀相仿，分為兩階。入門者頭戴桃金娘與常春藤之冠，此二植物皆被視為巴克斯的聖物。

戈弗雷·希金斯在《揭開面紗》中論定，巴克斯（戴奧尼索斯）乃是基督神話的早期雛形：「巴克斯，又稱薩巴齊烏斯或薩包特，希臘有多處自稱是其誕生地；然於色雷斯澤爾米蘇斯山一帶，其崇拜最盛。他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由童貞女所生；為人類福祉行諸奇蹟，尤以水變酒著稱；曾騎驢凱旋遊行；被泰坦處死，復於三月二十五日自死中升起；總被尊稱為救主。在其祕儀中，他以嬰孩形象示現於民，猶如當今羅馬的基督徒在聖誕節清晨展示聖嬰一般。」

雖說阿波羅常代指太陽，巴克斯亦為太陽能量的一種形態，因其復活乃憑阿波羅的協助。巴克斯之復活，意指其本質中的各個部分，從世界的泰坦性質中被抽離並解脫出來，象徵為泰坦屍骸焚燒後，升起的煙霧或煤灰。煙喻靈魂，由祕儀之火提煉而出。在進化之路上，靈魂如煙，自神聖之火焚盡的物質團塊中升起。巴克斯儀式層次曾經很高，後來卻嚴重墮落。文學中屢見記載的「巴克斯狂歡祭」，即其縱飲狂歡之景。

亞特蘭提斯與古代諸神

亞特蘭提斯曾是史密森學會一九一五年年度報告中一篇短文的題材。作者皮耶·泰米耶是法國科學院院士兼地質圖主任，前一年曾於海洋學研究所就此假說發表演講；報告所刊載的，正是這篇演講的譯文筆記。

泰米耶寫道：「在長期的冷淡之後，科學界近年又重新檢視亞特蘭提斯。如今多少博物學家、地質學家、動物學家、植物學家，彼此追問：柏拉圖是否曾以些微增飾，傳給我們一頁真實的歷史？此刻尚不容肯定；但愈發明顯的是，赫拉克勒斯之柱以西，即直布羅陀以西，曾有廣袤地域崩陷，發生在不久之前。無論如何，亞特蘭提斯問題再度擺到科學家面前；我認為這不能缺少海洋學的幫助，所以在這海洋科學殿堂中討論，自是理所當然；也願喚起海洋學家，以及那些身處城市喧囂、卻仍願傾聽遠海低語的人，注意這個久受輕蔑而今重獲關注的問題。」

泰米耶在演講中援引地質、地理與動物學資料，佐證亞特蘭提斯理論。他彷彿將整個大西洋海床排乾，審視盆地起伏，指出從亞速群島至冰島一線，拖撈作業曾自三千公尺海底取得熔岩。大西洋現存島嶼多屬火山，恰印證柏拉圖所言：亞特蘭提斯大陸毀於火山災變。泰米耶也引用年輕法國動物學家路易·熱爾曼的結論；熱爾曼承認曾有大西洋大陸，與伊比利半島及毛里塔尼亞相連，向南延伸，涵蓋若干沙漠地區。泰米耶最後以一幅大陸沉淪入海的生動圖景，為演講作結。

柏拉圖在《克里提亞斯》中描述的亞特蘭提斯文明，可概括如下：太初之時，諸神瓜分大地，各依尊位。每位神成為其地的特有神祇，建立神殿，設立祭司，制定獻祭。海洋與亞特蘭提斯島洲歸於波塞頓。島中央有山，住著三位土生之人：厄維諾爾、其妻琉喀珀，以及他們唯一的女兒克萊托。少女極美；父母猝逝後，波塞頓向她求愛，她生下五對男孩。波塞頓將大陸分封十子，立長子阿特拉斯為霸主。又以阿特拉斯之名，將此地稱為亞特蘭提斯，周圍之海為大西洋。在十子出生前，波塞頓已將大陸與沿岸海域劃成同心圓般的陸圈與水圈，完美如車床旋成。中央島外環繞兩圈陸地與三圈水域；波塞頓另以兩眼泉水灌溉此島，一溫一寒。

阿特拉斯的後裔持續治理亞特蘭提斯，明智勤勉，將國家提升至超絕地位。其自然資源彷彿無窮。人們開採貴金屬，馴養野獸，又從芬芳花朵蒸餾香料。亞特蘭提斯人享有半熱帶地區的豐饒，同時建造宮殿、神殿與船塢。他們在海圈之間架橋，後又開鑿深渠，連通外洋與中央島；中央島上矗立波塞頓的宮殿與神殿，宏偉勝過一切。亞特蘭提斯人創造橋梁與運河之網，貫通王國。

柏拉圖接著描寫他們從大陸底下採出的三色石料——白、黑、紅——用於公共建築與船塢。他們以牆環繞每一圈陸地：外牆覆銅，中牆覆錫，內牆環抱衛城，覆以山銅。衛城位於中央島，內有宮殿、神殿等公共建築。其中心有一座供奉克萊托與波塞頓的聖所，四周環以金牆。島上最初十位王子即生於此；其後裔每年亦在此獻祭。波塞頓自己的神殿也在衛城之內；其外覆銀，尖

頂覆金。內部則由象牙、黃金、白銀與山銅構成，連柱與地面亦然。殿中有一尊波塞頓巨像，立於六匹有翼馬所牽的戰車上；周圍環繞一百位騎乘海豚的涅瑞伊得斯。殿外排列著最初十王及其妻的金像。

林苑與庭園中有溫泉與冷泉。另有許多供奉不同神祇的神殿、供人與獸鍛鍊之所、公共浴場，以及巨大的馬場。各圈帶的戰略要點皆有防禦工事；大港迎來各海洋國家的船舶。各區人口稠密，人聲終日瀰漫空中。

亞特蘭提斯面海之處，高峻陡峭；但中央城附近有一片平原，受山脈庇護，山脈以其高大、數量與美麗著稱。平原每年收成兩次，冬季靠雨水，夏季則由龐大的灌溉運河供水；這些運河亦供交通。平原劃分為區段，戰時各區皆按配額供應戰士與戰車。

十個政府在軍事義務細節上皆不相同。亞特蘭提斯的每位國王，對自己的王國皆有完全控制權，但彼此的關係則受一套法典治理；此法典由最初十王刻於波塞頓神殿的山銅柱上。諸王每隔五年、六年交替前往此殿朝聖，使奇數與偶數皆得同等尊崇。在此，諸王以適當祭禮，重申自己對神聖銘文的忠誠誓言。諸王亦在此披上天青袍服，坐而審判。黎明時分，他們將判決鑄於金版，與袍服一同封存，以誌不忘。亞特蘭提斯諸王首重之律，在於彼此不得興兵；倘有一王遭襲，其餘諸王必得馳援。凡戰事或重大事務，最終裁斷權歸於阿特拉斯家族直系後裔。若未得十王之多數首肯，任何國王皆無權定奪族人生死。

柏拉圖最後宣稱，正是這個龐大帝國曾攻伐希臘諸城。此時的亞特蘭提斯諸王受權勢與榮耀誘惑，偏離智慧與德行之道。他們胸懷虛妄野心，決意征服世界。宙斯見其邪惡滋長，遂召集諸神至其聖所宣諭。柏拉圖敘事於此戛然而止，因《克里提亞斯》終未完成。《蒂邁歐篇》另有一則關於亞特蘭提斯的記述，據稱傳自埃及祭司，講予梭倫，其末段如下：

「爾後，劇烈地震與洪水驟至；一晝夜豪雨之間，你們所有尚武者盡皆沉入地底；亞特蘭提斯島同樣消失，沒於深海。因此那一片海域舟楫不通，不可逾越，只因淺淤遍地——那正是島嶼沉沒所遺。」

托馬斯·泰勒為其《蒂邁歐篇》譯本作序，引述馬塞盧斯《衣索比亞史》所載亞特蘭提斯之事：「據聞當時大西洋中有七島奉獻予普洛塞庇娜；此外另有三大巨島：其一奉予普路托，其一奉予阿蒙，居中一島縱橫千斯塔狄亞，奉予尼普頓。」克蘭托爾註解柏拉圖時則稱，埃及祭司曾言亞特蘭提斯故事刻於柱上，約莫公元前 300 年尚存。（見《消逝文明的開端或一瞥》。）伊格內修斯·唐納利曾深研亞特蘭提斯，他認為馬匹最初由亞特蘭提斯人馴養；因此馬被視為波塞頓的特別聖物。（見《亞特蘭提斯》。）

細察柏拉圖對亞特蘭提斯的描述，可知這故事不應視為純粹的歷史，亦當視為寓言與歷史交織。奧利振、波菲利、普羅克洛、楊布里科斯與敘利亞努斯皆了然，故事底下隱藏著深奧哲學祕義；然於其實際詮釋，彼等並不一致。柏拉圖筆下的亞特蘭提斯，象徵宇宙與人體的三重本質。亞特蘭提斯十王即四元數（tetractys，十點三角形數），它們以五對相反而生。（可參士麥那的泰

翁論畢達哥拉斯之對立學說。) 萬物受一至十之數支配；諸數又受單子統御，即「一」；此「一」為眾數中最古者。

諸王執波塞頓三叉權杖，統領亞特蘭提斯的七小島與三大島之民。哲學意義上，十座島嶼象徵至高神性的三重力量，以及永恆寶座前七位攝政神靈。若將亞特蘭提斯視為原型界，其沉沒便象徵理性有秩的意識沉降，墮入非理性、必朽無知的虛幻無常之域。亞特蘭提斯下沉與聖經所述「人類墮落」，皆指靈性下行；而此乃意識進化必經之途。

受過祕儀的柏拉圖，或許是要憑亞特蘭提斯的寓言，達成雙重目的；又或者埃及祭司所保存的記述，曾被改動，以延續祕傳教義。這並非斷言亞特蘭提斯純屬虛構；但須解決亞特蘭提斯理論最棘手之障礙，即關於其起源、規模、形貌與毀滅年代（公元前 9600 年）的離奇敘述。亞特蘭提斯中央島心矗立高山，投下綿延五千斯塔狄亞的長影，其巔觸及以太之域。此為世界軸山，受諸多民族尊崇，亦象徵人的頭顱；頭顱自身體四元素中升起。聖山峰頂立有眾神殿堂，遂衍生奧林帕斯、須彌山與阿斯嘉諸般傳說。金門之城，即亞特蘭提斯都城，今仍以諸神之城或聖城之名，存於眾多宗教。此處即新耶路撒冷的原型；街道鋪以黃金，十二門戶鑲嵌寶石，光華奪目。

伊格內修斯·唐納利寫道：「亞特蘭提斯史，是希臘神話的鑰匙。希臘諸神曾是人類，此點毋庸置疑。對塵世偉大統治者賦以神聖屬性，乃人性根深蒂固之傾向。」（見《亞特蘭提斯》。）

同一作者又指出，希臘眾神不算是宇宙的創造者，而是更古老的原初造物者所設立，代為治理乾坤；他藉此支持自己的觀點。人類被火焰之劍逐出伊甸園，或許所影射的塵世樂園，據說位於赫拉克勒斯之柱以西，後毀於火山巨災。洪水傳說也可上溯至亞特蘭提斯沉沒之際：那時整個「世界」被大水吞噬。

古代的祭司階層所持的宗教、哲學與科學知識，是否傳自亞特蘭提斯？其大陸的沉淪，將它在世界進步史中扮演的角色盡數抹去。亞特蘭提斯崇拜太陽的信仰，卻在基督教與異教的儀式典禮中延續下來。十字與蛇，同是亞特蘭提斯神聖智慧的徽記。中美洲瑪雅人與基切人之神聖祖先——即亞特蘭提斯先祖——共存於古庫馬茲（Gucumatz）這條「羽蛇」的青綠與蔚藍光輝之中。六位生於天的賢者顯現為光的中心，由第七位，也就是其首領的「羽蛇」相連結、統合為一。

（見《波波爾·烏》。）羽蛇的稱號，也指羽蛇神魁札爾科亞特爾（Quetzalcoatl），或庫庫爾坎（Kukulcan），即中美洲的啟悟者。亞特蘭提斯智慧宗教的中心，大抵是一座宏偉的金字塔形神殿，矗立在家門之城中央高地的邊緣。聖羽的啟悟祭司從此地出發，將普世智慧的鑰匙帶往大地的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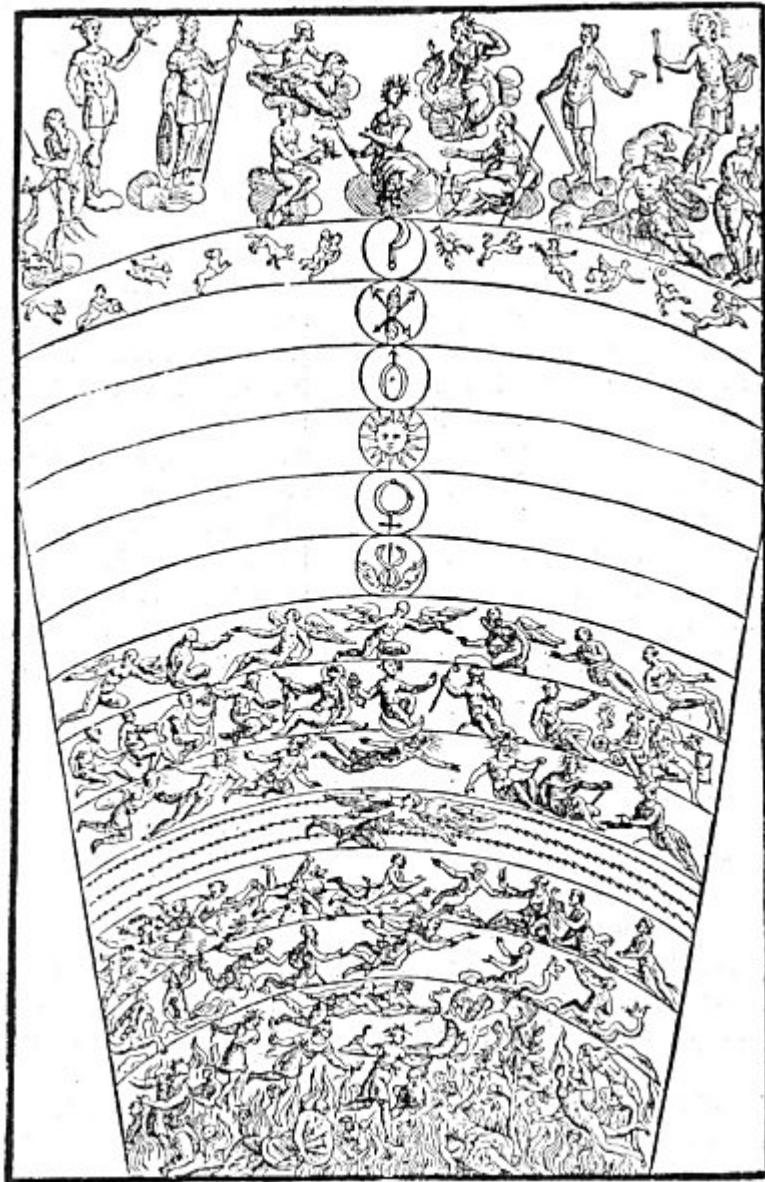
在許多民族的神話中，皆可見諸神「自海中現身」的情節。據美洲印第安人某些薩滿所述，身飾鳥羽與貝帶的聖人從碧海中升起，教導他們百般技藝。迦勒底傳說裡有個歐涅斯，乃水陸兩棲的生物，自海中來，教導岸邊蠻族識字耕作、栽植藥草、觀測星辰、建立合宜的政體，並領他們進入神祕儀典。馬雅人中，救主神魁札爾科亞特爾（有些基督教學者信他便是聖多馬）也是從

水中出現；他將文明的綱要傳給人民後，為躲避凶神特斯卡特利波卡「火焰之鏡」的忿怒，乘著由群蛇組成的魔筏出海而去。

這些神話時代的半神，皆如以斯德拉般自海上出現，豈不正是指亞特蘭提斯的祭司？原始民族對亞特蘭提斯人只記得三件事：其華彩的黃金飾物、其卓絕的智慧，以及兩大聖徽——十字與蛇。他們乘船而來的事實很快便被遺忘，因未開化的心智連船隻也視為神異之物。凡亞特蘭提斯人傳教所至，便立起金字塔與神殿，形制皆仿照金門之城中的那座大聖所。埃及、墨西哥與中美洲的金字塔，皆由此而來。諾曼第與不列顛的土丘，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的塚堆，也是同源文化的遺跡。亞特蘭提斯向世界殖民與教化的大業展開之際，那場陸沉浩劫也正開始。那些聖羽啟悟祭司曾允諾返回其傳教的聚落，卻再也沒有歸來；數百年流逝，傳統只留下一則奇異的傳說：諸神所來之處，如今已化作汪洋。

海倫娜·布拉瓦茨基如此總結亞特蘭提斯災變的起因：「在惡魔提維塔特的邪惡誘導下，亞特蘭提斯族淪為一個邪惡巫師之國。於是戰爭爆發；此故事太長，難以細述；然其本質可見於該隱的族類、巨人、以及挪亞和其正義家族的變形寓言。此衝突以亞特蘭提斯陸沉告終；此事又復見於巴比倫與摩西的洪水故事裡：巨人與魔法師『……凡有血肉的盡都死了……以及每一個人。』唯有西蘇特魯斯與挪亞例外；二者實與《波波爾·烏》中特林基特人的偉大父親相同，此書乃瓜地馬拉人的聖書；此書也記載他乘大船逃生，一如印度的挪亞毗婆斯伐多。」（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

世界所繼承的亞特蘭提斯人遺產，不單是技藝、哲學與科學、倫理與宗教的遺產，也有仇恨、鬥爭與顛倒淪喪。亞特蘭提斯人點燃了第一場戰爭；有人說，後來的一切戰爭，都只是妄圖為第一場戰爭辯護，並修正它所釀成的過錯。亞特蘭提斯沉沒之前，那些靈性受光照的啟悟者，知曉這片土地已悖離光明之路，毀滅已成定局，便撤離了這厄運將臨的大陸。這些亞特蘭提斯人帶著神聖而隱祕的教義移居埃及，成了埃及最早的「神聖」統治者。世界各大聖典中，那作為根基的宇宙生成神話，幾乎都奠基於亞特蘭提斯祕儀。



希臘人與羅馬人所認定的宇宙圖式

出自卡爾塔里《古代諸神圖像》

自下而上，穿過冥府的火焰之界、水界、土界與風界，再越過月之諸天，便抵達水星的層面。墨丘利之上，依次是金星、太陽、火星、木星與土星的天層；土星界包含黃道星座符號。在諸天拱頂（土星）之上，乃是統御宇宙諸力的居所。諸神的最高議會由十二位神祇組成，六男六女，對應黃道十二宮的陽性與陰性星座。六位男神為朱庇特、伏爾甘、阿波羅、馬爾斯、尼普頓與墨丘利；六位女神是朱諾、克瑞斯、維斯塔、彌涅耳瓦、維納斯與黛安娜。朱庇特駕馭蒼鷹，象徵主宰世界；朱諾端坐孔雀之上，正合其威儀榮光。

垂死之神的神話

塔穆茲（Tammuz）與伊什塔爾（Ishtar）的神話，是垂死之神寓言最早的例證之一，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以前。（見路易斯·斯彭斯《巴比倫與亞述》。）記載此傳說的泥版殘損不全，塔穆茲儀式的完整記述已不可得，只餘碎片。塔穆茲作為太陽的祕傳之神，在巴比倫人最初供奉的諸神中並無顯要地位；學識淺薄者只將他視為農業之神或草木之靈。他最早被描述為冥界諸門的守護者之一。他如同許多救主神，被稱為「牧人」或「牧者之主」。塔穆茲具有一個非凡身

分：他既是伊什塔爾之子，又是其丈夫；而伊什塔爾則是巴比倫與亞述的母神。伊什塔爾的聖星是金星；她是巴比倫與亞述萬神殿中最受崇敬的神靈。她很可能等同於亞斯她錄、阿斯塔蒂與阿芙蘿黛蒂。她下降冥界的故事，據推測是為了尋找能使塔穆茲復生的神聖靈藥；這故事正是其祕儀的關鍵。塔穆茲的年祭在夏至前不久舉行；他於仲夏死去，此月份便以其名命名，人們則以繁複典禮哀悼他。其死因不詳，但伊茲杜巴爾（寧錄）對伊什塔爾提出的數項指控，似乎暗示她至少間接促成了他的死亡。塔穆茲復活之時，舉國歡騰；人們尊他為其民的「救贖者」。

伊什塔爾，月神辛之女，展翼疾飛，降向死亡之門。黑暗之屋，即伊爾卡拉神的居所，被稱作「不歸之地」。其中無光；居者以塵土為養料，以泥為食。伊爾卡拉之屋的門門覆滿塵埃，守屋者身披羽衣如鳥。伊什塔爾命守門者開門，揚言若拒不開門，她便要擊碎門柱、折斷樞紐，並喚起死者吞噬生者。守門者請她稍候，容他們向冥府女王通報；伊什塔爾獲准入內，但她必須和所有人一樣，用同樣方式進入這座陰森之宅。伊什塔爾於是穿過七道門，向下深入冥界。第一道門取走她頭上的華冠；第二道門取走她耳上的環飾；第三道門取走她頸間的項鍊；第四道門取走她胸前的佩飾；第五道門取走她腰間的束帶；第六道門取走她手足的鐲環；第七道門取走她蔽體的外袍。每失去一件衣飾，伊什塔爾都出言抗議；但守衛告訴她，凡踏入死亡陰沉領域者，皆須如此。冥府女王見到伊什塔爾，勃然大怒，遂將諸般疾病加於她身，並將她囚禁於冥界。

伊什塔爾代表生殖與豐饒之靈；失去她後，作物無法成熟，地上一切生命亦不能滋長。

就此方面，這故事與珀耳塞福涅的傳說相呼應。諸神察覺伊什塔爾的消失正使整個自然失序，便遣使前往冥界，要求釋放她。冥府女王被迫服從，生命之水灑在伊什塔爾身上。她從所受的病痛中痊癒，於是循原路向上，再次穿過七道門；每過一門，守衛便將先前取走的衣飾逐一歸還。（見《迦勒底創世記》。）並無記載表明，伊什塔爾是否取得了生命之水，而使塔穆茲復活。

伊什塔爾的神話，象徵人類之靈向下沉降，穿越七個世界，亦即七顆神聖行星的天層；最終，靈性飾物被一一剝除，投入物質肉身，即冥府；而肉身的女主宰使被囚的意識承受一切悲苦與磨難。生命之水，即祕傳教義，治癒了無知之病；靈於是再度上升，回歸其神聖本源，並在穿越諸行星之環界向上時，重新獲賜神所予的飾物。

巴比倫人與亞述人另一種祕儀，是關於馬爾杜克與巨龍。馬爾杜克作為低等宇宙的創造者，殺死一頭可怖的怪物，並以其身軀塑造了宇宙。此處很可能正是基督教寓言「聖喬治與巨龍」的源頭。

阿多尼斯（Adonis）或阿多尼（Adoni）祕儀，每年在埃及、腓尼基與比布羅斯多處舉行。阿多尼斯或阿多尼之名意為「主」，原是太陽的稱號，後來被猶太人借用為其顯教裡的上帝名稱。阿多尼斯之母斯彌爾娜被諸神變為一棵樹；一段時間後，樹皮裂開，嬰孩救主從中顯現。據一種說法，他為一頭野豬所解救；野豬以獠牙劈開了母樹。阿多尼斯誕生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午夜；因其不幸之死，一項祕儀遂告建立，為其人民帶來救贖。在猶太曆塔穆茲月（此神的另一名稱），

他被戰神阿瑞斯所遣的野豬刺死。阿多尼哀悼儀（Adoniasmos）便是哀悼這位被殺神祇早逝的典禮。

《以西結書》八章十四節記載，有婦女在耶路撒冷聖殿北門，為塔穆茲（阿多尼斯）哭泣。詹姆斯·喬治·弗雷澤爵士引述耶柔米的話：「他告訴我們，伯利恆——傳說中主的誕生地——曾為一片樹林所蔭覆；那樹林屬於更古老的敘利亞之主阿多尼斯。而在聖嬰耶穌曾哭泣之處，人們也曾為維納斯的愛人哀悼。」（見《金枝》。）據說耶路撒冷一座城門上曾安置野豬像，以尊崇阿多尼斯；其儀式亦曾在伯利恆的聖誕洞窟中舉行。阿多尼斯作為「被刺傷者」（或「神人」），是理解法蘭西斯·培根爵士在隱秘象徵中，使用「野豬」意象的關鍵之一。

阿多尼斯原是一位雌雄同體的神祇，象徵太陽的力量；此力量在冬季為寒冷之惡源所毀，即野豬。阿多尼斯在墳墓中三日（實為三個月）之後，於三月二十五日凱旋復起；其祭司與追隨者歡呼：「他已復活！」阿多尼斯生於沒藥樹。沒藥因與防腐保存相關，成為死亡的象徵；它也是東方三賢士帶到耶穌馬槽前的禮物之一。

在阿多尼斯祕儀中，新入門者經歷了此神的象徵性死亡，再由祭司「扶起」，進入因阿多尼斯受難而成就的蒙福救贖之境。幾乎所有作者都認定，阿多尼斯原為植物之神，與花朵果實的盛長密不可分。為支持此說，他們提到「阿多尼斯花園」，人們在盛土的小籃中播種，培育八日。植物因土壤不足而早凋，便被視為阿多尼斯被殺的象徵，常與神像一同投入海中。

弗里吉亞有過一所卓絕的宗教哲學學派，以另一位救主神阿提斯為核心，其生平與早夭的命運，幾乎與阿多尼斯相同。此神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午夜誕生。其死亡有兩種說法。一說他如阿多尼斯般為野豬刺死；另一說他自闖於松樹之下，並死於該處。大母神庫柏勒將他的軀體帶至洞穴，歷經世代而不腐朽。現代世界聖誕樹的象徵，正是源自阿提斯儀式。阿提斯賦予那棵樹不朽性；庫柏勒移走其軀體時，也將樹木攜走。阿提斯在墓中停留三日，並在相當於復活節清晨之時復活；憑此重生，他為所有祕儀入門者戰勝死亡。

尤利烏斯·菲爾米庫斯記述：「在弗里吉亞人的祕儀中——即號稱諸神之母的祕儀——每年都砍下一棵松樹，並將一名青年之像縛於樹內！在伊西斯祕儀裡，則砍下松樹樹幹，樹心被細細鑿空，鑿出部分製成歐西里斯偶像，隨之埋葬。在普洛塞庇娜祕儀中，樹木砍下組裝成童貞女的肖像與形骸；抬進城中後，眾人哀悼四十夜；第四十夜，終在火中焚化！」（見《索德，阿多尼祕儀》。）

阿提斯祕儀包括一場聖餐式膳食；新入門者從鼓中取食，自鉞裡飲水。沐浴公牛之血後，他們僅以乳為食，象徵自己仍是哲學嬰孩，方才從物質界誕生。（見弗雷澤《金枝》。）阿提斯儀式所定的乳食，是否與聖保羅提及靈性嬰孩的飲食相關？薩盧斯特給出了一把鑰匙，詮釋阿提斯儀式的祕傳含意。大母神庫柏勒，象徵宇宙孕育的偉力；阿提斯則象徵靈性智性，懸於神聖界與動物界之間。諸神之母深愛阿提斯，賜他一頂星辰之帽，意寓天界威能；但阿提斯（人類）卻戀上了一位仙女（象徵低等獸性傾向），從此失卻神性與創造力。由此可見，阿提斯代表人類意識；而他的祕儀，所關涉的正是重新取得那頂星辰之帽。（見《薩盧斯特論諸神與世界》。）

薩巴齊烏斯的儀式與巴克斯儀式極為相仿，常被認作同一。巴克斯也被稱作薩巴齊烏斯，或稱薩包特；這些名字常指他。薩巴齊烏斯祕儀在夜間舉行，儀式包含將一條活蛇拖過候選人胸膛。亞歷山大的革利免寫道：「薩巴齊烏斯祕儀授予入門者的標記，正是『神祇滑過胸膛』。」金蛇為薩巴齊烏斯的象徵，此神因而代表世界經由太陽之力年年復新。猶太人自這些祕儀借用了薩包特之名，作為至高神的稱號之一。薩巴齊烏斯祕儀流傳於羅馬時，信眾日廣，後來也影響了基督教的象徵體系。

薩莫色雷斯的卡比里祕儀，在古人間聲名顯赫；其聲望僅在厄琉息斯祕儀之下。希羅多德宣稱，薩莫色雷斯人從佩拉斯吉人接受其教義，特別是關於墨丘利的教義。卡比里儀式所知甚微，因它為最深奧的祕密所籠罩。有人主張卡比里共有七位，乃「薩圖恩寶座前的七火靈」。另有人相信卡比里即那七顆神聖的遊星，後來稱作行星。

薩莫色雷斯祕儀雖有眾神參與，但儀式劇以四兄弟為核心。前三者——阿斯基耶羅斯、阿基奧刻爾蘇斯與阿基奧刻爾莎——聯手襲擊，殺害第四位卡什馬拉（或稱卡德米盧斯）。然而狄俄倪西多羅斯將阿斯基耶羅斯等同德墨忒耳，阿基奧刻爾蘇斯等同普路托，阿基奧刻爾莎等同珀耳塞福涅，卡什馬拉等同赫爾墨斯。亞歷山大·懷爾德指出，在薩莫色雷斯儀式中，「卡德米盧斯被建構為諸神融合體，包括底比斯蛇神卡德摩斯、埃及托特、希臘赫爾墨斯，以及亞歷山大派與腓尼基人埃梅夫或阿斯克勒庇俄斯。」此處重述了歐西里斯、巴克斯、阿多尼斯、巴德爾與希蘭·阿比夫的舊事。阿提斯與庫柏勒的崇拜亦與薩莫色雷斯祕儀關聯。卡比里儀式可溯至松樹崇拜；此乃阿提斯的聖樹，先修剪成十字形，後遭砍伐，以尊崇那位屍身陳於樹腳的遇害之神。

革利免記載：「細查科律班忒斯的狂祭，便知他們殺死第三位兄弟後，以紫布覆其首，加冠其上，再以矛尖挑起他，埋入奧林帕斯山根。簡言之，這些祕儀即是謀殺與葬禮。[這位前尼西亞教父竭力詆毀異教儀式，卻忽略一事：耶穌基督亦遭卑劣背叛、折磨，終被殺害，如同此卡比里殉道者！]入門者尊稱儀式祭司為『神聖儀式之王』；他們又禁止將帶根芹菜置於桌案，認為芹菜由科律班忒斯流血之處所生，為此悲劇添一異聞；正如婦女慶祝忒斯摩福里亞節時，禁食落地石榴籽，因石榴生自戴奧尼索斯血滴。科律班忒斯亦稱卡比里；其典禮本身，則稱為卡比里祕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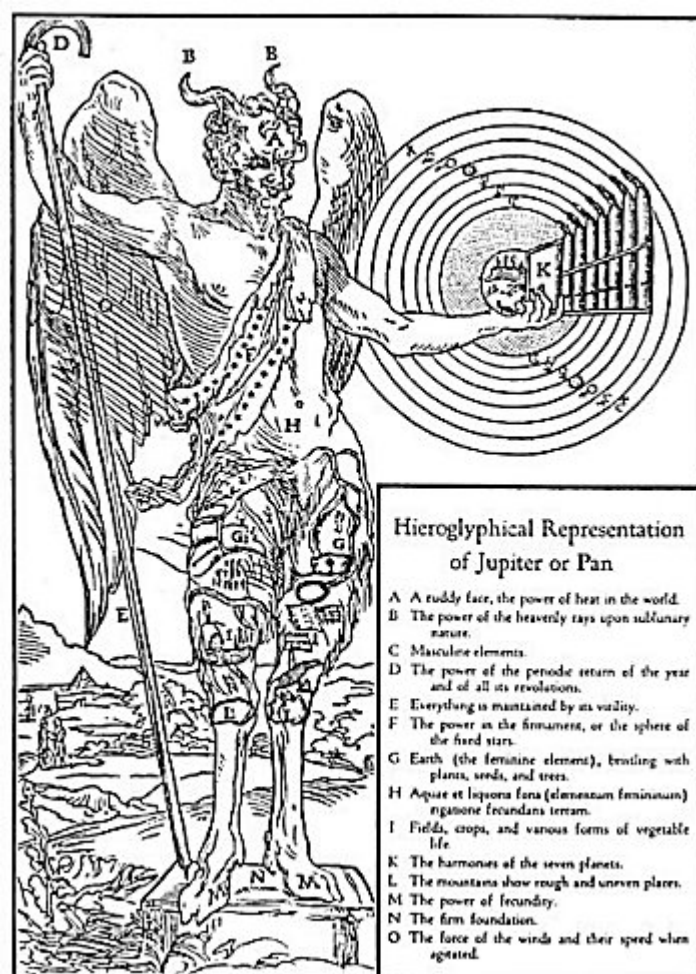
卡比里祕儀分三等級：第一級慶賀卡什馬拉遭三兄弟殺害；第二級慶賀其殘軀被發現，各部分經艱辛搜索後尋得並聚合；第三級則伴隨狂喜與至福，慶賀其復活，以及由此帶來的世界救恩。薩莫色雷斯卡比里神殿中有諸多奇特神祇，不少為畸形異物，代表自然元素力量，或許即巴克斯中的泰坦。兒童入門卡比里崇拜時，享有成人同等尊嚴；罪犯若抵達其聖所，便可免於追捕。薩莫色雷斯儀式尤重航海；該教派成員所祈求祭拜的神祇中，也包括狄俄斯庫里——即卡斯托耳與波呂克斯，亦即航海之神。阿爾戈英雄遠征時，依奧菲斯建言，停留薩莫色雷斯島，使其成員入門卡比里儀式。

希羅多德記述，岡比西斯步入卡比里神殿時，不禁失笑：見一男子直立，另一女子倒立於前。若岡比西斯通曉神聖天文學原理，便知此乃宇宙平衡之鑰。伏爾泰問：「這些祕儀大師、這

些神聖共濟會員是誰？他們舉行薩莫色雷斯古代祕儀；他們與其卡比里諸神又從何而來？」（見麥基《共濟會百科全書》。）革利免稱卡比里祕儀為「兄弟殺害兄弟的神聖儀式」；而「卡比里之死」乃古代祕傳象徵之一。於是，「真我為非我所殺」這一寓言，便在各民族的宗教神祕主義中流傳不息。哲學性死亡與哲學性復活，分別即小祕儀與大祕儀。

垂死之神神話有一奇異面向：倒吊人（Hanged Man）的形象。此觀念最重要例子見於奧丁儀式；奧丁將自身懸於世界樹的枝條九夜，同時以神聖矛刺穿肋旁。奧丁懸於尼福爾海姆深淵之上，在這偉大犧牲後，經冥想悟得盧恩符文，即後來其人民用以記錄的字母。由於這段非凡的經歷，奧丁有時被描繪為坐在絞刑樹上，並成為一切絞索死者的守護神。從祕傳意義而言，倒吊人是人類之靈，以一線懸於天際。此自願犧牲的報償是智慧，而非死亡；人類靈魂懸於幻象世界之上，冥思其虛妄，遂獲得自我覺證作為回報。

考察這些古老祕儀，可見垂死之神的奧祕，普遍存在於受光照、受尊崇的神聖學院之中。此奧祕在基督教中得以延續，表現為神人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與受死。基督教若欲臻於異教哲學盛世的高度，便須重新發現這場世界悲劇與普世殉道者的祕密意義。垂死之神的神話，是宇宙與個人救贖、再生的鑰匙；凡不理解此至高寓言真實本性者，無權自命智慧，亦無權自命虔誠。



大神潘

出自基歇爾的《埃及的俄狄浦斯》

大神潘被尊為神聖舞蹈的創作者與指揮者；據說他創立這些舞蹈，以映現天體的環行軌跡。潘是複合生物，上半身除角之外，形同人類，下半身作山羊形。他是自然能量的原型；雖無疑是一位陽性神祇，卻不當與普里阿普斯混為一談。潘笛象徵諸天球的自然諧律；潘本身則是土星的標誌，因土星登位摩羯座，而摩羯座的徽象正是山羊。埃及人曾入門於潘的祕儀；他被視為巨匠造物主朱庇特的一個面相。潘代表太陽孕育生命的偉力，同時統領一群鄉野神靈與薩堤爾。他也象徵低等世界的統御之靈。有人編造一說：基督誕生之時，諸神諭發出最後一聲呼喊：「大神潘已死！」，之後神諭便歸於沉寂。

托特・三重偉大赫爾墨斯的生平與教誨

雷聲翻湧，電光裂空，聖殿的帷幕從中撕開。年邁的授祕者身披藍金法袍，緩緩舉起鑲寶手杖，指向絲幕撕裂後露出的深邃黑暗：「看，埃及之光！」候選者一襲素白長袍，凝視兩根巨大蓮花柱間那片濃黑——帷幕原本懸於此。他注視之時，一層發光的霧靄悄然瀰漫空中，化作閃爍微塵的光團。柔輝照亮新入門者的臉，他在粼粼霧氣中尋找可觸可見之物。授祕者再度開口：

「你所見之光，乃是祕儀隱藏的光輝。其源頭無人知曉，唯『光之大師』明了。看，祂在此處！」忽然，閃爍霧中顯出一個形體，周身環繞搖曳的淡綠光暈。授祕者放下手杖，垂首躬身，一手側貼胸前，謙卑致意。新入門者敬畏後退，幾被那顯現之形的榮光眩目。少年鼓足勇氣，再度望向那神聖存在。那形體遠超凡人之軀，身似半透明，可見心臟與大腦搏動發光。候選者注視之際，其心化為朱鷺，腦化為翡翠。該神祕存在手中持一有翼之杖，雙蛇纏繞其上。年邁授祕者舉杖高呼：「萬福歸於祢，托特・赫爾墨斯，三重偉大者；萬福歸於祢，人中之君；萬福歸於祢，立於堤豐頭上者！」同一剎那，一條陰森扭動的巨龍顯現，乃是半蛇、半鱷、半豬的可怖怪物。火焰自其口鼻噴湧，駭人巨響迴盪拱頂殿室。赫爾墨斯驟然以蛇杖擊中逼近的爬獸，巨龍咆哮倒向一側，周身火焰漸熄。赫爾墨斯將足踏上敗亡的堤豐顛頂。下一刻，不朽的赫爾墨斯放出難以承受的榮光，新入門者踉蹌後退，撞上石柱；隨後祂拖著淡綠霧氣般的流帶，穿過密室，消失於虛無。

赫爾墨斯身份的諸般推想

楊布里科斯稱赫爾墨斯著書二萬卷；馬涅托更將數目增至三萬六千餘卷（見詹姆斯・加德納）。如此巨量，縱使某個孤絕之人蒙受神聖恩典，也幾乎不可能獨力完成。據稱赫爾墨斯曾向人類揭示的技藝與科學，涵蓋醫學、化學、法律、藝術、占星、音樂、修辭、魔法、哲學、地理、數學（尤重幾何）、解剖與演說。希臘人亦曾如此頌揚奧菲斯。

法蘭西斯・巴雷特在《古代傳記》中論赫爾墨斯：「……若神曾顯現於一人之身，便是此人；其著作與《皮曼德》皆可為證。這些文字將深淵之總義與神聖知識傳予後世。藉此可見，他不僅是一位受神啟的神學家，也是一位深邃的哲人；其智慧並非來自人間，而是得自神與天界。」

赫爾墨斯超凡的學識，使他被等同於許多上古賢者先知。布萊恩特在《古代神話學》中寫道：「我曾提及卡德摩斯，即埃及的托特；而他即赫爾墨斯，且文字的發明歸於他，此點甚明。」（參見「畢達哥拉斯數學」理論章節中的原始卡德摩斯字母表。）研究者相信，猶太人所稱的「以諾」——即基尼利（Kenealy）譽為「神的第二使者」——正是赫爾墨斯。赫爾墨斯融入希臘神話，其後又成為拉丁人的墨丘利。他亦以水星之形受崇敬，因水星最接近太陽；萬物之中，赫爾墨斯最接近神，故被稱為眾神使者。

在埃及圖像中，托特手持蠟板，於歐西里斯審判廳中，記錄亡者靈魂的稱量，這儀式意義深遠。對共濟會學者而言，赫爾墨斯至關重要，因其入門儀式出自他手，也借自赫爾墨斯所建立的祕儀。幾乎所有共濟會象徵，皆具赫爾墨斯主義特質。畢達哥拉斯向埃及人學習數學，由此獲取象徵性幾何立體之知識。赫爾墨斯亦因改革曆法受崇敬；他將一年從三百六十日增至三百六十五日，奠定至今通行的慣例。「三重偉大者」之稱授予赫爾墨斯，因他被視為哲學家至偉、祭司中至偉、君王中至偉。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所敬愛的詩人亨利·華茲華斯·朗費羅生前最後詩作，正是一首獻給赫爾墨斯的抒情頌歌。（見《錢伯斯百科全書》。）

殘存的赫爾墨斯斷簡

論及赫爾墨斯著作，詹姆斯·坎貝爾·布朗在《化學史》中寫道：「撇開迦勒底與埃及最早期的時代不論——那些時代雖有遺跡，卻無文獻記錄，也未留下任何化學家或哲人的姓名——我們如今進入歷史時期：書籍已開始寫成，起初不是寫在羊皮紙或紙上，而是寫在莎草紙上。一系列早期埃及典籍，被歸於三重偉大赫爾墨斯名下；他或許是真實賢士，亦或是一長串作者的化名。……有人將他等同於希臘神赫爾墨斯，以及埃及的托特或圖提（Tuti）；後者為月神，古畫中常作朱鷺首，頭戴月盤與新月。埃及人視他為智慧、文字與時間記錄之神。正因古代煉金術士極尊赫爾墨斯，化學著作遂稱『赫爾墨斯的』，而『赫爾墨斯式密封』一語至今仍指玻璃容器經熔合封閉之法。不論是帕拉塞爾蘇斯的赫爾墨斯醫藥，還是中世紀的赫爾墨斯共濟會中，都可見到同一根源。」

據信為赫爾墨斯親筆的殘卷中，有兩部最為著名。一為《翠玉碑》，二為《神聖的皮曼德》，後者更常被稱作《人類牧者》。本文將聚焦此作。關於赫爾墨斯，尤為特別的是：他是少數未被早期基督徒猛烈攻訐的異教哲人祭司。有些教父甚至宣稱，赫爾墨斯顯露出不少智慧的跡象；若他生於更開明的時代，得聆「他們」的教誨，必能成就不凡。

亞歷山大的革利免是少數記錄異教傳承的人，且其著作流傳至今。他在《雜記》裡，幾乎囊括了今日所見的赫爾墨斯原始四十二卷書的全部記述，並闡明在埃及的世俗權力與靈性權威眼中，這些典籍何等舉足輕重。革利免如此描述一場儀仗行列：

「埃及人有其自成一格的哲學。主要表現在其神聖儀式中。行列前導是歌者，手持某種音樂聖徽。據稱，歌者須通曉赫爾墨斯兩卷書：其一載諸神頌讚，其二載君王立身之道。歌者之後是占星師，手持鐘錶與棕櫚枝——二者皆是占星術象徵。他必須能隨口背誦赫爾墨斯四卷占星典籍：一卷論可見恆星之序，一卷論日月合相與光輝現象，餘二卷述日月出沒。緊隨其後是神聖書記，頭戴雙翼冠，手握書卷與尺，尺中藏墨，旁置書寫用的蘆筆。他須精熟象形文字，通曉宇宙學與地理、日月位置、五大行星、埃及疆域圖誌、尼羅河圖譜、祭司衣冠形制、神廟供奉之規，以及聖禮所用度量器皿。然後是聖袍保管者，隨前述諸人而行，手持正義之腕尺與奠酒之杯。他須熟知一切儀軌與犧牲之事。另有十卷書，專述敬神之禮與埃及崇拜，涵蓋祭獻、初熟之果、頌歌、祈禱、遊行、節慶等諸般事宜。隊伍最後是先知，懷中抱著顯露在外的水瓶，其後則是奉持

供餅的人。先知身為聖殿監督，須研讀十卷『祭司書』，其中載有律法、諸神譜系，及祭司的全部修習規訓。埃及的先知也掌管收入分撥。故赫爾墨斯四十二卷書實不可少：三十六卷涵蓋埃及全部哲學，由前列諸人研修；餘下六卷屬醫書，由『神像持奉者』研習，論及身體結構、疾病、器械、藥物、眼疾，末卷專論婦科。」

哲學世界最大的悲劇之一，莫過於前述赫爾墨斯四十二卷書幾乎散佚殆盡。這些典籍於亞歷山大城焚毀之際消亡；羅馬人，繼而是基督徒，深知若不除去這些書，便無法令埃及人屈服。那些逃過火劫的卷冊被埋藏於沙漠之中；其所在之地，如今只有少數祕密學派的啟悟者知曉。



三重偉大赫爾墨斯·墨丘利

出自《神諭諸神史》（Historia Deorum Fatidicorum）

托特·三重偉大赫爾墨斯，亦即「最初的傳智者」；他乃一切藝術與科學之主，諸般工藝無不精通，三界統治者，諸神之書記，生命之書守護者。古埃及人視他為宇宙心智的化身。或真有一位賢哲或大師名為赫爾墨斯；然紛繁傳奇試圖將他等同於「宇宙思維原則」，欲抽離出那位歷史人物，已是不可能。

托特之書

赫爾墨斯尚在人間行走時，曾將神聖的《托特之書》託付其揀選的繼承者。此書載有使人類重生的祕儀過程，亦是開啟其餘著作的鑰匙。關於《托特之書》的內容，除了書頁佈滿奇奧的象形圖像與符號之外，別無確切記述；但凡通曉其用法者，便能對空中諸靈與地下神祇行使無邊權能。藉由祕儀的隱密程序，來激發腦中某些區域後，人的意識便能擴張，獲准覲見不朽者，立於高等神明座前。《托特之書》記述的正是此法。故而，就其真義而論，它實為「不朽之鑰」。

傳說《托特之書》藏於神殿內殿一只金匣中。鑰匙僅有一把，由「祕儀大師」執掌——此人是赫爾墨斯祕奧中最高位的啟悟者。唯他知曉祕書所載之事。隨著祕儀衰微，《托特之書》在古代世界中隱沒了；然而忠誠的啟悟者將其封入神聖匣櫃，攜往他鄉。此書猶存於世，至今仍引導當代弟子覲見不朽者。關於此書，如今已無更多消息可向世人透露；但自赫爾墨斯親自啟悟第一位祕儀大師以來，其神聖傳承至今未斷。凡資質特異、適於為不朽者效力之人，若能誠心不倦地追尋，終將發現這份無價文獻。

有人主張，《托特之書》就是波希米亞人手中的《塔羅》：一部七十八葉的奇異象徵之書，自從吉普賽人被逐出埃及塞拉皮斯古神廟後，便由他們持有。（《祕史》說，吉普賽人原是埃及祭司。）如今世上仍有若干祕密學派，得以引領候選者進入祕儀；然其祭壇之火，多半源自赫爾墨斯的火炬。赫爾墨斯在《托特之書》中為全人類揭示「唯一道路」；歷代各邦的智者，皆循此道在黑暗中通往不朽，救贖人類。

皮曼德，赫爾墨斯的異象

《三重偉大赫爾墨斯之神聖皮曼德》是現存最早的赫爾墨斯著作之一。此書雖已非原貌，在西元初幾世紀重塑，且譯筆多有失真，但仍存有赫爾墨斯體系的核心觀念。《神聖的皮曼德》由十七篇斷章合而成書。其中第二篇《皮曼德》，或稱《異象》，描述神聖智慧最初如何啟示赫爾墨斯。赫爾墨斯正是接受了這啟示後，才開始傳道，向一切願意聆聽之人，傳授他所照見的不可見宇宙之祕。

《皮曼德》是所有赫爾墨斯斷章中最著名的一篇，內含赫爾墨斯的宇宙生成論，以及埃及人培育與開展靈魂的祕密科學。它曾一度被誤稱為《以諾創世記》，此誤如今已得澄清。本人撰寫以下《赫爾墨斯的異象》的象徵哲學闡釋時，參考了如下著作：《三重偉大赫爾墨斯之神聖皮曼德》（倫敦，1650），埃弗拉德博士自阿拉伯文與希臘文譯出；《赫爾墨斯文集》（牛津，1924），華特·斯科特編；愛德華·舒雷《赫爾墨斯：埃及祕儀》（費城，1925）；以及 G·R·S·米德《三重偉大的赫爾墨斯》（倫敦，1906）。除上述諸卷內容之外，還加入以古埃及祕傳哲學為本的註解，並加以闡發；這些補充一部分取自其他赫爾墨斯殘篇，一部分則源自赫爾墨斯祕密科學的祕奧傳承。為求清晰，本文採用敘事形式，捨棄原來的對話體；古舊詞語亦換為現行用語。

赫爾墨斯在一處岩石嶙峋、荒涼無人的地方漫遊，便沉入冥想與祈禱之中。他依循聖殿的祕密教導，漸漸將高等意識從肉身感官中抽離；如此釋放之後，他的神聖本性向他揭示了超然層界的奧祕。他看見一個可怖而令人敬畏的形象：那是大龍，雙翼橫展天際，光自其身向四方流溢。（祕儀教導，宇宙生命被人格化為龍。）大龍呼喚赫爾墨斯之名，問他為何冥想世界的奧祕。赫爾墨斯為此景震攝，俯伏於龍前，懇求它顯明身份。那偉大生靈說，祂就是皮曼德，宇宙心智、創造的智性、萬物的絕對帝王。（舒雷將皮曼德等同於歐西里斯神。）赫爾墨斯於是懇求皮曼德揭示宇宙的本性與諸神的構成。大龍應允，命赫爾墨斯將心智凝注於其形象。

皮曼德的形象立即改變。原本它所立之處，出現一片榮耀而脈動的光輝。此光是大龍自身的靈性本性。赫爾墨斯被「提升」至這神聖光焰之中，物質宇宙從他的意識裡褪去。頃刻，一片大黑暗降下，向外擴張，吞沒了光。萬物騷動不安。赫爾墨斯周遭旋轉著一種神祕的水性基質，散發如煙之氣。空中充滿含混不成語的呻吟與嘆息，彷彿來自那被黑暗吞沒的光。他的心智告訴赫爾墨斯：那光是靈性宇宙的行相，而將其吞沒的旋轉黑暗，代表物質基質。

於是，自被囚的光中，發出一道神祕而神聖的話語，立於冒煙的水上。此話語，亦即光之聲音，自黑暗中升起，宛如一根大柱；火與氣隨之而上，土與水則在下方不動。如此一來，光之水與黑暗之水分開；光之水形成諸上界，黑暗之水形成諸下界。接著，土與水相混，變得不可分離；那被稱為「理性」的靈性話語，在其表面運行，引起無盡擾動。

隨後，皮曼德的聲音再度響起，形態卻未顯現：「我是你的神，是光與心智；早在物質與靈、黑暗與光分離之前，我已存在。話語從黑暗中顯現，如火柱般升起，乃是神之子，誕生於心智的奧祕。此話語名為『理性』。理性由思想所生；理性將光明與黑暗分開，並在諸水之中建立真理。赫爾墨斯，你要明白，並深思此奧祕。你內在的觀看與聆聽者，並非屬於塵世，而是神的話語的化身。因此有云：神聖之光住在必死的黑暗裡，無知不能將二者分開。話語與心智結合，便產生所謂『生命』的奧祕。正如你身外的黑暗自相分裂，你身內的黑暗亦然。那升起的光與火，是神聖之人，沿話語之道上升；未能上升的，則是必死之人，無緣分享不朽。你當深究心智及其奧祕，因不朽之祕正藏於其中。」

大龍再度顯形於赫爾墨斯面前。二者久久對視，目光相接；赫爾墨斯在皮曼德的凝視前顫抖。大龍一發出話語，諸天界隨即開啟，無數光之權能顯現，乘著火翼翱翔於宇宙。赫爾墨斯看見眾星之靈、治理宇宙的天界眾靈，以及閃耀著至一火光輝的諸權能；此乃至高心智的榮光。赫爾墨斯明白，自己之所以得見此景，乃皮曼德發出話語。話語就是理性；憑話語之理性，不可見者得以顯現。神聖心智，即大龍，繼續說道：

「可見宇宙成形之前，其模型早已鑄成。此模型名為原型；創造開始以前，便已存在於至高心智中。至高心智觀見諸原型，愛上自身思想；於是取話語作巨錘，在太初空間鑿出空洞，並依原型之模鑄成諸天球，又在新成的形體中播下生命的種子。下方黑暗承受話語之錘，被塑成有序的宇宙。諸元素分層而離，各自生出活物。至高存在，亦即心智，兼具男女，誕下話語；話語懸於光與黑暗之間，又誕出另一心智，名為工匠、大匠師，或萬物造作者。

「赫爾墨斯啊，事情便是如此成就的：話語如氣息運行於空間，因其運動摩擦喚出火來。火因此被稱為奮爭之子。工匠如旋風穿過宇宙，令物質因其摩擦而震動發光。奮爭之子遂形成七位統攝者，即行星之靈；其軌道界定世界，而七位統攝者憑火性工匠所賦的神祕力量——亦即命運——來治理世界。第二心智（工匠）整頓了混沌之後，神的話語立刻從物質牢獄中升起，留下失卻理性的元素，轉而與火性工匠的本性結合。於是第二心智與升起的話語，將自身立於宇宙中心，轉動天界權能之輪。此事自無限之始持續至無限之終，因始與終同在一處、同一狀態。

「於是，向下沉降、無理性的元素，生出了不具理性的生物。基質無法賦予理性，因為理性已自其中升離。空氣生出飛物，水生出游物。大地孕育出種種奇異生物：四足獸、爬行獸、龍、混合的魔怪，以及怪誕的異獸。然後，父，亦即至高心智，既是光與生命，便按自身形象造出一位榮耀的宇宙人；他不是塵世之人，而是居於神光之中的天界之人。至高心智愛祂所造的人，並將造物與造作的治理權交付給他。

「那人渴望勞作，便居於生成之層界，觀察其弟兄的造作，也就是坐於火環之上的第二心智。他既見火性工匠的成就，也想造作萬物；其父便予以准許。七位統攝者因他分享其權能而歡喜，各自將自身本性的一部分賜予那人。

「那人渴望穿越諸環界之邊限，理解那坐於永恆之火上者的奧祕。他既已擁有一切權能，便俯身向下，穿過七重諧律而窺視；又突破諸環界之力，使自己顯現於下方開展的自然中。那人望向深處，微笑，因他看見大地上的一個影子，以及水中映出的相似形貌；此影此像皆是他自身的映照。那人愛上自己的影子，並渴望下降其中。此欲望一起，此有智者便與無理性的影像或形體結合。

「自然見他下降，便以自身環抱所愛之人，二者相混。因此，塵世之人是混合體。其內有天界之人，不朽而美好；其外有自然，必死而可毀。所謂苦難，正是不朽之人愛上自身影子，捨棄真實而居於幻象黑暗的結果；因人既不朽，便擁有七位統攝者的權能，也擁有生命、光與話語；但作為必死者，他又受統攝者諸環界支配，亦即受命運或天命支配。

「不朽之人乃雌雄同體，兼具陰陽，且永遠警醒。祂不瞌睡，也不睡眠；統攝的父亦兼具男女，永遠警醒。此乃至今仍被隱藏的奧祕：自然既與天界之人在婚配中相混，便生出最奇妙的奇蹟，即七個人，皆是雙性，兼具男女，身形直立，各自彰顯七位統攝者的本性。赫爾墨斯，這些就是七個種族、族類與輪次。

「七人便是以此方式生成。土為陰性元素，水為陽性元素；他們從火與以太接受其靈，自然則依人的種類與形貌，生出諸多形體。人於是領受大龍的生命與光；生命成為其靈魂，光成為其心智。於是，這些複合生靈含有不朽性，也分有必朽性，並在此狀態中持續了一段時期。它們由自身繁衍自身，因各自皆兼男女。但此時期終了時，天命之結依神意解開，萬物之繫也被鬆開。

「於是一切生靈，包括原為雌雄同體的人，都被分開；男性各自分立，女性亦然，一切皆依理性之命而行。」

「神對萬物靈魂中的神聖話語說道：『我的一切造物與造作，增而復增，繁而復繁吧！凡有心智者，當知自己本不朽，且貪戀肉身是死亡之因；也當認識萬有，因悟得自己者，便入善境。』」

「神言既畢，天意便藉七位統攝者與諧律，使兩性相合，調成萬類，立定生生之序；萬物遂各依其類，繁衍增多。凡因執迷而貪戀肉身者，便在黑暗裡漂泊，感受並承受死亡之苦；唯有明白身體不過是靈魂之墓者，方能升向不朽。」

於是赫爾墨斯想知道，人為何僅因無知，就要被剝奪不朽。大龍答道：「對無知者而言，肉身便是至高；他們無法認出自己內在的不朽。他們只認識必死的肉身，遂信死亡為真；其所崇拜的是物質，此乃死亡之因與死亡之實。」

赫爾墨斯又問，義人與智者如何通往神。皮曼德回答：「神話語所言，我亦言：『萬物之由生命與光構成，而人亦然。』因此，人若認清並悟得生命與光的本性，便能進入生命與光的永恆。」

赫爾墨斯接著問，智者經何道路抵達永恆生命。皮曼德續言：「凡具心智者，當自觀、自省、自學；並以心智之力，分辨自我與非我，成為真實之僕。」

赫爾墨斯問，是否人人皆有心智。大龍答道：「慎言，因我就是心智，是永恆的大師。我是話語之父，眾人的救贖者；話語在智者本性中，得以具體成形。世界因話語而得救。我乃思想（托特）、話語之父、心智，我只臨到那些聖潔良善、純淨慈悲，以虔敬與崇神之心生活的人；我的臨在是他們的靈感與助力，因我一來，他們即刻通曉萬事，並敬拜宇宙之父。這些智慧而好思之人，在死以前學會棄絕感官，明白感官實為不朽靈魂之敵。」

「我不容邪惡的感官支配愛我者的身體，也不容邪惡的情緒與思想侵入。我身為守門者，將惡阻於門外，保護智者免受自身低等本性侵害。我不臨近邪惡、嫉妒與貪婪之人，因這類人無法領會心智的奧秘；因而我不受他們歡迎。我便任他們受制於自己靈魂所造的復仇之魔；惡日日增長，越發尖銳地折磨人，而每一惡行又疊加在先前的惡行之上，直至惡最終毀滅自身。慾望的懲罰，便是永無法滿足的痛苦。」

赫爾墨斯向教導他良多的大龍俯首致謝，懇求再聽一些關於人類靈魂的終極歸宿。於是皮曼德又說：「死亡之時，人的物質身體歸還於所出自的元素；那不可見的神聖之人，則升向其源頭，即第八界域。邪惡者前往魔靈的居所；感官、情感、欲望與身體的激情，則各自歸還其源頭——也就是七位統攝者。這些本性在低劣之人身上帶來毀滅，但在不可見的靈性之人身上，卻賦予生命。」

「當人的低等本性歸於獸性之後，高等本性便奮力回歸其靈性位階。它逐層穿越七重環界；七位統攝者各居其環，而它將相應的低等權能一一歸還：第一界域屬月亮，歸還的是增長與消蝕之能。第二界域屬水星，歸還的是機謀、欺瞞與狡詐。第三界域屬金星，歸還的是情慾與激情。第四界域屬太陽，歸還的是野心。第五界域屬火星，歸還的是魯莽與褻瀆的膽大。第六界域屬木星，歸還的是積聚與財富之慾。第七界域屬土星，居於混沌之門；歸還的是虛偽與邪惡的算計。」

「如此，靈魂褪盡七重環界所累積的一切，終於抵達第八界域，即恆星之環界。在這裡，靈魂擺脫所有幻象，居於光中，以唯有純淨之靈能領悟的聲音讚頌聖父。看啊，赫爾墨斯，第八界域中藏有一大奧秘：銀河是靈魂的種床，靈魂由此落入諸環界，又從土星之輪返回銀河。但有些靈魂攀不上這七環之梯；它們只能在下方黑暗中漂泊，與感官和塵世的幻象一同，捲入永恆的混沌。」

「不朽之路艱難，唯極少數能尋獲。餘者靜候大日子降臨，屆時宇宙之輪將止，不朽火花自塵軀中掙脫。悲乎等待之人！彼等必重返群星之種床，無知無覺，待下回新生。凡因我揭示之光得救者——赫爾墨斯啊，此即我命你在人間所立——將歸返居於白光的父，投身於光，與光相融；於光中，他們將化為眾神之力。此乃善道，僅向智者顯露。

「光之子啊，你是有福的；眾人之中，我唯向你顯現，我乃皮曼德，世界之光。我命你前去，作黑暗漂泊者的嚮導；凡心中寓有我心智之靈者，皆可藉此心智而得救；這也將喚醒他們心中的神聖心智。建立我的祕儀吧，它們必不從塵世絕跡；因我是祕儀之心智，心智既永不衰亡，我的祕儀亦永不斷絕。」語畢，皮曼德周身盈滿天光，隨即消散，融入諸天界權能之中。赫爾墨斯舉目望天，祝福萬物之父，自此將生命奉獻於偉大之光。

於是赫爾墨斯宣告：「地上之民啊，你們由元素生成，內裡卻有神性之靈。當自無知的沉眠中醒起！保持清醒，深思自持。須知，你們的家不在塵土，而在光中。既得享不朽之能，何苦委身於死亡？悔改吧，轉變你們的心智。捨棄那幽暗之光，永別腐朽。預備自己攀登七重環界，使靈魂與永恆之光相融。」

聽聞此者中，有人譏笑離去，投身於無可救拔的第二次死亡。另有人俯伏赫爾墨斯足前，懇求教導生命之道。他輕扶眾人起身，不居功自傲；手持法杖，前行教誨，指引人類，向他們顯明得救之路。赫爾墨斯於世間播下智慧之種，以不朽之水澆灌。終至生命暮年，地上光輝漸沉之際，他囑咐弟子：於萬世中完整保存此教義。他將《皮曼德的異象》化為文字，使渴求不朽者皆能尋得途徑。

闡釋《皮曼德》之末，赫爾墨斯寫道：「肉身沉睡時，心智正守夜；我闔目，真光即顯現。我的沉默盈滿萌發的生命、希望與良善。我的言語是靈魂之樹所綻的花。因這是我從真實心智——皮曼德，大龍，話語之主——所得的忠實紀錄；經由祂，我蒙神啟而得真理。自那日起，我心智常伴，並在我靈魂中孕育話語：話語即理性，理性已將我救贖。故我以全靈全力，頌讚神，乃聖父、生命與光、永恆之善。

「聖哉，神，乃萬物之父，先於最初者。

「聖哉，神，祢的旨意藉自身權能施行並成就。

「聖哉，神，祢願使自身被認識，並為屬祢者所識，而啟示自身。

「聖哉，祢以話語確立萬有。

「聖哉，一切自然皆以祢為形象。

「聖哉，祢並非低等自然所形塑。

「聖哉，祢超越一切權能。

「聖哉，祢超越一切卓絕。

「聖哉，祢高於一切讚美。

「求祢悅納這些理性之祭；它們出自清淨的靈魂，出自一顆向祢伸展的心。

「無可言說、無可道出者啊，唯以靜默讚頌祢！

「我懇求祢慈悲垂顧，使我不偏離對祢的認識，並能照亮那些仍在無知中的人——我的同胞，也是祢的子嗣。

「所以我信祢，並為祢作證，遂懷著平和與信賴，進入祢的生命與光。

「父啊，我稱頌祢；祢所造之人，願在祢內成聖；祢賜予的能力，使他能以祢的話語與真理聖化他人。」

《赫爾墨斯的異象》如同其他赫爾墨斯著作，是偉大哲思與神祕真理的寓義闡釋；其隱微真意，唯已「提升」至真實心智面前者方能領悟。



朱鷺首的托特

出自威爾金森《古埃及人的風俗與習慣》

埃及人稱為托特的神祇，是否原本即赫爾墨斯，尚存疑慮；但這兩種人格已然融合，如今再也無法分開。托特被稱為「神聖諸書之主」與「諸神會眾的書記」。他通常被描繪成人身朱鷺首。此鳥的確切象徵意義，從未被發現。若仔細分析朱鷺奇特的形貌，尤其它的頭與喙，應能帶來啟發。



希臘形態的赫爾墨斯

出自《布萊恩特神話學》

赫爾墨斯之名源於「赫爾姆」（Herm），即「希蘭」（CHiram）的一種形式；後者象徵人格化的宇宙生命原則，常以火為喻。斯堪地那維亞人稱他奧丁，條頓人喚他沃坦，東方民族或尊他為佛陀，或稱佛。關於其逝世有兩種說法：一說他如以諾般被接升天，未經死亡便到神面前；另一說他葬於埃布倫谷，墓中埋藏的並非黃金，而是書籍與神聖智慧。

埃及人將人類比作羊群。至高無上的父是牧人，赫爾墨斯則是牧羊犬。宗教儀杖中的牧杖起源，便可追溯至埃及儀式。埃及的三種權杖包括牧杖，象徵入門的法老憑杖中所寓的權能，引領子民的命運。

金字塔的入門儀式

在古代諸奇觀之中，吉薩大金字塔至為崇高；後世一切建築成就，皆難與之匹敵。它默然見證一個已然消逝的未知文明。此塔沉默而雄辯，莊嚴而振奮，簡樸近於神聖，實為一篇石中講道。其宏偉震懾人類渺小的感官。它立於時間流沙之上，恰似永恆本身的徽象。然而，是誰規劃其中的比例？是誰監督建造？又是誰校正那萬千石塊？

關於大金字塔建造，最早且最著名的記述，出自想像力豐沛的史家希羅多德。他說：「金字塔乃逐級建成，彷彿城垛，又如祭壇。鋪定基底之石後，工人使用短木板製成的機械，將其餘石塊層層提升。或許每一級都有一部機械，又或者只有一部，得以移動，隨石塊上升而遷移——兩種說法皆有人提出，故我並述。金字塔上部最先完成，其次為中部，最後才是最低處。塔上銘有埃及文字，記載建造工人所食蘿蔔、洋蔥與大蒜的數量。銘文的解讀者言，單是這項花費，便達白銀一千六百塔蘭特。若此記錄為真，工程所用的鐵器、工人的飲食衣著，耗費必然更巨；畢竟工程持續十年，而採石、運石、築造地下房室，又需額外時日——想來亦非短暫。」

他的敘述雖極富色彩，但這位歷史之父，顯然編造了一則虛妄故事，掩蔽大金字塔真正的起源與目的。這不過是其著作中諸多例證之一；深思的讀者不免懷疑，希羅多德本人或許是神聖學校的入門者，因此有義務將古代教團的祕密完好保存。他所提出、如今普遍接受的理論——即金字塔為法老基奧普斯之墓——並無實據。事實上，曼涅托、埃拉托斯特尼與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關於此建築的建造者，說法彼此相異，也與希羅多德不同。依「萊普修斯金字塔建造法則」，墓室本應與整座建築同時完工，甚至更早，卻始終未完成。也毫無證據表明建築出自埃及人之手；埃及王族墓室必有繁複雕刻，然金字塔全無，不含任何埃及建築或裝飾的要素：銘文、圖像、王名圈、繪畫，以及其他關於王朝喪葬藝術的特徵。金字塔內唯一可見的象形文字，只有封在建造室中的寥寥工匠記號；這些房室最初由霍華德·維斯開啟。記號顯然是在石塊安放就位前便已繪上，因為有不少記號或倒置，或因石塊嵌合而遭磨損。埃及學者試圖將這些粗糙色斑視為基奧普斯的王名圈，但很難想像，一位雄心勃勃的統治者會容許其王名受此等侮辱。即便最卓越的權威，也仍不能確定這些粗陋標記的真義；即便這些標記能證明此建築建於第四王朝，其證據力也必被金字塔基部的海貝所抵銷。加布先生以海貝為證，主張金字塔建於大洪水以前，此一理論又得屢遭濫用的阿拉伯傳統支持。一位阿拉伯史家宣稱，金字塔由埃及賢哲建成，用以抵禦洪水；另一位則說，它是洪水前強大君王謝達德·本·阿德的寶庫。入口上方有一面象形文字板，乍看之下或以為可由此解開奧秘；不幸的是，它最早也只能追溯至公元 1843 年，乃萊普修斯博士為向普魯士國王致敬而刻。

哈里發馬蒙乃先知的顯赫後裔，因傳聞大金字塔深處封藏著無量珍寶，遂於西元 820 年率大批工匠，自巴格達遠赴開羅，欲開啟這座巍峨的金字塔。馬蒙初至「萬古磐石」腳下，仰望其光滑閃耀的表面時，靈魂必為紛亂情感所撼。他來訪時，覆面石應仍在原位，因他找不到任何入口跡

象，所見只是四面全然光滑的牆。他循著含糊傳聞，命隨從在金字塔北面動工，指示他們不斷鑿切，直到有所發現。對只有粗陋器具與醋的穆斯林而言，要在石灰岩中鑿穿整整一百英尺，實為赫丘力士般的艱鉅勞作。眾人多次幾近叛變，然哈里發之言即為法律，龐大財富的希望也支撐著他們。

最後，就在沮喪近乎徹底之際，命運前來援助。辛勞且不滿的阿拉伯人聽見附近牆中，傳來巨石墜落之聲。他們帶著重新燃起的熱忱向聲音處推進，終於闖入通往地下室的下降通道。其後，他們沿著已然落下、阻斷去路的巨大石閘周圍鑿開路徑，又攻破並移除一個接一個花崗岩塞石；這些塞石一度沿著上方王后室的甬道不斷滑落。

最後，再無石塊落下，道路終於為先知的追隨者敞開。但寶藏何在？狂熱的工匠穿梭於各個墓室，搜尋財寶無果。穆斯林的不滿愈發高漲，以至哈里發馬蒙——他繼承了其顯赫父親拉希德的不少智慧——派人從巴格達送來錢財，命其暗中埋於金字塔入口近處。接著，他吩咐部屬在該處挖掘；當發現寶藏時，眾人歡喜異常。工匠們無不深佩這位洪水前君王的智慧：他竟早已精算出他們的工錢，並貼心地埋下正好相當的數目，留待他們取用！

其後，哈里發返回先祖的都城，大金字塔便留給後世隨意處置。九世紀時，陽光照射在原有覆面石的高度拋光表面，使金字塔每一面都宛如耀眼的光之三角。然自那時起，所有覆面石皆已消失，只餘兩塊。調查顯示，它們被重新切割打磨後，散見於開羅及近郊各處清真寺與宮殿的牆體之中。

金字塔諸問題

C·皮亞齊·史密斯問道：「那麼，大金字塔是否建於象形文字發明之前，且早於埃及宗教誕生？」時間或將證明，金字塔上層諸室在埃及帝國建立以前，便已封藏著一項奧秘。然而在地下室中，某些標記顯示羅馬人曾進入其中。依埃及啟悟者的祕密哲學觀之，W·W·哈蒙以一系列極複雜卻精準的數學計算，判定金字塔首次儀式舉行於六萬八千八百九十年前；當時織女星首次將星光射入下降通道，直達地坑。金字塔實際建造，則完成於此日期之前緊鄰的十至十五年間。

這些數字無疑會引來現代埃及學者的嘲笑；然此乃立基於對星辰運行原理的窮盡研究，且這些原理早被金字塔的啟悟建造者納入結構之中。若覆面石在九世紀初仍在原位，那麼所謂外部侵蝕痕跡並非由水造成。另有一說認為，金字塔內部石面上的鹽分，證明此建築曾被淹沒；但科學事實削弱了此說，因為此類石材本就會滲出鹽分。此建築在建成後數千年間，或許曾至少部分浸於水中；但此方面證據並不確鑿。

大金字塔通體由石灰岩與花崗岩建成，兩種岩石以一種特殊而深具意義的方式結合。石塊經過極其精準的修整，所用灰泥品質亦非凡，至今堅硬如石。石灰岩塊以青銅鋸切割，鋸齒鑲有鑽石或其他寶石。石屑堆積於此結構所在高原北側，形成額外扶壁，以助承載建築重量。整座金字

塔不僅定向極其精準，也實現了化圓為方，其方法是從塔頂向底邊垂下一條垂線。若將此垂直線視為一假想圓的半徑，則此圓周長等於金字塔四面底邊的總和。

通往王室與王后室的通道，若早在公元數千年前已封閉，那麼後來獲准進入金字塔祕儀者，必是在今日仍未知的地下廊道中接受入門。若無此等廊道，便不可能有進出之路，因唯一的表面入口已完全被覆面石封死。祕密入口若非被獅身人面像的龐大身軀所阻，或隱藏於該像某處，便可能是在鄰近的神殿之中，或在石灰岩高原的側面。

值得注意的是：花崗岩塞石阻擋通往王后室上升通道，迫使哈里發馬蒙須將其幾乎擊碎，方能通往上部墓室。C·皮亞齊·史密斯指出，這些石塊的位置，表明這是從上方安置就位；這意味著，必有無數工匠必須從上部墓室離開。他們如何做到？史密斯認為，他們經由井道下降（見圖），並在離開後放下坡道石使其就位。他更主張，盜墓者很可能利用井道作為進入上部墓室的方法。由於坡道石被置於灰泥基座中，盜墓者被迫將其鑿穿，留下參差不齊的開口。然而，多年研究金字塔的建築師迪普雷先生看法不同；他相信井道本身即盜洞，首次成功從地下室進入上部墓室，而當時地下室乃是金字塔唯一開放的部分。

迪普雷先生論定，井道只是粗陋孔洞，石窟亦為不規則空間，皆無建築精確之跡，而金字塔其餘部分皆以精確著稱。井道直徑排除了自上開鑿的可能，因而必自下鑿出；石窟則為盜賊通風所需。建造者不太可能會鑿破自身坡道石，於完美廊道側壁留下殘破大洞。若井道實為盜洞，便可解釋馬蒙哈里發入塔時內部已空，亦可推想石棺蓋失蹤的去向。仔細勘查所謂未完成的地下室——盜墓者的作業基地——或能尋得他們殘留的痕跡，或發現其堆積碎石的所在。盜墓者究竟從何入口抵達地下室，雖未完全明朗，但他們使用下降通道的可能性甚低。

王后室北壁有一奇異壁龕，穆斯林嚮導流利稱之為神龕。然其整體形制，壁面如大甬道般層層交疊、漸次收束，顯示它最初或設計為通道。迪普雷先生探索此龕未獲成果，但確信此處藏有入口：若當時井道尚未存在，工匠便是在此撤離金字塔，並將石塞落入上升廊道。

聖經學者對大金字塔提出若干奇異構想。他們將這座古建築認作約瑟的糧倉——雖其容量遠不足用；又認作出埃及時那位不幸法老所預備的陵墓——只因遺骸未從紅海尋回，故未能入葬；最後，更視其為《欽定本聖經》諸多預言無誤的永恆見證。

獅身人面像

如伊格內修斯·唐納利所證，大金字塔乃依洪水前建築類型而造，此類遺例幾遍全球；獅身人面像（胡，Hu）卻是典型的埃及產物。其兩爪間的石碑宣稱，此乃太陽神哈爾馬基斯之形象，顯然仿照了雕鑿時在位法老的形貌。圖特摩斯四世因見一場異象，而修復並完整發掘此像：神祇向他顯現，說被周身沙土所重壓。挖掘獅身人面像時，其斷裂的鬚鬚出現在前爪之間。通往巨像的階梯，以及兩爪間的神殿與祭壇，皆屬後世增建，或為羅馬時期所為——羅馬人重建埃及古

物，本有先例。頭頂淺凹處，曾被誤認為是通往大金字塔之密道的終點；實則僅為支撐頭飾的結構，今日已佚失。

有人以金屬桿鑿擊獅身人面像，試圖發現體內房室或通道，終究徒勞。巨像主體為整塊巨石，前爪則由較小石塊砌成。獅身人面像長約兩百英尺，高七十英尺，肩寬三十八英尺。有人相信，構成其主體的石塊來自遠方採石場，以未知方法運抵；另一些人則斷言它是本地岩體，或原為一處露出地表的岩層，略似最終雕成的形貌。有人提出金字塔與獅身人面像皆由在地人造石建造，然此說今已遭棄。石灰岩的細部分析顯示，其中包括名為貨幣蟲的微小海生物遺骸。

流行的臆測指出獅身人面像為大金字塔真正入口；此說雖以驚人的韌性流傳至今，卻從未證實。P·克里斯蒂安提出此理論，部分依據楊布里科斯的權威如下：

「《論祕儀》作者稱，吉薩獅身人面像曾為神聖地下房室之入口，入門者於此經受試煉。此入口今雖為沙土瓦礫阻塞，仍可於伏臥巨像前腿間追溯其跡。昔日它以青銅門閉鎖，祕密彈簧唯賢士能啟。公眾敬畏守護著它，一種宗教的恐懼，比武裝護衛更能保其不可侵犯。獅身人面像腹中，鑿有通往大金字塔地下部分的廊道。這些廊道交錯極為巧妙，若無嚮導而擅入此網絡，必將不斷且必然返回原處。」（見《魔法史》。）

可惜文中所述青銅門無從尋獲，亦無證據顯示其曾存在。然歲月流轉已令巨像多有改變，原始開口或已封閉。

幾乎所有研究者皆相信大金字塔下方有地下房室。羅伯特·巴拉德寫道：「莫里斯湖諸金字塔的祭司擁有廣闊地下居所。我認為吉薩諸金字塔亦可能有類似設置。甚或可進一步推論：這些洞穴本身或許就是開採之地，建造金字塔所用的石灰岩由此取出。我深信，在金字塔所在的石灰岩山脊深處，終將發現關於其用途的充足資料。所需只是一具良好的金剛鑽，配上二三百英尺鑽桿，用以驗證此事，同時測試金字塔的堅實性。」（見《金字塔問題之解》。）

巴拉德先生關於廣大地下房間與採石場的理論，引出一個建築學上的重要問題。金字塔建造者若眼光深遠，不會將五百多萬噸石灰岩與花崗岩置於非堅實基礎之上，危及大金字塔的永久性。因此可以合理確定，即使此建築下方存在某些房室或通道，其規模也相對微小——正如建築本體之內的房室，體積不到金字塔立方容積的一千六百分之一。

獅身人面像無疑是在祭司階層的倡議下，為象徵目的而建。一些理論認為，其額上的聖蛇原是巨大日晷的指針；又說金字塔與獅身人面像皆用以測量時間、季節與分點歲差。這些說法精巧，卻不全然令人信服。若這巨像是為掩沒通往金字塔地下神殿的古老通道而建，其象徵意義便再貼切不過。與大金字塔壓倒性的規模與威嚴相比，獅身人面像幾乎微不足道。其受損面容上，仍可見原本覆蓋其像的紅色顏料殘跡，但已破壞得難以辨認。其鼻子被一位狂熱穆罕默德教徒擊斷，以免先知追隨者被引入偶像崇拜。從其構造本身，以及今日為防止頭部墜落的必要修復來看，獅身人面像不可能歷經金字塔建成以來的漫長歲月。

對埃及人而言，獅身人面像是力量與智性的象徵。它被描繪為雌雄同體，表示埃及人知曉啟悟者與諸神兼具陽性與陰性的創造力量。傑拉德·梅西寫道：「這就是獅身人面像的祕密。埃及正統獅身人面像，前為男性，後為女性。塞特-堤豐之像亦然，它是角與尾的類型，前為男性，後為女性。法老在身後佩戴母獅或母牛之尾，也是前為男性，後為女性。如諸神一般，他們一身之內兼具存在的陰陽兩全：由母所生，卻以其子之身兼含兩性。」（見《自然創世》。）

多數研究者嘲笑獅身人面像，甚至不屑考察這尊巨大石像，便將注意力轉向更為壓倒性的金字塔奧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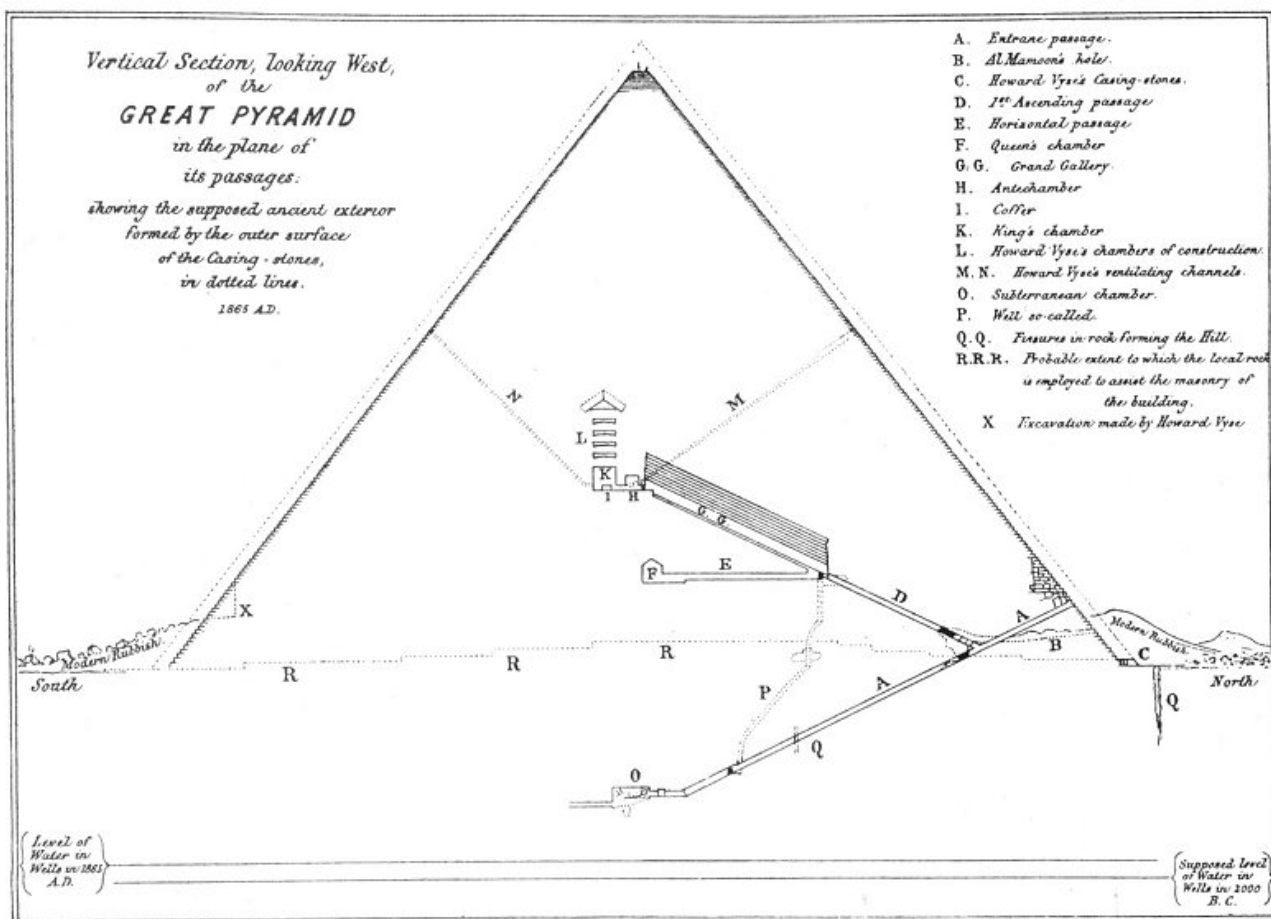


俄狄浦斯與獅身人面像

出自利維的《卡巴拉奧祕》

埃及的獅身人面像與希臘俄狄浦斯傳說淵源頗深。俄狄浦斯最先解開那著名的謎題；出謎者是一頭神祕生物，長著帶翼獅身與女子頭顱，時常出沒於通往底比斯的大道。凡經過其巢穴者，獅身人面像便發問：「何種動物，早晨以四足行走，正午以兩足行走，黃昏以三足行走？」答不出謎底者，皆被她毀滅。俄狄浦斯宣稱答案是人：幼年以手膝爬行，壯年直立行走，老年則拄杖蹣跚。獅身人面像發現有人識破其謎底，便從路旁山崖縱身躍下而亡。

獅身人面像之謎尚有另一答案；這答案最宜以畢達哥拉斯數值揭示。4、2、3合成9；9是人之自然數，亦為低等諸界之數。4代表無知之人，2代表智性之人，3代表靈性之人。嬰幼時期的人類以四足行走，進化中的人類以兩足行走，而那蒙受救贖、沐浴光輝的賢哲術士，則在自身心智之上，再加智慧之杖。因此，獅身人面像即自然之奧祕、祕密教義之化身；凡不能解其謎者皆歸滅亡。通過獅身人面像之謎，即是獲得個體不朽。



大金字塔垂直剖面圖

出自史密斯的《大金字塔的生活與工作》

大金字塔立於石灰岩高原上；依古代記載，此高原底部曾遭尼羅河氾濫，故能提供運送巨石的途徑。據約翰·泰勒計算，若頂石原本在位，金字塔高約四百八十六英尺，每面底邊長七百六十四英尺，整體覆蓋面積逾十三英畝。

大金字塔是吉薩金字塔群中，唯一一座本體之內設有房室的建築，亦是目前所知埃及唯一一座。因此，這被認為足以駁斥「萊普修斯法則」；該法則主張，此類建築乃地下墓室之上的紀念碑，統治者便葬於其中。金字塔共有四間房室，圖中標為K、H、F、O。

國王墓室(K)為一長方形房間，長39英尺，寬17英尺，高19英尺（各省略小數位）；平頂由九塊巨石構成，其中最大者是金字塔內最大的石材。國王墓室上方有五間低矮隔間(L)，常稱建造室。最下方一間刻有所謂法老基奧普斯的象形文字。第五建造室的屋頂呈尖形。國王墓室入口對面立著著名的石棺或石匣(I)，其後有一淺洞，乃為尋寶而鑿。兩條通氣孔(M、N)貫穿金字塔全體，為國王墓室通風；此事本身足以證明，該建築並非意在作墳墓。

大雨道(G.G.)上端與國王墓室之間，有一間小前室(H)；其最大長度9英尺，最大寬度5英尺，最大高度12英尺，牆上刻有用途不明的凹槽。最靠近大雨道的凹槽中，一塊石板分為兩段；面向大雨道的上段表面有一特殊突起或圓鈕，約高一英寸。此石未達前室地面，凡入國王墓室者須從石板下方通過。自國王墓室而出，大雨道向下延伸至略高於王后室水平處；大雨道長157英尺，高28英尺，最寬處寬7英尺，因構成牆面的石塊有七層收束交疊，寬度漸縮至3.5英尺。此處一廊道(E)分出，向金字塔中心方向回伸逾100英尺，通入王后室(F)。王后室長19英尺，寬17英尺，高20英尺。其屋頂呈尖形，由巨大石板構成。圖中未示的通氣道自王后室通出，但原本並未開啟。王后室東壁有一奇特龕位，由漸次收束的石塊構成；極可能是一條久已失落的入口通道。

大雨道盡頭，也就是通往王后室的水平通道起點處，設有井道入口；另有一開口，可沿第一上升通道(D)下行，直到它與下降通道(A)相接之處。下降通道(A)則自金字塔外壁通往地下室。沿井道(P)下降59英尺後抵達石窟。井道穿過石窟後，向下延伸一百三十三英尺，至下降入口通道(A)；該通道轉為水平，並在通往地下室前不遠處，與之相接。

地下室（O）長約46英尺，寬約27英尺，但極低矮；天花板距粗糙且似未完工的地面，高度不一，從三英尺稍多至約十三英尺不等。地下室南側有一低矮隧道，延伸約50英尺，而後遇上一堵空白牆。這些構成了金字塔內已知的所有開口，除了少數龕位、探孔、盲道，以及哈里發馬蒙率領的穆斯林所鑿出的蜿蜒洞穴隧道外（B）。

金字塔祕儀

一般認為「金字塔」（pyramid）一詞源自 $\pi\upsilon\rho$ ，即火，象徵著至一的神聖火焰，乃一切造物之生命。約翰·泰勒認為此詞意為「一份小麥」，而 C·皮亞齊·史密斯則視為科普特語的「分為十」。古代啟悟者認為，金字塔既象徵祕密教義，也象徵傳播此教義的諸般體系。金字塔與土丘皆仿聖山或神之高處而造；據信，這山矗立於大地「中央」。約翰·P·倫迪將大金字塔關聯於傳說中的奧林帕斯，並推測其地下通道，正對應冥府曲折的幽徑。

金字塔的方形基底，時時提醒：智慧之殿牢牢奠基於自然及其不變法則之上。阿爾伯特·派克曾寫：「諾斯底派主張，其整座科學大廈，立於一個方形之上；四角分別是：寂靜（Σιγη）、深淵（Βυθος）、心智（Νους）與真理（Αληθεια）。」（見《道德與教義》。）大金字塔四面朝向四個基本方位；依埃利法斯·利維之說，四方位象徵熱與冷的極端（南與北），以及光與暗的極端（東與西）。金字塔基底更代表四種物質元素或基質；人的四重身體，便由此組合而成。自方形每一邊升起三角形，象徵三重神聖居於每一四元物質本性之中。若將每一底線視為方形，三重靈性力量自其中上升，則四面之線總和（12）與基底四個假想方形（16）相加為 28——此乃低等界的神聖數。若再加上構成太陽的三個七元組（21），則得 49；49 是 7 的平方，也是宇宙之數。

黃道十二宮，如同低等諸界的攝政者，是由四個三角形的十二條線所象徵，即金字塔四面。每面中央有一頭以西結異獸，而整體結構遂成基路伯。金字塔三大主室，對應心臟、腦與生殖系統，亦即人類組成中的靈性中心。金字塔的三角形態，亦近似古代冥想時身體所採姿勢。祕儀教導：來自諸神的神聖能量，自金字塔頂端下降；金字塔被比作一棵倒置之樹，枝在下，根在頂。神聖智慧自這棵倒懸之樹流瀉而下，沿著四方展開的斜面散布，輻射全世界。

大金字塔頂石的尺寸難以精確判定；多數研究者雖假定它曾在原位，如今卻無跡可尋。偉大的宗教建築物常有此奇特傾向：留下未完成之作，以示唯有神方為完整。頂石——若它曾存在——本身便是一座小型金字塔；其尖端又由一塊相似形狀的更小石塊封頂，如此無限延續。因此，頂石乃整體結構的縮影。由此，金字塔可比宇宙，頂石可比人。循此類比之鏈：心智是人的頂石，靈是心智的頂石，而神乃全體之縮影，則是靈的頂石。人如一塊粗糙未琢的石料，自石場取出，經由祕儀的祕密陶冶，逐漸被塑造成準正而完美的金字塔頂石。唯有當啟悟者自身成為活的頂點，使神聖力量經由他凝聚，注入下方展開的結構時，聖殿才算完成。

W·馬沙姆·亞當斯稱大金字塔為「隱祕之所的殿宇」；它確乎如此，因這代表前埃及智慧的內在聖所。埃及人將大金字塔與赫爾墨斯關聯；赫爾墨斯是智慧與文字之神，亦即藉水星來崇拜的神聖啟明者。將赫爾墨斯與金字塔相關連，再次強調：金字塔實為不可見至高神的至高聖殿。大金字塔不是燈塔、天文臺或墳墓，而是祕儀的第一座聖殿，作為祕密真理庫藏而建的建築；這些祕密真理，是一切技藝與科學的確定基礎。它是小宇宙與大宇宙的完美象徵；依祕密教導，它

亦是尼羅河黑神歐西里斯之墓。歐西里斯代表太陽能量的某種顯現，因此其屋宇或墳墓，即象徵宇宙；他被埋葬於其中，釘於其十字架上。

古代受啟明者曾通過大金字塔的神祕通道與房室。他們以「人」之身進入門戶；出來時已成「神」。此處是「第二次誕生」之地，是「祕儀之胎」，智慧居於其中，正如神居於人心之內。在其深處某個幽隱所在，曾居一位未知存在，稱為「啟悟者」或「光耀者」；他身披藍金之袍，手持永恆的七重鑰匙。這就是獅面祕儀大師、聖者、諸師之師；他從不離開智慧之殿，除非已通過預備與淨化之門，否則無人得見其真容。正是在這些密室中，寬額的柏拉圖親見了萬古智慧的化身——隱祕之殿的大師。

住在雄偉金字塔中的大師是誰？其眾多房間象徵空間中的諸世界；除了「再次誕生」者外，無人能見此大師。他一人完全知曉金字塔的祕密，但他已循智者之路離去，屋宇如今空置。讚美詩歌不再以低沉音調迴響於諸室；新入門者不再穿越諸元素，在七星之間遊行；候選人不再自永恆者唇間領受「生命之話語」。如今人眼所能見，只餘一具空殼，只是內在真理的外在象徵，而人們竟稱神之殿為墳墓！

祕儀的法門，由聖智啟明者、祕密之殿的大師加以開示。新入門者得蒙啟示，獲知如何認識自己的守護靈；並向他說明，使物質之身與其神聖載體分離的方法；為使大業圓成（magnum opus），神聖之名遂被揭示——那是至高神祕密且不可言說之稱號，正因知曉此名，人才能自覺地與其神合一。授予此名後，新入門者自身成為一座金字塔；在其靈魂房室之內，無數他人亦可領受靈性啟明。

在國王墓室之中，舉行了「第二次死亡」的儀典。候選人被釘於二至二分構成的十字架，隨後葬入大石棺。此處氛圍與溫度蘊藏深邃玄機：一種獨特、死寂般的寒意，直透骨髓。這房間是物質界與超然諸境之間的一道門。身體臥於石棺後，新入門者的靈魂化作人首鷹，翱翔天界；他於此親見生命、光明與真理的永恆，也親見死亡、黑暗與罪的虛妄。因此，金字塔可視為一扇門：古代祭司容許少數人由此通過，達到個體圓滿。還須留意，若敲擊王室中的石棺，其產生的聲音與既有音階皆無對應。這種音響特性，使此室成為授予祕儀最高階位的理想場所。

現代世界對這些古儀所知甚少。科學家與神學家同望這座神聖建築，驚嘆究竟是何種根本的動力，激發了如此艱鉅的工程。若他們肯稍加思索，便會明白，人類靈魂中唯有一種衝動，足以提供這股動力——即渴望知曉、理解，並以神聖啟明的廣闊境界，取代凡人生命的狹隘與有限。因而人們說，大金字塔是世上最完美的建築，是度量之源，是原初方舟，是語言、字母、溫濕度尺度的起始。然而少有人懂得，它是通往永恆之門。

現代世界或許知道百萬祕密，但古代世界只知一個——而那一個，勝過百萬；因百萬祕密滋生死亡、災禍、悲傷、自私、貪欲與婪求，但那一個祕密賜予生命、光明與真理。時候將到，祕密智慧將再度成為主導世間的宗教與哲學動力。教條喪鐘已近。那座神學的巴別巨塔，以泥磚與污漿築成，充滿諸語混亂。然而，古代祕儀終將如鳳凰般，自死寂信條的冷灰中重生。再無其他體系，曾如此全然滿足人類的宗教渴求；因自祕儀毀滅後，從未有一套宗教法典能得柏拉圖首

肯。人類靈性的開展是一門精確科學，一如天文、醫學或法理。宗教本是為此目的而立；而科學、哲學與邏輯，皆自宗教萌生，作為達成這神聖目的之途徑。

垂死之神必將再起！隱密之殿的祕室將重見天日。金字塔將再度矗立，成為團結、靈感、渴慕、復活與新生的理想象徵。當時間流沙掩埋一重又一重文明，金字塔將長存，作為永恆智慧與世間之間可見的盟約。或許終有一日：受啟明者的吟誦，將再度響徹古老廊道；而隱祕之殿的大師，將在寂默之所靜候那人的到來；此人摒棄教條與信條的謬妄，只求真理本身，絕不以任何替代品或偽物為滿足。

伊西斯，宇宙聖母

若要探究赫爾墨斯象徵學，必得從伊西斯的象徵與屬性入手。這位賽斯城的女神，因廟門碑文而聞名：「我，伊西斯，是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凡人未曾揭開我的面紗。」

普魯塔克稱，古時許多作者視她為赫爾墨斯之女，亦有認為她出自普羅米修斯——二者皆以神聖智慧聞名。這般親緣，大抵只是寓言。普魯塔克將「伊西斯」譯作「智慧」。戈弗雷·希金斯於《揭開面紗》中，溯其名至希伯來文 יִשָּׁר (Iso) 與希臘文 ἰσώ (意為「拯救」)。然如理查·佩恩·奈特（見其《古代藝術與神話的象徵語言》）等學者，則主張此名源自北方，或屬斯堪地那維亞或哥德語系，音作 Isa，意為「冰」，乃水處於最被動、結晶化、負性的狀態。

這位埃及神祇，在古代諸教中以眾名顯現，皆為自然生殖之力。她被稱為萬名女神，後由基督教轉形為聖母瑪利亞；傳說伊西斯雖誕育眾生——其中以太陽為首——卻永保處女之身。

阿普列尤斯在《金驢記》第十一卷中，女神如是宣言：「看哪，因你祈喚，我此刻臨於你前。我即自然，萬物之母，諸元素之王后，萬古的原初後裔，諸神之至尊，亡靈之主宰，天界之首，且是一切男女神祇共同形相。我一領首，便統御光耀天巔、海上清風，及下界幽寂；普天大地以萬千形相、不同儀禮與種種名號，崇奉我至一的神性。故原始的弗里吉亞人稱我佩西努提卡，眾神之母；阿提卡土著稱呼我刻克羅普斯的密涅瓦；塞浦路斯漂泊者稱我為帕福斯的維納斯；克里特弓手喚我狄克廷娜的狄安娜；西西里三舌者尊我斯提克斯的普羅塞耳庇娜；厄琉息斯人奉我為古神刻瑞斯。亦有稱我朱諾、貝洛娜、赫卡忒、拉姆努西亞。而受太陽神初升之光照耀的人——即衣索比亞人、阿里伊人（Arii），及深諳古學的埃及人——則以合宜儀式敬我，喚我真名：伊西斯女王。」

勒普隆容以為，埃及伊西斯神話植根於中美洲馬雅歷史；彼處女神名為穆女王。該作者亦於科王子身上，見伊西斯兄長兼丈夫歐西里斯之影。勒普隆容論曰：馬雅文明遠古於埃及。科王子逝後，其遺孀穆女王避兇手之怒，逃至埃及境內的馬雅殖民地；彼地迎她為女王，授名伊西斯。勒普隆容或許有理；然此歷史性的女王，與寓言性、象徵性的宇宙聖母相比，頓顯微末；且她於如此眾多族裔中現身，更削減其為史實人物之論。

據塞克斯圖斯·恩披里柯所言，特洛伊戰爭乃為了一尊月神像而戰。希臘與特洛伊人在城門前爭奪的，乃是月之海倫，非一女子。

曾有數作者試證：伊西斯、歐西里斯、堤豐、奈芙蒂斯與阿魯厄里斯（托特，或墨丘利），俱為猶太族長挪亞之子含的孫輩。然挪亞與方舟之事，實為宇宙寓言——講述每一世界週期伊始，諸行星重新繁衍生民；因此，他們更不會是歷史人物。依羅伯特·弗拉德之說，太陽具三性：生命、光明與熱。三者活化三界：靈性界、智性界與物質界。故云「一光生三光」，即首三位共濟會大師。歐西里斯代表太陽第三面——物質之面；它以仁慈有益的影響，為大地的動植物

賦予生機與活力。歐西里斯非太陽本身；然太陽象徵自然生機，古人將此視為歐西里斯。故其象徵為睜開之眼，以敬崇宇宙大眼，亦即太陽。此乃主動、光輝且使萬物受孕的火、熱與運動原則，與此相對的，是自然之被動受納原則。

現代科學已證明，從太陽系到原子的各種形體，皆由陽性而放射的核心構成；其周圍環繞著陰性的物體，依憑中心生命的流溢而存在。由此寓言，遂生所羅門與妻妾故事——所羅門即太陽，其妻妾乃其宅邸（太陽之宅）內的行星、衛星、小行星及其他受納天體。伊西斯在《雅歌》中以耶路撒冷黝黑少女為象徵，象徵受納的自然、水性原則及母性原則；待經太陽雄力所受孕後，便於自身孕育萬物。

古時一年三百六十日。餘五日，由宇宙智性之神聚集起來，作五位男女神祇的誕辰；此五位稱含之子女。首日歐西里斯生，第四日伊西斯誕。（數字四顯此女神與大地及其元素之關聯。）堤豐，乃埃及的敵對惡魔或敵對之靈，誕於第三日。堤豐常以鱷魚象徵；其體有時為鱷與豬合。伊西斯表知識與智慧；據普魯塔克所言，「堤豐」意為「傲慢」與「驕矜」。自我中心與驕傲，乃理解與真理之死敵。此寓言已昭然。

歐西里斯在此象徵太陽。他成為埃及之王，將智慧的光芒與福祉賜予人民，之後便行於天界，造訪異域，令接觸者皈依其道。普魯塔克又言，希臘人認為歐西里斯與他們尊崇的戴奧尼索斯、巴克斯，本是同一神祇。他離國時，其弟堤豐——那惡者，如斯堪地那維亞的洛基——暗謀毀滅此太陽神。堤豐召集七十二人為同謀，以狡詐手段遂行邪惡目的。他命人製作一隻華麗的箱櫃，尺寸正合歐西里斯身軀，攜至諸神宴會之所。眾人皆讚此櫃之美；堤豐許諾，將它贈予身軀最合其中者。諸神逐一躺入，皆不合適，失望而退，最後輪到歐西里斯。他一入箱，堤豐與同黨即刻釘死蓋子，以熔鉛封縫，將箱投入尼羅河，任其漂流入海。普魯塔克記載，此事發生於阿提爾月十七日，太陽正位天蠍座——此事極具意味，因蠍子象徵背叛，而歐西里斯入箱之時，亦正同挪亞入方舟避洪水的季節。

普魯塔克又稱，最先察覺歐西里斯遇害的，是潘神眾與薩堤爾——那些自然精靈與元素精靈。他們即刻發出警報；由是「驚恐」（panic）一詞便起源於此，意指群眾驚駭或愕然。伊西斯得悉丈夫被害，當即披上喪服，出發尋覓；此消息來自幾位孩童，他們目睹兇手攜箱逃走。

最終，伊西斯發現箱櫃漂至比布魯斯海岸，卡於樹枝之間。不久那樹奇蹟般圍箱生長，令國王驚異，遂命人砍下此樹，以其幹為柱，撐起王宮屋頂。伊西斯來到比布魯斯，取回丈夫軀體；但堤豐再度偷去遺體，將其割為十四塊，散佈全地。伊西斯於絕望中開始收集丈夫肢解的殘骸，卻只尋得十三塊。第十四部分（陽物）她以黃金重造；因原物已落尼羅河，為魚所吞。

堤豐後於戰鬥中被歐西里斯之子殺死。有些埃及人相信，諸神靈魂升往天界，如星辰般閃耀。據說伊西斯靈魂自天狼星閃爍，而堤豐則成大熊星座。然此觀念是否廣為接受，仍屬可疑。

埃及人描繪伊西斯，常戴一種頭飾，形如其夫遇害後所空置的王座；某些王朝以此特殊形制，作為其象形符號。埃及頭飾具重大象徵含意；這代表超人類智性體的氣場，猶如基督宗教藝

術中的光輪、聖暈與輝冕。著名共濟會象徵學家法蘭克·C·希金斯敏銳指出，某些神祇與法老的華麗頭飾，向後傾斜角度與地軸相同。古代祕儀大師的長袍、徽章、珠寶與裝飾，象徵人體放射出的靈性能量。現代科學正重新發現赫爾墨斯哲學許多失落祕密。其一，便是觀察每個人不斷自皮膚表面流出的半可見電力流，藉此衡量其心智發展、靈魂特質與身體健康狀況。（關於使氣場流溢可見的科學方法詳情，見華特·J·基爾納博士《人的氣場》。）

伊西斯有時以母牛之首為象徵；偶爾則是整頭牛。斯堪地那維亞最初的諸神，由母牛奧德胡姆拉自冰塊中舔出；此牛以其乳汁，象徵自然滋養與繁殖之力。伊西斯偶爾也象徵為鳥。她常一手持帶柄十字（*crux ansata*），即永恆生命之徵，另一手持花飾權杖，象徵其權威。

托特·三重偉大赫爾墨斯乃埃及學問奠基者、古代智者，將祕密傳予古代祭司與哲人；這些祕密至今仍存於神話與傳說中。這些寓言與象徵圖像，隱藏著靈性、心智、道德與肉身再生的祕密公式，也就是通常所謂的「靈魂的神祕化學」——煉金術。這些崇高真理傳予祕儀學校入門者，卻對凡俗者隱藏。後者不解抽象哲學教義，遂崇拜具體雕刻的偶像；而偶像本只是象徵這些祕密真理。埃及智慧與祕密，概括於獅身人面像之中，已向百代尋求者保守其祕密。貞女伊西斯象徵著赫爾墨斯主義的諸奧祕，因世人無知而向世間隱藏的偉大靈性真理，以及古代哲人祕密教義的鑰匙。她從頭至腳覆以面紗，只向少數經受考驗且已入門者顯示智慧；這些人贏得權利，進入她神聖臨在之中，揭開自然蒙面的幽暗面紗，直面神聖實相。

本篇關於童貞女伊西斯的象徵詮釋，除一些個別註明外，皆據《赫爾墨斯哲人叢書》第四卷選譯，原題《伊西斯諸象徵與屬性的赫爾墨斯義涵》；編者另添補些許文字，以充實並闡明原典。

伊西斯神像飾有日月星辰，以及大地諸多徽記；據信她統御大地，是自然的人格化守護靈。已有多尊女神像出土，其象徵尊位與身分的標記仍保存完好。據古哲所言，她是人格化的宇宙自然，萬物生成之母。神像常呈現為半裸女子，往往身懷六甲；有時鬆披綠或黑衣袍，或披四色交織之袍：黑、白、黃、紅。

阿普列尤斯如此描繪：「首先，她那極豐茂而長的髮，微微捲曲，散披於神聖頸項，柔垂而下。以繁花編成的多形冠冕，束在她崇高的頭頂。冠冕中央，額前正上方，嵌一光滑圓球，形如明鏡，更像一道白燦光芒，昭示她即月神。毒蛇如犁溝般昂起，盤繞冠冕左右；刻瑞斯的麥穗也從上方伸展。其衣袍色彩紛呈，由最細亞麻織成；時而綻放白光，時而因番紅花染作金黃，時而燃起玫瑰紅暈。但最耀目者，是一件極黑的長袍，泛著幽暗光澤；它環繞展開，掠過她右側下襬，升至左肩，其上隆起，宛如盾牌中央；衣袍垂落處形成重重褶疊，邊緣綴細小流蘇結，優雅飄曳。閃爍星辰散佈袍緣與整體表面；滿月居星辰中央，吐著熾烈火焰。即便如此，一圈由各色花果編成的冠飾，緊連在那襲華服的邊緣，隨衣袍波動起伏而不相離。她手中所持物件，也性質各異。右手握一具青銅叉鈴；其狹長薄片彎如綬帶，數根細桿貫穿其中，隨手臂搖動，發出尖銳三重聲響。左手垂提一隻船形長器；手柄顯露處，一條毒蛇昂首直立，頸部大幅鼓脹。其鞋以勝利棕櫚葉編織，覆蓋她不朽雙足。」

綠色暗指覆蓋大地的植被，故象徵自然之袍。黑色喻指死亡與腐朽，乃通往新生與再創造之途。「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翰福音》三章三節）白、黃、紅象徵煉金術中宇宙萬靈藥的三種主要色相，出現在其腐化黑化階段結束之後。

古人將某種祕傳藥物命名為伊西斯；故以上描述某程度上涉及化學。其黑袍亦象徵月亮，或月性濕氣——煉金術所謂的哲人宇宙水銀、自然的作用質料；它本身無光，而是從太陽領受光、火與生發之力。伊西斯即智者大業的形象或表徵：哲人石、生命靈藥與宇宙靈藥。

與伊西斯相關的其他象形符號，同樣奇特而耐人尋味；但無法一一列舉，因為埃及赫爾墨斯學者常將許多象徵交互使用。該女神常頭戴絲柏枝編成的帽子，既悼念亡夫，亦暗示她令眾生經歷肉體死亡，藉由後嗣獲得新生，或得週期性復活。伊西斯頭部有時飾以金冠或橄欖葉環，彰顯她身為世界之后、宇宙女主之尊。金冠亦象徵太陽與生命之火那金性的油潤精質，或硫性的脂膏；她藉元素不斷循環，將其分賜萬物，而這循環正由她手中的叉鈴所象徵。這叉鈴亦是象徵純潔的女陰標誌。

她頭上橄欖葉間盤繞著一條銜尾蛇，象徵周遭塵世腐敗之毒，已染污了金性的油潤精質；它須經七重行星循環或淨化——煉金術語稱為「飛鷹」——加以死化與淨化，方能成為療癒之藥。（此處，太陽的流溢被視為醫治人類疾苦的良劑。）七重行星循環，對應於共濟會分會的環行、猶太祭司繞耶利哥城牆七週，以及伊斯蘭教祭司繞行麥加天房七圈。金冠上伸出三支豐饒之角，代表自然恩賜的豐盛；它們同出一源，而此源頭起於諸天（伊西斯之首）。

在此圖像中，異教自然學者象徵了月下三界的一切生命力：礦物、植物與動物（人亦歸為動物）。她耳際一懸月、一戴日，表示這兩者是所有自然物的施動者與受動者，如父與母之原則；也顯示伊西斯——亦即自然——憑這兩大光體，將自身能量傳遞給動物、植物與礦物界。她後頸刻有行星符號與黃道十二宮印記；十二宮協助行星運作，象徵天界諸力主導萬物本原與種子的命運，統御著月下萬物，並將其轉化為小宇宙，乃依大宇宙之象而成。

伊西斯右手持一艘小帆船，桅杆為紡錘。桅頂懸一水罐，罐柄形如毒液鼓脹的蛇。這象徵伊西斯駕著生命之舟，航行於時間的暴風海上，滿載憂患與苦難。紡錘意味她紡出生命之線，並加以割斷。這些亦象徵伊西斯富含濕氣；她以此滋養一切自然形體，憑大氣中豐沛的潤澤養育它們，使其免於烈日炙灼。濕潤催發植物；但這精微濕氣（生命以太）總或多或少染上腐朽敗壞之毒。它必須接觸自然那不可見的淨化之火，方能純粹。此火將此基質消化、使之圓滿並重生發機，使其濕氣化為宇宙萬靈藥，療癒並更新自然萬形。

蛇每年蛻皮，因而重生（象徵靈性生命自物質本性復活）。大地更新發生於每年春季，乃太陽生發之靈重返北半球諸地之時。

這位象徵性的童貞女左手持叉鈴與鉞，或一方形金屬框；敲擊時發出自然的基音（Fa）。有時她亦執橄欖枝，表示她以再生之力維持自然萬物間的和諧。她在永恆變易的循環裡，經由死亡

與腐朽的過程，將生命賜予眾多形態各異的造物。鉞為方形而非尋常三角，象徵萬物皆依四元素之和諧而變化重生。

西吉斯蒙德·巴克斯特羅姆博士確信，若醫師能在土、火、氣、水諸元素間建立和諧，並將其熔鑄為一石（哲人石），以六芒星或兩相交錯的三角為象徵，他便掌握了治癒一切疾病之法。巴克斯特羅姆博士又言，他深信不疑：自然中無所不在之火（靈）「行作一切，亦是一切之中的一切」。這宇宙之火（靈）憑吸引、排斥、運動、熱、昇華、蒸發、乾燥、濃稠化、凝結與固定來運轉物質，並在整個造化中彰顯自身。凡能領悟這些原理，並將其應用於自然三界者，即成真哲人。

伊西斯右乳垂下一串葡萄，左乳垂下一穗玉米或一束金黃小麥。此表示大自然是植物、動物與人類生命的滋養之源，且以自身哺育萬物。小麥（穀物）的金色指的是，在陽光或靈性之金中，藏著一切生命最初的種子。

環繞神像上半身的腰帶上綴有許多神祕徽記。腰帶前方以四片金板相扣，排成方形，象徵四元素。這表示伊西斯，即自然，也就是煉金術所謂的原初質料，乃四元素——生命、光、熱與力——的精粹；而這第五精華生成萬物。腰帶上星點密佈，意指星辰在黑暗中的影響，猶如太陽在光中的影響。伊西斯是在室女座中永駐的童貞女；這位宇宙之母置身其間，踏蛇戴冠。她懷中抱著一束穀物，有時也抱著年幼的太陽神。

伊西斯神像立於一座飾有公羊頭的暗色石座上。她雙足踏著諸多毒蛇爬蟲，表示自然有能力剝除一切腐蝕物中的酸性或鹼性，並除去附著於形體上的塵世腐朽汙穢。公羊頭意味著，生命萌發最盛的時節，乃太陽行經白羊座之際。她足下的蛇象徵：自然傾向於保存生命，並藉由排除雜質與腐敗來療癒疾病。

古代哲人熟諳的格言在此印證：

自然涵容自然，自然在本性中歡欣，自然超越自然；自然唯在本性中方得修正。

因此，沉思伊西斯神像時，我們不可忽略其寓言的祕傳意涵；否則，此童貞女終究是不可解的謎。

自她左臂的金環垂下一線，線端懸一深盒，盒中滿盛燃炭與乳香。伊西斯——即人格化的自然——隨身攜帶神聖之火；此火由維斯塔貞女虔心守護，在一座特殊神殿中長燃不熄。這火是自然真實而不朽的火焰：以太性、本質的、生命的創造者。這不朽火焰的燃料，乃不竭之油——生命香膏，為智者所盛讚，亦屢見於聖典。

神像右臂亦垂下一線，線端繫一具天平，表示大自然在重量與尺度上的精確。伊西斯常被表現為正義的化身，因自然始終如一。

那位宇宙聖母，時而立於兩根巨柱之間，即共濟會所稱的雅斤與波阿斯；這圖像象徵自然憑極性而孕育萬物。伊西斯身為智慧的化身，立於對峙的雙柱間，表明理解總生於平衡之處；又或

者在這表面矛盾的兩盜之間，真理被釘上十字架。

她烏黑髮絲間躍動的金澤表明，她雖屬月，力量卻源自太陽的光線；那光也賦予她膚色一抹紅潤。如同月亮披覆著太陽投來的光輝，伊西斯亦如《啟示錄》中的童貞女，周身沐浴著日輪的榮耀。阿普列尤斯曾記述，他在夢中望見尊貴的女神伊西斯自滄海中升起。古人深知，生命的原始形態首先誕育於水；現代科學對此也無異議。H·G·威爾斯在《世界史綱》中描繪地球的初始生命時寫道：「儘管海洋與潮間水域已充斥生機，就我們所知，那時高潮線之上的陸地，仍是一片不毛的石礫荒野。」他又寫：「凡有海岸處，便有生命；那生命生於水、依於水、與水共存，水是其家園、媒介與命脈。」古人相信，萬物的種子萌發於溫熱的蒸氣，那蒸氣濕潤卻蘊含火性。伊西斯的覆面薄紗，其本身便象徵這股蒸氣，代表那濕氣，承載太陽的生命種子，而那太陽，便由她懷中的孩童所象徵。因日、月、星辰西沉時，皆似沒入汪洋，而水又能涵納其光，海洋遂被視為一切生命種子的溫床。那種子由天體諸力交合而成；是以，伊西斯有時被描繪為身懷六甲。

伊西斯的神像旁，常伴有一頭黑白相間的大牛。這牛或代表化為金牛座的歐西里斯，即黃道之公牛；或代表聖牛阿匹斯，因其獨特的斑紋與毛色，被奉為歐西里斯的聖獸。在埃及人眼中，牛是負重的牲畜。因此，這動物提醒著世人：自然為了賦予眾生生命與健康，正默默承受一切勞苦。沉默之神哈波克拉底，常將手指輕按唇前，立於伊西斯像側。他在警示眾人：智者的祕密，須對不配知曉者緘默。

不列顛與高盧的德魯伊，深諳伊西斯的祕儀，在月亮的象徵下敬拜她。戈弗雷·希金斯卻認為，將伊西斯等同月亮是個謬誤。月亮之所以被選為她的象徵，實因其統御眾水。德魯伊視太陽為萬物之父，月亮為萬物之母。他們憑這些象徵，禮敬著宇宙自然。

伊西斯的形象有時也用以代表祕傳與魔法之術：招魂術、召請術、巫術與奇蹟術。一則神話述說，伊西斯曾以咒語迫使那不可戰勝的永恒之神拉（Ra），吐露其祕密而神聖的真名；拉也確實說出了此名。此真名等同於共濟會失落之言。憑此話語，魔法師便可驅策無形而高等的神靈。伊西斯的祭司，因而成了能駕馭自然不可見力量的開悟者。他們早已通曉催眠術等諸般法門，現代世界仍難以想像。

普魯塔克如此描述伊西斯追隨者的真義：「鬚髯之長、衣袍之粗，造就不了哲人；同理，頻繁剃髮或僅以麻衣蔽體，也成就不了伊西斯的信徒。唯有一種人，才配做這位女神真正的僕役：凡在聽聞並正確認識這些神祇事蹟之後，能進而探求其中隱藏的真理，並依理性與哲學的準則，審視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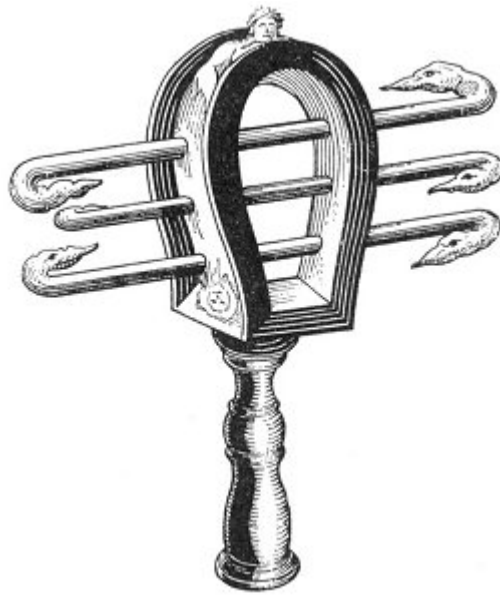
中世紀中歐的遊唱詩人，在歌謠中保存了這位埃及女神的傳說。他們為世上最美的女子寫下十四行詩。雖少有人識破其真身，她實則是索菲亞，智慧的童貞女；古往今來一切哲人，皆曾追尋她的蹤影。伊西斯象徵母性的奧祕；古人視之為自然全知智慧與神聖覆庇之力的明證。對現代的求道者而言，她是那「偉大未知」的縮影；唯有揭開她面紗之人，方能窺見生命、死亡、誕生與再生的終極祕密。



伊西斯，天后

出自《摩西時代的希伯來教會史》（Historie der Hebreeuwse Kerke）

狄奧多羅斯記述，阿拉伯尼薩一地有柱刻銘文，伊西斯自述如此：「我是伊西斯，此國之后。墨丘利曾教我智慧。我所立律法，無人能毀。我是薩圖恩長女，眾神中最古者。我為歐西里斯王之妻與妹。我首令凡人知曉麥粒之用。我是奧魯斯王之母。布巴斯特城為榮耀我而建。歡喜吧，埃及；歡喜吧，生我之地！」（見阿爾伯特·派克《道德與教義》。）



叉鈴

「叉鈴的設計是為昭示：萬物必須持續激盪，運動永不歇止；一旦昏沉，運動也開始低垂遲滯，便應加以喚醒並充分搖動。據說這叉鈴之聲能避退並驅逐堤豐；意即：腐敗會阻塞並停滯自然的正常運行；而生成則藉由運動重新鬆解，使其恢復原有活力。此器外表呈凸形，其圓周內含四根弦或橫桿〔圖中僅示三條〕，搖動時便發出這般聲響；此亦非無深意。因為宇宙中凡生成與腐壞者，皆包含於月球界域之內；其間一切運動或變化，皆由火、土、水、風四元素不同組合而生。此外，叉鈴凸面上方刻有一貓面人身像；下緣可動橫桿下方，一側刻伊西斯之容，另一側刻奈芙蒂斯之貌；這兩副面容象徵生成與腐朽（如前所述，實乃四元素彼此間的運動與變化）。」

（引自普魯塔克《伊西斯與歐西里斯》。）



犬首托特

出自勒努瓦（Lenoir）的《共濟會》（La Franche-Maçonnerie）

阿魯厄里斯，或托特，是五位不朽者之一；歐西里斯遇害後，他守護幼子荷魯斯免受堤豐之怒。他還修訂古埃及曆法，將一年從 360 日增至 365 日。托特·赫爾墨斯因忠信正直，被稱為「犬首者」。圖中他頭戴太陽光輪，一手持象徵永恆生命的有柄十字，另一手持纏蛇權杖，彰顯其身為諸神顧問的尊嚴。



埃及聖母

取材自勒努瓦（Lenoir）的《共濟會》（La Franche-Maçonnerie）

伊西斯懷抱幼子荷魯斯。她頭戴月輪冠冕，飾以公羊或公牛犄角。荷魯斯，或稱奧魯斯，為伊西斯與歐西里斯之子，執掌時間、時辰、晝夜，以及這一段凡人必死的短暫生命。荷魯斯的四子，或象徵自然四界。荷魯斯最終為父復仇，誅殺惡靈堤豐。

埃及亡者的木乃伊化

塞爾維烏斯在註釋維吉爾《埃涅阿斯紀》時寫道：「睿智的埃及人悉心保存遺體，置於地下墓穴，意在令靈魂得以與軀殼長久連結，不致遽然離散；羅馬人卻反其道而行，將亡者付諸火葬，冀求生命火花瞬間歸返宇宙元素，或回歸其原始本性。」（引自普里查德《埃及神話學析論》。）

埃及人對靈，亦即意識，與其所寓居之身體二者關係的祕密教義，今已無完整記載。然而，曾於埃及神殿受過祕傳的畢達哥拉斯，其後宣揚靈魂轉生之說，至少部分複述了埃及入門者的教導。世人多以為埃及人製作木乃伊，是為保存形體以備肉身復活；但以今人對古埃及死亡哲學的理解，此說實難成立。波菲利在《論戒肉食》第四卷中記載：埃及人淨屍時，必取出腹腔內容物，置於另箱。繼而轉述歐凡圖斯譯自埃及文的祭辭：「主宰的太陽啊，以及賦予人類生命的眾神啊，請接納我，引我歸於永恆諸神，與之同住。因我此生，恆敬父母所示之神；亦敬生我肉身之人。未嘗殺人，未嘗背信受託之物，無犯兇邪。若此生因飲食不潔而有失，非我之過——乃此物之過也。」（言時即以手指向盛內臟之箱）。他們將慾望所繫的器官移除，視為淨化肉身，使其不受邪惡影響。

早期基督徒解經拘泥字句，竟以鹽漬之法保存遺體，只待復活之日，亡靈得以重入完整完好的軀殼。他們相信，防腐所需的切口與腑臟移除會阻礙靈魂歸返；故而葬儀不用埃及更繁複的殮屍之術。

S.S.D.D. 在《埃及魔法》一書中，推測木乃伊製法的祕傳目的：「有充分理由推斷，唯經某種祕儀之人，方得製成木乃伊；因在埃及人看來，此法實能阻斷輪迴轉生。輪迴對於未完善的靈魂乃屬必需——即未通過祕儀試煉者；然對於有意志力、能入祕密內殿之人，很少需要經由毀壞肉身來釋放靈魂。是以，啟悟者的遺體得以保存，成為一種護符，或作為靈魂顯形於塵世的物質憑據。」

木乃伊製法初興之時，僅限法老及王族，被視為具有歐西里斯的神性。歐西里斯乃經木乃伊化的冥界神聖之王。



歐西里斯，冥界之王

歐西里斯常被描繪為：下半身封於木乃伊棺內，或以葬布緊裹。人之靈由三部分合成，僅其一者投生於肉體。人身便是這投生之靈的墳冢。故歐西里斯作為轉世自我的象徵，其下半身以木乃伊形貌呈現，正寓意著活靈囚於物質形體，由木乃伊棺所象徵。

神的主動原則與自然的被動原則，存有一段戀慕。二者結合，方生理性的造物。人是複合的受造：從父（主動原理）承繼神聖之靈，那渴慕向上的火焰——此乃其不朽的部分，自必朽形骸的塵泥中凱旋升起；在自然機體解體或重生之後，依然存留。另外也從母（被動原則）承繼身體——受自然律所轄，承載其必死人格、慾望、感官與情緒。埃及人亦信歐西里斯即尼羅河，其妹兼妻伊西斯則為沿岸土地；河水氾濫時，大地便結實豐收。尼羅河的濁水，正解釋了歐西里斯何以常呈烏木之色。

太陽，普世之神

太陽崇拜是最古老、最自然的宗教形式之一。現代繁複的神學體系，只是這樸素信仰的層層衍生與擴展。原始心智感知日輪的恩澤之力，便奉之為至高神的化身。關於太陽崇拜的起源，阿爾伯特·派克在《道德與教義》中簡明闡述：

「對原始民族而言，祂〔太陽〕是形體的內在之火，是自然的火焰，是生命、熱與光明的賦予者。祂是一切繁衍的根源，沒有祂，便沒有運動，沒有存在，沒有形體。在他們眼中，祂宏大、完整、不朽、無所不在。人類需要光，也需要祂創造的能量；對他們而言，最可怕的莫過於其隱沒。祂仁慈的影響力，使祂等同於善的原則。因此，印度人的梵天、波斯人的密特拉、埃及人的阿托姆、阿蒙、普塔與歐西里斯、迦勒底人的貝爾、腓尼基人的阿多奈、希臘人的阿多尼斯與阿波羅，皆乃太陽的人格化：那再生的原則，是世界存在得以延續、返老還童的豐饒象徵。」

古代諸國的祭壇、土丘與神殿，都曾奉獻於日輪的崇拜。這些聖地的遺址至今猶存：猶加敦與埃及的金字塔、美洲印第安人的蛇丘、巴比倫與迦勒底的金字形神塔、愛爾蘭的圓塔，以及不列顛與諾曼第那些未經雕琢的巨石環。《聖經》記載，建造巴別塔是為了讓人能上達於上帝，但這很可能是一座天文觀測臺。

許多早期的祭司與先知，不論異教或基督教，都通曉天文與占星。他們的著作須以古代學問為參照，方能最深切理解。隨著人類對天體結構與週期的認識增長，天文原理與術語也融入了宗教體系。守護神被賦予行星寶座，天體則以神祇之名命名。星辰劃分成星座；太陽與其行星巡行於星座之間，而行星又有衛星相伴。

太陽三位一體

在古代天文家的視野中，太陽居於諸天至高，因此被奉為最高神祇，成為造物主最高權威的象徵。對太陽權能與原則的深刻哲學思考，催生了今日所理解的三位一體觀念。三重神性的教義，並非基督教或摩西神學所獨有；在古今各大宗教的教義中，它都占有顯著地位。波斯人、印度人、巴比倫人與埃及人，各有其三位一體。每一種情況裡，都代表一個至高智性體的重重形態。現代共濟會以等邊三角形象徵神，三邊代表永恆者的原初顯現；永恆者自身，則被表徵為一縷微小火焰，希伯來人稱之為約德（Yod，י）。條頓神祕學家雅各·波墨稱三位一體為「三位見證者」；不可見者憑此向可見、可觸的宇宙顯明。

凡觀察太陽每日顯現之人，都不難看出三位一體的起源。這輪日體象徵一切光明，具有三個分明階段：日出、正午與日落。因此哲人將萬物生命分為三部分：生長、成熟與衰敗。在黎明與黃昏薄暮之間，是光耀燦爛的正午。神作為父，乃世界的造物主，以黎明為象徵，其色為藍，因清晨升起的太陽披著藍色霧靄。神作為子，乃受差遣在萬界為其父作見證的照明者，是正午的天上日輪，輝煌壯麗，是披鬃的猶大之獅，是金髮救世主。黃為其色，其權能無窮。神作為聖靈，

則是日落之相；此時白晝之輪披上熾紅火袍，在地平線上停息片刻，隨即沉入夜的黑暗，巡行下界，終又從黑暗中勝利再升。

對埃及人而言，太陽是不朽的象徵；它每夜死去，卻隨每一黎明復生。太陽不僅有每日行的軌跡，更有每年行的朝聖：它依次穿過天上十二宮，每宮停留三十日。此外還有第三條旅程，稱為分點歲差，以每七十二年一度的速率，逆行環繞黃道十二宮。

關於太陽每年穿越天上十二宮，32° 共濟會員羅伯特·休伊特·布朗如此陳述：「太陽行經黃道上的這些『活物』時，寓言上便說它取得所入星座的性質，或勝過該星座。太陽在金牛座成為一頭公牛，埃及人以阿匹斯之名崇拜，亞述人則稱貝爾、巴力或布勒。在獅子座，太陽成為殺獅者赫丘力士；在人馬座，成為弓手。在雙魚座，太陽是一條魚，即大衰，或非利士人與印度人的魚神毗濕奴。」

仔細分析異教世界的宗教體系，可見許多證據表明，其祭司侍奉的是太陽能量，且在各種情況下，其至高神乃神聖之光的人格化。戈弗雷·希金斯探究宗教信仰起源三十年後，斷言：「古代諸神最後都歸於太陽之火；有時此火即被視為神，有時是更高原則的象徵，或其神聖臨在；而這更高原則被稱為創造性存在或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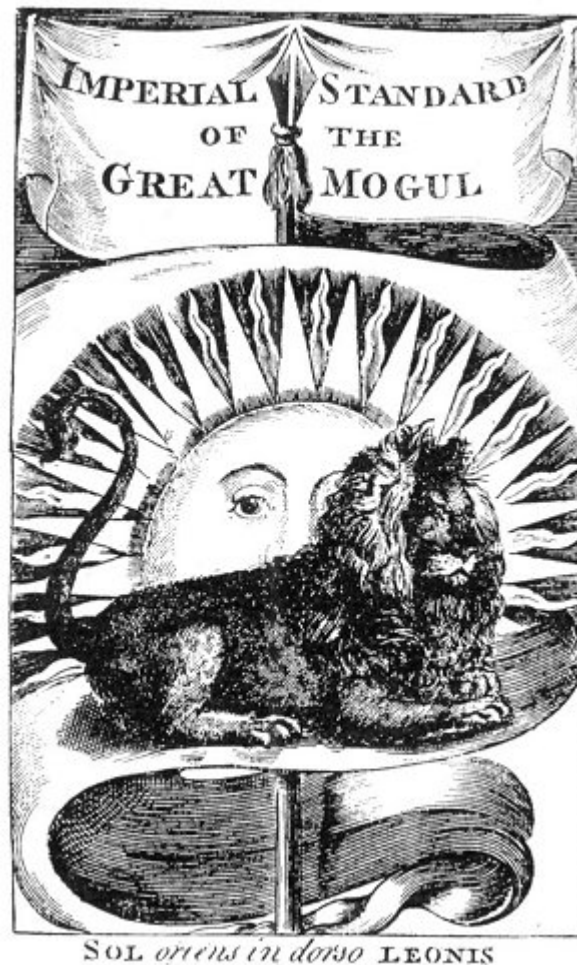
埃及祭司在許多儀式中披獅皮；獅皮象徵太陽圓盤，因為太陽在獅子宮中得擢升、具尊位，最為吉祥，而獅子宮受太陽治理，且曾一度為天穹拱門的拱心石。赫丘力士也是太陽神；這位大能獵人完成十二項功業，正如太陽穿越黃道十二宮，在其朝聖途中，為人類與整個自然完成十二項必要且仁慈的功業。赫丘力士如埃及祭司一般，以獅皮束腰。希伯來英雄參孫，如其名所示，也是一位太陽神。他與努比亞獅爭鬥，和非利士人所代表的黑暗力量交戰，以及搬走迦薩城門的著名事蹟，無不指太陽活動的種種面向。許多古民族不止擁有一位太陽神；事實上，所有男女神祇在某種程度上皆分有太陽的光輝。

各宗教祭司階層佩戴的黃金飾物，同樣暗示太陽的能量；君王之冠亦然。古時冠冕，常有多根尖端向外伸展，狀似太陽光芒。但現代慣例，多數已移除尖端，或令其向內彎曲，匯聚一點，並在交會處安放圓球或十字。古代許多先知、哲人與顯貴，手持頂端飾有日球及輻射光芒的權杖。地上一切王國，皆不過是天界王國的摹本；而天界王國最宜以太陽王國象徵：太陽為至高君主，諸行星為其密議大臣，萬物自然則為其帝國臣民。

許多神祇皆與太陽相連。希臘人相信，阿波羅、巴克斯、戴奧尼索斯、薩巴齊俄斯、赫丘力士、伊阿宋、尤利西斯、宙斯、烏拉諾斯與武爾坎，皆分享了太陽或顯或隱的屬性。挪威人視美麗的巴德爾為太陽神；奧丁則因其獨眼，也常與天上的圓盤相關聯。埃及人之中，歐西里斯、拉、阿努比斯、赫爾墨斯，乃至神祕的阿蒙，都與太陽圓盤有相似之處。伊西斯是太陽之母；即便是那毀滅者堤豐，也被視作太陽能量的一種形態。最終，埃及的太陽神話匯聚於一位神祕神祇——塞拉皮斯。中美洲的兩位神祇特斯卡特利波卡與羽蛇神魁札爾科亞特爾，雖常與風相關，卻無疑都是太陽神。

在共濟會中，太陽有許多象徵。所羅門之名 SOL-OM-ON，是三種語言中「至高之光」的稱呼，亦表達太陽能量。希蘭·阿比夫，即迦勒底人的希蘭（CHiram），同樣是太陽神；關於他遭惡徒襲擊並殺害的故事，連同其太陽象徵的解釋，詳見《希蘭傳說》一章。喬治·奧利弗博士在《共濟會象徵辭典》中，舉出一個鮮明例子，說明太陽在共濟會象徵儀式裡的重要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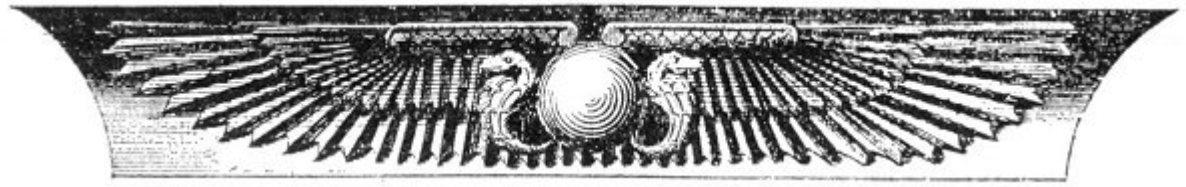
「太陽自東方升起，而東方正是崇敬會長所在之處。太陽既是一切光與熱的源頭，會長亦當如此，激勵眾弟兄，溫暖其心，使其投入工作。古埃及人視太陽為神聖天意的象徵。」祕儀大師身上裝飾著許多太陽權能的標識。天主教祭司祭衣背上，鍍金刺繡的日芒，正表示祭司乃是不敗太陽的使者與代表。



太陽之獅

出自莫里斯《印度古物志》

太陽升於獅背之上，或以占星而言，升於獅子座之背，向來象徵力量與王權。與圖中相似的標記也出現在波斯國旗上；波斯人歷來崇拜太陽。帝王常將地上權柄，關聯於天上太陽圓盤的力量，於是將太陽或某些象徵太陽的獸鳥，納為自身徽記。蒙兀兒皇帝的獅，凱撒與拿破崙的鷹，皆屬此列。



埃及有翼圓盤

出自莫里斯《印度古物志》

這個象徵常見於埃及宮殿與神殿的塔門之上，代表埃及三位一體的神格。那雙翼、雙蛇與太陽圓盤，分別標識著阿蒙、拉與歐西里斯。

基督教與太陽

記述耶穌生平事蹟者，出於自認充分的理由，認為有必要將他轉化為太陽神。歷史上的耶穌已被遺忘；四福音所載的顯著事件，幾乎都對應著天體的運行、相位或功能。

基督教從異教古昔借來的一則寓言，講述一位美麗、藍眼、金髮垂肩的太陽神：祂從頭到腳披著無瑕白衣，懷抱神的羔羊，象徵春分。這俊美青年，融合了阿波羅、歐西里斯、奧菲斯、密特拉與巴克斯的形象，與這些異教神祇都有若干相通之處。

希臘與埃及哲人將太陽一年的生命分作四段，便以四種不同形象來象徵這位「太陽人」。當祂在冬至誕生，則為尚須扶養的嬰兒。祂仍在冬日搖籃中時，黑暗諸力便欲將其毀滅，卻被祂以某種神祕方式逃脫。太陽在此季節氣力微弱，沒有金色光線（或髮辮）；但光明能熬過冬日黑暗，便以天界聖嬰頭上僅存的一縷細髮為象徵。（由於太陽誕生於摩羯宮，故也常被描繪為受山羊哺乳。）

春分之日，太陽已是俊美的青年。金髮如環垂落肩上，如席勒所言，光芒向無限的每一處伸展。夏至時，太陽化作壯年男子，鬍鬚濃密，在頂盛的成熟中，顯出大自然此刻最為強健豐饒。秋分一到，太陽便被描繪為駝背老者，白髮蕭疏，蹣跚步入冬日黑暗的遺忘裡。因此，十二個月便被賦予太陽，作為其一生的長度。其間，它以壯麗凱旋之姿環繞黃道十二宮。待到秋季，它如參孫踏入大利拉（室女宮）的屋中，光線遭剪除，氣力盡失。在共濟會裡，殘酷的冬月由三名殺手象徵；他們一心毀滅光與真理之神。

太陽來時，世人歡欣相迎；離去時，那段時日便被視為悲傷與不幸。這輝煌燦爛的白晝之輪，即是真光，「照亮所有來到世上的人」；祂是至高施恩者，令萬物從死裡復甦，餵養飢餓的群眾，平息風暴，死後復活，又使一切重獲生命。這人道與仁愛的至高之靈，在基督教世界中名為基督，諸世的救贖主，聖父的獨生子，話語成肉身，也是榮耀之希望。

太陽的誕辰

異教徒將十二月二十五日定為太陽之人的誕辰。他們歡欣喜樂、宴飲遊行、聚集成隊，在神廟中獻上祭供。冬日的黑暗已然過去，光耀之子正返回北半球。年老的太陽神以最後之力推倒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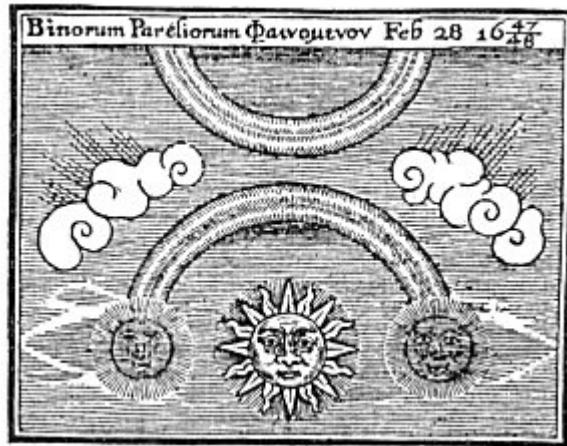
利士人（黑暗之靈）的房屋，為那天的新太陽清出一條道路，使其從大地深處、在下界象徵性的獸群之間誕生。

關於這慶賀時節，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一位匿名文學碩士，在其學術著作《人類：其起源與命運》中寫道：「羅馬人也有自己的太陽節，並在競技場舉行遊戲，以紀念白晝之神的誕生。時值一月朔日前第八日，即十二月二十五日。塞爾維烏斯註釋維吉爾《埃涅阿斯紀》第七卷第七二〇行時，維吉爾論及新太陽；塞爾維烏斯說，嚴格而言，太陽是在一月朔日前第八日更新，正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利奧一世時代（Leo, *Serm. xxi., De Nativ. Dom.* p. 148），若干教父曾言，使（聖誕）節日顯得莊嚴的，與其說是耶穌基督的誕生，不如說是太陽的歸返，或如他們所稱——太陽的新生。也正是同一日，羅馬慶祝『不敗太陽』的誕辰（*Natalis solis invicti*）；此事可見於君士坦丁與尤利安時代刊行的羅馬曆書（《太陽頌歌》，p. 155）。『不敗者』這稱號，與波斯人授予太陽神的稱號相同；他們以密特拉之名崇拜此神，並讓祂生於石窟（Justin. *Dial. cum Trips.* p. 305），正如基督徒以基督之名，描繪祂生於馬槽。」

關於天主教聖母升天節及其在天文上的對應，同一作者又說：「八個月終了，太陽神既已壯大，穿越第八星座，便在其熾烈的行程中，將天界童貞女吸收；她隱沒於其子的明亮光輝與榮耀之內。此現象每年約在八月中旬出現，由此產生一個留存至今的節日；在這節日裡，人們認為基督之母離棄塵世生命，與其子的榮耀相融，並升天居於其子之側。科盧梅拉的羅馬曆（*Col. 1. II. cap. ii.* p. 429）標示室女座在此時死亡或消逝。他說，太陽於九月朔日前第十三日進入室女座。天主教徒便將此時訂為聖母升天節，亦即童貞女與其子重聚之節。此節昔日稱為聖母遷逝節（Beausobre, tome i. p. 350）；《教父文庫》（*Bibl. Part. vol. II. part ii.* p. 212）中亦有一段關於聖母遷逝的記載。古希臘人與羅馬人，也將阿斯特賴亞的升天定於同一日；她亦是這同一位童貞女。」

這位童貞母親誕下太陽神的意象，已被基督教忠實保存；它使人想起其埃及原型伊西斯，以及賽伊斯神廟上關於她的銘文：「我誕育的果實是太陽。」早期異教雖將童貞女關聯於月亮，卻也深知她位居天穹中的星座。幾乎所有古老民族皆稱她為太陽之母，並曉得室女座雖非月亮所居，卻能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自其側脅娩出太陽。大阿爾伯特曾言：「在我主耶穌基督誕生之時，天上童貞女之星座，恰升臨地平線上。」

若干阿拉伯與波斯星象家，將獵戶腰帶三星喻為朝拜幼年太陽神的賢士。《人類：其起源與命運》一書補述：「巨蟹座於午夜升至天頂，其中有馬槽與驢的星群。古人稱之『朱庇特的馬槽』。北天可見大熊座諸星，阿拉伯人謂之馬大與馬利亞，亦稱拉撒路之棺。」於是異教祕傳之學融入基督教，儘管鑰匙早已失落。教會盲目因襲古俗；遇人詰問，便以淺薄敷衍之辭應對，或忘卻、或漠視這不容爭辯的事實：每一宗教，皆建立在其前身宗教的祕密教義之上。



三個太陽

（出自利里《1648、1649 與 1650 年占星預言》）

以下對此現象的記述，見於耶利米·沙克利一六四八年三月四日在蘭開夏所寫的信：「上週一，二月二十八日，太陽升起時，左右各出現一個幻日，估計距太陽約十度；它們始終與太陽保持相同的高度，在地平線之上與天頂距離相等。而背向太陽的部分，似有數道明亮光芒射出，如太陽從雲後透出的光線，卻更為耀眼。面向太陽的部分顏色駁雜，其中翠綠與緋紅最為顯著。稍高處有一道稀薄彩虹，幾乎難以辨認，色澤鮮明，凹面朝向太陽，兩端似要觸及幻日。更高處的清透空氣中，又現出另一道醒目的彩虹，染著各種顏色；依我所能辨識，它幾乎接近天頂；其半徑似乎略小於前一道，二者背對背，中間仍隔一段距離。快到滿月顯現的時刻，它們消失了，留給觀者極大的惶恐與驚異。」（見威廉·利里。）

三重太陽

古代賢哲認為，日輪亦如人的本性，可分為三重之體。依祕教之說，每個太陽系皆存三陽，彷彿個體生命的三重核心。三者稱作三道光：靈性太陽、智性太陽或靈魂太陽，以及物質太陽（今以共濟會三燭為象）。靈性太陽彰顯聖父之大能；靈魂太陽流瀉聖子之生命；物質太陽乃聖靈顯現之載體。祕修者亦將人的本性劃為三重：靈、靈魂、肉體。肉身由物質太陽賦形注生；靈性本質受靈性太陽照亮；心智本性則賴真實的恩典之光所救贖，即靈魂太陽。這三重太陽在天界中的排列，曾被用來解釋一項奇特現象：行星軌道並非圓形，而是橢圓形。

異教祭司一向把太陽系視為一個「宇宙大人」，並以人體三大生命中心：腦、心與生殖系統，來類比太陽系中三個活動中心。耶穌變容時所述三座會幕，最大者居中（心），較小者分列兩旁（腦與生殖系統）。三陽並存之哲思，或源於史上屢現的異象：公元五十一年，天際曾同現三輪紅日；六十六年復見此景。六十九年，則有二日並升。據威廉·利里所載，自一一五六至一六四八年間，類似天象見諸記載凡二十次。

赫爾墨斯學者將太陽視為物質界至高的施恩者，遂信另有靈性太陽，照應自然中不可見而神聖的部分——無論在人之內，或在宇宙之中。帕拉塞爾蘇斯嘗論此主題：「世有一物質太陽，為一切熱力之源；目能視者見其形，盲者亦感其溫。另有一永恆太陽，乃萬慧之源；靈覺已甦者得見其光、識其存在；未臻此境者，猶可憑那名曰直覺的內在之能，覺其力量。」

若干玫瑰十字學者為太陽三相賦予特殊之名：靈性太陽稱武爾坎；靈魂太陽與智性太陽分別名為基督與路西法；物質太陽則謂猶太巨匠造物主耶和華。此中路西法象徵未受靈性照亮的心智，故為「虛偽之光」。偽光終將被靈魂的真光所勝服並救贖；此真光稱為「第二邏各斯」或「基督」。將「路西法式智性」轉化為「基督式智性」的祕密過程，乃煉金術一大玄機，並以賤金屬化黃金為喻。

法蘭茲·哈特曼於罕見之作《玫瑰十字會祕密象徵》中，自煉金視角界定太陽：「智慧之象徵。乃力量之中心，或萬物之心。太陽是能量中樞與力量之庫。每一生命體內皆藏一生命中心，可滋長為一輪太陽。於再生者心中，神聖之力受邏各斯之光激發，逐漸長成一輪太陽，照亮其心智。」同書註腳更進一步闡釋：「塵世太陽乃天界不可見之太陽的映象；前者在物質界，後者在靈性界；但前者的力量乃受自後者。」

古來諸教多認同，可見的物質太陽並非力量本源，而只是其反射。太陽時而被繪為太陽神臂上所持之盾，如北歐太陽神祇弗雷。物質太陽映照那不可見靈性太陽的光輝；後者方為生命、光明與真理的真源。宇宙的物質本性是承納的，屬結果之域。諸般結果的不可見之因，則歸於靈性界。故靈性界是因之域；物質界是果之域；而心智或靈魂之界，乃中介之域。因此，基督作為高等心智與靈魂本性的化身，被稱為「中介者」；祂憑其位分與權能說：「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太陽之於太陽系，猶如靈之於肉身；人之本質、器官、功能，皆如行星環繞中央生命——太陽——並靠其光熱而活。人內在太陽力量分為三重，稱為人的三重靈性。據說這三重靈性本質光輝超然；三者合一，便構成內在的神性。而人的三重低等本性是肉體、情感與心智——映照自三重神性之光，並在物質界為其作證。人的三重身體以倒三角為象徵；三重靈性則以正三角為象徵。兩者相疊成六芒星，猶太人稱之「大衛之星」、「所羅門印」，今多謂「錫安之星」。這三角形象徵靈性宇宙與物質宇宙，於人身之中交會；人既屬自然，亦分神性。人的獸性扎根大地，神性歸屬天界，人性則居兩者之間。

太陽的天界居民

玫瑰十字會與光明會描繪天使、大天使等天界眾生，稱其如小太陽，乃輻射能量之中心，四周縈繞著氣場流光。世人以為天使有翼，正源於這些外湧的氣場流光。這些翅翼如光冠般展開；天界生靈便藉此推動自身，穿行於超物質界的精質之中。

真正的神祕學家皆否認天使具人形之說，縱然藝術裡常如此描摹。在他們藉空靈基質顯現時，人形根本派不上用場。科學界長年爭論其他行星可否居人。反對者主張：火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之環境，不容人體組織存活。此說未考慮到自然普遍的適應法則。古人聲稱生命源於太陽，萬物沐浴日光時，皆能吸收太陽生命元素，日後再以動植物之形放射而出。有些哲學觀念視太陽為親，行星為子；行星仍以空靈臍帶與太陽相連，此帶輸送生命與滋養至諸星。

若干祕密教團曾教導：太陽上居有一類生靈，其身由輻射的靈性以太構成，質地似太陽發光球體本身。太陽之熱不傷其分毫，因它們組織精微敏感，足以與太陽極高振動速率諧和。這些生靈形如微縮太陽，大小略逾餐盤，然其中力量較強者體積更大。其色如太陽金白之光，四條氣場流光自其流溢而出。此氣場流光極長，且恆動不止。其球體結構可見特殊搏動，如漣漪傳至流溢的流光。其中最偉大、最明亮者，乃大天使米迦勒；而同他居於太陽之上的生命階序，現代基督徒稱之「大天使」或「光之靈」。



蘇利耶，太陽攝政者

出自穆爾《印度萬神殿》

穆爾如此描述此像：「此像高九英寸，展現榮耀的白晝之神，手持毗濕奴法器，坐於七首蛇上；其車由一匹七首之馬牽引，由無腿的阿魯那駕馭——阿魯那乃黎明，亦即曙光的化身。」（見穆爾《印度萬神殿》。）

煉金象徵學中的太陽

金是太陽的金屬，許多人視之為凝固的陽光。煉金術論著提及金時，既可指金屬自身，亦可指天上圓盤，乃金的源頭或其靈。硫黃因其火性，亦與太陽相繫。

金象徵靈，而賤金屬代表人的低等本性，某些煉金術士便被稱為「礦工」，描繪為持鎬執鏟，掘入大地，尋找珍貴金屬，也就是埋藏於物質與無知土性中的精微品格。黑炭核心隱藏鑽石，亦說明同一道理。光明會將海底牡蠣殼內隱藏的珍珠，喻指靈性力量。於是求道者成為採珠人：他沉入物質幻象之海，尋覓真知；入門者稱此真知為「重價珍珠」。

煉金術士說宇宙萬物皆含金的種子，意謂即使沙粒也有靈性本質，因金乃萬物之靈。關於這些靈性金種，下列玫瑰十字格言極具深意：「種子若不置於相應母基，便無用無力。」法蘭茲·哈特曼如此闡釋：「靈魂若無相應身體，便不能發展進步，因物質身體正供給其成長的材料。」（見《在智慧聖殿前殿中》。）

煉金術的目的，非從無中生有，而是使既存之種受孕滋養。其過程並非創造金，而是令永在的金種生長繁盛。凡存在者皆有一靈，即內在的神性種子；所謂再生，並非將原無之物植入其中。再生的真義，在於促使人內無所不在的神性開展，令其如太陽照耀，光照一切所觸之物。

午夜太陽

阿普列尤斯曾記其入門情景（見第三章）：「午夜時分，我目睹太陽煥發璀璨光芒。」這午夜太陽亦是煉金術奧秘的一部分，象徵人內在之靈穿透肉身機體的黑暗而發光。它亦指太陽系中靈性太陽本身；神祕學家能在午夜觀之，正如在正午時那般清晰，物質地球無法阻擋這神聖太陽的光線。有人說，埃及祕儀神廟夜間所現的神祕光輝，乃祭司以魔法之力匯聚而來的靈性太陽反照。在那部著名的共濟會寓言《伊蒂多帕》（Etidorhpa，Aphrodite「阿芙蘿黛蒂」倒拼），「我是那人」在地表下十英里處所見的奇異之光，很可能指涉古代祕儀中的神祕「午夜太陽」。

善惡原則相爭的原始觀念，往往建基於晝夜交替之上。中世紀時，黑魔法必在夜間施行；侍奉惡靈者被稱為黑魔法師，侍奉善靈者則為白魔法師。黑與白分別連繫夜與晝；光明與陰影的無盡衝突，在諸民族神話中屢被隱晦提及。

埃及惡魔堤豐被塑為半鱷半豬，因兩者外貌性情皆粗濁屬土。世界肇始以來，眾生便畏懼黑暗；少數以黑暗掩護行跡的生物，通常皆與惡靈相連。故而貓、蝙蝠、蟾蜍與貓頭鷹皆與巫術牽繫。歐洲若干地區至今仍信，黑魔法師夜間化作狼形，四處毀物傷人。狼人傳說即由此觀念而起。蛇因居地下，便與黑暗之靈結聯。善惡之戰的核心，在於如何運用自然的創生力；有翼之蛇便象徵人脫離獸性的重生，或象徵那些已完成此重生的偉大者。埃及圖像中，常見太陽光線末端化作人手。此手與共濟會著名的獅爪之間存在關聯；獅爪以其握力令萬物復甦。

太陽色彩

長久以來所謂「三原色」與「四次色」說法，全然是外傳說法；因自古以來，人們便知原色實有七種而非三種，只是人眼僅能分辨其中三者。因此，縱然綠可由藍黃混合而成，另有一種真正的、本原的綠色，並非複合之色。以稜鏡分解光譜，即能證實此事。亥姆霍茲發現，光譜中那些所謂次色，無法被分解為其假定的原色。故光譜中的橙色通過第二個稜鏡，並無法分解為紅與黃，仍維持橙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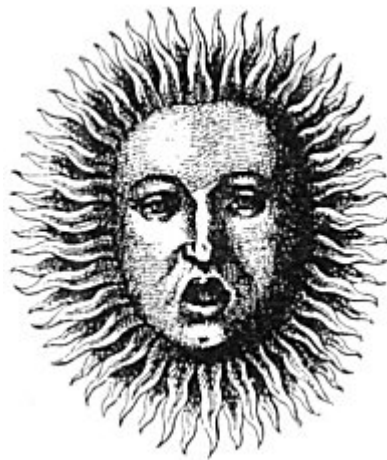
意識、智性與力，以藍、黃、紅三色象徵。諸色的療效亦契合此觀念；藍是精微、安撫、帶電之色；黃是生發且精煉之色；紅則是激動與供熱之色。礦物與植物也證實能依其顏色影響人身

構成。故黃花所產出的藥物，作用於人體時與黃光或樂音「mi」相類。橙花的作用則與橙光相似；而橙既是所謂次色之一，便對應於音「re」，或對應於「do」與「mi」之和弦。

古人認為人之靈對應藍色，心智對應黃色，身體對應紅色。故天界為藍，塵世為黃，地獄或下界為紅。地獄的火焰景象，只是象徵構成其界域的力量本質。在希臘祕儀中，非理性界一向被視為紅色，代表意識狀態受低等本性之激情所奴役。在印度，若干神祇被繪成藍膚，通常是毗濕奴的屬性，以表其神聖且超世間之構成。依祕傳哲學，藍色才是太陽真正而神聖的色彩。這圓盤外觀所呈橙黃色調，是其光線浸入幻象世界物質的結果。

在基督教會原始的象徵體系裡，顏色居於首位，且使用方式依循精心制定的規範。然而自中世紀以降，人們對顏色的漫不經心，使其更深象徵意義漸失。在其原始面向中，白或銀表示生命、純潔、無辜、喜樂與光；紅表示基督與聖徒的受難與死亡，也表示聖愛、血、戰爭或苦痛；藍表示天界，及虔敬與冥想的境界；黃或金表示榮耀、豐饒與良善；綠表示多產、青春與繁榮；紫表示謙卑、深情與悲傷；黑表示死亡、毀滅與屈辱。在早期教會藝術中，袍服飾物的顏色，也揭示一位聖徒是否殉道，以及他因何種功業而得封聖。

除光譜諸色之外，尚有無數色彩振動波；其中有些頻率過低，有些過高，皆非人類視覺器官所能感知。一想到人類對這抽象空間的遼闊視域如此無知，實令人震駭。正如昔日人類探索未知大陸，未來也將憑藉特製的奇異器具，探入光、色、聲與意識中那些鮮為人知的祕境。



太陽之容

出自《蒙福孔古物志》

此處，太陽日冕以獅鬃形式呈現。這暗指在某個時期，夏至曾位於天界之獅——獅子座。

黃道十二星座

行星、日月與星座方面的研究，究竟如何影響古代宗教、哲學與科學，此時已難以評估。波斯賢士被稱為「觀星者」，自有其理。埃及人精於計算天體之力與運行，及其對國運與個人命運的影響，故獲得特殊尊稱。世界各處皆發現原始天文觀測臺遺跡，縱使現代考古學者多半不明這些建築的真正用途。古代天文家沒有望遠鏡，卻以鑿就的花崗岩塊、或以錘製的黃銅與銅片為儀器，完成諸多驚人計算。在印度，此類儀器至今仍在使用，且極其精準。拉傑普塔納的齋浦爾，至今仍有巨石日晷構成的觀測臺持續運作。北京城牆上著名的中國觀象臺，則以巨型青銅儀器為主，其中包含一具無透鏡的空管望遠鏡。

異教徒視星辰為生靈，能左右個人、民族與種族的命運。早期猶太族長相信天體影響人事，《聖經》文學處處可見此種信念，如《士師記》所言：「眾星自天上爭戰，循其軌道攻擊西西拉。」迦勒底人、腓尼基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與中國人，皆有大體相似的黃道十二星座；不同學者也將各自民族視為占星術與天文學的發祥地。中美洲與北美洲印第安人亦通曉黃道十二星座，然其星座圖式與數目，在諸多細節上有別於東半球的情形。

「星座」（Zodiac）一詞源於希臘文 ζῳδιακός (zodiakos)，意為「動物之環」，或如某些人所信，指「小動物」。古代異教天文家以此稱呼一條恆星帶，寬約十六度，且看似環繞地球。32° 共濟會員羅伯特·休伊特·布朗指出，希臘文 zodiakos 來自 zo-on，意為「動物」。他並補充：「後者源於原始埃及字根 zo（生命）與 on（存在者）之結合。」

希臘人及其影響下的民族，將黃道帶分為十二區，每區寬十六度、長三十度。這些分區稱為黃道星座。太陽於每年巡行中，依次穿越各星座。人們在這些矩形界域內的星群中，勾勒想像的生物；因其中多數呈動物或半動物之形，後世遂稱之為黃道星座。

關於星座動物的起源，一說認為出自牧人想像；牧人夜間看守羊群，為排遣心思，便在空中描畫動物鳥類之形。此說須將「牧人」解釋為古代的牧者祭司，方能成立。黃道星座不大可能源於今日所現的星群。更合理的解釋是：分配予十二星座的動物，象徵太陽行經黃道帶不同區域時，其力量的性質與強弱。

理查·佩恩·奈特論及此主題時寫道：「某些動物所象徵的含義，其實只是將某種特性加以概括；因此心智自然可輕易發明或察覺。星群以動物命名，卻與該動物毫無相似；因而，這僅是約定俗成的符號，用以區分天空的若干區域，歸於各動物代表的人格化屬性。」（《古代藝術與神話的象徵語言》）

部分權威主張，黃道最初分為十星座而非十二，或稱十個「太陽居所」。早期測量月份、年份與季節，曾有兩套標準：一依太陽，一依月亮。太陽年由十個月組成，每月三十六日，另加五

日奉予諸神。陰曆年則含十三個月，每月二十八日，再餘一日。當時的太陽黃道僅由十星座構成，每星座三十六度。

十二星座黃道的前六星座被視為吉祥，因太陽行經北半球時所居。依波斯人所言，阿胡拉·馬茲達以和諧與和平統治宇宙的六千年，正象徵這六星座。後六星座則被視為兇險，因太陽行經南半球時，希臘人、埃及人與波斯人所居之地正值冬季。故此六個月象徵波斯惡靈阿里曼帶來的六千年苦難；阿里曼意圖顛覆阿胡拉·馬茲達的權能。

主張黃道在希臘人修訂前僅有十星座者，提出證據稱：天秤星座乃後世添入，原本合一的「室女-天蠍」星座一分為二，從而在北升星座與南降星座的均衡點上，安置了「天秤」。（見哈格雷夫·詹寧斯《玫瑰十字會士：其儀式與奧秘》。）論及此主題，艾薩克·邁爾指出：「我等認為黃道星座原為十個，代表一宏偉的雌雄同體之人或神祇；其後變動，生出天蠍與室女，成十一星座；再後又自天蠍取出天秤，遂成今日之十二星座。」（《卡巴拉》）

每年太陽繞行整個黃道，回歸其出發點，即春分點；然每年皆稍延遲，無法於規定時間內完整繞行一周。因而太陽穿越天球赤道的位置，總略落後於前一年的穿越點。黃道每星座三十度；太陽約每七十二年晚一度，故約以二千一百六十年逆行穿越一整個星座，約以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年行經整個黃道。（各方權威對這些數字意見不一。）這種逆行運動稱為分點歲差。這意味著，在一個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年的太陽大年或柏拉圖年中，十二星座各自有二千一百六十年居於春分點，隨後讓位給前一個星座。

古人總以太陽在春分時所經星座的形象與性質，作為太陽的象徵。近兩千年來，春分時太陽穿越天赤道的位置，一直落在雙魚座。在此之前的2,160年，則穿越白羊星座。再往前，春分點落在金牛座。此星座之所以被賦予公牛的形象與特性，很可能是因古人以牛耕田，而耕犁開畦的時節，正與太陽行至金牛座天區的時間相合。

阿爾伯特·派克描述了波斯人對此星座的敬畏，以及其間流行的占星象徵之法：「在瑣羅亞斯德的入門洞穴中，太陽與諸行星以及黃道，皆以寶石與黃金示於頭頂。太陽顯從金牛背上升起。」金牛座中也可見「七姊妹」——神聖的昴宿星團；在共濟會裡，此乃神聖階梯上端著名的七星。

當春分位於金牛座的時期，古埃及人將聖牛阿匹斯獻於太陽神；太陽神跨入北半球之際，以自身臨在灌注金牛座，人們便經由對應的動物敬拜祂。古語說天上公牛「以其角破開年之卵」，意義正在於此。

桑普森·阿諾德·麥基在《古人的神話天文學證明》中，提出公牛在埃及象徵學裡的兩點有趣觀察。麥基認為，兩極交替的地球運動，導致赤道與黃道帶相對位置發生巨大改變。他認為黃道帶原本與赤道成直角，巨蟹座與北極相對，摩羯座與南極相對。俄耳甫斯傳統中，蛇纏繞宇宙卵的象徵，或許試圖描繪此情形下，太陽相對於地球的運動。麥基提出克里特迷宮、阿布拉克薩斯之名與魔法咒語「阿布拉卡達布拉」等，來支持其理論。關於「阿布拉卡達布拉」，他說：

「公牛逐漸消隱的重大天文事實，最巧妙地體現在這串字母依次消失，寓意尤為鮮明。因『阿布拉卡達布拉』即是公牛，唯一的公牛。古句分解如下：Ab'r-achad-ab'ra，亦即 Ab'r，公牛；achad，唯一。Achad 是太陽的名字之一，因他『獨』自照耀，白天時是唯一可見的星。餘下的公牛 ab'ra，使全句成為：公牛，唯一的公牛。此名每次略去一字母，直至全數消失，乃記憶此事最簡單、也最令人滿意的方法。而在上述儀式中賦予公牛的索拉庇斯，或塞拉庇斯之名，更使此事無可置疑。這個字（Abracadabra）以十一個遞減階段消失，如圖所示。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具三首軀體被一條盤成十一圈蛇纏繞，置於索拉庇斯旁；蛇的十一圈形成一個三角形，與『阿布拉卡達布拉』十一條遞減行所成者相似。」

世界上幾乎每一宗教都有受占星影響的痕跡。猶太人的《舊約》因其著作籠罩於埃及文化之下，充滿占星與天文寓言。希臘、羅馬幾乎所有神話，都可追溯至星群。有些作者認為，希伯來字母表最初的二十二個字母源自星群，而天穹之壁上的星辰文字，指的是由恆星作輔音、行星或發光天體作母音，拼綴而成的詞語。它們不斷變化組合，若能正確閱讀，便可拼出未來的預言。

黃道帶標記太陽穿行諸星座的道路，遂形成季節現象。古代年份測定以分點與至點為基礎。一年總始於春分，三月二十一日歡慶太陽沿黃道弧向北穿越赤道。夏至是太陽到達最北位置，定於六月二十一日。此後太陽下降趨向赤道，於九月二十一日秋分時再向南穿越。冬至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太陽到達最南位置。

黃道十二星座中，四星座永屬分點與至點；縱使如今其星座早已偏離古人劃分之城，現代天文仍以它們為計算根基。因此，春分仍言發生於白羊座。諸獸之中，以公羊領天穹羊群，列於黃道帶之首，倒也合宜。基督降生前數百年，異教已崇奉此星座。戈弗雷·希金斯曾道：「此星座名為『神之羔羊』，亦稱『救贖主』，據言救人脫罪。祂始終被尊稱為『主』，又被呼為『除去世人罪孽之神之羔羊』。信徒連禱，聲聲祈求：『神之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者，憐憫我們。賜我們祢的平和。』」由此可知，神之羔羊實為太陽之稱；相傳太陽每年於北半球白羊座重生，然因星座與星群已有偏差，其實太陽已升於雙魚。

夏至發生於巨蟹座；埃及人稱之聖甲蟲，屬金龜子科，尊為蟲王，奉作永生之象徵。巨蟹座以此奇蟲為象徵，因太陽過此星座後，便開始倒行，沿黃道弧下墜。巨蟹座象徵生殖，因它是月亮之星座；月亮為萬物母，守護自然生命力。希臘月神狄安娜，亦號世界之母。談及女性原則之崇拜，理查·佩恩·奈特寫道：

「她牽引海潮，使海水起伏，因而自然被視為濕潤之主；又因似乎強烈影響女性體質，也被視為滋養與被動生殖的守護者和調節者。據說她的海仙女侍從皆出自海洋；亦常以海蟹為象徵。此動物有一特性：肢體若傷殘，能自斷之，且原處再生新肢。」（《古代藝術與神話的象徵語言》。）此水象星座既象徵自然母性，又被異教視為一切生命之源，自然且一貫地成月亮居所。

秋分則位於天秤星座。天秤傾斜，太陽始向冬天宮位巡行。天秤座置於黃道中以象徵抉擇之力；人憑此權衡一事與另一事。數百萬年前，人類仍在發展，如天使般不辨善惡。待諸神賜予心智之種，人遂墜入善惡認知之境。人從自身對環境的心智反應中，蒸餾經驗之果；此果助他重拾

失去之位，更添個體智性。帕拉塞爾蘇斯有言：「身出自元素，靈魂出自星辰，靈出自神。智性所能構想一切，皆來自星辰〔指星辰之靈，非物質星座〕。」

冬至理論上在摩羯座；此星座號稱死亡之星座，因北半球冬時，萬物生機降至最低。摩羯為複合之獸，頭部與上半身為山羊，下接魚尾。太陽在此星座，於北半球最為乏力；而太陽一過此星座，立時轉強。故希臘人傳說朱庇特（太陽神名之一）曾受山羊哺育。約翰·科爾於《論埃及坦提拉圓形黃道圖》中，為黃道象徵添一新解：「因此，魚身升起山羊的象徵〔摩羯〕，恰可喻巴比倫高聳如山的建築，自低窪沼澤之地聳起；山羊雙角，則象尼尼微與巴比倫二城，一築於底格里斯河，一築於幼發拉底河；然二者皆受同一主權統轄。」

太陽逆行穿越一黃道星座需二千一百六十年，常稱一時代。依此系統，便依太陽於春分穿越赤道時所經之星座來取名。遂有金牛時代、白羊時代、雙魚時代與寶瓶時代諸稱。在這些時期或時代中，宗教崇拜會呈現相應天象的形式；據說太陽也如靈魂取身一般，化身為該星象人格。十二星座乃其胸牌寶石；光輝逐一從中照耀。

考察此系統，便易明瞭何以地球歷史各時代採用不同宗教象徵。太陽居於金牛座那二千一百六十年間，傳說太陽神取阿匹斯之身，公牛遂成歐西里斯聖獸。（關於占星時代與聖經象徵之關聯，詳見馬克斯與奧古斯塔·福斯·海因德爾合著《星辰的信息》。）白羊時代，羔羊被視為神聖，祭司稱牧者。綿羊、山羊獻於祭壇，替罪羊則承擔以色列之罪。

雙魚時代，魚為神之象徵，太陽神以兩小魚飽饗群眾。英曼《古代信仰》卷首圖中，女神伊西斯頭頂一魚；印度救世神克里希納某一化身，亦從魚口拋出。

耶穌不僅常被稱為「得人的漁夫」；約翰·P·倫迪更寫道：「『魚』實為一組稱號的縮寫：耶穌基督、神之子、救贖主與十字架。聖奧古斯丁亦曾解釋：『若將五個希臘詞 Ἰησοῦς Χριστός Θεοῦ Υἱὸς Σωτὴρ 的首字母相連，便成 ΙΧΘΥΣ，即「魚」。此詞暗藏奧祕，喻指基督能在這必朽的深淵中，如魚遊於水，安然無瑕。』」（《基督教紀念物》）許多基督徒守星期五，此日奉獻於童貞女（維納斯），於是食魚避肉。魚形標記乃基督教最早象徵之一；若畫於沙地，便悄然告知同信者在近處。

寶瓶座又稱「持水者之星座」，即《新約》中肩扛水罐之人。其形象或為天使，傳說為雌雄同體，時而傾甕倒水，時而負器於肩。東方民族則多以單一水器呈現。愛德華·厄珀姆在《佛教史與教義》中形容此星座「形如壺，色介乎藍黃之間；寶瓶座為土星之獨宮。」

赫歇爾發現天王星後（偶以發現者名之稱呼），寶瓶座後半便歸屬於這顆行星家族的新成員。自寶瓶甕中傾流之水，屢以「永生之水」之名現於象徵體系。諸星座皆然。因此，太陽循行所至，便決定了人類敬拜至高神的形式。

占星哲學存兩大體系。其一為托勒密之地心說：以地球為太陽系中心，日月星辰皆繞之旋轉。天文學雖證此說有誤，但數千年來，它在應用於塵世萬物的物質性質時，已證明相當準確。細讀偉大神祕學家的著作與圖表，便會發現：其中許多人還熟知另一種天體排列法。

另一體系稱日心說，將太陽置於所屬的星系中心，行星與衛星皆繞日運行。然而，日心體系最大的困難在於：它相對較新，尚無足夠時間加以驗證，並系統整理其各種相位與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地心占星顧名思義，限於塵世自然層面；日心占星則可用以剖解人之更高智性與靈性稟賦。

須緊記一點：古人稱太陽位於某黃道星座時，實指太陽居於對向星座，將其長光投射於該星座。故謂太陽在金牛座，天文意義實為太陽位於其對向星座天蠍。由此衍生二派哲學：一為地心外傳，一為日心祕傳。無知群眾崇拜太陽所映照之星座——前述情境中即公牛；智者則敬奉太陽真居之星座——天蠍，亦即蛇，那隱藏靈性奧祕的象徵。此星座有三象。最常見者為蠍；古人稱其「背刺者」，喻欺詐與扭曲。其二較罕見，為蛇，古人常以此象徵智慧。

天蠍最罕見之形，當屬鷹。此星座星群排列，狀如飛鳥不亞於蠍。天蠍既為玄祕入門之星座，飛鷹作為百鳥之王，便代表天蠍最高最靈性的型態，超脫地上毒蟲。天蠍——黃道中與金牛相對的星座——也隨密特拉攻擊公牛；春分與秋分的精靈則常在一旁，分別呈現歡欣與哀悼之姿。E·M·普倫基特閣下於《古代曆法與星座》中寫道：「蠍（黃道中與金牛相對之天蠍座）與密特拉共擊公牛，而春分秋分之靈總在場，姿態或喜或哀。」

埃及、亞述、巴比倫人既視太陽為公牛，遂稱黃道為一道道壟溝；偉大的天上公牛拖曳日犁行經其間。於是民眾獻祭，引華美公牛遊街；公牛身飾花環，祭司、殿中舞女與樂師環繞。哲學上的精英並不參與這些偶像崇拜儀式，卻主張保留它們，認為這最適合大眾的心智類型。這少數人領悟更深；他們額上的天蠍之蛇——那「聖蛇冠」——即為明證。

太陽光常被象徵如蓬亂鬃毛。論及獅子星座的共濟會意義，32°會員羅伯特·休伊特·布朗寫道：「六月廿一日，太陽抵夏至時，獅子星座僅先於日三十度，似在前引路，以其力爪助太陽升至黃道穹頂之巔。獅子座與太陽重返權能與榮耀之位——天穹王拱之巔——有著明顯關聯，這正是古人如此尊崇此星座的主要原因。占星家稱獅子座為『太陽的獨宮』，並謂世界創於太陽居此星座時。『東西方皆崇獅，埃及墨西哥亦然。不列顛德魯伊首領亦號稱獅。』」（《星辰神學與共濟會天文學》）如前文地心與日心占星之別所述，待寶瓶時代全然確立，太陽將位於獅子座。屆時，世界各祕密宗教將再次以「獅爪之握」舉起入門者。（拉撒路將到來。）

黃道淵源之古老，爭議甚大。若主張其僅始於基督紀元前數千年，則此考據者實犯大錯。黃道必然極為古老，其符號與象徵恰與當時星座位置吻合，且星座所屬動物的自然特性，也能體現太陽十二個月中活動的主要特徵。有學者經多年鑽研，斷言人類對黃道的認知，至少已有五百萬年之久，很可能是承自亞特蘭蒂斯或利莫里亞文明的諸多遺產之一。約在基督紀元前一萬年，曾有一段漫長的晦暗時期，知識遭壓制，泥板被毀，紀念碑拆除，先前文明的一切痕跡皆被抹去。唯有寥寥銅刀、些許箭鏃，以及岩洞壁上粗拙刻痕，默然見證那湮滅時代之前的文明。各處殘留的巨型建築——如復活節島上奇異的獨石像——證明失落的藝術、科學與人種曾經存在。人類極為古老。現代科學以萬年計其年歲；神祕學則以千萬年計。古諺云「大地母親已將諸多文明從背上抖落」，而在白人出現前的數百萬年，占星與天文原理便已成形，此言不虛。

古代神祕學家對演化原則有非凡洞見。他們認為一切生命皆在「成為」某物的不同階段。沙粒正於意識中「成為」人——未必於形貌；人類正「成為」行星；行星正「成為」太陽系；太陽系正「成為」宇宙鏈；如此無窮無盡。太陽系與宇宙鏈之間，有一階段名為「黃道」；故他們教導：終有一日，太陽系將分解成一個黃道。黃道十二星座成為十二天界階序的寶座——或如某些古人所言，十道神聖秩序的寶座。畢達哥拉斯曾教導：十，即十進制之基，乃最完美的數；他以「小四元數」象徵十，即十點排列成正三角形。

早期觀星者將黃道分作諸星座後，指定每星座中最亮的三星共治其域。隨後又將每星座均分三段，各十度，稱為「旬度」。旬度再分為二，於是黃道被切成七十二個「十二分度」，各五度。希伯來人為每十二分度安置一位天界智性體或天使；由此衍生卡巴拉七十二聖名排列，對應會幕七枝燈臺上的七十二朵花、球形花飾與杏飾，亦對應從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選出的七十二人。

剩雙子與射手二星座未提及。雙子座常表現為兩名幼童；古人稱他們自卵中誕生，或許正是公牛以角破開的那對卵。卡斯托耳與波呂丟刻斯、羅慕路斯與雷穆斯的神話，許是這對天上雙子神話的延展。雙子的象徵也歷經了許多變化。阿拉伯以孔雀為象徵。雙子座中兩顆主星至今仍名卡斯托耳與波呂丟刻斯。雙子座被奉為陽物崇拜的守護者；神殿與教堂前的雙柱或方尖碑，亦傳達相同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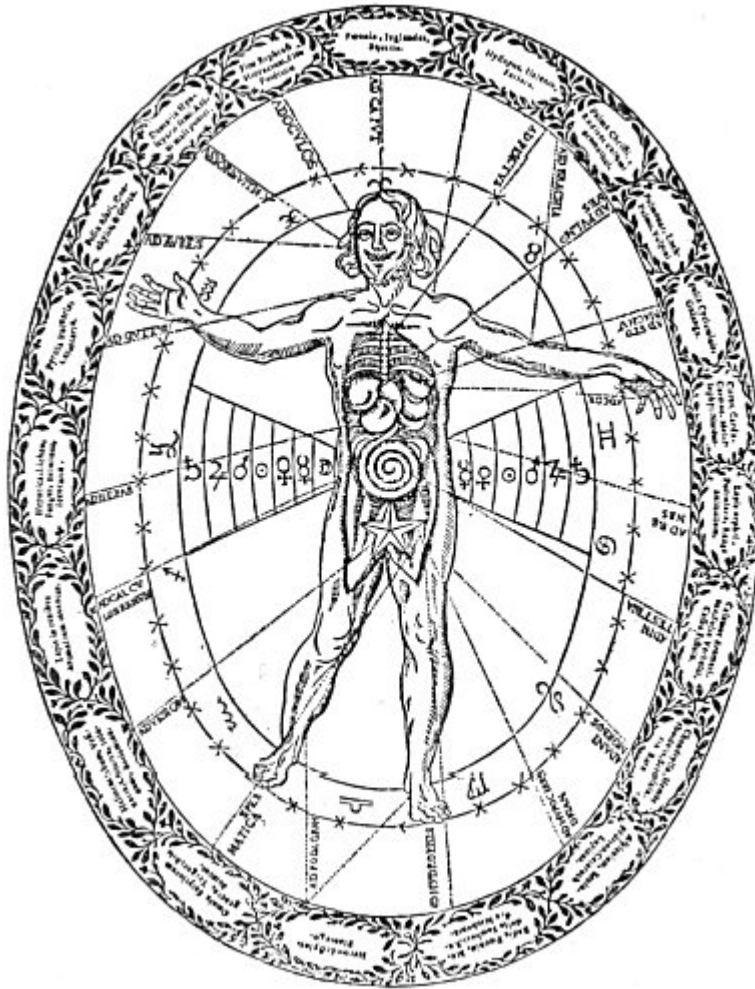
射手座是古希臘人所謂的「半人馬」，下半身為馬，上半身為人的複合生物。半人馬常挽弓搭箭，瞄準遠方星辰。因此射手座代表兩種明確原則：其一象徵人的靈性進化——人正從獸形中升起；其二象徵渴慕與雄心——半人馬箭指星辰，正如人人皆瞄準那高於自身所能企及的目標。

阿爾伯特·丘奇沃德在《原始人的象徵與符號》中，如此總結黃道對宗教象徵的影響：「此處的十二分法——黃道十二星座、以色列十二支派、《啟示錄》所述天界十二門、大金字塔中登頂前必經的十二道門戶、基督教的十二使徒，以及共濟會原初完美的十二點——皆出一源。」

古人堅信「人按神形象受造」之說當按字面理解。他們主張宇宙乃一有機巨體，與人體無異；宇宙之身的每一階段與功能，在人身中皆有其對應。祭司授予新入門者最珍貴的智慧鑰匙，稱為「類比法則」。因此，對古人而言，觀星乃神聖之學——他們從天體運行中，看見無限之父永恆臨在的活動。

畢達哥拉斯學派因主張靈魂轉生之說，屢遭誤解。然而這世俗流傳的觀念，只是一層障眼法，用以掩藏一項神聖真理。希臘神祕主義者相信，人的靈性本質自靈魂的苗床——銀河——穿過黃道十二門其中一道，降入塵世形軀。於是便稱，靈性本質投生於象徵性動物之形；這些動物由波斯觀星者創造，用以代表各黃道星座。若靈魂經白羊星座而降，便稱它生為公羊；若經金牛星座，則生為天上公牛。因此，所有人類皆由十二種神祕生物所象徵，並藉其性質得以投生進入物質世界。轉生之說，非關可見的血肉之軀，而是那無形無質的靈；它漫行於星途，在進化長流中，依次披上神聖黃道動物的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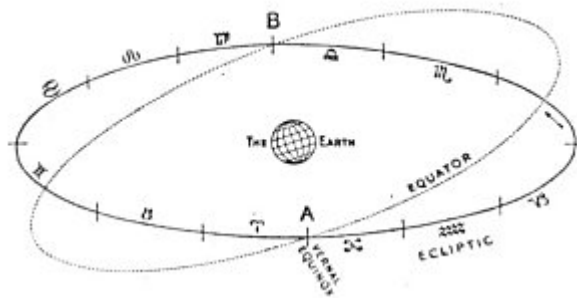
尤利烏斯·菲爾米庫斯·馬特爾努斯於《馬特西斯》第三卷中，錄有下段文字，論及低等宇宙肇建時，眾天體所在之位：「據阿斯克勒庇俄斯與阿努比烏斯所言——尤其神明墨丘利曾將占星奧祕授予此二者——世界誕生之圖如下：日置獅子十五度，月置巨蟹十五度，土星置摩羯十五度，木星置射手十五度，火星置天蠍十五度，金星置天秤十五度，水星置室女十五度，上升點置巨蟹十五度。因此，依此世界命盤、星辰狀態，以及他們用以證成此命盤的種種徵象，他們認為人的命運也依上述配置而定；此可見於阿斯克勒庇俄斯所著《萬生命盤》（Μυριογενεσις）。如此，人的各種生辰命盤，便不致與前述世界命盤相違。」人生七階段由各行星掌理，次序如下：嬰孩屬月，童稚屬水星，青春屬金星，盛年屬日，中年屬火星，暮年屬木星，衰朽離散屬土星。



顯示人體與外部宇宙關係的圖表

出自基歇爾的《埃及的俄狄浦斯》

裝飾邊框內有動物、礦物與植物的名稱，以虛線連結到人體相應部位。虛線上標註的大寫文字，指明草藥或其他物質所對應的肢體、器官或疾病。黃道諸星座標示著與時節相應的有利之位；每星座又以十字劃分三個旬度。人物兩側的行星符號，更強調了這種影響。



分點與至點

黃道平面與天球赤道相交約 $23^{\circ} 28'$ 。兩個交點（A與B）稱為分點。



小宇宙

出自斯科圖斯《哲學明珠》

異教徒信黃道乃宇宙大人之軀。他們稱此軀為大宇宙，分十二部分；每部分受黃道星座所居的天界力量支配。他們亦信人身乃宇宙體系的縮影，稱為小宇宙；於是將黃道十二星座配予人身十二部分，成今日熟悉的「曆書人體分部圖」。



坦提拉圓形黃道圖

出自科爾《論埃及坦提拉圓形黃道圖》

已知最古老的黃道星圖，出土於埃及坦提拉，現藏法國。約翰·科爾對此珍品有如此描述：「刻有星座的圓盤，直徑四英尺九英寸。外緣套著一個更大的圓環，刻滿象形文字；這圓環又嵌在邊長七英尺九英寸的正方形中。黃道星座與其他星群交織成螺旋圖案。螺旋的首尾兩端，是獅子與巨蟹。獅子顯然居於首位，足踏一蛇，蛇尾被一女子抓住。獅子之後緊跟著手持麥穗的室女。再往前，可見一架天平，其上小圓盤中刻著哈波克拉底像。隨後是天蠍與射手座，此埃及射手座具有雙翼與雙面。射手座之後，依次排列摩羯、寶瓶、雙魚、白羊、金牛與雙子。此黃道序列結束於巨蟹。」



赫爾墨斯所作古代黃道象形圖

出自基歌爾《埃及的俄狄浦斯》

內圈含有亨普塔（Hemphtha）的象形符號，祂是三相萬形之神。環繞內圓的六層同心帶，由內而外依次為：（一）黃道星座數字，兼以數字與文字標示；（二）諸星座今名；（三）配予諸星座的埃及神祇之名，或希臘稱呼；（四）諸神完整形象；（五）古今黃道星座，時或並列；（六）即各宮的旬度，或細分區域的數目。

本博伊西斯銅板

托馬斯·泰勒手稿中有一段奇文：

「柏拉圖四十九歲時，入門『大祕儀』。儀式在埃及大金字塔一處地下大廳舉行。祭壇即《伊西斯銅板》；聖哲柏拉圖立於壇前，領受那本已屬他的東西——祕儀不過點燃火種，使之從沉睡狀態中甦醒。他在廳中待了三日，終於得見金字塔的祕儀大師（唯歷經三日、三階、三維度者方能覲見），領受口傳的至高祕傳教誨，每道教誨皆配相應象徵。又在金字塔諸廳居留三月後，入門者柏拉圖奉遣入世，承擔偉大教團之業，一如先前的畢達哥拉斯與奧菲斯。」

《伊西斯銅板》（Mensa Isiaca）在史籍中首見於 1527 年羅馬遭劫之前。此表當時落於某鎖匠或鐵匠之手；他以重價售予本博樞機。本博是知名古物學家、威尼斯共和國史官，後任聖馬可圖書館館長。他 1547 年逝世後，《伊西斯銅板》歸於曼圖亞家族，藏於其博物館，直至 1630 年斐迪南二世大軍攻陷曼圖亞。早先學者多以為此表因含銀而被無知兵卒毀壞；然此說有誤。銘板實則落入帕瓦樞機手中，他轉贈薩伏依公爵，公爵又獻予撒丁尼亞國王。1797 年法軍征服義大利，此板被攜往巴黎。1809 年，亞歷山大·勒努瓦論及《伊西斯銅板》時稱，它正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展出。兩國復和後，它歸還義大利。卡爾·貝德克在《北義大利指南》中記載，《伊西斯銅板》置於都靈古物博物館第二展廳中央。

1559 年，帕爾馬名匠埃涅阿斯·維庫斯忠實複製原表；巴伐利亞公爵宰相復將此板贈予象形文字博物館。阿塔納修斯·基歇爾描述此板「長五掌、寬四掌」。W·溫·韋斯科特則記其尺寸為五十乘三十吋。板以青銅鑄成，飾以蠟畫或琺瑯釉及銀嵌。福斯布魯克補述：「諸像浮雕極淺，輪廓多以銀線勾邊。人物坐臥之處，在圖板中皆留空白；那些原為銀製，如今已被剝去。」（見《古物百科》。）

若熟諳赫爾墨斯哲學基本原則，自能從《伊西斯銅板》中辨識出迦勒底、埃及與希臘神學的鑰匙。博學的本篤會士蒙福孔神父於其《古物志》中坦承，他無力解讀其中繁複的象徵。他因而懷疑此銅板根本沒有深意，並譏笑基歇爾的解讀比原板更晦澀。勞倫提烏斯·皮尼奧里烏斯曾於 1605 年重刻此板，附以解說論文，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的解釋，反而暴露他未能真正參透諸像玄機。

基歇爾在 1654 年出版的《埃及的俄狄浦斯》中，以他慣有的熱忱處理此題。憑多年鑽研古代祕教所得，加之眾多傑出學者襄助，基歇爾在闡明此板奧祕上確有建樹。然他終究未能窺得那核心之祕；埃利法斯·利維於其《魔法史》中敏銳地指出這點。

利維寫道：「這位博學的耶穌會士直覺此表藏有神聖字母表的象形鑰匙，卻未能盡解。表分三等區：上為天界十二宮，下為歲時勞作分配〔工作時段〕，中央則列二十一枚神聖符號，對應字母諸文。全表中央端坐一像，即萬形之 IYNX，象徵萬有之存在，故對應希伯來文約德

(Yod)，一切字母皆由此生。IYNX 被蛇形三元組環繞，對應埃及與希伯來字母的三母字母。右置朱鷺三元組與塞拉皮斯三元組；左列奈芙蒂斯與赫卡忒三元組，分表主動與受動、固著與流變、孕化之火與生成之水。每對三元組與中心相合，皆成七元組；中心自身亦含七元。三組七元給出三界之絕對數，也構成原初字母的完整數；另有一枚補充符號，恰如九個數字外加零。」

利維的提示可解讀為：表中央區的二十一個形象，正對應塔羅牌的二十一張大牌。若此說成立，那張爭議不休的零號牌，豈不正是至高心智的無名冠冕？而此冠冕，則由圖表中央寶座上方隱藏的三元體所象徵。至高心智的首度流溢，豈不由一名戲法師或魔術師象徵，其案前陳列低等四界的象徵：杖、劍、杯與錢幣？如是觀之，零號牌不隸屬眾牌序列；實為第四維度之點，一切自此流衍，終而分化為二十一張牌（字母），合聚則復歸於零。牌上常見的零亦佐證此解釋：零或圓，乃高層天界象徵，並由此發散出低世諸界、權能與字母。

韋斯科特悉心彙整各家淺見，於 1887 年出版如今已極罕見的一卷；此書是英文中唯一詳論伊西斯銅板的著作，此外則是 1721 年漢弗里斯翻譯蒙福孔那無甚價值的描述。韋斯科特表明自己不願揭露利維認為宜當隱祕之事，而如此總結他對此板的詮釋：

「利維解析此板的圖示中，上區劃為四季，每季各對應三個黃道星座，並配置四字聖名：約德 (Jod) 予寶瓶座，即卡諾普斯；赫 (He) 予金牛，即阿匹斯；瓦夫 (Vau) 予獅子，即蒙夫塔；赫 (He) 予堤豐。可對照基路伯四形態：人、公牛、獅、鷹。其中第四形則依神祕善惡意圖，顯為蠍或鷹；在埃及世俗體黃道中，蛇取代了天蠍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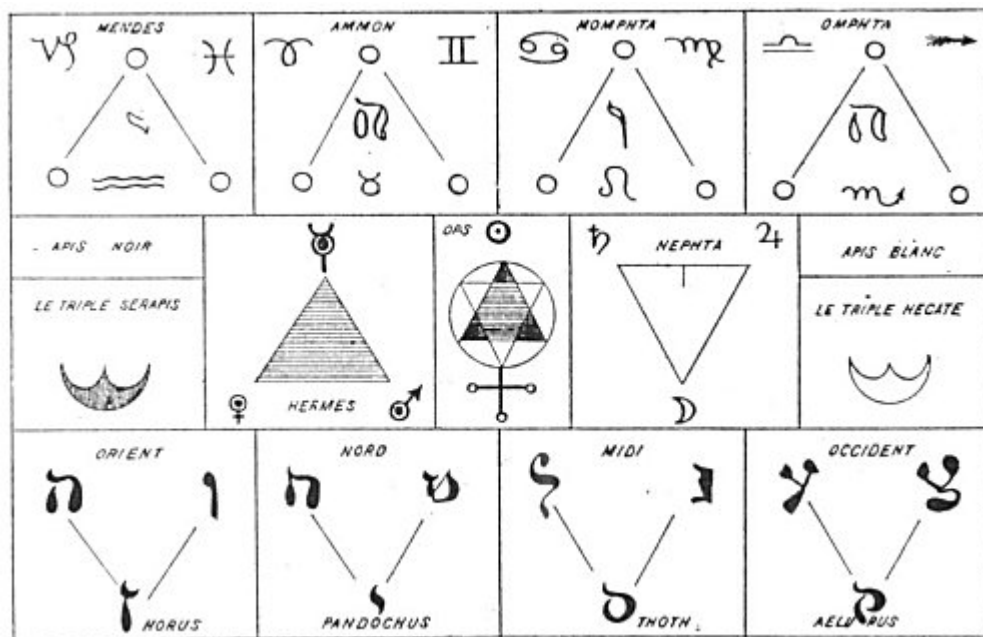
「下區他歸於十二個希伯來單字母，並使其與地平四方相關聯。參閱《形成之書》第五章首節。

「中央區域，他歸於太陽與行星之力。中央可見上方為太陽，標示奧普斯 (Ops)；其下乃所羅門之印，立於十字架上；更有『六重圖』 (Hexapla)，即明暗兩三角交疊，整體形成某種複合的金星象徵。他將三顆暗行星——金星、水星、火星——分配給朱鷺形態者，置於直立暗三角周邊，象徵火；又將三顆明行星——土星、月亮、木星——分配給奈芙蒂斯三元組，置於倒置明三角周邊，象徵水。水、女性之力、被動原則、理解 (Binah)、質點之母與新婦之間，確有必然關聯。（見馬瑟斯《卡巴拉》。）值得注意，古代行星符號皆由十字、太陽圓盤與新月組成：金星為十字托起圓盤；水星為圓盤上承新月、下接十字；土星為十字底端觸及新月頂點；木星為新月底端觸及十字左端——此皆深奧之祕。另須注意，利維在原圖中調換了塞拉皮斯與赫卡忒之位，卻未更動黑白阿匹斯，或因他將貝斯之首與赫卡忒相關聯。再者，既然十二單字母已歸於下區，七個雙字母必對應中央的行星區域；於是偉大三元 A.M.S.，即代表氣、水、火的母字母，仍須在中央的 Iynx 或 Yod，即 S 周圍，由蛇形三元組、雙蛇及獅身人面像呈現。利維圖中央的 OPS 一詞，拉丁文意指奧普斯 (Ops) 與大地 (Terra)，即大地之靈；亦是希臘文 Ops，即瑞亞或庫柏勒，常繪作乘獅車的女神，頭戴塔冠，手執鑰匙。」（見《伊西斯銅板》。）

亞歷山大·勒努瓦於一八〇九年發表的法文論文雖新奇獨創，對此銅板卻未提供多少實質資訊；作者試圖證明它是一份埃及曆法或占星圖。蒙福孔與勒努瓦以降，實則自一六五一年起所有

論及此題者，若非以基歇爾之作為基礎，便深受其影響，故本文仔細翻譯了後者那篇八十頁的十七世紀拉丁文原論。本章開篇的雙頁圖板，乃基歇爾依據象形文字博物館藏板畫所作的精確複製。圖中用以標註各像的小字母與數字為他所加，旨在闡明評註；本書亦將為同樣目的使用。

一如幾乎所有宗教與哲學古物，伊西斯銅板歷來爭議不斷。亞瑟·愛德華·韋特無法分辨此銅板真正的性質與來源，遂附和另一位傑出的外傳者J·G·威爾金森的觀點：「原〔銅板〕極為晚近，直言之，乃一件贗品。」另一方面，博學的愛德華·溫克爾曼則為此銅板的真實性與古老性辯護。誠摯審視伊西斯銅板，可揭示一項至關重要的事實：無論製板者是否為埃及人，他無疑是最高階的啟悟者，深諳赫爾墨斯祕傳學說中最幽邃的教義。



利維對伊西斯銅板的鑰匙

出自利維《魔法史》

利維寫道，伊西斯銅板是古代托特之書的鑰匙；該書歷經歲月磨蝕，仍殘存部分，並以相當古老的塔羅奇牌形式顯現於世。在他看來，托特之書乃埃及祕傳學識的總匯；待其文明衰落，這些知識凝為象形文字，即成塔羅。這套塔羅一度遭遺忘或誤解，其圖像象徵遂流入偽占卜者及紙牌遊戲娛樂者手中。現代塔羅牌組共七十八張，其中二十二張為具特殊圖像的大牌；其餘五十六張分屬四組花色，每組含十張數字牌及四張宮廷牌：國王、王后、騎士、侍從。花色即劍（征戰）、杯（祭祀）、杖（農事）、錢幣（商事），分別對應我們的黑桃、紅心、梅花與方塊。我們關注的是二十二張大牌，賦予牌組獨特性格，且是塔羅象形文字的直系傳承。這二十二張牌對應希伯來及其他神聖字母表的字母，自然分為三類：三個母字母、七個雙字母、十二個單字母。它們亦可視為三個七元組及一個獨立者，既構成一套入門體系，亦代表一位未入門者。（見韋斯科特《伊西斯銅板》。）

伊西斯銅板的象徵學

以下對於「伊西斯銅板」的解讀，必然簡略，乃基於基歇爾著作的摘要，並由本書作者從迦勒底、希伯來、埃及、希臘等地的神祕典籍中拾取的材料補充而成。埃及神殿的設計，房室、裝飾、器具的擺設皆含象徵意義，由覆蓋其上的象形文字所示。祭壇通常居於各室中央，旁邊設尼

羅河水槽，水經隱蔽管道流入流出。諸神像並列成序，伴以魔法銘文。在此，初入門者經由象徵與象形文字，從祭司階層受教祕儀。

「伊西斯銅板」原是一張桌或祭壇，其象徵圖像乃由祭司闡釋的祕儀一部分。此桌奉獻給男女眾神；本例中所尊崇者，乃伊西斯。製桌材料依神祇的尊位高低而定：獻給朱庇特與阿波羅者用金；獻給狄安娜、維納斯、朱諾者用銀；獻給其他高等神祇者用大理石；獻給較小神祇者則用木。桌也以相應於天界神祇所治行星的金屬製成。正如身體之食陳設於筵席之桌，這些神聖祭壇上也陳列著種種象徵；人若能領悟其義，便可滋養自身不可見的本性。

基歇爾在此銅板的導言中，總結其象徵：「首先，它揭示三重世界的整體構成——原型界、智性界、感知界。至高神從中心向宇宙圓周移動；宇宙由有感之物與無感之物構成，而一切皆由那至一至高力量賦予生命並推動。此力量他們稱為『父心智』，並以三重符號表示。此處亦顯示由至高一者流出的三個三元組，各自彰顯最初三相神（Trimurti）的一項屬性。這些三元組稱為『根基』，即萬物之基。此表亦呈示那些襄助『父心智』治理宇宙的神聖生靈，以及其排列與分布。此處〔上部面板〕可見諸世界的治理者，各帶火性、以太性、物質性的標識。此處〔下部面板〕亦有『泉源諸父』，其職責是照管、保存萬物原則，維持自然不可侵犯的律法。此處列諸天層之神，以及往來遊行、運作於一切質料與形相中的神靈——『定域神』與『無定域神』；他們以男女形象成組排列，面皆朝向其上位神祇。」

「伊西斯銅板」水平分為三室或三面板，可能代表舉行伊西斯祕儀諸室的平面圖。中央面板分成七部分或較小房間，下部兩端各有一門。全板含四十五個主要形象與若干較小象徵。四十五個主要形象分成十五個三元組：上部四組，中央七組，下部四組。依基歇爾與利維，三元組分配如下：

上部 1. P, S, V——門德斯三元組。 2. X, Z, A——阿蒙三元組。 3. B, C, D——蒙普塔三元組。 4. F, G, H——翁普塔三元組。

中央 1. G, I, K——伊西斯三元組。 2. L, M, N——赫卡忒三元組。 3. O, Q, R——朱鷺形三元組。 4. V, S, W——蛇形三元組。 5. X, Y, Z——奈芙蒂斯三元組。 6. ζ, η, θ——塞拉皮斯三元組。 7. γ, δ（未顯示）, ε——歐西里斯三元組。

下部 1. λ, M, N——荷賴三元組。 2. ξ, O, Σ——潘多刻亞三元組。 3. T, Φ, X——陶斯特三元組。 4. Ψ, F, H——貓神三元組。

論此十五個三元組，基歇爾寫道：「諸圖像彼此有八個極重要方面的差異：形態、位置、姿勢、舉止、衣飾、頭飾、杖，以及最後，置於周圍的象形文字——無論是花、灌木、小字母或動物。」此乃八種描繪諸圖像祕密力量的象徵方式，暗示著八種靈性認知感官，由此領悟人內在的真我。佛教徒以八輻輪表達此靈性真理，藉由崇高八正道提升意識。在此三大面板的裝飾邊框，含有許多由鳥、動物、爬蟲、人類、複合形體構成的象徵。此板的邊框也能解讀為四元素；其中生物為元素精靈。另一解釋認為，邊框象徵原型諸層界；其複合形象的飾帶，呈現各種形體的範

型，日後將以不同組合顯現於物質世界。表角四朵花，因其花朵常向太陽，並隨日行天而轉，象徵人性中較精微、樂於面向造物主的部分。

依迦勒底祕密教義，宇宙分為四種存在狀態（層界）：原型界、智性界、星辰界、元素界。各界揭示彼此；高者控制低者，低者接受高者影響。原型界被視為三重神之智性。在此神聖、無形體、永恆的層界中，包含了所有生命的低等顯現：一切現在、過去、將來之物。在宇宙智性中，一切靈性或物質之物皆以原型存在，或稱神之思想形體；此事在板中示於一連串祕密譬喻。

表的中央區域，顯現出人格化的靈性本質，包攝一切形相，為萬物的源頭與基質。低等諸界由此發出，成為三組共九個流溢（蛇形、朱鷺形、奈芙蒂斯三元組）。可在此思考卡巴拉質點的類比，亦即由王冠發出的九個質點。宇宙十二治理者（門德斯、阿蒙、蒙普塔、翁普塔三元組）是傳布創造力的載體，顯示於表上部區域；其活動受原型界中神之心智的範型所引導。原型是神之心智所制定的抽象範型，一切低等活動皆由之控制。板之下方為泉源諸神——荷賴、潘多刻亞、陶斯特與貓神三元組，守護宇宙門戶。他們將上界治理者降下的影響，傳布至低層世界。

埃及神學以善為首，萬物無論高低皆分有善性。萬物皆向善趨近。善是諸因之源，自能流布，故遍在萬物；蓋無物能生其所無。此板昭示：一切在神之中，神在一切之中；萬物交織互含。元素界眾生的不可見靈性對應物，存在於智性界。因此，最低者映現最高者，形體者揭示智性者，使不可見者憑其作為顯形。埃及人遂以可感世界的物質造像，成為高等無形力量的可見範型。他們使必朽形體獲得不朽神靈之德能，以此祕示：此世間不過是神的投影，是內在樂園的外顯圖景。凡居於不可見原型界者，皆憑自然之光顯現於可感形體界。

那創生萬有的原型心智，先藉其父性根基，再經由稱為「智性體」的次級諸神，自上而下連續交互來傾注其無限力量。在埃及人的陽物象徵中，精液代表靈性諸層界，因其中包含所生出的一切。迦勒底人與埃及人亦信：果皆存於其因之內，並返歸該因，猶如蓮花向陽。至高智性遂憑其父性根基，首造光——即天使界。由此光再生不可見的眾生階序，或稱星辰；星辰又化為四元素與感知界。如是，萬物各依其類，一切互含。一切可見形體或元素，皆存於不可見星辰或靈性元素中；星辰亦在形體之中；星辰在天使內，天使在星辰內；天使在神內，神在一切內。因此，萬物以神聖之態存於神中，以天使之態存於天使，以形體之態存於形體界，反之亦然。猶如種子未展的樹，世界則是開展的神。

普羅克洛斯說：「神性的一切特質貫穿全造物，並賦予各低等受造物。」至高心智的顯現之一，是依自身種類繁衍的能力；它將此力授予每一受造物，成為該物內在的神聖部分。因此，靈魂、諸天、元素、動物、植物與石，皆依自身範型自我生成，卻都依賴至高心智中同一的孕育原則。此創生之力雖為一體，卻因質料不同而顯現各異：在礦物中，成就物質存在；在植物中，展現為生命力；在動物中，顯為感知力。它令天體運行，予人靈魂以思想，賦天使以智性，使神具超本質性。由此可見，萬形同屬一質，萬命同屬一力，二者共寓於至高一體的本性之中。

此說首由柏拉圖闡發。其弟子亞里斯多德釋曰：「吾人稱此感知界為彼界之影；然則，若此影尚且鮮活有生，彼界豈不更必有生命？……故彼處星辰德能之上，另有諸天可達，猶如此界之

天；唯其類更高，故更明耀廣遠；彼等亦不似此界諸天相隔，因其無形體。彼處亦有地，非由死物構成，而是充滿鮮活生命，以及如同此世的一切自然地上現象，然種類更優、更為完美。彼處亦有植物、園圃與流水；亦有水生動物，其類更高貴。彼處有空氣與相應生命，皆屬不朽。彼處生命雖與此處相似，卻更高貴，乃具智性、永恆、不變。若有人質疑：上界之植物如何存立？則應答：彼等並非客觀實存，乃由原初創造者以絕對之態內蘊而生。故其情形同於智性與靈魂；不受耗損腐敗之侵，因彼處眾生充盈能量、力量與喜悅，居崇高生命之中，出於同一源流、同一性質，融一切甘美氣息、精微芳香、和諧色澤聲響及其他完美。彼等亦不劇烈移動、不相雜混、不相毀傷，圓滿的各守其本質屬性；彼等純粹，不似有形體者那般繁衍增衍。」

板之中央設有覆蓋的寶座，其上坐一女性像，代表伊西斯，此處卻稱作「萬形」IYNX。G·R·S·米德將IYNX釋為「傳遞智性體」。另有人則認為它是「宇宙萬有」的象徵。在女神頭上，寶座頂冠有三重冠冕；其足下為物質實體之屋。此三重冕象徵三重神，埃及人謂之「至高心智」，而《光輝之書》描述其為「隱藏未顯」。依希伯來卡巴拉系統，質點之樹分作兩部：上不可見，下可見。上部由三部分構成，下部由七部分構成。三個不可知質點稱為王冠（Kether）、智慧（Chochmah）、理解（Understanding），然這些過於抽象，非人所能領會；而由其生出的下七質點，則尚在人類意識所能掌握的範圍內。中央面板含有代表下位質點的七組三元圖像，皆自寶座上隱藏的三重冠冕流溢而生。

基歇爾寫道：「寶座象徵三元至高心智，沿三界的宇宙通路流布。由這三個無形層界，生出可感宇宙；普魯塔克稱之為『角之屋』，埃及人則稱之為『諸神之大門』。寶座頂端流布蛇形火焰，意指至高心智盈滿光與生命，永恆不朽，遠離一切物質性接觸。至高心智將自身之火傳遞予萬物，在此板中表述甚明。神聖之火憑自然的宇宙力量降及低層；此力量由宇宙聖母伊西斯人格化，稱為IYNX，即萬形、包容一切的宇宙理型。」理型一詞在此沿用柏拉圖之義。「柏拉圖相信，萬事萬物皆有其永恆形相，獨立於物質而存；他稱這些永恆而非物質的形相為理型。依柏拉圖之義，理型便是神據以塑造現象世界的原型。」（W·漢密爾頓爵士。）

基歇爾如此描述中央面板的二十一個形象：「中央區域呈現七組主要三元，對應七個高等層界。它們皆源自火性的不可見原型——寶座三重冠冕。第一組，即蛇形或IYNX三元V S W，對應生命與火性世界，屬第一智性界，古人稱以太界。瑣羅亞斯德論此界言：『啊，此界有何等嚴厲的統治者！』第二組，即朱鷺形三元O Q R，對應第二智性界，牽涉濕潤原則。第三組，奈芙蒂斯三元X Y Z，對應第三智性界，關乎豐殖。此三組以太界，對應父性根基。隨後是感知界或物質界的四組三元，前兩組對應星辰界G I K與 $\gamma \delta \epsilon$ ，即歐西里斯與伊西斯、太陽與月亮，以兩頭公牛表示。其後是兩組三元——赫卡忒L M N與塞拉皮斯 $\zeta \eta \theta$ ——對應月下與地下界。至此，構成了原初諸靈統治自然宇宙的七界。普塞洛斯引瑣羅亞斯德之言：『埃及人與迦勒底人教導，世有七形體界（即受智性權能統治的世界）；第一為純火；第二、第三、第四為以太；第五、第六、第七為物質；第七界稱地界，亦稱「憎光者」，位於月下，內含稱為「基底」的物質。』這七界，加上一個不可見冠冕，構成八個世界。

「柏拉圖曾寫，哲人須知埃及人所稱的第一圓以下七圓如何排列。第一個火之三元表示生命；第二個水之三元，由朱鷺形神祇統治；第三個氣之三元，由奈芙塔（Nephth）統治。諸天由火創，大地由水創，氣則居間調和。《形成之書》記，三者生七者，亦即高、深、東、西、北、南，再加上居中支撐萬物的聖殿。中央之聖殿，豈非如此板中央所示，那萬形自然之靈的大寶座？七組三元，豈非統治世界的七大權能？普塞洛斯寫道：『埃及人敬拜信、真、愛三元；亦敬拜七泉，主宰為太陽：物質之泉；而後是大天使之泉；感官之泉；審判之泉；閃電之泉；映照之泉；以及組成不明的符號之泉。他們稱最高的物質之泉，是阿波羅、歐西里斯與墨丘利之泉，乃元素中心之泉。』因此，他們以『主宰之日』指太陽界；以『物質大天使』指月界；以『感官之泉』指土星界；以『審判』指木星界；以『閃電』指火星界；以『映照或鏡像』指金星界；以『符號之泉』指水星界。這一切皆顯於中央面板的形象之中。」

上部面板列有十二個黃道星座形象，排成四組三元。每組中央形象，各代表黃道的一個固定宮：寶瓶（S）、金牛（Z）、獅子（C）、天蠍（G），稱作「諸父」。遠東祕教稱這四象——人、公牛、獅、鷹——為有翼圓球，或鎮守造化四角的四大天王。四個基本宮——摩羯、白羊、巨蟹、天秤——稱為「力量」。四個變動宮——雙魚、雙子、室女、人馬——則是四主宰之「心智」。這便解開了埃及有翼圓球的謎：中央四象（寶瓶、金牛、獅子、天蠍，即以西結所稱的「基路伯」）是圓球；兩旁的基本宮與變動宮，即其雙翼。因此，黃道十二宮可化為四個圓球，各帶兩翼。

埃及人也以圓球（「父」）呈現天界三元，從中延伸出蛇（心智）與翅翼（力量）。這十二力創造了世界；從它們流溢而出的，是小宇宙，亦即十二聖獸的奧祕。這在宇宙中對應世界的十二部分，在人體中對應人的十二部分。解剖來看，上部十二形象可喻為腦的十二迴路，下部十二形象則象徵人體的十二肢體與器官；因為人是由十二聖獸構成的生命，其肢體器官直接受腦中十二治理者或權能所支配。

更深層的詮釋，見於上部與下部十二形象的對應。這把鑰匙開啟了古代最隱晦的祕密之一：「固定」黃道與「運行」黃道之間的關係。「固定」黃道被描繪為一個巨大的十二面體，十二面代表抽象空間的最外壁。每一面皆有一股宏大的靈性力量向內輻射，化身為「運行」黃道的一個階序；所謂運行黃道，是由恆星環行而成的帶。在此「運行」黃道之內，安置著各類行星體與元素體。這兩重黃道及其下層界的關係，在人體呼吸系統中有其對應。宏大的「固定」黃道可比作大氣，「運行」黃道是肺，黃道以下諸界則是身體。生命能量蘊含「固定」黃道十二神聖力量，被宇宙之肺——「運行」黃道——吸入，傳布給物質宇宙的各部分與肢體，即十二聖獸。當「運行」黃道收集低等世界的濁氣，呼回宏大「固定」黃道，循環便告完成；濁氣於此經由十二永恆階序的神聖本性得以淨化。

整張圖表能有多重解讀。飾有象形圖案的邊框若視為靈性源頭，中央寶座便代表人性所居的物質身體。如此，整張圖便象徵人的氣場，邊框則是「氣場蛋」的外殼。若寶座象徵靈性層界，邊框便代表元素，周圍各面板象徵從至一神聖源頭流溢出的諸世界。又或是從純物質角度考量，

寶座成了生殖系統的象徵，此圖表揭示了胚胎生成的祕密過程，也適用於物質諸世界的形成。若作純生理與解剖詮釋，中央寶座是心臟，朱鷺形三元是心智，奈芙蒂斯三元是生殖系統，周圍象形文字則對應人體各部與肢體。若以進化觀點，中央之門成了兼具入口與出口的點。此處也展示了入門儀式過程：候選者歷經試煉，終被引至自己靈魂面前；唯他能揭開靈魂之帷幕。

從宇宙生成論探討，中央面板代表靈性界，上部代表智性界，下部代表物質界。中央面板也可象徵九個不可見世界，而標記為「T」的存在則象徵物質本性——即伊西斯的腳凳，而伊西斯乃宇宙生命之靈。煉金術觀點下，中央面板蘊藏諸金屬，邊框蘊含煉金過程。寶座上的形象是宇宙水銀——「哲人石」；寶座上方的燃焰華蓋是神聖硫黃；其下的大地立方體則是元素之鹽。

中央面板的三個三元，或稱「父性根基」，代表沉默的守望者，即人性三個不可見的部分；兩側面板則是人的四重低等本性。中央面板共有二十一個形象。二十一乃太陽之聖數；太陽由三大權能構成，各具七種屬性；依卡巴拉化約法，二十一化為三，即偉大三元。

將來或可證明，伊西斯銅板與埃及諾斯底主義有直接關聯；博德利圖書館保存的一份諾斯底紙草中，明確提及十二「父」或「父性」，其下各有十二泉源（參見 S.S.D.D.《埃及魔法》）。下部面板代表冥界，由兩座門凸顯——東方大門與西方大門；迦勒底神學認為，太陽經冥界之門升起與落下，並在黑暗時辰中行經其間。柏拉圖曾受波斯賢士指導十三年，師從帕特內斯、奧科亞普斯、塞克特努菲斯與塞本尼提斯，因此其哲學浸潤了迦勒底與埃及的三元系統。伊西斯銅板可謂柏拉圖哲學的圖解展示；其設計凝縮了宇宙神祕生成與生殖的完整理論。詮釋此圖表最有價值的指引，是《普羅克羅斯〈柏拉圖神學〉評註》。《瑣羅亞斯德迦勒底神諭》亦藏有許多對圖表中神譜原則的暗示。

赫西俄德的《神譜》保存著希臘宇宙生成神話最完備的記述。俄耳甫斯的宇宙生成論，也對接觸到的希臘、埃及、敘利亞諸般哲學與宗教形貌都留下影響。俄耳甫斯象徵裡，以「世界卵」最為核心——法涅斯即由此破卵而出，顯現於光明之中。托馬斯·泰勒認為，俄耳甫斯之卵即柏拉圖《斐勒布》中由「界限」與「無限」交融而成的「混合體」。此卵亦屬第三智性三元組，正是巨匠造物主的恰切象徵；其氣場之身，便是下界宇宙之卵。

優西比烏據波菲利之權威稱：埃及人承認一位智性創作者或世界造主，名曰「克涅夫」。他們以一尊人形神像崇拜祂：膚色深藍，手持腰帶與權杖，頭戴王者羽飾，口中吐出一枚卵。（見《埃及神學解析》。）伊西斯銅板雖作矩形，但在哲學意義上，它象徵盛含萬有的俄耳甫斯宇宙之卵。祕傳教義中，個人至高的成就乃是破開此卵，等同於一個人的靈返歸東方神祕學家所稱的涅槃，即「絕對」之境。

塞繆爾·博伊斯《新萬神殿》收有三幅板圖，呈現伊西斯銅板各部分。然作者對此主題並未提出重要貢獻。巴尼耶神父在《從歷史解釋古人神話與寓言》中，專章考究「伊西斯銅板」。他綜覽蒙福孔、基歇爾與皮尼奧里烏斯諸說後，補道：「我視其為一張還願之桌，某位君王或私人將之獻予伊西斯，以謝女神曾賜下的恩惠。」

MENDES			WINTER			AMMON			SPRING			MOMPHTA			SUMMER			OMPHTA			AUTUMN								
MENDES	MECHIR	CANOPUS	PHAMENOTH	ICHTON	PHARMUTHI	AMMON	PACHONS	APIS	PAONI	GEMINI	EPIPHI	HERMANUBIS	MESORI	MOMPHTA	THOTH	ISIS	PAOPHI	OMPHTA	ATHYR	TYPHON	CHOIAK	NEPHTHA	TYBI						
P	S	V				X	Z	A				B	C	E				F	G	H									
APIS	ISIS					TRIAD OF IBIMORPHOS			OPHIONIAN TRIAD CENTRAL IYNX			TRIAD OF NEPHTHA FEMININE PASSIVE			MNEVIS OSIRIS														
G	I	R				MASCULINE ACTIVE O Q F			V S W			X Y Z			P V E			TRIAD OF SERAPIS Z, H Θ											
TRIAD OF HECATE L M N																													
EAST GATE					NORTH GATE					SOUTH GATE					WEST GATE														
NCRUS					PANDOCNUS					THOTH					ÆLURUS														
λ m n					ξ o z					T φ x					ψ F H														

韋斯科特對伊西斯銅板的解讀之鑰

出自韋斯科特的《伊西斯銅板》

瑣羅亞斯德宣稱，數字三照耀全世界。在伊西斯銅板中，此理則由一系列代表創造衝動的三元所揭示。亞歷山大·勒努瓦論伊西斯銅板寫道：「伊西斯銅板作為藝術品，並無太大趣味。此幅構圖頗為冷淡而單薄；人物草略勾勒，有序密佈，幾無生命氣息。但若能細察領悟作者意圖，便會確信伊西斯銅板是一幅諸層界圖像，分割為小部分，以便略作教學之用。依此觀點，可斷定伊西斯銅板原是某一彙集的導論，後續內容為伊西斯祕儀。它刻於銅上，以供入門儀典所用。」（見《伊西斯銅板新論》。）

古代奇觀

古埃及、希臘、羅馬有一習俗，常在亡者墓中封印一盞點燃的燈，獻給死神。或許人們還相信，死者能憑燈光走出幽冥。後來此習俗日漸確立，不但實際使用的燈盞，就連陶土製的模型燈具也隨亡者入葬。有些燈被封入圓形容器以作保護；有記載說，兩千多年後，原存的燈油仍在其中，保存完好。充分的證據顯示，許多燈在墓室封閉時還在燃燒；也有人聲稱，數百年後墓窖重開，它們竟依然亮著。中世紀曾有作者爭論：能否造出一種燃料，消耗速度與自我更新速度相等。細考現有證據後，稱古代祭司兼化學家確曾製造出能長明的燈，似乎並非不可能；即使不能永燃，至少也能燃燒相當長的時間。

許多權威曾論及長明燈。W·溫·韋斯科特估計，涉此題者超過一百五十人；海倫娜·布拉瓦茨基則列為一百七十三人。雖然各人結論不一，大多仍承認這種奇異燈盞確實存在。只有少數人堅持燈會永遠燃燒；但許多人則相信，燈在不添燃料的情況下，能發光數世紀之久。有人稱此乃狡猾異教祭司的伎倆；另有許多人，雖承認燈確實燃燒，但一概斷言此乃魔鬼偽裝的奇蹟，誘捕輕信者，引其靈魂走向沉淪。

在此問題上，一向可靠的博學耶穌會士阿塔納修斯·基歇爾，卻表現出明顯前後矛盾。他在《埃及的俄狄浦斯》中寫道：「不少此類長明燈已被證實是魔鬼的裝置。我認為，凡在外邦人墓中覓得、奉獻於某些神祇崇拜的燈，皆屬此類；並非因為它們燃著永恆之火，或據說曾如此燃燒；而是因為那些燈很可能是魔鬼所置，意在藉此使人再次信奉虛假的崇拜。」

基歇爾既承認，有可靠權威支持長明燈確有其事，甚至魔鬼也參與其製造，隨後卻又宣稱整套說法荒誕無望、絕不可能，應與永動機和哲人石歸為一類。基歇爾自認滿意地解決此謎題，卻又在下文中換了一種說法，再次加以解釋：「埃及有豐富的瀝青與石油礦藏。那麼，這些聰明人〔祭司〕還能做什麼呢？無非是以祕密導管把油藏連接到一盞或多盞燈，並為其備置石棉燈芯！如此之燈怎能不永遠燃燒？……依我看，這就是古代燈盞超自然永恆之謎的答案。」

蒙福孔在《古物志》中大體同意基歇爾後來的推論，認為神殿中傳說的永恆燈是精巧的機械裝置。他補充說，人們相信墓中燈無限燃燒，是因為某些新開墓窖的入口，有類煙霧的氣體湧出。後來進入者發現地上散著燈盞，便以為它們是煙霧來源。

世界各地發現的長明燈，有若干趣聞。保祿三世任教宗期間，阿庇亞大道一座墓中，發現一盞燃燒的燈；它在密封墓窖裡已亮了近一千六百年。同時代人記載，墓中有一具屍體——一位年輕美麗、長髮如金絲的少女——漂浮於未知的透明液體中，保存得像死去才數小時。墓窖內有一些意味深長的器物，包括數盞燈，其中一盞正在燃燒。進入墓室者聲稱，開門時氣流吹滅了燈，再也點不燃。基歇爾轉錄了一段墓誌銘：「致吾女圖利奧拉」，據說在該墓中發現；但蒙福孔宣稱此墓誌從未存在，並補充說，雖無確證，但據信那具遺體就是西塞羅之女圖利奧拉。

長明燈遍佈世界各地。不僅地中海諸國，印度、西藏、中國與南美洲也都有無燃料而持續燃燒之燈的記載。以下例子，是隨意取自不同年代發現的眾多長明燈。

普魯塔克記載過一盞燈，燃於朱庇特·阿蒙神殿門上；祭司宣稱它已無燃料持續亮了數世紀。

聖奧古斯丁描述埃及一座維納斯神殿中，有一盞長明燈，風與水都不能熄滅。他相信這是魔鬼之作。

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時，埃德薩或安提阿發現一盞長明燈。它位於城門上方一處壁龕中，周圍精心封護以免受天候侵害。其上日期證明此燈已燃逾五百年。後被士兵毀去。

中世紀早期，英格蘭發現一盞燈，自基督後第三世紀以來一直燃燒。容納此燈的墓碑，被認為是君士坦丁大帝之父的墳墓。

帕拉斯之燈於公元 1401 年在羅馬附近發現。它位於厄凡德之子帕拉斯的墳墓中，因維吉爾於《埃涅阿斯紀》中的描寫而名垂不朽。此燈置於其屍首旁，已穩定發光逾兩千載。

公元 1550 年，那不勒斯灣的內西斯島上，一座華麗大理石墓窖開啟；其中發現一盞仍亮著的燈，放置時間早於基督紀元。

保薩尼亞斯描述密涅瓦神殿中一盞美麗金燈，無須添油也無須修剪燈芯，能穩定燃燒一年。補燈儀式每年舉行一次，時間便以此儀式測量。

據《玫瑰十字會聲明》記載，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死後一百二十年，其墓室被開啟時，因其中一盞懸於天花板的長明燈而燈光燦然。

羅馬國王努馬·龐皮利烏斯也是一位頗有力量的魔法師；他使一盞永恆之光在自己為紀念某元素生靈而建的神殿穹頂中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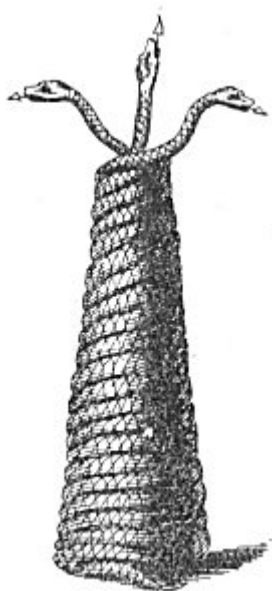
英格蘭曾發現一座奇特墳墓，內有一具自動人偶；入侵者踏上墓室中特定石板時，它便霍然動作。彼時玫瑰十字會爭論正酣，眾人便斷定此墓屬於一位玫瑰十字會啟悟者。某村人發現墓穴，踏入其內，見室頂懸燈一盞，照得滿室通明。他舉步前行，體重壓下幾塊鋪地石板。霎時間，一尊身披重鎧的坐像動了起來，它機械地起身，揮動鐵棒擊碎那盞燈，徹底斷絕了他人探究燈火奧秘的可能。此燈已燃燒多久，無人知曉，惟歲月必已相當悠長。

據傳，孟菲斯附近古墓與印度婆羅門神殿中，亦曾於密封的室龕與容器內，發現燈光；然一旦接觸外界空氣，燈火立滅，燃料旋即蒸散無蹤。

今人相信，這類長明燈的燈芯以石棉纖維編織而成，煉金術士稱其為「火蜥蜴之毛」；燃料則是煉金術的產物之一。基歇爾曾試圖自石棉中榨取燈油，他深信，既然此物不畏火焚，從中萃取之油亦能供給燈盞不滅的燃料。歷經兩年徒勞實驗，他終究斷定此事不可行。

若干製燈燃料的配方流傳至今。海倫娜·布拉瓦茨基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從早期作者特里特海姆與巴託洛梅奧·科恩多夫處轉載了兩則配方。其一足以略窺其法：

「取硫黃。取煨明礬四盎司；將其昇華為花狀物，至二盎司。再加入研成粉末的威尼斯結晶硼砂一盎司；向其上傾注高度精餾的酒精，並加以溫浸，然後蒸去酒精，再倒入新的酒精。如此反覆，直到硫黃置於燒熱的黃銅板上時，能如蠟般熔化而不起煙。此物即作為燈料。燈芯預備如下：取石棉石的細絲或絮縷，束成約中指粗、小指長，置入威尼斯玻璃器中；再以上述淨化硫黃的燈料，覆蓋其上。然後將玻璃器置於沙浴中二十四小時，火候須使硫黃始終沸騰起泡。燈芯如此塗抹浸潤後，須置入一只如扇貝形的玻璃器中，使其中一部分露在預製硫黃塊之上；再將玻璃器置於熱沙上，使硫黃熔化並附著於燈芯。點燃之後，它便會以長明之焰燃燒，而你可將此燈安置於任何所願之處。」



德爾斐三腳鼎底座

出自蒙福孔《古物志》

蛇身盤繞成座，三枚蛇頭穩穩托住鼎足。對於這座聞名遐邇的德爾斐三腳鼎，其確切形制與尺寸，始終難有定論。相關推測多半仰賴神廟遺址中發掘的微型飾鼎。



復原的德爾斐三腳鼎

出自博蒙特《古物拾遺》

依博蒙特所考，上圖乃現存最可靠的德爾斐三腳鼎形貌；然而在神諭傳承期間，此鼎幾經變易，遽下結論恐嫌輕率。博蒙特將三腳鼎分析為四部分：（一）三足框架；（二）架中承載的回聲盆；（三）皮提亞端坐其上的平板；（四）覆於板上的錐形罩幕，將女祭司全然隱蔽，其聲便自幕底透出，音調空異而縹緲。曾有學者試圖將德爾斐三腳鼎與猶太約櫃彼此關聯，將三足框架比作約櫃本體，平板比擬施恩座，錐形罩幕則對應會幕帳篷。此說雖與常論大相逕庭，卻也揭示出猶太與希臘象徵之間一縷耐人尋味的聯繫。

希臘神諭所

阿波羅崇拜的要義，是設立並維護預言之所，使諸神得以藉此與人類溝通，並向配得此恩者揭示未來。希臘早期歷史裡，充滿會說話的樹木、河流、雕像與洞穴的記載；仙女、樹精或精靈棲居其中，神諭便自深處傳出。基督教作者雖試圖證明，神諭啟示實乃魔鬼所為，意在誤導世人，卻不敢全盤否定神諭的說法，因其自家經書中亦屢屢提及神諭。若以色列大祭司肩上的鑄瑪瑙，能以閃光彰顯耶和華意旨，那麼，一隻在朱庇特·阿蒙神殿中，暫得語言能力的黑鴿，為何不能宣告神諭？若隱多珥的女巫能召來撒母耳的陰魂，令其向掃羅預言，阿波羅的女祭司豈不能喚起其主神的幽影，以此預告希臘的命運？

古代最負盛名的神諭所，當屬德爾斐、多多納、特洛福尼俄斯與拉託娜數處，其中以多多納橡樹之言最為古老。神諭預言之說源起何時，已難追溯；惟可知的是，希臘人奉為神諭所的許多洞穴與地裂，早在希臘文明興起之前，便已被視為聖地。

德爾斐的阿波羅神諭所，始終是古人未能解開的謎。亞歷山大·懷爾德認為，「德爾斐」之名源於「子宮」。希臘人以此命名，或許因為洞穴與那深不可測的地道與子宮形狀相似。此神諭原名皮託，因其洞室曾為巨蛇皮同棲居之所。皮同是一頭可怖巨獸，據說自洪水退去後的淤泥中

爬出，那場洪水吞噬萬物，唯獨杜卡利翁與皮拉倖存。後來，阿波羅登上帕納索斯山，經過漫長搏鬥，終將皮同誅殺，屍身拋入神諭所的裂縫。自此，該太陽神便冠上「皮託的阿波羅」之稱，從那道裂隙中傳達天意。他也與戴奧尼索斯同享德爾斐守護神的尊榮。

皮同雖被征服，其靈仍盤踞在德爾斐，彷彿成了其征服者的使者；女祭司正是藉其散發的氣息，才得以與神明交感。從裂隙升騰的氣體，則被視為皮同腐爛的遺骸。女祭司被稱為「皮提亞」，字面意思便是「吸入腐物氣息，而陷入宗教迷狂的人」。更耐人尋味的是，希臘人相信德爾斐神諭所乃大地之臍，這說明了他們將行星視作一具龐然人身。神諭啟示的原理與臍的奧秘相連，是古代祕儀中一個深藏的核心祕密。

然而，這神諭所的淵源遠比上述傳說更為古老。那些故事，多半是祭司編造來搪塞好奇者的；他們認為，那些人還不配知曉神諭所真正祕傳的本質。有人說，裂隙是由一位極北之地的祭司發現的；但自有史可考以來，這洞穴便已是聖地，希臘諸邦乃至鄰國的人，向棲居於煙囪狀裂隙中的神靈求問。祭司與女祭司嚴密守護此地，侍奉其中棲居的神靈；這神靈則藉預言之賜啟迪人類。

相傳發現神諭所的經過如下：在帕納索斯山麓，牧人放牧時，驚見山羊在西南支脈的一道大裂口附近舉止怪誕。牠們如舞般躍動，發出從未聽過的異樣叫聲。終於，一個牧人按捺不住好奇，走近那噴出濁氣的孔道。頃刻間，他被神諭般的狂喜所攫住；他狂舞高歌，嚙語連連，竟說出了未來之事。旁人靠近裂縫，也遭遇同樣境況。消息傳開，許多人趕來吸入那有毒的氣體，只為一窺命運；那氣體使人亢奮，幾近譫妄。

有些來者失控，一時獲得瘋人的蠻力，掙脫阻攔，縱身跳入孔道而死。為防慘劇重演，人們在裂縫周圍築起牆垣，並推舉一位女先知，作為神諭與求問者之間的媒介。據後世記載，裂口上曾安置一座金製三腳鼎，雕刻著阿波羅化為巨蛇皮同的形象；鼎上設有特製座椅，確保人即便受神諭氣體影響，也不至墜落。大約此時，皮同屍體散發神諭氣體的說法開始流傳。又或許，這祕密本就是神諭所自己透露的。

在其漫長的早期歷史中，在神諭所服務的皆是童貞少女。她們被稱為「皮提亞」，構成了後世聞名的皮提亞祭司團。之所以選用女性來領受神諭，是因為她們天性更為敏感，情緒豐沛，因此更易受「神感之氣」觸發，反應也更迅速而完全。在預定領受阿波羅啟示的三天前，童貞女祭司便開始淨身儀式。她先在卡斯塔利亞泉沐浴，禁絕一切食物，只飲卡索提斯泉水；此泉水由暗管引入神殿。登上三腳座之前，她還會咀嚼數片神聖月桂葉。有人猜測泉水中摻了藥劑以催生幻象，又或德爾斐的祭司能製造令人亢奮的氣體，經由地下管道導入神諭井，再從地表之下釋出。然而這兩種說法皆無實證，也無從解釋那些預言何以準確。

年輕的女先知完成淨化，穿上聖衣，便被引至三腳鼎，端坐其上，四周是裂縫中升騰的氤氳濁氣。隨著她吸入氣體，變化悄然降臨。彷彿有另一個靈鑽進了她的身體。她掙扎，撕扯衣裳，發出含混的嘶喊。過了一段時間，掙扎漸止。待她平靜下來，一股莊嚴氣勢似乎籠罩了她；雙目空洞凝視，身體僵硬，唇間吐出預言。預言多用六步格詩體，但語辭往往含混，有時甚至難以理

解。她發出的每一個音、身體的每一絲顫動，都由五位聖職書記（Hosii）仔細記錄，以保存每次占卜最微末的細節。聖職書記為終身職，且必須從杜卡利翁的直系後裔中選拔。

神諭傳達完畢後，皮提亞便又開始掙扎，那附體的靈便離她而去。隨後，她被人攙扶或抬往靜室休息，留在那兒，直到那陣神迷恍惚逐漸消退。

揚布里柯在《論祕儀》中描述，神諭之靈——那火性神靈，乃至阿波羅本身——如何掌控皮提亞女祭司，並藉她顯現：「德爾斐的女先知，無論是藉由洞口湧出的稀薄火性靈氣，向人類傳達神諭；或是端坐內殿青銅三腳鼎或四足凳上，化為神的附身者；無論何種情形，她皆全然交付於聖靈，被神聖火焰照亮。洞口火湧升騰，濃聚成團、環繞其身，她便充盈聖輝。當她坐上神座，便與神的穩定神諭之力相契；經由這兩重預備儀式，她遂全然為神所附身。於是，神親臨並啟照她，祂卻不等同於火氣、靈息、神座，亦不等同於此地任何可見的物質或聖儀裝置。」

造訪德爾斐神諭所者，有不朽的提亞納人阿波羅尼奧斯及其弟子達米斯。他獻供物、戴月桂冠、執月桂枝，經洞口前阿波羅雕像後方，降入神諭聖地。女祭司亦戴月桂冠，頭纏白羊毛帶。阿波羅尼奧斯問神諭，後世是否會記得他的名字。皮提亞女祭司答曰肯定，卻預言其名將永遭誹謗。阿波羅尼奧斯憤離洞穴；然時光證驗預言，早期教父確使阿波羅尼奧斯之名如敵基督般流傳。（詳見《魔法史》。）

童貞女先知所傳信息，交予神諭所哲人；其職責在詮釋應用。信息再轉詩人，詩人立刻將其譯為頌歌與抒情詩，以優美形式陳述所謂阿波羅之言，使大眾得以理解。

蛇在德爾斐神諭中極為常見。皮提亞所坐三腳鼎之底座，由三條巨蛇軀體扭結而成。據某些權威所言，促成神諭狂喜之法之一，是迫使年輕女祭司凝視蛇眼。她被迷住、催眠後，便以神之聲言語。

早期皮提亞女祭司皆為少女，甚有十幾歲者；後世立法，唯年逾五十之女子方可為神諭之口。這些年長女子穿戴如少女，經歷與初代皮提亞相同儀式。此變革，恐是俗人屢次侵害女祭司人身所致。

德爾斐神諭初時，神僅於阿波羅第七個生辰日言語。然時日推移，需求大增，皮提亞被迫每月坐上三腳鼎。諮詢時日與所問問題，由抽籤或德爾斐居民投票定奪。

一般公認，德爾斐神諭對希臘文化產生了深遠而積極的影響。詹姆斯·加德納如此綜述其影響：「其神諭曾揭露許多暴君，並預示其下場；許多不幸者因而免於毀滅，許多迷惘者也由此獲得指引。它支持有益的制度，並推動重要發現的進展。它在道德上扶助德行，在政治上則促進公民自由的發展。」（見《世界諸信仰》。）

多多納神諭由朱庇特主持；他憑橡樹、鳥與黃銅瓶發預言。諸作者指出，多多納儀式與不列顛及高盧的德魯伊祭司儀式有相似處。多多納著名神諭鴿棲於聖橡枝上，不僅以希臘語長論哲學宗教，亦回應遠道而來的求問者。

「會說話」的樹聚成聖林。每當祭司欲求重大問題的答覆時，便先經過謹慎而莊嚴的潔淨儀式，然後退入聖林。隨後他們向樹致辭，懇請居於其中的神回應。問完問題後，樹便以人聲言語，向祭司揭示所求資訊。據稱唯有一樹會說話，乃古林深處一株橡或山毛櫸。他們信朱庇特居於此樹，他偶稱斐戈奈烏斯，意即「居山毛櫸者」。

多多納神諭中最奇異者，乃「會說話」的瓶或釜。它們以黃銅製，工藝極精，敲擊後能發聲數小時。有些作者描述一整列此類銅器，並稱敲擊其一，振動便傳至所有其他銅器，發出可怖巨響。另有作者記述一隻巨銅器，立於柱上；旁柱立一持鞭孩童雕像。鞭端繫數條擺動細繩，繩末懸小金屬球；而風不斷吹過這座開敞的建築，使那些小球撞擊銅器。撞擊次數與強度，及銅器之迴響，皆被仔細記錄，祭司據此發佈神諭。

當多多納最初的祭司——塞洛伊——神祕消失後，神諭便由三位女祭司侍奉了數百年。她們解讀銅器之聲，並在午夜向聖樹求問。求問神諭者須攜帶供品，並捐獻財物。

另一非凡的神諭所，乃特洛福尼俄斯洞，位處山坡，入口窄小似難容人進入。求問者在特洛福尼俄斯雕像前獻供、穿聖衣後，持蜂蜜餅登山至洞穴。他坐洞口邊緣，將雙腳放入洞中。隨即全身驟然被拉入洞中；入洞者形容那洞不過中等烤爐大小。神諭啟示後，人常神智昏亂，雙腳朝前被強行推出洞外。

洞旁數英尺，湧出兩道泉水。入洞前必先飲用：一泉令人忘卻塵世憂苦，一泉乃記憶女神摩涅莫緒涅的聖水，飲後能憶起洞中所見。洞口雖立兩座黃銅方尖碑，卻圍著白石牆，藏於聖林深處，外觀尋常。然入洞者必有不凡經歷，因他們須在鄰近神殿留下完整記錄，敘述神諭所見聞。有些預言寄託於夢與異象，伴隨劇烈頭痛；有人終生未從譫妄中清醒。他們紊亂陳述所經歷之事，祭司便依所問之事加以詮解。祭司或許曾用某種未知草藥，引發洞窟中的夢境或異象；但他們詮解這些經驗的能力，近乎超自然。求問前須向洞靈獻祭公羊；祭司則以祭卜判定，所選時辰是否吉祥，祭品是否合宜。



皮同的阿波羅

出自《神諭諸神史》

阿波羅是狄安娜的孿生兄弟，為朱庇特與拉託娜所生。他甫一誕生便是成年模樣，被視為醫道始祖，也是音樂與詩歌的創始者。希臘人亦尊他為弓箭之神。德爾斐那座著名的阿波羅神殿歷經五次重建。第一座僅以月桂枝築成，第二座相仿，第三座是黃銅所造，第四與第五座則為大理石築就，規模宏偉，美輪美奐。在其權勢巔峰之際，希臘境內無任何神諭所能與德爾斐的壯麗爭輝。在史家筆下，那兒充斥著無數金銀雕像、奇巧飾物，以及各式珍材精工的器物，以絕妙工藝製成的器皿，皆為遠道而來求問阿波羅神靈的王公君主所奉獻。



多多納的朱庇特

出自《神諭諸神史》

朱庇特因伊庇魯斯的多多納城，又稱「多多納朱庇特」。城旁有一座橡樹茂密的山丘，自遠古以來便被視為朱庇特的聖地。林間棲居著樹精、牧神、薩堤爾與仙女的傳說，更添其神聖。古橡樹與山毛櫸枝頭懸著細小青銅鈴，風過處，鈴聲日夜叮嚀不絕。有人說，多多納著名的說話鴿，實是一名女子；因為在色薩利，女先知與鴿子名字相同。相傳第一座神殿由杜卡利翁與洪水倖存者所建，因此多多納神諭被視為希臘最古。

世界七大奇觀

古代雕刻家與建築師多入祕儀，尤屬厄琉息斯一系。自太初以來，鑿石伐木者便是一個蒙神庇蔭的階層。文明緩慢鋪展大地，城池興廢，紀念碑為無名英雄而立，神殿為諸神而建，而曾啟迪該民族的諸神，如今已碎臥於塵埃之中。研究證實，城邑與古蹟的建造者，以及雕出諸神莫測面容的工匠，不獨技藝卓絕，今世亦無可匹敵。古代建築蘊含深邃數理天文知識，希臘雕像透徹解剖奧祕，皆顯其作者為大師心智，深受祕儀智慧浸潤。於是匠人行會成立，成為後世共濟會先聲。當這些啟悟的建築師與藝術家受僱建造宮殿、神殿、陵墓，或為富人雕刻時，便將祕密教義隱藏於作品中；故而待其骨骸成塵，世人才明白，當初匠人確曾啟悟，配得石匠大師的工價。

世界七大奇觀表面上各有建造緣由，實為存續祕儀奧祕的紀念碑。它們是象徵結構，立於特殊地點，真義唯啟悟者能察。埃利法斯·利維曾指出七大奇觀與七行星的對應。它們由寡婦之子建造，以榮耀七位行星守護靈。其隱祕象徵，與《啟示錄》七印及亞細亞七教會相同。

1. 羅德島巨像高約一百零九英尺，以黃銅鑄成，歷時十二年有餘，出自啟悟藝術家林多斯的卡瑞斯之手。數百年流傳一說，謂巨像雙足分立羅德港兩側，滿帆船隻自胯下通過；此說

從未證實。可惜巨像僅立五十六年，公元前 224 年毀於地震。碎片散落地面九百餘年，終售予一猶太商人，以七百頭駱駝馱走金屬。或說黃銅改鑄軍械，或說製成水管。這尊鍍金巨像頭戴日芒冠，高舉火炬，在玄祕意義上象徵祕儀中輝煌的太陽人——普世救主。

2. 公元前五世紀，建築師克特西豐向伊奧尼亞諸城提案，為守護女神狄安娜共建紀念碑。選址以弗所，位於士麥那以南。建築以大理石造，屋頂由一百二十七根巨柱支撐，柱高六十英尺，重逾一百五十噸。此殿約於公元前 356 年遭黑魔法摧毀，世人卻將罪行歸於僅是工具的執行者——一名精神錯亂者，名叫赫羅斯特拉圖斯。後雖重建，象徵已失。原殿設計為宇宙縮影，奉獻給月亮，即生殖的玄祕象徵。
3. 菲迪亞斯，希臘最偉大的雕刻家，遭雅典放逐後赴厄利斯的奧林匹亞，設計宙斯巨像——希臘眾神之首。今已無此傑作確切描述；僅少數古錢幣略見其形。神像身覆象牙，衣袍以錘製黃金製成。據推測，他一手托球，球上立勝利女神；另一手握權杖，杖頂棲鷹。宙斯頭部古樸，鬍髯濃密，戴橄欖冠，坐於雕飾繁複的寶座上。如其名所示，此像奉獻給木星之靈——即在太陽之主前俯伏的七位邏各斯之一。
4. 埃利法斯·利維將所羅門聖殿列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取代了亞歷山大法羅斯燈塔。法羅斯燈塔以其所在島嶼命名，由克尼多斯的索斯特拉託斯設計，建於托勒密統治期間（公元前 283-247 年）。據載，它以白色大理石建成，高逾六百英尺。即便在當時，造價已近一百萬美元。塔頂的火光，數英里外的海上清晰可見。十三世紀一場地震摧毀了它，但遺跡留存至公元 1350 年。此塔是奇觀中最高的建築，自然歸屬薩圖恩，那諸神之父、全人類真正的啟明者。
5. 哈利卡納蘇斯陵墓，乃阿爾忒彌西亞王后為紀念亡夫摩索拉斯王所建的華麗紀念碑。建築由薩堤魯斯與皮提斯設計，並僱傭四位偉大雕刻家作飾。長一百一十四英尺，寬九十二英尺，分為五部分（對應五感），頂上覆以金字塔，象徵人的靈性本質。金字塔起二十四階（乃神聖數字），頂端立有摩索拉斯王乘車之像，高九英尺又九點五英寸。這座紀念碑毀於地震，數度有人試圖重建，皆未竟全功。此建築奉獻給火星，乃啟悟者為照亮世界而造。
6. 巴比倫的塞米拉米斯花園，俗稱空中花園，坐落於尼布甲尼撒宮苑之中，靠近幼發拉底河。它以階臺式金字塔升起，頂端設有灌溉花園的水庫。約建於公元前六百年，但園藝匠師之名未能流傳。花園象徵著不可見世界的重重界域，奉獻予維納斯，那位愛與美的女神。
7. 大金字塔居於祕儀諸神殿之首。若要符合其天文象徵，則必建於七萬年前。它被視為歐西里斯之墓，相傳由眾神親手所建；其建築師，或許是不朽的赫爾墨斯。這座建築是墨丘利——諸神使者——的紀念碑，也是智慧與文字的普世象徵。



勒巴狄亞的特洛福尼俄斯

出自《神諭諸神史》

特洛福尼俄斯與其兄阿伽墨得斯，皆為著名建築師。建造某座寶庫時，他們暗中留了一塊活動石，以便潛入盜取珍寶。主人察覺後設下陷阱，阿伽墨得斯當場被捕。為免洩漏身分，特洛福尼俄斯斬下兄弟頭顱逃亡，追兵緊隨不捨。他躲入勒巴狄亞的聖林，地面忽然裂開，將他吞沒。此後，特洛福尼俄斯之靈便在聖林與洞穴中降下神諭。其名「特洛福尼俄斯」，意為「受擾動、激動或煩亂」。據說，凡在神諭洞穴經歷過可怖景象的人，心靈深受震撼，餘生再不能開懷而笑。伴隨特洛福尼俄斯之像的蜜蜂被視為神聖，因牠們曾引領波奧提亞最早的使者抵達神諭所。上圖乃一尊特洛福尼俄斯雕像的副本；原像置於神諭所上方的山崖，四周以尖樁圍起，使人不得觸碰。

畢達哥拉斯的生平與哲學

畢達哥拉斯之父乃姆涅薩科斯，他因商務前往德爾斐時，便與妻子帕耳忒尼斯一同求問神諭：返航敘利亞的命運是否順遂。皮媞亞女祭司坐上神諭裂隙的金三腳座，並未回答他們的問題，卻告訴姆涅薩科斯：你的妻子已有身孕，將生下一個男孩；這孩子注定擁有超凡的俊美與智慧，一生將為人類作出非凡貢獻。姆涅薩科斯為此預言所震撼，為尊崇女祭司，將妻子改名為皮塔西斯。孩子在腓尼基的西頓出生，果然是個男孩。兩人為他取名畢達哥拉斯，深信神諭早已預定其命運。

關於畢達哥拉斯的誕生，流傳著許多奇異傳說。有人主張他並非凡人，而是某位神祇化身為人，降世教導眾生。畢達哥拉斯與古代許多聖哲一樣，被認為是無玷受孕而生。戈弗雷·希金斯在《揭開面紗》中寫道：「畢達哥拉斯與耶穌的生平多有重合：二人皆出生於敘利亞地區——前者生於西頓，後者生於伯利恆。他們的父親皆預先得知妻子將誕下子嗣，且此子將造福世人。出生時，兩位母親皆因旅程離家：約瑟帶妻子赴伯利恆登記納稅，而畢達哥拉斯之父則為商務從薩摩斯前往西頓。畢達哥拉斯之母皮塔西斯曾與阿波羅的顯靈交感——或曰太陽神的顯靈（無疑是指聖靈）；這顯靈後來又向她丈夫顯現，囑咐他在妻子孕期不可同房。這故事顯然與約瑟和瑪利亞的事跡相仿。因此，畢達哥拉斯與耶穌共享『神之子』的稱號；眾人亦相信他受神啟所感。」

這位著名的哲學家約生於公元前600至590年間，據傳壽近百歲。

由畢達哥拉斯的教導可見，他深諳東西方的祕傳學說。他曾遊歷猶太地區，受拉比教導，習得摩西的隱傳傳統。後來的艾賽尼派便是為闡釋畢達哥拉斯的象徵體系而設立。他曾入門埃及、巴比倫與迦勒底的祕儀。雖有人相信他是瑣羅亞斯德的門徒，但那位名叫「瑣羅亞斯德」的導師，是否即今日帕西人所尊崇的那位先知，則頗可存疑。關於他的遊歷記載雖不一致，史家皆同意他曾周遊列國，師從多位大師。

「他習得希臘哲學家所能傳授的一切知識，並入門厄琉息斯祕儀，隨後前往埃及；幾經波折，終在底比斯祭司手中接受伊西斯祕儀的啟悟。之後，這位無畏的『入門者』轉往腓尼基與敘利亞，領受阿多尼斯祕儀；又渡至幼發拉底河谷，停留日久，精通迦勒底人的祕傳學識。最後，他展開最重大亦最具歷史意義的旅程——穿越米底亞與波斯，進入印度斯坦，在象島與埃洛拉的博學婆羅門座下，作為學生與入門者度過多年。」（見32° 共濟會員法蘭克·C·希金斯《古代共濟會》。）

同作者補充，畢達哥拉斯之名至今仍存於婆羅門記錄中，記為「愛奧尼亞教師」（Yavancharya）。

據說畢達哥拉斯是第一個自稱「哲學家」的人；事實上，「哲學家」一詞正是由他創立。此前，智者皆自稱「賢哲」，意為「知者」。畢達哥拉斯較為謙遜。他創出「哲學家」一詞，定義

為「努力求知的人」。

畢達哥拉斯結束漫遊後，在義大利南部的多利安殖民地克羅托納創立一所學校，或可稱為一座學府。他初抵克羅托納時，眾人側目；不久後，周邊殖民地的要人便在重大事務上徵詢他的意見。他聚集一小群誠摯的門徒，向他們揭示祕傳智慧，並傳授玄祕數學、音樂與天文學的基礎——他視這三者為一切技藝與科學的三角基石。

畢達哥拉斯約六十歲時，娶了一位女門徒，兩人育有七名子女。他的妻子才幹出眾，不僅在他生前給予他啟發與鼓舞，在他遇刺身亡後，仍繼續傳揚他的學說。

天才常有此命運：畢達哥拉斯因言辭坦率，招致政治與私人的仇怨。前來請求入門的人中，有一人遭拒，遂決意摧毀這位哲學家及其學說。這失意者以虛假宣傳煽動平民，使他們敵視畢達哥拉斯。一群兇手猝然襲擊師徒居住的建築，焚毀屋舍，殺害了這位偉大的教師。

關於這位哲學家之死，記載不一。有人說他與門徒一同遇害；也有人說，他與少數追隨者逃離克羅托納後，在歇夜的小屋中被敵人圍困，活活燒死。另有一說稱，門徒們身陷火海，便以身體搭成一座人橋，讓畢達哥拉斯逃出；但他不久後因悲憫世人、深感自己的努力徒然無功，心碎而終。

倖存的門徒試圖延續教義，卻四處遭迫害；時至今日，能窺見這位哲學家偉大之處者，寥寥無幾。據說畢達哥拉斯的門徒從不稱其本名，總是尊稱「大師」或「那人」。或許因為據信「畢達哥拉斯」這名字，其字母以特殊次序排列，蘊含神聖意義。《言》雜誌曾刊載 T·R·普雷特的文章，提到畢達哥拉斯以自身名字字母中的某種祕語，來啟悟候選者。這也許解釋了「畢達哥拉斯」一詞為何如此受尊崇。

畢達哥拉斯死後，其學校逐漸解散；但曾受其教誨而獲益的人，仍敬仰這位大哲人的遺名，一如生前敬重其人。歲月推移，畢達哥拉斯被奉為神祇，而非凡人；散居各地的門徒，也因共同景仰老師超凡的天才而彼此連結。愛德華·舒雷在《畢達哥拉斯與德爾斐祕儀》中記述一事，說明該學派成員間弟兄般的情誼：

「一人貧病交加，得旅店主人收留。臨終前，他在門上畫下幾處神祕符記（想必是五芒星），對主人說：『請勿憂慮，我的弟兄自會償還欠債。』一年後，有陌生人經過店門，看見記號，便對主人道：『我屬畢達哥拉斯學派；有位弟兄死在此處；請告訴我，我欠你多少。』」

32° 共濟會員法蘭克·C·希金斯以綱要總結畢達哥拉斯教義：

「畢達哥拉斯之教導，對共濟會員至關重要；乃融會當時文明世界諸哲學家精粹，代表了各家公認之理，剔盡爭議蕪雜。故畢達哥拉斯堅定地捍衛純粹一神論，印證此傳統大體正確：神之一體性，乃一切古代入門儀式的最高奧祕。其哲學學校亦如一系列啟悟；他令學生逐級而上，未達高階，不得親見其人。

「據傳記所載，共有三階。首為『數學者』（Mathematicus），使學生精通數學幾何；此為一切知識根基，昔時如此，今日共濟會若得正傳，亦當如是。次為『理論者』（Theoreticus），研習精密科學之表層應用；末為『被選者』（Electus），獲准進入所能承載的至明之光。學生又分『外傳者』（exoterici，外級門徒）與『祕傳者』（esoterici，通過第三階啟悟後，得授祕密智慧者）。沉默、守密、絕對服從，乃此偉大教團的基本信條。」（見《古代共濟會》。）



畢達哥拉斯，第一位哲學家

出自《神諭諸神史》

畢達哥拉斯少時師從費雷庫德斯與赫爾摩達瑪斯；十來歲便因思想澄澈聞名。他身高六英尺有餘，體態如阿波羅般勻稱。其人如威嚴與力量化身；站在他面前，人無不自感渺小、心生敬畏。年歲愈長，其精力不衰反盛，近百歲時，依然處於生命頂峰。這偉大靈魂對周遭影響極深：一句稱讚，就讓門徒狂喜不已；另一人因大師一時動怒，竟自盡身亡。畢達哥拉斯為此深受震撼，從此不再對任何人出惡言，亦不背地論人是非。

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基本教義

幾何、音樂與天文學被視為理解神、人與自然不可或缺之學；未通此三者，不得入其門下。求學者眾。每位申請者皆須經此三科考驗；若顯出無知，立遭遣退。

畢達哥拉斯不尚極端。他教導萬事宜守節度，過猶不及；因他相信，德性若越界，即成惡習。他最愛的一句格言是：「下述須盡全力以避，並以火、劍等一切手段切除：身之疾、靈魂之愚、腹之奢、城之亂、家之不和、萬事之過度。」畢達哥拉斯亦深信，無政府狀態乃最重之罪。

人皆自知「所欲」，卻少知「所需」。畢達哥拉斯告誡門徒，祈禱時不應為己求福；向神祈求時，亦不可為己索物。因無人確知何者於己有益，若得妄求之物，終將成害。

畢達哥拉斯的神是單子（Monad），即萬有歸一。他描述神為瀰漫宇宙的至高心智，是萬物之因、萬物之智、萬物內蘊之力。他又言，神之動為環形；神之身由光構成；神之性由真理構成。

畢達哥拉斯謂食肉足以矇蔽推理。他雖未譴責肉食，自身亦未全戒，卻主張法官審案前須禁絕葷腥，方能明斷秋毫。每當畢達哥拉斯決定退入神殿，長時間冥想祈禱時（此乃其常習），他必攜特製飲食。食物以等量罌粟籽與芝麻調和，佐以榨盡汁液的海蔥皮、水仙花瓣、錦葵葉，再加入大麥與豌豆糊，最後澆上野蜂蜜。飲品則取黃瓜籽、無籽葡萄乾、芫荽花、錦葵與馬齒莧籽，混入刮碎的乳酪、麵粉與乳脂，亦以野蜂蜜增甜。畢達哥拉斯稱此乃赫丘力士流落利比亞沙漠時所用之食譜，且謂穀神刻瑞斯曾親授此方於英雄。

畢達哥拉斯學派尤好敷藥療法，亦深諳草木之靈效。畢達哥拉斯極重海蔥藥性，據云曾著專書一卷，惜今已佚失。他察覺音樂療力殊勝，為諸疾譜製專屬和聲；亦嘗試運用色彩，頗見成效。其獨特療法之一，乃發覺荷馬《奧德賽》與《伊里亞德》中某些詩句具療癒之效，遂命人誦予病者聆聽。他反對一切外科與燒灼之術，視損毀人體為褻瀆諸神的居所。

畢達哥拉斯教導：友誼乃一切關係中最接近完美者。自然萬物皆存友誼——神與人、不同教義之間、靈魂與身體、理性與非理性、哲學與其理論、人與人、同胞與同胞，乃至陌生人、夫妻、子女、僕役之間。凡不以友誼維繫的關係，皆屬枷鎖；持續維持並無德性可言。他深信關係在於心智上，非關血肉；兩位心智相契的陌生人，親近程度更甚於一位見解相左的血親。他定義知識為心智積累之果，能以多種方式獲取，然「觀察」乃是首要。智慧則是洞見萬物本源，須將智性提升至直覺，體察不可見者如何經由可見者顯現，方能與事物之靈相感相通，而非其形骸。智慧所能洞見的終極本源，乃「單子」，即畢達哥拉斯學派那玄祕恆在的原子。

畢達哥拉斯謂人與宇宙皆依神之形象所造；既然同出一形象，悟其一便可知其二。他又教導：宇宙大人（宇宙）與人（小宇宙）之間，始終彼此感通、相互作用。

畢達哥拉斯相信諸天體皆有生命，行星與星辰之形體裹藏著靈魂、心智與靈性，正如可見的人身是不可見靈性機體的載具；而此靈性機體，實為有覺知的生命。他視行星為壯麗神祇，當受尊崇，然皆統攝於至一第一因之下——猶如必朽寓於不朽之中。

著名的畢達哥拉斯「Y」字符，象徵抉擇之力，在祕儀中用以標示歧路。中央主幹分岔為二：右支謂「神聖智慧」，左支謂「塵世智慧」。候選者象徵青年，行走在人生之路上；這條路以Y的中央主幹表示，及至歧路，須作抉擇：或取左道，屈從低等本性，墮入愚妄輕率，終至自毀；或擇右徑，憑正直、勤勉與真誠，終將與不朽者重聚於高天。

畢達哥拉斯「Y」字之觀念，或傳自埃及人。埃及祕儀中嘗設一景：候選者直面二女性形象。其一披聖殿白袍，勸其入學問之殿；另一飾以珠寶，手持盛葡萄之盤（偽光的象徵），誘其墮入

放蕩之室。此象徵今存於塔羅牌，稱「歧路」。於諸民族中，分叉的木杖象徵著生命，亦置於沙漠，用以標示水源所在。

關於畢達哥拉斯所傳播的靈魂轉生學說，歷來有不同看法。一說認為，他教導：凡人在世時若因自身行為而近似某種動物，死後便會以相應獸形重返人間。怯懦者化為兔鹿，殘暴者化為狼虎，狡詐者披上狐皮。然而這與畢氏整體思想體系不符，更偏向寓言而非實際情況，意在警示：人若任由低等慾望與破壞傾向主宰，終將淪為禽獸。「靈魂轉生」一詞，或許更該解作常說的「輪迴轉生」；畢達哥拉斯必是在印度與埃及直接或間接接觸到此教義。

畢達哥拉斯接受靈性本質不斷以人形重現之說，可見於利維《魔法史》的一則註腳：「他是舊時靈魂轉生論的重要擁護者；此論謂靈魂轉生入一連串軀體。他本人曾是：（a）墨丘利之子埃塔利德斯；（b）潘托斯之子歐福耳玻斯，特洛伊戰爭中被墨涅拉俄斯所殺；（c）克拉佐梅奈城的先知赫爾摩提摩斯；（d）一名卑微漁夫；最後是（e）薩摩斯哲人。」

畢達哥拉斯還教導：每一類造物都有神所賜的「印璽」，每個物質形體都是這印璽烙在實體蠟上的痕跡。因此，每具身體都帶著神授樣式賦予的尊嚴印記。他相信，人終將脫去粗重本性，在靈性化的空靈之身中運作；此身始終與肉身並存，或許就是第八天層或「對地星」（Antichthon）。由此，人升入不朽者的領域——按其神聖生來的權利，本就屬此。

畢達哥拉斯教導，萬物皆可分三；凡無法將各種問題視作三角圖式者，不得稱真智者。他說：「畫出三角形，問題已解三分之二。」又說：「一切皆由三構成。」他據此將宇宙三分：至高世界、高等世界與低等世界。至高世界是一種精微、互滲的靈性本質，遍在萬物，是至高神本身的界域；此神無所不在、無所不動、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兩個較低等界皆存於這至高界的本性之內。

高等界是不朽者與原型（或印璽）的居所；其性不沾塵世物質，卻將影子投往深淵（低等界），故只能憑其影而得識。第三界，即下界，是一切具有物質成分，或從物質造作之眾生的居所。此界住著必朽諸神、造物諸神、與人同工的天使；也住著具塵世本性的精靈；最後，住著人類與動物、植物、礦物等。人類暫屬塵世，卻能憑理性與哲學超脫。

畢達哥拉斯學派不視一與二為數，因其象徵兩個超世間層面。故畢氏數始於三（三角形）與四（正方形）。二者加上一與二，得十——萬物之大數、宇宙原型。三界被稱為「容器」：一為諸原則之器，二為智性體之器，三為量之器。

「對稱立體被畢達哥拉斯及後世希臘思想家視為極重要。立體欲完全對稱或規則，須每角有相同數目之面相交，面須為等邊等角的正多邊形。或許正是畢達哥拉斯首次發現，這類正立體只有五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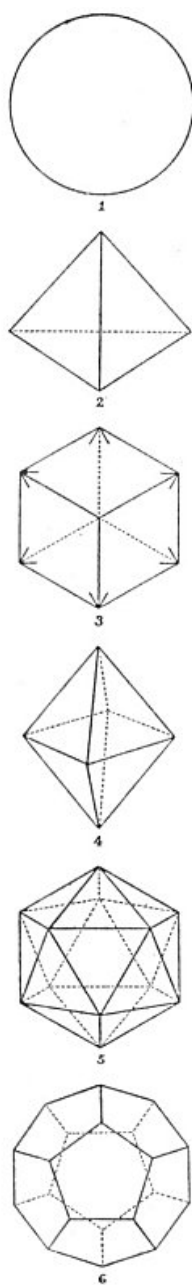
「希臘人信世界（物質宇宙）由四元素構成：土、氣、火、水；因此，希臘人自然認為，元素粒子形狀必為這些正立體。土粒子為立方，因立方體最穩；火粒子為四面體，因最簡故最輕。水粒子為二十面體，理由相反；氣粒子居中，故為八面體。十二面體對古代數學家最為神祕，它

最難製作，因正五邊形的精確製圖須巧妙應用畢氏定理。於是柏拉圖斷言：『神用此物（正十二面體）描繪宇宙藍圖。』」（H·史坦利·雷德格羅夫，《往昔信仰》載。）

雷德格羅夫未提古代祕儀的第五元素；若將其納入，對稱立體與元素之間的類比便完整。此第五元素，乃以太，印度稱阿卡莎。它與現代科學假設的以太密切相關，是滲透其他元素的互滲基質，作其共溶劑與共同基底。十二面體也暗指維繫宇宙的十二不朽者，以及人腦十二腦迴，此乃不朽者於人性之中的載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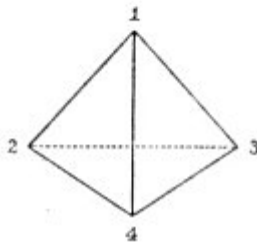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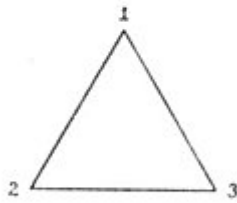
畢達哥拉斯與同時代人一樣行占卜（或為數占），但所用方法無確切記載。據信他有一非凡輪盤，可預言未來；又信他自埃及習得水占。他視黃銅具神諭之力，因萬物靜止時，黃銅碗中仍總有隆隆聲。一次他向河靈祈禱，水中升起聲音：「畢達哥拉斯，我問候你。」有人稱他能令精靈入水擾動水面，由震動預測事象。

畢達哥拉斯的一位大師飲過某泉水後，宣稱水之靈預言次日有大地震；果然如此。他或許真能以意念力影響人與動物：曾以意念令鳥改道飛翔，令熊停止騷擾村落，令公牛改變食性。他還能看見遠方事物，準確預述未發生之事。



對稱幾何立體

古人所識五種對稱立體之外，另添球體（1），乃受造之形中最完美者。五種畢達哥拉斯立體為：四面體（2），四面皆等邊三角形；立方體（3），六面皆正方形；八面體（4），八面皆等邊三角形；二十面體（5），二十面皆等邊三角形；十二面體（6），十二面皆正五邊形。



數與形的關係

畢達哥拉斯教導：點是數字一之力，線是數字二之力，面是數字三之力，立體是數字四之力。

畢達哥拉斯的象徵格言

楊布里科斯蒐集並解釋了三十九則畢達哥拉斯象徵格言，由托馬斯·泰勒譯自希臘文。克羅托納的畢達哥拉斯學院最愛以此格言教學。以下選刊最具代表性的十則，並附簡釋其隱義。

I. 「離開大道，走少人行的路。」意謂求智慧者須於孤獨中尋覓。

II. 「先管好舌頭，再追隨諸神。」此語警示：言語往往歪曲其人；不知該說什麼時，最好沉默。

III. 「風起時，敬聽其聲。」門徒當知：神意可從元素之聲聽聞；自然萬物皆以和諧、節律、秩序或程序彰顯神性。

IV. 「幫人扛起重擔，莫幫他卸下。」教人當助勤勉者，勿助逃責之人；鼓勵怠惰乃大罪。

V. 「未得光明，不可談論畢達哥拉斯之奧義。」意謂未有靈性或智性的覺照，不該妄解神的奧祕與諸學祕義。

VI. 「離家莫回頭，復仇女神將尾隨。」門徒若求真理，學得部分奧秘卻灰心，欲重拾舊惡與無知之路，必遭至苦；因全然不知神者，尚勝於淺嘗即止、不再求完整知識之人。

VII. 「養公雞，勿獻祭；牠比日月更聖。」此藏兩重教訓：其一反對以活物祭神，因生命神聖，縱為獻神亦不可毀；其二以公雞喻人身，人身比神（太陽）與自然（月亮）更聖，當護存之，因其為人最珍貴的表達媒介。畢達哥拉斯亦禁門徒自殺。

VIII. 「莫讓燕子進家。」求真理者勿容飄忽之念入心，勿容閒散之人入生命；他必須常與理性明達之士及盡責勤勉之人為伍。

IX. 「勿輕易向人伸手。」門徒當慎守所知，莫將智慧與知識（其右手）交給不懂珍惜之人。手喻真理；真理扶起因無知跌倒者。但許多非再生者不但不求智慧，反斬斷伸來的援手。群眾的救贖，唯時間能成。

X. 「離榻之時，捲起被褥，勿留身形之痕。」當門徒從無知之眠醒來，進入智性清醒，便抹去昔日靈性黑暗的記憶；因智者行過不留形跡，免使見者將之鑄為偶像。

畢達哥拉斯學派最著名的遺篇，是相傳由畢達哥拉斯親作的《金句》，然作者真偽存疑。《金句》簡要總結其哲學體系；此體系構成克羅托納教育教義，亦稱義大利學派基石。詩篇開篇勸人敬愛神、尊崇英雄、敬重精靈與元素居民。繼而敦促人審慎勤勉度日，寧取心智與靈魂之寶，不取俗世財物積累。詩篇亦許諾：若能超脫低等物質性、涵養自制，終將蒙神悅納，與神重合，分享其不朽。（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圖曾以重金購得若干畢達哥拉斯手稿，皆為克羅托納之劫後殘篇。見《神諭諸神史》，日內瓦，1675。）

畢達哥拉斯天文學

畢達哥拉斯認為，宇宙中各物體之位，皆取決於其內在尊位。當時俗見以為地球居太陽系中心；日、月諸星繞地而轉；地球則平且方。他駁此說，不顧批評，宣稱火是諸元素中至重要者，中心是物體至重要部分；正如維斯塔聖火居於家宅中央，宇宙中央亦有一顆燃耀天光的火球。他稱此中心火球為「朱庇特之塔」、「一體之球」、「大單子」、「維斯塔祭壇」。神聖數字十象徵總和與圓滿，故畢達哥拉斯將宇宙分十個天層，以十個同心圓為象徵。此圓始於中心聖火之球；其次為七行星、地球，以及另一不可見的神秘行星，名為「對地星」。

關於對地星（Antichthon）的性質，眾說紛紜。亞歷山大的革利免視其為諸天之總體，另一些人則以月亮當之。更可能的是，它是古人所述那神秘的第八天球：一顆暗行星，與地球同軌，卻總位於地球正對面，受太陽遮蔽而不可見。這莫非是占星家長久揣測的神秘莉莉絲？

艾薩克·邁爾曾記：「畢達哥拉斯學派主張，每顆星皆自成世界，有自身的大氣，環以廣闊以太。」（見《卡巴拉》。）其門徒尤尊金星，因它是唯一亮得足以投下影子的行星。作為晨星，日出前可見；作為昏星，日落後即耀。為此，古人賦予它諸多稱呼。它在日暮現身，稱「昏星」（vesper）；因它比太陽早起，又喚作「偽光」、「晨星」或「路西法」（Lucifer），意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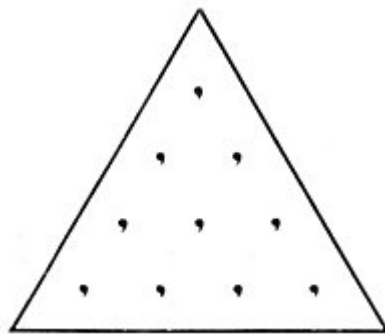
「攜光者」。這方面與太陽的牽繫，令此星也名維納斯、阿斯塔特、阿芙羅黛蒂、伊西斯與眾神之母。或許某些季節、某些緯度，不用望遠鏡也能瞥見金星呈新月之形。這便解釋了古代女神何以總與新月相關連，且當時的月相並非新月。畢達哥拉斯在天文學上的精確造詣，無疑得自埃及神殿；其祭司早在千年前就已悟透天體間的真實關係，直到後世才向凡俗世界揭曉。他從神殿所得的智慧，讓他能提出需兩千年才得驗證的斷言；此事說明了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何以如此看重古代祕儀的深度。在那科學尚屬蒙昧、全無現代儀器輔助的年歲，祭司哲學家竟已尋得宇宙動力學的真實根基。

柏拉圖闡述的畢達哥拉斯幾何立體之說，於《準則》中得一有趣應用。此書匿名作者寫道：「幾乎所有古代哲人，皆為宇宙設想一種和諧理論；此風綿延，直至古代哲思方式消亡。克卜勒（1596）為印證柏拉圖教義——宇宙由五種正立體構成——提出如下規則：

「地球是一圓，萬物之量尺。繞之繪一十二面體；包此體之圓即火星。繞火星繪一四面體；裹此者之球即木星。繞木星繪一立方體；納此者之球即土星。今將一二十面體內接於地球；其內之圓即金星。再將一八面體內接於金星；其內之圓即水星。」（《宇宙的奧秘》，1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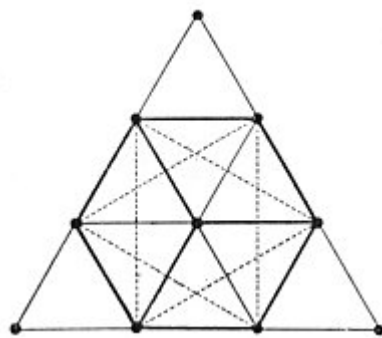
「此規則難以視作宇宙比例的實情陳述，因其與十六世紀初哥白尼公布的比例實不相合。然而克卜勒極以此式為傲，聲稱珍視它勝過薩克森選侯國。第谷與伽利略這兩位卓然權威亦表示認可；他們顯然心領神會。克卜勒本人卻從未透露半點線索，說明這珍貴規則該如何解讀。」

柏拉圖式的天文學，關切的不在天體的物質構成或排列，而將星辰行星主要視為神聖智性的焦點。物理天文學被視作「陰影」之學；哲學天文學方是「實相」之學。



四元聖數

士麥那的泰翁宣稱，十點三角形數——亦即畢達哥拉斯的四元聖數——乃極其重要的象徵，因在慧眼之前，它揭示宇宙自然的奧秘。畢達哥拉斯學派以此立誓：「憑那將四元聖數賜予我等靈魂者起誓；其中藏有萬物生生不息之源泉與根本。」



立方體與星

連接四元聖數的十個點，便得九個三角形。其中六個構成立方體。同樣這些三角形，若在其間適當畫線，則顯出中央一點的六芒星。立方體與星，僅用七點。依卡巴拉所言，三個未用的角點，象徵宇宙三重不可見的本因；而立方體與星形中所含的七點，則是埃洛希姆（Elohim），即七個創造時期的諸靈。而安息日，或第七日，即中央之點。

畢達哥拉斯數學

數的祕密含義向來引人遐想。雖有諸多有趣的發現，但可以說，自畢達哥拉斯逝去，通向該學問的鑰匙便已失落。兩千五百年來，各國哲人試圖解開他留下的線團，顯然無人功成。縱使有人意圖抹除其教誨的一切記載，斷簡殘篇猶存，為其哲學較淺顯的部分留下線索。真正重大的奧祕從不形諸文字，僅以口耳相傳，授予寥寥幾位揀選的門徒。這些人不敢向凡俗洩漏；因而當死亡封上他們的嘴唇，奧祕也隨之長眠。

當今世上某些祕傳學派，可視為古代祕儀的延續。它們或許保有一些原始數字公式，但過去五百年間，從這些團體流出的浩瀚著作裡，卻難覓確證。這些著作雖常論及畢達哥拉斯，卻未見對其繁複教義的理解，與後世希臘臆測者無異——言說甚多，著述甚少，所知更少，只以一連串神祕暗示與承諾掩飾自己的無知。早期作者的著作中，偶見謎一般的陳述，作者自身亦無意闡明。普魯塔克曾如此寫道：

「畢達哥拉斯學派更進一步，以諸神之名與稱號，尊崇數字與幾何圖形。因此，他們稱等邊三角形為『出自頭顱的密涅瓦』與『三重誕生者』——因它可從三角的垂線等分。於是，數字一被命名為阿波羅；數字二，則冠以紛爭與大膽；數字三，是為正義。蓋施害為一端，受害為另一端，正義居於兩者之間。同理，數字三十六，即其四元聖數或神聖四元組，相傳由最初四個奇數與四個偶數構成；他們視之為最莊嚴的誓言，稱之為『宇宙』。」（《伊西斯與歐西里斯》）

普魯塔克在同書稍早亦言：「三角形之力，顯現普路託、巴克斯與馬爾斯之性；正方形之性質，表達瑞亞、維納斯、刻瑞斯、維斯塔與朱諾之性；十二面體之性，屬朱庇特；而據歐多克索斯所言，五十六角形則歸於堤豐。」普魯塔克並未自詡能解這些象徵的深意；但他相信，畢達哥拉斯在幾何立體與諸神之間建立的聯繫，源於這位賢者在埃及神殿中所見的形象。

就連偉大的共濟會象徵學家阿爾伯特·派克也坦言，諸多疑問缺乏可靠資料。他在為 32° 與 33° 所撰的《象徵學》中寫道：「我不解，何以七應稱為密涅瓦，又何以立方體應歸於尼普頓。」稍後他又補充：「畢達哥拉斯學派賦予數字的種種名稱，無疑本身即是謎題與象徵；且幾乎可以斷定，至普魯塔克時代，這些名稱隱藏的意義已然湮滅。畢達哥拉斯以一道帷幕遮掩其象徵，非常成功；若無他的口傳心授，這帷幕從一開始便無法穿透。」

所有誠摯探研此道者，皆懷這般不確定，足證一事：憑現存關於畢達哥拉斯數學哲學體系的模糊殘篇，欲作斬釘截鐵之論，實非明智。以下內容，摘自畢達哥拉斯門徒及後世學者留下的零散記錄，僅取其中要點。

求取文字數值力量的方法

探求一詞的數值，首要步驟在將其還原至原始語言。此法僅對源出希臘文或希伯來文之詞有效；且所有詞彙皆須按其最古老、最完整之形拼寫。因此，舊約的詞與名須轉回早期希伯來字母，新約的詞則轉回希臘文。以下二例可闡明此理。

猶太人之造物主，英文稱耶和華。然欲求此名數值，必先將其還原為希伯來字母，即 יהוה，須從右向左讀。希伯來字母為：ה (He)、ו (Vau)、ה (He)、י (Yod)；若依英文由左至右次序，則讀作約德-赫-瓦夫-赫 (Yod-He-Vau-He)。查閱表中字母數值，可知此聖名四字母之數如下：Yod 為 10，He 為 5，Vau 為 6，第二個 He 為 5。故 $10+5+6+5=26$ ，即耶和華之對應數。若逕用英文字母計算，答案自然謬誤。

第二例為神祕的諾斯底泛神阿布拉克薩斯 (Abraxas)。此名當用希臘字母表。Abraxas 之希臘文為 Αβραξας。A = 1，β = 2，ρ = 100，α = 1，ξ = 60，α = 1，ς = 200，總和為 365，即一年之日子數。此數正是解開阿布拉克薩斯奧秘之鑰；他象徵三百六十五位埃昂靈，或諸日之靈，聚合為一複合人格。阿布拉克薩斯本身象徵五種存在；而一年之圓實為三百六十度，故每一位流溢神祇，皆分得此力之五分之一，即七十二；此數正是猶太舊約及其卡巴拉體系中最神聖的數字之一。探求希臘與猶太諸神女神之名數值，亦循此法。

一切更高數字，皆可化約為最初十個數之一；而十本身，又可化約為一。是以，凡將神名轉譯為其數字對應，所得之數，皆以這十個始數為根基。依循此法，將數字相加：六百六十六即成六加六加六，得十八；十八復為一加八，終成九。《啟示錄》記載，將有十四萬四千人得救。此數作一加四加四加零加零加零，亦得九。由此可見，巴比倫之獸與得救者的數目，皆指向人自身——九，即人的象徵。此法適用於希臘字母與希伯來字母的數值。

原始的畢達哥拉斯數字哲學，並無證據支持今日流行的改名做法，以為改變姓名振動，便能改善性情或財運。

英文世界亦有一套算法，然其準確性頗堪爭議。它相對晚出，與希伯來卡巴拉體系或希臘古法皆無淵源。有人稱之為「畢達哥拉斯式」，卻無實據支撐；有諸多理由令此說難以立足。畢達哥拉斯以十為基，此系統卻以九為基——九乃不完全之數，僅此一點，幾可定論。再者，希臘與希伯來字母的排列，與英文殊不相類，豈能將一種語文的數列，硬套於他種語文之上？進一步試驗此系統或有益處，然其於古代並無憑據。字母與數字對應排列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每一數字下方的字母，即具有欄首數字的值。試以「人」（man）一詞為例：M 為四，A 為一，N 為五，總和為十。這些數值，實則與畢達哥拉斯體系所予者相同。

1	2	3	4	5	6	7	8
Aleph	א	ב	1	Α α	•	Alpha	A
Beth	ב	ג	2	Β β	•	Beta	B
Gimel	ג	ד	3	Γ γ	•	Gamma	G
Daleth	ד	ה	4	Δ δ	•	Delta	D
He	ה	ו	5	Ε ε	•	Epsilon	E
Vau	ו	ז	6	Ϝ ϝ	•	Digamma	Fv
Zain	ז	ח	7	Ζ ζ		Zeta	
Heth	ח	ט	8	Η η		Eta	
Teth	ט	י	9	Θ θ		Theta	
Jod	י	כ	10	Ι ι	•	Iota	I
Caph	כ	ל	20	Κ κ	•	Kappa	C
Lamed	ל	מ	30	Λ λ	•	Lambda	L
Mem	מ	נ	40	Μ μ	•	Mu	M
Nun	נ	ס	50	Ν ν	•	Nu	N
Samech	ס	ע	60	Ξ ξ		Xi	
Oin	ע	פ	70	Ο ο	•	Omicron	O
Pe	פ	צ	80	Π π	•	Pi	P
Tzadi	צ	ק	90	Ϛ		Episemonbau επισημων Bau	
Koph	ק	ר	100				
			100	Ρ ρ	•	Rho	R
Resh	ר	ש	200				
			200	Σ σ	•	Sigma	S
Shin	ש	ת	300				
			300	Τ τ	•	Tau	T
Tau	ת		400				
			400	Υ υ	•	Upsilon	U
			500	Φ φ		Phi	
			600	Χ χ		Chi	
			700	Ψ ψ		Psi	
			800	Ω ω		Omega	
			900	Ͱ		Sanpi	

希伯來、希臘與撒馬利亞字母的數值

出自希金斯《凱爾特德魯伊》

| 欄 | 內容 | |---|---| | 1 | 希伯來字母的名稱。 | | 2 | 撒馬利亞字母。 | | 3 | 希伯來與迦勒底字母。 | | 4 | 各字母的數值對應。 | | 5 | 希臘字母的大寫與小寫。 | | 6 | 標有星號的字母，是卡德摩斯從腓尼基帶到希臘的字母。 | | 7 | 希臘字母的名稱。 | | 8 | 希伯來、希臘與撒馬利亞字母最接近的英文對應字母。 | 註：用於字尾時，希伯來 Tau 的數值為四百四十，Caph 為五百，Mem 為六百，Nun 為七百，Pe 為八百，Tzadi 為九百。帶點的 Alpha 與帶短劃的 Aleph，其值為一千。

畢達哥拉斯數論導論

（以下畢達哥拉斯數學綱要，乃托馬斯·泰勒《理論算術》開篇數章之意譯；此書為現存最稀有、最重要之畢達哥拉斯數學殘篇彙編。）

畢達哥拉斯學派宣稱，算術為數學諸科之母。可證之於：幾何、音樂與天文皆依賴算術，而算術不依賴彼等。故幾何可除去，算術猶存；若除算術，幾何則亡。音樂亦然，其存繫於算術；然音樂若廢，不過限縮算術一途之表達，無損算術本身。畢達哥拉斯學派亦證算術先於天文，因

天文同時仰賴幾何與音樂。天體之大小、形狀與運動，由幾何定奪；其和諧與韻律，則賴音樂運用。若天文廢，幾何與音樂皆無恙；然若幾何與音樂俱滅，天文即毀。是故幾何與音樂之先於天文，得以確立。然算術先於一切；乃首要，為根本。

畢達哥拉斯教誨門徒，數學學科分為兩大部類。其一關乎「多」（組成），即一物之組成部分；其二關乎「量度」（大小），即一物之相對大小或密度。

「量度」復分兩類：靜止之量度與可動之量度；靜止者居先。「多」亦分兩類，因「多」既可關乎自身，亦關乎他物；關乎自身者居先。畢達哥拉斯將算術之學歸於「關乎自身之多」，將音樂之藝歸於「關乎他物之多」。同理，幾何歸於靜止之量度，球面學（部分作為天文學）則歸於可動之量度。「多」與「量度」，皆由心智之圓周所界定。原子論已證實，大小乃數之結果；因凡團塊皆由微單位構成，無知者卻誤以為團塊乃單一實體。

現存的畢達哥拉斯記錄已殘闕，欲求術語精確定義，誠非易事。然在進一步闡發之前，須先辨明「數」、「單子」與「一」三詞之義。

單子意指：（a）那涵容萬有的至一。畢達哥拉斯學派稱單子為「尊貴之數，神與人之父」。單子亦指：（b）任一數字組合被視作整體時，其總和即單子。因此，宇宙是一個單子；而宇宙各部分，如行星與元素，相對其自身構成而言，整體上即為單子；同時，它們又共同構成一個更大的單子，並隸屬其中。單子亦可比為（c）一株樹的種子：種子發芽後，便生出眾多枝條（數）。換言之，數之於單子，如同枝桠之於種子。萊布尼茲鑽研畢達哥拉斯學派奧秘的單子論，由此發展出其宏大的世界原子理論；此說與古代祕儀教導完全契合，因萊布尼茲本人即為某祕密學派的入門者。部分畢達哥拉斯學者也主張單子（d）與至一者同義。

數泛指一切數字及其組合。（某些畢達哥拉斯學派嚴釋此詞時，將1與2排除在外。）畢達哥拉斯將「數」定義為：單子中所含種子理型的展開與作用。希帕索斯的追隨者則宣稱，數是造物主用以型塑宇宙的最初範型。

柏拉圖學派將「一」定義為「多之極頂」：「一」不同於單子：單子指各部分視作單位時的總和，而「一」則指稱每一構成部分本身。

數有兩序：奇數與偶數。由於「一」永不可分，奇數亦無法均分。譬如9可拆作4+1+4，中央的「一」始終完整。再者，若將奇數分為兩部，必一為奇、一為偶。以9為例：可拆為5+4、3+6、7+2或8+1。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奇數以單子為原型，屬確定而陽性。然而他們對「一」的本質並無定論。有人說它屬陽性，因為加於偶（陰性）數便得奇（陽性）數；另有人則言，若「一」加於奇數，則奇變偶，陽轉為陰。因此「一」被視為雌雄同體之數，兼具陽陰二性，可奇可偶。畢達哥拉斯學派遂稱之為偶奇數。該學派慣以奇數之物祭祀高等神祇，以偶數之物供奉女神與下界之靈。

任一偶數皆可平分為二，而這兩部分必同為奇數或同為偶數。例如10平分為5+5，二者皆奇。若作不均分，此理仍成立：6+4皆偶，7+3皆奇，8+2皆偶，9+1皆奇。故偶數無論如何分

割，其部分必然同奇或同偶。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偶數以二元數為原型，屬不定而陰性。

奇數依「埃拉托斯特尼篩」之法分為三類：非合成數、合成數與「非合成-合成數」。

非合成數（質數）指除自身與 1 外，無其他數整除者，如 3、5、7、11、13、17、19、23、29、31、37、41、43、47 等。例如 7 僅能被 7 整除（ $7 \div 7 = 1$ ），亦能被 1 整除（ $7 \div 1 = 7$ ）。

合成數則不僅能被自身與 1 整除，亦能被其他數所除，如 9、15、21、25、27、33、39、45、51、57 等。以 21 為例：除 21 與 1 外，尚可被 3 與 7 整除。

「非合成-合成數」指兩數雖各自可被整除，卻無公因數，如 9 與 25。9 可被 3 除，25 可被 5 除，但二者不能以對方的除數相除，故無公因。因其各有除數，故稱「合成」；因彼此無公因，故稱「非合成」。此詞即為描述此種性質而生。

偶數亦分三類：偶偶數、偶奇數與奇奇數。

偶偶數皆由 1 依倍數遞增而成，如：1、2、4、8、16、32、64、128、256、512、1024。其完美性在於可不斷對半，直至歸於 1。例如 64 對半為 32，32 對半為 16，16 對半為 8，8 對半為 4，4 對半為 2，2 對半為 1；一旦達 1，便無法再分。

偶偶數具有獨特性質：末項除外的各項總和，必等於末項減一。例如首兩項 1+2 之和等於第三項 4 減一（即 3）；首四項 1+2+4+8 之和等於第五項 16 減一（即 15）。

在一列偶偶數中，首項乘末項等於末項；次項乘倒數第二項亦等於末項；依此類推。若數列為奇數項，中央數自乘即等於末項；若為偶數項，則中央兩數相乘等於末項。以奇數項數列 1、2、4、8、16 為例： $1 \times 16 = 16$ ， $2 \times 8 = 16$ ，中央數 4 自乘： $4 \times 4 = 16$ 。

偶奇數指對半一次後，便無法再對半的偶數。將奇數按序乘二即可得：從 1、3、5、7、9、11 等奇數，生出 2、6、10、14、18、22 等偶中奇數。因此，每第四個數便是偶奇數。這類數只容一次分割：2 對半為兩個 1，6 對半為兩個 3，此後便不能再分。

偶奇數另有一特色：除以奇數，商必為偶；除以偶數，商必為奇。譬如 18 除以偶數 2，得奇數 9；除以奇數 3，則得偶數 6。

還有一點值得留意：每個偶奇數，皆為其左右兩數之和的半數。例如：10 是 6 與 14 之和的半數，18 是 14 與 22 之和的半數，6 是 2 與 10 之和的半數。

奇奇數與不均偶數性質介於偶偶數與偶奇數之間。它們不像偶偶數可一再對半直至歸一，也不似偶奇數只能對半一次；奇奇數能對半多次，卻無法歸一。其生成方式，是將大於 1 的奇數（3、5、7、9、11……）乘以大於 2 的偶偶數（4、8、16、32、64……）。第一個奇數 3 乘第一個偶偶數 4，得 12，即第一個奇奇數。再以 5、7、9、11 等依次乘 4，便得一系列奇奇數；若換以其他偶中偶數（8、16、32……）相乘，則得另一些奇奇數。試加以對半為例：12 對半為 6，6 對半為 3；因畢達哥拉斯學派視「一」不可分割，至此便止。

偶數還可分為三類：過盈數、虧缺數與完全數。

過盈數或稱過剩數，其因數之和大於自身。例如 $24 : 1/2$ 為 12， $1/4$ 為 6， $1/3$ 為 8， $1/6$ 為 4， $1/12$ 為 2， $1/24$ 為 1。這些部分相加（ $12+6+8+4+2+1$ ）得 33，大於原數 24。

虧缺數的因數之和小於自身。例如 $14 : 1/2$ 為 7， $1/7$ 為 2， $1/14$ 為 1。這些部分相加（ $7+2+1$ ）得 10，小於原數 14。

完全數之因數和恰等於自身。例如 $28 : 1/2$ 為 14， $1/4$ 為 7， $1/7$ 為 4， $1/14$ 為 2， $1/28$ 為 1。這些部分相加（ $14+7+4+2+1$ ）正是 28。

完全數極其罕見。一到十之間只有一個，六；十到百之間一個，二十八；百到千之間一個，四百九十六；千到萬之間一個，八千一百二十八。求完全數之法如下：將偶偶數列（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等）的第一數加於第二數；若所得為非合成數，便乘以此和數列最後一數。乘積即為第一個完全數。例如：第一與第二個偶偶數為一與二。其和為三，是非合成數。三乘以二——即產生此和的數列最後一數——乘積為六，即第一個完全數。若偶偶數相加未得非合成數，便須加入此列下一數，直到得非合成數為止。第二個完全數求法如下：偶偶數一、二、四之和為七，是非合成數。七乘以四（產生此和的數列最後一數），乘積為二十八，即第二個完全數。此法可延續至無窮。

完全數乘以二則成過剩數；除以二則成虧缺數。

畢達哥拉斯學派由數之科學發展其哲學。以下引自《理論算術》的一段，是此實踐的卓越例子：

「完全數乃德性的美麗形象；德性乃過度與缺乏之間的中介，非某些古人所謂的至高頂點。惡與惡彼此相對，然二者皆與善相對。善卻從不與善相對，而是同時與兩惡相對。怯懦與魯莽相對，二者皆缺乏真正勇氣；但怯懦與魯莽皆與剛毅相對。狡詐與愚鈍相對，二者皆缺乏智性；二者皆與審慎相對。揮霍與貪吝相對，二者皆缺乏慷慨；二者皆與寬宏相對。其他德性亦然；由此可見，完全數與德性極相似，也因此數極少，如德性般罕見，且按極恆定的秩序生成。相反，過剩數與虧缺數可見無窮之多；既無有序排列，也不由固定端點生成；因此，它們與惡習極相似，因惡習眾多、無序且不確定。」

The Sieve of Eratosthenes.																			
Here 7 measures the first number according to 3, the second according to 5, the third according to itself, and so of the rest.																			
The series of Odd Numbers which are measured by 7				21				35					49				63		77
Here the first number is measured by 5 according to 3, the second by 5 according to itself, the third by 5 according to 7, and so on.																			
The series of Odd Numbers which are measured by 5				15			25					35			45			55	65
Here the first number is measured by 3 according to itself, the second by 3 according to 5, the third by 3 according to 7, and so of the rest.																			
The series of Odd Numbers which are measured by 3				9		15		21		27		33		39		45		51	57
Odd Numbers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The sieve of Eratosthenes by which it is ascertained what numbers are primary, and what are composite.																			
Primary and Incomposite Numbers				5	7		11	13		17	19		23		29	31		37	41
Eratosthenes appears very properly to have called the above invention a sieve; for in it the composite are separated from the incomposite numbers, just as in a sieve, the pure is separated from the impure, and that which is subtle from that which is dense and gross.																			

埃拉托斯特尼篩

重繪自泰勒《理論算術》

此篩乃埃拉托斯特尼約公元前230年所創的數學工具，用以區分合成數與非合成奇數。一旦明白原理，使用便極簡單。所有奇數先按自然次序排列，如圖中自下而上第二欄，標為「奇數」。隨後可見：從3起，每第三個數可被3整除；從5起，每第五個數可被5整除；從7起，每第七個數可被7整除；從9起，每第九個數可被9整除；從11起，每第十一個數可被11整除；依此類推，以至無窮。此法最終篩出畢達哥拉斯學派所謂「非合成數」，即除自身與一之外，別無因數者，列於最下欄，標為「原初非合成數」。大衛·尤金·史密斯在《數學史》中稱，埃拉托斯特尼是亞歷山大城最偉大的學者，仰慕者譽之為「第二柏拉圖」。他受教於雅典，不僅以篩法聞名，更曾以巧妙方法計算地球周長與直徑。他測得的地球直徑，與現代科學公認的極直徑僅差50英里。埃拉托斯特尼這項成就，連同其他數學貢獻，無可辯駁地證明：公元前三世紀的希臘人不但知道地球是球形，還能以驚人精度推估其實際大小，以及地球與日月之距。薩摩斯的阿里斯塔克斯是另一位偉大的希臘天文學家兼數學家，約生活於公元前250年；他憑哲學推論與少量簡易儀器，便斷定地球繞日運行。哥白尼雖自認是此說的發現者，實則不過重述了阿里斯塔克斯一千七百年前的創見。

十數表

（以下畢達哥拉斯諸數綱要，摘自尼科馬科斯、士麥那的泰翁、普羅克洛斯、波菲利、普魯塔克、亞歷山大的革利免、亞里斯多德及其他早期權威著作的意譯。）

單子——一——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它始終保持同一狀態，與眾數有別。其屬性如下：它稱為心智，因心智穩定且位居卓越；稱為雌雄同體，因它既陽且陰；稱為奇與偶，因加於偶則成奇，加於奇則成偶；稱為神，因它是一切的始與終，自身無始無終；稱為善，因神本性如此；稱為物質之容器，因它產生二元數，而二元數本質屬物質。

畢達哥拉斯學派稱單子為混沌、幽暗、裂隙、塔耳塔洛斯、斯提克斯、深淵、勒忒、阿特拉斯、軸、莫耳福（維納斯之名），以及朱庇特之塔或寶座；因有一種偉大力量居於宇宙中心，控制行星繞其自身的圓形運動。單子也稱為種子理則，因它是宇宙中一切思想的起源。其他名稱還有：阿波羅，與太陽相關；普羅米修斯，為人帶來光；皮拉利俄斯，存在於火中者；生源，因無

它則任何數皆無由存在；基質，因基質為本；又稱「真理之因」與「和聲之基」。凡此諸名，皆因它是原初至一者。

在大與小之間，單子為均等；在張緊與鬆弛之間，單子居中；在眾數中，它是中項；在時間中，它是現在；因永恆既不知過去亦不知未來。它稱為朱庇特，因朱庇特是諸神之父與首；稱為維斯塔，即家宅聖火，因它位於宇宙中央，如圓中之點，安住其中而不偏向任何一方；又稱「形相」，因它界定、攝並限定萬物；稱為愛、和諧與虔敬，因它不可分。單子其他象徵名包括船、戰車、普羅透斯（能變形之神）、謨涅摩緒涅，以及「多名者」。

以下象徵名稱被賦予「二元」——即二——，因它已被分開，成為二而非一；而凡有二者，兩者便互相對立：精靈、惡、黑暗、不平等、不穩定、可動、大膽、勇力、爭競、物質、不相似、眾數與單子之間的分隔、缺陷、無形狀、不定、不確定、和諧、容忍、根、泉湧意念的雙足、頂、法涅斯、意見、謬誤、別異、怯疑、衝動、死亡、運動、生成、變異、分割、經度、增加、組合、共通、不幸、支撐、施加、婚姻、靈魂與科學。

W·韋恩·韋斯科特在其《數字：其玄秘力量與特性》中論二元數說：「它稱為『大膽』，因它是最早從『神聖一』分離出來的數字；從迦勒底神諭所謂『受神滋養之沉默內殿』分離出。」

單子既為父，二元數便為母；因此，二元數與若干女神有共同點：伊西斯、瑞亞（朱庇特之母）、弗裡吉亞、呂底亞、丁底墨涅（庫柏勒）與刻瑞斯；厄拉託（繆斯之一）；狄安娜，因月牙有雙尖之形；狄克廷娜、維納斯、狄俄涅、庫忒瑞亞；朱諾，因她既是朱庇特之妻又是其姊妹；以及墨丘利之母邁亞。

單子是智慧的象徵，二元數則象徵無知；因二元數中存在分離感，而此分離感是無知的開始。然而二元數也是智慧之母；因無知自其本性必生出智慧。

畢達哥拉斯學派尊崇單子，卻鄙視二元數，因它象徵極性。憑二元數之力，深淵誕生，與諸天相對。深淵映照諸天，遂成幻相；下方不過是上方的倒影。這下方稱為摩耶、幻象、海、大虛空；波斯賢士便攜鏡子以象徵它。二元數生起爭端與衝突，直到單子置於其間，救主神才重新建立平衡；祂取了數的形體，為人贖罪而釘在兩個盜賊之間。

三元數——3——是第一個真正的奇數（單子未必總被視作數）。它首度達成統一平衡；因此畢達哥拉斯說，阿波羅從三腳座發出神諭，並勸人奠酒三次。三元數的性質關鍵是友誼、和平、正義、審慎、虔敬、節制與德性。以下神祇具有三元數原則：薩圖恩（時間統治者）、拉託娜、豐饒角、俄菲翁（大蛇）、忒提斯、赫卡忒、波呂許姆尼亞（繆斯之一）、普魯托、特里同、海洋主宰、特里託革尼亞、阿刻洛俄斯，以及命運女神、復仇女神與美惠女神。此數稱為智慧，因人能組織現在、預見未來，並得益於過去經驗。它是智慧與理解的緣由。三元數乃知識之數，囊括音樂、幾何、天文學，以及天界與世間的科學。畢達哥拉斯教導，此數的立方具有月輪之力。

三元數及其三角形象徵之所以神聖，源於它由單子與二元數構成。單子象徵神聖之父，二元數象徵偉大母親。三元數由此二者合成，故為雌雄同體；並象徵神從自身生出諸世界，而神在其

創造面向中，始終以三角形象徵。單子進入二元數，因而能成為後裔之父；因二元數是須彌之胎，世界曾在其中孕育，如今仍以胚胎狀態存於其中。

四元數——4——被畢達哥拉斯學派尊為原初之數、萬物之根、自然之泉源，以及最完美之數。一切四元數皆屬智性；它們依湧現秩序，環攝世界，如至高火天貫穿其間。何以畢達哥拉斯學派以四元數來表示神，可從一篇歸於畢達哥拉斯的神聖講辭得解；其中神被稱作數中之數。此因 10 是由 1、2、3 與 4 構成。數字 4 象徵神，因它象徵最初四個數。此外，四元數是一週之中心，位於 1 與 7 之間的中點。四元數也是第一個幾何立體。

畢達哥拉斯主張，人的靈魂由四元數構成；靈魂的四種能力是心智、科學、意見與感覺。四元數連結一切存在、元素、數與季節；凡可稱名之物，無不依於四元聖數。它是萬物之因與造作者，是可知的神，天界與感官之善的作者。普魯塔克闡釋此四元聖數時，稱此為世界，為 36，由最初四個奇數加上最初四個偶數構成，如下：

$$1 + 3 + 5 + 7 = 16 \quad 2 + 4 + 6 + 8 = 20 \quad 16 + 20 = 36$$

四元數的關鍵詞包括躁進、力量、雄健、雙母所生，以及自然之鑰的守護者；因宇宙構成不能沒有它。它也稱為「和諧」與「第一深奧」。以下諸神分有四元數本性：赫丘力士、墨丘利、武爾坎、巴克斯與烏拉尼亞（繆斯之一）。

三元數代表原色與主要行星；四元數則代表次級色與次要行星。七靈從最初三角形發出，由一個三角形與一個正方形象徵。二者合成共濟會圍裙。

五元數——5——是奇數與偶數（3 與 2）的結合。對於希臘人而言，五芒星是光、健康與生命力的神聖象徵。它也象徵第五元素——以太——因它免於四個低等元素的擾動。它稱為平衡，因它將完全數 10 分為兩個相等部分。

五元數象徵自然；因當它自乘時，會返回自身，正如麥粒從種子的形態開始，經歷自然的生長過程，最終又產生麥粒之種，作為自身成長的最後形態。其他數字自乘會產生其他數字，但唯有 5 與 6 自乘時，其末位數保持原數。

五元數代表一切高等與低等存在。它有時稱為祕儀大師，或祕儀之祭司，因它與靈性以太相連；而神祕修持正是藉此得以成就。五元數的關鍵詞有和解、交替、婚姻、不朽、親和、天意與聲音。具五元數本性的神祇包括帕拉斯、涅墨西斯、布巴斯提亞（巴斯特）、維納斯、雌雄同體者、庫忒瑞亞，以及朱庇特的使者。

四元數（元素）加上單子等於五元數。畢達哥拉斯學派教導，土、火、氣與水諸元素，被一種名為以太的實體滲透，乃生命力與生命的基礎。因此，他們選擇五角星或五芒星，作為生命力、健康與互滲的象徵。

哲人常以龍象徵土元素；古代許多英雄也因此受命出征屠龍。因此，他們把劍（單子）刺入龍（四元數）之身。此舉形成五元數，象徵靈性本性戰勝物質本性。四元素在早期聖經著作中，

由自伊甸園流出的四條河象徵。諸元素本身，則受以西結所見的複合基路伯支配。

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六元數——6——代表世界創造；亞歷山大的革利免也指出，無論先知傳統或古代祕儀，皆以此數表示創世。畢達哥拉斯學派稱它為所有部分的完美。此奧菲斯之聖數，也是命運女神拉刻西斯與繆斯塔利亞的聖數。它又稱「萬形之形」、「宇宙之節理」與「靈魂之造作者」。

希臘人認為，和諧與靈魂本性相通，因為一切靈魂皆是和諧的。六亦象徵婚姻，因其由兩個三角形結合而成，一陽一陰。六的關鍵詞包括：時間，因其衡量持續性；萬靈藥，健康在於平衡，六乃平衡之數；世界，世界如六，常由相反者經和諧構成；全備，其部分恰成整體（ $3 + 2 + 1 = 6$ ）；不疲倦，因其蘊含不朽元素。

畢達哥拉斯學派尊七為「值得崇敬者」。七乃宗教之數，因人身受七位天界之靈支配，須向祂們獻祭。又稱生命之數，因胎兒若在第七月出生多能存活，在第八月則常夭折。有作者稱其為無母的密涅瓦，因七非由母生，而是自父——單子的冠冕或頭顱——誕生。七的關鍵詞包括幸運、時機、守護、控制、治理、審判、夢、聲音，以及引導萬物抵達終點者。以七為屬性的神祇有埃癸斯、歐西里斯、馬爾斯與克利俄（繆斯之一）。

在古代諸多民族中，七皆為神聖之數。猶太人的埃洛希姆據說有七位，乃是黎明之靈，更常被稱作掌管行星的大天使。七大天使，加上掌管太陽三重面向的三位靈，共同構成了十，即畢達哥拉斯神聖的十元數。神祕的畢達哥拉斯四元聖數——由一增至四的四列點——象徵創造的階段。畢達哥拉斯的重要真理，乃萬物皆憑十而再生，在共濟會中被隱微地保存下來；他們的握手便以十指交合，每手五指。

三（靈、心智、靈魂）降入四（世界），其和為七，正是人的神祕本性，由三重靈性體與四重物質形構成。此以立方體象徵：立方體有六面，內藏神祕第七點。六面即六方：北、東、南、西、上、下；或前、後、右、左、上、下；亦可喻為土、火、氣、水、靈與物質。中央立著一，即直立人形；六座金字塔自立方體中心向外放射。由此誕生偉大神祕學公理：「中心乃方向、維度與距離之本源。」

七元數為法則之數，因它是宇宙法則造作者之數，即寶座前的七靈。

八之所以神聖，因它是第一個立方體之數；此形具八個角，且是十以下唯一的「偶偶數」（1—2—4—8—4—2—1）。因此，八可分成兩個四；每個四分成兩個二；每個二再分成兩個一，從而復歸單子。八的關鍵詞包括愛、商議、審慎、律法與便利。具其本性的神祇有潘哈摩尼亞、瑞亞、庫柏勒、卡德墨亞、丁底墨涅、奧耳基亞、尼普頓、忒彌斯與繆斯歐忒耳佩。

八是一個神祕之數，與希臘厄琉息斯祕儀及卡比裡相關，被稱為「小聖數」。其形式部分源於赫爾墨斯雙蛇杖上纏繞的蛇，部分源於天體的蛇形運動；亦可能源自月亮交點。

九是第一個奇數平方（ 3×3 ）。這與失敗和不足相關，比完美之十少一。這又稱「人之數」，因人胚胎生命歷時九月。其關鍵詞包括海洋與地平線，因古人視二者皆無邊際。九是無限

之數，因在它之外唯有無盡的十。九亦稱邊界與限度，因它將一切數收攝於自身；又稱「氣之天層」，因它環繞諸數，一如空氣環繞大地。具此性的諸神包括普羅米修斯、武爾坎、朱諾（朱庇特之姊妹與妻）、派安，以及阿格萊亞、特里託革尼亞、庫瑞忒斯、普羅塞耳庇娜、許珀裡翁與繆斯特耳普西科瑞。

九被視為惡，因它是倒置的六。依厄琉息斯祕儀，它是意識在投生途中，穿越的天層之數。由於九與精子形狀極似，故又與胚種生命相連。

依畢達哥拉斯學派，十乃最大之數；不單因它是四元聖數（十點），更因它涵蓋一切算術與和聲比例。畢達哥拉斯說，十是數的本性，因所有民族皆數至十，至此便復返單子。十既稱為天，亦稱為世界，因前者容納後者。十元數既為完滿之數，畢達哥拉斯學派便以它象徵年齡、力量、信仰、必然，以及記憶之力等相關事物。十亦稱「不疲倦」，因其如神祇般不知疲乏。該學派將天體分為十個階序，並說十成就一切數，且自身兼蓄奇偶、動靜、善惡之性。其力量與以下神祇關聯：阿特拉斯（因它肩負諸數）、烏拉尼亞、謨涅摩緒涅、太陽、法涅斯與至一神。

十進制很可能源於古人以手指計數的習慣；手指是最原始的算具，至今仍為許多原住民族所用。

象徵學中的人體

一切象徵之中，最古老、最深奧、最普遍者，莫過於人體。希臘人、波斯人、埃及人與印度人認為，對人三重性質的哲學分析，是倫理與宗教訓練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各民族祕儀皆揭示：宇宙的法則、元素與力量，皆在人體中凝縮；萬物外顯為何，體內便有何物呼應。宇宙浩瀚無垠，深邃難測，超乎凡俗所能度量，縱是神祇，也僅能觸及其源頭的毫末之光。當人偶爾為神聖靈感貫注，或能刹那掙脫自我的桎梏，瞥見那沐浴萬有的天界光輝。但即使在最覺照的時刻，人也無法將天界活動的萬千形態，完美銘印於其理性靈魂之中。

古之智者深知：凡心思無法觸及之物，強以智性窮究，終屬徒勞，便將目光從玄奧的神性轉回人自身。在人性狹小的範圍內，已顯現外在諸天層的一切奧祕。由此實踐自然發展出一套隱祕的神學體系：於此體系，神被視為「大人」，人則被視為小神。這般類比延續下去，宇宙被看作一個人，人則被視為一個縮微的宇宙。那宏大的宇宙名曰大宇宙，亦即大世界或巨體；而主宰其運行的神聖生命或靈性實體，則稱為「大面容」。人的軀體，或曰個人宇宙，則為小宇宙；掌管其機能的神聖生命，或靈性實體，稱為「小面容」。古代祕儀的宗旨，便是啟迪入門者認識大宇宙與小宇宙之間的真實關聯，即神與人之間。因此，掌握小宇宙之人的器官與機能，如何對應大宇宙之人的器官與機能，便成為早期入門者最珍視的祕鑰。

海倫娜·布拉瓦茨基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如此總結古人的生命觀：「人是一個小世界——大宇宙中的小宇宙。如胎兒一般，憑三重靈而懸於大宇宙的母胎中；其塵世之身不斷與母大地相感，其星光靈魂則與星光界的世界靈魂同調共生。他在其中，一如世界靈魂在他之中；因充盈萬有的元素遍布空間，本身即為空間，遼闊無盡。至於他第三重的神性之靈，乃來自至高因的一縷微芒、無盡光輝中的一道，乃世界的靈性之光。此即有機與無機自然界的三重性——靈性與物質性，三者歸於一。普羅克洛斯曾言：『第一單子是永恆之神；第二是永恆性；第三是宇宙的範型或藍圖。』三者共構可知三元組。」

早在偶像崇拜侵入信仰之前，上古祭司就在聖殿內殿安奉一尊人像。這人像象徵神聖力量及其萬千顯現。古之智者以人體為經卷，經由參詳自身，逐步領悟他們所依存之天界範式中，那些更宏大艱深的奧祕。這尊立於原始祭壇上的神祕形象，很可能是一具人體模型，正如祕儀學校裡的象徵之手，通體覆滿銘文圖繪。這雕像或可開闔，以展示臟腑、骨骼、筋絡與諸般部位的相對位置。經歷代鑽研後，此人體已成一片繁複交錯的象徵圖文——每處皆有深意，其尺度更成度量宇宙萬有的基準。此乃莊嚴的複合象徵，凝聚了賢哲與祕儀大師的一切知識。

爾後，偶像崇拜的時代降臨。祕儀從內部朽壞，奧義隨之散逸，再無人識得祭壇之上那尊神祕人像的本質。世人只記得，此像是「宇宙力量」的崇高莊嚴象徵，最後竟將之奉為神，而人便是依此神的形象所造。祭司既失卻製作此模型的初衷，轉而膜拜偶像；終因缺乏靈性洞見，致使聖殿傾頹於頂上，該神像亦隨著忘卻其義的文明，共碎於塵土。

最初的神學家認為，人確是依神的形象塑成。往昔的啟悟智者便以人體為根基，建立起宏偉的神學大廈。當今宗教界幾乎全然不知，生物學正是其教義與信條的源頭。現代神學家篤信諸般法典律例直接由天啟，殊不知，那是歷代先哲悉心鑽研人體玄奧之果，並由此揭示無窮妙象。

世界各大聖典之中，解剖學類比隨處可尋，尤見於創世神話。但凡略通胚胎學與產科知識者，不難從其中認出亞當、夏娃與伊甸園的寓言，厄琉西斯祕儀的九個階位，乃至婆羅門傳統中毗濕奴諸化身傳說。宇宙卵的敘事、北歐神話中在金倫加鴻溝（空間的黑暗裂隙）播下世界種子，以及以魚象徵父性生殖力，皆指向神學玄思的真正淵源。古之哲人早已看透：人自身，恰是生命之謎的鑰匙，因其正是神聖藍圖的活影。在未來世代，人類也將更充分體會那句古語的莊嚴含義：「人類真正應研究的，乃是人自身。」

神與人皆由兩重構成：高等者不可見，低等者可見。兩者間各有一中介層，為可見與不可見本性相遇之處。正如神的靈性本質，統御其客觀宇宙之體，乃結晶化的意念；人的靈性本質，也統御其可見物質人格，且是其不可見之因。由此顯而易見，人之靈與物質肉身的關係，恰如神與客觀宇宙的關係。祕儀教導：靈，或曰生命，先於形體；凡先在者，皆涵攝其後有。靈既先於形體，形體便包含於靈的疆域之內。人常說，或深信，靈居於身體之中。然依哲學與神學所論，此念實謬；因靈先界定一方區域，而後於其中顯現。哲學上說，形體既為靈之一部分，便在靈之內；但靈遠大於形體之總和。既然人的物質本性包含於靈的總和之內，宇宙自然連同萬千星辰，亦必包含於神遍在的本質當中，即宇宙之靈。

依古時智慧另一觀念，一切身體——無論靈性或物質性——皆有三個中心，希臘人稱之為上、中、下中心。此處可見一種表面的歧義。抽象的心智真理，無法用圖式或象徵充分表達；因為形上關係的某一面，一旦化為圖像，便可能與另一面相矛盾。雖說「在上者」常被視為尊貴有力，實則「在中者」更優於所謂在上與在下者，且更為先。故須明言：那第一者——被視為在上者——實居於中，而餘下二者（被稱為在上或在下）實皆居下。若讀者將上理解為接近源頭的程度，將下理解為遠離源頭的程度，此理便更易簡化；源頭正在實際的中心，而相對距離即從中心沿半徑朝向圓周。在哲學與神學相關之事中，上可視為朝向中心，下則視為朝向圓周。中心是靈；圓周是物質。故上乃沿靈性上升之階趨向靈；下乃沿物質性上升之階趨向物質。此觀念某方面能以錐體頂點表達：自上方俯視錐體，頂點正呈現為底面圓周中心的一點。

這三個宇宙中心——在上者、在下者，以及聯結二者——代表三個太陽，或一個太陽的三個面向，即光輝之中心。它們在人身三大中心裡亦有對應；人體如同物質宇宙，同是造物主的作品。托馬斯·泰勒曾言：「其中第一個〔太陽〕，相當於存於其源泉太陽中的光；第二個是直接自太陽發出的光；第三個則是由此光傳予其他本性時的光彩。」

既然高等中心（或靈性）居於其他二者之中，在物質身體中的對應物便是心臟——人體中最靈性亦最神祕的器官。第二中心（或聯結高、低世界者）被提升至肉身中最尊貴的位置——大腦。第三（或低等）中心，則被置於肉身中最不尊貴、卻最具生理重要性的位置——生殖系統。因此，心臟在象徵上是生命之源；大腦是樞紐，憑智性將生命與形體相連；而生殖系統——或稱

下界造物者——則是生成肉體有機體之力的源頭。個體的理想與志向，主要取決於這三個力量中心之中，何者在表達與活動上佔優勢。物質主義者以下位中心最強；智識主義者以上位中心最強；但在啟悟者身上，則由中間的中心以靈性光輝沐浴兩端，從而健全地統攝心智與身體。

正如光見證其源頭生命，心智亦見證靈，而更低界域的活動則見證智性。因此，心智見證心臟；生殖系統復又依次見證心智。故靈性本性最常以心為象徵；智性力量以睜開之眼為象徵，意指松果體或獨眼巨人之眼，亦即異教祕儀中兩面的雅努斯；生殖系統則以花、杖、杯或手象徵。

雖說所有祕儀皆承認心臟為靈性意識的中心，它們卻常有意忽略此念，而在外傳意義上用心臟象徵情感本性。在此情形中，生殖中心代表物質身體，心臟代表情感身體，大腦代表心智身體。大腦代表高等天層；但入門者通過較低等級後，便受教明白：大腦只是靈性火焰的代理；真正的靈性火焰，居於心的最深處。祕傳學學生不久便會發現，古人常使用各種障眼法，以隱藏其祕儀的真義。以大腦替代心臟，正是此類障眼法之一。

古代祕儀的三重階位，多半是在象徵人身與宇宙三大中心的內室中授予。若可行，內室本身便建成人體的形狀。候選者由雙足之間進入，在對應大腦之處領受最高啟示。因此，第一階是物質祕儀，以生殖系統為象徵；它引導候選者經由具體思想的階梯逐步攀升。第二階在對應心臟的內室授予，代表心智連結的中介力量。在此，候選者被引入抽象思想的奧秘，提升至心智能夠觸及的最高點。隨後，他進入第三內室，如同大腦位居頂端，卻又如心臟般享有最高尊位。在這大腦之室中，授予的是心之奧秘。至此，入門者才真正明白那句不朽名言：「人心思如何，其人亦如何。」大腦中有七顆心，正如心中有七個大腦；然而這已屬超物質的領域，今日所能言說者甚少。

普羅克羅斯在《論柏拉圖神學》第一卷中論及此主題時寫道：「誠如蘇格拉底於《阿爾喀比亞德前篇》中所指出，靈魂一旦轉向自身，便得以觀照萬物，乃至神本身。因靈魂趨向自身的一體性，趨向一切生命的中心，捨棄萬般力量的變易，從而升至最高的觀照之境。正如至聖祕儀所言，入門者起初會遭遇種種多形多相的存在，投現於諸神之前；但當他們步入聖殿，靜止安住，受祕儀守護，便在胸懷（心）之中真正領受神聖覺照；並如其所言，脫去舊衣，遂具神性；在我看來，觀照萬有時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靈魂觀看自身之外的事物時，所見不過是存在者的陰影與形象；但當她歸向自身，便展露自身的本質及其所含的理則。起初，她彷彿只看見自己；待她更深地認識自身，便在自身內發現智性與眾生的秩序。然而，當她進入內在深處——靈魂的內殿——便能以閉合之眼（不藉低等心智之助），感知諸神之類與眾生一體性。萬物皆以心靈感應的方式存於我們之內；正因如此，我們天生能夠認識萬物，只須喚醒我們內在所蘊含諸力與萬有之象。」

古代大師告誡弟子：形象並非實在，只是主觀意念的客觀化。諸神的形象不是為了供人崇拜而造，而應被視為不可見力量與原則的象徵或提醒。同樣，人的身體也不該被當作個體本身，它只是個體的居所，正如聖殿是神之居所。人在粗重昏昧的狀態中，身體是其神聖原則的墳墓或牢籠；在展開與再生的狀態中，便成為神之居所或聖所，由神之創造力所塑造。祕典宣稱：「人格

懸繫於一線，而此線出自『存在』的本性。」人本質上是永恆不變的原則；唯有其諸般身體經歷生死的循環。不朽者乃實在；必朽者則虛妄。因此，在每一段塵世生命裡，實在居於虛妄之中；憑死亡暫時脫離，憑覺照永久解脫。

異教徒常被視為多神論者，然而他們之所以有此名聲，並非因崇拜多位神，而是將此神的屬性人格化，從而創造出一個後代諸神的萬神殿，呈現整體至一神顯現的各方面。因此，古代諸神譜系，實則代表了神之屬性，經編目並人格化。這方面對應希伯來卡巴拉學者所列的諸階序。因此，古代一切神祇，以及作為其載體的元素、行星與星座，皆可在人體中找到相應。四大身體中心分配予四元素，七個生命器官分配予七行星，十二個主要部位與肢體分配予黃道十二宮；人神聖本性的不可見部分，則分配予種種超世間神祇，而那隱藏的神，則被認為透過骨中之髓顯現。

許多人未能明白，他們自身便是宇宙的縮影；肉身乃可見之自然；無數演進中的生命波動，正藉其結構展開潛藏的可能。然而經由人身演化的，不僅有礦物界、植物界與動物界，還有不可見靈性生命中種種未知的類別與層次。細胞是人體中極微小的單位；人，則是宇宙結構中極微小的單位。神學若能認識並體察這些關係，既深合公義，也深合真理。

人的肉體有五個鮮明的端點——雙腿、雙臂與頭顱；後者統御前者，故五被視作人的象徵。金字塔以四角喻四肢，以頂點喻頭顱，昭示理性力量駕馭四處非理性的角落。雙手雙足代表四元素：足為土與水，手為火與氣。頭腦則是第五元素——以太——它統合並支配餘下四者。若雙足併攏、雙臂伸展，人身便成十字；理性智性，便是那頭顱或高上肢。

手指與腳趾亦有深意。腳趾象徵物質律法的十誡，手指代表靈性律法的十誡。每手四指指代四元素，每指三節指骨是元素的細分；因而每手十二部分，暗合黃道十二宮。拇指兩節與根部，則喻示三重神性：第一節為創造，第二節為保存，根部為生殖與毀滅。雙手合攏時，便顯出二十四長老與六日創世。

象徵學裡，軀體垂直二分：右半是光，左半是暗。不明光明與黑暗真義者，遂將光明的一半稱為靈性，將左半稱為物質。其實，光明象徵客觀，黑暗象徵主觀。光是生命的顯現，故現於生命之後。先於光的是黑暗；光暫居於暗，而暗永恆存在。生命既然早於光，其唯一象徵便是黑暗；黑暗被視為永恆的帷幕，遮蔽抽象而未分化之存在的真性。

古時人以右臂征戰，左臂護衛生命中心；左臂持盾。因此右半軀體被視作攻伐，左半被視作守禦。也因此，右側為陽，左側為陰。有論者謂，今人慣用右手，乃因左手長期受約束以防衛之故。再者，存在之源乃先於光的原初黑暗，人的靈性本性亦在其幽暗處，因心臟在左側。

錯將黑暗視為邪惡，衍生若干奇特的誤解：譬如早期某些民族只用右手從事建設性勞動，左手僅用以處理視為不潔、不宜呈於神前的穢務。同理，黑魔法常被喚作「左手道路」；天國據說在右，地獄在左。更有哲人稱，書寫有二法：自左向右，乃外傳之法；自右向左，乃祕傳之法。外傳書寫向外且遠離心，祕傳書寫則如古希伯來文，朝心書寫。

祕傳教義聲稱，身體每一部位皆凝縮於腦中；而腦中所有，又凝縮於心。象徵學中，人頭常代表智識與自我認知。人體整體乃地球演化迄今最完美的產物，遂用以象徵神性——人所能體認的最高狀態或境界。藝術家欲描繪神時，往往只畫一隻手從無法穿透的雲中伸出。雲喻不可知的神性，因人的局限而隱匿；手用以象徵神之作為，是神唯一可由低等感官感知的部分。

面部由天然的三元組構成：雙眼代表能理解的靈性力量；鼻孔代表維繫與生發之力；口與耳代表低等界的物質創造力量。第一天層永恆且具創造性；第二天層關乎創造之裂口的奧祕；第三天層則關乎創造之話語。物質宇宙成於神之話語，而七種創造力或母音，因話語宣說而顯現，化為七位埃洛希姆或神祇；低等界便由其力量與職司而得以建構。神偶以眼、耳、鼻或口為象徵：眼表神聖覺知，耳表神聖關切，鼻表神聖生命力，口表神聖命令。

古人並不認為靈性能使人公義或理性，而相信公義與理性方使人更靈性。祕儀教導，唯有將低等本性提升至一定的純淨與效能，才能獲得靈性覺照。因此祕儀的建立，是為了依循特定法則開展人的本性；若能篤實遵行，便可提升人的意識，使其足以認識自身構成與存在的真正目的。古代的祕傳教義在於，如何最快、最完整地使人的多重組成再生，直至靈性覺照。若干看似物質的器官與中心，實為靈性中心的帷幕或鞘。至於這些中心究竟為何、如何開展，從不向未再生者揭示；因哲人明白，人一旦通曉某一系統的完整運作，即使尚無資格駕馭其所引發的結果，也可能達成既定目的。因此，祕儀設下漫長的試煉期，唯有配得者方能掌握成為諸神之道。

然而為免此知識失傳，古人也將它隱於寓言與神話中；對凡俗者毫無意義，而對熟悉個人救贖理論者卻不言自明——這理論正是哲學神學的基礎。基督教本身即是一例。整部《新約》實為巧妙隱藏人類再生之祕密過程。那些久被視為歷史人物的男女，實際是若干過程的人格化；當人開始有意識地掙脫無知與死亡的束縛，這些過程便在體內發生。

諸神穿戴的衣袍與飾物也是鑰匙；在祕儀中，衣物等同形式。有機體的靈性或物質程度，以其衣物的品質、美觀與價值顯示。人的肉身乃其靈性本性的衣袍；因此，愈發展其超物質力量，此衣袍便愈顯榮耀。當然，衣袍最初是為裝飾，非為保護；此習至今仍存於許多原始民族。祕儀教導，人唯一持久的飾物是德性與高貴特質；人披戴自身成就，並以自身所得裝飾。故白袍象徵純潔，紅袍象徵犧牲與愛，藍袍象徵利他與正直。既然身體被視為靈的衣袍，心智與道德的缺陷便被描繪為肉身的畸形。

哲學家視人體為宇宙的量尺，稱萬物的構成上與人體相似，即使外貌不盡然。例如希臘人稱德爾斐為地球之臍，因為物質行星被視為一個扭成球形的巨型人體。有別於基督教世界視大地為無生命之物，古代異教徒認為，不僅大地，連一切星辰天體都是獨立的生命，各具智性體。他們更進一步，視自然各界為個別實體。例如，動物界被視為一個生命體，由構成此界的一切生物綜合而成。這一原型之獸，是所有動物性傾向的合成體，整個動物界皆存在於其本性之中，正如人類種族存在於原型亞當的構成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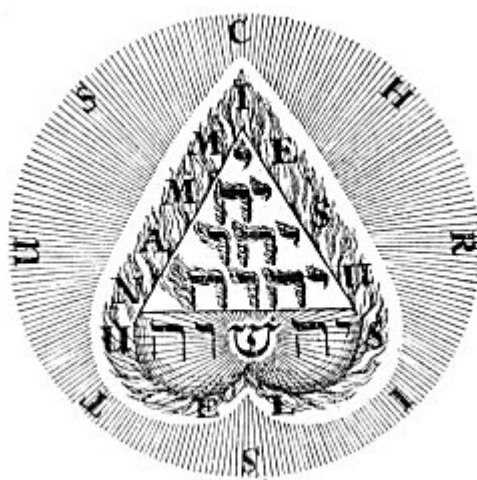
同樣，種族、民族、部落、宗教、國家、社會與城市，皆被視為複合實體，各自由數目不等的個別單位構成。每個社會皆有其個體性，乃其居民個別態度的總和。每一宗教皆是一個個體，

其身體由神聖階序與廣大的信徒群體構成。宗教組織代表其肉身，而個別成員則是構成此有機體的細胞生命。因此宗教、種族、社會，也如個人一樣，經歷莎士比亞所謂的「人生七期」；因為人的一生，正是衡量萬物存續的尺度。

依照祕傳教義，人藉著逐步精煉自身諸載體，並由此變得愈發敏銳，正逐漸克服物質限制，擺脫必死之軀的纏縛。當人類完成物質演化後，留下的物質空殼，將由其他生命之波使用，作為通往自身解脫的踏石。人的演化始終朝向自身本體。因此，在物質主義最深之處，人也離其本體最遠。依祕儀教導，人的靈性本性並未全部投生於物質。人之靈在圖式上為一個頂點向下的等邊三角形。此下方一點，是靈性本性的三分之一；但就其尊位而言，遠不及其餘二者；它短暫下降，進入物質存在的幻象之中。從不披上物質之鞘者，乃赫爾墨斯的「原型之人」

（Anthropos），相當於希臘的獨眼巨人或守護靈、雅各·波墨的天使，以及愛默生的超靈：「那一體，那超靈；每個人的個別存在皆寓於其中，並在其中與萬有合一。」

出生時，人的神聖本性僅有三分之一暫時脫離不朽狀態，投入物質誕生與存在的夢境，並以其天界熱忱，活化那繫於物質界的物質載體。死亡時，這投生部分便從物質存在的夢中醒來，再度與永恆狀態重合。靈週期性地下降入物質，此過程稱為生死之輪；其中所涉原理，哲人們在「靈魂轉生」一題下已有詳論。憑著祕儀入門與所謂實踐神學的過程，便能超越此生死法則；在肉身存續期間，沉睡的靈毋須經由死亡介入，便能被喚醒，並有意識地與原型之人重新合一，即覆庇自身的本質。這既是祕儀的首要目的，也是其圓滿成就：使人不須經歷物質消散，便能有意識地與自身神聖源頭重合。



人心中的四字聖名

出自波墨的《護教諸書》

四字聖名，於此排列為倒置於人心中的四元聖數。其下，耶和華之名插入了發光的希伯來字母 ψ （Shin），而轉化成耶何書亞。整幅圖象徵神及其諸階序在人心深處設立寶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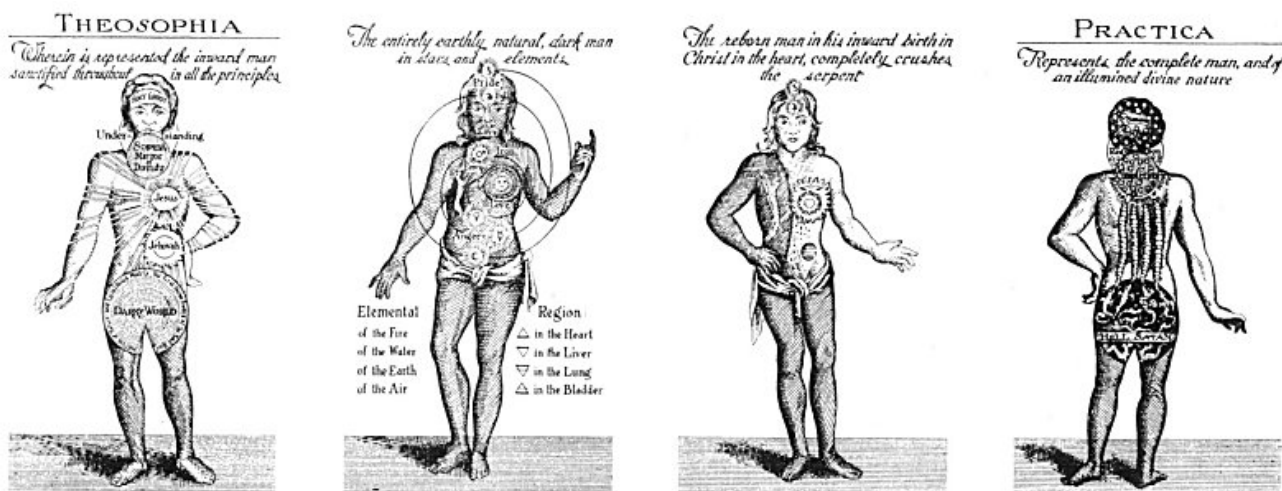
雅各·波墨在《護教諸書》首卷中如此闡釋此象徵之意：「我們人類共有一本指向神的書。人人皆於自身懷有此書，即神那無價之名。其字母是祂愛的火焰；祂已藉無價的耶穌之名，從心中將此啟示於我們。請在你們的心與靈中誦讀這些字母，你們便擁有足夠的書。一切神之兒女的著作，皆引你們歸向那一本書；因其中藏著智慧的一切寶藏。此書就是在你們裡面的基督。」



飾有耶穌基督、童貞女瑪利亞與十二使徒肖像的手

取自一幅古版畫，承卡爾·奧斯卡·博格惠允

十二使徒的肖像現於手指的十二節指骨上，各持其相應象徵。凡殉道者，其符號便指致死之刑具。是以聖安德烈持十字架；聖多馬持標槍或建築方尺；小雅各持棍棒；聖腓力持十字架；聖巴多羅買持大刀或彎刀；聖馬太持劍或矛（有時為錢袋）；聖西門持棍棒或鋸；聖馬提亞持斧；聖猶大持戟。不涉殉道的使徒象徵則有：聖彼得持兩把交叉鑰匙，一金一銀；大雅各持朝聖杖與扇貝殼；聖約翰持一只杯，毒物奇蹟般以蛇形離杯而去。（參見《基督教象徵手冊》。）拇指第二指節上的基督像，並未依循異教體系的配置法，應將創造三位一體的第一位格置於此處。按其配置，聖父應居第二指節，聖子居第一指節，聖靈則居於拇指根部。此外，按哲學配置，聖母應居拇指根部，因此處為月亮之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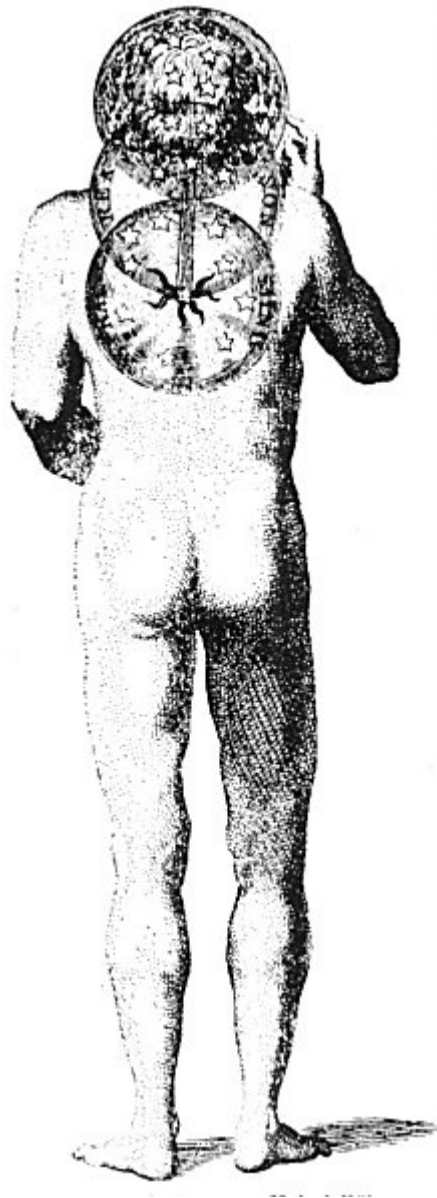


內在人之三重生命

重繪自古希特爾《實踐神智學》

約翰·格奧爾格·吉希特爾是深邃的哲學家與神祕學家，乃雅各·波墨門下最受覺照的弟子；他曾將上圖祕密流傳於一小群虔誠友人與學生之間。吉希特爾重刊波墨著作，並輔以許多非凡圖形解說。依他所述，上圖代表內在神聖之人的解剖，並以圖像呈現此人在地獄、人間與神聖三種狀態中的樣貌。威廉·勞所編波墨著作中的圖版，顯然是以吉希特爾之圖為本，基本處皆遵循之。吉希特爾未詳釋其圖形；圖上原文譯自德文，是解讀的唯一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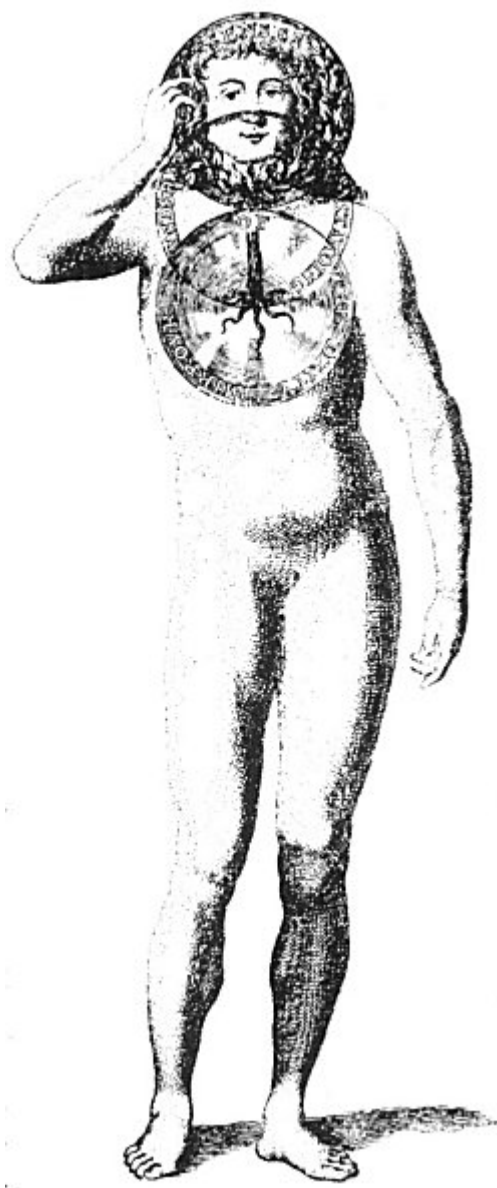
兩端的圖形代表同一圖表的正反兩面，稱為第三圖表。其意圖在於「展示再生後的人，其靈、魂、體三部分的完整狀態」。左起第三圖，稱第二圖表，呈現「人處於舊有、墮落、敗壞之狀，尚未經再生更新」。然而此圖與威廉·勞的第一圖表並不相符。第一圖表大概指墮落以前的人類狀態；而吉希特爾圖版則關乎人類的第三狀態，即再生後的狀態。威廉·勞如此描述這三圖表及其象徵目的：「三圖表代表人的三重狀態：一、墮落前，純潔、統治、榮耀；二、墮落後，污染、滅亡；三、自墮落中興起，在再生之路上，趨向成聖與最終完美。」東方學的學生能立刻從圖形上辨識出印度教的脈輪，即靈性力量的中心；其運轉與面向，揭示弟子內在神聖本性的實況。



人身中的神聖之樹（背面）

出自勞的《雅各·波墨圖像》

人正面的視圖闡明了人在再生狀態中的神聖原則，背面視圖則呈現太陽的低等或「夜間」狀態。自星光心智之層界，一線上升，穿過理性層界，進入感官層界。星光心智層界與感官層界佈滿星辰，以示其本性處於夜間狀態。在理性層界中，高等與低等得以和解；必朽人之中的理性，對應靈性人中的覺照。



人身中的神聖之樹（正面）

出自勞的《雅各·波墨圖像》

一棵根植於心中的樹，自神性之鏡上升，穿過理解層界，在感官層界中伸展枝條。此樹的根與幹代表人的神聖本性，可稱其為靈性；樹枝是神聖構成的各別部分，可比作個體性；樹葉——因其短暫本性——對應於人格，不具其神聖源頭的恆常。

希蘭傳說

所羅門乃神所鍾愛者、永恆之屋的建造者、耶路撒冷分會的總大師，當其繼承父王大衛的王位後，便傾盡心力，為神建聖殿，為以色列諸王築宮室。推羅王希蘭，乃大衛的忠實盟友，聽聞大衛之子登基，遣使致賀，並願施援手。約瑟夫斯在《猶太古史》中記載，兩位君王的往來書信，當時於耶路撒冷與推羅兩地皆可查閱。聖殿落成後，所羅門將加利利二十座城贈與希蘭；希蘭雖不盡滿意這份禮物，兩位君主的情誼卻始終深厚。二人皆以機智與智慧聞名，書信往來間，時常設下難題，試探對方心思的靈巧。所羅門與推羅的希蘭立約，應允供應大量大麥、小麥、穀物、酒與油，以支付推羅石匠與木匠的酬勞；這些工匠將協助猶太人建造聖殿。希蘭則提供香柏木與其他良材，紮成木筏，沿海漂流送至約帕，再由所羅門的工人運往內陸的聖殿基地。

推羅的希蘭因與所羅門情誼深厚，又遣來戴奧尼索斯建築師團的總大師希蘭·阿比夫；他是寡婦之子，舉世工匠無人能及。希蘭·阿比夫被描述為「生於推羅，卻有以色列血統」，且是「第二個比撒列，受其君王尊稱為『父』」。《共濟會員隨身指南》（1771年出版）如此形容他：「他是有史以來最靈巧、最嫻熟、最精妙的工匠；其才華不限於建築，更遍及各類工藝，無論金、銀、銅、鐵，無論亞麻、掛毯或刺繡；無論視為建築師、雕塑師、鑄造師或設計師，他皆同樣出類拔萃。聖殿及其附屬部分一切華美燦爛的陳設，皆依其設計，並在其指揮下開工、推進而完成。所羅門不在時，任命他代掌主席之位，任副總大師；所羅門在場時，則任命他為資深總督察、工程總監，以及所有工匠的總指揮；這些工匠既包括大衛早年從推羅與西頓招募者，也包括希蘭將要派遣者。」（現代共濟會作者對末句的準確性，意見不一。）

雖然建造所羅門聖殿動用龐大勞力，但用喬治·奧利佛的話說，它「規模不大，遠不及我們今日某些教堂」。聖殿連同其附屬建築，以及建造時耗費的大量黃金與寶石，使聖殿區域累積了巨額財富。聖殿中央立有至聖所，有時稱為神諭所，乃精確的立方體，每邊二十肘，可見埃及象徵學的影響。聖殿建築群以一千四百五十三根帕羅斯大理石柱裝飾，雕工華美；另有兩千九百零六根壁柱，柱頭精飾。東面設有寬闊門廊，至聖所則位於西面。依傳統，諸建築與庭院合計可容納三十萬人。聖所與至聖所內部完全覆以純金板，並鑲嵌寶石。

所羅門王在位第四年開始建造聖殿；依現代推算，當為四月二十一日，並於其在位第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完成。聖殿始建於以色列子民渡過紅海後第四百八十年。部分工程須在摩利亞山邊緣築起人工地基。聖殿石材直接從山下的採石場吊起，運抵地面之前便已鑿正。聖殿所用銅飾與金飾，在疏割與撒利但之間的黏土地中鑄模；所有木構件在運抵基地前也已完工。因此，整座建築在無聲無械之中組裝起來，各部分精確吻合，「不聞紛爭之錘、分裂之斧，亦無任何為害之工具」。

安德森備受議論的《共濟會員憲章》，一七二三年出版於倫敦，一七三四年由班傑明·富蘭克林於費城重印，描述了建造永恆之殿的分工：

「然而大衮之殿，以及推羅與西頓最精美的建築，皆不能與耶路撒冷永恆上帝之殿相比……參與其事者，不下三千六百名首領，亦即石匠大師，奉所羅門之命督導工程；又有八萬名山中採石者，亦即同業工匠，以及七萬名勞工，合計十五萬三千六百名；此外尚有亞多尼蘭所徵之役，輪流與西頓人在黎巴嫩山工作，即三萬人，總計十八萬三千六百名。」丹尼爾·西克爾斯則列三千三百名監工，而非三千六百名，並將三位總大師另行列出。同一作者估計聖殿造價近四十億美元。

關於共濟會所載的所羅門聖殿建造傳說，並非每一細節都與《聖經》版本相符，尤其在涉及希蘭·阿比夫的部分更是如此。依《聖經》記載，這位大師工匠返回了自己的國家；在共濟會寓言中，他卻遭殘忍謀殺。關於此點，亞瑟·愛德華·韋特在其《共濟會新百科全書》中作如下說明：

「建造大師的傳說，是共濟會偉大的寓言。此一象徵故事，恰以《聖經》中提及的一位真實人物為基礎；然而，這些歷史背景只是枝節，並非本質；真正的意義在寓言之中，而不在其背後可能有的任何歷史事實。」

希蘭·阿比夫作為建造大師，將工人分為三組，稱為入門學徒、同業工匠與大師工匠。他給予每一等級若干密語與手勢，讓人一眼辨識各自的造詣深淺。縱使眾人皆按其功績歸類，仍有人心懷怨懟，渴求超越自身能力的高位。終於，三名大膽工匠決意強逼希蘭·阿比夫吐露大師等級的祕密。他們知曉希蘭·阿比夫每日正午必步入未完工的至聖所祈禱，於是這三名暴徒——朱貝拉、朱貝洛、朱貝倫——各自埋伏在聖殿的一處主要門戶。希蘭·阿比夫正要從南門離開時，突遭手持二十四英寸量尺的朱貝拉攔下。大師拒絕洩露大師之言，暴徒便以尺重擊其喉。受傷的大師踉蹌逃向西門，而手持方尺的朱貝洛正在此處等他，提出相同要求。希蘭·阿比夫依舊沉默，第二名刺客遂以方尺猛擊其胸。大師掙扎至東門，卻迎面遇見手持大槌的朱貝倫。當希蘭·阿比夫再度拒絕交出大師之言，朱貝倫掄起木槌，擊中其眉間，大師倒地而亡。

兇手將希蘭·阿比夫的遺體埋在摩利亞山邊，墳上插了一枝金合歡。他們企圖乘船逃往衣索比亞以避刑責，但港口已閉。三人最終被捕，認罪後依法處死。所羅門王隨後派出數支三人小隊，其中一組發現了以常青小枝標記的新墳。入門學徒與同業工匠皆無法令大師死而復生；最終，大師工匠以「獅爪強握」將他舉升。

對啟悟的建造者而言，「希蘭·阿比夫」（CHiram Abiff）之名意謂「我父，宇宙之靈，本質為一，面向有三」。因此，這位遇害的大師，乃是「宇宙殉道者」的象徵，即被釘於十字架的善之靈、垂死之神，其奧祕傳遍世間。西吉斯蒙德·巴克斯特羅姆博士乃玫瑰十字會入門者，其手稿中有以下一段馮·韋林關於共濟會希蘭哲學本質的摘錄：

「原始的字，希蘭（CHiram），乃由三個子音 ם、ר、ח 構成之詞根。（1）ח，意指太陽之光；太陽吸引了自然中普遍、不可見的冷火，使其顯現為光，並傳送給我們以及太陽系中每一顆行星。（2）ר，即靈、氣、風，作為載體，將光傳遞並匯聚於無數焦點；在這些焦點中，太陽光線受圓周運動激盪，顯現為熱與燃燒之火。（3）ם，意指水、濕氣，然更精確地說，是水之母，

亦即根源濕氣，或某種特殊的凝結之氣。三者共構宇宙媒介，或曰自然之火；統合於一字，即希蘭。」

阿爾伯特·派克提及希蘭的幾種變形：Khirm、Khurm 與 Khur-Om；末者以印度神聖音節唵（OM）收尾，而此音節亦可從三名兇手之名中擷取。派克又將三名兇徒對應於天秤座三星，並指出：迦勒底神巴爾（Bal）後來被猶太人化為惡魔，而其名亦隱見於三名兇手之名：Ju-bela、Ju-belo、Ju-bel-um。欲解希蘭傳說，須熟諳畢達哥拉斯與卡巴拉的數字符號系統，亦須通曉埃及、迦勒底與婆羅門的哲學及天文週期。例如數字三十三：所羅門第一聖殿以原初榮耀矗立三十三年，其後遭埃及王示撒掠奪，最終在公元前五百八十八年為尼布甲尼撒徹底摧毀，耶路撒冷民眾亦被擄至巴比倫。（參見羅伯特·麥考伊《共濟會通史》。）此外，大衛王在耶路撒冷統治三十三年；共濟會分為三十三個象徵階位；人體脊柱共三十三節；耶穌亦在生命第三十三年受釘十字架。

在深入探究希蘭傳說的起源時，會發現雖其現行形式頗為晚近，然而其根本原則卻可追溯至邃古。現代共濟會學者多承認，殉道者希蘭·阿比夫的故事根基於埃及歐西里斯儀式；其死與復活，以象徵手法描繪人的靈性之死，以及經入門祕儀而獲重生。希蘭·阿比夫亦因《翠玉碑》銘文而被視為與赫爾墨斯等同。由此關聯可見，希蘭·阿比夫當視為人的原型；實則他是柏拉圖所謂人的理型（原型）。正如墮落後的亞當象徵人類退化之理型，希蘭·阿比夫則以其復活象徵人類再生之理型。

一千三百十四年三月十九日，聖殿騎士團最後總團長雅克·德·莫萊於巴黎塞納河小島上臨時架起的火刑堆受焚；後世亨利四世國王雕像即立於該處。（參見哈格雷夫·詹寧斯《印度宗教》。）詹寧斯記：「若干焚刑記載中流傳一說：莫萊臨終前，召喚教宗克勉——正是他頒布廢止該騎士團的教令，並判處這位大團長火刑——於四十日內到至高永恆審判者面前受審；又召喚腓力國王於一年內抵達同一可畏法庭。兩預言皆應驗。」共濟會與早期聖殿騎士團間的密切淵源，使希蘭·阿比夫的故事與雅克·德·莫萊的殉道相連。依此詮釋，那三名在聖殿門前殘忍殺害大師的暴徒，即代表教宗、國王與劊子手，只因他拒絕洩露騎士團祕密。德·莫萊至死堅稱清白，並拒絕吐露聖殿騎士團的哲學與魔法奧祕。

有人試圖將希蘭·阿比夫等同於遭處決的英王查理一世，認為此傳說乃伊萊亞斯·阿什莫爾為此目的所創。阿什莫爾是位神祕哲學家，很可能曾屬玫瑰十字兄弟會。查理於一千六百四十七年被廢，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死於斷頭臺，保王黨因而頓失領袖。有人嘗試將「寡婦之子」一詞——常用以稱呼共濟會員——與英國此段歷史相聯：因其君王被殺，英格蘭成了寡婦，所有英格蘭人遂皆成寡婦之子。

對神祕基督教共濟會員而言，希蘭·阿比夫代表基督，祂在三日（三階）內，使其身體之殿從塵世墳墓中復起。其三名兇手是凱撒的代理人（國家）、猶太公會（教會），以及受煽動的群眾（暴民）。如此一來，希蘭·阿比夫成為人的高等本性，兇手則是無知、迷信與恐懼。內住的基督唯有藉人的思想、情感與行動，才能在此世彰顯自身。正確思想、正確感受、正確行動——

三者是基督力量進入物質界的三門，在其中致力建造普世同胞情誼之殿。無明、迷信與恐懼，乃三名兇徒；善之靈藉其手被殺，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錯誤思想、錯誤情感與錯誤行動支配的虛假王國。在物質宇宙中，邪惡似乎永遠得勝。

丹尼爾·西克爾斯寫道：「就此意義，推羅神話在人類史上不斷重演。俄耳甫斯遭殺，軀體拋入赫布羅斯河；蘇格拉底被迫飲下毒芹；在所有時代，我們皆見惡暫勝，德性與真理受誣蔑、迫害、釘死並殺害。然而永恆正義的步伐，確定而迅疾，行經世間：堤豐之眾、黑暗之子、罪惡策劃者，及一切無窮變貌的惡之形態，皆被掃入遺忘；而一度倒下的真理與德性，必將重現，披戴更神聖的威嚴，冠以永恆榮耀！」（參見《阿希曼·雷宗通書》。）

有充分理由可懷疑，現代共濟會即使不是法蘭西斯·培根祕密社團的直接產物，也深受其影響；那麼，其象徵無疑貫穿培根兩大理想：普及教育與普世民主。普世教育的死敵，乃無知、迷信與恐懼，使人的靈魂受縛於自身組成中最低下的部分。普世民主歷來的悍敵，則是王冠、教冠與火炬。因此，希蘭·阿比夫象徵靈性、智性與肉身皆得解脫的理想狀態；然這一狀態往往被獻祭於人類自私的祭壇。希蘭·阿比夫是永恆之殿的美化者。然而現代功利主義為求實用而犧牲美，同時宣稱自私、仇恨與不睦方為實用——這分明是謊言。

奧維爾·沃德·歐文博士發現，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的字裡行間，埋藏著共濟會前三十二階儀式的諸多線索。培根出版的書，其扉頁上也總印著會徽。他將自己視為獻祭於人類需求的活祭；他最終在未竟之業中倒下。但凡讀過他的《新亞特蘭提斯》，不可能看不出其中共濟會的象徵。約瑟夫·福特·牛頓指出，培根在那部烏托邦浪漫作品中，所描述的所羅門聖殿，實非一棟建築，而是一個理想國度。共濟會之殿，豈不也象徵著一種社會形態？如先前所言，希蘭傳說的原型極為古老，但其現行樣貌，很可能奠基於培根勳爵的生平事蹟——他歷經了哲學意義上的死亡，並在德國獲得重生。

一則古老手稿記載，共濟會由煉金術士與赫爾墨斯哲學家組成，他們結盟只為守護祕密，免遭貪婪之人以卑劣手段逼問煉金祕法。希蘭傳說中藏著一道煉金術公式，更為此說增添分量。於是，建造所羅門聖殿象徵著「大業」的圓成；若無希蘭·阿比夫這宇宙媒介的協助，此事絕無可能。共濟會祕儀教導入門者，如何在靈魂中煉製奇妙的「投射之粉」，從而將人類卑劣的無知、謬誤與紛爭，轉化成靈性與哲學的黃金。

共濟會的希蘭·阿比夫，與印度神祕主義的「昆達里尼」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希蘭亦可視為靈火的象徵，運行於脊柱第六腔室。人類再生的精確科學，乃是共濟會失落之鑰；當這靈火經由三十三個階位，或說脊柱的三十三節，被提升至頭顱的穹頂之室，終將進入腦下垂體（伊西斯的所在），喚醒拉（松果腺），並叩問聖名。就其究竟意義而言，「實作石工術」即是開啟荷魯斯之眼的過程。E·A·沃利斯·巴奇曾注意到，在一些埃及紙草上，描繪亡魂進入歐西里斯審判廳時，頭頂都附有一枚松果。希臘的神祕主義者也手持象徵手杖，杖頭呈松果形，稱為酒神杖。人腦中的松果體，古人視為神聖之眼，正對應獨眼巨人的第三眼。我們對它知之甚少；笛卡兒曾猜想它或許是靈魂的居所，這見解遠比他自認的更為深刻。松果腺，顧名思義，是人體內的神聖松

果——那「獨一之眼」；欲開啟此眼，希蘭·阿比夫（靈火）須先升起，穿越那稱為亞細亞七教會的神聖封印。

一幅東方繪畫呈現三輪日暈。第一輪籠罩頭頂，內有四首梵天端坐其中，其身呈神祕的暗色。第二輪日暈覆蓋心臟、太陽神經叢與上腹區域，其中可見毗濕奴安坐蓮花之上，臥榻由宇宙之蛇盤繞的身軀構成，蛇的七首在神祇上方形成華蓋。第三輪日暈位於生殖系統上方，灰白色的濕婆坐鎮其中，恆河自他頭頂流瀉。此畫出自一位印度教神祕學家之手；他耗費多年，將偉大的哲學原理精妙藏於這些形象之中。基督教的傳說，亦可同樣關聯到人體；兩個學派教義所隱藏的奧秘，實無二致。

將此應用於共濟會，這三輪日暈象徵希蘭·阿比夫受擊的聖殿三門；北方無門，因為太陽永不從天空的北角照耀。北方象徵物質肉體，總與冰（結晶之水）及軀體（結晶之靈）相關聯。光能照向人體的北方，卻永不從北方發出；肉體本身無光，只能反映物質中所隱藏的神聖生命微粒之榮光。因此，月亮乃人肉體本性的象徵。希蘭·阿比夫是神祕火性的氣態之水；它必須經由三大中心升起，這三大中心由三級階梯及前述印度畫中的日暈之花所象徵。它也須沿七級階梯上行，即脊柱旁七處神經叢。薦骨與尾骨的九節被十個孔洞穿透；生命之樹的根由此穿入。九是人的神聖數字，薦骨與尾骨的象徵中，埋藏著一樁重大奧秘。早期的卡巴拉學者將腎臟以下的身體部位稱為「埃及之地」，以色列子民曾被擄至此處。摩西——其名意指受覺照的心智——在曠野中將銅蛇舉於 Tau 十字之上，帶領以色列十二支派，即十二種官能，出離埃及。不僅希蘭，幾乎所有異教祕儀中的神人，都象徵人體脊髓中的靈火。

希蘭傳說的天文面向亦不容忽視。希蘭·阿比夫的悲劇，正是太陽每年穿越黃道十二宮時所上演的劇碼。阿爾伯特·派克寫道：「太陽行經十二宮，催生了赫拉克勒斯十二功業與毗濕奴、佛陀化身的傳說，希蘭被殺的神話也因此而生。希蘭即是太陽，三名同業工匠是摩羯座、寶瓶座與雙魚座——三個冬星座；他們在天上三門襲擊他，於冬至將其殺害。九名同業工匠——另外九個星座——對他進行搜尋、發現、埋葬，並令他復活。」（見《道德與教義》。）

另有作者主張，天秤座、天蠍座與射手座才是太陽的三名兇手。歐西里斯被堤豐所殺，天蠍座三十度正好分配給堤豐。在基督教祕儀中，猶大亦代表天蠍座；他出賣其主得三十枚銀幣，恰與該星座度數相合。太陽（希蘭·阿比夫）遭天秤座（國家）、天蠍座（教會）與射手座（暴民）擊打後，穿過摩羯座、寶瓶座與雙魚座諸星座，於黑暗中祕密運送，埋在山坡邊緣（春分）。摩羯座以手持鐮刀的老人為象徵，此即時間老人，是一位行旅者，在共濟會中，被描繪為將少女的髻髮拉直。若哭泣的童貞女象徵室女座，持鐮刀的時間老人象徵摩羯座，這兩星座間九十度的間隔，正好對應三名兇手所占據的區域。祕傳意義上，盛放希蘭·阿比夫骨灰的甕，喻指人的心臟。薩圖恩，這位住在北極的老人，每年帶著常青枝——即聖誕樹——來到人間；孩子們稱他為聖誕老人，因他每逢冬日便帶來新年的禮物。

殉難的太陽由白羊座尋獲，即同業工匠；至春分時，使其復起的過程便開始。此事最終由猶大之獅完成；在古代，猶大之獅占據天國皇家拱頂的拱頂石之位。因分點歲差，不同時代是由不

同星座扮演弒日者的角色，但原理始終如一。這就是希蘭·阿比夫的宇宙故事——普世施惠者、神聖之殿的火性建築師；他將失落之言帶入墳墓，一旦道出，便舉升一切生命，賦予力量與榮耀。依基督教神祕主義，失落之言是在馬槽中發現，周圍有牲畜，且有星辰標記。羅伯特·休伊特·布朗寫道：「太陽離開獅子座後，白晝便明顯縮短，太陽朝秋分下沉，遭三個秋季月份殺害，經三個冬季月份而死，再由三個春季月份重新舉升。每一年，這場偉大悲劇重演，榮耀的復活亦隨之而來。」（見《星辰神學與共濟會天文學》。）

希蘭之所以被稱為「死者」，是因在一般人身上，宇宙創造力的顯現僅限於純粹肉體層面，因而也落入物質性的表達。人若執以為肉身乃真實與恆常，就無法看出物質宇宙如何對應於聖殿空白北牆。正如太陽之光接近冬至時，便象徵性地死去，物質界也可被稱為靈的冬至。至冬至時，太陽彷彿靜止三日；隨後移開冬日之石，開始向北凱旋，朝夏至進發。無知的狀態可比作哲學的冬至；靈性覺悟則可比作夏至。由此觀之，進入祕儀乃靈的春分；此時，人之中的希蘭·阿比夫從必朽領域越入永生領域。秋分則類似神話中的人類墮落；此時，人之靈沉浸於塵世存在的幻相，降入冥府諸界。

普羅提諾在《論美》中，描述人類逐漸開展之意識中，美所產生的精煉作用。希蘭·阿比夫受命裝飾永恆之屋，乃美化原則的化身。對於人類靈魂的自然開展，美至為必要。祕儀認為，人至少部分是其環境的產物。因此，它們主張每個人都須被能喚起最高尚情操的事物環繞。生命若被美包圍，便可能在生命中產生美。且靈魂若持續面對對稱形體，便會建造出對稱的身體；心智若被高貴典範圍繞，便會產生高貴思想。反之，若一個人被迫觀看卑劣或不對稱的結構，內心便會喚起卑劣感，驅使他行卑劣之事。若一座比例失調的建築矗立城市中央，該社會中便會誕生比例失調的孩童；男女們凝視那不對稱的結構，也會過著不和諧的生活。古代深思者明白，當時的文化體系以建築、音樂與藝術樹立美學理想，而他們偉大的哲學家，正是由此自然孕育而成。

現代文明以荒誕的紛亂取代美的和諧，構成了重大悲劇。古代救世諸神無不美麗，無不執掌美的權柄，經由喚醒人心對美的渴慕，企圖使人再生。唯有讓美重獲其應有的尊位，使之浸透於宗教、倫理、社會、科學與政治之中，化作一種無所不在的理想特質，那傳說中的黃金時代方有可能復返。戴奧尼索斯建築師團獻身於復起其大師之靈——那宇宙之美——使其脫離物質無知與自私的墓穴；他們所建的殿堂，是對稱與莊嚴的完美典範，如同神祕法式，足以喚起那殉道於物質界而美化一切之靈。

在共濟會的祕儀中，人的三重之靈（光輝三角）由耶路撒冷分會的三位總大師象徵。正如神是三界的普遍原則，並在每一界顯現為主動之力；人之靈具神性，也棲居於三個層面：畢達哥拉斯學派稱之為至高界、上界與下界。凡俗生命居所的下界之門，蹲伏著冥府守衛：三頭犬刻耳柏洛斯，宛如希蘭傳說中的三名兇手。若依此三重之靈的象徵詮釋，希蘭·阿比夫對應第三部分，亦即降世為人的部分；他是建築大師，歷世歷代以血肉之軀建造活的殿宇，作為至高者的聖所。希蘭·阿比夫如花綻放，又被砍伐；他在物質之門死去；他被埋葬於創造的元素之中，卻如索爾一般，在空間之域揮動巨錘，驅動原初原子，從混沌中建立秩序。希蘭·阿比夫作為每個人靈魂

中潛伏的宇宙之力，等待人藉生命的繁複儀式，將潛能化為神聖力量。然而，隨個體感官知覺增長，人逐漸能駕馭自身各部位，內在生命之靈便一點一點掙脫束縛。三名兇手代表下界法則：出生、成長、腐朽，永遠挫敗建造者的宏圖。對常人而言，肉身的出生實為希蘭·阿比夫之死，肉身之死卻是他的復活。但對啟悟者而言，靈性本質的復活不必等到肉身消亡。

如今在紐約中央公園，立有一克麗奧佩特拉方尖碑，其基座可見奇異符號。埃及大分會前總大師 S·A·佐拉（33°）認為，這些符號具有極重要的共濟會意義。共濟會的標誌與記號，不僅見於英格蘭和歐陸許多公共建築的石塊上，亦散佈於亞洲。A·戈勒姆在《莫臥兒王朝的印度共濟會標記》中，描述了數十種標記，出現在泰姬陵、賈瑪清真寺，以及那著名的共濟會建築古特卜尖塔等牆面。依據視共濟會為建築師與工匠祕密結社之延伸的說法，這個結社歷經數千年，形成了大師工匠的階級；希蘭·阿比夫則是這一遍及世界、總部設於推羅的工匠組織之總大師。他們的哲學，在於將宇宙法則融入聖殿、宮殿、陵墓、堡壘與其他公共建築的尺度與裝飾之中。每位啟悟的工匠都會獲授一個象形符號，用以標記自己鑿修的石塊，向後世宣告：他將勞動所成的每一件完美作品，奉獻給宇宙至高建築師。關於石匠標記，羅伯特·弗里克·古爾德如此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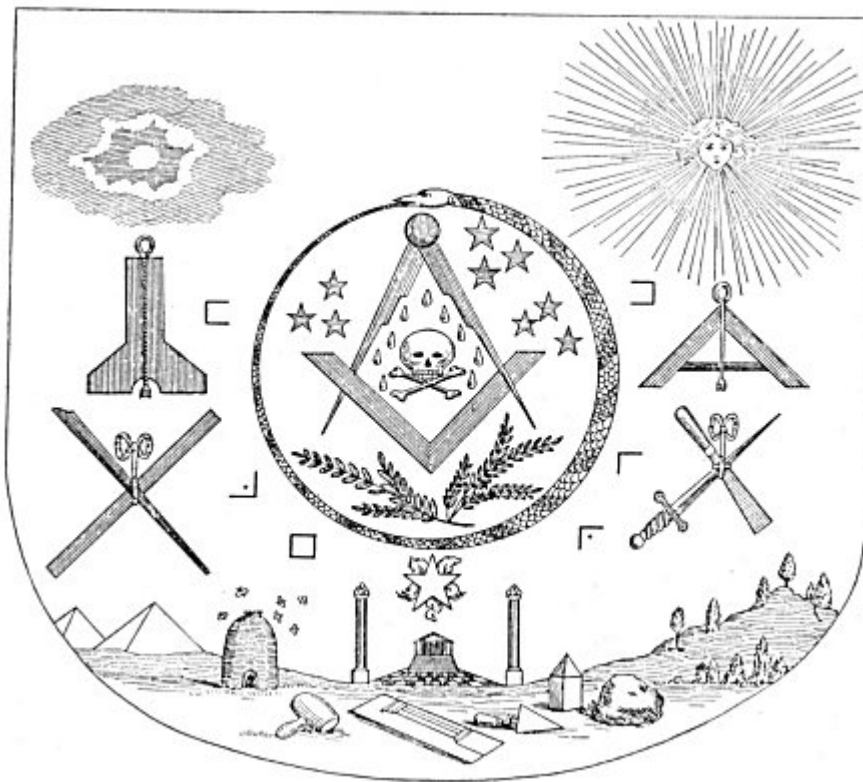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標記遍及所有國度——吉薩大金字塔的內室、耶路撒冷的地下牆、赫庫蘭尼姆與龐貝、羅馬城垣與希臘神廟、印度斯坦、墨西哥、祕魯、小亞細亞——亦見於英格蘭、法國、德國、蘇格蘭、義大利、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偉大遺跡。」（參見《共濟會簡史》。）

由此觀之，希蘭·阿比夫的故事很可能象徵著：建築的神聖祕義，被融入世間建築的實際構件與尺度之中。共濟會前三階先以建築工具「殺害」大師——即大奧祕——把無形無量的宇宙美之靈，限縮為具體形體；繼而將他埋入自己所建的實體結構之中。然而，這些建築的抽象理型，仍可由大師級會員復起；他藉由默觀建築本身，釋放其中所融入、或「埋藏」的建築哲學之神聖原理。如此，實體建築實際上便是創造理型的墳墓，亦是其具體化身；而建築的物質尺度，不過是此一理型的影子。

此外，希蘭傳說也可視為哲學本身興衰的體現。異教祕儀作為傳播倫理文化的體制，曾是文明的建築師。它們的力量與尊嚴體現於希蘭·阿比夫——建造大師——之中；然終究成為國家、教會與暴民的祭品，這一再出現的三元組合。國家覬覦其財富權勢而加以褻瀆；早期教會畏懼其智慧而加以褻瀆；烏合之眾或兵卒又受國家與教會煽動。正如希蘭·阿比夫自墓中復起時，低聲說出因其早逝而失落的「大師之言」；依哲學信條，古代祕儀的重建或復興，也將使那祕密教誨重新被發現。若無此教誨，文明便將繼續陷於靈性的混亂與迷惘之中。

民智蒙昧時，暴民當道；教會掌權時，迷信橫行；國家治理時，恐懼遍佈。人若欲和諧共存，彼此理解，便須化蒙昧為智慧，化迷信為覺照之信仰，化恐懼為愛。世人雖有異議，共濟會實為一種宗教，旨在連接神與人：它引領入門者提升意識層次，使其能以清澈目光，窺見宇宙大建築師的運作。完美文明的願景，始終是人類不滅的理想。在那文明中央，將矗立一所宏偉大學，凡願投身哲思生活者，皆可於此自由修習神聖與世俗的生命奧祕。此處無信條教義之桎梏；表象皆被剝除，唯留本質。世界由最為覺照的心智治理，人人各安其位。

這座偉大學府將分階設級，入學須經試驗與啟悟。在此，人將受教於一切祕儀中最神聖、最隱微、最持久的學問——象徵學。入門者將領悟：每一可見之物、抽象之思、情感之動，皆是永恆原則的象徵。他們將學會，希蘭·阿比夫（真理）埋藏於宇宙每一粒原子之中；每一形式皆為象徵，每一象徵皆是永恆真理之墓。經由靈性、心智、道德與身體的完整教育，人將學會從無生命的覆殼中，釋放活生生的真理。世間的完美政府，終須以宇宙有序運行的神聖政府為藍本。待完美秩序重建、和平普及、良善得勝之日，人將不再追尋幸福，因幸福已從自身泉湧而出。死去的希望、志向與德性，將自墳墓復甦；那些被無知者反覆扼殺的美與善之靈，將再度成為營造大師。屆時，賢哲將居於權位，諸神亦與人同行。



飾有象徵圖像的共濟會圍裙

出自一件早期手繪圍裙

共濟會儀軌規定，圍裙當是純白羔羊皮，並附適當的翻蓋；共濟會圍裙常飾以奇特而莊嚴的圖像。阿爾伯特·派克寫道：「若以絲、棉或麻製之，便失了象徵。凡以任何裝飾、圖案或顏色玷污那白淨表面的，也算不得真正披戴此圍裙。」（見《象徵學》。）

亞特蘭提斯與迦勒底的「觀星者」，將白羊座指定為火星的日間寶座，將天蠍座指定為其夜間寶座；火星則被視為宇宙能量的古代行星。未經啟悟卻妄升靈性生命者，被稱為「死於蠍刺」，始終徘徊在神聖力量的暗面。須經由逾越節羔羊的奧秘，或取得金羊毛，這些靈魂方能升入白羊座，承接火星在白晝的建設之力——即造物主的象徵。

將潔白羔羊皮覆於獸性情欲之處，象徵生殖之力的再生，聖化以待奉神。圍裙不計翻蓋的尺寸，使它成為救贖的標記；祕儀宣稱，其面積須為一四四平方英寸。

圖中圍裙蘊藏豐富象徵：蜂巢，意指共濟會分會；泥刀、木槌與繪圖板；粗獷原石與修鑿方石；金字塔與黎巴嫩群山；雙柱、聖殿與棋盤地面；以及熾燃之星與工匠工具。圍裙中央為圓規與方尺所據，代表大宇宙與小宇宙；另有一條明暗交纏的星光界之蛇。下方是七小枝的金合歡，昭示高等人與低等人的生命核心。骷髏與交叉骨則時刻提醒：人的感官人格須經歷哲學性死亡，其靈性本質方能掙脫桎梏。



祕儀的徽象之手

出自蒙福孔的《古物志》

當入門者踏入智慧之殿，便有一隻密佈象徵的手向他伸來。讀懂銘刻於掌中的符號，便意味著獲得神聖力量與新生。因而，這隻象徵之手，據說能使候選者死而復生。



以弗所的黛安娜

出自蒙福孔的《古物志》

黛安娜頭戴三重塔形冠冕，其身飾以各種生物，象徵其靈性力量；她代表不朽教義的源泉。此教義自偉大多乳母神的胸懷流出，成為那些渴慕之人的靈性食糧；這些人終身致力於觀照實相。正如人的肉身從大地母親領受滋養，人的靈性本性也由真理泉源餵養；那泉源永不枯竭，自不可見世界湧流。

畢達哥拉斯的音樂與色彩理論

偉大哲人皆認為，和諧是美的首要條件。凡複合之物，唯有各部分和諧相合，方可稱為「美」。世界之所以美，創造者之所以為善，在於善必順從本性而行；善順本性，便是和諧，因它所成就的善，與它本質的善相諧一致。因此，美便是和諧在形相世界中顯現其內在本性。

宇宙由層層遞升的善所構成，從物質（善的最低階）攀升至靈（善的至高境）。人之中，高等本性即為至善。故而，人的至高本性最易識別善，因外在世界的善，與他靈魂內在的善比例相稱。人所謂惡，如同物質，只是對立面的最低體現。最微小的善，也必然預設著最微小的和諧與美。如此說來，所謂畸形（惡），其實是本來各自和諧的元素，以最不和諧的方式組合。畸形乃不自然；萬物總和既為善，萬物自然具有善，理應置於和諧的組合之中。和諧，即永恆之善的意志彰顯。

音樂哲學

希臘啟悟者關於音樂哲學與療癒作用的知識，多半得自埃及；埃及人則奉赫爾墨斯為此藝之祖。據一則傳說，此神將弦張於龜甲凹面，製成第一把里拉琴。伊西斯與歐西里斯同為音樂與詩的守護者。柏拉圖述及埃及此藝之古老時，聲稱其歌與詩已流傳萬年之久，性質崇高，振奮人心，唯有神祇或如神之人方能創制。在祕儀中，里拉琴為人體構造之隱喻：琴身象徵物質形軀，琴弦喻為神經，樂師則是靈。靈撥動神經，便奏出運作正常的和聲；若人的本性遭汙染，這些和聲便淪為刺耳之音。

早期中國人、印度人、波斯人、埃及人、以色列人與希臘人，皆在祭儀中運用聲樂與器樂，也以之伴奏詩歌與戲劇；但將音樂提升至真正尊位的，是畢達哥拉斯，因他證明了音樂立足於數學。儘管他本人並非樂師，今日仍將自然音階的發現歸功於他。他先從各祕儀祭司習得音樂的神聖理論，繼而長年沉思協和與不協和的法則。他究竟如何破解此題，已不可考；後人則編織出以下敘述。

一日，畢達哥拉斯正默想和聲之謎，偶然行經一家銅匠鋪，聽聞工人在鐵砧上敲擊金屬。他察覺大錘與小工具聲響高低有別，又細辨這些聲音組合所生的和諧與嘈雜，因而覓得自然音階音程的初兆。他走進鋪裡，檢視工具，記下重量，返家後製作一支從牆上伸出的木臂。沿木臂等距繫上四條質料、粗細、重量皆同的弦：第一條懸十二磅，第二條九磅，第三條八磅，第四條六磅。這些重量對應銅匠鐵錘的尺寸。

畢達哥拉斯發現，第一與第四弦同鳴時，產生八度和聲音程，而重量加倍與弦長減半效果相等。第一弦張力為第四弦兩倍，比例為 2:1，即二倍比。經類似實驗，他確定第一與第三弦生五度和聲；第一弦張力比第三弦多半倍，比例為 3:2，即一又二分之一比。第二與第四弦亦然。繼續探索，他又覺第一與第二弦生四度和聲；第一弦張力比第二弦多三分之一，比例為 4:3，即一又三分

之一比。第三與第四弦亦生另一四度和聲。據楊布里科斯所述，第二與第三弦比例為 9:8，即九八比。

和聲比例的鑰匙，藏在著名的畢達哥拉斯四元聖數，亦即十點三角形數。四元聖數由最初四數 1、2、3、4 組成，其比例揭示八度、五度與四度音程。雖然上述音程法則確實成立，但後來已證明，以所述方式敲擊金屬，實則無法產生那些音高。因此，畢達哥拉斯更可能從單弦琴推演出和聲理論；單弦琴乃一條弦張於兩栓之間，並配有可移動品柱。

對畢達哥拉斯而言，音樂乃神聖數學的從屬學科，其和聲嚴守數學比例。畢達哥拉斯學派宣稱，數學揭示了由至善建立並維繫宇宙的精密法則。因此，數先於和聲——數是一切和聲比例恆常不變的規律。發現這些比例後，畢達哥拉斯逐步將門徒引入此祕儀的至高奧義。他將萬有劃為眾多界域或天層，為每域賦予一音、一和聲音程、一數、一名、一色、一形。繼而，他在不同智性與物質層面上，驗證其理，從最抽象的邏輯前提，至最具體的幾何立體。憑多重論證的一致結論，他確立了若干自然法則，其存在無可置疑。

音樂既成精密科學，畢達哥拉斯便將和聲音程法則推及萬象，甚至證明星辰、星座與元素間的和聲關聯。古代哲學教義得到現代印證的一個顯著例子，便是元素依和諧比例而遞進。約翰·A·紐蘭茲按原子量遞增排列元素，察覺每至第八元素，性質便重現。此發現在現代化學裡稱「八度律」。

畢達哥拉斯學派主張，和聲當由理性與數學判定，而非感官，故自稱「準則派」，以別於「和聲派」的音樂家；後者主張，美感與本能才是判定和諧的真正準則。然畢達哥拉斯亦承認音樂對感官情緒影響深邃，因而毫不猶豫以所謂「音樂醫藥」來療癒身心。

畢達哥拉斯顯然偏愛弦樂，甚至告誡門徒莫讓長笛或鉦聲玷污雙耳。他宣稱，靈魂可憑莊嚴之歌，伴以里拉琴聲，淨除非理性的侵擾。他在探究和聲療效時，察覺希臘樂制的七種調式，各能激發或平撫特定情緒。據傳某夜觀星之際，他遇見一名青年，因烈酒昏聩、嫉火中燒，正將柴束堆於情婦門前，意圖焚屋。不遠處，一名笛手吹奏激昂的弗里吉亞調式，使青年愈發狂亂。畢達哥拉斯勸說樂師改奏緩慢而有節律的斯蓬底調式，醉青年頓時靜定，收拾柴束，安然返家。

另有記載，畢達哥拉斯門徒恩培多克勒曾迅速變換所奏樂曲的調式，救了其東道主安基圖斯一命；當時，有人因其父曾被安基圖斯判處公開死刑，正持劍相脅。又傳希臘醫者阿斯克勒庇俄斯，曾對病者吹響號角，以療坐骨神經痛等疾。

畢達哥拉斯或命人在病者面前演奏特製樂曲，或親誦赫西俄德、荷馬等古詩選段，治癒許多靈、魂、身之疾。在克羅托納的學園，畢達哥拉斯門徒每日以歌始，以歌終：晨歌驅散睡意，振奮心神，迎向將臨之日；暮歌則取寧靜、舒緩、助眠的調式。春分時節，畢達哥拉斯令門徒圍圈而立，環繞其中一人；此人領唱，並以里拉琴伴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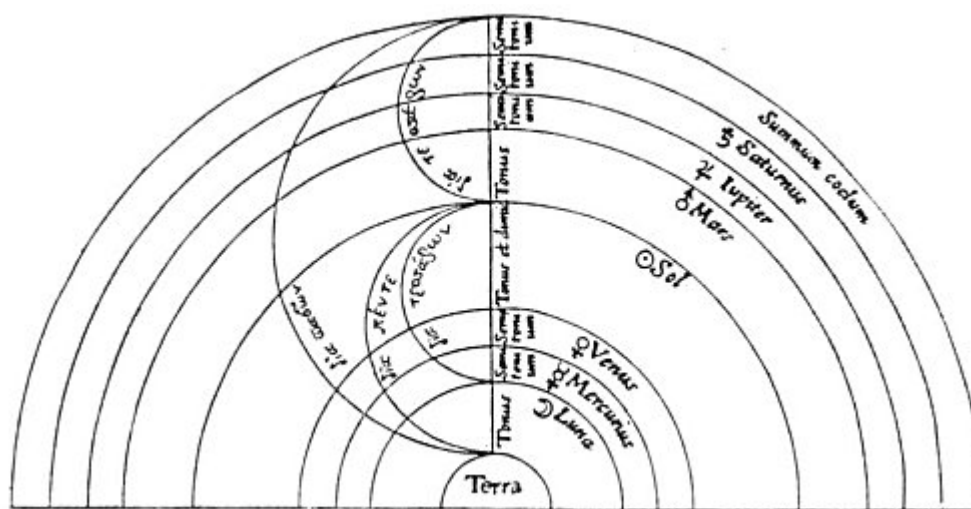
楊布里科斯如此描述畢達哥拉斯的療癒之樂：「有些旋律，專為醫治靈魂激情而作，或用以消解沮喪與哀傷；畢達哥拉斯創制此類旋律，視其為對症良方。另有他曲，用以平抑暴怒憤懣，

及一切靈魂偏差。尚有一種調性，乃為克制欲望而設。」（見《畢達哥拉斯傳》。）

畢達哥拉斯學派很可能知道七種希臘調式與行星的關聯。例如普林尼稱，土星循多利亞調式運行，木星循弗里吉亞調式運行。人之氣質顯然與諸調式相應，激情亦然。故如憤怒這般火性激情，可被火性調式激揚，亦可為水性調式緩和。

音樂對希臘文化影響之深，埃米爾·瑙曼概述如下：「柏拉圖鄙視將音樂僅用來愉悅感官；他主張，音樂當灌注對一切高貴事物的愛，對一切卑劣事物的憎；無物能較旋律與節奏更撼動人心深處情感。他深信此理，因而贊同雅典的達蒙——蘇格拉底的音樂教師——所言：引入一種新穎、使人萎靡的音階，將危及邦國未來；變更一調，必將動搖國本。柏拉圖斷言，能使心靈高貴的音樂，遠勝僅取悅感官的音樂；他堅持立法者首務，乃壓制一切陰柔淫靡之樂，只倡導純淨莊嚴之音；勇毅激昂的旋律屬男子，溫柔安撫的旋律屬女子。由此可見，在希臘青年教育中，音樂至為重要。樂器抉擇亦須極慎，因其無言詞可明，含義難定，難料將予民眾良益或惡果。大眾趣味常受感官與浮華效果牽引，故理應輕蔑之。」（見《音樂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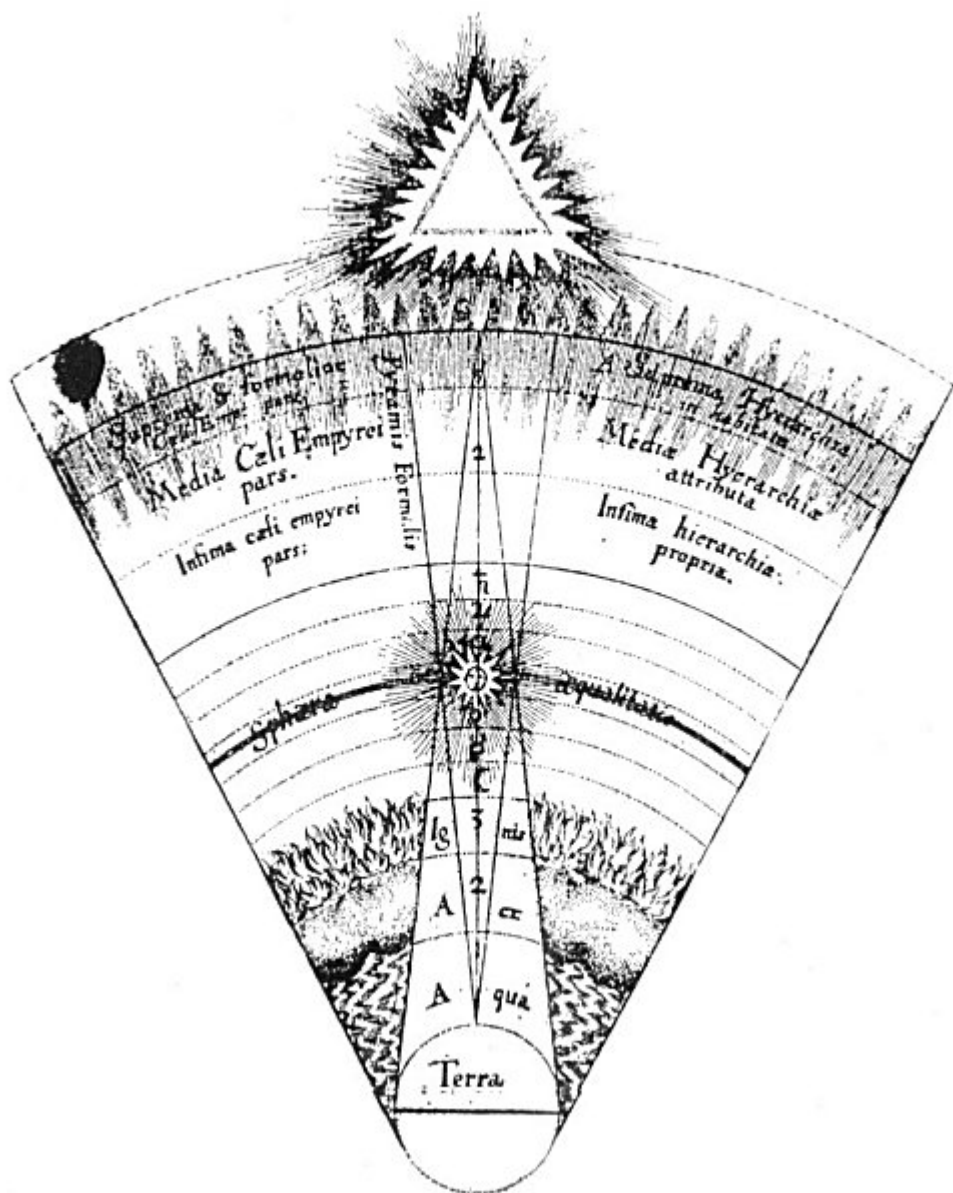
時至今日，軍樂在戰場上依然奏效；宗教音樂雖不復依循古人理論，依舊深深牽動信徒的心緒。



天球的音程與和聲

出自史坦利《哲學史》

畢達哥拉斯構想的天球音樂中，地球與恆星天球之間的音程，被視為完整的八度，亦即最完美的和聲音程。地球與恆星天球之間，各行星的音程排列，普遍接受如下：從地球至月球為一全音；月球至水星為半音；水星至金星為半音；金星至太陽為一又二分之一全音；太陽至火星為一全音；火星至木星為半音；木星至土星為半音；土星至恆星為半音。這些音程總和，等同八度內的六個全音。



世界單弦琴的協和音

出自弗拉德《宇宙音樂論》

此扇形圖揭示了從土元素到絕對無制約力之間，能量與物質的主要層級。十五重天層自上而下依次為：無限永恆的生命；上、中、下三重火天；七行星；四元素。弗拉德以一座金字塔象徵能量，其底座落在上層火天的凹面；又以另一座金字塔象徵物質，其底座落在地界的凸面，非指地球這顆行星。二金字塔標示構成十五重存在層面的能量與物質之相對比例。上升的物質金字塔只觸及第十五天球，卻未貫穿——即無限永恆生命之界；下降的能量金字塔觸及第一天球，卻未貫穿——即物質最粗顯的狀態。太陽所在界域稱作「均等天層」，因在此能量與物質勢均力敵。世界單弦琴由一條假想之弦構成，自能量塔底延伸至物質塔底。

天球之樂

畢達哥拉斯諸多玄思中，最為崇高、也最鮮為人知的，當屬星辰和聲學。相傳芸芸眾生，唯畢達哥拉斯得聞天球之樂。迦勒底人早先便曾設想，天體莊嚴橫越天際時，共同參贊著宇宙的聖詠。《約伯記》有言：「晨星一同歌唱」；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裡寫道：「你所見最小的

星球，運行之中亦如天使吟唱。」然而，畢達哥拉斯天界音樂體系所存無幾，後人只能推想其理論大略。

畢達哥拉斯將宇宙設想為一具巨大的單弦琴，琴弦上端繫於絕對之靈，下端縛於絕對物質，亦即一條繃在天地之間的弦。有權威稱，畢達哥拉斯自諸天周界向內計數，將宇宙劃分為九域；另有說法主張分為十二域。十二重體系如下：第一域稱最高天，或恆星天層，乃不朽者居所。第二至第十二域依次為土星、木星、火星、太陽、金星、水星、月球，以及火、氣、水、土之天層。這七行星序列（於古代天文學中，太陽與月亮亦被視為行星）與猶太燈臺的象徵相合：太陽居中為主幹，兩側各列三顆行星。

據馬克羅比烏斯所述，畢達哥拉斯派賦予自然各音階的名稱，乃源於對行星天體速度與體積的估量。彼時人們相信，每個龐然天球於太空中無盡奔馳時，會因持續穿越瀰漫的以太，而發出特定音調。既然這些音調是神聖秩序與運行之顯現，便必具有其源頭的和聲。希臘人常言，諸行星繞地運行時，依其各自「大小、速度與距地遠近」發出不同聲響。故而最遠的土星音色最沉，最近的月亮則最為尖利。「這七行星、恆星天球，以及上方對地星所發之音，正是九位繆斯；其交響合鳴，謂之謨涅摩緒涅。」（見《準則》。）此引文隱晦指向前述宇宙九重劃分之說。

希臘啟悟者亦認識到，七行星各自所屬的天層，與七個神聖母音之間有著根本關聯。第一天層發出神聖母音 A（Alpha）；第二天層為 E（Epsilon）；第三天層 H（Eta）；第四天層 I（Iota）；第五天層 O（Omicron）；第六天層 Y（Upsilon）；第七天層 Ω（Omega）。當七天層同聲歌唱，便生完美和聲，升騰為對造物主寶座的永恆禮讚。（見愛任紐《駁異端》。）雖未明言，但很可能應按畢達哥拉斯之序，由下而上理解行星諸天層，始於月球天層，即第一天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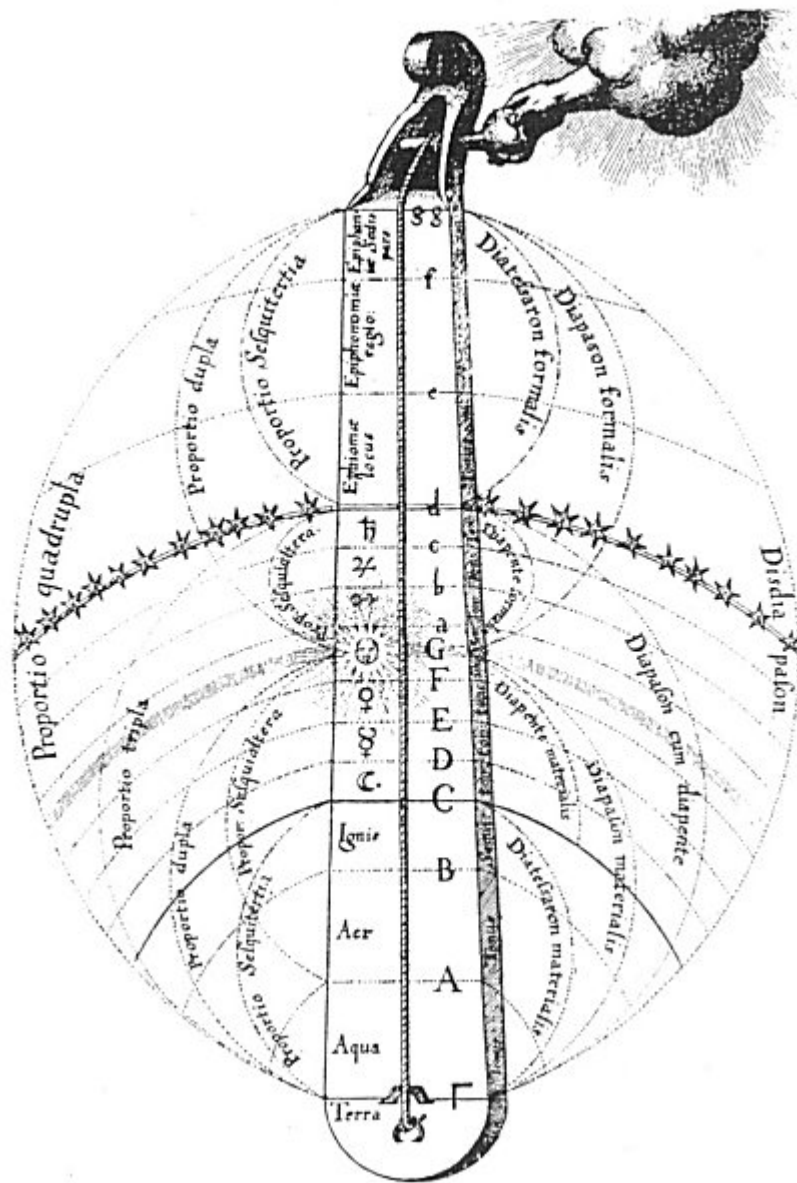
許多早期樂器設有七弦，一般認為畢達哥拉斯為忒耳潘德爾的里拉琴添上了第八弦。七弦既對應人體部位，亦呼應行星。神之名亦設想由七行星和聲交織而成。埃及人將神廟中的聖詠限於七個基本音，嚴禁其他音調。其中一首聖歌有如下禱文：「七個鳴響之音讚美祢，偉大的神，全宇宙不息運作的父。」另一首中，神如此自述：「我乃全世界偉大而不可毀壞的里拉琴，調諧諸天之歌。」（見璫曼《音樂史》。）

畢達哥拉斯學派深信，一切存在皆有其聲，萬物永歌以頌創造者。人之所以不聞此神聖旋律，皆因靈魂困於物質存在的幻影。當人從低等界及其感官桎梏中掙脫，天球之樂便會如黃金時代那般，再度清晰可聞。和聲自能感應和聲；待人之靈魂重歸其本真之位，不僅將聽見天界合唱，亦將加入其中，永恆讚頌那永恆至善，其統御著存在的無數部分與狀態。

希臘祕儀的教義中，包含一種宏偉觀念，闡明音樂與形體之間的關係。譬如，建築元素可比擬為音樂調式與音符，或在音樂上有所對應。因此，當一座建築融合若干此類元素，其構造便被喻為音樂和弦；唯有完全符合音程的數學比例時，方為和諧。對聲音與形體之間類比的體認，令歌德慨言：「建築是凝固的音樂。」

早期祭司建造入門聖殿時，便常展現其對振動原理的精深理解。祕儀儀式多有祈請吟誦，因而特設音室。在一間密室裡，低語一字，聲響便陡然放大，迴盪震動整座建築，轟鳴充塞耳際。那些築成聖殿的木石，經年累月浸透儀式的聲波振動；一旦敲擊，便重現反覆銘刻於質地中的音調。

自然萬物各有獨特的基音。元素若結成複合體，便生和弦；和弦一旦奏響，便使複合體分解為各組成成分。同理，每人也有自己的基音；此音若被發出，足以毀滅此人。以色列人吹角而耶利哥城牆傾頹的寓言，無疑意在揭示個別基音或振動的奧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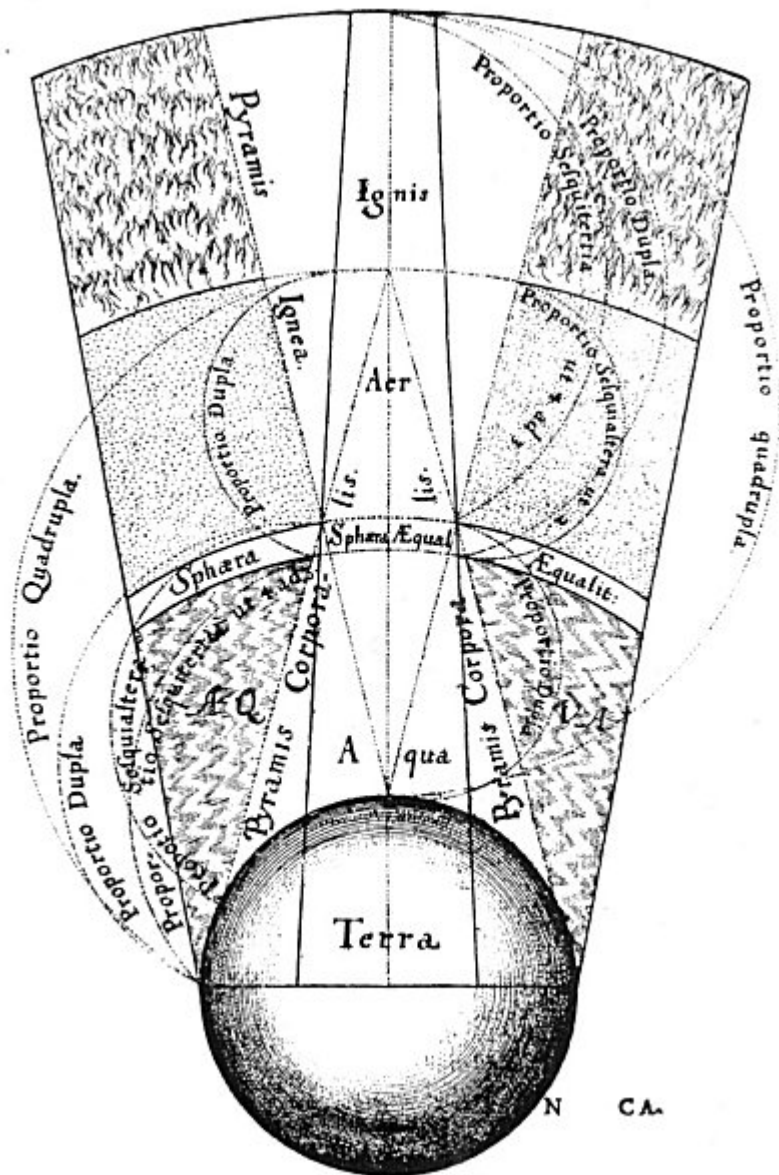


世界單弦琴及其比例與音程

出自弗拉德《宇宙音樂論》

此圖概覽弗拉德之宇宙音樂理論。土元素與最高天之間的音程，被視作雙八度，可見兩端存於雙八度和聲之中。這意味著最高天、太陽與地球具有同一節律，僅音高有別。太陽是最高天的低八度，地球又是太陽的低八度。低八度（Γ 至 G）涵蓋宇宙中物質勝於能量的部分，其和聲更粗顯；而高八度（G 至 g）則對應能量勝於實體，和聲較為精微。弗拉

德寫道：「若撥動較靈性的部分，單弦琴將賜予永恒生命；若觸動較物質的部分，則僅予短暫生命。」值得留意，若干元素、行星與天界，彼此維持和聲比例；弗拉德視此為理解自然萬象相吸相斥的關鍵。



元素音樂理論

出自弗拉德《宇宙音樂論》

此圖再次運用兩座相互貫穿的金字塔，一象徵火，一象徵土。依元素和聲法則，火不參入土的構成，土亦不參入火的構成。圖上數字揭示四大基本元素之間的和聲關係，此說見於弗拉德與畢達哥拉斯學派。土由四份自身本質構成；水由三份土與一份火構成。「均等天層」乃一假設點，其中兩份土與兩份火保持均衡。氣由三份火與一份土構成；火則由四份自身本質構成。因此，土與水為四比三，即成四度和聲；水與均等天層為三比二，即五度和聲。火與氣亦為四比三，即成四度和聲；氣與均等天層為三比二，即五度和聲。四度與五度相加等於完整八度，因而火與土皆與均等天層呈全八度和聲，而火與土彼此則處於雙八度和聲。

色彩哲學

埃德溫·D·巴比特曾寫：「光揭露外在世界的榮耀，自身卻是最榮耀者。它賦予美、揭露美，且本身即是美。它是分析者、真理的宣告者，也是虛偽的揭發者，因其照見事物本然面貌。」

其無盡的光流丈量宇宙，從億萬兆英里外的星辰流入望遠鏡；同時又能探入極微之境，透過顯微鏡可看見比肉眼所見小五千萬倍的物體。光的運行至柔至韌，如一切精微力量。若無其賦予生命的影響，植物、動物與人類必將即刻從大地消逝，普遍毀滅隨即降臨。因此，我們當深思光及其諸色彩那充滿潛能而美妙的原則；愈深入其內在法則，愈見其如奇妙的力量寶庫，能予人生命、療癒、淨化與喜悅。」（見《光與色彩原理》。）

光乃是生命最根本的物質顯現，以其輝芒沐浴萬有。我們至少應略為認識這神聖實體的微妙本性，這至關重要。所謂「光」，實為一種振動速率，於視神經引發特定反應。世人鮮少察覺自身如何受困於感官知覺的侷限。光遠比人眼所見更為豐富，更有諸多未知形式的光，永難為任何光學儀器捕捉。世間存有無數不可見的色彩，正如有不可聞的聲音、不可嗅的氣息、不可嘗的滋味、不可觸的實體。人其實被超感官宇宙環繞；對此一無所知，只因自身感官知覺中樞尚未充分開展，無法感知宇宙中更為精微的振動速率。

無論文明民族或所謂野蠻民族，皆將色彩視為承載宗教與哲學教義的自然語言。希羅多德筆下的古城埃克巴坦那，七道城牆依七行星著色，顯示波斯祭司深諳此道。在博爾西帕，尼波神的著名階塔（或稱天文塔）共分七層巨階，每層塗以某一行星天體的主色。（見勒諾爾芒《迦勒底魔法》。）由此可知，巴比倫人早已明瞭光譜與七位創造神祇或七種力量之間的關聯。印度曾有一位莫臥兒皇帝建造七層噴泉。水流沿特設水道從側面淌下，墜落時依次變色，遍歷光譜所有色調。在西藏，當地藝匠以色彩表達各樣情緒。L·奧斯汀·瓦德爾論及北方佛教藝術時指出，在西藏神話中，「白與黃的面色通常象徵溫和情緒；紅、藍、黑則屬忿怒形相，然淺藍因代表天空，有時僅意指天界。大體而言，諸神繪為白色，精靈繪為紅色，魔鬼繪為黑色，恰似其歐洲同類。」（見《西藏佛教》。）

在《美諾》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將顏色描述為「形相的流溢，與視覺相稱，並可為感官所感知」。於《泰阿泰德》中，他對此作了更詳盡的論述：「讓我們貫徹方才確立之理：無物能獨自存在；如此便會明白，每一種顏色——白、黑及其他顏色——皆由眼睛與相應的運動相遇而生。我們所稱每一顏色的實體，既非施動者，亦非受動者，而是穿行於兩者之間、且隨感知者而異；你能斷定各種顏色在每一種動物——譬如狗——眼中，都與你所見相同嗎？」

畢達哥拉斯的四元聖數象徵宇宙力量與運行過程，呈現了希臘人關於色彩與音樂的理論。最上方三點，代表三重白光，即神格，一切聲音與色彩皆潛藏其中。其餘七點，則對應光譜七色與音階七音。色彩與音調皆為主動的創造力，從第一因流溢而出，構築宇宙。七者分作兩組：一組乃三種力量，另一組四種，此關係同樣顯現於四元聖數中。高等三者化為受造宇宙的靈性本性；低等四者則顯現為非理性界域，或稱低等界。

祕儀揭示，七位邏各斯，亦即諸創造主，乃是從永恆者口中流出的力之流。這象徵光譜從至高神的白光中分化而出。低等諸界的七位創造者，猶太人稱之為埃洛希姆。埃及人喚作建造者（有時亦稱統治者），將其描繪為手持大刀，從原初基質中雕鑿出宇宙的形貌。行星崇拜的基

礎，在於將行星視為神七種創造屬性的宇宙體現。行星諸主被描述為居於太陽體內，因為太陽的真實本性宛如白光，蘊含著潛能種子，而後顯現為一切音調與色彩。

關於行星、色彩與音符的對應關係，有各種排列方式。其中最令人滿意的體系，建立在八度法則之上。聽覺範圍遠比視覺寬廣；耳朵能辨識九至十一個八度的聲音，眼睛卻僅限於認知七種基本色調，尚缺一個方成八度。若將紅色置於色階最低色調，便對應音階第一音 do。依此類推：橙對 re，黃對 mi，綠對 fa，藍對 sol，靛對 la，紫對 si（或 ti）。完成此色階所需的第八色調，應是第一色調紅色的高八度。此種排列的準確性，可由兩項事實佐證：（一）音階三個基本音——第一、三、五音，對應三原色紅、黃、藍；（二）音階第七音，即最不完善之音，對應色階中最不完善的色調紫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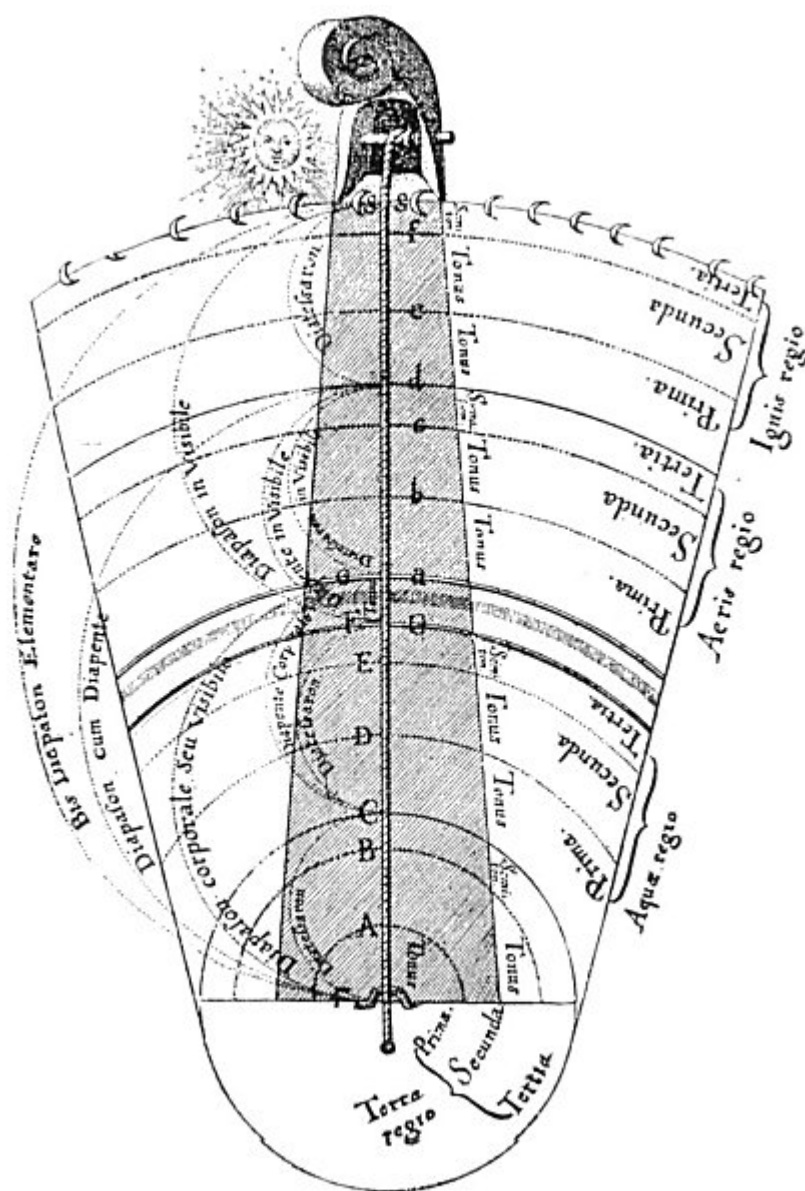
埃德溫·D·巴比特在《光與色彩原理》中，確證了色彩與音階的對應：「C 音位於音階底端，由最粗重的空氣波動造就；紅色同樣位於色階底端，由最粗重的發光以太波造就。若低端音符 C 需要 24 次空氣振動，音符 B [音階第七音] 則需 45 次，前者僅略多於後者的一半。極端紫光每秒約需 800 兆次以太振動，而極端紅光約需 450 兆次，後者同樣僅略多於前者的一半。音樂完成一個八度時，另一個八度隨即開始，其振動為第一個八度的兩倍；同一音符便在更精微的尺度上重現。同理，當肉眼可見的色階於紫色告終時，另一個更精微、不可見色彩八度便隨之展開；其振動數正好兩倍，並依同一法則運行。」

色彩與黃道十二宮關聯時，便如車輪輻條般排列：白羊座配純紅，金牛座配紅橙，雙子座配純橙，巨蟹座配橙黃，獅子座配純黃，處女座配黃綠，天秤座配純綠，天蠍座配綠藍，射手座配純藍，摩羯座配藍紫，寶瓶座配純紫，雙魚座配紫紅。

海倫娜·布拉瓦茨基闡釋東方祕傳哲學時，將色彩與人的七重構成及物質七種狀態關聯如下：

顏色	人的原則	物質狀態
紫色	影體，或空靈雙身	以太
靛色	高等心智，或靈性智性	稱為「氣」的臨界狀態
藍色	氣場罩	蒸汽或氣體
綠色	低等心智，或獸性之魂	臨界狀態
黃色	菩提，或靈性之魂	水
橙色	生命能量，或生命原則	臨界狀態
紅色	欲體，或獸性生命所居	冰

這套光譜色彩與八度音符的排列，使得行星須重新分組，以保全恰當的音調與色彩類比。因此，do 對應火星，re 對應太陽，mi 對應水星，fa 對應土星，sol 對應木星，la 對應金星，si（ti）對應月亮。（參見《祕傳部教導》。）



四元素及其協和音程

出自弗拉德《宇宙音樂論》

此圖中，弗拉德將四大基本元素各分為三個層次。每一元素的第一層次最為粗重，稍帶其正下層物質的性質（土元素除外，因其下已無更低狀態）。第二層次為該元素相對純粹的狀態；第三層次則是該元素稍帶其上一層物質的狀態。舉例而言，水元素最低層屬沉澱性，因其中溶解了土質；中間層代表水最常見的狀態，如海洋之鹹水；最高層則是水最純粹的無鹽狀態。每一元素最低層配以全音的和聲音程，第二層亦配全音；第三層則配半音，因其具有上方層次的特質。弗拉德強調，元素以二又二分之一全音為一組，向上遞進，因此四度音程主導著元素的整體和聲。

魚、昆蟲、動物、爬蟲與鳥類

第一部

古時各族皆崇敬棲息於水中、空中與大地上的生靈。古人明白，可見的形體乃不可見力量的象徵，因此透過自然界的低等領域來敬拜神聖力量。這些演化較低、構造較單純的生靈，最能回應諸神的創造衝動。古代聖哲研究萬物生靈，終至領悟：若要最完滿地認識神，須從祂至高的造物入手，即有生與無生的自然。

一切現存生靈，皆顯現永恆者某一方面的智慧或力量；唯有細察那不可計數卻井然有序的萬象，方能認識祂。某種生靈之所以被選來展示隱藏的抽象原則，乃因其特性與活動能象徵不可見的法則。魚、昆蟲、動物、爬蟲與鳥類，頻頻現於各族神話宗教；其形態、習性及其所處媒介，皆與自然界各種生殖與萌發之力密切相關；而這些力量，正是神遍在的明證。

古人早知生命源於水，故以魚象徵生命胚種。魚類多產，更使此喻貼切。早期祭司雖無精微儀器剖析精子，卻憑直覺推斷其形似魚。

希臘羅馬皆視魚為聖物，因魚與愛神阿芙羅黛蒂相繫。星期五食魚的習俗，猶存異教儀式的餘韻。星期五以女神弗蕾亞為名，乃北歐的維納斯，各族多將此日獻予美與豐饒之神。魚與生殖奧祕的聯想，由此更深一層。星期五於穆斯林亦是聖日。

nun 一字既指魚，亦指生長。英曼曾說：「猶太人由魚之子領向勝利；其另兩個名字是約書亞與耶穌。」nun 至今仍是基督教女修士之稱。早期基督徒以三魚象徵三位一體；魚亦為佛陀八吉祥之一。海豚同時乃太陽救主阿波羅與海神尼普頓的聖物，意義非凡——相傳牠會背負遇船難的水手，載往天界。早期基督徒採納海豚為基督徽記，因異教徒曾視這美麗生靈為人類的的朋友與恩主。法國王位繼承人「王太子」（Dauphin）之稱，或許便源自這一古老異教符號，象徵神聖的護佑之力。基督教初興時，信徒被比作魚；受洗之際，便是「重回基督之海」。

先民深信山海之中居著奇異族類；早期動物圖誌裡，常繪有奇異的混成獸類、爬蟲與魚類；但中世紀作者編纂這些巨著時，這些生物其實並不存在。波斯、希臘與埃及祕儀的入門禮中，祭司身披複合獸形，以此象徵人類意識的諸般面貌。他們取鳥與爬蟲為神祇徽記，形貌瑰奇，賦予虛構的性情、習癖與居所；一切皆為包裹靈性真理的寓言，向俗眼隱藏。鳳凰築巢於香木與焰中；獨角獸身如馬，足似象，尾若野豬；半人馬上半為人，下半是馬。赫爾墨斯派的鵜鶘，傳說以胸中鮮血哺育幼雛——此鳥其他神祕屬性的真義，亦唯有寓言能解。

中世紀學者多視牠們為實存，但諸般複合獸實則只是祕儀象徵。牠們或許源於遠方異獸的傳聞，經口耳渲染而成形；但在聖殿之內，牠們確實以象徵存在，揭示人性深層的多重樣貌。曼提柯拉與鬣狗或有幾分相似；獨角獸的原型或許是犀牛。對神祕學者而言，這些複合鳥獸只是象徵

不可見世界中運行的諸般力量。這一點，多數論述中世紀奇獸的作者皆未參透。（見尤利西斯·阿爾德羅萬迪《怪物史》，1642；P·加斯帕雷·肖托《奇異自然學》，1697。）

另有傳說云：人類出現以前，曾有複合生物的族類存世，後為諸神所滅。古代神殿保有自身的史錄，載著史前世界的訊息，從不輕示外人。依這些記載，人類演化自兩棲性質的生物；當時的原始人身覆鱗片，鰓未全褪。胚胎發育的某階段也似乎重現此狀態。生命源自於水的理論，使魚被視作人族的遠祖。這信仰催生了迦勒底、腓尼基與婆羅門的魚崇拜。美洲印第安人則信，湖河海洋深處別有神祕族類，名曰「水印第安人」。

魚亦曾被用作沉淪的標記；但在中國，魚象徵滿足與吉運，許多錢幣鑄有魚形。埃及神話中，惡神賽特將歐西里斯之軀剖為十四份，擲一份入尼羅河；普魯塔克記載，此份為三魚所吞——勒皮多托斯魚（可能是肺魚）、法格魯斯魚，以及奧克西林庫斯魚（一種尖吻魚類）。因此埃及人不食此三魚，恐成吞噬神之罪。魚若為惡之象徵，則代表塵世（人的低等本性）與墳墓（祕儀中的冥府）。約拿在「大魚」腹中三日，恰似基督在墓中三日。

幾位早期教父相信，吞下約拿的「鯨」象徵聖父；當先知被拋入怒海，聖父將他納入自身本性，直至抵達平安之地。約拿的故事實為祕儀入門的寓言；「大魚」喻指無知的黑暗，人自舟（誕生）墜落，入海（生命），便被這黑暗吞沒。古時船隻常造為魚形或鳥形，此習俗或許啟發了傳說；又或許約拿只是由另一艘船救起帶入港口，而那艘船形特異，因而被稱為「大魚」。（「真理之言，樸素無華！」）更可能的是，約拿的「鯨」實源於異教神話生物海馬獸——半馬半海豚之形；早期基督教雕像與雕刻所現，即是此複合生物，而非真鯨。

據瑪雅與托爾特克傳說，載諸神至墨西哥的神祕海蛇，或許源於維京或迦勒底船隻，被塑成複合海怪或龍形。海倫娜·布拉瓦茨基提出理論，謂大鯨（cetus）一詞源自魚神大衰（keto）；約拿實則被腓尼基水手捕獲帶至其城後，囚入大衰巨像體內鑿出的密室。大鯨的龐大形象中深藏奧祕，至今仍存於星座。

依諸多殘篇所載，人的低等本性由一名為利維坦的巨物象徵，笨拙如大海蛇或龍。凡具有蛇形或蛇行動態的符號，皆象徵太陽能量的某種形態。因此，這海中巨物代表受困水中的太陽生命力，也代表人體內流轉的神聖能量；未經轉化時，則顯現為一頭翻騰扭動的怪物——人的貪慾、激情與淫慾。在基督作為人類救主的諸象徵中，若干象徵關乎其神聖本性的奧祕，隱藏於卑微的耶穌人格之內。

諾斯底派將基督教救贖者本性剖為兩半：一為耶穌，必死之人；另一為克里斯托斯（Christos），乃宇宙心智原則的人格化。那高等宇宙心智在三年間（自受洗至釘十字架）披上了凡人（耶穌）的肉身軀殼。為闡明此義，同時仍向無知者隱藏它，古人遂採用許多奇異、往往令人厭惡的生物象徵：其粗陋外表下，藏著宏偉機體。基尼利於《以諾書》注中論及：「毛毛蟲為彌賽亞象徵，其理昭然：在卑微、匍匐、全然屬地的形貌下，牠隱匿著蝴蝶之美，其光輝羽翼，色彩流轉，可比彩虹、蛇、鮭魚、聖甲蟲、孔雀與垂死的海豚……」



毗濕奴的第一化身，或摩蹉化身

出自皮卡特《宗教儀典》

魚常與世界救主相關聯。印度救贖者毗濕奴為救宇宙而化為十種型態，第一化身即從魚口誕出。伊西斯哺育幼年荷魯斯，頭飾上常現一魚。迦勒底救主歐涅斯（靈感源自婆羅門）被描繪為魚首魚身，人形從各處顯露出來。耶穌也常以魚為象徵。他告訴門徒，他們將成為「得人的漁夫」。魚形符號亦是基督徒最早的字母標記。耶穌的希臘祕名 ΙΧΘΥΣ 即「魚」之意。若干早期教父尊崇魚為基督象徵。聖奧古斯丁將基督比作一條烤魚；亦有人指出，此魚之肉是義人與聖徒的食糧。

昆蟲

1609 年，海因里希·昆拉特出版《永恆智慧圓形劇場》。埃利法斯·利維宣稱，書中頁面隱藏魔法哲學所有偉大祕密。書內一幅醒目的圖版，描繪了赫爾墨斯哲學遭十七世紀偏狹學究攻擊。昆拉特鄙視這些誹謗者，將每人畫成複合獸形：此人添驢耳，彼人加假尾。他將圖上部留給卑劣的誹謗者，並賦予相應形貌。空中充斥奇異生物——巨蜻蜓、有翼蛙、人首鳥，及其他難以名狀的怪形，傾瀉毒液、流言、惡意、誹謗，試圖迫害智者的祕密奧義。此畫暗示它們的攻擊徒勞無功。有毒昆蟲常被用以象徵人舌的致命力量。

各類昆蟲亦象徵自然神靈與精靈，據信兩者皆居於大氣之中。從中世紀圖繪可見，魔法師召喚諸靈時，施法者用來驅策異界的神祕力量，常被描繪為半昆蟲形的複合生物。早期哲學家似乎

認為，有些疾病如瘟疫般掃過群體，實為活物；但他們不將其視為微小病菌，而將整場瘟疫視為單一個體，賦予醜惡形狀以象徵其破壞力。瘟疫由空氣傳來，遂使昆蟲或鳥成為其象徵。

一切自然且仁慈的狀態或力量，皆被賦予美麗勻稱的形相；非自然或邪惡的力量，則得扭曲異常之形體。惡者或描繪為醜陋畸形，或具有某些受鄙視動物的特質。中世紀流行一種迷信，謂魔鬼生有公雞腳；埃及人則將豬身歸於堤豐（魔鬼）。昆蟲習性備受細察。螞蟻因儲糧過冬，又能搬動數倍於己之物，被視為勤勞與遠見的象徵。成雲蔽日的蝗群，在非洲與亞洲某些地域摧毀一切綠意，故被視為激情、疾病、仇恨與紛爭的象徵；因這些情緒將毀滅人的靈魂中一切良善，僅留荒蕪沙漠。各民族民俗中，某些昆蟲被賦予特殊意涵；但普世所尊崇與探究者，乃昆蟲之王聖甲蟲、大背叛者蠍子、蛻變之蝴蝶，以及勤勞的蜜蜂。

埃及聖甲蟲，堪稱人類心智所構想出最卓越的象徵。祭司以其學識，從尋常甲蟲提煉出此一意象：此蟲習性獨特，模樣奇異，恰能象徵肉身力量、靈魂再生，以及永恆而不可測知的造物主，作為太陽主宰的一面。E·A·沃利斯·巴奇曾論及埃及人的聖甲蟲崇拜，要旨如下：

「太古之人另有想像：視蒼穹為無垠草甸，上有一巨甲蟲匍匐，推動日輪前行。此蟲即天穹之神；古埃及人觀察聖甲蟲（*Scarabæus sacer*）以後足滾動圓球，認為球中藏其卵，遂推想天穹之神的圓球亦孕有日卵，且太陽是其後裔。幸得傑出昆蟲學者J·H·法布爾研究，今人方知，聖甲蟲所滾之球並無蟲卵，實則糞團，用以滋養其卵——牠會將卵產於精心備妥之處。」

埃及祕儀的入門者，有時亦被喚作聖甲蟲，或名獅子與豹。聖甲蟲是太陽使者，象徵光明、真理與再生。那約三寸長的石製聖甲蟲，稱為心甲蟲；在木乃伊製作過程中，將死者心臟取出、另行防腐之後，便將心甲蟲置入胸腔。亦有說法認為，石甲蟲只是在為遺體作永久保存處理時，一同裹入殮布。關於此節，埃及重要祕儀典籍《死者之書》有載：「當取綠石琢一聖甲蟲，置入胸際，它將為其行『啟口』之禮。」不同民族的喪儀與祕儀入門禮，往往驚人地相似。

太陽神拉具三個重要面向。身為宇宙創生者，他以聖甲蟲之首為象徵，稱凱佩拉，意指靈魂再生，以及肉體壽盡後的新生。埃及人棺槨幾乎總以聖甲蟲紋飾。通常會將一雙展翅甲蟲繪於棺蓋對應死者胸口處。大量出土的小型石製聖甲蟲，表明埃及人喜愛此佩飾。聖甲蟲與太陽相繫，象徵人性中神聖的部分。其美麗的羽翼藏於光亮硬鞘之下，正如人有翼的靈魂隱在塵世軀殼之中。埃及士兵獨鍾此蟲，因古人相信此類生物皆為雄性，適合作為雄健、力量與膽識的徽章。普魯塔克留意到，聖甲蟲往後滾其特製糞球，自身卻面朝反方向。這格外適於象徵太陽——因埃及天文學認為，太陽實則自西向東滾動，儘管看起來相反運行。埃及寓言述說，日出乃聖甲蟲展開羽翼，讓榮耀光彩自體側舒展——其軀便是日輪；至日落時分，它將雙翅收攏於幽暗硬殼下，夜幕隨之降臨。凱佩拉，即拉神的聖甲蟲之首化身，常被描繪乘一艘奇舟，航行於天際之海；此舟名曰太陽之舟。

蠍子同時是智慧與自毀的象徵。埃及人視之為受咒詛之物；太陽行至天蠍座的時節，標誌著魔神堤豐統治的開端。當黃道十二宮用來對應十二使徒時（儘管實情可能恰恰相反），蠍子則對應叛徒加略人猶大。

蠍子以尾螫人，故被喚作背後中傷者、虛偽詭詐之物。卡爾梅於其《聖經辭典》中指出，蠍子適合作為惡人的標誌，也是迫害的象徵。據說埃及的乾熱狂風由堤豐掀起；他將地獄的灼熱與蠍子的毒刺賦予沙塵。此蟲亦象徵脊髓之火；依埃及祕儀所言，若任此火積聚於脊柱底端——即蠍尾之處——便足以毀滅一個人。天蠍座背部的赤星心宿二，被視為天穹中最凶戾的光。古人稱「蠍心」（Kalb al Akrab）為火星的副手或代理（見托勒密《四書》註腳）。據說心宿二會損傷眼目；若嬰孩誕生時此星正升上地平，常致失明。這或許也影射沙塵暴，足以令不慎的旅人雙目茫昧。

蠍子是智慧的象徵，其掌控的火既能照明，也能焚毀。據說異教徒的大祕儀入門，只能在天蠍座時進行。在《死者之書》的阿尼紙草裡，死者將自己的靈魂比作蠍子，說道：「我是燕子，我是那蠍子，拉的女兒！」伊麗莎白·戈德史密斯在《性象徵》中指出，蠍子是「埃及書寫女神塞勒克的象徵；巴比倫與亞述人也尊牠為太陽門戶的守護者。傳說伊西斯尋找賽特（堤豐）所散布的歐西里斯遺骸時，有七隻蠍子同行。」

喬治·史密斯在《迦勒底創世記》中，依據楔形文字泥筒抄錄，描述英雄伊茲杜巴（寧錄）的漂泊，並闡明了守護太陽的蠍神。他翻譯的泥板雖不完整，意義卻相當清晰：「……他們每日守護升起的太陽。冠冕高抵天之格窗，腳置於地獄之下〔脊柱〕。蠍人守護門戶，可怖地燃燒，其形貌如死亡，恐懼的威力震動森林。日出日落時，他們守護太陽；伊茲杜巴見他們，面上滿是恐懼與驚怖。」早期的拉丁人有一種名為蠍子的戰爭機械，用於發射箭矢。所指大概是一根長梁，似蠍尾般彈起以拋射箭矢。此機械射出的投射物也稱為蠍子。

蝴蝶以賽姬之名出現，被描繪為一位美麗少女，雙翼閃耀虹彩；它象徵人的靈魂，因其須歷經諸階段，方能展開飛翔之力。蝴蝶開展過程中的三個階段，與祕儀學校的三階極為相似；人在這些階段中完全開展，被賦予象徵的羽翼，得以振翅升天。而未再生之人，無知而無助，象徵為卵至幼蟲的階段；尋求真理、安住於冥想中的弟子，則由第二階段所象徵：幼蟲化為蛹，此時昆蟲進入蛹殼——即祕儀之墓；第三階段，由蛹至成蟲（完美蝴蝶由此出現），象徵入門者開展而啟悟的靈魂，從低等本性的墳墓中升起。

夜蛾象徵祕密智慧，因牠們難以發現，且為黑暗（無知）所掩藏。有些乃死亡的徽記，如骷髏天蛾，其身上有類似人類頭骨的斑紋。報死甲蟲據信會以特殊的滴答聲預示死亡將近，這是昆蟲涉入人類事務的另一例證。

世人對蜘蛛的看法不一。其形狀使之成為人體神經叢與神經節的恰當象徵。有些歐洲人認為殺蜘蛛極不吉利，因蜘蛛乃惡的使者，無人願得罪。一切有毒生物，尤其昆蟲，都藏著奧祕。帕拉塞爾蘇斯教導，蜘蛛乃一種強大邪惡力量的媒介，黑魔法師用以成就邪惡事業。

某些植物、礦物與動物，因對星光界之火特別敏感，遂為世上各民族所奉為神聖。星光界之火乃自然界中的神祕力量；此火顯現為電與磁，使科學界得以接觸。有些事物對此宇宙電火或宇宙生命力異常敏感，如礦物界的磁石與放射物，以及植物界中各種寄生生長物。中世紀的魔法師常使蝙蝠、蜘蛛、貓、蛇、猴等生物環繞身旁，因為他們能攝取這些物種的生命力，並用以達成

自己的目的。某些古代智慧學派教導，一切有毒昆蟲與爬蟲，皆由人的邪惡本性萌生；當智性人類不再滋生仇恨，便不會再有凶猛動物、可憎疾病，或有毒植物與昆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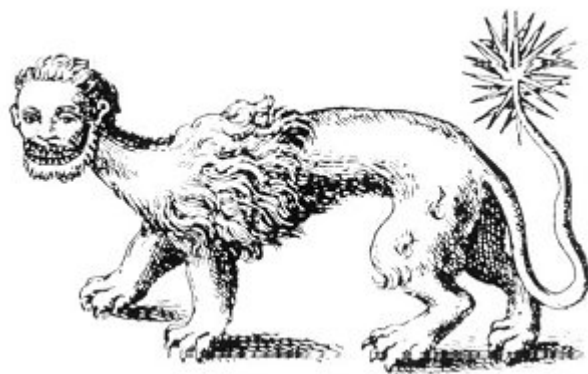
美洲印第安人中有一則「蜘蛛人」傳說，其網連接諸天界與大地。印度祕密學派以網來象徵某些神祇在宇宙形成時的運作，將光明諸界與黑暗諸界連接起來。因此，那些以不可見力線維繫初生宇宙的宇宙建造者，有時被稱為「蜘蛛諸神」；其統治者則稱為「大蜘蛛」。

蜂巢見於共濟會中，提醒人：真正的幸福與繁榮，在於共同之善與勤勉勞作中。蜜蜂是智慧的象徵；如同這小昆蟲自花中採集花粉，人也可從日常經驗中汲取智慧。蜜蜂乃維納斯女神之聖物；依神祕學者之說，牠是數百萬年前自金星來到地球的生命形態之一。小麥與香蕉據說也是如此。這就是為何此三種生命形態的起源無法追溯。蜜蜂由蜂后統治，此乃被視為神聖女性象徵的原因之一。

在印度，普拉納神是宇宙生命力的人格化，有時被描繪為周身環繞蜜蜂。蜜蜂因在花卉授粉中至為重要，遂被公認為生殖力的象徵。蜜蜂曾一度是法國君王的徽記。法國統治者穿著繡有蜜蜂的袍服，王座華蓋飾以巨大蜜蜂圖像。

蒼蠅象徵折磨者，使動物感到煩擾。迦勒底神巴力常被稱為巴力西卜（Baal-Zebul），或居所之神。西卜（zebub）一詞意為蒼蠅；巴力西卜遂變為別西卜（Beelzebub），此詞寬譯為朱庇特之蠅。蒼蠅因能破壞腐敗物、促進健康，被視為神聖力量的一種形式。西卜之名或許源自其特殊的嗡嗡。英曼認為，別西卜被猶太人嘲為「我的蒼蠅之主」，其實意為「我那嗡嗡或低語之主」。

英曼提到埃及沙漠中會歌唱的門農巨像，其頭頂裝有風鳴琴。強風吹過時，巨像便會嘆息或低鳴。猶太人將「巴力西卜」改作「別西卜」，並把守護靈（dæmon）解作惡魔（demon），使其成為惡魔之王。諾代烏斯為維吉爾辯護時，本欲反駁施展巫術的指控，否認其所謂奇蹟，卻反而提出若干證據，足以使這位詩人定罪。在其他奇異事例中，維吉爾用黃銅製作一隻蒼蠅，經若干神祕儀式後，將它置於那不勒斯一座城門上。結果，八年多來沒有蒼蠅進入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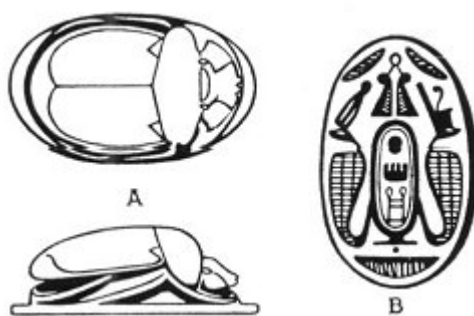


曼提柯拉

出自雷德格羅夫《往昔信仰》

寓言生物中，最奇異者莫過曼提柯拉。據克特西亞斯描繪，它有火焰色的身軀，形如雄獅，生三排利齒，長著人首人耳，藍眼，尾端有一列尖刺與毒針，似荊棘亦似蠍尾，鳴聲如號角轟響。這拼合而成的四足獸，悄然潛入中世紀的自

然史著作，雖被嚴肅看待，卻從無人真正見過——因其棲居之處渺不可及，無從探尋。



埃及王家聖甲蟲

出自霍爾《大英博物館埃及聖甲蟲等目錄》

聖甲蟲平坦的底面通常刻有銘文，記載其製作時所屬的王朝，有時也充作印璽。它們或以普通石材、寶石雕就，或以陶土塑形、燒製、施釉；偶爾石質甲蟲也上釉色。多數小聖甲蟲鑽有細孔，想來原是為穿繩佩掛。有些質地極堅，可割割玻璃。上圖之中，A為甲蟲頂視與側視，B展示其底，中央王名圈內刻有門卡拉（Men-ka-Ra）之名。



鳶尾花紋章

蜜蜂曾是查理曼大帝所用的王權象徵；而法國的鳶尾花徽，很可能只是紋章化的蜜蜂，並非花卉。古希臘傳說中，九位繆斯有時會化作蜜蜂。



蠍子護符

出自帕拉塞爾蘇斯《魔法大祕術》

蠍子常見於中世紀護符與咒文。此一象形蛛形物，據信具有治病之力。上圖所示的蠍子由多種金屬製成，並於特定星象下鑄造。帕拉塞爾蘇斯建議，凡生殖系統失調者，可佩此物。

爬蟲類

蛇被尊為爬蟲之首。各種蛇的崇拜，幾已遍及大地各處。美洲印第安人的蛇丘；中、南美洲的石雕巨蛇；印度的冠眼鏡蛇；希臘的大蛇皮同；德魯伊的神聖蛇；斯堪的納維亞的米德加爾德蛇；緬甸、暹羅與柬埔寨的那伽；猶太人的銅蛇；俄耳甫斯的神祕蛇；德爾斐神諭所中纏繞於皮媞亞女祭司所踞三腳鼎旁的蛇，而那鼎身亦呈蛇形絞結；埃及神廟裡供奉的聖蛇；盤踞於法老與祭司額上的烏拉埃烏斯聖蛇——這一切，皆證明了蛇所受的普遍尊崇。在古代祕儀中，纏繞手杖的蛇是醫者的標記。赫爾墨斯的蛇杖至今仍是醫業徽記。幾乎所有這些古民族，皆視蛇為智慧或救贖的象徵。基督教世界厭棄蛇，根源在於對伊甸園寓言的淺解。

蛇忠於智慧的原則，因它誘導人認識自己。人因違抗造物主耶和華，遂獲得了自我認知。上帝既宣稱六日創造中，一切生物皆為善，蛇何以現於主的園中？歷代經文詮釋者，從未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園中那棵樹，是脊髓之火；運用此火的知識，乃是大蛇的贈禮。儘管眾說紛紜，蛇實為宇宙救主的象徵與原型；祂使受造界認識自身、覺知善惡，從而救贖諸世界。若非如此，摩西何以在曠野將銅蛇舉於十字架上，使凡仰望者皆得免於小蛇之咬？那銅蛇豈非預示將來被釘十字架者？若蛇純然為惡，基督又何以教導門徒要「靈巧如蛇」？

一般視蛇為惡的理論，實難自圓。古來蛇便被視為不朽的徽記。它是輪迴或靈魂轉生的象徵，因它年年蛻皮，彷彿以新軀重生。一則古老迷信認為：蛇除非遭暴力殺害，否則永不死亡；若不受損傷，便可永存。人們亦相信蛇能自食其身，因而象徵至高創造者；那創造者也週期性地將宇宙重新吸入自身。

海倫娜·布拉瓦茨基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對蛇崇拜的起源作了如下重要論述：「在我們的地球成為卵形或圓形之前，是一長條宇宙塵埃或火霧之跡，如蛇般蠕行扭動。解釋者說，這便是神之靈運行於混沌之上，直至其氣息孵育宇宙物質，使之呈現銜尾蛇的環形——於靈性意義上象徵永恆，於物質意義上象徵我們的世界。」

七頭蛇代表至高神經由其埃洛希姆，或七靈，顯現自身；宇宙賴其輔助而建立。異教徒以蛇的盤繞象徵天體的運行與軌跡；許多古代祕儀學校共有的「蛇繞蛋」之象，很可能指太陽繞地運行的表象，以及不斷環繞地球流動的星光界流質帶，或稱偉大魔法媒介。

電因其運動形態，常以蛇為象徵。電流躍過火花隙兩極時，其徑跡如蛇形。投射於大氣中的力量，稱作「大蛇」。蛇既象徵宇宙之力，因而同時代表善與惡。力量能迅速建造，也能迅速摧毀。銜尾蛇象徵永恆，因在此姿態中，這爬蟲之身既無始，亦無終。頭與尾代表宇宙生命迴路的正負兩極。祕儀的入門者常被稱作「蛇」，其智慧類同於蛇所具有的神聖靈感之力。無疑，「有翼之蛇」（或即熾天使？）之名，曾被賦予某一不可見階序；此階序在地球早期形成時，曾參與造化之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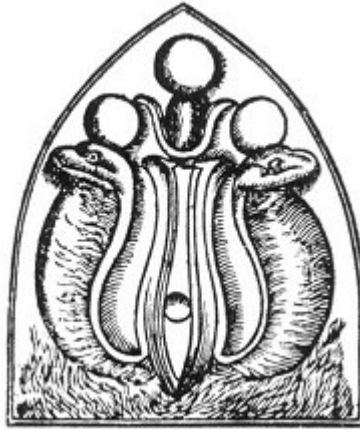
有傳說稱：世界之初，有翼之蛇曾統治大地。這些或許是早於各民族歷史記載的半神。太陽與蛇的象徵關聯，得一事實佐證：即便蛇被斬成十數段，其生命仍能持續至日落。霍皮印第安人相信，蛇與大地之靈密切相通。故而每年蛇舞之際，他們先將大量蛇類鄭重聖化，再釋其歸返大地，將部族的祈願帶給大地之靈。

蜥蜴動作極其迅捷，因而聯想到神信使墨丘利；其雙足生翼，彷彿一步便能踏穿天涯。論及爬蟲的象徵，不可不讀學者 H·E·桑蒂博士的《腦與脊髓解剖學》。他明明白白寫道：「爬蟲擁有前後兩個松果體。後者未臻成熟，前者則形成退化的獨眼巨人式眼睛——在新西蘭的楔齒蜥身上，這眼穿過頂骨孔微微隆起，依稀可辨晶狀體與視網膜的痕跡，那長長的柄中，還藏著神經纖維。」

鱷魚在埃及人眼裡，既是惡魔堤豐的化身，亦是至高神的象徵。尊其為神，是因普魯塔克說，鱷魚即使雙眼覆有薄膜，在水下仍能看見。埃及人更相信，無論鱷魚把卵產在何方，下一次尼羅河氾濫必會抵達那裡；這爬蟲懷著神祕感官，早在數月前便預知洪流的邊界。鱷魚有兩種。一種體型碩大、性情兇悍，埃及人憎之如仇，將牠比作毀滅一切的惡魔堤豐。相傳堤豐蹲踞在正義之廳，準備吞噬無法通過死者審判的亡魂——那正義之廳介於塵世與至福樂土之間。至於體小溫馴的鱷魚則受善待，埃及人視之為善的化身，如安東尼·托德·湯姆森所載：「日日有人餵飼，偶爾還將熱騰騰的香料酒灌入牠們喉中。其耳上掛著金環寶石，前足套著鐲子。」

中國人視龜為長壽的象徵。新加坡一座廟裡養著幾隻聖龜，龜甲上刻著年歲。美洲印第安人則以龜甲隆起的脊線，象徵生與死之間那道巨大分野。龜又代表智慧，是因為它能退藏於自身，並以自身為護盾。牠也是陽物的隱喻，與長壽有關。印度神話描繪宇宙由四頭大象馱負，象足之下，卻踩著一隻巨龜；那龜在混沌中緩緩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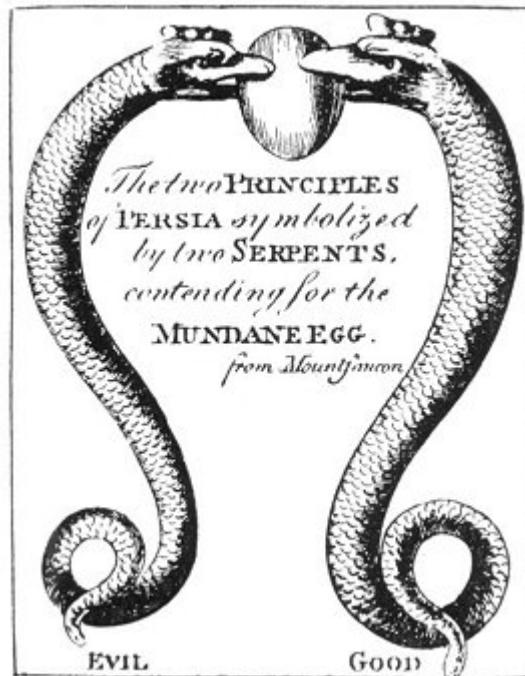
埃及的獅身人面像、希臘的半人馬、亞述的人首牛身，彼此遙遙呼應。這些複合之軀，皆將人肢與獸體揉作一處；在祕儀之中，皆象徵人的複合本性，也微妙指向掌管人類命運的天界階序，即十二聖獸，如今稱為星座；而星群不過是象徵非人格的靈性衝動。半人馬喀戎教導人子，象徵射手座的諸般智慧；而當太陽行經雙子座之時，這些智慧便成了祕密教義的守門人。亞述那五足的人首牛身像，生著鷹翼、頂著人顱，彷彿在提醒：人的不可見本質，兼具神之翼、人之首、獸之軀。同一觀念也由獅身人面像表現出來。它是祕儀的武裝守衛，蹲踞於神殿門前，拒凡俗者入內。它介於人與其神聖可能性之間，因而也象徵祕密教義。孩童的童話裡，處處遊蕩著形貌奇異的怪物，只因這些故事，多半植根於古代祕傳的民間傳說。



烏拉埃烏斯聖蛇

出自基歇爾《埃及的俄狄浦斯》

脊髓以蛇為象徵；那盤繞於埃及入門者額前的蛇，意味著神聖之火已如蛇攀上生命之樹。



善與惡爭奪宇宙卵

出自莫里斯《印度古物志》

波斯的救贖者密特拉，埃及的大地之神塞拉皮斯，皆以蛇纏周身為象。這幅圖景驚心動魄：波斯善惡兩元——阿胡拉·馬茲達與阿里曼——正在爭奪大地的卵；各自拚命要從對方齒間奪下。

魚、昆蟲、動物、爬蟲與鳥類

第二部

鳥類恰當地象徵人性與神性，因而在異教與基督教的宗教哲學象徵體系中，皆占有一席之地。鴛象徵殘酷；鷹象徵勇氣；鵜鶘象徵自我犧牲；孔雀象徵驕矜。鳥能離地而起，向光源高飛，連結了渴慕、純潔、美麗。人常為各種地上生物添上羽翼，以表示超然。鳥類棲於古林深處的神聖樹枝間，因此也被視為樹靈與自然諸神指定的使者；這些神靈居於聖林之中，據說會藉鳥兒清越的鳴聲發言。古來許多神話解釋鳥羽何以燦爛。最熟悉的一例，乃朱諾孔雀的故事：阿耳戈斯的眼睛被置於孔雀尾羽之上。美洲印第安人亦有眾多傳說，解釋鳥類與羽毛諸色的由來。納瓦霍人說，當所有生物攀上竹莖以逃洪水時，野火雞立在最低的枝上，尾羽拖入水中，色彩於是全被洗去。

重力是物質世界定律，乃趨向物質中心的衝動；浮升力是靈性世界之律，乃趨向靈性中心的衝動。鳥似能中和重力之效，因而具有高於其他地上受造物的本性；其羽毛因有承托之力，遂象徵為神性、勇氣與成就。顯著一例，是美洲印第安人賦予鷹羽尊位；對他們而言，鷹羽乃功績之標誌。天使被賦予羽翼，是因其如鳥一般，被視為諸神與人之間的中介，居於天地之間的空中或中界。哥德祕儀將天穹比作顱骨，掠空而過的鳥則視為神之思想。因此，奧丁的兩隻傳信渡鴉名為「思想」（Hugin）與「記憶」（Munin）。

在希臘與羅馬，鷹是朱庇特指定之聖鳥，因而象徵造物主迅疾運行的力量；故它被視為鳥類的世間之主，與象徵天界統治者的鳳凰相對。鷹象徵物質層面的太陽，也象徵不變的造物主法則；一切必死眾生皆須俯首其下。鷹在赫爾墨斯祕學中象徵硫黃，表示天蠍座的神祕之火；這是黃道中最具深義的星座，也是「大奧祕之門」。鷹為天蠍座三重象徵之一，如同門德斯之山羊，乃象徵通神術與祕密過程；藉此過程，蠍子的地獄之火被轉化為諸神的光火。

某些美洲印第安部族特別尊崇雷鳥。據說此神聖生物居於雲上；其振翼產生暴風雨中的隆隆雷鳴，眼中閃光即為閃電。鳥曾被用以象徵生命之氣；在埃及，常見神祕的人首鷹形鳥，爪中持有不朽的象徵，盤旋於亡者的木乃伊遺體之上，作為解脫之魂的標誌。在埃及，鷹是太陽的神聖象徵；拉、歐西里斯與荷魯斯常以鷹首示現。在薩莫色雷斯祕儀中，公雞是卡什馬拉（卡德米盧斯）的象徵，亦為獻予太陽的陽物象徵。希臘人視之為阿瑞斯（馬爾斯）的象徵，表示警醒與防禦。若公雞置於風向標中央，表示太陽居於創造的四隅之中。希臘人在進入厄琉息斯祕儀時，向諸神獻祭一隻公雞。據說法蘭西斯·培根爵士之死，是因將雪塞入禽鳥體內。這豈不暗示，培根曾進入當代仍存的異教祕儀？

孔雀與朱鷺皆受崇敬，因其能毀滅有毒爬蟲；民間常視這些爬蟲為地獄諸神的使者。孔雀因尾羽上有無數眼目，被認作智慧之象徵；又因其整體形貌，常與祕儀中傳說的鳳凰相混淆。另有

一種奇特信念，認為孔雀之肉放置長時日亦不腐敗。此信念使孔雀成為不朽之象徵，因人的靈性本性如同此鳥之肉，皆不可朽壞。

埃及人向朱鷺致以神聖敬禮；殺害朱鷺乃大罪，即使出於意外亦然。有人主張朱鷺只能在埃及存活，若被運至異國，便會因悲傷而死。埃及人稱此鳥能保護作物，尤值得尊崇，因它驅逐了有翼之蛇，此蛇由利比亞的風吹入埃及。朱鷺為托特之聖鳥；當它將頭頸藏於翼下時，其身形極似人心。見蒙福孔《古物誌》。黑白朱鷺乃月亮之聖鳥；但各種朱鷺皆受敬禮，因其能毀滅鱷魚之卵，而鱷魚乃可憎堤豐的象徵。

夜行鳥極適切地象徵巫術與祕密的神聖科學：象徵巫術，是因黑魔法不能在真理之光（白日）中運作，唯有被無知（黑夜）環繞時才有力量；也象徵神聖科學，是因持有奧祕者，能穿透無知與物質黑暗而觀看。因此，貓頭鷹與蝙蝠常與巫術或智慧相聯。鵝象徵原初基質或狀態；諸世界由此而造，亦在此中成形。在祕儀中，宇宙被比作一枚蛋，由宇宙之鵝產於空間之中。烏鴉因其黑色，象徵混沌，或是創造之光以前混沌黑暗。天鵝的優雅與純潔，象徵入門者的靈性優雅與潔淨；此鳥亦代表能開展這些品質的祕儀。由此可明白諸神（祕密智慧）化身於天鵝（入門者）之身的寓言。

禿鷲、鴛與神鷲皆為食腐鳥，象徵著一種神聖力量，能藉由清除腐物及危害人類生命健康之物，潔淨低等界域。這些鳥便象徵分解過程，看似毀滅，實則成就善，反被若干宗教誤認為邪惡。鸚鵡與渡鴉等鳥因能模仿人聲而受崇敬，被視為人類界與動物界之間的連結。

基督教採納鴿子為聖靈的象徵，實則是極古老且備受尊崇的異教陰性象徵。在許多古代祕儀中，這代表創造三元組的第三位格，或世界的造作者。低等諸界乃經由生殖過程而成，鴿子便與掌管生殖能力的神祇相聯，包括阿斯塔蒂、庫柏勒、伊西斯、維納斯、朱諾、米利塔與阿芙蘿黛蒂。鴿子溫柔並忠於幼雛，乃母性本能的化身。鴿子亦象徵智慧，代表維持低等諸界的力量與秩序。它久被視為神意的使者，並象徵神之活動。

「鴿子」之名被賦予神諭者與先知。「鴿子的真名是約拿（Jonah 或 Iōnas）；它是一個極神聖的象徵，一度幾乎為普世所接受；希伯來人採納了它；而神祕之鴿，自挪亞時代起，凡屬上帝教會者，皆採神祕之鴿為象徵。奉上帝差遣前往尼尼微的先知，名為約拿，亦即鴿子；我主的先驅、施洗者，在希臘文中名為約翰（Ioannes）；而那位「愛的使徒」，即第四福音與《啟示錄》的作者，也名為約翰。」——布萊恩特《古代神話分析》在共濟會中，鴿子是純潔與無辜的象徵。值得注意的是，在異教祕儀中，維納斯之鴿被釘於大輪的四根輻條之上，因而預示愛之主被釘十字架之奧祕。穆罕默德雖曾將鴿子逐出麥加聖殿，但偶爾也被描繪為肩上停著鴿子，象徵神聖靈感。古時人們將鴿像置於權杖頂端，以表示持杖者受神聖權柄庇覆。中古藝術中，鴿子常被畫作神聖祝福的象徵。



火焰之巢上的鳳凰

取自李科斯特尼斯《奇異與異兆編年史》

古代祕儀所創造的象徵生物中，鳳凰乃最著名者，用以隱藏祕傳哲學的偉大真理。雖然現代博物學學者宣稱鳳凰純屬神話，普林尼卻描述曾有此鳥被捕，並於克勞狄皇帝治下展示於羅馬廣場。

鳳凰

革利免，乃尼西亞會議以前的教父之一，於基督紀元第一世紀如此描述鳳凰的特殊本性與習性：「有一種鳥，名為鳳凰。此鳥獨一無二，壽五百年。當其解體之期將近、死亡將至時，它為自己築一巢，以乳香、沒藥及其他香料為材；時機到來，它便入巢而死。然肉身腐敗之時，生出某種蠕蟲；此蟲由死鳥的汁液滋養，遂長出羽毛。待其長成有力，便銜起盛有親鳥骸骨的巢，自阿拉伯飛往埃及，來到名為赫利奧波利斯的城。在白晝時，於眾人眼前飛行，將骨骸置於太陽祭壇上；完成此事，便急速返回舊居。祭司遂查驗日期記錄，發現它正好於第五百年完成時歸來。」

希羅多德雖承認自己未曾見過鳳凰（因同一時期只有一隻存活），仍稍加補充革利免的描述：「他們講述此鳥所行之事，我看來並不可信：據說它自阿拉伯遠道而來，將裹滿沒藥的親鳥帶至太陽神殿，並在那裡埋葬其遺體。他們說，為了帶來親鳥，它先作一枚沒藥之球，大小以自己能負荷為度；然後挖空此球，把親鳥置於其中；其後再以新鮮沒藥封住開口，於是此球重量恰與初時相同；塗滿沒藥後帶至埃及，安置於太陽神廟。這便是他們所傳述的此鳥事蹟。」

希羅多德與普林尼都注意到鳳凰與鷹在外形上大體相似；讀者應細思此點，因為現代共濟會之鷹本是鳳凰，這一點相當確定。據描述，鳳凰之身覆以光澤紫羽，其長尾羽則藍紅相間。其頭色淺，頸上環繞一圈金色羽飾。鳳凰後腦有一束特殊羽冠；此事雖被大多數作者與象徵學者忽略，卻極為明顯。

鳳凰為太陽之聖鳥；其壽命長度（五百至一千年）被用作衡量天體運行的標準，也用於祕儀中的時間週期，以指稱存在的諸時期。此鳥食性不詳。有些作者宣稱它以空氣維生；另一些則說它偶爾進食，卻從不在人前吃。現代共濟會員應明白鳳凰特殊的共濟會意義，因為據描述，此鳥築巢時使用金合歡枝。

鳳凰（即神話中的波斯大鵬）也是南天星座之名，因此兼具天文與占星意義。鳳凰很可能是希臘人的天鵝、羅馬人的鷹，以及遠東的孔雀。對古代神祕家而言，鳳凰最適於象徵人魂不朽；正如鳳凰能七乘以七次由自身死骸中重生，人的靈性本質也一再從死去的肉身中得勝而起。

中古赫爾墨斯學者視鳳凰為煉金轉化成就的象徵；此過程等同人的再生。「鳳凰」之名也曾用來稱呼一種祕密的煉金術配方。玫瑰十字級中熟悉的鵜鶘，以自身胸膛餵養幼雛，實則是一隻鳳凰；考察此鳥之頭，即可證實此點：牠沒有一般鵜鶘喙下那笨拙的囊；鳳凰之首更近似鷹，而非鵜鶘。在祕儀中，慣常稱入門者為「鳳凰」或「再生之人」；正如肉身出生使人在物質界中獲得意識，新入門者在祕儀之胎中經過九個等級後，也誕入靈性世界的意識。這正是基督所說之入門奧祕：「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翰福音》三章三節）鳳凰是此靈性真理的適切象徵。

美利堅合眾國建立之時，歐洲神祕主義尚未死去。祕儀之手掌控新政府的建立，因祕儀的簽名至今仍可見於美利堅合眾國國璽。細察此璽，可見大量祕傳與共濟會象徵，其中最主要者，是所謂「美國鷹」；然班傑明·富蘭克林曾稱此鳥不配作為一個偉大、強盛且進步民族的象徵。此處唯有象徵學的學生能看穿掩飾，明白國璽上的美國鷹只是樣式化的鳳凰；檢視原始國璽，便可清楚辨認。蓋亞德·亨特在《美國國璽史略》中，無意間提出許多材料，足以證明原始國璽正面為鳳凰，背面為吉薩大金字塔。威廉·巴頓於 1782 年提交作為國璽設計的一幅彩色草圖中，確有一隻真正的鳳凰棲於火焰之巢上。此事可見，當時已有採用這一象徵性神鳥的傾向。若仍不相信國璽設計之時，受到共濟會與祕傳影響，可參考哈佛大學查爾斯·艾略特·諾頓教授關於國璽背面未完成金字塔與全視之眼的評論：「國會所採用的圖案，實際上幾乎無法作有效處理；無論設計者如何加以藝術化，它看起來恐怕都只會像一個乏味的共濟會徽記。」——《美國國璽史》

拿破崙與凱撒的鷹，以及天蠍座的黃道鷹，實際上都是鳳凰；因鳳凰才是靈性勝利與成就的象徵。共濟會成員一旦明白其單頭鷹與雙頭鷹皆為鳳凰時，便能解開許多祕傳教義的祕密；而對所有入門者與哲人而言，鳳凰象徵創造性能量的轉化與再生，即通常所謂「大業」之完成。雙頭鳳凰是雌雄同體之人的原型；因按祕密教導，終有一日，人體將有兩條脊髓，憑此在體內維持振動平衡。

美國政府的許多創建者不僅是共濟會員，他們亦從歐洲一個祕密而崇高的團體獲得援助；此團體幫助他們建立此國，為了一個特殊目的，唯少數入門者知曉。國璽乃這一崇高團體的署名；此團體隱而不見，且大多不為人知。國璽背面的未完成金字塔，則是一幅象徵性的設計圖，揭示美國政府自創立之日起便奉命完成的使命。



鳳凰抑或鷹？

左側為美利堅合眾國第一枚國璽（1782）上的鳥首，右側為 1902 年國璽。第一枚國璽實際雕成時，其上所示之鳥與今所見之鷹大不相同；頸部長得多，頭後上方的羽冠相當醒目；喙部幾乎不像鷹喙；整隻鳥也瘦得多，翅膀較短。只需極少想像，便可從這隻所謂的鷹身上，追見古代神話的鳳凰。況且，以鳳凰鳥代表一個自舊國升起的新國，理由充足；而且班傑明·富蘭克林尖刻指出，鷹並非道德品格良好的鳥！



埃及鳳凰

取自威爾金森《古埃及人的風俗與習慣》

埃及人有時將鳳凰描繪為人身鳥翼。此二形合一的生物頭上有一束羽冠，雙臂上舉，呈祈禱姿態。鳳凰既然是再生的象徵，後腦的羽冠很可能象徵松果腺或第三眼之活動；其祕傳功能顯然為古代祭司階層所深知。



美利堅合眾國國璽之正面與背面

出自亨特的《美國國璽史略》

神祕數字「十三」頻繁出現於美國國璽之上，其意義不限於原始殖民地的數目。古代入門者的神聖象徵，由十三顆星組成，也出現在「鷹」頭上。格言「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含十三個字母，銘文「祂眷許所始之業」（Annuit Cœptis）亦然。「鷹」右爪抓著一根帶有十三片葉與十三顆果實的枝條，左爪為十三支箭。金字塔正面不包含日期的面板，則由七十二塊石頭組成，排列為十三層。

動物

獅子乃獸族之王；如各界之首一般，獅子乃太陽之獸，其蓬鬆鬃毛象徵太陽光線。祕儀所保存的寓言（如獅子打開祕密之書）表示太陽之力打開種莢，釋放其中靈性生命。古人又有一種奇特信念，認為獅子睡時雙眼仍開；因此此獸被選為警醒的象徵。置於門與門道兩側的獅像，則象徵神聖守護。所羅門王常被象徵為獅。貓科家族歷來受特別崇敬。在若干祕儀中，尤以埃及祕儀為著，祭司披著獅、虎、豹、美洲獅或花豹之皮。赫拉克勒斯與參孫（二者皆為太陽象徵）殺死獅子座之獅，並以其皮為衣，以此象徵太陽升上天穹頂點時的狀態。

埃及布巴斯提斯有座著名的女神芭絲特神廟；芭絲特是托勒密王朝的貓神。埃及人向貓致敬，尤其是有三色毛或雙眼顏色相異的貓。在祭司眼中，貓象徵自然的磁力；他們使貓環繞左右，是為了汲取其身體散發的星光界之火。貓亦象徵永恆，因牠睡眠時蜷成圓球，首尾相接。對於希臘人與拉丁人而言，貓乃女神黛安娜之聖獸。印度佛教徒賦予貓特殊意義，卻出於另一原因。偉大佛陀逝世之時，貓是唯一缺席的動物，因牠途中停下追逐老鼠。這象徵在佛陀解脫之時，低等星光界力量不在場，實則意味深長。

論及貓，希羅多德說：「每當火災發生，貓便因某種神聖衝動而躁動；飼主見狀，即便不顧火勢加以看守，貓仍會掙脫，躍過飼主頭頂，投身火中。埃及人便為其死而大哀。若一戶人家有貓自然死亡，該戶所有人皆剃去眉毛；若是狗死，則剃去頭髮與全身毛髮。他們昔日將死貓製成木乃伊，帶往布巴斯提斯，葬於聖屋中。」（見蒙福孔《古物誌》）

所有動物象徵中最重要者，是阿匹斯，即孟斐斯的埃及聖牛；牠被視為歐西里斯靈魂轉生時的神聖載具。據稱阿匹斯由一道閃電受孕而成；其選定與祝聖之禮，是埃及儀式中最莊嚴動人的典禮之一。阿匹斯必須有特定標記。希羅多德說，此牛必須通體黑色，額上有白色方斑，背上有鷹（大概是禿鷲）之形，舌上（或舌下）有甲蟲，尾毛分作兩向。其他作者宣稱，此聖牛有二十九個神聖符號，其身帶斑，右側有新月形白記。祝聖之後，阿匹斯被安置於神廟旁的牛舍中；在某些莊嚴場合，便牽牠遊行穿過城中街道。埃及人普遍相信，此牛氣息吹到的孩童，必成顯赫之人。到達某一年齡（二十五歲）後，阿匹斯被帶往尼羅河，或帶往一處神聖泉水（諸權威在此說法不一），在民眾哀哭中被溺死。此哀悼與悲號一直持續，直到尋得新的阿匹斯，屆時便宣告歐西里斯已再度化身，歡慶遂取代哀傷。

公牛崇拜不局限於埃及，在古代世界諸民族中皆甚流行。在印度，濕婆的神聖白牛南迪至今仍極受尊崇；波斯人與猶太人亦皆採納公牛為重要宗教象徵。亞述人、腓尼基人、迦勒底人，甚至希臘人，都尊崇此獸；朱庇特曾化為白牛以劫走歐羅巴。公牛是強大的陽物象徵，表示造物主之父性創造力。死後，牠常被製成木乃伊，並以神明般的隆重禮儀與尊嚴，葬於特製石棺。孟斐斯塞拉皮斯神殿的挖掘，已揭出六十餘具此等聖獸之墓。

春分時，升起於地平線上的星座，構成太陽該年度化身的星座之身；因此，公牛不僅是「太陽人」的天界象徵，也因春分發生於金牛座，被稱為一年之「開啟者」。在天文象徵中，公牛常

描繪為以角破開環形之卵。阿匹斯更代表神之心智化身於獸之身體，物質之獸乃神的神聖載具。人的低等人格就是阿匹斯，歐西里斯於其中化身。二者結合的結果，便是塞拉皮斯（Sor-Apis）的創造，物質性的靈魂主宰著無理性肉體，卻又陷於其中。經過一定時期後（由五的平方，即二十五年所定），阿匹斯之身被毀，其物質生命被淹沒，靈魂因而解脫。這象徵神聖光明與真理的洗禮之水，洗去人的物質本性。阿匹斯之溺死象徵死亡；歐西里斯在新牛中復活，則是象徵永恆再生。白牛也具有神聖的象徵意義，被指定為入門者的標誌，象徵人與自然已靈性化的物質身體。

當春分不再始於金牛座時，太陽神化身於白羊座，公羊遂成為太陽力量的載具。因此，太陽升於白羊座，戰勝象徵黑暗的蛇。羔羊因溫順與羊毛潔白，象徵純潔。在許多異教祕儀中，羔羊象徵普世救主；在基督教中，則是基督最常見的象徵。早期教會描繪一隻羔羊立於小山上，從其足下湧出四道活水，表示四福音。羔羊之血即太陽生命，經由白羊座流入世界。

山羊是陽物象徵，也象徵勇氣或志向，因其立足穩固、能攀至最高峰。對煉金術士而言，山羊頭乃象徵硫黃。古代猶太人選擇代罪羊，將人類諸罪加諸其上，此習俗只是寓言式地描繪「太陽人」；他是世界的代罪羊，天界宇宙十二宮（支派）之罪皆投在他身上。真理即神聖羔羊，為整個異教世界所崇拜，並為世人之罪而被殺；自太初以來，各宗教的救世神皆是此一真理的人格化。伊阿宋與其阿爾戈英雄所尋求的金羊毛，就是天界羔羊，即靈性與智性的太陽。祕密教義亦由金羊毛所象徵；它是神聖生命之羊毛，真理太陽之光線。蘇伊達斯稱，金羊毛實際上是一部寫於皮革上的書，內含以化學製造黃金的祕法。祕儀建立的制度，乃為了將卑賤的無知轉化為珍貴的覺照。無知之龍，乃守衛金羊毛的可怖生物，代表舊年黑暗；每逢太陽通過分點時，便與太陽交戰。

在希臘酒神祕儀中，鹿被尊為聖獸；酒神女信徒常披小鹿皮。鹿與月神崇拜相關，而酒神狂歡通常於夜間舉行。此獸的優雅與速度，象徵靈動之美。鹿為許多民族所崇敬；在日本，至今仍有鹿群隨寺廟而養。

狼通常與惡之原則相關聯，因其嚎聲哀厲而不和諧，性情兇狠。在斯堪的納維亞神話中，芬里斯狼是洛基諸子之一；洛基乃諸火之地獄神。阿斯加德神殿在烈焰中焚燒之際，奧丁率諸神與混沌的邪惡力量進行最後大戰。芬里斯狼口吐白沫，吞噬眾神之父奧丁，於是摧毀了奧丁宇宙。在此，芬里斯狼代表那些無心智的自然力量，推翻了原初創造。

獨角獸是古代入門者所造的最奇特之獸。托馬斯·博爾曼如此描述牠：「有一種獸，雖為許多作者所疑，另一些人卻如此描述：牠只有一角，且極為珍貴，自額中央生出。其頭似雄鹿，足似象，尾似野豬，其餘身體似馬。角長約一尺半。其聲如牛低鳴。鬃毛與身毛呈淡黃色。其角堅如鐵，粗糙如銼，扭轉捲曲，如火焰之劍；極直、極銳，除尖端外處處皆黑。此角被認為有大大效能，可驅毒並治若干疾病。牠不掠殺動物。」（見雷德格羅夫《往昔信仰》）

獨角獸雖於《聖經》中數次提及，至今仍無證據證明其存在。各博物館中有若干飲角，據稱由其尖角製成。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這些飲器實際上是由某種大型哺乳動物的獠牙製成，或由犀牛角製成。約翰·P·倫迪相信，獨角獸之角象徵聖路加所說的「救恩之角」；它刺入人心，使人

轉而思量經基督而得的救恩。中古基督教神祕學家以獨角獸象徵基督，表示人內在的靈性生命。獨角獸的單角可能代表松果體，或第三眼，即腦中的靈性認知中心。祕儀採用獨角獸，象徵入門者的靈性已覺照；其自衛之角，即靈性教義的火焰之劍，無物能勝。

在罕見的赫爾墨斯文獻《蘭布斯普林之書》中，有一幅版畫，描繪一鹿與一獨角獸並立於林中。圖旁附有以下文字：「賢者誠然說道，此林中有兩獸：一者榮耀、美麗、迅疾，是一頭偉大強健的鹿；另一者為獨角獸。……若將此寓言應用於吾術，我們便稱森林為『身體』。……獨角獸始終代表靈；鹿則別無他名，只稱為靈魂；……凡能以術馴服並駕馭二者，使其結合，並引導它們出入形體者，方可稱為大師。」

埃及的惡魔堤豐，常以身分不明的賽特獸為象徵。此獸有奇異的吻狀鼻與尖耳，可能是一種圖案化的鬣狗。賽特獸居於沙暴中，遊蕩世界，散播邪惡。埃及人將沙漠之風的呼號，聯想到鬣狗的哀嚎。因此，當深夜裡鬣狗發出淒厲長嚎時，聽來便像失落靈魂落入堤豐魔爪時，最後的絕望呼喊。這種邪惡生物的職責之一，是守護埃及死者，使其免遭盜墓者侵擾。

堤豐的其他象徵是河馬；河馬乃馬爾斯神之聖獸，因馬爾斯登位於天蠍宮，即堤豐之所。驢亦為此埃及魔神的聖獸。耶穌騎驢入耶路撒冷，對應於赫爾墨斯立於伏倒的堤豐身上。早期基督徒曾被指控崇拜驢頭。豬或母豬乃極奇特的動物象徵，為黛安娜的聖獸，也常在祕儀中象徵祕術。阿提斯被野豬獠牙刺傷一事，顯示此獸在祕儀中的用途。

按祕儀所教，理性靈魂尚未進入人之構成以前，此狀態被喻為猴子。因此，它象徵非理性的人。有些人認為猴子這一物種未由靈性諸階序賦予靈魂；另一些人則視其為一種墮落狀態，人因退化而被剝奪神性本性。古人雖為進化論者，卻並不認為人是由猴上升而來，而是認為猴子已脫離進化的主幹。猴子偶爾也用來象徵學識。犬首狒狒在埃及象形文字代表「書寫」，且與托特關係密切。犬首狒狒象徵月亮，托特象徵水星。古人相信月亮在天上隨水星而行，故而犬首狒狒被稱為托特的忠實伴侶。

狗因其忠誠，象徵弟子與大師、入門者與其神之間應有的關係。牧羊犬象徵祭司階層。狗能感知並追蹤不可見之人，達數哩之遠，此能力象徵超然力量；哲人憑此力量，循著真理之線穿越塵世虛妄的迷宮。狗亦為水星之象徵。犬星，即天狼星或索提斯，為埃及人所尊，因其預示尼羅河每年的氾濫。

馬作為負重之獸，象徵人的身體，被迫承受其靈性構成的重量；反過來，也象徵人的靈性本質，被迫承擔物質人格的重負。半人馬喀戎，乃阿基里斯的導師，代表貝羅索斯所描述的原初創造；它是人類的祖先與教師。飛馬與魔毯皆象徵祕密教義，以及人之靈性化的身體。特洛伊木馬暗藏軍隊以攻取城池，代表人的身體內藏無限潛能，日後將顯發出來，並征服其環境。此外，這如同挪亞方舟，也象徵人的靈性本質，內含眾多潛在能力，日後將逐漸發動。特洛伊圍城象徵人類靈魂（海倫）被人格（帕里斯）劫走，並經由堅忍奮戰，最終由祕密教義予以救贖，即阿伽門農統率下的希臘軍隊。



聖牛，或阿匹斯

取自基歇爾《獅身人面像祕教指南》

公牛象徵春分時太陽的重要性，已於《黃道十二星座》一章討論。公牛是土元素的古老象徵，因此也是地球的象徵。這也象徵人的動物本性；因此，在猶太與德魯伊等古代祕儀的祭壇上，牠們被獻為牲祭。普魯塔克寫道：「我們應將阿匹斯視為歐西里斯靈魂之美好形象。」歐西里斯代表低等界的靈性本質；此本質遭殺害後，被分散於物質諸界的實質之中。阿匹斯則是物質界的象徵，歐西里斯的靈性本質即在其中。阿匹斯亦是外傳（或凡俗）教義的象徵，有異於祭司額上所戴烏拉埃烏斯聖蛇所代表的祕傳（或神聖）教誨。由此衍生出塞拉皮斯的神話寓言；在某種意義上，他不僅是歐西里斯與其化身之低等界的複合形象，也象徵祕儀本身；祕儀乃含藏祕密教誨，如靈性之魂寓於肉身。

埃涅阿斯與哈耳庇厄

出自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德萊頓譯本）

祕儀中的神話生物之一，稱為哈耳庇厄；牠們乃自然不可見之界中的存在，投射入物質界後所成。希臘人將牠們描述為複合生物，有少女之首與鳥之身。哈耳庇厄的翅膀由金屬構成，飛行時伴隨可怖的鏗鏘巨響。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在漂泊途中，登上哈耳庇厄之島後，與隨從徒勞地向這些怪物交戰。其中一隻哈耳庇厄棲於峭壁之上，向埃涅阿斯預言：他對牠們發動的攻擊將為特洛伊人帶來可怖災禍。

花卉、植物、果實與樹木

女陰與陽物，幾乎為一切古代民族所崇拜，象徵神的創造之力。伊甸園、方舟、聖殿之門、祕儀之幕、魚形交疊圖或橢圓聖光，以及聖杯，皆為重要的女陰象徵；金字塔、方尖碑、圓錐、蠟燭、塔樓、凱爾特巨石、尖塔、鐘樓、五月柱，以及聖槍，則象徵陽物。論及普里阿普斯崇拜時，太多現代作者以自身標準評判異教觀念，反而陷入自造的鄙俗泥淖之中。厄琉息斯祕儀乃一切古代祕密社團中最偉大者，曾立下最高的道德與倫理準則；凡批評其使用陽物象徵者，應當深思英王愛德華三世那句鋒利名言：「心懷惡念者蒙羞。」

後期酒神祭與戴奧尼索斯祭中所行的淫穢儀式，並不能代表祕儀最初所奉持的純潔標準；正如基督教信徒中偶爾出現的縱慾狂歡，即使延續至十八世紀，也不能代表原始基督教。威廉·漢密爾頓爵士乃英國駐那不勒斯宮廷的公使，他宣稱，1780年，義大利基督徒社群伊塞爾尼亞，曾以陽物儀式崇拜異教神普里阿普斯，只是稱其為聖科斯莫。參見理查·佩恩·奈特《普里阿普斯崇拜二論》。

父、母、子構成自然的三位一體。祕儀崇尚家庭，視之為三位一體運作而成的至高制度。畢達哥拉斯將宇宙比作家庭，宣稱宇宙的至高之火既居於其天體之中，依類比而論，世界的至高之火亦在其爐石之上。畢達哥拉斯學派及其他哲學學派認為，神唯一的神性本質，以父、母、子三重面向顯現。此三者構成神聖家族；其居所即受造界，而其自然且獨特的象徵，乃歐幾里得第四十七命題。父神為靈，母神為物質，子神則為二者所生之果，代表一切自自然中誕生，並構成自然的眾生。靈之種子播於物質之胎，經無瑕而純淨的受孕，後裔遂得成形。聖母懷抱聖嬰的真正奧秘，不正是如此嗎？誰能說這樣的象徵不宜？生命之奧秘是至高奧秘；歷代啟悟的賢哲與靈視者，皆以其神聖尊嚴揭示此祕，並頌揚其為自然的完美成就。

然而，今日的拘謹矯飾，竟宣稱此奧秘不宜為聖潔之心者思量。其建立的標準違背理性，聲稱應當追求無知的天真，而非知識所生的德性。終有一日，人將覺知無須以真理為恥。若無此等覺知，乃辜負自己的神、世界，也辜負自己。就此而言，基督教可悲地未能完成其使命。它一面宣稱人的身體是永生之神的活聖殿，另一面又斷言此聖殿的物質與功能不潔，研究它們會玷污義人敏感的情感。最終以此不健全的態度，貶抑且毀謗人的身體，即神之居所。然而十字架本身乃最古老的陽物象徵，而從大教堂菱形窗可見，女陰象徵在異教祕儀被摧毀後仍然存續。教會建築本身的結構，處處滲透陽物象徵。若從基督教會中移除一切源出普里阿普斯崇拜的象徵，便一無所餘；因為甚至教會所立足的大地，亦因其能生育，原是第一個女陰象徵。多數人要麼不知道生殖過程的象徵含意，要麼視而不見，便無法領會其中諷刺。唯有通曉古代祕密語言者，方能理解這些象徵的神聖意義。

花被選作象徵，原因甚多。植物種類繁多，因而任何抽象品質或狀態，皆能尋得合宜的植物或花朵作為象徵。某種植物被選作象徵，或因其起源神話，如達芙妮與那喀索斯的故事；或因其

生長環境特殊，如蘭花與菌類；或因其形態富有意義，如受難花與復活節百合；或因其色澤鮮明、香氣馥郁，如馬鞭草與薰衣草；或因其能長久保持形貌，如不凋花；或因異常特性，如向日葵與天芥菜，二者因親近太陽，久被奉為神聖。

植物的葉、瓣、莖或根經搗碎後，能萃取出影響人類本性與智識的療癒油膏、香精或藥物，因而被視為值得崇敬，如罌粟及古代預言之草。又因其果實、葉片、花瓣或根部，在形狀或色彩上，類似人體某些部位或器官，亦被視為能有效治療許多疾病。例如，某些蕨類的蒸餾汁液、長於橡樹上的毛狀苔蘚，以及薊絮，據說皆有生髮之力；齒草因形似牙齒，據說可治牙痛；蓖麻又稱「基督之掌」，因其形狀而被視為能治療一切手部疾患。

花朵實為植物的生殖系統，因此特別適合作為性純潔的象徵；此純潔乃古代祕儀的絕對要件。故花象徵美與再生的理想；這一理想終將取代情慾與墮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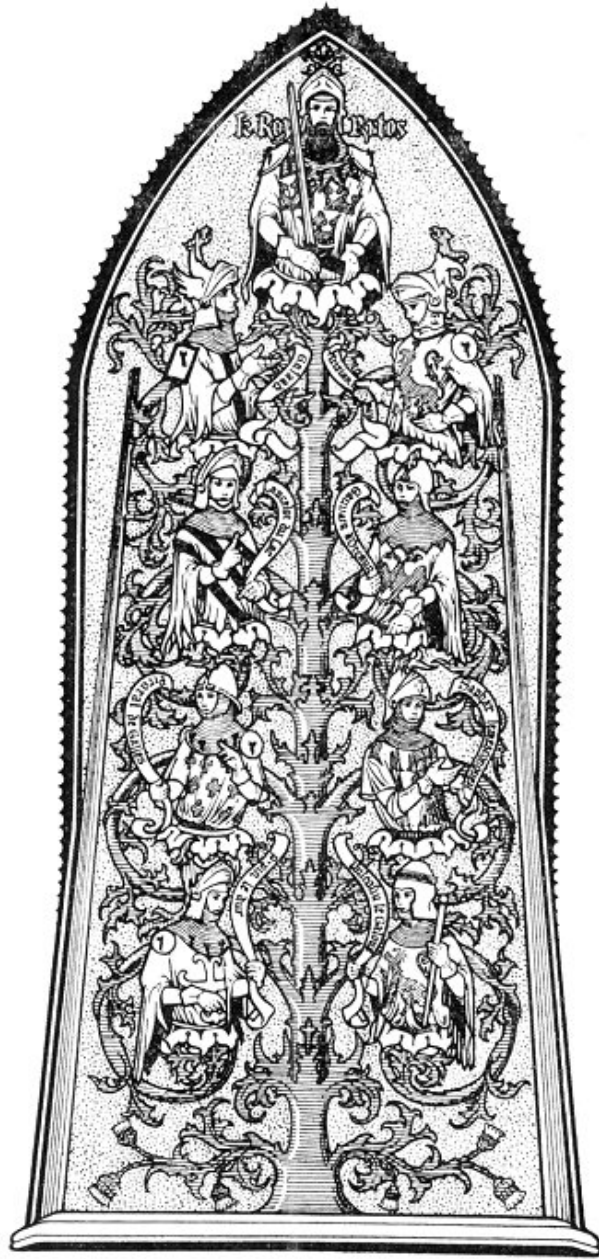
一切象徵性花卉之中，印度與埃及的蓮花，以及玫瑰十字會員的玫瑰最為重要。這兩種花具有相同的象徵意義。東方蓮花所代表的祕傳教義，在近代歐洲以玫瑰之形延續。玫瑰與蓮花皆為女陰象徵，首要意義乃母性的創造奧秘；復活節百合則被視為陽物象徵。

婆羅門與埃及入門者，無疑知曉一套祕密的靈性修持體系，可用以刺激人體內潛伏的宇宙能量中心。他們以蓮花代表位於脊柱沿線各點的靈性能量旋渦，印度人稱之為脈輪，即旋轉之輪。最重要的脈輪有七個，各自對應於神經節與神經叢。依祕密學校所言，薦骨神經節稱為四瓣蓮；前列腺叢為六瓣蓮；腹上神經叢與臍為十瓣蓮；心臟叢為十二瓣蓮；咽喉叢為十六瓣蓮；海綿叢為二瓣蓮；松果體或其鄰近未知中心，則為千瓣蓮。蓮花的顏色、大小與花瓣數目，乃解開其象徵意涵的鑰匙。依祕儀的祕密科學，靈性理解的開展，可從亞倫之杖發芽的故事中窺見，也見於華格納歌劇《唐懷瑟》：教宗之杖抽芽，象徵祕儀聖杖——脊柱——上花朵綻放。

玫瑰十字會員則以玫瑰花環，象徵此靈性旋渦中心；《聖經》中稱之為燭臺七燈與亞細亞七教會。1642年版法蘭西斯·培根爵士《亨利七世史》的卷首插圖中，培根勳爵的鞋扣呈玫瑰十字會玫瑰形。

在印度哲學體系中，蓮花每一瓣皆載有某種符號，進一步提示此花的意義。東方人亦以蓮花象徵人類意識三階段的成長：無知、努力與覺悟。蓮花存在於三種元素：土、水、氣，人亦生活於三界：物質、智性、靈性。此植物根植泥淖與污濁，向上穿過水域，最終在光與空氣中開花；同樣，人之靈性成長，是從卑下行為與欲望的黑暗，上升至真理與覺悟之光。水則象徵變幻無常的幻象世界，靈魂必須穿越此界，奮力抵達靈性覺照之境。玫瑰及其東方對應的蓮花，如同一切美麗花朵，皆代表靈性的展開與成就；因此，東方神祇常被描繪為端坐於盛開蓮瓣之上。

蓮花亦是埃及藝術與建築中普遍的母題。許多神殿屋頂由蓮柱支撐，象徵永恆智慧；蓮頭權杖象徵自我展開與神聖權能，常見於宗教遊行之中。花有九瓣時，象徵人；十二瓣象徵宇宙與諸神；七瓣象徵行星與法則；五瓣象徵感官與祕儀；三瓣象徵主神與諸世界。中世紀紋章玫瑰通常有五瓣或十瓣，乃透過畢達哥拉斯數字五與十，與人的靈性奧秘相連。



圓桌騎士之樹

這件作品出自法國北部皮耶楓小鎮的皮耶楓城堡，乃樹木象徵的卓越例子。其八條側枝末端各有一朵樣式化杯狀花，花中皆升起一位騎士；騎士手持緞帶，上書其名。中央樹幹頂端承托一朵更大的花，亞瑟王之身軀從中顯現。樹是紋章學中常見的母題。因其一幹分出眾枝，用來圖示家族世系；此類譜系圖也因而稱為「家族樹」。

樹木崇拜

樹木崇拜將樹視為神的代理，在古代世界甚為普遍。神殿常建於聖林深處；夜間儀式則在大樹廣覆的枝柯下舉行，樹枝以奇異裝飾與花綵妝點，以敬其守護神祇。許多情況下，人們相信樹本身具有神聖能力與智性，故常向樹祈求。橡、榆、雪松所具之美、尊嚴、巨大與力量，使之象徵力量、正直、恆久、雄健與神聖庇護。

若干古代民族，尤其印度人與斯堪地那維亞人，視大宇宙為一株神聖之樹，從空間中播下的單一種子生長而出。希臘、波斯、迦勒底與日本，皆有傳說描述支撐地球旋轉的軸樹或蘆葦。迦毗羅稱宇宙乃永恆之樹梵天，萌生自不可感知、不可觸及的種子，即物質單子。中世紀卡巴拉學者將受造界描繪為一棵樹：其根植於靈的實在，枝條則伸入可觸存在的幻象之中。因此，卡巴拉的質點之樹乃是倒置的，其根在天，其枝在地。布拉瓦茨基夫人指出，大金字塔被視為此倒置之樹的象徵，其根在金字塔頂端，其枝向底部如四道水流般分岔。

斯堪地那維亞的世界樹（Yggdrasil），以其樹枝承托九個天層或世界；埃及人則以酪梨的九枚雄蕊象徵之。此九者皆被包裹於神祕的第十天層中，或稱宇宙之卵，即祕儀之不可定義的零。猶太人的卡巴拉之樹亦由九枝或九個世界構成，皆自第一因或王冠流溢而出；此第一因環繞其流溢物，如蛋殼包覆卵。生命源於一，而其表現無窮多樣；樹的結構正是這一道理的完美類比。樹幹代表多樣性的單一起源；深埋黑土的根，象徵神聖滋養；中央樹幹伸展眾多枝條，則代表無數宇宙結果，皆依於單一原因。

樹亦象徵小宇宙，即人。依祕傳教義，人首先以潛在方式存在於世界樹之體內，後來才在其枝上開花，進入客觀顯現。依早期希臘祕儀神話，宙斯以白蠟樹造出第三族人類。常見纏繞於樹幹的蛇，通常象徵心智，即思想之力；它是永恆的誘惑者或內在驅力，引導一切理性受造物最終發現實在，從而推翻眾神之統治。隱於宇宙樹枝葉中的蛇，代表宇宙心智；在人之樹中，則代表個體化的智性。

一切生命皆由種子起源，因而穀物與各種植物便象徵人類精子；因此，樹象徵有機生命從原始胚芽中逐漸開展。宇宙自原初種子成長，可比作巨橡自細小橡實成長。樹雖看似遠大於其源頭，然而那源頭已潛藏一切枝、桠與葉，日後皆將隨生長而具體展開。

人敬奉樹，視其為智慧與正直等抽象德性的象徵；也因此，凡具備這些神聖品質且近乎超凡者，便被稱為「樹」。因此，高度啟悟的哲學家與祭司，常被稱為「樹」或「樹人」。例如德魯伊，其名依一種解釋意為「橡樹之人」；又如某些敘利亞祕儀的入門者被稱為「雪松」。事實上，為建造所羅門王聖殿而砍伐的著名「黎巴嫩雪松」，更可信且更可能是指已啟悟的入門賢哲。祕學家深知，神榮耀之殿的真正支柱，不是必朽的木材，而是樹之祭司長不朽不壞的智性。

樹在《舊約》與《新約》中反覆提及，亦見於各異教民族的聖典。《創世記》提到生命之樹與善惡知識之樹、天使向摩西顯現的燃燒荊棘、《新約》中著名的葡萄樹與無花果樹、客西馬尼園中耶穌前往祈禱的橄欖樹林，以及《啟示錄》中那棵神奇之樹，結十二種果子，其葉可醫治萬民；從而可見聖書作者對樹木極為尊崇。佛陀在印度馬德拉斯附近的菩提樹下獲得覺悟；東方諸神中，也有數位被描繪為坐於巨樹舒展的枝蔭下冥想。許多偉大賢哲與救世者，攜帶由聖樹木材削成的杖、棍或權杖，如摩西與亞倫之杖；奧丁之矛由生命之樹削成；以及赫爾墨斯的聖化之杖，兩條爭鬥之蛇纏繞其上。

古人廣泛利用樹及其產物，這也構成了樹木象徵的一部分。對樹的崇拜，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基於它的實用價值。約翰·P·倫迪（J. P. Lundy）如此寫道：「樹木在自然運行中占有重要地

位，能吸引並保持水分，遮蔽水源與土壤，以防荒瘠與枯竭；對人而言，又可供遮蔭、結果、入藥、作燃料，建造房屋與船隻，製作家具，幾乎遍及生活各方面。因此，一些較為醒目的樹木，如橡樹、松樹、棕櫚與西克莫無花果，被奉為神聖並用於崇拜，也就不足為奇了。」（參見《基督教紀念物》。）

早期教父有時以樹象徵基督。他們相信，基督教終將如巨橡般長成，蔭覆人類一切其他信仰。又因樹每年脫落枝葉，故亦被視為復活與輪迴的象徵；每逢秋季看似死亡，翌春卻又以新綠開花。

在「生命之樹」與「善惡知識之樹」這些稱謂之下，隱藏著古代的大祕奧，即平衡之奧祕。生命之樹代表靈性的平衡點，不朽之祕密。善惡知識之樹，顧名思義，代表極性或失衡，死亡之祕密。卡巴拉學者將質點圖的中央之柱，歸於生命之樹，兩側之枝歸於善惡知識之樹，藉此揭示此義。祕典云：「失衡之力，必消亡於虛空。」其理，由此盡明。蘋果代表對生殖過程的認知；此認知一經喚醒，物質宇宙遂被建立。伊甸園中亞當與夏娃的寓言，是一則宇宙神話，揭示宇宙與個體生成之法。這個字面故事被不假思索的世人接受了數百年，實屬荒謬；然而其所象徵的創造奧祕，卻是自然最深邃的真理之一。奧菲特派（蛇崇拜者）崇敬伊甸之蛇，因它是個體存在之因。雖然人類仍徘徊於善惡世界中，終將臻於圓滿，並食用生命之樹的果實；此樹生長於世間萬象這座幻象之園的中央。因此，生命之樹亦是祕儀所立的象徵；人分享其果，便得達不朽。

橡、松、白蠟、柏與棕櫚，這五種樹最重要的象徵意義。祕儀中的父神常以橡樹形象受崇拜；救世神，亦常為世界殉難者，則以松樹形象受崇拜；世界軸與人類中的神性本質，以白蠟樹形象受崇拜；諸女神或母性原理，以柏樹形象受崇拜；生殖的陽極，則呈現為雄性棗椰樹花序的形式。松果是遠古的陽物象徵。巴克斯的酒神杖，是一根長杖或權杖，頂端飾以松果或葡萄串，纏以常春藤或葡萄藤葉，有時並飾緞帶；這表示自然的奇蹟，唯藉太陽雄健之力方能完成，此力由松果或葡萄象徵。在弗里吉亞祕儀中，阿提斯，乃永在的太陽救世者，死於松樹枝下，暗指冬至時的太陽球；因此，松樹成為其崇拜中的聖樹。在戴奧尼索斯與阿波羅祕儀中，松樹亦為聖樹。

在古埃及人與猶太人中，金合歡或檉柳乃受最高的宗教尊崇；在近代共濟會中，金合歡、柏、雪松或常青枝條，仍被視為極具意義的象徵。以色列子民建造會幕與約櫃所用的皂莢木，即金合歡的一種。阿爾伯特·派克描述此聖樹時寫道：「真正的金合歡，亦即多刺檉柳，正是生長於歐西里斯遺體周圍的樹。這對阿拉伯人而言是聖樹；阿拉伯人用它製成偶像歐薩，後為穆罕默德所毀。它在圖爾荒漠中多以灌木繁生；拿撒勒人耶穌額上所戴的『荊棘冠冕』，亦由它編成。因其生命力堅韌，恰當地象徵不朽；據說即使被植作門柱，也能重新生根，並在門檻上方抽出新枝。」（參見《道德與教義》。）

金合歡之所以備受尊崇，很可能多半源於含羞草的特殊性質，屬敏感植物；古人常將二者相互等同。科普特傳說稱，在一切草木中，含羞草最先敬拜基督。金合歡因生長迅速、姿態優美，也被視為豐饒與生殖的象徵。

金合歡的象徵，可有四種不同詮釋：（1）它是春分的象徵，即太陽神每年此時復活；（2）作為一觸即縮的敏感植物，象徵純潔與無辜，這也與其名稱在希臘語中的含義相合；（3）它恰能象徵人的不朽與再生；又以常青之形，代表人身中不朽的一分，在可見本性毀滅後仍能存續；（4）它也是祕儀中古老而受尊崇的象徵；候選者進入舉行儀式的曲折通道時，手中常持這些聖樹枝條，或一小束聖化之花。

阿爾伯特·G. 麥基指出：每一古代祕儀皆有其特有植物，獻於儀式所敬奉之神或女神。這些聖植物後來被採納為各階級的象徵。因此，在阿多尼斯祕儀中，莠苳為聖；在婆羅門與埃及儀式中，蓮花為聖；在德魯伊中，槲寄生為聖；在某些希臘祕儀中，桃金娘為聖。（參見《共濟會百科全書》。）

希蘭·阿比夫的傳說乃基於古埃及祕儀中歐西里斯被殺與復活的儀式，金合歡枝自然便作為希蘭復活的象徵。歐西里斯遺體盛於箱櫃中，被沖至比布魯斯附近海岸，嵌於一株檉柳或金合歡的根中；此樹長成巨木，將這被殺之神的身體包裹於樹幹之內。希蘭的墳墓標以金合歡枝一說，無疑源於此。以常青樹標記死去太陽神墓穴的奧祕，也延續於聖誕樹之中。

杏與榲桲是常見的女陰象徵，而葡萄串與無花果則為陽物象徵。石榴是厄琉息斯祕儀的神祕果實；普洛塞庇娜食之，遂與普路托的冥界相關。此果實象徵感官生命；一經品嚐，便暫時失去不朽。又因石榴含籽極多，故常用以代表自然的繁殖力。基於同樣理由，雅各布·布萊恩特在《古代神話學》中指出，古人視此果為洪水方舟的象徵，因方舟含藏新人類種族的種子。在古代祕儀中，石榴亦被視為神聖象徵，具有特殊意義，其真正解釋不可洩露。卡比里人稱之為「禁忌之祕」。許多希臘諸神與女神，被描繪為手持石榴果或石榴花，顯然象徵為生命與豐饒的賜予者。所羅門王聖殿前的雅斤與波阿斯二柱，其柱頭飾以石榴；耶和華也命人在大祭司以弗得的下襬繡上石榴花。

以葡萄汁釀成的烈酒，象徵宇宙中虛妄生命與虛妄之光；因其乃經虛妄過程而生，即人工發酵。理性能力為烈酒所蒙蔽，動物本性從束縛中釋放，遂支配個體；此等事實必然具有最重大之靈性意義。低等本性乃永恆誘惑者，總欲引人墮入過度，阻滯靈性能力，故葡萄及其產物被用以象徵敵對者。

埃及人認為葡萄汁最像人血。事實上，他們相信葡萄的生命來自埋於地下死者之血。依普魯塔克所言：「赫利奧波利斯的太陽祭司從不攜帶任何酒入其神殿。他們有時向諸神獻奠時，使用葡萄酒，並非因認為酒的本性可蒙諸神悅納；他們將酒傾於祭壇，視作昔日與諸神交戰之敵的鮮血。因為他們認為，葡萄藤最初自大地中萌生，而大地此前由陣亡者的屍骸所施肥，他們曾參戰對抗諸神。據說，這就何以大量飲用會使人發狂失神，彷彿被自身祖先之血充滿。」（見《Isis and Osiris》。）

在某些崇拜中，認為醉酒狀態似狂喜之境，個體受到生命之宇宙靈附身，其載體即葡萄藤。在祕儀中，葡萄因能敗壞情感本性，而象徵情慾與放蕩。然而，人們亦認為發酵乃太陽之火存在的確證，故葡萄也象徵太陽靈，乃神聖靈感的賜予者。基督徒以頗相似的方式，認為酒象徵基督

之血，於聖餐中領受之。基督乃太陽靈的顯教象徵，曾說：「我是葡萄樹。」因此，人們以狂喜之酒崇拜祂，如同其異教原型——巴克斯、戴奧尼索斯、阿里斯與阿多尼斯。

曼德拉草被視為具有最卓異的魔法力量。希臘人已知其麻醉性，並用以在外科手術中止痛；它亦等同於巴阿拉斯，即猶太人用於驅逐惡靈的神祕藥草。約瑟夫斯在《猶太戰爭》中，描述了取得巴阿拉斯之根的方法；據他說，此根會發出閃電，凡試圖觸碰者皆遭毀滅，除非依照據稱由所羅門王親自制定的規則行事。

曼德拉草的玄祕屬性雖鮮為人知，卻被視為一種護符，能增加與其相關之物的價值或數量。曼德拉草作為陽物護符，被視為治療不孕的必效之方。它被視為普里阿普斯的象徵之一，而聖殿騎士團曾被指控崇拜此類象徵。此植物之根酷似人體，且常有人體的頭、臂或腿之輪廓。人身與曼德拉草之間這種驚人相似，是自然科學的難題之一，亦是此植物受人尊崇的真正根據。布拉瓦茨基夫人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指出，曼德拉草在陸地上，似乎居於植物界與動物界相接之點，猶如海中的植蟲與水螅。這一觀念開啟了廣闊的思辨空間，探討這種「動物植物」的本性。

依通俗迷信，曼德拉草畏懼觸碰，會以人的聲音哭喊，並拼命攀附其所嵌入的土壤。任何人在拔取它時，若聽見其哭聲，不是立即死亡，便是發狂。為避此禍，人們習慣先挖開曼德拉草根周圍，直到植物完全鬆動，再以繩一端繫於其莖，另一端繫於犬。犬聽從主人呼喚，便將根自土中拖出，成為曼德拉草詛咒的犧牲品。植物一經拔起，即可免受傷害而加以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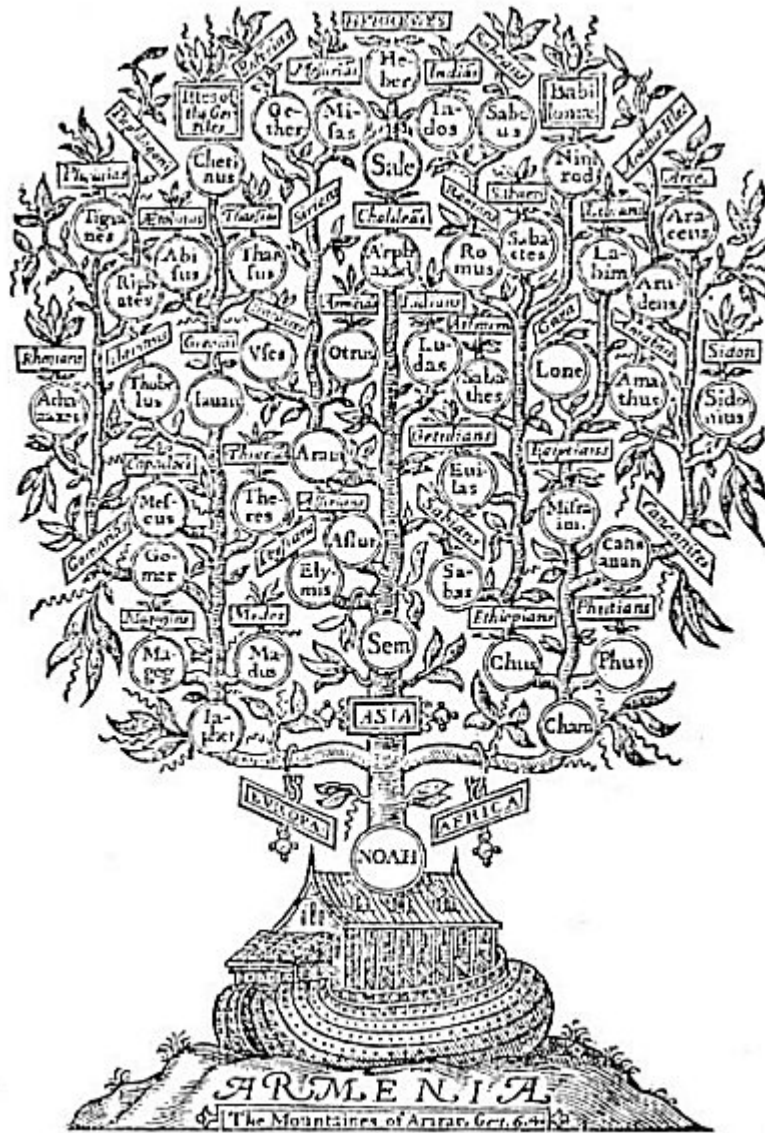
中世紀時，曼德拉草護符售價極高，並發展出一門技術，使曼德拉草根與人體更為相似。如同多數迷信，此等對曼德拉草特殊力量的信仰，乃建立於此植物真實本性的古代祕密教義之上。埃利法斯·利維（Éliphas Lévi）說：「它略具麻醉性；古人又賦予它催情屬性，稱帖撒利亞女巫用以調製愛情藥。此根是否如某種魔法神祕主義所暗示，是我們出於大地的臍帶遺跡？我們不敢鄭重斷言；但無論如何，人確曾出自大地泥淖，其最初形貌也必然粗略如草圖。自然的類比迫使我們承認此觀念，至少承認其為可能。若是如此，最初的人類便是一族巨大而敏感、由太陽賦予生命的曼德拉草，自己從土地中拔根而起。」（見《高等魔法的教義與儀式》）

埃及人敬重尋常洋蔥，視為宇宙的象徵，因其環紋與層片，象徵赫爾墨斯祕儀中受造界的同心層界，也被視為具有強大藥效。大蒜因辛烈之性而具特殊力量，在超驗魔法中被視為強力媒介。直到今日，大蒜仍是治療附身的最佳媒介。吸血鬼現象與某些精神失常，對大蒜會立即有反應，尤其是源自靈媒狀態與元素幼蟲靈。中世紀時，人們相信屋中有大蒜，便可避開一切邪力。

三葉植物，如白三葉草，為許多宗教崇拜所用，代表三位一體原則。據稱聖派翠克曾用白三葉草說明此三重神性的教義。第四片葉子之所以獲得額外神聖性，是因三位一體的第四原則乃人；因此，此葉象徵人類的救贖。

入門者進入祕儀或誦讀聖書時，往往佩戴花環，以表明這些過程已奉獻於諸神。論花環象徵，理查·佩恩·奈特寫道：「錢幣上有時不用珠圈，而是飾以枝葉花環，通常為月桂、橄欖、桃金娘、常春藤或橡葉；這些花環時而環繞人物圖像，時而則作頭上的冠飾。這些植物皆獻於神

的某些特定化身，並象徵其特定屬性。一般而言，所有常青植物皆屬戴奧尼索斯植物，也就是生殖力的象徵，表示青春與活力常存；正如珠圈與冠冕象徵恆久存在。」（參見《古代藝術與神話的象徵語言》。）



挪亞之樹

出自 1599 年《Breeches Bible》

大多中世紀出版的《聖經》，皆含有一節專載族譜表，展示人類自始祖亞當至耶穌基督降臨的世系。從方舟屋頂生長而出的樹，代表挪亞之身；其三枝則代表其子閃、含、雅弗。由挪亞三子後裔所成的諸民族，則顯示於樹枝上的圓圈之中。從歷史觀點看，此類表格固然荒謬不正確，但對象徵學者而言，這些寓意詮釋極其重要。



向日葵

出自基歇爾《磁石，或磁術三部作》

上圖說明一項奇特的植物磁力實驗；此實驗與其他數項實驗，一同見於阿塔納修斯·基歇爾罕見的磁學著作中。古埃及人、希臘人與印度人將若干植物奉為神聖，原因在於太陽對其特殊作用。人凝視太陽時，難免為其光所眩；因此，但凡會轉向並迎向太陽的植物，都象徵為高度進化的靈魂。太陽被視為至高神的化身，凡受其顯著影響的生命形態，便被尊為神聖之物。向日葵與太陽明顯親近，遂在聖植物中位居崇高。



煉金術之樹

出自《赫爾墨斯博物館：修訂增補版》

煉金術士慣於以樹象徵其金屬，七種金屬乃其枝條，依附於太陽生命的單一樹幹。七靈也如一棵樹的枝條，依存於神，而神即是其根、其幹，亦是供養根部的靈性土壤；同樣，神聖生命與力量的獨一樹幹，滋養構成宇宙的千萬形態。

上圖取自《世界的榮光》（Gloria Mundi）。此書包含一項關於金屬如植物般生長的重要思想：「一切樹木、草本、石、金屬與礦物，不需要任何人手觸碰，皆能生長並臻於圓滿；因種子自地中升起，發花結果，只是憑自然影響的作用。植物如此，金屬亦然。當它們臥於大地之心、處在其天然礦石中時，便在四元素之影響下，日復一日生長發展：其火乃日月之光輝；大地的子宮受孕於太陽光輝，金屬之種如田中穀粒一般，受到充足而均勻的溫養。……正如田野中的樹木各有其形貌與果實，每一座山亦孕育其特有礦石；那些石與土，便是金屬生長的土壤。」（見 1893 年譯本。）

石、金屬與寶石

早期哲學家所說的四種基本元素，皆可在人肉體的四重地上構成中找到對應。岩石與土對應骨與肉；水對應諸般體液；氣對應氣體；火則對應身體之熱。骨骼乃支撐肉身結構的框架，可象徵為靈，即神聖根基，承托心智、靈魂與身體所合成的複合纖體。對入門者而言，死神骷髏以骨指握著收割之鐮，象徵眾神之父薩圖恩（克洛諾斯），持鐮刀閹割其父烏拉諾斯。

在祕儀的象徵語言中，「人的諸靈乃薩圖恩之骨所研成的粉末」。世人崇拜此神，視之為承托造化的根基，便以基座或足座為象徵。薩圖恩神話的歷史根基，可見於早期希臘人與腓尼基人保存的殘篇記錄：古代許珀耳玻瑞亞大陸曾有一位同名君王統治其地。

北極之地、許珀耳玻瑞亞與亞特蘭提斯，因埋沒於現代世界的諸大陸與海洋之下，故常被象徵為岩石，其寬廣的表面承載著新土地、新種族與新帝國。依斯堪的納維亞祕儀，石與崖由伊米爾之骨所成；伊米爾乃「沸騰黏土」中的原初巨人。對希臘祕家而言，岩石則是偉大母親蓋亞之骨。

鐵時代終結時，諸神降下洪水以毀滅人類，惟有丟卡利翁與皮拉倖存。他們進入一座荒廢聖所祈禱，神諭命他們離開神殿，蒙首、解衣，將其母之骨拋在身後。丟卡利翁解讀此神祕信息，認為大地乃萬物之偉大母親，於是拾起鬆散岩石，將石拋向身後，並吩咐皮拉照做。這些岩石遂生出一支新的強健人族；丟卡利翁所拋之石化為男子，皮拉所拋之石化為女子。此寓言概括了人類演化的奧祕：靈賦予物質以靈魂，成為內在之力，循序將礦物提升為植物狀態，將植物提升為動物之界，將動物提升為人之尊位，並將人提升至諸神的境界。

土星天層大環向內運作的力量，構建了太陽系；既然萬物之始皆在土星統御之下，最合理的推論便是：最早的崇拜形式乃獻給土星，以及其特有的象徵——石頭。因此，土星的內在本性即為靈性磐石，此乃太陽聖殿久存不壞的根基，其對應物或低八度即地球，乃塵世之岩；地球以嶙峋的表面，承載著塵世生命的萬類眾生。

石崇拜無疑構成宗教表達最早的形式之一，雖然起源不明。戈弗雷·希金斯寫道：「在世界各地，偶像崇拜最初的對象，似乎是一塊樸素、未經雕琢、立於地中的石，作為自然生殖或繁衍力量的象徵。」（見《凱爾特德魯伊》。）石崇拜的遺跡散布於地表大半區域；布列塔尼卡納克的立石群為例，數千塊未經鑿刻的巨石依序排成十一列。有的自埋沙中露出二十餘英尺；據估算，較大者重達二十五萬磅。據信立石標示著埋藏寶物的位置，然最可取的看法，是將卡納克石陣視為古代天文知識的紀念碑。在不列顛諸島與歐洲各地，散落著石堆、支石墓、立石與石棺，見證已滅種族之存在與成就，如此默然而有力。

尤為有趣者，是搖石或稱洛根石，可見這些早期民族的力學掌握。此等巨石遺物，以一兩個小支點平衡而立，輕推即可使其搖動，然傾盡全力也不足以推翻。希臘人與拉丁人稱之為「活

石」；其中最著名者，是直布羅陀海峽的吉戈里安石。此石平衡之妙，雖以一枝水仙花莖即可搖動，卻非眾人合力之重所能傾覆。傳說赫拉克勒斯曾在波瑞阿斯兩子之墓上豎起一塊搖石；二人乃他在戰鬥中所殺。此石平衡極微妙，隨風往復搖擺，卻無任何外力足以傾覆。不列顛已發現若干搖石；史前巨石陣中也曾發現一遺跡，然已不復站立。（見《凱爾特德魯伊》。）值得注意的是，史前巨石陣內環的綠石，據信是由非洲運來。

許多單石沒有雕刻或銘文，無疑早於工具的使用與書寫術。在若干例中，石被修整為柱或方尖碑，如盧恩碑與印度教的林伽及性力石；另一些則被塑成近似人體的概略形貌，如復活節島雕像，或中美洲印第安人與柬埔寨高棉人精雕細琢的人像。最初的粗石像，非任何特定神祇的肖像，更像是原始人企圖以石之持久性，表現抽象神的生殖屬性。從原始人到現代文明，歷經漫長歲月，人本能地知曉神穩固不移，未曾斷絕。基督信仰中，關於殘存的石崇拜證據，可見於諸般典故：「避難磐石」、基督教會建立其上的「磐石」、匠人所棄的「房角石」、雅各立起並以油膏抹的「石枕」、大衛的「投石」、所羅門王聖殿祭壇所立的「摩利亞磐石」、《啟示錄》的「白石」，以及「萬古磐石」。

史前民族高度尊崇石頭，首先因其實用性。鋸齒狀石片或許是人的第一種武器；岩崖與峭壁構成最早的防禦工事，並在這些制高點將鬆動巨石擲向侵襲者。最初的人類在洞穴或石板搭成的粗陋茅舍中，免於風雨寒暑的嚴酷。將石立為標記與紀念，以誌原始成就；也置於死者墳墓之上，或乃預防野獸掘食。遷徙時，原始民族習慣攜帶原居地的石。各民族將故土或發祥地視為神聖，便敬重來自故土的石頭。人發現兩石相擊能生火，遂增長對石的崇敬；但新發現的火元素開啟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奇妙世界，使拜火取代拜石。石頭乃幽暗寒冷的父，由自身誕下明亮熾熱的子，即火；而新生的火焰取代其親，成為宗教哲學諸象徵中最震撼、最神祕者，廣傳四方，歷久不衰。萬物之體皆被比作岩石，或修成方塊，或更華麗地雕為基座；萬物之靈則被比作立於其上的精雕形象。因此，人們築起祭壇以象徵下界，並在其上長燃火焰，代表靈性本質照耀並統御其下身體。正方形實為立方體的一面，是立方體相應的平面圖形，也是其適切的哲學象徵。因此，當希臘人、婆羅門與埃及人將「地」視為元素而非天體時，總稱其有四隅；儘管他們完全知道地球本身是球體。

祕儀的教義被視為一切知識的堅實根基，也是通向自覺不朽的第一步，因而祕儀常以立方形或金字塔形石塊來象徵。這些石又反成自證神性之境的徽記。石之不變，適於象徵神——那不動不變的存在之源——也象徵神聖諸學科，即神向人類所作的永恆啟示。理性智性乃人類生命真正根基，擬人化為墨丘利或赫爾墨斯，便同樣以石象徵。公共場所豎立著方形或圓柱形石柱，柱上置有赫爾墨斯的鬍鬚頭像，稱為赫爾墨柱。特耳米努斯是朱庇特的一種形態，為疆界與道路之神；現代詞「終端」（terminal）即源自其名。此神也以直立石為象徵，有時飾以神首，置於行省邊界與重要道路交會處。

哲人石其實就是哲學之石，因哲學確如魔法寶石，凡經其觸及，卑賤之物皆化為同樣無價的珍寶。智慧則如煉金術士的投射粉，能將重達千百倍的粗鄙無知，轉化為啟悟的珍貴之質。



薩圖恩吞下替代朱庇特的石頭

出自卡特里《古代諸神圖像》

薩圖恩曾受其父母警告，說其子中將有一人推翻他，於是每有孩子出生便即吞食。最後，其妻瑞亞為救第六子朱庇特，便以一塊裹在襁褓中的岩石替代；薩圖恩不知受欺瞞，立刻吞下。朱庇特則藏於克里特島，直到成年；後來他迫使父親吐出已吞食的五名子女。薩圖恩吞下的替代之石，由朱庇特置於德爾斐，受極大崇敬，並每日受膏。

律法之版

摩西在西奈山高處，從耶和華領受兩塊石版，其上載有以色列之神親筆的十誡文字。這兩石版由神聖藍寶石（Schethiyâ）製成；至高神將此石自其寶座取下，投入深淵，成為諸世界的根基與生成者。這塊由天露凝成的聖石，被神的氣息劈為兩半；其上以黑火書寫著律法。這些珍貴銘文映耀著天光，在安息日由主交入摩西手中；此巨寶通明，摩西能從背面讀出發光文字。（此傳說詳見《以色列祕密教義》或《光輝之書》。）

在藍寶石般的存在之海中，聖者放置十誡，乃十枚光耀寶石；在物質深處，其倒影顯現為支配月下諸界的法則。此乃神聖之十，至高神將其意志經此印於自然面上。畢達哥拉斯學派則以四元聖數來頌揚十，即由生殖性的點構成的三角形，向入門者揭示宇宙體系的全部運作。十乃圓滿之數、創造之鑰，也是神、人與宇宙的象徵。

因以色列人陷於偶像崇拜，摩西認為百姓不配領受藍寶石之版，故將其毀壞，使耶和華的祕儀不致遭褻瀆。摩西以兩塊粗石版取代原始之版，在其表面刻下十個古老字母。原本藍寶石版具生命之樹的神性，熾放永恆真理；後來的石板則具善惡樹的本性，只示暫時的真理。於是，以色列古老傳統再度回歸天界，只將其影留給十二支派的子孫。

此立法者將兩塊石版交給追隨者，一版代表口傳傳統，另一版代表書寫傳統；拉比學派即建立其上。關於這些次等石版的大小與材質，權威說法差異甚大。有人形容這些石版小到可置於人

掌心；有人則說每塊長十或十二肘，且重不可當。甚至有少數人否認這些法版是石製的，主張是由一種名為「塞德爾」的木材製成；據穆斯林所言，此木在天界樂園中繁茂生長。

兩版分別表示上界與下界——父性的與母性的成形原則。兩版在未分裂狀態中，代表宇宙雌雄同體者。石版分裂，暗指上界與下界分離，也指兩性分離。在希臘與埃及的宗教列隊中，人們抬著一艘方舟或船，內盛石版、錐體與各式器皿，象徵生殖過程。以色列人的約櫃，乃仿照伊西斯祕儀的聖箱而成，其中三件聖物，各有重要的陽物詮釋，包括盛嗎哪的罐、發芽的杖，以及律法之版，即創造三元的第一、第二、第三原則。嗎哪、開花之杖與石版，象徵卡巴拉、密西拿與成文律法，即猶太教的靈、靈魂與身體。在所羅門王的永恆之殿中，約櫃內也只存律法之版。這是否暗指，即使在那樣早的時期，祕傳傳統已然失落，只剩下啟示的文字外殼？

石版象徵低等界的塑造力量，或造物之界，故歸屬於耶和華；與此相對，藍寶石版則象徵建立高等天界的力量。摩西石版的原型，確實可見於異教神殿入口兩側的石柱或方尖碑。這些柱或許時代久遠，彼時人們藉造物主的黃道星座——雙子座——來崇拜；而雙子座的象徵，至今仍是天上雙子的陽物石柱。哈格雷夫·詹寧斯寫道：「十誡分為兩組，每組五條，作左右兩列刻寫。從祭壇望去，右邊五條代表『律法』，左邊五條代表『先知』。右石為陽，左石為陰。它們對應聖殿前方兩根分立的石柱或石塔，立於大教堂或異教神廟正面。」（見《玫瑰十字會士：其儀式與奧祕》。）同一作者稱，律法為陽性，因其直接由神授下；而先知或福音為陰性，乃經由人的本性而生。

律法右版進一步表示雅斤，即白光之柱；左版表示波阿斯，即幽暗之柱。此兩柱立於所羅門王聖殿門廊上，並以黃銅鑄成。兩柱高十八肘，飾以美麗的鏈飾花環、網狀紋與石榴。每柱頂端有一只大碗——今人誤稱為球或地球儀——其中一碗盛火，另一碗盛水。天球（原為火碗）置於右柱（雅斤）之上，象徵神聖之人；地球（即水碗）置於左柱（波阿斯）之上，表示世間之人。這兩柱亦分別指神聖能量的主動與被動表達、太陽與月亮、硫黃與鹽、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二者之間即通往神殿之門；此二柱立於聖所入口，提醒人們耶和華既是陰陽合體之神，也是具人形之神。這兩平行之柱，象徵黃道的巨蟹座與摩羯座；昔日置於祕儀之室中，以代表出生與死亡，乃肉身生命的兩端。這也表示夏至與冬至，共濟會今日稱之為「兩位聖約翰」。

在猶太人神祕的質點之樹中，這兩柱象徵仁慈與嚴厲。這兩柱立於所羅門王聖殿之門前，與埃及聖所前的方尖碑具有相同的象徵義。若以卡巴拉方式詮釋，兩柱之名意為「吾殿必以力量而立。」大祭司立於兩柱之間，沐浴於心智與靈性覺照的輝煌中，默然見證均衡的圓滿德性，此乃居中等距的假想之點，遠離一切極端。因此，他象徵人在複合本性中的神聖核心；亦即二元面前的神祕畢達哥拉斯單子。一側聳立智性之巨柱；另一側是黃銅的肉身之柱。榮耀的智者立於二者之中，卻須先由兩柱相接所成的十字架受難，方能達至此高位。早期猶太人有時將雅斤與波阿斯兩柱象徵耶和華的雙腿，從而向現代哲人表明：智慧與愛，在其最高意義中，支撐著整個創造秩序——包括世間與超世間。



摩西領受律法之版

出自一本古聖經

十二世紀偉大的猶太哲學家摩西·邁蒙尼德，在描述由神書寫的律法之版時，將一切造物分為兩大類：自然之產物與技藝之產物。他在《迷途指津》中斷言，神憑自然造作，人則憑技藝造作。因此，主之話語就是手，或主動原則；造物主藉此將其意志刻寫於受造界之上。惟有猶太祕儀學派的 Tannaim，完全理解十誡之意義。這些律法在祕傳上與「狂喜之道」的十重觀照相應；此道蜿蜒上升，穿越四界，終於抵達恩索夫的光輝。

聖杯

大天使路西法冠冕上的寶石，流亡之石（Lapis Exilis），如藍寶石的石板（Schethiyâ）一般，從天而墜。米迦勒乃太陽的大天使、以色列隱藏之神，率領天使軍團向路西法及其叛逆諸靈俯衝而下。戰鬥中，米迦勒以焰劍從敵手冠冕上擊落閃耀的流亡之石；這塊綠石穿過一切天界環層，墜入幽暗無量的深淵。據說基督在最後晚餐飲用的聖杯，即由路西法的光耀寶石製成。

雖然聖杯究竟為杯或盤，尚有爭論，藝術中一般將其描繪為碩大且異常美麗的聖爵。依傳說，亞利馬太的約瑟將聖杯帶到釘十字架之處，用它承接垂死耶穌傷口中流出的血。後來，約瑟成為聖遺物的保管者，包括聖杯與朗基努斯之槍，並將它們帶往遙遠國度。依一種版本，其後裔最後將這些聖物置於英格蘭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依另一版本，則置於西班牙薩爾瓦特山上一座奇妙城堡中，此堡由天使一夜築成。帕西法爾作為最後一位聖杯王，以「祭司王約翰」之名，攜聖杯前往印度，從此永遠自西方世界消失。其後對聖杯的追尋，成為亞瑟王傳說中的主題，包括諸多騎士遊俠事跡與圓桌儀式。（見《亞瑟之死》。）

從未有人充分詮釋聖杯的奧秘。有人相信聖杯騎士是一個強大的基督教神祕學組織，憑神諭之杯的儀式與聖禮，延續古代智慧。追尋聖杯乃對真理的永恆追尋；阿爾伯特·G·麥基視之為共濟會「失落之語」傳說的一種變體，乃會中弟兄久尋不獲之物。亦有證據支持另一主張：聖杯故事乃早期異教自然神話的發展，因巧妙嫁接於基督教崇拜之上，故得以保存。從此觀點看，聖杯無疑是方舟或容器的一種象徵，其中保存著世界的生命，因而象徵自然大母之身。綠色與維納斯及生殖奧秘有關；也與伊斯蘭信仰相關，因其聖色為綠，安息日為星期五，即維納斯之日。

聖杯象徵低等（或非理性）界，也象徵人肉身，二者皆為上界生命本質的容器。此即救贖之血的奧秘；它下降至死亡狀態，以自身不朽將靈魂賜與萬物，遂戰勝最後的仇敵。基督徒的神祕信仰特別強調愛的元素，聖杯便象徵心，不斷旋動著永生的活水。此外，對基督徒而言，追尋聖杯就是追尋真正本體；一經尋獲，便是大業的圓滿。

唯有超越感官存在之限制者，方能尋得聖杯。詹姆斯·羅素·洛威爾在其神祕詩《朗法爾爵士的異象》中，揭示聖杯的真正性質，只在「某種靈性意識狀態」才可知。那年老而受創的騎士，在放下傲慢野心的徒勞追尋後，才在變貌麻風者的杯中，看見自己畢生追求的發光聖杯。有些作者指出，聖杯傳說與太陽神殉道的故事相似；其血自天降入地中，被物質之杯承接，再由入門儀式從中解放。聖杯也可能是指古代祕儀中的種莢，用來象徵萌芽與復活；聖杯之形或源於花朵，表示人之再生與靈性化的生成力。

有許多記載提到，某些石像因其構成材料，以及製作時伴隨的儀式，而由其所描摹的神祇賦予靈魂。此類神像被賦予諸般人類官能與力量，如言語、思想，甚至運動。誠然，不肖祭司也曾施用詭計，製造假象；《彼勒與大龍》這篇奇特的次經片段便記載了一例，據說這原附於《但以理書》末尾，後遭刪除。然而，關於聖像與聖物的許多現象，若不承認有超自然力量介入，實難解釋。

歷史記錄中有些石，敲擊後能使聽者進入狂喜狀態。也有神像能產生回音，在房間已歸寂靜之後，仍低語數小時；或是能發出甜美和聲的音樂石。希臘人與拉丁人知曉石之神聖，故宣誓時將手按在某些受聖化的石柱上。古時，石也用以決定被告命運；陪審者習慣將小石投入袋中作出裁決。

希臘人常求助於石占；據說海倫娜曾以石占預言特洛伊的毀滅。許多關於石的民間迷信，在所謂黑暗時代後仍存留。其首要者，乃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加冕椅座中的著名黑石；據稱此石正是雅各用作枕頭的岩石。黑石也數次出現於宗教象徵之中。它被稱為「赫利奧加巴盧斯」，此名據推測源自敘利亞一腓尼基太陽神「埃拉加巴爾」。此石為太陽之聖物，據說擁有多樣偉大性質。麥加克爾白中的黑石，至今仍受整個穆罕默德世界尊崇。據說它原本潔白，光輝燦爛，從麥加之外多日路程處即可看見；但歲月流逝，它因朝聖者之淚與世界之罪而漸漸變黑。

金屬與寶石的魔法

依祕儀教導，天體光芒照入下界的結晶作用，遂形成各種元素。這些元素具有其來源的星光界屬性，能中和某些失衡的天體作用；若配合得宜，便大有益於人的安康。今日，這些魔法性質所知甚少；然而，現代人或許仍可重新思考早期哲人的發現，從中受益。他們曾以大量實驗確定這些關係，將金屬視為諸神之骨。例如，依馬涅托所述，埃及人認為鐵是戰神瑪爾斯之骨，磁石是荷魯斯之骨。依類比，鉛便是薩圖恩之骨架，銅為維納斯之骨，水銀為墨丘利之骨，金為太陽之骨，銀為月亮之骨，銻為地球之骨。鈾或將證明為烏拉諾斯之金屬，而鐳則為涅普頓之金屬。

希臘神祕學有四個時代：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與黑鐵時代。此乃比喻性的表達，指萬物生命中的四大時期。在一日的分界中，表示黎明、正午、日落與午夜；在諸神、人類與宇宙的時長中，則表示出生、成長、成熟與衰敗。希臘諸時代也與印度四時代密切對應：圓滿時代、特雷塔時代、德瓦帕拉時代與迦梨時代。烏拉穆迪安如下描述其計算法：「十二宮每宮有1,800角分；以此數乘十二，得21,600，即 $1,800 \times 12 = 21,600$ 。再乘以80，得1,728,000，這就是第一時代（圓滿時代）的時長。若乘60，得1,296,000年，即第二時代（特雷塔時代）的年數。若乘40，得864,000，為第三時代（德瓦帕拉時代）的長度。若乘20，得432,000，為第四時代（迦梨時代）。」（可注意到，這些乘數以畢達哥拉斯四元聖數1、2、3、4反比遞減。）

海倫娜·布拉瓦茨基稱，俄耳甫斯教導其追隨者，如何以磁石影響聽眾；畢達哥拉斯亦格外重視寶石的色彩與本性。她補充道：「佛教徒認為，藍寶石能安定心神、使人泰然，並藉促進體內循環，驅散一切惡念。電學家則說，電池若能妥善導引其電流，也有同樣功效。佛教徒稱，藍寶石能替人的靈打開緊閉的門戶與居所；使人渴望祈禱，帶來平和，勝過一切寶石。然而，佩戴它的人，必須過純潔而神聖的生活。」（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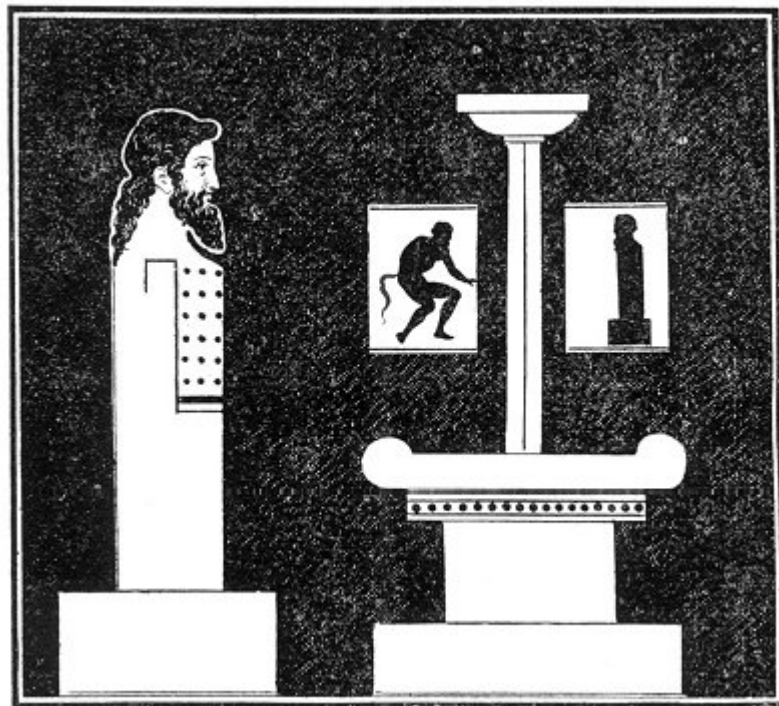
神話中充滿魔法戒指與護身寶石的記載。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二卷描述一枚戒指，將寶石座向內轉動時，佩戴者便隱形。牧羊人格革斯憑此奪得呂底亞王位。約瑟夫斯也描述摩西與所羅門王設計的魔法戒指；亞里斯多德則提及一枚能帶來愛與榮譽的戒指。亨利·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在論及此題的章節中，不僅同樣提到此戒指，並據菲洛斯特拉圖斯·雅爾庫斯的權威稱，提亞納的阿波羅尼奧斯獲得一位東印度王子贈禮，乃七枚魔法戒指，他憑此將生命延長二十餘年。這七枚戒指各鑲一寶石，各具有一週七顆主宰行星之一的本性；阿波羅尼奧斯每日更換戒指，藉由行星影響的介入，而保護自己免於疾病與死亡。此哲人也教導弟子這些護身寶石的屬性，認為此等知識對通神術師不可或缺。阿格里帕如下描述魔法戒指的製備：「當某顆星〔行星〕吉祥升起，且與月亮成吉相或合相時，我們必須取一塊隸屬於該星的石與草，並以適合該星的金屬製成戒指，將寶石嵌於其中，並把草或根置於其下；同時不可忘記銘刻相應的圖像、名號與符字，以及適當的薰香。」（見《玄祕哲學三書》。）

戒指久被視為成就、圓滿與不朽的象徵；稱其不朽，因其貴金屬圓環無始無終。在祕儀中，入門者佩戴雕成銜尾蛇形的戒指，作為其在教團中所達階位的實物證明；祕儀大師則佩戴刻有祕密徽記的印戒。使者傳信時，也常以主人印戒的印痕，或印戒本身，證明自己確為某位君主或顯

貴的正式代表。婚戒原本意在表示，佩戴者的本性已達均衡與圓滿之境。因此，這枚樸素金環見證高我（神）與低我（自然）的合一；神祕學者一旦啟悟，其神性與人性不可分離地融合，即構成祕儀中的赫爾墨斯式婚合。

埃利法斯·利維描述魔法師法服時稱：於星期日（太陽之日）右手應持一根金杖，鑲紅寶石或貴橄欖石；星期一（月亮之日），應佩戴珍珠、水晶與月石三股組成的項圈；星期二（火星之日），應持一根磁化鋼杖，並戴同金屬製成、鑲紫水晶的戒指；星期三（水星之日），應佩戴珍珠或含水銀玻璃珠的項鍊，並戴鑲瑪瑙的戒指。星期四（木星之日），應持玻璃或樹脂之杖，並戴鑲祖母綠或藍寶石的戒指；星期五（金星之日），應持磨光銅杖，戴鑲綠松石的戒指，並戴飾以青金石與綠柱石的冠冕；星期六（土星之日），應持飾以縞瑪瑙的杖，戴鑲縞瑪瑙的戒指，頸上繫一條鉛鍊。（見《至聖王國魔法儀式》。）

帕拉塞爾蘇斯、阿格里帕、基歇爾、利利以及眾多其他魔法師與占星家，曾列表標明各種寶石對應的行星及黃道諸宮。以下清單取自其著作彙編而成。



赫爾墨柱的例子

出自克里斯蒂《希臘彩繪花瓶論考》

原始時代，人們以石堆崇拜諸神；後來此俗逐漸演變為豎立陽物石柱或錐形柱。這些柱的大小與外觀差異甚大。有些高大宏偉，飾以銘文或諸神與英雄形象；有些則如巴比倫人的還願供物，僅高數英寸，無裝飾，只帶有簡短文字，說明其製作目的，或獻給其神殿之神的一首讚歌。這些小型燒陶錐，在象徵意義上與立於路旁及公共場所的大型赫爾墨斯柱相同。後來，柱頂加上人首，柱身兩側常有兩個突起或樁頭，與肩相應，以承托裝飾柱身的花環。供物通常為食物，置於赫爾墨柱附近。有時這些柱亦用以支撐屋頂，或是富有羅馬人別墅中的裝飾藝術品。

星辰與寶石

太陽：紅榴石、紅寶石、石榴石（尤指鎂鋁榴石）及其他火性石，偶或鑽石。

月亮：珍珠、月石及其他水晶。

土星：縞瑪瑙、碧玉、黃玉，偶或青金石。

木星：藍寶石、祖母綠、大理石。

火星：紫水晶、風信子石、磁石，偶或鑽石。

金星：綠松石、綠柱石、祖母綠，偶或珍珠、雪花石膏、珊瑚、紅玉髓。

水星：貴橄欖石、瑪瑙、斑紋大理石。

星座與寶石

白羊座：紅縞瑪瑙、血石、紫水晶、鑽石。

金牛座：紅玉髓、綠松石、風信子石、藍寶石、苔紋瑪瑙、祖母綠。

雙子座：黃玉、瑪瑙、金綠玉髓、水晶、海藍寶石。

巨蟹座：黃玉、玉髓、黑縞瑪瑙、月長石、珍珠、貓眼石、水晶，偶或祖母綠。

獅子座：碧玉、紅縞瑪瑙、綠柱石、紅寶石、貴橄欖石、琥珀、電氣石，偶或鑽石。

處女座：祖母綠、紅玉髓、玉、貴橄欖石，偶或粉紅碧玉、風信子石。

天秤座：綠柱石、紅玉髓、珊瑚、青金石、蛋白石，偶或鑽石。

天蠍座：紫水晶、綠柱石、紅縞瑪瑙、海藍寶石、紅榴石、磁石、黃玉、孔雀石。

射手座：風信子石、黃玉、貴橄欖石、祖母綠、紅榴石、綠松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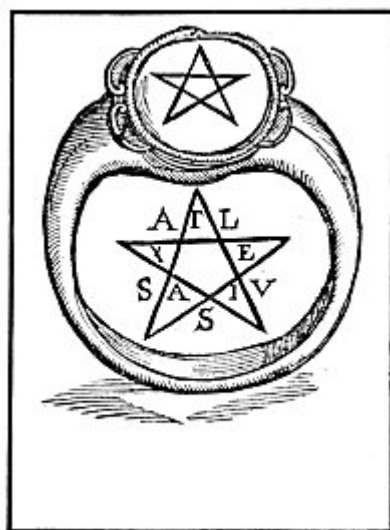
摩羯座：金綠玉髓、紅寶石、孔雀石、黑縞瑪瑙、白縞瑪瑙、黑玉、月長石。

水瓶座：水晶、藍寶石、石榴石、鋯石、蛋白石。

雙魚座：藍寶石、碧玉、貴橄欖石、月長石、紫水晶。

魔鏡與水晶球的象徵也少有人真正理解。可悲的是，蒙昧之人按照字面來接受相關的傳說！巫術與哲學雖常被混淆，實則毫無共通；蒙昧之人往往要以失去理智與健康為代價，才會發現這一點。波斯賢士攜帶鏡子，作為物質界的象徵；因物質界處處皆反映神性。水晶球長久被濫用來培養靈媒能力，實為三重象徵：（1）它象徵結晶的宇宙卵，創造存在於其透明深處；（2）它是神性尚未浸入物質的形象；（3）象徵世界的以太天球，在其半透明精質中，印入並保存世間活動的完美映像。

隕石，亦稱「天降之石」，被視為神恩的徵兆，並被奉置聖龕，作為諸神與其墜落之地群體的立約之證。有時也會發現帶有奇異紋理或缺痕的天然石。在中國，有一塊大理石板，其紋理恰成中國龍的完美形象。奧伯阿默高石的天然剝裂，形似基督面容，奇異無比，甚至歐洲諸王也請求獲准瞻視。此類石在原始民族中備受崇敬，即使今日，仍對虔信宗教者發揮廣泛影響。



畢達哥拉斯印戒

出自卡特里《古代諸神圖像》

在畢達哥拉斯學派中，數字五與療癒之術特別相關；五芒星，或五角星，乃健康的象徵。上圖為一枚魔法戒指，鑲有護符寶石，其上刻著「五阿爾法星」，也就是由希臘字母阿爾法（Alpha）的五種不同位置構成的星。關於此符號，麥基寫道：「畢達哥拉斯的門徒實為此符的真正發明者，他們在每一個內角中置入希臘詞 ΥΓΕΙΑ 或拉丁詞 SALUS 的字母；二詞皆意為健康，便成了健康之護符。這被置於書信開頭作為問候，為收信者祈求安穩的健康。然而，其用途並不限於畢達哥拉斯門徒。此護符遍行整個東方，被用作抵禦邪靈的符咒。」

儀式魔法與巫術

儀式魔法是一門古老之術，以嚴謹的法式召喚並駕馭諸靈。魔法師身著聖潔法衣，手握刻滿象形符號的魔杖，憑特定語詞與象徵的魔力，得以號令元素及星光界中的不可見居民。古代儀式繁複，本質未必邪惡；但經曲解濫用，便滋生出虛妄的巫術流派，亦即黑魔法。

埃及乃學術重鎮，亦是諸般技藝與知識的源頭，為超驗實驗提供了沃土。亞特蘭提斯的黑魔法師在此繼續施展其超凡之力，逐步腐蝕並敗壞了原始祕儀的道德根基。他們建立祭司階級，篡奪本屬啟悟者之位，獨攬靈性治理之權。於是黑魔法支配國教，以祭司權術訂立教條，要求眾人絕對順服，從而癱瘓其心智與靈性活動。法老淪為猩紅議會的傀儡；此議會由一群大巫師組成，並由祭司階層推上權位。

這些巫師隨即系統性地摧毀古代智慧的一切鑰匙，使不先加入其教團，便無法取得開悟所需的知識。他們自稱守護祕儀，實則扭曲其法；因此，即便初入門者循階而上，也無法取得應得之智識。他們鼓動偶像崇拜，將原本用於沉思冥想的象徵，化為迷信對象。他們又編造虛妄的圖像詮釋，建構繁複神學以惑亂信徒。群眾被剝奪理解的權利，只能在無知中匍匐，終成靈性騙徒的奴隸。迷信蔓延，黑魔法師遂徹底掌控國政；其遺毒至今仍如陰影籠罩，使人類承受亞特蘭提斯與埃及祭司權術的詭辯之害。

許多中世紀卡巴拉學者畢生投入儀式魔法的實踐，並深信經典許可此事。因此，卡巴拉學者的超驗主義，乃根基於所羅門王那古老而充滿魔力的法式；長久以來，猶太人皆視所羅門為儀式魔法師之王。

中世紀卡巴拉學者之中，不少黑魔法師偏離《形成之書》（Sepher Yetzirah）的崇高理念，陷入魔靈崇拜與巫法之網。他們執迷於魔鏡、聖化匕首，以及環繞棺釘柱布設的魔法圓，而捨棄德性生活。這種德性生活無須繁瑣儀式或下界生物之助，亦能達至真正的個體圓滿。

那些試圖以儀式魔法駕馭元素精靈者，多半渴望從不可見世界獲取稀有知識或超凡力量。若任由元素精靈支配人類行動，則會招致災禍，如拿破崙·波拿巴的小紅魔，以及梅迪奇家族惡名昭彰的神諭頭顱。蘇格拉底那博學如神的守護靈看似例外，實則印證了魔法師的心智與道德狀態，會深刻影響其所能召喚的元素精靈類型。然而，即便是蘇格拉底的守護靈，也在死刑判決降臨之際離他而去。

超驗之術與一切現象性魔法，只是死胡同，是亞特蘭提斯巫術的旁枝。捨棄哲學正道而徘徊其中者，幾乎無不成為自身輕率的祭品。人若無法克制自身慾望，便無力管束那些熾烈而暴戾的元素精靈。

不少魔法師開啟通道，容許下界生物干預其事務，終致喪命。埃利法斯·利維召喚提亞納的阿波羅尼奧斯之靈時，究竟企圖達成什麼？僅為滿足好奇，難道就足以使人耗盡一生，投入危險

而無益的追求？若阿波羅尼奧斯生前尚且拒絕向俗人洩露祕密，死後又怎會向好奇之徒揭示？利維自身亦不敢斷言，現於眼前的幽影確屬那位偉大哲人，因他深知元素精靈善於冒充亡者。現代靈媒顯靈，多半只是元素精靈的偽裝；觀者渴望看見亡靈，元素精靈便利用其提供的思想質料塑形現身。

黑魔法的理論與實踐

欲略窺儀式魔法錯綜的理論與實踐，可先審視其基本前提：

第一。可見宇宙有一不可見的對應體：高等層界居住著良善優美之靈，低等界則幽暗不祥，乃邪靈與魔靈棲所，由墮落天使及其十位親王統轄。

第二。經由儀式魔法的祕密程序，人可接觸這些不可見生靈，並在某些人間事業得其助力。善靈樂於援助一切正當之事；惡靈則只服務以敗壞與毀滅為志者。

第三。人可與諸靈立約，使魔法師在約定期內成為某一元素精靈的主人。

第四。真正的黑魔法，需倚靠魔靈施行；此魔靈於巫師在世時為其效勞，但雙方默認：死後，魔法師將淪為自身魔靈的僕役。因此，黑魔法師往往不擇手段延長肉體生命，因為死後對他而言便一無所有。

黑魔法最危險的形式，乃為滿足私慾而科學地扭曲玄祕力量。其中較簡易而普遍的形態，實為人類的自私本性；自私乃一切世間邪惡的根源。人願以永恆靈魂換取短暫權力；歷代以來，遂發展出一套神祕程序，使此等交換成為可能。黑藝的諸分支，幾乎囊括一切儀式魔法、亡靈術、巫法、巫術與吸血術。同屬此類者，亦包括麥斯梅術與催眠術；即便僅用於醫療目的，對所有涉及者仍藏風險。

雖然中世紀的魔靈崇拜看似式微，但充分跡象顯示，其變體仍潛藏於現代思想的諸多形態之中，特別是所謂「致富」心理學、「意志力建設」形上學，以及「高壓」推銷術等體系之內。黑魔法僅是變了形；名目雖改，本性依舊。

中世紀有位知名魔法師，即約翰內斯·浮士德博士，常簡稱浮士德博士。他研讀魔法典籍，得以束縛一位元素精靈，使其多年為他服務，擔負諸般職責。關於浮士德的魔法力量，流傳著許多奇異傳說。一次，這位哲人似乎興起遊戲之心，將斗篷覆在市場婦人籃中幾枚雞蛋上，蛋立刻孵出。又一次，他從小船上落水，卻被救起送回船中，衣衫未濕。然而，一如幾乎所有魔法師，浮士德終究遭逢災禍；某日清晨，人們發現他背上插著一把刀，普遍相信是他的使役靈所謀殺。歌德筆下的浮士德常被視作純屬虛構，但此古老魔法師實生活於十六世紀。浮士德寫過一本書，描述他與諸靈往來的經歷；其中一節重印如下。（不可將浮士德博士與印刷者約翰·富斯特混淆。）



巴風特，孟德斯之山羊

出自利維的《超驗魔法》

魔法的實踐，不論黑或白，皆取決於施法者能否控制宇宙生命力；埃利法斯·利維稱此力為大魔法媒介，或星光界流質。超驗現象即是操縱此流質而生。著名的雌雄同體孟德斯之山羊，乃象徵星光界流質。這綜合生物如同巴風特，乃儀式魔法門徒聖殿騎士團所崇奉的神祕泛神像；聖殿騎士團或許是從阿拉伯人處獲得此像。

摘自浮士德博士之書，維滕貝格，1524 年

（據一本被勒令銷毀之書的德文原本節譯。）

「自少年時起，我便投身藝術與科學，孜孜不倦地讀書。所得書中，有一卷載有各類召請文與魔法法式。書中一則訊息寫道：凡火、水、土、氣之靈，只要魔法師能控制它，便可迫使其遵行魔法師的意志。我又發現，因某靈較另一靈更有力量，各靈遂適於不同作用，並能產生若干超自然效果。」

「讀過這奇書後，我作了幾次實驗，想驗證書中所言是否準確。起初，我對其所許之事幾乎不信。然而初次嘗試召請，便有一強大之靈向我顯現，問我為何召他。他的來臨使我驚愕，幾乎不知該說什麼；末了我問他，是否願在我的魔法研究中為我效力。他答稱，只要同意若干條件，他便願意，也就是我須與他立約。我本不願；但我過於無知，未以魔法圓保護自己，實際上已任由此靈擺布，遂不敢拒絕其要求，只得順服於無法避免之事，此時隨風轉舵最為明智。」

「於是我告訴他，若他願按我的欲望與需要，在一定時間內供我使用，我便將自己交付給他。契約訂定後，這位名叫阿斯特羅特（Asteroth）的強大靈體，又將我引見給另一位名叫馬爾布埃爾（Marbuel）的靈體；後者被指定為我的僕役。我詢問馬爾布埃爾是否切合我的需要。我問他速度多快，他答道：『快如風。』我對此回答尚不滿意，於是我回答：『你不能成為我的僕役。回到你來處去吧。』不久，另一名靈體顯現，名為阿尼圭爾（Aniguel）。我向他提出同樣問題，他答稱自己快如空中飛鳥。我說：『你對我而言仍太慢。回到你來處去吧。』同一瞬間，另一名叫阿西爾（AcieI）的靈體顯現。我第三次提出問題，他答道：『我快如人類思想。』『你將服務我。』我回答。此靈體長久忠誠；但要在這篇幅有限的文件中詳述他如何為我效力，實不可能，因我在此只說明召喚靈體的方法，以及如何準備防護的魔法圓。有許多種類的靈體願意受人召請，並成為人的僕役。其中我列舉數名如下：」

「阿西爾：為人類服務的諸靈中，力量最強者。他以悅目的人形顯現，高約三英尺。必須召請三次，他才會進入為他預備的魔法圓中。他會供給財富，並按魔法師意志，即刻從極遠處取來諸物。他快如人類思想。」

「阿尼圭爾：可供差遣，且極有用；以十歲男童形貌顯現。必須召請三次。其特殊力量是發現藏於地下的寶藏與礦物，並供給魔法師。」

「馬爾布埃爾：群山的真正主宰，迅捷如振翅之鳥。他是一位性情抗拒、棘手難馴的靈體，須召喚四次方至。他如馬爾斯般現身，即一名身披重鎧的戰士。他能供給魔法師一切生於地上與地下之物；尤其掌管彈簧根（spring-root）。〔彈簧根乃一神祕藥草，色澤或帶赭紅。中世紀術士稱，凡其所觸之物皆能拔除或開啟，將此置於門鎖，門即自開。赫爾墨斯派信徒相信，紅冠啄木鳥特擅尋覓此根，故尾隨此鳥至其巢穴，將樹洞中雛鳥封堵。鳥必急尋彈簧根歸，以根觸塞，塞物立拔。術士遂奪此彈簧根。亦有說法謂，此根構造特殊，其空靈之身可為元素精靈所用，作顯現之載具；此類精靈便顯現出拔除或開啟物事之傾向。〕」

「阿西貝爾（Aciebel）：強大的海洋統治者，掌管水上與水下之物。他能尋回失落或沉沒於江河、湖海之物，如沉船與寶藏。召喚愈是嚴厲，他奉命行事便愈迅疾。」

「馬基爾（Machiel）：以美麗少女形貌臨現。在她協助下，魔法師可攀升至榮耀與尊位。她使人堪配尊貴，變得高尚、溫雅、仁慈，並在一切爭訟與公義之事上施以援手。須召喚兩次才會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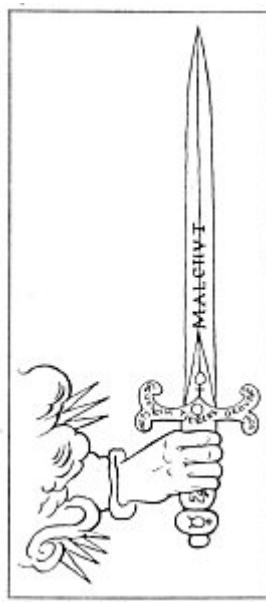
「巴魯埃爾（Baruel）：眾藝之主。他以大匠形貌顯現，腰繫圍裙。他能頃刻之間，授予魔法師諸般技藝，猶勝世間所有匠人二十年合力所成。須召喚三次方至。」

「上述諸靈對人最為有益；然其餘諸靈繁多，篇幅所限，未能盡述。今若欲請靈體協助取得某物，須先繪出欲召之靈的符號。圖形須畫在魔法圓正前方；此魔法圓須於日出前畫成，你與助手則站於圓內。若需金錢襄助，便召喚阿西爾，於魔法圓前繪其符號。若求他物，則繪製能供給該物之靈體的符號。在預備作圓之處，須先以一把未曾傷人之大劍，畫一大十字，繼而製作三重

同心圓。最內之圓由一條狹長而未經使用的羊皮紙製成，並掛於十二個以「十字刺木」（cross-thorn）製成的十字架上。羊皮紙上須按下附圖式，書寫諸名與符號。於此第一圓外，作第二圓如下：

「先取紅絲線一縷，須向左紡捻，不得向右。再將十二個月桂葉十字插入地中，並備一長條新白紙。以未經使用之筆，書寫第二圓所示的字符與符號。以紅絲線纏繞此紙帶，將其釘於十二個月桂葉十字架上。在此第二圓外，作第三圓；此圓亦以未經使用羊皮紙製成，釘於十二個聖化棕櫚十字架上。三圓既成，退入其中，最終立於中央，即最初所畫大十字中心的一枚五芒星上。為確保功成，凡事須依描述而行；在誦畢神聖召請文後，便念出你希望顯現之靈的名字。名字須念得清晰分明。亦須謹記日期與時辰，蓋每一靈體僅能在特定時刻召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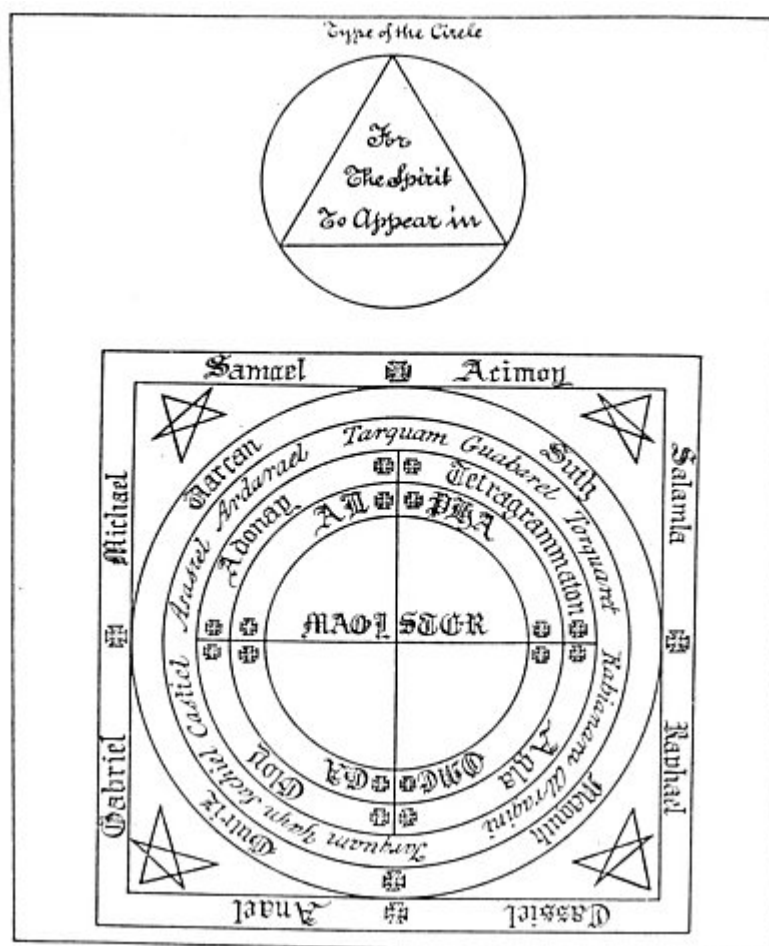
黑魔法師與元素魔靈立約時，或許深信自己能長久駕馭那些供其差遣的力量；但他很快便會看清，這只是錯覺。不出幾年，他不得不將全部心力轉向自保。他因自身貪慾，而與一個恐怖界域相契；此界域日日逼近，最終他彷彿立在沸騰漩渦的邊緣，時刻預感自己將被吸入那混濁的深淵。魔法師畏懼死亡，因為死後便要成為魔靈的奴僕；於是犯下一重重罪行，只為苟延殘喘，延續其世間的存在。他明白，生命仰賴一種神祕而普遍的生命力維持，此力為眾生共有；因此黑魔法師常化作玄祕吸血者，從旁人身上竊取這股能量。中世紀迷信裡，黑魔法師會變作狼人，夜間遊蕩大地，襲擊無防備的受害者，奪取血液裡的生命力。



一柄魔法劍

出自利維《魔法儀式》

埃利法斯·利維所述魔法劍之預備，大要如下：鋼刃須於火星時辰，以新工具鍛造。劍首為中空銀製，內含水銀，並刻水星與月亮之符號，以及加百列與薩麥爾之簽記。劍柄包錫，刻木星符號與米迦勒簽記。自劍柄起，應沿劍刃兩側各延伸一小段銅三角，其上刻水星與金星的符號。劍柄上應按圖刻五個質點。劍刃一面刻「王國」（Malchut），另一面刻「誰似神？」（Quis ut Deus）。此劍應於星期日祝聖。



一個魔法圓

出自《魔法科學全書》（未刊稿）

上圖完整呈現了中世紀召靈者所設魔法圓，以召請諸靈。魔法師與助手立於中央線交會、標有「法師」（MAGISTER）之處。魔法圓周圍的文字，乃不可見靈體之名號，並以小十字標示出誦念祈禱與召喚的位置。外側小圓則為受召靈所設；使用時，須在其中的三角形內畫上所召靈的簽記。

召請諸靈之法

以下古代手稿節錄經濃縮重現，作為儀式魔法之範例。此段出自《魔法科學全書》，乃一部未刊手稿，原件藏於大英博物館，內含彩色五芒符；弗朗西斯·巴雷特曾於其《術士》中提及此書。

「開場祈禱

「全能永恒的神，祢命定萬有，皆為讚美與榮耀祢，並為拯救人類；我懇求祢，派遣一位木星位階之靈，即撒德基爾（Zadkiel）之使者；祢已任命他於此時治理穹蒼。願此靈體忠誠、甘願且迅速地向我揭示我將詢問、命令或要求之事，並真實執行我的願望。然而至聖的神啊，願祢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旨意；願祢藉由獨生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成就此事。阿們。」

〔魔法師已聖化法衣與器具，並受魔法圓保護，此時召喚諸靈顯現，以應其要求。〕

「召請我所需協助的諸靈，看哪，此乃上帝神聖的諸名與印記，充滿力量。服從這五芒符之力；離開你們隱藏的洞穴與黑暗之處；停止折磨那些不幸的凡人；來到此地，因神聖的善已將我們聚集於此；聽從我們的命令，知曉我們正當的要求；不要以為抗拒便能使我們放棄此事。你們必須服從，無可推諉。我們以奧祕之名——厄洛赫、阿格拉、埃洛希姆、阿多奈、吉博爾特（Elohe Agla Elohim Adonay Gibort）——命令你們。阿門。」

「我以聖父、聖子、聖靈之名召喚你，札德基爾，此乃蒙福三位一體，不可言說。」

「札德基爾，我在此刻召請並懇求你，聽從我今日以神之聖名宣讀的言辭與召令：埃洛赫、埃爾、埃洛希姆、埃利昂、萬軍、埃謝雷希耶、雅、阿多奈、四字聖名。」

「札德基爾之靈，我以這些聖名召令並驅策你：聖哉上帝、剛強者、不死者、保惠師、阿格拉、安、ΑΩ、約德、阿格蘭布羅特、阿比爾、阿納希爾、四字聖名；並以神一切偉大榮耀、神聖不可言說、奧祕威嚴、大能有力、不可測度之名，命你聽從我口中之言，遣帕比爾，或你麾下其他侍靈，到我這裡來，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向我顯明我所求問之事。阿們。」

「帕比爾啊，我憑天界全體諸靈：熾天使、智天使、座天使、主天使、見證者、能天使、權天使、大天使與諸天使，憑神聖、偉大而榮耀的天使：奧法尼爾、特特拉-達吉爾、薩拉姆拉、阿西莫伊、帕斯托爾-波提，懇求你立刻前來，迅速顯現，讓我們看見你，聽見你的聲音；向我們說話，成全我們的願望。又憑你的星，即木星，憑天上一切星宿，憑你所服從的一切力量，並憑你所賜、所示、所印證的字符，求你垂顧我向全能神所獻的禱告與祈求；並即刻差遣你麾下另一位侍靈，使他甘願、真實、忠誠地成全我一切所求；又命他以美麗天使之形向我顯現，溫和、謙恭、親切、柔順地與我交流，不容任何邪靈接近、傷害、驚嚇或恐嚇我，也不以任何方式欺瞞我。憑我主耶穌基督之德能；我奉其名等待、守候並期待你的顯現。願成，願成，願成。阿們，阿們，阿們。」

「將靈體召到面前後，魔法師應如下詢問：」

「你是奉父、子、聖靈之名，平和而來嗎？」〔靈體應答：〕「是。」

「高貴之靈，歡迎。你的名字是什麼？」〔靈體應答：〕「帕比爾。」

「我奉拿撒勒耶穌之名召喚你；天界、地上、地獄中一切膝皆要跪拜此名，眾舌都要承認，無一可比耶穌之名；祂已賜人權柄，凡信靠祂救恩的人，能奉祂至聖之名捆綁與釋放萬物。」

「你是札德基爾的使者嗎？」〔靈應答：〕「是。」

「你願此時向我證明你的真實，並從今以後，向我揭示一切我欲知之事，教我增長智慧與知識，顯明魔法之術與一切博雅諸學的奧祕，使我藉此彰顯全能神的榮耀嗎？」〔靈應答：〕

「是。」

「我懇求你賜下並確認你的字符，讓我得以隨時召喚你；也請向我立下此誓，我亦將虔敬地持守對全能神所立的誓願與盟約，並在你向我顯現之時，以禮相迎。」

[離去許可]

「你既已平靜到來，且應允了我的祈求，我謙誠感謝全能神；我奉祂之名召喚，你便前來。此刻你可安然歸返所屬；但日後無論何時，我若憑你的誓言、名字、位階，或造物主所賜的職分，凡我召喚，你必再臨。願神之大能與我同在，與你同在，並臨於神所造的萬有。阿們。」

「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註] 誦畢「離去許可」後，最好仍在魔法圓中停留片刻。若儀式在戶外，應抹去魔法圓與一切痕跡，靜默返家。若在室內僻處施行，此圓仍可保留以備將來之用；但房間須上鎖，防人誤入。

以上協議屬儀式魔法範疇。若是黑魔法，必須簽約的並非魔靈，而是魔法師本人。黑魔法師束縛一個元素精靈為己役使時，雙方便展開一場鬥智，而最終勝出的總是魔靈。魔法師以自身鮮血簽下契約；因魔法奧祕有言：「控其血者，即控其魂。」只要魔法師不出差錯，元素精靈便會依約行事；但魔靈也會千方百計，使魔法師無法履行自己在契約中的義務。當召靈者安坐於魔法圓中，喚出所欲控制之靈並表明意圖，靈體多半如此回應：「我不能應允你，亦不能成全；除非五十年後，你將身體與靈魂盡付於我，任我處置。」

魔法師若拒，便另議條件。靈體或說：「只要你每週五清晨上街，以路西法之名施捨，我便為你效勞。你有一次未能照辦，便歸於我。」

魔法師知魔靈必設法使他違約，便不同意，雙方繼續磋商，直至達成協議。其文或如下：

「我在此向大靈路西弗格、魔靈親王立誓：每年將獻上一個人類靈魂供其處置；作為回報，路西弗格允諾賜我世間寶藏，並在我有生之年成全一切所願。若我未能獻上約定之供物，我自己的靈魂便歸於他。立約者：……………」[召靈者以自身鮮血簽署。]

Form of Bond of Spirits Given in 1573.

I, **Pabiel**, ministering Spirit and messenger of the presiding and ruling Spirit of Jupiter, appointed thereunto by the Creator of all things visible and invisible, do swear, promise, and plight my faith and troth unto thee in the presence and before the great **mm** and the whole company and host of Heaben, and by all the Holy Names of God do swear and bind myself unto thee by all the contents of God's Sacred Writ, by the Incarnation, Death, and Passion, by the Resurrection and glorious Ascension of **IC**, by all the holy Sacraments, by the Mercy of God, by the Glory of Tops of Heaben, by the forgiveness of sin and hope of eternal salvation, by the Great Day of Doom, by all Angels, Archangels, Seraphim, Cherubim, Dominations, Thrones, Principalities, Powers, and Virtues, and all the other blessed and glorious company of Heaben, by all the constellations of Heaben, and by all the several Powers and Virtues, above rehearsed, and by whatsoever else is holy or binding, do I swear, promise, and bow unto thee that I will appear, come, and haste unto thee and at all times and places and in all hours, days, and minutes, from this time forward unto thy life's end wheresoever thou shalt call me by my name or by my office, and I will come unto thee in what form thou shalt desire, either visibly or invisibly, and will answer all thy desires and give testimony thereof and let all the powers of Heaben witness it.

I have hereunto subscribed my hand and confirm my seal and character unto thee. Amen.



與木星之靈訂立契約的形式

摘自《魔法科學全書》

前述縛靈契約，以及行星天使的印與字符，須寫於潔淨羊皮紙上；待靈顯現時，置於其前請其簽署。此時召請者不可失去信心，須耐心、堅定、勇敢而持之以恆；向該靈提出的請求，務必只為了榮耀神與利益眾生。召請者從該靈得償所願後，即可准許其離去。

五芒星

在象徵體系中，倒置的圖形總代表顛倒、扭曲之力。常人甚至未曾想到，五芒符具有隱祕的性質。對此，帕拉塞爾蘇斯曾寫道：「許多人心嘲笑書中所載的印、字符及其用途；他們不信死的金屬與字符具任何力量。然而，無人能證明金屬與字符是死的；因金屬的鹽、硫與精質，乃保存人類生命的至上良藥，遠勝一切藥方。」（譯自德文原典。）

黑魔法師不能使用白魔法的符號，否則只會引來白魔法之力，反噬其圖謀。因此，他必須扭曲這些聖符，藉此表明：他正扭曲這些符號所示的原則。黑魔法並非一門根本之術，而是此術的誤用。因此它沒有自身的象徵體系，僅是盜取白魔法符號，將其倒置、反轉，以表示這門術法是左道的。

五芒星便是佳例，由五條相連的線組成。此圖形是魔法之術中由來已久的象徵，代表大魔法媒介的五種性質、人的五感、自然界的五種元素，以及人體五端。人憑靈魂中的五芒星，不僅能駕馭低於己者的生靈，亦可要求高於己者予以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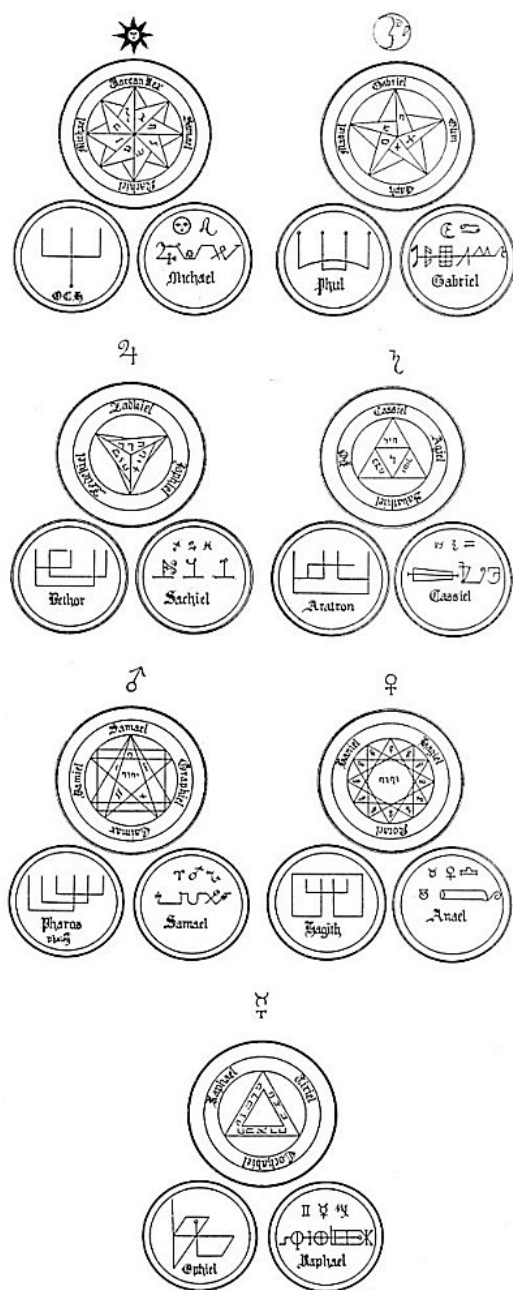
五芒星也常見於黑魔法，但總以三種不同方式呈現：此星可在一角斷開，使相交的線不相接；也可能倒置，一角向下、兩角朝上；或各角扭曲，長短不一。用於黑魔法時，它被稱作「分蹄之印」或「魔鬼的足跡」。兩角朝上的星亦稱「孟德斯之羊」，因其形似山羊頭。當直立之星翻轉，頂角落至底部，便意味晨星墮落。



五芒星

摘自利維《超驗魔法》

五芒星是小宇宙之形，乃人的祕法圖式。此乃一從四中升起，即人的靈魂自動物本性的束縛中升起。此乃真光，是「晨星」，標示出五個神祕力量中心的位置；喚醒這些力量中心，正是白魔法的最高祕密。



七行星五芒符，以及行星天使的印與字符

出自中世紀《諸靈之書》（未刊稿）

七個大圓代表諸行星，其下兩小圓，各含統御該行星之智性體的印與字符。

元素及其居者

玄祕靈質學乃探討靈性實體的哲學分支；其現存最為周詳而明晰的闡述，應歸功於菲利普·奧勒奧盧斯·帕拉塞爾蘇斯（特奧弗拉斯圖斯·龐巴斯圖斯·馮·霍恩海姆）。他不僅是煉金術士與赫爾墨斯哲學家之王，亦真正掌握了王家祕密，即哲人石與生命靈藥。帕拉塞爾蘇斯認為，古人所知的四大元素土、火、氣、水，各由一種精微的氣化原則與一種粗重的形體實質構成。

因而，氣有雙重本性：一為可觸的大氣，一為不可觸、易變的基底，可稱「靈性之氣」。火亦有可見與不可見兩面：物質的火焰乃靈性以太之火的顯現。水由稠密流體與一種流質性的潛在精質構成。土亦有兩個基本部分：其低者凝固如土，厚重不動；高者稀薄、流動，且具潛勢。

「元素」一詞，通常指這四種原則較低、較物質的層面；「元素精質」則指其相應而不可見的靈性構成。礦物、植物、動物與人類，皆生活在粗顯四元素構築的世界中，並以其種種組合，建造自身的生命機體。

亨利·德拉蒙德在《靈性界中的自然律》中描述此過程：「若我們分析一切生命起始的物質點，便發現其構成是一種清澈、無結構、似膠質的物質，接近蛋白。其成分是碳、氫、氧、氮。這物質名為原生質，不但是一切生命形體最初的結構單元，亦是後續建造的材料。赫胥黎有言：『原生質，無論單一或有核，皆為一切生命的形式基礎，如陶工手中的黏土。』」

古代哲人所謂的水元素，今稱氫；氣為氧；火為氮；土為碳。

可見的自然界充滿無數生命；帕拉塞爾蘇斯說，那不可見的靈性界與此對應，由元素的精微原則構成，亦有大批奇特存在居住其中。他稱之為元素精靈，後世謂之自然靈。

帕拉塞爾蘇斯將這些元素民族分作四類：地精、水女靈、風精與火精靈。他教導說，這些是真實的生命實體，有些形貌似人類，棲居於各自的世界；人類之所以不知其存在，是因感官尚未高度發展，無法超越粗顯元素的限制。

希臘、羅馬、埃及、中國與印度，都深信薩堤爾、精靈與戈布林的存在。他們認為海中有美人魚，河川與泉水中有仙女，空中有仙靈，火中住滿拉瑞斯與佩那忒斯，土中住滿牧神、樹精與林妖。這些自然靈備受敬重，人們時常獻上安撫的供物。有時，因大氣條件特殊，或虔信者感受格外敏銳，它們會顯現形跡。許多作者論及它們時，語氣確鑿，彷彿親眼見過這些精微世界的居者。若干權威認為，異教徒崇拜的諸多神祇，實為元素精靈；因這些不可見者之中，確有儀態威嚴、氣度恢宏之輩。

希臘人將其中某些元素精靈，尤其是高等者，稱為守護靈（*dæmon*），並加以崇敬。其中最著名者，莫過於引導蘇格拉底的那個神祕靈體；這位哲人對它推崇備至。但若曾深入研究人類的不可見構成，便能明白：蘇格拉底的守護靈與雅各布·伯墨的天使，恐怕並非外界的元素精靈，而

是這些哲人自身神性本質的臨照。托馬斯·泰勒在《阿普列尤斯論蘇格拉底之神》的註釋中寫道：

「是以，蘇格拉底的守護靈無疑屬於最高位階之一；從蘇格拉底遠勝常人的智性便可推知。阿普列尤斯稱此守護靈為神靈，自有其理。蘇格拉底的守護靈確具神性，亦可由他本人在《阿爾喀比亞德前篇》中的證言窺見：『我一直認為，那神尚未指引我與你交談。』而在《申辯篇》中，他更明示，此守護靈享有神聖超然之性，位列眾守護靈之上。」

古人曾認為，無形的元素環繞並貫穿地球，其中居住著有生命、有智性的存有；此說在今日的務實者看來，或許荒誕可笑。然而，此教義曾獲世上若干偉大智者青睞。在歷史頁冊中，可見米蘭哲人法西烏斯·卡丁的風精、本韋努托·切利尼所見的火精靈、聖安東尼的潘神，以及拿破崙·波拿巴的紅色小人，或曰地精，皆佔有一席之地。

文學亦保存了自然靈的記憶。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裡淘氣的帕克，亞歷山大·蒲柏玫瑰十字詩作《奪髮記》中的元素精靈，李頓勳爵《札諾尼》裡的神祕存有，詹姆斯·巴里筆下不朽的小仙靈，以及瑞普·凡·溫克爾在卡茨基爾山脈遇見的九柱戲手，皆是文學讀者熟知的角色。各民族的神話與民俗，更充滿關於這些神祕小形體的傳說：它們出沒古堡，守護地底深埋的寶藏，並在毒草傘蓋般的蔭蔽下築屋。仙靈是童年的喜悅玩伴，多數孩童都不願與之告別。不久以前，世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仍相信仙靈存在；至於柏拉圖、蘇格拉底與楊布里科斯宣稱精靈為真時，是否錯了，至今仍無定論。

帕拉塞爾蘇斯論及元素精靈軀體的物質構成時，將其肉身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我們從亞當承襲而來的肉，可見可觸。第二類肉身不源於亞當，質地更為稀薄，不受前者束縛；元素精靈的身體便由這種超實體之身構成。他說道，人之身體與自然靈身體的差異，猶如物質與靈的差異。

「然而，」他接著說，「元素精靈並非神靈，因為他們有血肉骨骼，會生活、繁衍、進食、交談、行動與睡眠，嚴格說來不該稱之為『神靈』。他們居於人與神靈之間：形貌組織近似男女，行動速度卻接近諸神靈。」（《隱秘哲學》，弗朗茲·哈特曼譯）同一作者後來稱這些生物為複合體（*composita*），因構成他們的基質彷彿是靈與物質的結合。他以顏色為喻：藍與紅相混成紫，化為新色，既不同於二者，卻又由二者組成。自然靈亦如是；他們不像純粹的靈性存有，也不像物質存在，而是由一種可稱為「靈性物質」或以太的東西構成。

帕拉塞爾蘇斯進一步闡釋：人由多種本性結合成單一整體，包括靈、靈魂、心智、身體；元素精靈卻只有一個原則，即以太；它由以太構成，也棲於以太之中。讀者須謹記，此處所謂以太，指的是四元素各自的靈性精質。因此，有多少種元素，便有多少種以太；有多少種以太，便有多少種自然靈的家族。這些家族各自隔絕於自身的以太中，與其他以太的居者不相往來。然而，人自身本性中有若干意識中心，能感應四種以太的衝動，故在適當條件下，可與任何元素精靈的界域溝通。

自然靈不會被物質的火、土、氣、水等粗重元素毀滅，因其振動頻率高於粗顯物質。他們僅由一種元素或原則構成，即運作其中的以太，因而並無不朽之靈；死後只是分解，回歸最初使其個體化的元素。他們死後不存個體意識，因缺乏更高載體以承載之。正因軀體由單一物質構成，其載體間幾無摩擦，身體機能幾乎沒有耗損，故能享有高壽。土以太之身壽命最短；氣以太者則最長。平均壽命約在三百至一千年間。帕拉塞爾蘇斯主張，他們生活的條件與我們世間相似，多少也會罹患疾病。一般認為這些生靈無法發展靈性，但多數具備高尚的道德品格。

論及自然靈所居的元素以太，帕拉塞爾蘇斯寫道：「他們棲身於四元素中：水精靈居於水，風精靈居於氣，地侏儒居於土，火精靈居於火。每一類僅在其所屬元素中活動，不得離開；該元素之於他們，猶如空氣之於我們，或水之於魚，且無法生存於他類的元素中。對每個元素精靈而言，其所居的元素皆是透明、不可見且可呼吸的，正如大氣之於我們。」（《隱祕哲學》，弗朗茲·哈特曼譯）

讀者應留意，不可將自然靈與無形諸界中的真正生命波混淆。元素精靈僅由一種以太性（或原子性）精質構成；天使、大天使及其他更高超驗實體，乃複合機體，具有靈性本性，並有一系列表現此本性的載體，與人相近，只是不具肉身及其限制。

自然靈哲學一般認為源出東方，很可能屬婆羅門傳統；帕拉塞爾蘇斯在畢生哲學漫遊中，從所遇的東方賢者處獲得此知識。埃及人與希臘人亦採自同一源流。以下將依帕拉塞爾蘇斯、維拉爾神父的教導，以及其他作者殘存的零星記載，分別考察自然靈的四大主要分支。

地精

這些元素精靈居住於土之稀薄身體，即土性以太，統稱為「地精」。（此名或源於希臘語 *genomus*，意為「居土者」。見《新英語詞典》。）

正如各類人經由自然的客觀物質元素而演化，各類地精也經由自然的主觀以太身而演化。地精所運作的元素，其振動頻率極接近物質之土，故對岩石、植物，乃至動物與人類界中的礦物元素，皆擁有巨大力量。有些如侏儒精，專司石、寶石、金屬，據說是隱藏寶藏的守護者。他們居於洞穴，深入斯堪的納維亞人所謂的「尼伯龍根之地」。在華格納宏偉的歌劇組曲《尼伯龍根的指環》中，阿爾貝里希自封為侏儒精之王，驅使這些小生靈為他聚斂埋藏於地底的財寶。

除侏儒精外，尚有其他地精，通稱樹木與森林精怪。林地精靈、薩堤爾、潘神族、樹精、樹附精、杜爾達利斯、精靈、布朗尼與森林小老人，皆屬其類。帕拉塞爾蘇斯言道，地精以某種物質築屋，近似於雪花石、大理石與水泥；然此等材質的真實屬性難明，於世間物質中無可對應。有地精聚族而居，自成社群；亦有地精生於其所司職之實體，與之共生共滅。譬如樹附精，便與所依之植物或樹木同生同死。據說每一叢灌木、每一朵花，皆有其自然靈，常以植物之軀為居所。古代哲人認為，智性原則遍顯於自然諸界，因此，心智未發展的生物所展現的選擇能力，實為自然靈意志所為。

C. M. 蓋利在《古典神話》中寫道：「古時異教有一可喜之處，即樂於將自然的每一運作歸因於神明的作用。希臘人想像大地與海洋諸域皆住滿神靈，他們將種種現象歸於神靈的作用，而今日哲學則歸之於自然法則的運行。」故而，元素精靈會為其所照護之植物接受或拒斥養分，沉積色素，護存種子果實，履行諸般有益職司。每一物種，皆由不同而相應的自然靈照護。例如，與毒灌木共生者，貌多可憎。據說毒芹的自然靈形似微縮人骨，僅覆半透明薄肉。他們居於毒芹之內，依毒芹而生；毒芹若遭砍伐，便隨斷枝同枯，直至共亡；然只要灌木尚存一息生機，即示此元素守護者猶在。

巨樹亦有其自然靈，且形體遠大於草木之元素精靈。侏儒精之職，包括鑿切岩中晶體、育成礦脈。當地精作用於動物或人類時，只限於與自身本性相應的組織。因此它們多作用於骨骼，因骨屬礦物界；古人深信，若無元素精靈協力，骨折肢體殆難復原。

地精身形不一，多數遠小於人，然有些可隨意變換體型，因其運作之元素極具流變性。維拉爾神父曾論及：「大地直達地心之處，皆滿佈地精；彼等體態微細，守護寶藏、礦石與珠玉。聰慧友善，易於統御。」

然非所有權威皆認地精性情溫良。許多人指其本質狡黠險惡、頑劣難馴、信實不足。然而，諸位作者都同意：一旦得其信任，彼等即忠誠不貳。古代哲人與入門者皆受教導知曉此神祕小族，學會與之溝通，邀其協助成就重大事業。然賢士常受警告：萬不可背叛元素精靈的信任；若然，此不可見生靈將經由人之主觀心性，使其飽受無盡苦楚，乃至終趨毀滅。神祕學家若只為他人服務，地精即願助之；若他出於私心，圖謀憑彼等之力攫取世俗權勢，地精必以無情狂怒反噬。欺瞞亦然。

地精於一年中特定時節舉行大聚，正如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所示，元素精靈齊集，歡慶自然之美與和諧，並期望豐收。地精奉一王為尊，既愛戴亦極敬畏。王名戈布；其臣民故常被稱作戈布林。中世紀神祕學家將創造之四方分派予自然靈四界；地精既屬土性，遂配北方，即古人視為黑暗與死亡所出之方位。人類氣質的四大類型中，其一歸屬於地精；因多地精居於洞窟幽暗、森林深鬱之中，其氣質遂被說成憂鬱、陰沉而沮喪。此非謂他們自身必懷此性，而是指特別能支配性質相近的元素。

地精婚配成家，女性稱女地精。有些著衣，衣料由所居元素織就；亦有衣裳渾如己身一部分，似獸皮毛髮隨體共生。據說地精食慾無厭，將大部分時間花在進食上，然皆以勤勉盡責之勞換取糧秣。他們多數吝嗇，喜將物品藏於祕處。頗多證據顯示，小孩常能看見地精，因他們尚未完全受物質層面所限制，多少能有意識地活動於不可見諸界。

帕拉塞爾蘇斯有言：「人居於外層元素，元素精靈居於內層元素。後者自有其住所、衣冠、禮俗、慣習、言語與治理，正如蜂有蜂后、獸有首領。」（《隱祕哲學》，弗朗茲·哈特曼譯）

帕拉塞爾蘇斯對於自然靈受環境限制的看法，與希臘神祕學家略有分歧。這位瑞士哲人相信，他們由精微無形的以太構成。據此假說，他們只在某些時刻現形，且僅對那些與其以太振動

感應相通（en rapport）者顯現。希臘人則認為，許多自然靈具備實質形體，能在物質界運作。夢的記憶常如此鮮明，醒來竟似親身經歷；究竟是肉眼視覺所見，還是以太視覺所見，有時難以準確判定，歧見或許就是由此而生。

但即便此說，仍難圓滿解釋聖耶柔米所載的薩堤爾：據稱它在君士坦丁在位時被活捉，展示於眾。其形類人，卻生有山羊的角與足。死後鹽漬保存，呈於皇帝面前，以證真實。（此奇物若有可能，或許便是現代科學所知的畸形體。）



傳統地精

出自耶勒魯普《古埃達神歌》

最常見之地精種類，乃布朗尼或精靈，一種淘氣古怪的小生靈，高約十二至十八英寸，常著綠衣或赤褐衣裳。貌多蒼老，白鬚長垂，體態圓腴。人可見其自樹樁孔穴急奔而出，甚或倏然沒入樹身，蹤影俱消。

水女靈

地精的作用限於土元素；同理，水女靈則作用於不可見的靈性本質中，亦即所謂濕潤以太，或液態以太。其振動率近於水元素，故水女靈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自然界中水的流向與作用。美是水女靈的基調；在藝術作品或雕塑中，他們總顯得勻稱而優雅。水元素為女性象徵，而水女靈掌控水元素，自然最常被表現為女性。

水女靈族群甚多。有些居瀑布，可見於水霧；另一些原生於湍急河流；有些棲於滴水滲流的沼澤濕地；尚有群體居清澈山湖。依古代哲人之說，每一泉有其寧芙，每一海浪有其海洋女精靈。水女靈有許多名稱，如山林水澤女神、海中女神、草澤女神、泉澤女神、水精、海女、人魚與河靈等。水寧芙常從其所居的溪流、湖泊或海洋得名。

古人描述他們時，對其若干顯著特徵看法一致。大體而言，幾乎所有水女靈的外貌與身形都近似人類；但居小溪與泉中的，體型也相應較小。人們相信，這些水女靈有時能化為常人外貌，並與男女往來。關於他們被漁夫家庭收養的傳說頗多；然而幾乎每一次，水女靈終會聽見水的召喚，返回海神尼普頓的國度。

沒聽說過有任何男性的水精靈存在。水女靈不像地精那樣建立家園，而是住在海底珊瑚洞中，或河岸湖濱蘆葦之間。凱爾特人中有一傳說：愛爾蘭在現今居民到來以前，曾由一支奇異的半神族類居住；現代凱爾特人來臨後，他們退入沼澤濕地，至今仍留。微小的水女靈住在睡蓮葉下，或在瀑布水霧噴灑的苔蘚小屋中。水女靈掌管植物、動物與人體中的生命精質與液體，凡含水之物皆有他們在場。若被人看見，他們通常近似希臘雕像中的女神，披霧從水中升起，但離水不能存在太久。

水女靈家族眾多，各有特殊限制，此處無法詳論。他們敬愛其主宰尼克莎，並不知疲倦地侍奉他。據說其性情富於生命力，創造的西方一隅被定為他們的寶座。他們頗具情感，對人類生命友善，喜愛服務人類。有時他們被描繪為騎乘海豚或其他大魚，且似乎特別愛花草；他們忠誠而聰慧地照料花草，幾乎不亞於地精。古代詩人說，水女靈的歌聲可在西風中聽見，而他們的一生奉獻於美化物質大地。



人魚

出自里科斯特尼斯《異象與怪兆編年史》

水女靈中最著名者，或許便是神話中的人魚；早期航海者認為七海皆有其蹤跡。人們相信此類生物真實存在，上半身似人，下半身似魚；這種信念也許源於遠望成群企鵝，或可能是海豹。中世紀的人魚描述還說，其髮色如海藻般翠綠，頭戴由水下植物花朵與海葵編成的花冠。

火精靈

元素精靈的第三群是火精靈，亦即火之靈；他們生活於稀薄的靈性以太中，即自然的無形火元素。若無他們，物質之火不能存在；若無火精靈協助，火柴不能點燃，火石與鋼也不能迸出火星；中世紀神祕學家相信，一經摩擦，他們便立即顯現。人無法順利與火精靈溝通，因其居於火元素中，凡接近者皆化為灰燼。古代哲人用特製的草藥與香料複方，造出許多種類的香。焚香時升起的蒸氣，特別適合作為其顯現的媒介；他們汲取薰香煙霧的以太氣息，使人感知其存在。

火精靈族類與組織之繁複，不遜於水女靈或地精。他們有許多家族，外貌、大小與尊位各異。有時火精靈可見為小光球。帕拉塞爾蘇斯說：「有人曾見火精靈呈火球或火舌之形，掠過田野，或窺入屋中。」（《隱祕哲學》，弗朗茲·哈特曼譯）

中世紀自然靈研究者認為，最常見的火精靈形態似蜥蜴，長一英尺或更長，可見為發光有尾類，在火中扭動爬行。另一群則被描述為燃燒的巨人，身披飄垂長袍與片片火焰鎧甲。若干中世紀權威，其中包括維拉爾神父，主張查拉圖斯特拉（瑣羅亞斯德）是維斯塔（據信為挪亞之妻）與偉大火精靈奧羅馬西斯之子。因此，自此以後，波斯祭壇上便長燃不滅之火，以敬奉查拉圖斯特拉的火焰之父。

火精靈的一支極重要，名曰阿克特尼基。其形模糊如光球，夜間浮游水面，偶現為船桅索具上的叉狀火焰，人稱聖艾爾摩火。火精靈乃元素精靈中最強悍者，其統治者名為金（Djin），是一尊雄偉可畏的火焰之靈。此類存在十分危險，智者常受警告遠避，執意研究往往得不償失。古人將熱與南方相關聯，故以此一隅為火精靈之座；凡秉性烈如火、疾如風者，皆受其影響。在人與動物體內，火精靈藉由體熱、肝臟與血流，作用於情感本性。世間溫熱，實賴其力。



依帕拉塞爾蘇斯所述之火精靈

出自帕拉塞爾蘇斯《三十幅魔法圖解》

埃及人、迦勒底人與波斯人常因火精靈光輝燦爛、力量巨大，而誤奉其為神祇。希臘人仿效早期民族，將火精靈神格化，並為向他們致敬，令香火與祭壇之火長燃不熄。

風精

智者言，尚有第四類元素精靈，即風精，居於氣元素之中。此氣非世間大氣，乃不可見、不可觸的靈性媒介，一種以太物質，精微遠勝空氣。柏拉圖《斐多》載蘇格拉底臨終之語，有云：

「地上有動物與人類，有些居於中域，另一些（即元素精靈）則以空氣為居域，正如我們依海而居；還有一些住在近大陸、為空氣環繞的島嶼上。空氣之於他們，猶如水之於我們；以太之於他們，猶如空氣之於我們。其所處季候調和，故無疾病（帕拉塞爾蘇斯駁斥此說），其壽亦遠長於人。彼等視覺、聽覺、嗅覺及諸感官皆更臻完善，正如空氣比水清，以太又比空氣清。更有神殿聖所，諸神居焉；他們能聞神音，得神諭，知神在，與神語。他們見日月星辰之真實面貌，其福樂亦與此相稱。」

風精據說居於雲間與四周空氣之中；然而其真正家園，則在群山之巔。

安東尼·托德·湯姆森註釋薩爾韋特《玄祕科學》時寫道：

「法伊（Fayes）與仙靈（Fairies）顯然源自斯堪地那維亞。雖然『仙靈』一名，據說來自波斯語『佩里』（Peri），或毋寧說是由其轉化而成；佩里乃想像中的善靈，職在護人免遭邪咒。然更可能之說，是溯至哥德語『法古爾』（Fagur），正如『精靈』（Elves）一詞源於『阿爾法』（Alfa），為此族類通稱。若依此源，則英國民間仙靈信仰的興起，或可追溯至丹麥人征服英格蘭之時。人視其為微小靈動之空中生靈，美麗活潑，待人多善，所居之地稱仙境或阿爾夫海姆。他們不時現身塵世，離去後在草野上留下圓環，乃月下舞蹈時踏過帶露草地所留下的痕跡。」

古人認為，風精負責塑造雪花與聚集雲氣；後者尤得水女靈協助，由其提供所需水氣。風為其座駕，故古人稱之「氣之靈」。風精乃一切元素精靈中最高者，蓋其本質振動頻率至高。其壽數百至一千年，似無衰老之相。風精之首領名帕拉爾達，傳說居於地球最高的山峰。女性風精謂之女風精。

風精、火精靈與寧芙，據信皆與古代神諭深有關聯；事實上，從地底深處與高空之中發聲的，正是他們。

風精偶化人形，然為時甚暫。其體型大小不一，多不逾常人，甚或更小。據說，風精曾接納人類入其群體，並允許長居於此。帕拉塞爾蘇斯亦曾記此事，然肉身之人能否至此，終屬可疑。也有人稱希臘繆斯即風精，蓋此類靈體常聚於詩人、藝術家、夢者的心智周圍，以其對自然之美與運作的深刻認識啟發人心。創造之東方一隅屬風精。其性歡快善變，奇趣難測。天才人物特具之氣質，據說來自風精的協助；然這亦帶來風精式的反覆無常。風精作用於人體內的氣體，間接牽動神經系統，其飄忽不定由此可見。他們無固定居所，遊走四方，是元素中的遊牧者，亦是宇宙智性活動中永動不息的無形力量。

總論

古人有別於帕拉塞爾蘇斯，認為各元素界能彼此交戰，元素相剋即是其彼此不合。譬若雷擊岩石而碎之，則視為火精靈攻伐地精。然四元素界的以太彼此振動不相應，各在自身界域內，無

法相侵。它們僅能間接作用於共同基質，即它們皆可施加影響的物質層面。

同族相殘則是尋常事，一支地精軍隊會突襲另一支。古人將自然力量個別化、人格化，賦予其近人的性情，並預期他們展現典型人類的矛盾，以解釋自然表面的不諧。黃道四個固定星座分屬四元素界。地精帶金牛座性情；水女靈有天蠍座特質；火精靈則體現獅子座的構成；風精則掌管水瓶座所發出的力量。

基督宗教將所有元素精靈一概歸為惡魔。這一名稱影響深遠卻引人誤解，因在普遍認知裡，「惡魔」總與邪惡相連；然自然靈本質上如礦物、植物與動物，並不懷有惡意。許多早期教父自稱曾遇元素精靈，並與之辯論。

如前所言，自然靈本無永生之望，雖有哲人主張，在極少數情況下，通曉隱微之理的開悟者或啟悟者，或能將不朽賜予他們。正如物質世界會分解，物質的以太對應體也會分解。正常情況下，自然靈死亡時，僅是消解回其最初所出的透明精質。任何進化與成長，只留存於那原初精質或元素的意識中，而不記錄於元素精靈短暫個體化的形體之中。自然靈缺乏人類的複合結構，沒有人的靈性與心智載體，因此在理性智能上低於人；但因其作用限於單一元素，反而發展出專門化的智性，對於自身所屬元素領域的理解，遠超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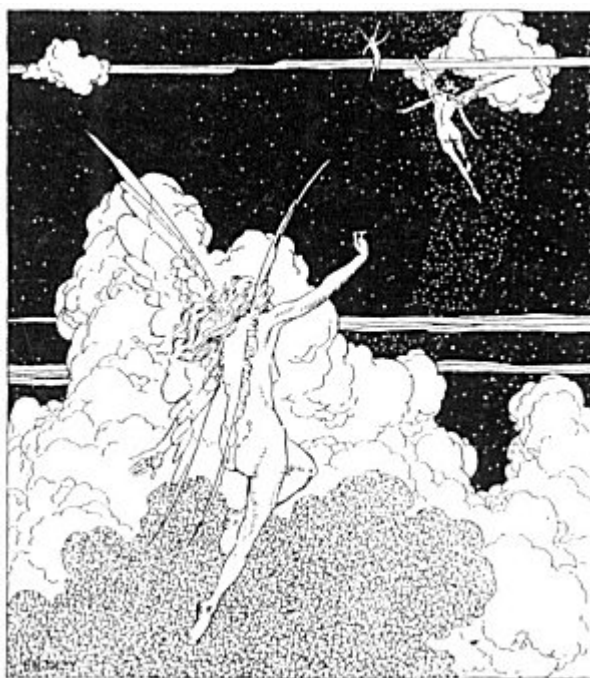
教父們曾不加區別地以「夢魔」與「女夢魔」稱呼元素精靈。然而夢魔乃邪惡且悖逆自然的造物；元素精靈則泛指居於四元素精質中的眾生。據帕拉塞爾蘇斯所言，男夢魔與女夢魔是寄生體，以星光界的邪惡思想與情緒為食。這些名稱亦用於巫師與黑魔法師的超物質機體。這些幼蟲靈（larvæ）絕非虛構，卻是由想像力創造的產物。古賢視其為惡習的無形成因，因它們縈繞於道德薄弱者周圍的以太中，不斷煽動其沉溺於墮落行徑。它們因此常出沒於煙館、劣酒肆與妓院的濁氣裡，附著於那些已自甘墮落的不幸者。人若耽溺成癮藥物或烈酒，感官麻痺，便會暫時與這些星光界居者感應相通（en rapport）。吸食大麻或鴉片者所見的天園美女（houris），以及譫妄患者所見的駭人怪物，皆屬下界生物；唯有以惡行吸引他們的人，才會看見。

吸血鬼則異於元素精靈，也不同于男女夢魔。帕拉塞爾蘇斯定義吸血鬼為一人之星光體，無論在世或已死（通常為後者）。這種吸血鬼企圖奪取生者的生命能量，挪為己用，以延續自身在物質層的存在。

帕拉塞爾蘇斯在《論靈性實體》中如此描述這些惡性存有：「健康潔淨之人不為其所附，因唯有人在心中為其騰出空隙時，這些幼蟲靈方能作用。健全心智如一座堡壘；未得主人意許，它們無法侵入。一旦容其進入，它們便煽動情慾，催生渴念，在腦中滋長惡意。它們使獸性智力更加敏銳，卻窒息道德感知。邪靈只附著於那些動物本性凌駕一切之人。受真理之光照亮的心智，不會被佔據；唯有慣於屈從低等衝動者，才屈服於其影響。」（見弗朗茲·哈特曼《帕拉塞爾蘇斯》）

《加巴利斯伯爵》提出一種奇特觀念，且與傳統看法頗有出入：他認為所謂「無玷受孕」，乃指人類與元素精靈的結合。他列舉此類結合所生的後裔，包括赫拉克勒斯、阿基里斯、埃涅阿

斯、忒修斯、麥基洗德、神聖的柏拉圖、提亞納的阿波羅尼奧斯，以及魔法師梅林。



風精

霍華德·伍基素描

風精是多變的實體，來去如電。他們經由世間之氣與以太運作，對人類懷有善意。其形象幾乎總帶雙翼，時而如小型智天使，時而似纖細仙靈。

赫爾墨斯藥物學、化學與治療學

療癒之術原為祭司階層的祕密學問之一；其來源之謎，亦被遮蔽宗教信仰起源的同一重帷幕所掩。凡屬高深知識，起初盡歸祭司階級掌握。神殿是文明的搖籃。祭司行其神聖特權，立法施令，冊立君王並加以控制，照料生者之需，引渡死者之途。一切學問皆由祭司壟斷；唯有智德兼備、堪承其奧祕者，方得入列。柏拉圖在《政治家》中所言，正切此題：「……在埃及，國王若無祭司之權，便不得為王；若出身其他階級而以暴力奪得王位，也必須編入祭司階層。」

凡欲入祭司階層者，須經嚴酷試煉，證其配得。此等考驗，謂之「入門」。通過者受祭司迎為「弟兄」，授以祕傳。古人從不視哲學、科學、宗教為各自獨立；三者皆被看作整體不可或缺的部分。哲學兼有科學與宗教性；科學兼有哲學與宗教性；宗教兼有哲學與科學性。圓滿智慧，須調和此三種心智與道德之表現，方能達成。

現代醫師尊希波克拉底為醫學之父，古代治療派（*therapeutæ*）則認為，療癒之術的創立，應歸功於不朽的赫爾墨斯。亞歷山大的革利免論及赫爾墨斯諸書時，將其聖典分為六類，其中「帕斯托福魯斯」（*Pastophorus*）專述醫學。埃布隆谷所發掘的翡翠碑（又稱翠玉碑），常歸赫爾墨斯名下，實為高等祕傳的化學要訣。

公元前五世紀，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首將療癒術自神殿其他科學中分離。後果之一，便是今日盛行的粗鄙科學唯物主義。古人深知諸科學彼此依存；今人卻不明此理。於是，殘缺的學問體系，欲維持孤立個體性。當代研究室礙重重，多半源於偏見所設的限制，拒斥凡超越人類五感具體知覺之物。

帕拉塞爾蘇斯醫學哲學體系

中世紀時，久被冷落的赫爾墨斯智慧公理與要訣，再次被蒐集、記錄，其準確性也得到有系統的檢驗。特奧弗拉斯圖斯·馮·霍恩海姆自稱「帕拉塞爾蘇斯」（意為「超越塞爾蘇斯」）；今人對古代醫學體系所知，多賴其功。帕拉塞爾蘇斯傾盡一生，鑽研並闡發赫爾墨斯哲學。一切觀念與理論，皆為他可用之材；縱使當今醫界仍貶其名，一如當年攻訐其學，玄祕世界卻曉得，他終將被承認為史上最偉大的醫師。帕拉塞爾蘇斯那異端奇特的氣質，曾遭敵手用作攻訐之柄；他喜好漫遊，亦被譏為流浪。然而，少有人如他，能以智慧調和療癒術與異教、基督教哲學宗教體系。

帕拉塞爾蘇斯為己辯護，申明自己有權走遍天下、向各階層求取知識，寫道：「故而我認為，迄今為止的遊歷求索，既正當而有價值，應受稱許，而非責難。願請大自然為證：凡欲探究其道者，必以雙足讀遍其書。文字之書憑字母來探究；自然之書須由一地至一地而讀，多少疆土便是多少書頁。自然之卷帙如此，其頁亦當如此翻閱。」（約翰·馬克森·斯蒂爾曼《帕拉塞爾蘇斯》）

帕拉塞爾蘇斯乃偉大觀察者，最了解他的人譽之為「第二赫爾墨斯」與「瑞士的赫爾墨斯」。他踏遍歐陸，甚或遠涉東方，一面驅逐迷信，一面搜求據稱失落的教義。他自吉卜賽人習得許多單方藥的用途，又似從阿拉伯人處知曉護符製法與天體影響。帕拉塞爾蘇斯認定，醫治病者遠比固守醫學正統重要；因而他捨棄原本尊嚴的醫師生涯，寧終生受迫，也要猛力抨擊當代治療體系。

他心中最重要的假說是：宇宙萬物，皆有其用。這解釋了他何以自墓碑割取真菌，又於午夜以玻璃承接露水。他是真正探觸自然祕奧之人。眾多權威視其為動物磁力術的發現者；而梅斯梅爾正是研讀這位偉大瑞士醫師的著作後，才發展出此術。

帕拉塞爾蘇斯對當時狹隘醫學體系的徹底輕蔑，深信該體系之不足，可見於他本人古樸之言：「然而，由未知原因所生的疾病，遠多於由外力所致者；對此類疾，我輩醫師既不知其因，便無從去除其因，亦無藥可施。其所能為，只是觀察病者，揣度其狀；若所予之藥未導致嚴重傷害，也未阻其康復，病患便覺滿足。俗醫中之最佳者，即害人最少者。不幸的是，有人以水銀毒害病者，有人將其瀉死或放血至死。有人學問過豐，以致學問驅逐常識；亦有人關切己利，遠甚病者安康。疾病不會屈就醫師之知識而變其狀；醫師當明疾病之因。醫師應為自然之僕，而非自然之敵；他應能引導自然為生命而奮戰，而非以無理干預，在康復之路上增添新的阻礙。」（出自《帕拉格拉努姆》，弗朗茲·哈特曼譯）

赫爾墨斯醫學的根本信條，在於相信一切疾病幾乎皆源於人不可見的本性，即星光體（Astrum）。赫爾墨斯學者並非漠視肉體，而是深信：人的物質形構，乃其不可見靈性原則的流溢與客觀化。以下簡述帕拉塞爾蘇斯所持的赫爾墨斯原理；雖屬綱要，仍力求周延。

自然中存在一種生命基質，萬物賴以存續。其名為生命原力（archæus），亦即生命力，等同於古人所謂的星光界流質或靈性之氣。埃利法斯·利維如此描述此實質：

「光乃創造性媒介，其振動即萬物的運動與生命；潛藏於宇宙以太中的光，環繞吸收中心而放射；這些中心被充滿後，反過來投射運動與生命，形成創造之流。光在星辰中星光化，在動物中動物化，在人類中人化。光使植物生長，在金屬中閃耀，產生一切自然形相，並以宇宙共感之法則平衡萬物。這便是顯出磁性現象的光，帕拉塞爾蘇斯曾洞見此：它浸潤血液，從吸入之氣中釋放，再由肺這具赫爾墨斯風箱排出。」（《魔法史》）

此生命能量源自地球的靈性身體。一切受造物皆有二體：一可見而實質，另一不可見而超然，乃由物質形相的空靈對應體構成，是生命力的載具，可稱為生命體。此空靈影鞘並不隨死亡消散，而會留存至肉體徹底分解。墓地周遭所見的「空靈雙身」，由此生出鬼魂之說。空靈雙身的質地遠較肉身精細，因此對衝擊與失調更為敏感。許多疾病實則起於此星光體的紊亂。帕拉塞爾蘇斯教導：人若懷有病態心念，便會毒化自身的星光體；這種感染擾亂生命力的自然流動，日後即顯現為肉體疾患。一切植物與礦物，皆具由此星光體構成的不可見本性，唯顯現方式各異。

關於花的星光體，詹姆斯·加法雷爾於 1650 年寫道：「我答曰：縱使花被切碎、搗爛，乃至燒成灰燼，憑自然某種祕密而奇妙之力，其汁液與灰中，仍存留與原先相同的形相圖像。那形相雖不可見，術士卻能施術引之顯現，令目可睹。對只識書名者，此事或顯可笑；但有意探究者，只須查閱當代卓越化學家杜謝納先生（S. de la Violette）之作，便見此理得證。他曾見克拉科夫一位傑出波蘭醫師，將當時所有已知草藥的灰保存於玻璃器中。倘有人好奇，欲觀其一，例如玫瑰，醫師即取出藏玫瑰灰之器，置於燃燭之上。灰燼初感熱力，便開始移動，隨即升起，散布玻璃四周，頃刻凝成一團暗雲。此雲裂為數份，終而呈現一朵玫瑰，鮮麗、完美、生意盎然，恍若樹上採下，實體而芬芳。」（《關於波斯護符雕刻的未聞奇事》）

帕拉塞爾蘇斯認為，星光體失調乃疾病主因，便試圖令其重歸和諧，方法是讓患者接觸其他物體，獲得該物體的生命能量或補足所需元素，以克服患者氣場中的病況。一旦將不可見之因解除，疾病便迅速消逝。

帕拉塞爾蘇斯稱生命力的載體為載體（mumia）。疫苗即物質載體一例，承載半星光界的病毒。凡能傳遞生命力之媒介，無論有機無機、實質或部分靈化，皆可名為載體。載體最普遍的形式是以太；現代科學已將以太納為假設性物質，充當生命能量界與有機、無機物質界之間的媒介。

若無載體，則無法駕馭宇宙能量。食物便是佳例。人並非從已死的動植物組織中汲取養分；而是在將其結構納入己身時，首先掌握該動植物的載體，即星光體。加以掌握後，人體組織方能導引生命力之流，為己所用。帕拉塞爾蘇斯說：「生命之構成，蘊於載體；只要授以載體，即授以生命。」此即護符與護身符具療效之祕：構成其物質的載體乃通道，連結佩戴者與宇宙生命力的特定顯現。

依帕拉塞爾蘇斯之說，動物與人呼出的二氧化碳，由植物攝取，淨化大氣；同理，植物與動物也能接收人體轉移的病氣。這些低等生命的機體與需求異於人類，往往能將病氣吸收，不受損害。偶有植物或動物死亡，那是為保全更高智性、更有用的生命而犧牲。帕拉塞爾蘇斯發現，無論何種情形，患者症狀皆能逐漸減輕。待低等生命完全吸收來自患者的載體，或因無法吸收而死亡分解，病人便告痊癒。然而，要判斷哪種草藥或動物最易承接各種疾病載體，尚須多年探究。

帕拉塞爾蘇斯亦察覺，許多植物的外形，暗示了它最能療癒的人體器官。其醫學體系便奠基於此：若能移除患者組織中帶病的載體，轉移至遙遠、無關且價值較低之物，便能切斷那股滋養疾病、使其不斷復甦的生命力之流。疾病的表現載體被移植後，生命力自會隨其載體而去，病人遂得康復。

De
LAPIDE PHILOSOPHICO
PER BREVE OPUSCULUM,
QUOD AB IGNOTO ALIQUO GERMANICO Philosopho, pene ante ducentos annos,
conscriptum & LIBER ALZE nuncupatum fuit,
nunc vero in lucem editum.



FRANCOFURTI
Apud HERMANNUM a SANDE.

Anno M DC LXXVII.

《阿爾澤之書》扉頁

出自《赫爾墨斯博物館：修訂增補版》

此標題頁再次展示赫爾墨斯與煉金術的象徵。神聖金屬的七角星，黑點朝下，象徵土星，即毀滅者。從黑點左側緊鄰之處起，順時針閱讀外圈七個拉丁詞的首字母，便能拼出隱祕之詞：VITRIOL。

赫爾墨斯關於疾病成因的理論

赫爾墨斯哲學歸納疾病七大成因。首為邪靈，由墮落行為所生，依附宿主生命能量維生。次為靈性與物質本性的失調；二者失衡，便導致心智與身體的低下狀態。第三是不健康或異常的心智狀態。憂鬱、病態情緒，以及貪慾、貪婪與仇恨等過度激情，皆能汙染載體；載體再反噬肉身，形成潰瘍、腫瘤、癌症、熱病與肺癆。古人將病菌視為受邪惡流溢浸染的載體單元。換言之，病菌是人類邪思惡行所滋生的微小生命。

第四因乃東方所謂的業力，即補償法則；此法則要求個體為往日過失全數償付。醫師干預此法則時須極謹慎，以免擾亂永恆正義的計畫。第五是天體的運動與相位。星辰不強迫人罹病，只促使疾病發生。赫爾墨斯學者教誨：強者主宰星辰，弱者受星辰主宰。此五因皆屬超物質層次，須以歸納演繹細究，並考量患者生平與性情，方能評斷。

第六因乃誤用能力、器官或功能，如過度勞損肢體或耗竭神經。第七是體內存在異物、雜質或阻塞。此項涵蓋飲食、空氣、陽光以及外來異物。此列表不包意外創傷；創傷不屬疾病範疇，卻常是業力法則展現的途徑。

依赫爾墨斯學者，疾病可循七途預防或克服。其一，醫師以咒語與召令，驅使致病邪靈離體。此法或源於《聖經》記載：耶穌命鬼離人入豬。有時邪靈受他人指使侵害患者，此時醫師可令其返回差遣者。記載中，邪靈或如煙雲自口逸出，或如火焰自鼻竄離，甚有化為鳥雀蟲蛾之說。

第二種療癒由振動達成。吟誦咒語、唱念聖名，或是演奏樂器並歌唱，可以中和身體的不諧。有時醫師在病人眼前展示各色物件，因為古人多少懂得色彩治療學的原理；這套原理，如今正重新受到重視。

第三種方法仰賴護符、符咒與護身符。古人相信行星支配人體功能，也相信以不同金屬製成符物，便能抵擋各星的惡性影響。例如貧血者缺鐵；鐵歸火星掌管。為了將火星影響引至患者身上，則在其頸項懸掛一枚鐵製護符，上面刻有祕密指示，據說能召請火星之靈。若是體內鐵質過多，病人則佩戴另一枚護符，使用與火星相剋之行星所對應的金屬製作。這枚護符的作用，在於抵消火星能量，從而恢復正常。

第四種方法憑草藥與單方藥。古代醫師雖用金屬護符，卻不贊成將任何礦物藥內服。草藥才是他們最偏愛的療方。草藥如金屬一樣，各自對應一顆行星。醫師先按星辰診斷疾病與病因，再施以相應的草藥解方。

第五種療病之道是祈禱。所有古代民族都相信，神明慈悲的代求可以減輕人間疾苦。帕拉塞爾蘇斯說過，信心能治一切病症，只可惜少有人具備足夠的信心。

第六種方法重在預防而非治療，即調節飲食與生活習慣。若能避開致病之物，便能保持健康。古人視健康為人的常態；疾病則是漠視自然法則的結果。

第七種方法屬於「實用醫學」，主要包括放血、瀉下等療法。這些手段若能適度使用，自然有益；一旦過度，便十分危險。許多有用之才，因劇烈瀉治或放血過度，竟早逝二十五年，甚至五十年。

帕拉塞爾蘇斯運用全部七種方法；連他最惡劣的敵人也承認，他達成了近乎奇蹟的療效。霍恩海姆舊莊園附近，某些季節的露水極重；帕拉塞爾蘇斯發現，若在特定的行星排列下採集露水，便能得到一種具有奇異藥性的水，因其已吸收了天體特質。



約翰·巴普蒂斯塔·馮·海爾蒙特

出自馮·海爾蒙特《醫藥技藝的出路》

十七世紀初，比利時煉金術士馮·海爾蒙特（世人以「氣體」一詞區別其他種類之氣，也歸功於他）曾實驗 A--- 之根。他以根觸碰舌尖，未吞嚥任何物質，結果如下：

「頃刻間，我的頭彷彿被繩索緊縛；隨後發生一件從未經歷的奇事。我驚覺自己不再以頭顱感受與思考，而是在胃部感受與思考，意識彷彿移居胃中。這異常現象令我驚恐，遂自問並內省；卻只更確信，我的知覺變得更大、更全面。」

「此種心智明澈伴隨極大愉悅。我毫無睡意，亦未作夢；全然清醒，健康無礙。我曾有過狂喜經驗，但與此胃部狀態毫無相通；此時彷彿是胃在思考與感覺，幾乎排除了頭部一切協作。友人擔心我將發狂。」

「然而我對上帝的信仰與順服，很快驅散恐懼。此狀態持續兩小時，之後略有暈眩。後來我多次再嘗 A---，卻再未能重現此感。」（P. 戴維森刊於《槲寄生及其哲學》）

馮·海爾蒙特只是偶然觸及上古祭司祕術的人之一；但彼時無人足以全然領會古代赫爾墨斯祕奧。由其所述推斷，該草藥很可能暫時麻痺了腦脊髓神經系統，致使意識被迫改經交感神經系統及其「腦」，即太陽神經叢，來運作。

赫爾墨斯草藥學與藥物學

田野草藥對早期異教徒是神聖之物；他們相信眾神創造植物，正是為了醫治人類疾病。每一種根莖與灌木，只要正確預備、妥善應用，都能減輕痛苦，或發展靈性、心智、道德乃至身體的力量。P. 戴維森在《槲寄生及其哲學》中，對植物獻上這段美麗頌辭：

「世人曾為花草之語著書；詩人自古便與之進行最甜美、最深情的交談；君王也樂於取其精華以薰香自身。但對真正的醫者，即自然的大祭司而言，花草所發出的聲音，卻遠更高貴、更為崇高。沒有一種植物或礦物，已向科學家揭盡其全部性質。既然如此，他們又怎能斷定：每一項已知性質之外，植物的內在本性中不會還藏有許多力量？花被稱作『大地之星』，何其恰當；既為星辰，豈能不美？它們自誕生以來，豈不就是白日在燦爛陽光中微笑，夜晚在星光下安眠嗎？它們豈非來自另一個更靈性的世界，降臨我們世間，因為神造了『田野各樣植物，乃其未在世間生長以前之態。』」

許多原始民族運用草藥療法，取得了驚人的治癒成果。中國人、埃及人與美洲印第安人，能以草藥治療現代科學尚且無解的疾病。尼古拉斯·卡爾佩珀醫師，歿於 1654 年，或許是最著名的草藥學家。他發現當時的醫學體系無法令人滿意，便將注意力轉向田野植物，最終找到一種療癒媒介，為他贏得了全國聲譽。

在卡爾佩珀醫師的體系中，占星學與草藥學相互關聯，每一種植物都受某一行星或發光體管轄。他相信疾病同樣受天體排列控制。他如此總結自己的治療體系：

「你治病可用相剋行星所屬的草藥：木星之病，以水星草藥治之，反之亦然；日月之病，以土星草藥治之，反之亦然；火星之病，以金星草藥治之，反之亦然。……治病有時也可循同性相感之法，因而每顆行星都能治其所主之病：如以日月之草藥治眼疾，土星治脾，木星治肝，火星治膽與膽汁之病，金星則治生殖器官之疾。」（《草藥全書》）

中世紀歐洲的草藥學家，僅是重新發現了埃及與希臘古代赫爾墨斯的一小部分祕密。這些早期民族幾乎奠定了所有現代技藝與科學的基礎。當時，療癒之法乃祕儀入門者所得之祕傳。膏油、洗眼藥、媚藥與藥飲，皆伴奇異儀式調製而成，其效歷歷有載。香品與香水亦廣為施用。

巴雷特於《術士》中闡其理：「吾人之靈，乃血中精純、微妙、明亮、氣性而潤澤之氣息；因此，最適合作為眼藥的，莫過於那些與我們的靈本質相近的同類氣息。緣此相似，遂能激盪、引動乃至轉化此靈。」

毒物亦曾受到深入研究；某些社會將致命草藥萃取物賜予死囚，蘇格拉底即是一例。義大利惡名昭彰的波吉亞家族，更將下毒之術推至巔峰。無數才智卓絕的男女，都遭波吉亞家族祕傳數百年的超凡化學知識悄然除去。

埃及祭司發現，若干草藥萃取物能暫啟靈視，遂用於祕儀。藥物或摻入候選者飲食，或調為聖飲賜予，並明言其性。服後不久，初入門者便覺眩暈襲來，身似飄浮虛空；肉體雖失知覺（由祭司守護以免不測），候選者卻歷經種種異境，醒後猶能述之。以今人觀之，實難想像一門技藝竟能精進如斯：憑藥飲、香水與薰煙，幾可瞬時誘發所欲之心智狀態；然此術確存於早期異教祭司階層之中。對此，十九世紀神祕學巨擘 海倫娜·布拉瓦茨基曾書：「植物亦蘊奇妙玄祕屬性；夢草與咒草之祕密，早為歐洲科學所遺忘，更遑論能理解。只剩下鴉片、大麻等寥寥數例。然即便此少數藥材，能影響人體心神，亦被視作暫時性癡狂之證。色薩利與伊庇魯斯的巫女、薩巴茲

俄斯儀式的女祭長，縱其聖所傾頹，其祕密仍保存；凡識蘇摩之本質者，亦通曉眾草之性。」（《揭開伊西斯的面紗》）

草藥複方曾用於神諭，用以喚起暫現靈視，德爾斐神諭尤為如此。人在這種被誘發的恍惚狀態中所言，皆被奉為預言。現代靈媒藉自我誘發的僵直恍惚，來傳述訊息，與古先知頗有類同；然多數時候，其預測遠不及古代精準，蓋因當世卜者不懂自然的隱祕力量。

據祕儀教導，進入高階入門階段時，眾神親臨教化候選者，或至少蒞臨其側；此臨在本身即是恩典。諸神居不可見之境，唯以靈體顯現；初入門者若無藥物激發靈視中樞（或即松果體），則絕難察覺神臨。古代祕儀中，無數入門者堅稱曾與不朽者對話，親睹神容。

當異教傳統的標準日益敗壞，祕儀也隨之分裂。真正的開悟者離群隱去，攜核心祕奧悄然消逝。餘眾則如失舵之舟，漸漂向墮落與瓦解的暗礁。若干次要祕密法式落於凡俗之手，遭其扭曲；如酒神祭狂歡等，藥物混入酒漿，遂成為狂歡縱慾的真正原因。

世間某些地域，其井、泉或湧水因流經礦脈而具聖性。神殿多築於此類地脈之畔；有時，附近天然形成的洞穴也會被聖化，奉獻給某位神祇。

「人若欲入祕儀，或前來求諸神賜予預言夢，皆先經長短不一之齋戒，再食特製餐飲，亦飲神祕藥劑，如特洛福尼俄斯洞窟中勒忒的遺忘之水，與摩涅莫緒涅的記憶之水，或厄琉息斯祕儀的基刻翁之水。各種藥物可輕易摻入食物或飲料中；至於用何種藥，則取決於要使受用者進入何種身心狀態，以及他希望獲得何種異象。」（薩爾韋特《玄祕科學》）同書亦載，早期基督教某些教派曾被指控用藥，其目的與異教徒大抵相類。

阿薩辛派——常稱雅茲迪人——展現藥用方面一個頗值得注意的面向。十一世紀，此教團奪阿拉蒙特山堡壘，立基於伊拉克。創始人哈桑·薩巴赫，人稱「山中老人」，被疑以麻醉藥控制信眾。哈桑令追隨者相信自己身居樂園，唯生前絕對順服，方可永駐其中。德·昆西於《一個鴉片食用者的自白》細述罌粟製品所致的特殊心神效應；或正因此類藥用，方滋養了雅茲迪人滿懷的樂園幻念。

歷代哲人皆教：可見宇宙只是全體一隅；依此類推，人之肉身實為其複合存在中，最微不足道者。今之醫學體系幾近全然忽視超物質之人；鮮少追究病因，徒費力於消弭表面症狀。帕拉塞爾蘇斯當世已見醫者同弊，因而慨言：「祛除疾病不可見之因，或是只消除外在症狀，二者涇渭分明；前者屬魔法，後者則屬醫術、巫法與庸技之流。」（弗朗茲·哈特曼譯）

疾病是不自然的，乃是器官或組織內部，或彼此之間失調的證據。唯有恢復和諧，才能重獲持久的健康。赫爾墨斯醫學最卓越之處，在於它認識到：所謂身體疾病，多半源於靈性與身心層面的失調。古時祭司兼醫者極善施用暗示療法。美洲印第安人中，「薩滿」或「醫藥人」憑神祕舞蹈、召請與符咒驅除病痛。此類巫者縱使不通現代醫術，仍成就無數療癒，此事深值玩味。

古埃及祭司的治病儀式，乃基於他們對人心智運作的透徹洞察，及其對身體構造的複雜影響。埃及與婆羅門的祭司，早已通曉振動治療學的根本原理。他們憑吟唱與咒語，強調特定的母

音與子音，激起振動，驅散淤滯，助自然修復受損肢體與耗竭的機體。這套振動法則，亦用於人的靈性構造：憑誦唱喚醒潛藏意識中樞，從而大幅提升內在本性的敏銳度。

《白晝出行書》（即《埃及死者之書》）中許多埃及祕密保存至今。雖有良好譯本，其中魔法段落隱含的深意，卻鮮為人解。東方民族深知聲音蘊藏動力。他們明白，每個吐出的字詞皆具威力；特定語詞組合能在周遭不可見的宇宙中，掀起力量漩渦，深刻撼動物質實相。那創世的「聖言」、共濟會苦尋的「失落之言」，以及印度傳統中的創造性音調，即由「A. U. M.」象徵的三重聖名，皆彰顯了聲音原則受到崇敬。

現代科學所謂「新發現」，往往只是重新發掘古代異教祭司與哲人早已洞悉的祕密。人對人的殘暴，導致典籍與儀軌散佚；這些智慧若得留存，本可化解此文明諸多重大困境。種族以劍與火抹除前人的紀錄，終究因毀棄自身所需的智慧，無可避免地走向早夭的命運。



尼古拉斯·卡爾佩珀

出自卡爾佩珀《天象徵兆學》

這位著名的醫師、草藥學家兼占星家，將大半生都用於遍訪英格蘭的丘陵與森林，編錄了數百種藥草。卡爾佩珀譴責同時代醫師反自然的方法，寫道：

「這既不合我意，對我也無甚益處；於是我請教兩位弟兄——理性博士與經驗博士，又啟程拜訪我的母親自然。在她指引下，並得勤勉博士相助，我終於如願以償；後又蒙誠實先生——當今罕見的異客——勸我公諸於世，我便照做了。」（出自 1835 年版《草藥全書》導論）約翰遜博士說，卡爾佩珀配得後世的感激。



化學音節

出自德·蒙特 - 斯奈德斯《行星變形記》

德·蒙特 - 斯奈德斯主張，上列每一字符構成七音節詞中的一個音節，此詞本身即代表原初質料（*materia prima*），亦即宇宙的原初質。既然一切物質由七種力量，依循宇宙法則交織而成，人的七重構造與宇宙之中，便隱藏著一大奧祕。論及這七個字符，德·蒙特 - 斯奈德斯寫道：

「凡欲知原初質料的真名與字符者，當明瞭：由上述圖形相互組合，便產生音節；再由這些音節，產生『具有意義之詞』（*verbum significativum*）。」

卡巴拉，以色列的祕密教義

阿爾伯特·派克援引《超驗魔法》，如下總結卡巴拉作為共濟會祕傳學關鍵的重要性：

「人若步入卡巴拉聖殿，見其教義如此合邏輯、如此單純、同時又如此絕對，莫不驚嘆。觀念與符號的必然結合；以原初符號聖化最根本的實在；話語、文字、數字三者一體；此哲學如字母單純，如聖言般深邃無窮；其定理比畢達哥拉斯的更完備、更澄明；十根手指就能窮盡的神學，能納於嬰兒掌心的無限；十個數字、二十二個字母，三角、正方、圓，這便是卡巴拉的全部元素。此乃文字聖言的基本原則；而文字聖言，正是創世聖言的映照！」（《道德與教義》）

希伯來神學分為三層：一為律法，二為律法之魂，三為律法之魂之魂。律法傳予全體以色列子民；《密西拿》，即律法之魂，啟示予拉比與教師；而卡巴拉，那律法之魂之魂，則深藏不露，僅傳授予猶太最高階的啟悟者。

據猶太玄祕學家所言，摩西三登西奈山，每次於神前停留四十日。首個四十日，他領受銘刻律法的石版；第二個四十日，得授律法之魂；末四十日，神親授卡巴拉祕奧，即律法之魂之魂。摩西將這祕傳教義隱藏於摩西五經的前四卷；數世紀以來，卡巴拉學者皆於其中探尋以色列的祕密教義。正如靈性隱於肉身，《密西拿》與卡巴拉乃不成文律法，亦隱藏於摩西成文法典之中。卡巴拉意為祕傳或隱藏之傳統、不成文律法；依某古代拉比所言，它之所以賜予人類，乃使人能藉其深奧原理，理解外在宇宙與內在宇宙的奧秘。

卡巴拉的起源眾說紛紜。早期入門者深信，其原理早在人類墮落前，便由神授予天使學苑。天使後將此祕密傳予亞當，使墮落之人類得以憑此知識，重歸失落的本位。天使拉齊爾奉遣降世，教導亞當卡巴拉祕奧。其後不同天使亦導引各族長入此深奧之學：托菲爾教導閃，拉斐爾教導以撒，梅塔特隆教導摩西，米迦勒教導大衛。（參見《世界諸信仰》）

克里斯蒂安·D. 金斯伯格寫道：「此學自亞當傳至挪亞，再傳至神之友亞伯拉罕；亞伯拉罕攜之入埃及，並容許部分祕義外流。埃及人因而窺得一二，東方諸族亦將其融入自身哲學。摩西精通埃及一切智識，早在家鄉便已啟悟；然其學之精熟，實成就於曠野漂泊之時；他不僅傾四十年閒暇鑽研，更得天使親授。……摩西復將此教義祕傳七十長老，長老代代相承。在這綿延不絕的傳統鏈中，大衛與所羅門最深諳卡巴拉。」（見《卡巴拉》）

據埃利法斯·利維所述，卡巴拉三大經典為：《形成之書》（Sepher Yetzirah）、《光輝之書》（Zohar），以及《啟示錄》。此三書成書年代未明。卡巴拉學者稱《形成之書》出自亞伯拉罕之手。雖為諸書中最古，實則可能撰於西元 120 年，作者或為阿基巴拉比。

《光輝之書》相傳由阿基巴之弟子西緬·本·約海所著。西元 161 年，西緬拉比遭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努斯之共治者盧修斯·維魯斯判死。他攜子逃亡，藏身洞穴；父子二人在以利亞不時顯現相助之下，抄錄《光輝之書》手稿。西緬於洞中居十二年，其間闡發「大面容」與「小

面容」之繁複象徵。他在與門徒論道時離世，這位「以色列之燈」遂滅。其逝世與葬禮皆伴隨諸多異象。傳說亦言，卡巴拉祕義自太初即存，然西緬拉比乃首位獲准筆錄之人。一千二百年後，摩西·德·萊昂發現其所編之書，遂刊行以惠人世。更可能的是，摩西·德·萊昂本人約於西元1305年輯成《光輝之書》，素材取自早期猶太玄祕學家口耳相傳之祕義。歸於神學家聖約翰的《啟示錄》年代亦難考，作者身分從未得確證。

因《形成之書》篇幅簡短，且為卡巴拉思想之鑰，本章將其全文收錄。《光輝之書》從未完整譯成英文，但有法文譯本可循。（S. L. 麥葛瑞格·馬瑟斯曾英譯其中三卷。）此書蘊藏大量哲學信條；本書已將其精要意譯收錄。

很少人察覺卡巴拉主義對中世紀基督教與猶太思想的深刻影響。它教導：聖典之內藏有隱晦教義，那正是解經的鑰匙。教宗徽章上的交叉鑰匙便象徵此事。許多博學思想家曾追尋那些能救贖人類的奧祕真理；其努力並非徒然，後來的著述足可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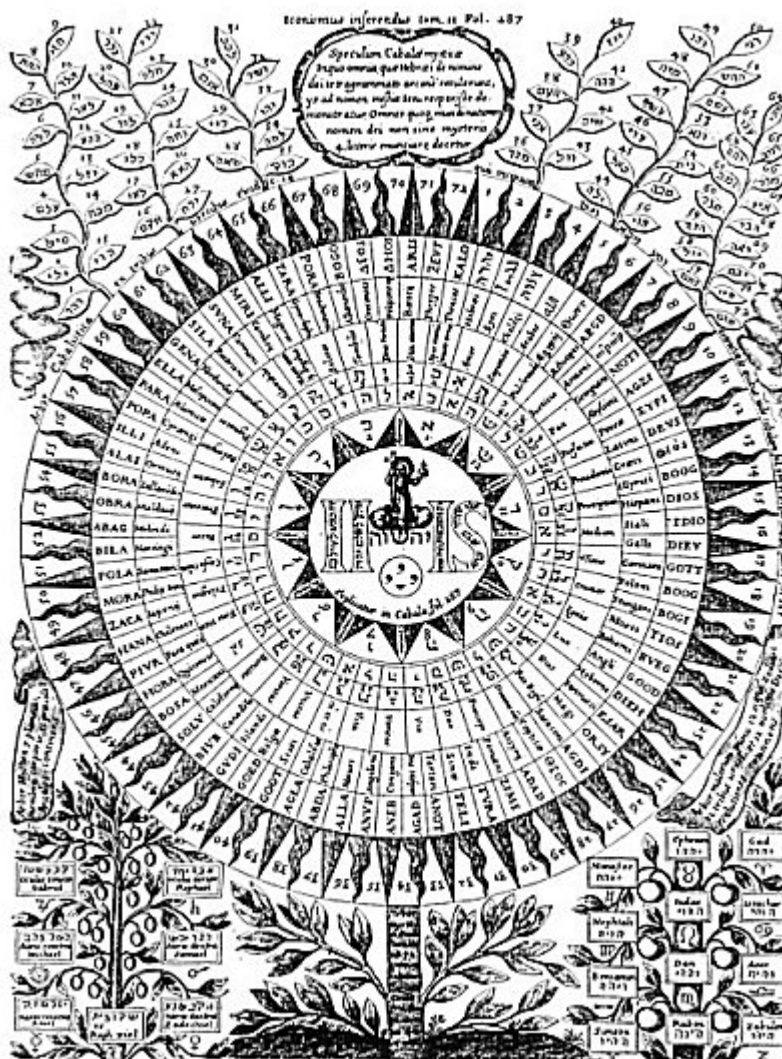
卡巴拉理論與煉金術、赫爾墨斯主義、玫瑰十字會思想及共濟會信條，早已交織難分。如今，「卡巴拉主義」與「赫爾墨斯主義」二詞幾乎同義，涵蓋古代一切祕傳之學。基督紀元最初幾世紀那質樸的卡巴拉，逐漸演變為精巧的神學體系；這體系後來繁複至極，幾乎無人能通透理解。

卡巴拉學者將其神聖科學分為五支：自然卡巴拉專門協助研究者探究自然祕奧。類比卡巴拉旨在揭示萬物之間的聯繫，使智者悟得：一切存在本質為一，而人，即小宇宙，乃是神這大宇宙的微縮映照。冥觀卡巴拉憑高等智性能力，以窺見天界諸層的祕奧，抽象思維得以認識無限的界域，並知曉棲居其中的眾生。占星卡巴拉教導認識星體的力量、規模與本質，亦揭示行星本身的神祕構造。第五乃魔法卡巴拉，研習者多欲支配不可見世界中的惡魔與低等智性體。這也被視為重要的治病方法，可藉護符、佩符、咒符與祈召施行。

依阿道夫·法蘭克所言，《形成之書》有別於其他聖書：它不仰賴上帝觀念來解釋世界及其萬象，也不自居為至高意志的詮釋者。這部古籍反而經由審視神萬般造物，以揭示神自身。為使讀者更容易理解《形成之書》，本書在整理譯文時，曾參照五種不同的英文譯本。最終文本雖帶各版特色，卻非直接譯自任何希伯來或拉丁文原典。雖然本譯文旨在傳達古本的精神，而非逐字拘泥其文字，但與原譯並無重大出入。據知，《形成之書》的首部英譯由伊西多·卡利什牧師博士於1877年完成（參見亞瑟·愛德華·韋特）。該譯本並列希伯來原文與英文。卡利什博士的譯著雖為下列詮釋之基礎，但也融入其他權威材料，並改寫許多段落以使整體主題更簡明。

手邊另有約翰·皮斯托博士《卡巴拉技藝之書》的英文手抄本。文獻未標日期；然就字體觀之，應抄於十八世紀。第三部參考書，是已故英國玫瑰十字會賢者威廉·溫·韋斯科特所著的《形成之書》。第四部乃查爾斯·F. 霍恩教授編《東方聖典與早期文學》中所收之《形成之書，或創造之書》譯本。第五部為近期出版的克努特·斯滕林所著《形成之書》，附有亞瑟·愛德華·韋特導論。此外尚備四本：德文兩本，希伯來文、拉丁文各一。《形成之書》中某些部分，

被認為比其餘部分更古老，也更為可靠；然相關爭論既繁複又無定論，無須贅述。因此，存疑段落仍按其原位保留於文獻中。



上帝七十二名

出自基歇爾《埃及的俄狄浦斯》

此罕見木刻將上帝之名以七十二種語言，銘刻於象徵性的向日葵花瓣上。圓圈上方列著希伯來卡巴拉所載、屬於上帝的七十二種力量；下方則有兩棵樹，左樹承載行星符號，右樹刻有黃道星座與以色列支派之名。卡巴拉的祕傳教義，與一切哲學學派的祕密教導相通；但獨特之處在於，其祕奧只向智者顯現，而對無知者隱藏。當宗教世界以二十世紀的學術眼光重新詮釋經典，便越發清楚：聖書並非歷史文獻；歷代聖經研習者所敬奉的君王、聖賢、先知與救世者，雖被視為真實存在過的人物，實則只是人自身屬性的擬人化。

《形成之書》

第一章

1. 雅（YAH），萬軍之主，永活的埃洛希姆，宇宙之王，全能、慈悲、恩惠的神，至高受頌者，居於高處與永恆，崇高至聖者，刻下祂的名，並憑三十二條智慧（科學）的神祕路徑

（階段），以三種創造媒介（Sephariim），即數、字母、聲音，制定（形成）並創造宇宙；此三者在他之中本為一體。

2. 十個質點（源自不可言說者的十種性質）與二十二個字母，乃萬物根基。二十二字母中，三個稱「母字母」，七個乃「雙重字母」，十二個「單純字母」。
3. 從「無」中顯現的十個數（質點），可比十指與十趾：五對五。其中央即與獨一神所立之約。在靈性界，此約為聲音（話語）；在形體界，則是肉身割禮（亞伯拉罕之禮）。
4. 從「無」中顯現的質點數為十，是十非九，是十非十一。領悟此大智慧，通曉此知識，方成智者。探問其奧秘，並沉思之。以十質點觀照萬物。使話語歸返創造者，再引創造者回其寶座。他是唯一的成形者，除他以外別無其他。他的屬性有十，且無窮無盡。
5. 十個不可言說的質點具十種無限，如下：

無限之始與終；

無限之善與惡；

無限之高與深；

無限之東與西；

無限之北與南，

在其上，超絕為一的主、忠信之王，自其神聖居所統御萬有，直到萬世萬代。

6. 十界域（質點）自無中顯現，如閃電一瞬，又如火焰明滅，無始無終。它們出而復返之時，神之話語皆在其中。它們依他之命如旋風奔行，並俯伏於他的寶座之前。
7. 這十個質點，始即是終，終即是始，彼此相連，宛若火焰與燃煤交融；因主超絕為一，無可比擬。在一者之前，何物堪數？
8. 默思那自無中顯現的十個存在之界，即質點，需閉口靜心。若你口欲發言，心欲起念，便當制止，復歸寂靜。故經上記著：「活物往返奔馳。」（《以西結書》一章十四節）我們的約亦如此立定。
9. 以下是自「無」中流溢的十個數：

第一。永活埃洛希姆之靈；願萬世永活的埃洛希姆受讚頌，更受至高讚頌。他的聲音、靈、話語，即為聖靈。

第二。他由靈造氣，於氣中形成二十二個聲音——即字母。其中三為根基或母字母，七為雙重字母，十二為單純字母。但靈居首位，高於萬有。

第三。祂從氣中引出原初之水，於水中塑成二十二個字母，並以泥與壤將其建立，如立邊界，築牆成壘。祂傾雪於其上，雪遂成土，正如經上所讀：「祂對雪說：你要成為地。」（《約伯記》三十七章六節）

第四。祂自水中引出火（以太），憑此刻畫並建立榮耀寶座。祂塑造熾天使、輪天使與神聖活物（基路伯？）作為侍奉天使，並以三者形成其居所。經上有云：「祂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詩篇》一〇四篇四節）

第五。祂從單純字母中選出三個子音 I, H, V，屬於三母字母或最初元素的奧秘：א מ ש（氣、水、火）。祂以自身之靈封印它們，形成偉大之名，並以此在六方封印宇宙。祂轉向上方，以 הוּי (I, H, V) 封印高度。

第六。祂轉向下方，以 הוּי (H, I, V) 封印深度。

第七。祂轉向前方，以 הוּי (V, I, H) 封印東方。

第八。祂轉向後方，以 הוּי (V, H, I) 封印西方。

第九。祂轉向右方，以 הוּי (I, V, H) 封印南方。

第十。祂轉向左方，以 הוּי (H, V, I) 封印北方。

註：此處偉大之名的字母排列依伊西多·卡利什牧師博士所錄。

10. 這些是自無中顯現的十個不可言說存在：從永活埃洛希姆之靈，流溢出氣；從氣，流溢出水；從水，流溢出火（以太）；從火，流溢出高度、深度、東方、西方、南方與北方。

第二章

- 有二十二個基本字母（與聲音）。其中三個是最初元素（水、氣、火），是根本或母字母；七個是雙重字母；十二個是單純字母。三個根本字母 א מ ש 以平衡為根基：天平一端是德性，另一端是惡習，舌置於其間以求均衡。在根本字母中，מ (M) 如水般沉默，ש (Sh) 如火般嘶響，א (A) 則是在其間調和的氣息。
- 這二十二個基本字母由神設計、指定並建立。祂將它們結合、稱量、交換，從而形成一切現存之物，以及未來將成形的一切。
- 祂立定二十二個基本字母，由聲音形成，並藉氣息銘印於空氣之中。祂將其置於口內五個部位發出：喉音 אההע；顎音 גיכק；舌音 דטלנת；齒音 זשסרץ；唇音 פבומף。
- 祂將二十二個基本字母安置於一環之中，如牆排列，共有二百三十一門；又使此環正轉反轉。向前轉，象徵善；反轉，象徵惡。以三字母為例：沒有什麼比 ענג (愉悅、喜樂) 更好；也沒有什麼比 נגע (瘟疫、悲傷) 更壞。

5. 這一切如何成就？祂結合、稱量且變易：א (A) 依次與諸字母相合，諸字母又與 א (A) 相合，再與 ב (B) 相合；整個字母序列皆循此理。於是可知，存在二百三十一種形式，或稱門；字母之力由此湧出；一切眾生與言語，皆從至一之名及其字母的組合而生。
6. 祂從「無」創造實有。召喚不存在者入於存在，從不可觸的氣中雕鑿巨柱。這可見於字母 א (A) 與諸字母結合、諸字母亦與 א 結合。祂憑至一之名的力量，以言語創造眾生與話語。舉例而言，可將二十二種基質，視為出自 א 的原初基質。眾生皆由二十二字母孕育，實為一活體的二十二部分。

第三章

1. 最初三元素（母字母 ו、מ、א）猶如天平，一盤盛德性，一盤載惡習，由舌使二者達成平衡。
2. 三母字母 ו、מ、א 蘊藏一道宏大、玄妙而未知的奧祕，以六翼（或元素之環）封緘，即氣、水、火，各具主動與被動之力。母字母 ו、מ、א 生出父者，即諸祖；而父者又生出諸世代。
3. 神命定並立定三母字母 ו、מ、א，將其結合、衡量、互換，由此形成宇宙、年歲與人身中的三母字母，男女皆然。
4. 宇宙中的三母字母 ו、מ、א 即氣、水、火。天由元素之火（或以太）ו 形成；地，含海洋與陸地，由元素之水 מ 形成；大氣由元素之氣或靈 א 形成，後者在其間建立平衡。萬物由此而生。
5. 三母字母 ו、מ、א 在年歲中產生熱、寒與溫和狀態。熱自火生，寒自水生，溫和狀態自氣生，氣調和二者。
6. 三母字母 ו、מ、א 在人（男女）中形成胸、腹與頭。頭由火 ו 構成；腹由水 מ 構成；胸（胸廓）由氣 א 構成，氣使之均衡。
7. 神令字母 א (A) 統御原初之氣，為它加冕，使與另二者結合，並封印宇宙中的氣、年歲中的溫和，以及人（男女）中的胸。
8. 祂令字母 מ (M) 統御原初之水，為它加冕，使與另二者結合，並封印宇宙中的地（含陸與海）、年歲中的寒，以及人（男女）中的腹。
9. 祂令字母 ו (Sh) 統御原初之火，為它加冕，使與另二者結合，並封印宇宙中的天、年歲中的熱，以及人（男女）中的頭。

第四章

1. 七個雙重字母 ת, ר, פ, כ, ד, ג, ב (B, G, D, K, P, R, Th) 具雙重發音（送氣與不送氣），即：פּ 與 פֿ, תּ 與 תֿ, רּ 與 רֿ, כּ 與 כֿ, דּ 與 דֿ, גּ 與 גֿ。它們是柔與硬、強與弱的原型。
2. 七個雙重字母象徵智慧、財富、生育、生命、力量、和平與恩寵。
3. 這亦標示人類生命所面對的對立。智慧的對立是愚昧；財富的對立是貧窮；生育的對立是不孕；生命的對立是死亡；力量的對立是奴役；和平的對立是戰爭；美的對立是畸形。
4. 七個雙重字母指向六個維度：高、深、東與西、北與南，以及中央的聖殿，支撐一切。
5. 雙重字母是七而非六，是七而非八；思索此事，探求其理，揭示隱藏的奧秘，再將創造者安於其實座。
6. 神設計、確立、淨化、稱量並調換這七個雙重字母，以此在宇宙中形成七行星，在年中形成七日，在人（男女）中形成七處感官門戶。祂亦由此七者產生七天界、七地與七個安息日。因此，祂愛七勝過寶座之下一切其他數字。
7. 宇宙中的七行星為：土星、木星、火星、太陽、金星、水星與月亮。年中的七日即一週七日（或指七個創造日）。人（男女）中的七門戶是兩眼、兩耳、兩鼻孔與口。
8. 註：克努特·斯滕林在隨後七節中，對行星與星期的排列與其他權威不同。基歇爾另有排列。伊西多·卡利什牧師博士、威廉·溫·韋斯科特與《東方聖典與早期文學》採用下列安排。

第一。祂令字母 כ (B) 統御智慧，為它加冕，使各字母彼此結合，造就了宇宙中的月亮、年歲中的第一日，以及人（男女）中的右眼。

第二。祂令字母 ג (G) 統御財富，為它加冕，使各字母彼此結合，造就了宇宙中的火星、年歲中的第二日，以及人（男女）中的右耳。

第三。祂以字母 ד (D) 主宰生育，為其加冕，使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太陽、年歲中的第三日，以及人身（不論男女）的右鼻腔。

第四。祂以字母 ב (K) 主宰生命，為其加冕，使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金星、年歲中的第四日，以及人身（不論男女）的左眼。

第五。祂以字母 פ (P) 主宰力量，為其加冕，使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水星、年歲中的第五日，以及人身（不論男女）的左耳。

第六。祂以字母 ר (R) 主宰和平，為其加冕，使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土星、年歲中的第六日，以及人身（不論男女）的左鼻腔。

第七。祂以字母 ת (Th) 主宰恩典，為其加冕，使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木星、年歲中的第七日，以及人身（不論男女）的口。

9. 又以這七個雙重字母，設立了七重地、七重天界、七洲、七海、七道河、七處荒漠、七日以及七週（自逾越節至五旬節），並在其核心安立聖所。七年為一週期，至第七年是豁免之年；七個豁免年後，便是禧年。因此，神鍾愛「七」這數字，勝過世上萬物。
10. 神如此聯結七個雙重字母：兩石築兩屋，三石築六屋，四石築二十四屋，五石築一百二十屋，六石築七百二十屋，七石築五千零四十屋。自此發端，推演無窮，非口舌所能盡述，亦非耳聞所能承載。

第五章

1. 十二個單純字母 הוזהטילנסעצק (H, V, Z, Ch, T, I, L, N, S, O, Tz, Q)，象徵十二種根本屬性：言語、思想、行動、視覺、聽覺、勞作、交合、嗅覺、睡眠、憤怒、品味（或吞嚥），以及歡笑。
2. 單純字母對應十二方位：東之高、東北、東之深；南之高、東南、南之深；西之高、西南、西之深；北之高、西北、北之深。它們延伸擴展，直至永恆，構成宇宙的臂膀。
3. 神設計、確立、權衡並調換這些單純字母，進而以此在宇宙中創造十二黃道星座，在年歲中創造十二月，在人身（不論男女）中創造十二主要臟腑。
4. 黃道星座依次為：白羊、金牛、雙子、巨蟹、獅子、室女、天秤、天蠍、人馬、摩羯、水瓶、雙魚。年中之月為：尼散、以珥、西彎、塔木茲、阿布、以祿、提斯利、馬爾赫什萬、基斯流、提別、示巴特、亞達。人身臟腑則是：雙手、雙足、兩腎、膽囊、小腸、肝臟、食道、胃腑與脾臟。
5. 註：以下十二節之中，克努特·斯滕林又有不同見解；此處差異在於各項屬性的排列：

第一。神以字母 ה (H) 主宰言語，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白羊座（公羊），年歲中的尼散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右足。

第二。祂以字母 ו (V) 主宰思想，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金牛座（公牛），年歲中的以珥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右腎。

第三。祂以字母 ז (Z) 主宰行動，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雙子座，年歲中的西彎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左足。

第四。祂以字母 ח (Ch) 主宰視覺，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巨蟹座（蟹），年歲中的塔木茲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右手。

第五。祂以字母 ט (T) 主宰聽覺，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獅子座，年歲中的阿布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左腎。

第六。祂以字母 י (I) 主宰勞作，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室女座，年歲中的以祿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左手。

第七。祂以字母 ל (L) 主宰交合，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天秤座，年歲中的提斯利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膽囊。

第八。祂以字母 נ (N) 主宰嗅覺，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天蠍座，年歲中的馬爾赫什萬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小腸。

第九。祂以字母 ס (S) 主宰睡眠，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人馬座，年歲中的基斯流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胃腑。

第十。祂以字母 ו (O) 主宰憤怒，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摩羯座（山羊），年歲中的提別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肝臟。

第十一。祂以字母 צ (Tz) 主宰品味（或吞嚥），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水瓶座，年歲中的示巴特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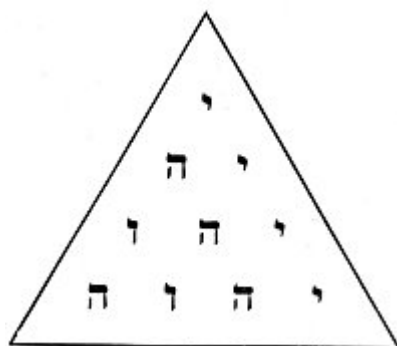
第十二。祂以字母 ק (Q) 主宰歡笑，為其加冠，使之與諸字母交會締合，造就了宇宙中的雙魚座，年歲中的亞達月，人身（不論男女）中的脾臟。

6. 祂使它們彼此相爭，列為諸疆域，排列如城牆；又加以武裝，使其彼此對峙，如同交戰。
（埃洛希姆在其他諸界亦如此行。）

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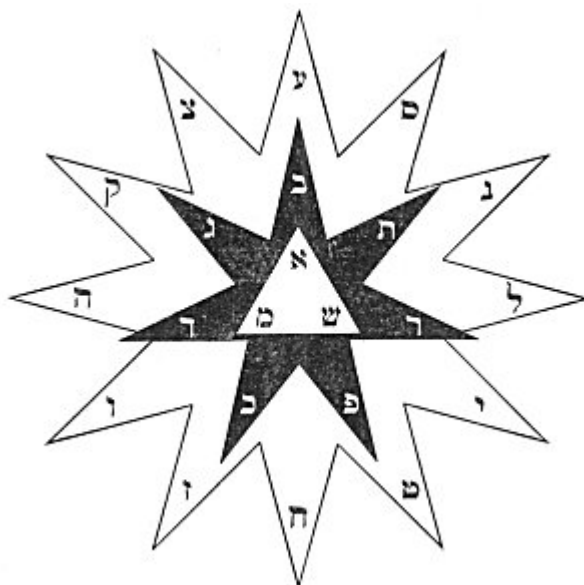
1. 有三個母字母，或曰最初元素 ם、נ、ש，由此流溢而出三位父者（諸祖），即那最初靈性氣息、水與火；再由此生發七行星（諸天界）及其眾天使，以及黃道十二斜向點（星座）。
2. 此理有三個可信的見證：宇宙、年歲與人。十二、平衡與七俱在。巨龍懸於上，世界伏於下，最後是人心；神居其中，調節萬有。
3. 最初元素即氣、水與火；火居上，水位下，一氣息在其間維繫平衡。其記號是：火承托著水。נ 緘默如寂；ש 嘶響似火；居間的 ם，乃調和二者的氣。
4. 宇宙中的天龍（Tali），如王坐寶座；年歲中的天輪，如王治帝國；人身中的心，如王臨戰陣。
5. 神也使對立彼此相向：善對著惡，惡對著善。善從善出，惡由惡生；善能淨化惡，惡亦煉淨善。善為善者存留，惡歸惡人承受。
6. 有三者各自獨立：一為肯定，充滿善；一為否定，充滿惡；第三者則調和二者，使其平衡。
7. 七者分為三與三相對，一者居中（維繫平衡）。十二者列如戰陣：三者生愛，三者生恨；三者賦予生命，三者毀滅。

8. 造就愛的三者是心與雙耳；生出恨的三者是肝、膽與舌；賦予生命的三者是雙鼻孔與脾；致毀滅的三者是口與身下兩竅。神乃信實的王，自其神聖居所永恆統御這一切。神為一，超乎三之上；三在七之上；七在十二之上；然而一切終究相連。
9. 「自有者」（YAH）、萬軍之主、全能永恆之神，藉二十二個字母與三種創造媒介（數、字母、聲音）設計並創造其宇宙，並由此形成萬物，以及一切將來之物。
10. 族長亞伯拉罕領會了這些偉大真理，沉思默想，全然通曉，宇宙之主（四字聖名）便向他顯現，稱他為己友，親吻他額頭，與他立約。首先，約立於他雙手十指之間，是為舌之約（靈性）；其次，約立於他雙足十趾之間，是為割禮之約（物質）；神論及他時說：「亞伯拉罕將二十二個字母之靈，即《妥拉》，繫於舌上，神便向他揭示其中奧秘。神使這些字母浸於水，焚於火，並印於諸風。祂將其分配予七行星，並賜給十二黃道星座。」



四字聖名

將偉大之名 יהוה (I H V H) 的四個字母排成畢達哥拉斯四元聖數，便顯現上帝大名的七十二種力量。其關鍵如下：| . | = | I | = | 10 | = | 10 | | --- | --- | --- | --- | --- | --- | --- | .. | = | H I | = | 5+10 | = | 15 | | ... | = | V H I | = | 6+5+10 | = | 21 | | | = | H V H I | = | 5+6+5+10 | = | 26 | | | | | 上帝的大名 | = | 72 |



依《形成之書》的希伯來字母

中央三角形內是三母字母，七個雙重字母（即行星與諸天界）由此衍生。黑星周圍是由十二個單純字母象徵的黃道十二星座。此星中央是至古者的不可見寶座，乃至高無定義的創造者。

卡巴拉宇宙生成論基礎

卡巴拉學者認為，至高神為不可理解之原則；須先依序去除一切可認知的屬性，才有可能探知。抽空一切可知之後，所剩即為無限者（AIN SOPH），即存在的永恆狀態。雖無法定義，此絕對者卻充盈所有空間。無限者抽象得不可思議，是萬物的無制約狀態。基質、本質與智性體，皆自無限者不可測的深淵湧現；但絕對者本身既無基質，無本質，更無智性體。無限者猶如一片沃土，萬千植物從中抽芽，各有色澤、形態與香氣，根須卻都扎在同一片黑土中；然而，那沃土本身不似其所孕育的任何形態。這些「植物」是宇宙、神與人，皆受無限者滋養，皆源於同一不可定義的本質；其靈、其魂、其身皆由這本質塑成，且註定如植物一般，終將歸返所出的黑土，即那唯一的不朽者。

卡巴拉學者稱無限者為「諸古者中至古者」，始終視其為無性，其象徵是一隻閉合之眼。儘管確切而言，給無限者下定義便是褻瀆它，拉比們仍提出若干理論，描述無限者如何從自身投射諸創造，並賦予此絕對「非存在」若干象徵，以勉強描述其力量。他們以圓形象徵無限者的本質；圓本身即象徵永恆。這假想的圓，環抱著一片無維度、不可理解的生命領域，而此生命的圓形邊界，即是抽象且不可測度的無限。

依此觀點，神不但是中心，也是領域。中心化是邁向限制的第一步。因此，在無限基質中形成的中心，皆屬有限，因其註定要消融回自身之因；而無限者自身無限，因它是一切事物的終極狀態。無限者被描繪為圓形，表示空間彷彿被包在一個巨大的水晶球內；球外空無一物，連真空也不存在。創造與消解，皆發生在此球體，即象徵著無限者。宇宙在無盡的生、長、衰循環中所用的一切元素與原則，都蘊藏於這一不可觸及的球體之透明基質裡。它是宇宙卵，直到偉大之日「與我等同在」時，才會破裂；那日是必然性週期的終結，萬物回歸其終極本源。

創造之時，無限者將原本瀰漫四方的生命從圓周收回圓心，凝為一點；此點是最初顯現的「一」，是瀰漫一切的○之最初限制。當神聖本質從圓形邊界退縮至中心，便在身後留下深淵，即卡巴拉學者所謂的大缺如。於是，無限者內部出現了雙重狀態；此前僅有一重。第一狀態是中心點，即永恆主觀生命首次客觀化為光輝。這光輝周圍，因生命被抽離而成黑暗；那生命已被引向中心形成一點，即宇宙胚種。因此，宇宙的無限者不再遍照空間，而是從已確立的第一點向空間投射光芒。艾薩克·邁爾如此描述此過程：「無限者起初充盈萬有，隨後向自身絕對集中，產生深淵、深處或空間，即原初之氣，亦即阿佐特；但卡巴拉並不視其為全然空無或真空，而視為『諸水』，或水晶般的混沌之海，其中含有某種光，然此光低於創造諸界與諸階序的光。」（見《卡巴拉》）

卡巴拉祕傳教導指出，人的身體外裹著一層卵形、泡沫般虹彩的場域，稱為氣場卵。這是人的起因層面。它與肉身之間的關係，恰如無限者之球與受造宇宙的關係。事實上，這氣場卵，即是「人」這一存在的無限者層面。因此，人的最高意識實存於此氣場之內；它向各方向延伸，全

然包裹其較低層的身體。宇宙卵中的意識收縮為一個中心點，被稱為神，即至一者；人氣場卵中的意識也凝聚起來，從而建立一個名為「自我」的意識點。自然中的諸宇宙，皆由宇宙卵中潛藏的力量形成；同樣，人於歷次投生中，行經自然諸界所需的一切，也都取自其氣場卵內的潛能。人從未脫離此卵；死後它依然存在。人的誕生、死亡與再生皆發生於其中；此卵直到較小的「與我等同在」之日，即人類如同宇宙從必然性之輪解脫之時，方可破碎。

卡巴拉世界體系

在所附圓圖中，同心圓環代表從無限者流溢出的四十種振動率，卡巴拉學者稱之為諸球層。圖 X 1 是空間的外界，環抱無限者的領域。無限者自身的本質分為三部分，分別由 X 1 與 X 2、X 2 與 X 3、X 3 與 A 1 之間的空間代表：

X 1 至 X 2， אין， 無（AIN），純靈之真空。

X 2 至 X 3， אין סוף， 無限者（AIN SOPH），無限且無邊者。

X 3 至 A 1， אין סוף אור， 無限之光（AIN SOPH AUR）。

須知，太初之際，唯有至高基質「無」（AIN）瀰漫於圓的疆域；內層諸環尚未顯現。待神聖本質凝聚自身，X 2 與 X 3 之環方可被認知；因無限者（AIN SOPH）是無（AIN）的局限，而無限之光（AIN SOPH AUR）則是更大的局限。由此，至高一者的本質被視為三重；創造之力與諸元素，便經此三重本質映入深淵，此深淵乃無限者向自身中心收攝所遺下的。無限者持續向中心收縮，遂在圓中確立一點。此點名為神，因它是宇宙基質的最高個體化。《光輝之書》如是說：

「當隱藏中的隱藏者願顯露自身，祂先造出獨一之點；在這光明之點猛烈突破、進入可見之前，無限者全然不可知，也不放射任何光。」

此點名為「我是」，希伯來人稱作「自有者」（Eheieh）。卡巴拉學者予它諸多名號。克里斯蒂安·D. 金斯伯格曾概述：此點稱為「最初王冠」，因它位階至高；稱為「古昔者」，因它是最初的流溢；稱為「原初點」或「平滑點」；亦稱為「白首」、「大面容」（Macroprosopus），以及「不可測之高」，因它統御其餘一切流溢。

當這白色光點顯現，它稱作「王冠」（Kether）；九個大球由它放射而出，佈列如樹。此九者與最初王冠合為首套質點體系。這十者，乃無限者自身本性中，十個抽象點的最初限定。無限者之力並未降入這些球體，而是照耀其上，猶如日光普照大地與群星。十球被稱為光耀的「藍寶石」；不少拉比相信，藍寶石（sapphire）一詞正是質點（Sephira）的詞源。無限者退入中心點「王冠」，而騰出的廣袤區域，現由四個同心球體填滿，稱為諸界或諸域；十質點之光依次向下映照其中。由此築起四棵象徵之樹，每棵皆承載十質點球的映象。從無限者而出的四十創造之球層，分作四大界之鏈如下：

A 1 至 A 10，神性流溢界，神聖諸名的無邊世界。

B 1 至 B 10，創造界，創造的大天使世界。

C 1 至 C 10，形成界，形成的階序世界。

D 1 至 D 10，行動界，實質的元素世界。

每一界各有十種力量或球層：一個母球，以及從它流溢而出的九球，每球皆由前一球所生。神性流溢界（A 1 至 A 10）乃一切受造世界中最高、最神聖而未顯者，無限者於神聖之海中（即 X 的三重球層）確立其第一點或原點。此點 A 1 涵攝一切創造；但在卡巴拉學者看來，這最初神聖無染的狀態中，神並非人格性的存在，而是一種神聖的根基或奠基原理。它稱為「最初王冠」；由此發出神性流溢界的諸圓：A 2 至 A 10。在三個低等界中，這些圓是智性體、行星與元素；然在這第一神性界內，則被稱作「聖名之環」。

無限者最初顯現的十個光圓（或光球），依卡巴拉學者命名如下：

由無限者發出 A 1，乃第一王冠；神第一力量之名為「我是」（「自有永有者」，Eheieh）。

由 A 1 發出 A 2，乃第一智慧；神第二力量之名為「存在之本質」（Jehovah）。

由 A 2 發出 A 3，乃第一理解；神第三力量之名為「眾神之神」（Jehovah Elohim）。

由 A 3 發出 A 4，乃第一慈悲；神第四力量之名為「創造者神」（El）。

由 A 4 發出 A 5，乃第一嚴厲；神第五力量之名為「大能之神」（Elohim Gibor）。

由 A 5 發出 A 6，乃第一美；神第六力量之名為「強健的神」（Eloah Vadaath）。

由 A 6 發出 A 7，乃第一勝利；神第七力量之名為「萬軍之神」（Jehovah Tzaboath）。

由 A 7 發出 A 8，乃第一榮耀；神第八力量之名為「萬軍之主神」（Elohim Tzaboath）。

由 A 8 發出 A 9，立為根基；此第九神之力名曰「全能者」（Shaddai，El Chai）。

由 A 9 發出 A 10，立為王國；此第十神之力名曰「神」（Adonai Melekh）。

由 A 10 發出 B 1，第二王冠，創造界由此誕生。

A 1 至 A 10 這十道流溢，是一切創造的基石。卡巴拉學者稱之為生命之樹的十個根。它們排成一個宏大人形，名為亞當·卡德蒙，即由火霧（紅土）塑成的原型宇宙人。在神性流溢界裡，神諸力展現得最為純粹。這十道純淨完美的光芒，並不下降至較低諸界、披上形體，而是映照於下界物質上。它們從第一神性流溢界映照至第二創造界。投影總會黯淡幾分，十道光輝在創造界也喪失了部分無限的力量。映像總似其本體，只是更小、更微弱。

在第二世界 B 1 至 B 10，諸球層的次序與神性流溢界相同，但十個光環光輝較弱，也較為可感知，此處稱為十位大靈，即維護宇宙秩序與智性的神聖生命。如前所述，B 1 由 A 10 生出，並涵攝於其上所有球層之中。B 1 分出九球 B 2 至 B 10，構成了創造界。然而，這十個分支，實是神性

流溢界的十種力量，映入創造界的物質中。B 1 統御此界，因它不僅含納本界所有環，也包攬第三、第四世界 C 與 D 的環。在創造界裡，十個光球稱為創造界大天使。其序列與力量如下：

由 A 10 出 B 1，乃第二王冠，名梅塔特隆，是臨在天使。

由 B 1 出 B 2，乃第二智慧，名拉齊爾，神聖使者，曾向亞當啟示卡巴拉奧秘。

由 B 2 出 B 3，乃第二理解，名察夫基爾，意為「神之冥思」。

由 B 3 出 B 4，第二慈悲，名札德基爾，意為「神之正義」。

由 B 4 出 B 5，第二嚴厲，名薩麥爾，神之嚴苛。

由 B 5 出 B 6，第二美，名米迦勒，肖似神者。

由 B 6 出 B 7，第二勝利，名哈尼爾，神之恩寵。

由 B 7 出 B 8，第二榮耀，名拉斐爾，神聖醫者。

由 B 8 出 B 9，第二根基，名加百列，即神人。

由 B 9 出 B 10，第二王國，名桑德爾豐，即彌賽亞。

由 B 10 出 C 1，第三王冠，形成界由此開啟。

創造界的十大天使，被視為十個崇高靈性存在，其職責是將神性流溢界中，神之偉名的十種力量顯現出來；神性流溢界環繞並穿透整個創造界。低等界所顯現的一切，皆先存在於上層諸界無形的環域之中。創造，實是將不可觸者延展為不同振動頻率，使其成為可觸。十個創造界力量之球，自身已是投影，仍向下映照至第三界形成界，在此界中的表現更受限制，遂成了靈性而不可見的黃道帶，隱藏於可見星座背後。於此第三世界，原初神性流溢界的十個球被大幅限制、黯淡，但相較於人所居的物質狀態，仍擁有無窮力量。在第三世界 C 1 至 C 10，諸球化作天界階序，稱為「形成界諸聖隊」。一切也皆涵於 C 1 之環域中；其力掌控形成界，亦在自身中包納並統御整個 D 界。諸球次序與其階序之名如下：

由 B 10 出 C 1，第三王冠；階序為智天使，聖活物（Chaioth Ha Kadosh）。

由 C 1 出 C 2，第三智慧；階序為智天使，乃諸輪（Orphanim）。

由 C 2 出 C 3，第三理解；階序為座天使，大能者（Aralim）。

由 C 3 出 C 4，第三慈悲；階序為主天使，光輝者（Chashmalim）。

由 C 4 出 C 5，第三嚴厲；階序為能天使，燃燒之蛇（Seraphim）。

由 C 5 出 C 6，第三美；階序為力天使，諸王（Melachim）。

由 C 6 出 C 7，第三勝利；階序為權天使，諸神（Elohim）。

由 C 7 出 C 8，第三榮耀；階序為大天使，神之子（Ben Elohim）。

由 C 8 出 C 9，第三根基；階序為天使，眾子之座（Cherubim）。

由 C 9 出 C 10，第三王國；階序為人類，義人之魂（Ishim）。

由 C 10 出 D 1，第四王冠；行動界由此成立。

十球之光自形成界，映入四界中最低的行動界。源自神性流溢界的十球，在此披上物質形相，星辰體系由此誕生。行動界，即元素物質界，乃人類於亞當墮落時所下降進入之界。伊甸園屬於上三界；因人犯罪，遂被逐入物質界，披上這身皮囊（肉體）。上界 A、B、C 的一切靈性力量，觸及下界 D 的元素時，皆被扭曲敗壞，遂形成惡魔階序，與諸上界善靈相對應。在一切古老祕儀中，物質被視為萬惡之源，靈則是眾善之根；物質會抑制與侷限，且時常阻塞內在知覺，使人無從辨識自身的神聖潛能。正因物質阻礙人類承領其天賦權利，故稱為「敵對者」，即惡之力。第四界 D 乃太陽系的世界。此界不僅涵蓋地球所屬的太陽系，也囊括宇宙中一切太陽系。

關於最終世界 D 1 至 D 10 諸球排列，眾說紛紜。第四界的統治者為 D 1，有人稱之為「火焰天」；另一些人則稱「第一動者」，或「最初運動」。從這旋轉之火，流溢出物質星辰的黃道 D 2，有別於形成界不可見的靈性黃道。自黃道 D 2，依連鎖次第分化出諸行星之球層。行動界的十球層如下：

由 C 10 出 D 1，第四王冠；為第一動者，物質宇宙之初的火霧（Rashith Ha-Galagalum）。

由 D 1 出 D 2，第四智慧；為黃道，恆星天穹（Masloth）。

由 D 2 出 D 3，第四理解；為土星球層（Shabbathai）。

由 D 3 出 D 4，第四慈悲；為木星球層（Tzedeg）。

由 D 4 出 D 5，第四嚴厲；為火星球層（Madim）。

由 D 5 出 D 6，第四美；為太陽之球層（Shemesh）。

由 D 6 出 D 7，第四勝利；為金星球層（Nogah）。

由 D 7 出 D 8，第四榮耀；為水星球層（Kokab）。

由 D 8 出 D 9，第四根基；為月亮球層（Levanah）。

由 D 9 出 D 10，第四王國；為四元素球層（Cholom Yosodoth）。

基歇爾在「第一動者」之前插入一球層（他稱之為「最高天」），因而其餘諸球層依次下移一位，移除了元素球層，使 D 10 成了月亮球層。

行動界中存在著惡魔與誘惑者。它們同樣是神性流溢界十球的倒影，但因行動界的卑劣物質扭曲了映象，遂成邪惡生靈，被卡巴拉學者稱為「殼」。這些惡魔分為十個階序，與形成界的十個善靈階序相對。此外還有十大魔靈，對應創造界的十大天使。黑魔法師驅使這些顛倒之靈，以

達成邪惡目的；但長此以往，惡魔終將毀滅那些自縛於它者。行動界的十惡魔等級與十大魔靈如下：

D 1，邪王冠；階序為神之雙影、雙頭者（Thaumiel）；大魔靈為撒旦與摩洛克。

由 D 1 出 D 2，邪智慧；階序為阻礙者（Chaigidiel）；大魔靈為亞當·彼列。

由 D 2 出 D 3，邪理解；階序為神之隱蔽（Satharial）；大魔靈為路西弗格。

由 D 3 出 D 4，邪慈悲；階序為擾亂萬物者（Gamchicth）；大魔靈為阿斯塔羅特。

由 D 4 出 D 5，邪嚴厲；階序為縱火與焚燒者（Golab）；大魔靈為阿斯摩德。

由 D 5 出 D 6，邪美；階序為爭鬥者（Togarini）；大魔靈為貝爾菲戈爾。

由 D 6 出 D 7，邪勝利；階序為散布之烏鴉（Harab Serap）；大魔靈為巴力·哈南。

由 D 7 出 D 8，邪榮耀；階序為挑撥者（Samael）；大魔靈為亞德拉米勒。

由 D 8 出 D 9，邪根基；階序為淫穢者（Gamaliel）；大魔靈為莉莉絲。

由 D 9 出 D 10，邪王國；階序為不潔者（Nahemoth）；大魔靈為娜赫瑪。

卡巴拉學者宣稱，諸等世界、智性體與階序乃是依據以西結的異象建立。異象中的人，象徵神性流溢界；寶座象徵創造界；穹蒼象徵形成界；活物則象徵行動界。這些球層即先知所見「輪中之輪」。卡巴拉學者又於四個界中各立一個人形：A 1 是神性流溢界之人的頭，A 10 是其足；B 1 是創造界之人的頭，B 10 是其足；C 1 是形成界之人的頭，C 10 是其足；D 1 是行動界之人的頭，D 10 是其足。此四者稱為世界之人，被視為雌雄同體，是人類的原型。

人體有如宇宙之體，被視為十個光球或光層的物質表現。因此，人依其所屬的大世界形象，而建成自身小世界，是為小宇宙。卡巴拉學者亦建構一位神祕的宇宙人，其頭在 A 1，足在 D 10。這或許就是尼布甲尼撒夢中巨像的祕密含義：其頭在神性流溢界，臂與手在創造界，生殖系統在形成界，腿與足在行動界。這就是《光輝之書》的宇宙大人。埃利法斯·利維論之寫道：

「《光輝之書》開篇，其深邃觀念與崇高純粹的圖像，令人驚嘆。書中寫道：『平衡之學是神祕學之鑰。失衡之力終歸虛無。上古諸王、巨人諸侯，皆如此消逝。他們如斷根之樹傾頹，蹤跡無存。失衡之力彼此衝突，荒蕪的大地空虛無形，直至神之靈在天界為自身立定居所，並收攝諸水。彼時，萬有渴求形相的統一，趨向諸力平衡的生命整體；神之面容，頭戴光冕，自浩瀚海面升起，映照水中。祂雙目睜開，光輝迸射，兩道光束與水中倒影交織。神之前額與雙眼在天上構成三角，水中映出第二個三角。至此揭示數字六，萬有創造之數。』此處乃採意譯，若照字面直譯則無法理解。作者明言，將人形賦予神，只是用以表達其意義的象徵；神超越人類思想所能表述，亦非任何圖形所能描摹。帕斯卡說，神是個圓，圓心無處不在，圓周無處可尋。然而人怎能設想一個沒有圓周的圓？《光輝之書》則取這一悖論意象的反面；若論帕斯卡之圓，它則會說：圓周無處不在，無處可尋者乃圓心，且將萬物的普遍均衡比作天平，而非圓。均衡無處不

在，懸掛天平的支點亦然。因此，《光輝之書》顯得比帕斯卡更為有力、更為深邃。《光輝之書》是光的創世記；《形成之書》是真理之梯。書中闡明言語的三十二個終極象徵，即數字與字母。每字衍生一數、一觀念、一形相；因此，憑藉精確的比例與完美的對應，數學不僅可應用於數，也可應用於形相與觀念。憑《形成之書》的學問，人心得以扎根真理與理性；它經由數的演變，闡釋智性所有可能的進展。故《光輝之書》代表絕對真理，而《形成之書》提供獲取、辨識、運用真理的方法。」（《魔法史》）

若將人置於 D 10 點，其真實結構便顯露出來。他存在於四個界，僅其一可見。由此可見，他在物質層面的各部分與肢體，在類比上，乃等高界域中的諸階序與智能。相互貫穿的法則再次得證。雖說整個宇宙寓於人體（43 球層貫穿 D 10），人卻不自知其存在，因人無法支配那優於或大於自身之物。然而，所有高等球層皆支配著他，這可見於人的諸功能與活動。若非如此，人只是一團惰性物質。所謂死亡，乃高等諸環界的生命衝動轉離低等軀體所致。

超物質的諸環界支配自身物質映像，便稱為「生命」；人的靈，實則是這龐大智性體群的總名。它們在自身中心立下一點，稱為「自我」，聚焦於物質之上。X 1 是人氣場卵的外緣，整個圖示便成為人體構造的剖面；若與宇宙關聯，則是宇宙構造的剖面。憑卡巴拉祕傳修習，人習得如何攀登諸環界（即拓展意識），直至最終回歸無限者。達成此過程稱為五十光門。耶穌會卡巴拉學者基歇爾聲稱，摩西通過了四十九門，唯有基督通過第五十門。

威廉·溫·韋斯科特自希伯來文譯出的《形成之書》第三版，附錄了從第二質點「理解」流溢而出的五十智門。此資料源自基歇爾的《埃及的俄狄浦斯》。諸門分為六階：前四階各含十門，第五階九門，第六階僅一門。

第一序列之門稱為「元素之門」，其分支如下：（1）混沌、原質、最初質料；（2）無形、虛空、死寂；（3）深淵；（4）元素起源；（5）土（無胚種）；（6）水；（7）氣；（8）火；（9）性質分化；（10）混合與結合。

第二序列之門稱為「演化十門」，其分支如下：（11）礦物分化；（12）植物原則顯現；（13）種子在濕氣中萌發；（14）草本與林木；（15）植物生命結果實；（16）低等動物生命形式起源；（17）昆蟲與爬蟲顯現；（18）魚類，水中脊椎生命；（19）鳥類，空中脊椎生命；（20）四足獸，地上脊椎動物。

第三序列之門稱為「人類十門」，其分支如下：（21）人類出現；（22）肉體；（23）賦予人類靈魂；（24）亞當與夏娃之奧祕；（25）作為小宇宙的完人；（26）賦予人五種向外作用的能力；（27）賦予靈魂五種力量；（28）亞當·卡德蒙，天上之人；（29）天使般存在；（30）依神形象之人。

第四序列之門為「諸球層」，其分支如下：（31）月亮天層；（32）水星天層；（33）金星天層；（34）太陽天層；（35）火星天層；（36）木星天層；（37）土星天層；（38）穹蒼；（39）第一動者；（40）最高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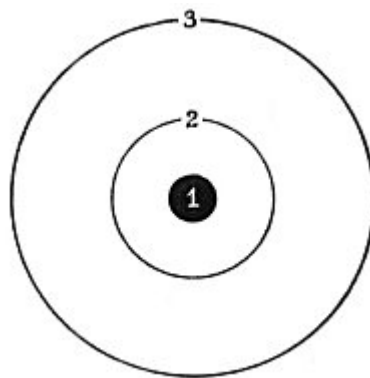
第五序列之門稱為「天使界」，其分支如下：（41）火之子（Ishim）；（42）基路伯（Orphanim）；（43）座天使（Aralim）；（44）主天使（Chashmalim）；（45）德天使（Seraphim）；（46）權能天使（Melachim）；（47）統領天使（Elohim）；（48）天使（Ben Elohim）；（49）大天使（Cherubim）。[天使位階素有爭議，此處排列與本書他處所採不同。拉比們對天使名序的根本分歧始終存在。]

第六序列之門稱為「原型」，僅含一門：神，即無限者，凡人肉眼所不能見。此門由受造界通向創造根源；凡能通過者，便重歸「萬有」無限而未分化狀態。五十門揭示演化之過程；拉比們訓誡：欲臻至高境界者，須逐一穿越所有生命階序。每一階序皆是一道門，靈魂由低至高，於更能回應的機體中，找到新的自我表達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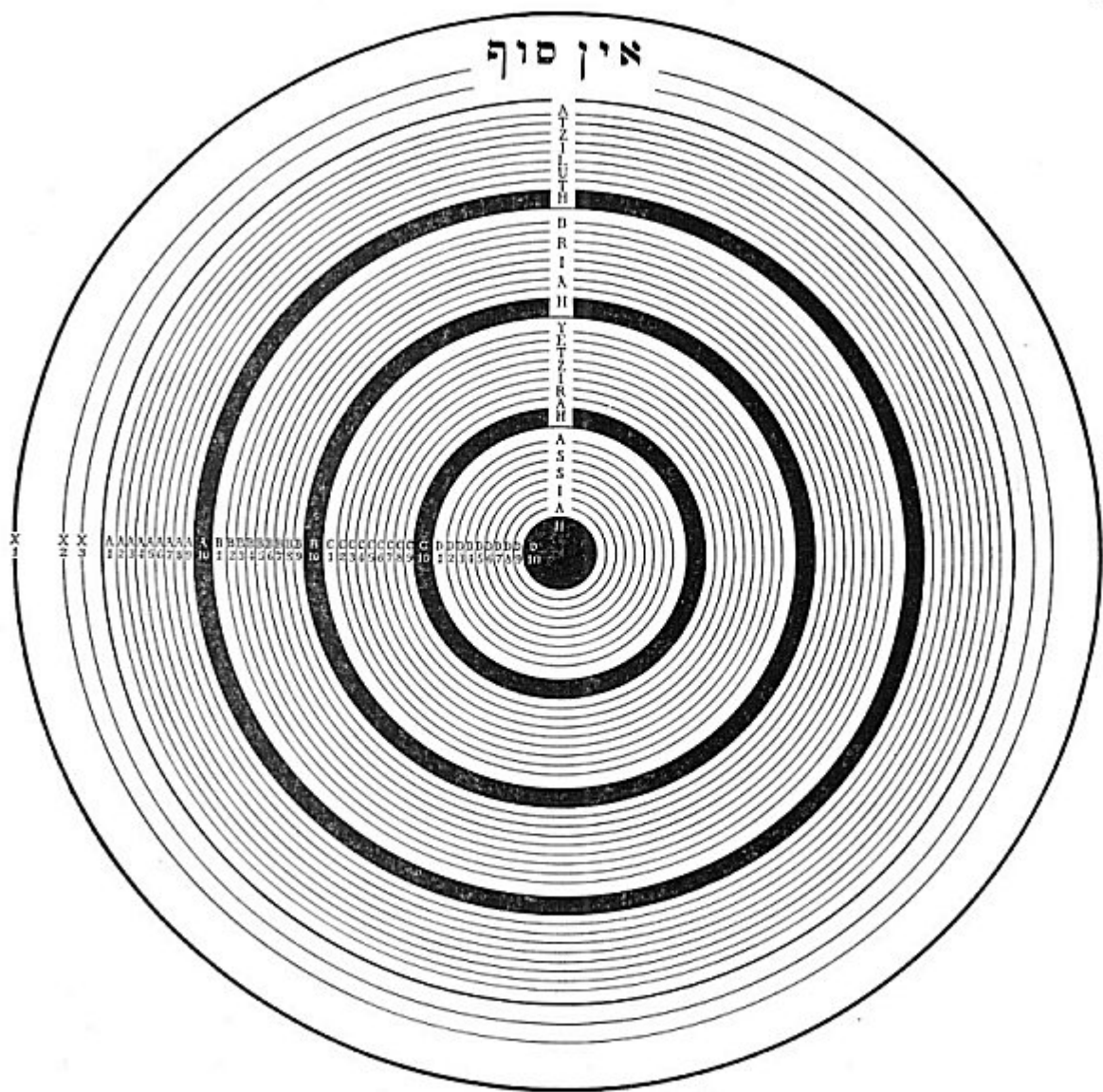
希伯來三元組

卡巴拉學者以字母 ϖ (Shin) 表示前三質點的三位一體。中央略高於兩側圓形者，是首個質點「王冠」，或稱白首。其餘兩圓代表「智慧」（父）與「理解」（母）。聖父與聖母相合，便生出諸界與生命世代。字母 ϖ 那三簇火焰般的尖梢，一直以來被卡巴拉學者用以隱喻這創造性三元。



神聖活動之圖式

就卡巴拉學者說法，至高創造者的生命滲透一切基質、一切空間與一切時間；但為圖解之便，將那至高、涵容萬有的生命，以圓 3 為界。此圓可稱「神聖存在的邊際」。神聖生命瀰漫於圓 3 所界定的區域，聚焦於點 1；點 1 因而成為非位格生命的位格化顯現，名為「第一王冠」。創造之力透過點 1 傾瀉而出，在居中的圓 2 空間裡，顯化為客觀宇宙。



四世界的卡巴拉圖式

四界的卡巴拉圖式。

上圖 X 3 與 A 1 之間的黑線，構成了原初點的邊界；而此粗線內的同心圓，象徵從此點發出的流溢與諸界。此點包含於外環 X 1、X 2、X 3 之內，象徵個體存在的最初確立；而點內四十個同心圓，則象徵低等宇宙，是由第一王冠本性演化而出的低層創造，且仍被包容其中。這第一王冠可稱為神；各種神聖力量、天界生靈、星辰世界與人類，皆在祂之內運作與存續。必須特別注意：A 1 內的一切環界，皆應視為包藏於原初之點中，而此原初點又被大環 X 1 所環繞，即無限者的氣場卵。

每一環界都蘊含其內的諸環本質，自身也融入外圍環的本性。因此，原初之點 A 1 統御並包含其餘三十九環界，各環則依據尊位，不同程度上分有其特質。因此，從 A 1 到 D 10 的整個範圍，皆屬於原初之點；諸環則象徵此點內的分化。原初點立於無限者抽象本性後，便自其中流溢出諸層。環界的力量隨著接近圖的中心而減弱，因為力量大小取決於支配之物的多寡：每一環都支配內環，並受外環支配。因此，A 1 支配三十九環，B 1 則僅支配二十九環；因而 A 1 比 B 1 更有力。圖之外緣最具靈性堅實性，即永恒性；圖心則最具物質密度，即無常性。因此，諸環力量愈減，便愈趨物質與實體，直至中心球層 D 10，象徵地球實際的化學元素。振動頻率也隨諸環趨近中心而下降：A 2 的振動低於 A 1 而高於 A 3，以此類推，直至中心；A 1 振動最高，D 10 則是造物中最低之球層。A 1 雖是造物的統治者，掌管標為 A、B、C、D 的諸環，卻仍低於無限者的三環 X 1、X 2、X 3，因而向不可言說的創造者寶座俯首；A 1 正是從這位創造者的基質中個體化而出。

質點之樹

質點之樹（Tree of the Sephiroth）可謂祕密哲學的珍貴總綱；而這一哲學，原是哈西德主義的精神與靈魂。卡巴拉是以色列珍貴的遺產，然而能領會其真正原理的人日漸減少。當代猶太人若不能體認其深邃的民族教義，便容易被最危險的一種無知，即現代主義，所滲透，並傾向於將卡巴拉視為如瘟疫般避之的邪惡，或只是黑暗時代殘存的可笑黑魔法迷信。可是，無論對猶太人或外邦人，若沒有卡巴拉所提供的鑰匙，舊約與新約的靈性奧義將無從解開。

質點之樹由十個發光圓球構成，排列成三根垂直柱，並由二十二條通道或路徑相連。十個圓球稱為質點（Sephiroth），編號一至十。三柱分別稱為右側的「慈悲」、左側的「嚴厲」，以及居中調和的「溫和」。也可說，三柱代表「智慧」、「力量」與「美」，是宇宙的三重支撐；因經上寫道，萬物根基皆在「三」。二十二條通道即希伯來字母，也分配給塔羅牌中的大阿爾克那。

埃利法斯·利維曾宣稱，只要依一定次序排列塔羅牌，人便能發現關於自身之神、宇宙與自我的一切可知之事。圓球（質點）所屬的十個數字，加上通道所屬的二十二個字母，總和為三十二；這正是卡巴拉「智慧之徑」特有的數目。這些路徑有時被稱為「廣大面容」口中的三十二顆牙齒，或從神聖大腦分出的三十二條神經；它們也類似共濟會的前三十二個階級，將候選者提升至「王家祕密親王」的尊位。卡巴拉學者也認為，原始希伯來《聖經》中，神名在《創世記》第一章出現三十二次，極具深意。（英文聖經譯本則出現三十三次。）按照拉比們對人體的玄祕解析，三十二節脊椎層層向上，通往智慧之殿——頭顱。

前章所述四棵卡巴拉之樹，後來被猶太學者合併成一幅包羅萬象的圖式。這不僅被稱為質點之樹，也被稱為「原型亞當」或「天上亞當」。某些權威認為，《創世記》開篇所述的創造，指的正是這位天上亞當，而非地上的凡人。宇宙由此神聖之人的基質形成，並存於祂之中；即使諸球層消解後，復歸原初基質，宇宙仍將存於祂內。神從不被視為實際包藏於質點之中；質點只是假設性的容器，用以界定創造本質的限度。阿道夫·法蘭克將質點比作盛滿純光的各色透明玻璃碗：光看似染上容器之色，其本質卻始終不變，且不可改變。

構成原型亞當身體的十個質點、其對應數字與宇宙部分，如下所示：

編號	質點	宇宙	替代
1	凱特爾（Kether）——王冠	第一動者	火性諸天
2	霍克瑪（Chochmah）——智慧	黃道	最初運動
3	比納（Binah）——理解	土星	黃道
4	赫塞德（Chesed）——慈悲	木星	土星
5	格布拉（Geburah）——嚴厲	火星	木星

編號	質點	宇宙	替代
6	提斐雷特 (Tiphereth) ——美	太陽	火星
7	內察赫 (Netsah) ——勝利	金星	太陽
8	霍德 (Hod) ——榮耀	水星	金星
9	耶索德 (Jesod) ——基礎	月亮	水星
10	馬爾庫特 (Malchuth) ——王國	元素	月亮

須再三強調：質點及其所配屬的性質，正如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四元數，只是象徵宇宙體系及其眾多組成部分。這些象徵中，更真實、更完整的意義，不能由文字或口傳揭示，而須經研習與冥想自行領會。《光輝之書》中寫道：有一件「外衣」，即成文教義，人人皆可見。有理解力的人不凝視「外衣」，而觀看其下的「身體」，即智性與哲學的法典。然而，最具智慧者、天界君王的僕役，只注視其「靈魂」，即靈性教義；這才是律法永恆且不竭的根源。埃利法斯·利維論及此偉大真理時也說，欲入智慧的祕密之殿，須先身披提亞納的阿波羅尼奧斯寬大的「斗篷」，手持赫爾墨斯的「燈」。斗篷象徵自持與自立的品格，必須如力量之披風環繞尋道者；賢者長燃不熄的燈，則代表覺照的心智與完全平衡的智性，缺此則萬世之謎終不可解。

質點之樹有時被描繪為人體，由此更加確立亞當·卡德蒙 (Adam Kadmon) 最初「天上之人」的真正身分：他是宇宙的「理型」。十個神聖圓球（質點）遂被視為原初生者 (Protogonos) 的十個神聖肢體與器官，排列如下。王冠是原型頭顱的冠冕，或許指松果體；智慧與理解分別是大腦的右半球與左半球。慈悲與力量（或嚴厲）分別是右臂與左臂，象徵「宇宙大人」主動進行創造的肢體。美是心臟，或依某些說法，為全部內臟；勝利與榮耀分別是右腿與左腿，即世界的支柱。基礎是生殖系統，或形相的根基；王國則代表雙足，是存在的根基。有時，基礎被視為男性生殖力，王國則被視為女性生殖力。如此構想的「宇宙大人」，正是尼布甲尼撒夢中那巨大形像：金頭、銀臂與胸、銅身、鐵腿與泥足。中世紀卡巴拉學者也曾按順序，把十誡與主禱文十部分對應十質點。

共有三組創造力量的三元組，從王冠流溢而出，在《光輝之書》中被稱為「三頭」，每頭各具三面——海倫娜·布拉瓦茨基寫道：

「此王冠 (Kether) 為第一個質點，內含其餘九個質點 (Sephiroth) 或智性體。它們在總體與合一中，代表原型之人——亞當·卡德蒙，也就是『原初生者』 (πρωτόγονος)；而在其個別與統一之中，仍具二重性，或稱『雙性者』 (Didumos)，因他是一切人類的原型。由此，我們得到三個三位一體，各自包含於一個『頭』中。在第一頭或第一面，即印度三相神的對應中，可見最初雌雄同體者——王冠 (Kether)，位於上方三角形的頂點。它發出智慧 (Chokmah)，即陽性而主動的力量，又稱雅 (Jah, יה)；並發出理解 (Binah, בינה)，即陰性而被動的力量，也以耶和華 (Jehovah, יהוה) 之名表示。三者構成質點的第一個三位一體，或第一個『面』。此三元組又流溢出慈悲 (Chesed, חסד)，即陽性而主動的力量，又稱以勒 (El)；由此再流溢出力量 (Geburah, גבורה)，即正義，也稱以羅亞 (Eloha)，為陰性而被動的力量。二者結合而生美 (Tiphereth，

תפארת)：美、仁慈、靈性太陽，並以神名埃洛希姆 (Elohim) 為人所知。由此形成第二個三元組、第二個『面』或『頭』。它們又依次流溢出陽性力量勝利 (Netzach, נצח)，即堅定，又稱萬軍之耶和華 (Jehovah Sabaoth)；勝利再發出陰性而被動的力量榮耀 (Hod, הוד)，即光輝，又稱萬軍之埃洛希姆 (Elohim Sabaoth)。二者產生基礎 (Yesod, יסוד)，即根基，也就是大能的活神 (El-Chai)；第三個三位一體或『頭』於是完成。第十個質點實為二元體，在圖中表示為最下方的圓。它是王國 (Malkuth, מלכות)，也是舍基納 (Shekinah, שכילה)；又稱阿多奈 (Adonai)，並在天使諸眾中稱為基路伯 (Cherubim)。第一個『頭』稱為智性界；第二個『頭』為感官界，或知覺界；第三個則為物質界。」（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

後世卡巴拉學者也將質點之樹分為五部分，圓球依下列方式配置：

(1) 大面容 (Macroprosopus)，或「偉大面容」，是王冠之稱；王冠居質點之首，為最高者，並包含由其流溢而出的九種力量或質點。

(2) 阿爸 (Abba)，即「偉大父親」，通常指智慧 (Chokmah) ——宇宙智慧，也是王冠的第一道流溢。不過，依伊本·蓋比魯爾之說，智慧代表「子」，即邏各斯或話語，乃王冠與理解結合所生。

(3) 艾瑪 (Aima)，即「偉大母親」，是第三個質點「理解」通常所用的名稱。此為聖靈，萬世萬代由其身體發出。作為創造三元組的第三位，它對應耶和華 (Jehovah)，即造物主 (Demiurgus)。

(4) 小面容 (Microprosopus)，或「較小面容」，由六個質點構成：慈悲 (Chesed)、力量 (Geburah)、美麗 (Tiphereth)、勝利 (Netzach)、榮耀 (Hod) 與基礎 (Yesod)。小面容通常稱為「較小亞當」，或短面者 (Zaur Anpin)；大面容或「上級亞當」則稱為長面者 (Arikh Anpin)。

小面容的象徵為六芒星或錫安交錯三角形，也可由立方體的六面表示。它象徵北、東、南、西、上、下六方，也象徵創造的前六日。麥葛瑞格·馬瑟斯列舉小面容各部分時，將質點理解納入較小亞當的第一且高等部分，使其構成七重結構。若小面容被視為六重，其諸質點便對應創造六日；第十質點王國 (Malkuth)，則對應安息日。

(5) 小面容的新婦是王國，即諸質點的縮影；其四重構成，由四元素交融而成。此乃神聖夏娃，自小面容之側取出，並把整棵卡巴拉之樹的力量，匯合於一個可稱為「人」的層界之中。

根據質點的奧義，「神聖閃電」依照神聖流溢次序穿越四界，此即創造的秩序，可作如下描述：從無限者，亦即「無」與「萬有」、永恆且無制約的力量，生發出大面容，也稱「長面容」。經文寫道：「其頭顱之中，每日生起一億三千萬世界；皆由祂而存在，並由祂所維繫。」（見《大聖會》）大面容是無限者已定向的意志，對應質點王冠。祂從自身生出九個較低的球，既是其總和，也是覆育其上的成因。二十二個希伯來字母以種種組合建立宇宙法則，構成大面容的權杖；祂從神性流溢界的火焰寶座上揮動此杖。

這永恆而古老的雌雄同體者，即王冠，生發出智慧，即偉大父親；又生發出理解，即偉大母親。二者通常分別稱為阿爸與艾瑪，是最初男性與最初女性，亦即性別的原型。兩者對應於聖名耶和華（יהוה，IHVH）的前兩個字母：父為 י，即 I；母為 ה，即 H。阿爸與艾瑪象徵宇宙的創造活動，並建立於創造界。《光輝之書》寫道：「因此萬物皆建立於男女的平等之中；若非如此，萬物如何能存續？此開端是萬有之父，眾父之父；二者彼此繫結，一徑照入另一徑——智慧作為父；理解作為母。」

關於第一三元組各部分的關係，眾說紛紜。某些卡巴拉學者，例如伊本·蓋比魯爾，把王冠視為父、理解視為母、智慧視為子。在後來的排列中，智慧作為子之屬性，便成為下界諸球層的創造者。理解的象徵是鴿子，代表宇宙之母孵育萬有的母性本能。

由於此創造三元組與基督教三位一體極為相似，後期卡巴拉學者重新排列前三個質點，並增添一個稱為達特（Daath）的玄祕點，乃假設性的第十一個質點。它位於連接智慧與理解的水平線，以及連接王冠與美的直線交會處。早期卡巴拉學者雖未提及達特，但這仍是重要的元素；後來將其加入質點之樹，絕非未經深思熟慮之舉。若智慧是王冠主動而智性的力量，理解是王冠的接納之能，則達特便是由智慧生出、流入理解的思想。

設立達特後，此創造三位一體的問題更為清楚，在圖式上呈現為由智慧（父）、理解（母，或聖靈）與達特（建立諸世界的話語）組成。艾薩克·邁爾貶低達特的重要性，稱其為一種權宜遮飾，用以掩蓋真正的創造性三元組之父，即王冠，而非智慧。然他並未對這一假設性質點的象徵意義，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依原始觀念，聖父與聖母結合，產生小面容，即「短面容」或「較小面容」；它建立於形成界，並對應偉名中的字母 ו，即 V。小面容的六種力量由其源頭流出，即理解，亦包含於此之中，乃較小亞當之母。這些力量構成神聖行星的諸球層；其名為埃洛希姆，並運行於深淵之面。第十質點為王國，被描述為較小亞當的新婦，與其主相背而生；並被賦予聖名最後一字母 ה，即 H。王國居於第四界——行動界，由一切高等力量映入塵世元素而構成。由此可見，卡巴拉之樹貫穿四個界，其枝在物質之中，其根則在亙古者大面容之中。

三條垂直柱支撐著質點之樹，此象徵著宇宙體系。中央柱以王冠為根基，即永恆一者；它向下穿過假設性質點達特，再經「美」與「根基」，最終安置於最後一個球「王國」的堅實根基上。中央柱的真正意義是均衡，顯示神如何從自身中央流溢出顯現的兩極，卻仍不受極性幻象束縛。若把這一柱所連接的四個質點數字相加（1 + 6 + 9 + 10），總和為 26，正是耶和華的數值。（見〈畢達哥拉斯數學〉一章。）

右柱稱為雅斤（Jachin），以神流溢而出的智慧為根基；懸於其上的三個球皆為男性力量。左柱稱為波阿斯（Boaz），其上的三個球皆為陰性且接納性的力量，因為它以「理解」這一接納性的母性力量為根基。須特別注意，「智慧」被視為放射或傾流；「理解」則被視為接受者，為智慧之流所充滿。三柱最終在王國合一，高等諸界的一切力量也在其中顯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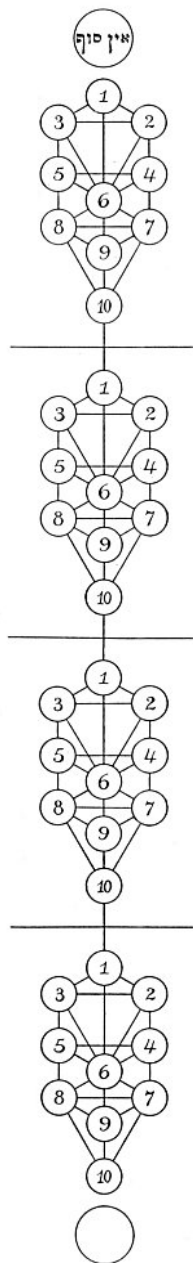
中央柱上的四個球揭示創造力在各界中的功能。第一世界中，創造力是「意志」，即至一的神聖起因；第二世界中，則是假設性的達特，由神之思想發出的話語；第三世界中，則為「美」——太陽，亦即神與自然之間的焦點；在第四界中，它呈現為二重性，即生殖系統的陰陽兩極：「根基」為陽，「王國」為陰。

在基歇爾的質點之樹中可注意到，會幕的飾物出現於圖中各處。這些飾物指出神之殿與宇宙之間有直接關聯；而這種關聯，也必永遠存在於創造世界的神與世界本身之間，因世界正是神的居所或載體。現代科學若能感受古人哲學推論的真正深度，便會明白：構築卡巴拉體系者，對於天界秩序的知識，在各方面皆足以媲美現代學者。

四字聖名（Tetragrammaton）寫作 יהוה，發音為耶和華（Jehovah）。第一個字母是 י，約德（Yod），象徵胚芽、生命、火焰、起因、一者，也是猶太陽物象徵中最根本者。其數值為十，應被視為包含十的一。卡巴拉宣稱，約德實際上是三個約德：第一個是「始」，第二個是「中」，第三個是「終」。約德的寶座是質點「智慧」（依伊本·蓋比魯爾之說則為「王冠」），它由此出發，使「理解」受孕，而「理解」即第一個赫（ה，He）。此一結合的結果是「美」，也就是瓦夫（ו，Vau）；其力量為六，象徵小亞當的六個肢體。最後一個赫（ה）則是「王國」，即「低等母親」，承受「神聖母親」的部分力量，即第一個赫（ה）。將四字聖名的四個字母垂直排列，便產生一個極似人體的圖形：約德（י）為頭，第一個赫（ה）為臂與肩，瓦夫（ו）為身軀，最後一個赫（ה）為髖與腿。即使把希伯來字母換成英文字母，其形相也不會有實質改變，類比亦同。同樣極為重要的是：將字母 ו「欣」置入「耶和華」之名的中央，便形成「耶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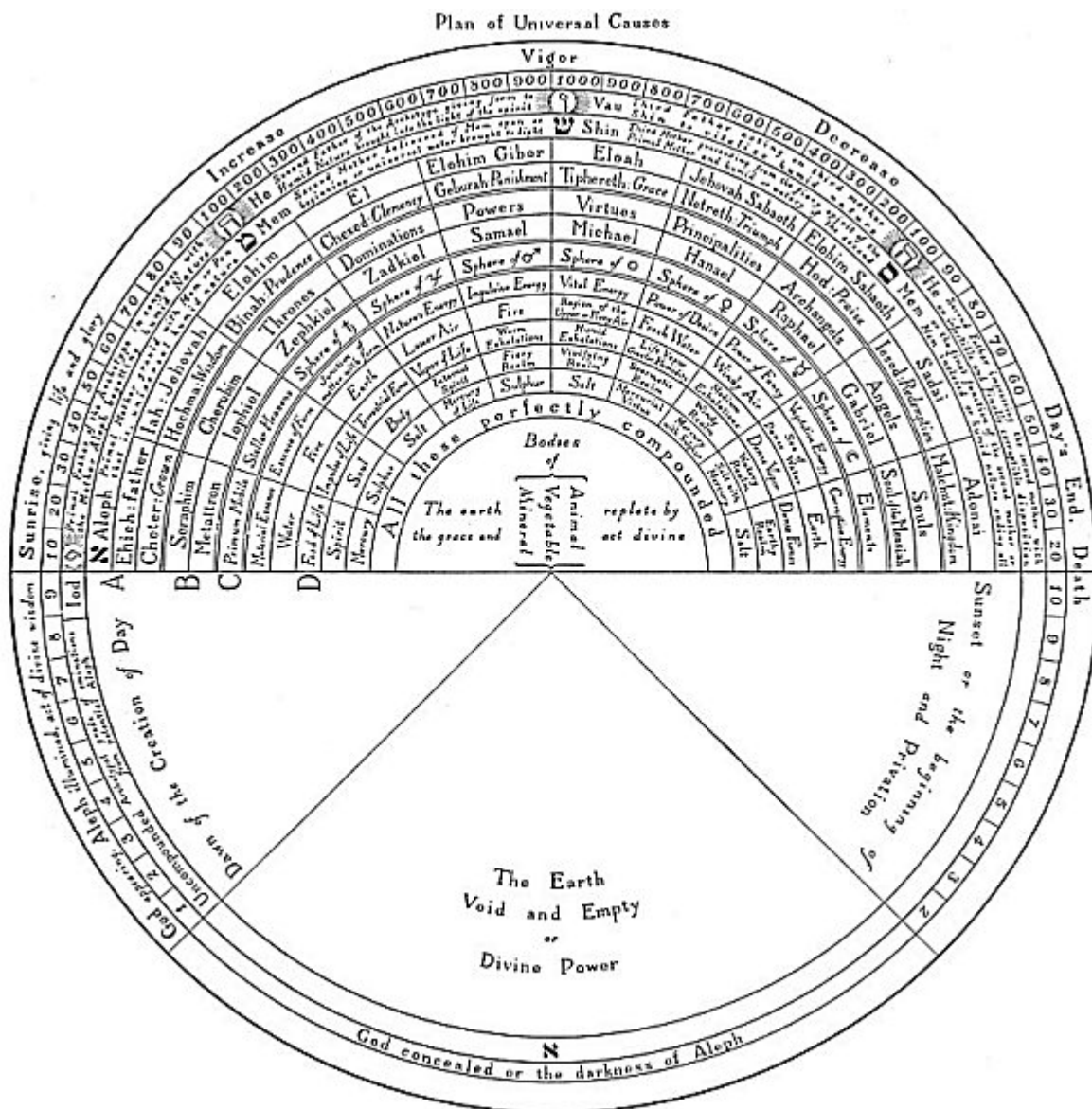
יהוהו

據埃利法斯·利維所述，在卡巴拉祕儀中，耶和華之名有時以連接二十四個點的方式寫成；這二十四點象徵寶座前的二十四位權能者。人們相信，惡之權能者的名字，就是耶和華符號的反轉或倒置。（見《超驗魔法》）論及「偉大真言」，阿爾伯特·派克寫道：「共濟會員的真言，須尋自於神不可言說之名的隱蔽深奧含義；此名由神傳予摩西，而其意義因當初為了防範而隱藏，至今早已失傳。此名的真確發音固然是一項祕密；然其中的含義，才是更為深邃的祕密，包含我們對神本性能夠知曉的一切真理。」（見《道德與教義》）



四棵質點之樹

前章大圖圖所示的四十個同心圓，在此排列成四棵樹，每棵樹各有十圓。這些樹揭示了支配一切造物命運的階序組織。四個世界中的樹形相同，但諸光球所承載的力量，會透過各界基質以不同方式表現，因而產生無窮分化。



質點對應表

出自弗拉德《作品集》

上圖特別依據拉丁文譯出，不僅對卡巴拉學習者別具價值，也展現羅伯特·弗拉德編製對應表的非凡能力。羅伯特·弗拉德名列最傑出的玫瑰十字會士與共濟會員；事實上，他常被稱為「第一位英格蘭玫瑰十字會員」。他撰寫過數篇珍貴文獻，直接關乎玫瑰十字之謎。值得注意的是，他最重要的作品，竟與培根、莎士比亞以及最早期玫瑰十字作者的作品同時出版。

Table of the SEPHIROTHS in circles.



以太陽系形式呈現的質點

出自莫里斯《印度古物志》

托馬斯·莫里斯重印上圖；它是前頁繁複樹圖的一種變形。此處各質點彼此疊置，並隨其力量與尊位遞減而縮小。因此，王冠最大且包羅一切；王國則代表物質宇宙，最小，也最不重要。

人類創造論的卡巴拉之鑰

亨利·史蒂芬在一六〇七年出版的《奇觀世界》中，記下一則軼聞。有位聖安東尼修士宣稱，他在耶路撒冷時，當地的宗主教不僅向他展示了「道成肉身者」的一根肋骨、伯利恆之星的幾縷光芒，還展示了熾天使的長鼻、智天使的一片指甲、摩西的角，以及一只盛裝基督氣息的小匣。一個民族若深信熾天使有形有體，甚至其長鼻也能保存至今，便自然難以理解猶太哲學中更深奧的問題。試想，古代賢者若聽聞智天使竟長出指甲，心中會有何等反應。依聖奧古斯丁所言，智天使象徵福音書作者；依斐洛，智天使象徵整個天界最外緣的圓周；依若干教父，智天使則象徵神的智慧。這類寓意形象乃為理解力有限的未入門者而造，但若將它們與神聖原則混為一談，便是對靈性真理最荒謬的誤解。這類荒唐觀念至今仍如堅硬壁壘，阻礙世人真正理解《舊約》與《新約》的象徵。人的心智已被歷代崇奉的荒謬之網所困；若不先使理性從中解脫，又怎能發現真理？

《舊約》，尤其是《摩西五經》，不只保存了創世與造人的傳統敘事；其中還鎖藏著摩西的埃及導師之祕密教義：神人的生成（即啟悟者），以及如何經由哲學而重生的奧義。這位以色列的立法者除了一般歸於他的著作之外，還編纂過若干作品，但如今流傳的所謂摩西第六、第七書，實為中世紀用來欺騙輕信者的黑魔法偽作。在億萬虔敬且深思的聖經研讀者中，竟只有極少數人察覺索德（Sod）的祕傳教義何等崇高，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此乃阿多奈的猶太祕儀。然而，只要熟悉三種卡巴拉方法，即字母數值法（Gematria）、首字母釋義法（Notarikon）與換字法（Temurah），便可發現古代猶太形上學中許多最深邃的真理。

字母數值法不僅指以字母交換其對應數值，也指分析建築或物件的尺度，從而判定其建造時所含的玄祕目的。S. L. 麥格雷戈·馬瑟斯在《卡巴拉揭祕》中舉例說明：《創世記》十八章二節「看哪，三個人」（Vehenna Shalisha），其數值等於「這些是米迦勒、加百列與拉斐爾」（Elo Mikhael Gabriel Ve-Raphael）；兩句皆為 701。若一個不等邊三角形的三邊長為 11、9、6 英寸，總和為 26，正等於希伯來詞 IHVH（耶和華）的數值；因此，這樣的三角形可作為耶和華的適當象徵。此法也包括分析字母筆畫的大小與排列，以揭示一個詞的隱蔽意義。希臘人與猶太人都曾運用字母數值法。《新約》諸書，尤其歸於聖約翰名下的作品，含有許多用例。尼基弗魯斯·卡利斯圖斯宣稱，《約翰福音》是在耶路撒冷聖殿下方的洞穴中被發現的；該卷早在「基督紀元之前許久」便已藏於其中。第四福音書中存在後人增補的內容，支持此說：此書原本並非特指耶穌其人；其中歸於他的言論，本是「宇宙心智」人格化後所宣說的神祕教誨。其餘約翰文獻，包括書信與《啟示錄》，也籠罩在同樣的奧義之幕下。

依首字母釋義法，一個詞中的每個字母都可成為新詞的首字母。例如，從《創世記》的首字 BRASHITH，可抽出六個詞，意為「起初埃洛希姆看見以色列將接受律法」。馬瑟斯也引述了中世紀卡巴拉學者所羅門·梅爾·本·摩西所列出、由 BRASHITH 形成的另外六種首字母釋義。聖奧

古斯丁從厄立特里亞女巫著名的藏頭詩中，得出 IXΘΥΣ（魚）一詞，並以首字母釋義法展開為「耶穌基督，神之子，救主」。另有一種用法正與此相反：取一句中各詞的首字母、末字母或中間字母，連接成一個或數個新詞。例如，阿們（ἀμήν）可從希伯來句「主是信實之王」中抽出。古代祭司既將這些隱秘手法藏入聖典之中，便告誡弟子：不可翻譯、刪改或重寫聖書的內容。

在換字法的泛名之下，可歸納數種系統：依預定字母表，或依特定規則或不規則的數學字母排列，以一字母替換另一些字母。例如，字母表可平分為上下兩列，使下列字母可與上列字母互換，反之亦然。依此程序，Kuzu 一詞的字母可換成 IHVH，即四字聖名。另一種換字法只是重排字母。שֵׁתִּי 乃位於世界中心之石，大地即由此點向四方展開。此石裂為兩半時，成為 שֵׁתִּי，意為「神之安置」。（見《佩庫代·拉科夫》，頁 71 – 72）換字法有時也只是簡單的字母重排，例如英文「活著」（live）倒置即成「惡」（evil）。各種換字法體系，是古代拉比最複雜、最深邃的技藝之一。

神學界逐漸形成一種共識：迄今為人接受的聖經譯本，未能充分表達原始文獻的精神。

海倫娜·布拉瓦茨基寫道：「《神之書》的第一份抄本，經希勒家編訂並傳布於世後，這個抄本便消失了；於是以斯拉不得不重新編成一部《聖經》，再由猶大·馬加比完成；……當它從角形字母轉抄為方形字母時，已被改得面目全非；……馬所拉最終完成了這場破壞；最後，我們所得的文本，不過九百年歷史，卻充滿刪漏、增補與蓄意扭曲。」（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

哈佛大學克勞福德·豪厄爾·托伊教授指出：「經文一再傳抄，抄寫者不僅有時會抄錯字母與詞，也會擅自增補文本，或把不同作者的內容合併而不作區分。這類做法尤其可見於《彌迦書》與《耶利米書》，以及歸在《以賽亞書》與《撒迦利亞書》名下的各組預言。」（參見《猶太教與基督教》）

《聖經》殘缺不全的狀態，雖部分出於偶然，實際上是否仍反映了某種蓄意安排，用以迷惑未入門的讀者，從而更妥善地隱藏猶太坦拿音（Tannaim）的祕密？基督教世界從未擁有以色列祕密教義的隱藏卷軸；若卡巴拉學者的假設為真，即摩西祕儀失傳的經卷已織入《妥拉》的結構之中，那麼聖經便真可謂書中藏書。拉比圈子普遍認為，基督教界從未理解《舊約》，而且很可能永遠無法理解。事實上，至少在某些人看來，《舊約》乃是猶太信仰所獨有的經典；基督教在持續迫害猶太人之後，竟把嚴格屬於猶太的著述納入自身神聖正典，實是越權。但正如一位拉比所言，若基督教必須使用猶太聖書，至少也該稍具明智地使用！

《創世記》開篇說，七位埃洛希姆（Elohim）創造光，並將光與黑暗分開，又把穹蒼以下的水與穹蒼以上的水分開。如此建立的低層宇宙，完全符合印度、埃及與希臘祕儀的密傳教導；接著，埃洛希姆轉而創造植物、動物，最後創造人。經文說：「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與樣式造人。……於是神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神的形象造他；造男造女。神賜福給他們，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再度充滿地面，……」

上述摘自「英文最完美範例」，但請靜心細思其代名詞的驚人用法。埃洛希姆乃複數且兼具陰陽性的希伯來詞，卻被譯成單數且無性的神，使《創世記》開篇幾乎喪失了原義。若此詞被正確譯為「陽性與陰性創造諸力」，有人便擔心，自稱一神論者的基督徒，可能因而被指控為崇拜多神。然而，「我們」之類複數代詞，已清楚顯示神的泛神本質。再者，埃洛希姆（神）兼具雌雄的構成，也在下一節顯露：經文說他（指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為男與女；更準確地說，既然性別尚未分離，乃是造為「男女一體」。這對長久以來把神視為男性權能的觀念，是致命一擊；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禮拜堂天頂所描繪的形象，即是此觀念的例證。隨後，埃洛希姆命令這些雌雄同體者「生養眾多」。請注意，此時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尚未各自獨立存在。最後，也請注意「再度充滿地面」一詞中的「再」。此前綴意為「回到原初或先前的狀態或位置」，或「重複、恢復」。（參見一九二六年版《韋氏國際詞典》）這明確顯示，在《創世記》所述的「造人」階段之前，即已有人類存在；凡稍讀《聖經》者，都不難看出這一點。

檢視聖經辭典、百科全書與註釋可知，埃洛希姆一詞呈現的複數形式，超出其可敬作者與編者所能解釋。《新沙夫-赫爾佐格宗教知識百科全書》如此總結關於埃洛希姆複數形的爭議：「最初此詞是否表示神聖存在乃複數？」詹姆斯·黑斯廷斯主編的《聖經辭典》也呼應嚴格詞源學者的看法：「為何使用複數形式的埃洛希姆，也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哈弗尼克博士認為，埃洛希姆的複數形，表示神聖存在的豐盛與極大充盈；其說載於《通俗與批判聖經百科全書》，這正是人們竭力迴避這個極具殺傷力之詞的例證。《國際標準聖經百科全書》則認為，現代神學家提出的解釋過於精巧，不可能出自早期希伯來人的構思，哈弗尼克博士之說即為一例；它主張此詞只是閃族多神思想階段的遺存。《猶太百科全書》以簡潔語句支持後一假設：「據銘文資料、傳統與民俗所能提供的線索而言，閃族人顯然具有多神傾向。」

猶太與外邦的各哲學流派，曾對亞當的身分提出或博學、或不甚博學的解釋。新柏拉圖學者在此原初之人身上，看見了柏拉圖所謂「人類理型」，即「人屬」的原型或範式。斐洛認為亞當代表人類心智；它能理解周遭萬物，為之命名，卻不能理解自身本性的奧義，故未能為之命名。亞當也被比作畢達哥拉斯的單子；此單子憑其完滿合一的狀態，得以居於伊甸界域。當單子經歷近似分裂的過程，而成為二元，象徵著不和與幻妄，由此形成的受造物，便被逐出其天界家園。因此，這雙重之人被逐出樂園，乃未分裂創造之地；智天使與火焰劍，遂守衛於因果世界之門前。人唯有在自身之中重建合一，方能重得原初靈性狀態。

依以薩林所述，以色列祕密教義認為共有四位亞當，各居於四個卡巴拉世界。第一位或天上亞當，獨居神性流溢界；其本性之內含有一切靈性與物質潛能。第二位亞當居於創造界；如第一位亞當，這一存有亦為雌雄同體，其身體第十部分（足跟，即王國）對應於那傷及蛇頭的以色列會眾。第三位亞當同樣雌雄同體，披著光之身體，居於形成界。第四位亞當只是第三位亞當墮入行動界之後的狀態；此時，靈性之人披上獸性的外殼或「皮衣」。第四位亞當仍被視為單一個體，雖然其本性內部已發生分裂，並存在兩個外殼或肉身：一者體現男性力量，另一者體現女性力量。（詳參艾薩克·邁爾）

亞當的宇宙本性，見於各種關於其造身材料的記載。最初規定，造亞當所用的「塵土」須取自七個世界。然而，這些界層拒絕交出自身的物質，創造者遂強力從中奪取構成亞當所需的元素。聖奧古斯丁在「亞當」之名中發現一種首字母釋義：構成其名的四個字母，分別是希臘語「東、西、北、南」四詞——Anatole、Dysis、Arktos、Mesembria——的首字母。該作者也在亞當身上看見基督的原型；他寫道：「亞當沉睡，好使夏娃成形；基督死去，好使教會成形。亞當沉睡時，夏娃由其肋旁成形。基督死後，其肋旁受矛刺，聖禮遂湧流而出，以成教會。……亞當本身，正是那將臨者的預表。」

喬治·富特·摩爾在近作《猶太教》中如此描述亞當的龐大身軀：「他充塞整個世界，遍及四方。他身體所用的塵土，取自世界各處，或取自未來祭壇之地。更有意思的是，人最初被造為雌雄同體，此說很可能源自外來傳說，被附會到《創世記》第一對人類身上。三世紀的拉比撒母耳·巴爾·納赫曼說：『神創造亞當時，使他面向兩方（דיו פרעופים）；然後把他鋸成兩半，為每一個形體各造一個背。』」

《光輝之書》持兩位亞當之說：第一位是神聖存有，自至高原初黑暗中踏出，依自身形象創造第二位或地上亞當。較高的「天上之人」即因果界域，蘊含一切神聖力量與潛能，並被視為一個巨人；依諾斯底派之說，其肢體即是構成萬有的基本元素。此亞當被象徵為面向兩方：一面凝視自身的近因，另一面俯望他即將沉入的浩瀚宇宙之海。

從哲學上說，亞當可被視為人類完整靈性本性的代表：雌雄同體，且不受朽壞支配。對於這較完整的本性，凡人所知甚少。正如靈本含物質，既是物質的根源，也是其終極；夏娃也代表較低或必朽的部分，源自更宏大、更完整的靈性創造，或在其中暫存。夏娃代表個體較低的部分，因而是誘惑者；她與象徵世俗知識的蛇合謀，使亞當沉入恍惚狀態，對自身高等自我毫無知覺。亞當看似醒來，實則沉睡，因他已不在靈中，而在身體中。分裂既已發生，真正的亞當安居於樂園，其低等部分則化身於物質形體（夏娃）之中，徘徊於必死生命的黑暗裡。

穆罕默德的信徒，似乎比其他宗派的未入門者更能領會樂園真正的玄秘意義。他們明白，人墮落之前的居所，並非地球某處實際的花園，而是指高等界域，即天使世界，並由四條神祕生命之河灌溉。亞當被逐出樂園後，降落於錫蘭島；某些印度教派視此地為聖地，因他們認為古蘭卡島正是伊甸園的實際所在，據推測曾以橋梁與大陸相連，人類由此遷徙散布。依《天方夜譚》（理查·伯頓爵士譯本）所載，今日錫蘭某座山巔仍可見亞當的足印。伊斯蘭傳說中，亞當後來與妻子重逢；死後，其遺體在洪水之後由麥基洗德帶往耶路撒冷安葬。（參見《古蘭經》）

亞當（ADM）一詞實指一個物種或族類；亞當之所以被視為個人，只因對此理解不足。亞當作為大宇宙，是巨大的雌雄同體者，甚至就是造物者；亞當作為小宇宙，則是造物者最高的造物；造物者並將自身的一切性質與力量賦予其中。然而，造物者自身並不具備不朽，因此也不能把不朽賜予亞當。依傳說，造物者竭力阻止人得知其造者的不完整。於是，亞當也兼具眾天使的品質與特性；天使乃造物者的僕役。諾斯底基督徒認為，人類因宇宙心智的降臨而得救。宇宙心智是高於造物者的偉大靈性存有；祂融入人的構成中，使受造之人獲得自覺的不朽。陽物象徵在

早期猶太神祕主義中佔有重要地位，此事不言自明。哈格雷夫·詹寧斯在亞當形象中，看見濕婆林伽的一種類型，這塊石頭象徵宇宙創生者的創造力。詹寧斯寫道：「在格雷戈里的著作中……有一段提到，『挪亞每日在方舟中，於亞當之體前祈禱』，也就是在陽物前祈禱；亞當乃原初陽物，人類的大生殖者。他說：『此祈禱每日在亞當之體前誦念，或許顯得奇怪。但東方人最公認的傳統是，神命令亞當，其死後身體應留在地上，直到時機成熟，由至高神的祭司將它帶往大地中央。』」此地便是摩利亞山，亦即印度的須彌山。「此亞當之體經防腐處理，由父傳子，最後由拉麥交到挪亞手中。」（參見《陽物崇拜》）

此說在一定程度上闡明了卡巴拉的斷言：第一亞當之內包含所有以色列人的靈魂。（參見《索德》）雖然依《黃金傳說》所載，亞當下葬時口中含著知識樹的三粒種子，但須記得，看似相互矛盾的神話，常圍繞同一人物編織。卡巴拉最深邃的奧義之一，見於以亞當（ADM）三個字母為基礎的首字母釋義。這三個字母分別構成亞當（Adam）、大衛（David）與彌賽亞（Messiah）三名的首字；據說三者含有同一靈魂。此靈魂代表人類的世界靈魂；因此，亞當象徵靈魂沉降於物質，彌賽亞象徵靈魂向靈性提升，大衛則象徵靈魂的「後成」狀態。

猶太祕儀與亞洲某些哲學學派相同，含有一種奇特教義，論及「諸神之影」。埃洛希姆俯視深淵，看見自己的影子，便依這些影子塑造低等創造。貝利奧爾學院一位匿名大師寫道：「在祕儀中，演出創造人的戲劇時，阿萊姆〔埃洛希姆〕由人扮演；他們在塑造一個亞當型的人類形體時，依自身投下的影子勾勒輪廓，或依投在牆上的影子塑形。埃及的繪畫藝術即由此起源；埃及古蹟上所刻的象形圖像浮雕極淺，因此至今仍宛如影子。」

在早期猶太祕儀的儀式中，演出創造的盛典，各演員扮演創造諸力。塑造亞當型之人所用的「紅土」，或許象徵火；尤其因亞當與約德（Yod）相關，此字母即火焰字母，也是聖名耶和華的第一個字母。《約翰福音》二章二十節寫道，聖殿建造了四十六年。聖奧古斯丁在此語中，看見一種祕密而神聖的字母數值法；因為依希臘數字哲學，亞當之名的數值正是 46。於是亞當成為聖殿的範型；因神之殿正如原初之人一樣，是大宇宙中的小宇宙或縮影。

在祕儀中，亞當被認為具有特殊的靈性生成力。他並非藉由肉身生殖過程繁衍其類，而是發出自身影子；更準確地說，是使自己映照於物質上。亞當隨後為此影賦予靈魂，使它成為活物。然而，只有所映照的原型仍存在時，此影才留存；原型一旦移除，眾多肖像也隨之消失。這正是亞當肋旁創造夏娃寓言的鑰匙：亞當代表理型或範型，被映照到物質宇宙中，成為無數有魂之形象；這些形象合稱為夏娃。依另一理論，性別分離發生於原型界；因此，下界的影子依原型所建的秩序，分成兩類。男女之間看似難理解的吸引，在柏拉圖看來，是一種宇宙衝動，促使原型存在分裂的兩半重新合一。

《創世記》以象徵方式描述性別分離，究竟應推論出何種含義，歷來爭議甚多。人原初為雌雄同體，幾乎已獲普遍承認；依合理推想，人終將重獲這種雙性狀態。至於如何達成，則有兩派看法。一派主張，人的靈魂實際上被分成兩部分（男與女），若未經由所謂「愛」的情感重新結

合，始終是不完整的受造物。由此觀念衍生出「靈魂伴侶」教義，且常被濫用：分裂的靈魂必須歷世尋覓，直到彼此發現自己的互補之半。現代婚姻觀在某種程度上建立於此理想。

另一派則認為，所謂性別分離，是雌雄同體者的一極受到抑制，使其中顯現的生命能量，得以轉用於發展理性能力。由此觀之，人實際上仍是雌雄同體，在靈性上完整；但在物質世界中，男人本性中的女性部分，以及女人本性中的男性部分，皆處於潛伏狀態。然而，經由靈性開展與祕儀所傳授的知識，每一種本性中的潛伏元素會逐漸活化，最終使人重獲性之均衡。依此理論，女性不再是男人遺失的部分，而被提升至完全平等的地位。由此觀之，婚姻是一種夥伴關係：兩個完整而極性相反的個體結合，使彼此喚醒對方內在的潛伏品質，從而各自達至個體的完整。第一種理論將婚姻視為目的；第二種則視為達成目的的手段。較深層的哲學流派傾向後者，因這更能彰顯：在創造的兩個面向之中，皆蘊含神聖完整性的無限潛能。

基督教會在根本上反對婚姻理論，宣稱最高程度的靈性，唯有保持童貞者能夠達到。此觀念似乎起始於早期諾斯底基督徒的某些宗派；他們教導說，繁衍人類就是增加並延續巨匠造物主的力量。因下界被視為邪惡造物，專為誘捕一切降生其中的靈魂，所以協助靈魂來到世間便是一項罪行。因此，不幸的父母站在最終審判庭前時，其所有子女也將出現，控告他們賦予肉身帶來一切苦難。亞當與夏娃的寓言也強化了此一觀點，因普遍認為，那使人類墮落的罪與生殖奧義有關。人類將肉身歸因於父亞當，便將這位始祖視為自身苦難的根源；在審判日，龐大的後裔將群起控訴這位共同的父祖。

有些諾斯底宗派對此問題則持較合理態度，稱諸下界的存在，表明至高造物主在創造它們時，具有明確目的；懷疑祂的判斷便是嚴重錯誤。然而，教會似乎僭稱自己具有驚人特權，竟要在此事上糾正神；只要有機會，便繼續強行推行獨身制度，只造成大量令人憂慮的神經症患者。在祕儀中，已達某種靈性開展程度的人，才需獨身。若向未受啟明的大眾提倡，便成為危險異端，對於宗教與哲學同樣致命。正如基督教界在狂熱中，將耶穌的受難歸咎於每一個猶太人，也一貫地誹謗女性。哲學為夏娃辯護，認為此寓言只是表示：人受自身情感誘惑，因而偏離理性的可靠道路。

許多早期教父試圖在亞當與基督之間，建立直接關係，由此淡化人類共同祖先有罪的本性。聖奧古斯丁把亞當比作基督、把夏娃比作教會時，並不意在把教會視為人類墮落的直接原因。然而，不知出於何故，宗教一向將智性視為人類靈性成長的致命阻礙，甚至排除一切知識。「無知派修士」正是這種態度的鮮明例證。

此儀式劇或許源自埃及，劇中亞當被逐出伊甸園，在哲學上代表人自真理界域被放逐。人因無知而墮落，憑智慧而救贖自己。伊甸園代表祕儀之殿（見《以諾的異象》），生命之樹與善惡知識之樹生長其中。

人，也就是被放逐的亞當，試圖由聖所外院（外在宇宙）進入至聖所；但一個巨大生物在他面前升起，手持閃光之劍，緩慢不斷地掃出一個寬廣圓圈。亞當型的人無法突破這道「不可越之環」。

智天使們對求道者說：「人啊，你是塵土，終將歸於塵土。你由形體之匠塑成；你屬於形體界，吹入你魂中的氣息也是形體之氣，將如火焰般閃爍而滅。你不能超越自身所是。你是外在世界的居民，不得進入此內在之地。」

亞當答道：「我多次立於這庭院，懇求進入我父之殿；你卻拒絕我，遣我回黑暗中漂泊。誠然，我由塵土塑成，我的造主也不能賜我不朽之恩。但你不得再遣我離去；因我在黑暗中漂泊時，已發現全能者命定我的救贖。祂從最隱蔽的奧義中遣出祂的獨生子，承受巨匠造物主所塑造的世界。祂被釘於那世界的元素之上，湧出救贖我的血。神進入祂自身的創造，使之復甦，並在其中設立通往祂自身的道路。我的造主雖不能給我不朽，不朽本已寓於構成我的塵土之中；因為在世界尚未被造、巨匠造物主尚未主宰自然之前，永恆生命已把自身印記於宇宙之面。這就是其記號——十字架。如今你還拒我入內嗎？我終已學得自身的奧義。」

聲音回答：「覺知者，如是！看吧！」

亞當環顧四周，發現自己身處光輝之地；中央立著一棵樹，果實如閃耀寶石，樹幹上纏繞著一條有翼火蛇，頭戴星冠。方才說話的，正是蛇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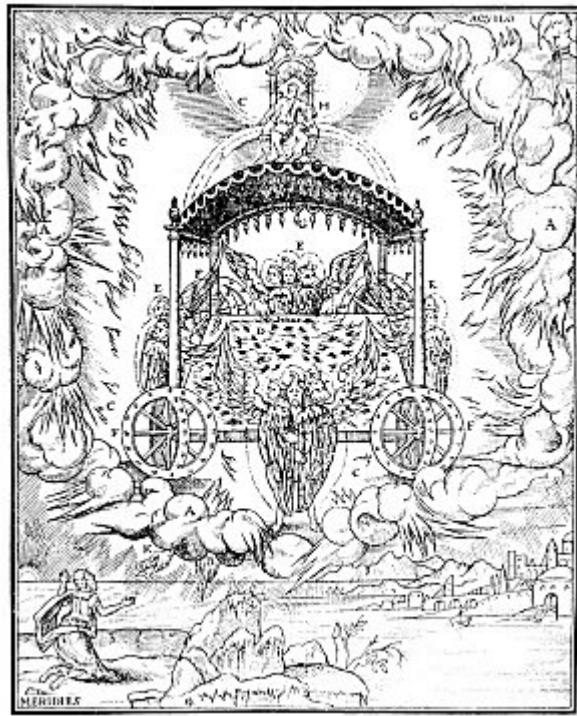
「你是誰？」亞當問。

蛇答道：「我是被石擊的撒但；我是敵對者，是與你相悖之主，在永恆審判庭前控訴你，要求將你毀滅。你成形之日，我便是你的仇敵；我曾引你入誘惑；我曾將你交在惡手中；我曾毀謗你；我始終竭力促成你的毀滅。我是知識之樹的守護者，並曾立誓：凡我能引偏者，無一得享其果實。」

亞當回答：「無數世代以來，我一直是你的僕役。我在無知中聽從你的話；你的話引我走上悲苦之路。你在我心中安置權力之夢；我努力實現這些夢時，帶來的只有痛苦。你在我心內播下欲望之種；我貪戀肉身之物時，所得報償只有劇痛。你遣來假先知與虛偽推理；我努力理解偉大真理時，發現你的律法是虛妄，所得回報只有驚惶。我與你永遠了斷，狡詐之靈啊！我厭倦了你的幻象世界，不再於你不義的葡萄園中勞作。退到我身後去，誘惑者，連同你一切誘惑！你所宣揚的自私、仇恨與激情教義中，沒有幸福、沒有平和、沒有善、沒有未來。這一切我都拋棄。你的統治永被棄絕！」

蛇答道：「看吧，亞當啊，此乃敵對者的本性！」蛇在一陣刺目的日光中消失，原地立著一位天使，身披閃耀金衣，赤紅巨翼從天之一角展至另一角。亞當驚惶敬畏，俯伏在神聖生靈面前。

聲音繼續說：「我是與你相悖之主，並如此成就你的救贖。你曾恨我；但在未來諸世代，你將頌讚我，因我引你離開巨匠造物主的界域；我使你反抗塵世性的幻象；我使你戒除欲望；我已在你的靈魂中喚醒那不朽；而我自己亦分享此不朽。跟隨我吧，亞當啊，因我是道路、生命與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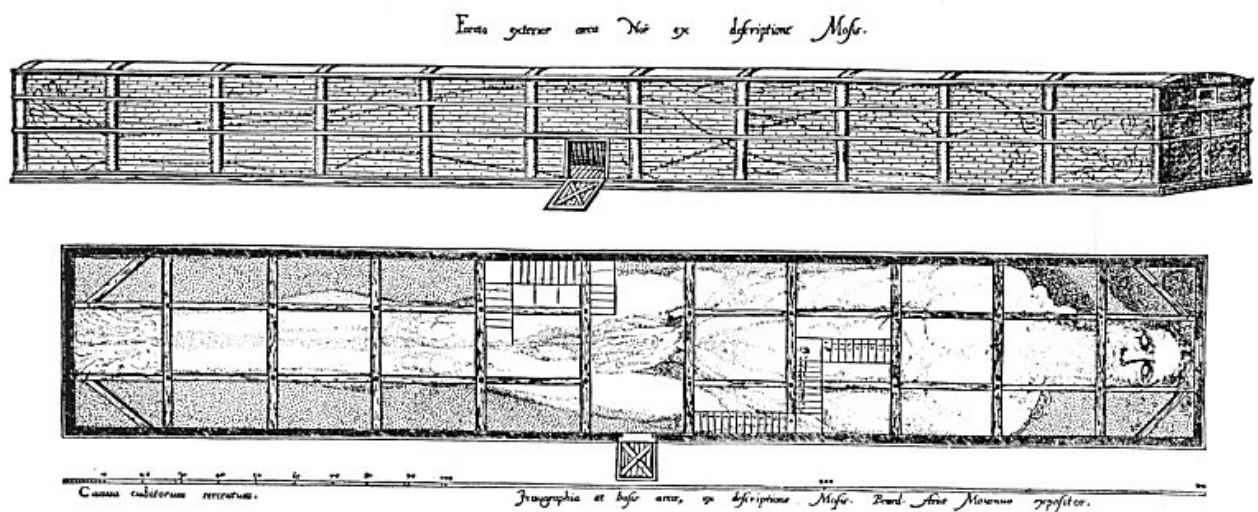


以西結的異象

出自「熊」聖經

此圖版取自首部以西班牙文出版的新教聖經，呈現梅爾卡巴（Merkabah），亦即耶和華的戰車，曾在迦巴魯河邊向先知以西結顯現。先知看見四個奇異活物（E），各有四張臉、四隻翅膀，蹄如小牛之蹄，且像銅一樣閃亮。又有四個遍佈眼睛的輪子（F）。智天使往哪裡去，輪子也往哪裡去；智天使與輪子之間充滿火炭。戰車頂上有一座寶座，寶座上坐著形似人的身影（H）。以西結看見梅爾卡巴被雲與火焰的旋風（A、B、C）環繞，便俯伏在地。一隻手（K）從雲中伸出，先知受命吃下那隻手所遞出的書卷。

依神秘學家之見，支撐神寶座的輪子象徵行星軌道，而整個太陽系才真正是梅爾卡巴，即神的戰車。卡巴拉中有一分支，專研天界以下諸層面的技藝與科學，便稱為梅爾卡巴。《光輝之書》（Zohar）寫道，天界寶座或以西結異象，象徵口傳律法；坐在寶座上的人形，則代表成文律法。斐洛論及約櫃上的智天使時說，這兩個形象暗示整個天界的運轉：一者代表外緣圓周，另一者代表內球。二者相對而立，象徵世界的兩半球。《創世記》中基路伯的火焰劍，乃天體中央的運動與震盪；很可能也象徵太陽光線。



挪亞與其黃道方舟

早期教父，尤其特土良、斐米連、聖居普良、聖奧古斯丁與聖金口約翰，都將方舟視為神聖大公教會的預表與象徵。尊者比德宣稱，挪亞在各方面都預示基督：正如挪亞是其世代中唯一的義人，基督也是唯一無罪者。基督有七重恩典之靈；挪亞則有七位義人同行。挪亞以水與木拯救自家，基督則以洗禮與十字架拯救基督徒。方舟以不朽之木建成；教會由將永生的人組成，因為這方舟象徵教會，漂浮於世界的波濤之上。

上圖也收錄於哈格雷夫·詹寧斯的《玫瑰十字會》。作者在《猶太古事九書》原圖上加繪黃道諸星座，將白羊置於首端，並依序延伸至獅子；獅子佔據方舟第五個橫截面。詹寧斯把包含門的區塊分配給未分離的室女、天秤、天蠍三合星座（並延續到第二區的第一分格），其餘四個橫截面則分配給射手至雙魚。細察此圖可見，方舟分為十一個主區；每區底部與頂部又各示三個小分格，合成聖數三十三。亦可注意到，在對應於人體生殖系統的位置，即中央區的門上有個十字。方舟有兩個開口：一是大門，象徵動物性生命降入物質存在所經的孔口；另一是近於頭部的小窗，依古代儀式，靈由此獲得解脫。

「當雌雄同體的『天蠍-室女』被分開，天蠍造出天秤或稱和諧，置於天蠍（陽性）與室女（陰性）之間時，便是如今所見的三十二星座或星象。方舟高有三層（或許象徵天、人、地）。觀察此人形時，請注意額前中分的頭髮，以及鬍鬚、髭、髻與頸後和肩上頭髮的安排。」（見艾薩克·邁爾《卡巴拉》）

塔羅牌解析

關於紙牌的起源、用途，以及傳入歐洲的時間，眾說紛紜。塞繆爾·韋勒·辛格（Samuel Weller Singer）在《紙牌歷史研究》中主張，紙牌由印度經阿拉伯傳入南歐。塔羅牌很可能源自某種魔法與哲學知識。聖殿騎士團或許曾從撒拉遜人，或敘利亞某個興盛的神祕教派處習得它。騎士團返回歐洲後，為免迫害，便將魔法書頁偽裝成娛樂與賭具，以隱藏象徵背後的奧祕。約翰·金·范·倫斯勒夫人（Mrs. John King Van Rensselaer）亦支持此說，她指出：

「紙牌由返鄉戰士攜回，他們將東方新得的許多風俗帶回本國，似乎已是公認的事實；而這與若干作者的說法並不牴觸：吉普賽人約在同一時期遊走歐洲，引入紙牌，用之占卜未來，至今依然如此。」（見《魔鬼的圖畫書》）

塔羅牌經由吉普賽人，可追溯至古埃及的宗教象徵。塞繆爾·羅伯茨（Samuel Roberts）在其傑作《吉普賽人》中，提出塔羅源於埃及的充分證據。他寫道：「吉普賽人初抵英格蘭之時，已難考證。他們最早見於亨利八世時期頒布的法令；其中稱其為『外來之民，自稱埃及人，不事任何工藝職業，卻成群結隊，四處遊蕩……』。」另有一則奇異傳說：亞歷山卓的塞拉皮斯神殿被毀後，大批侍奉祭司聯合起來，欲保存塞拉皮斯儀式的祕密。其後裔——即吉普賽人——攜帶從焚毀圖書館中搶救出的最珍貴卷冊，亦即以諾書或托特書（即塔羅），從此浪跡天涯，自成一支獨立民族，保有古老語言，並承襲魔法與奧祕等與生俱來的權利。

庫爾·德·熱布蘭認為，塔羅一詞源於兩個埃及字：塔（Tar）意為「道路」，羅（Ro）意為「王者」。因此，塔羅即為「通往智慧的王者之路」。（見《原始世界》）克里斯蒂安在《魔法史》中，以某法國祕密會社代言人之姿，敘述了一段奇幻儀式：候選人進入埃及祕儀時，二十二張塔羅大牌化為巨幅繪圖，排列於長廊兩側；大師逐一駐足牌前，向候選人闡釋其象徵。愛德華·舒雷論及赫爾墨斯祕儀入門的章節中，亦暗示同一儀式。（見《偉大的入門者》）埃及人或許確曾在儀式中使用塔羅，但這些法國玄祕學家除了自身斷言外，並未提出實證。現行所謂「埃及塔羅」的真偽，也從未獲得確切驗證；其圖像不僅年代晚近，象徵風格也更近法國，而非埃及。

塔羅無疑是玫瑰十字象徵體系的重要元素，甚或正是該會成員自詡擁有的「宇宙知識之書」。「世界之輪」（Rota Mundi）一詞，常見於玫瑰十字兄弟會的早期文告。輪（Rota）字母重排即成塔羅（Taro），亦即這些神祕牌卡的古名。W. F. C. 威格斯頓發現證據，顯示法蘭西斯·培根爵士曾於密碼中使用塔羅象徵。二十一、五十六、七十八——這些數字與塔羅牌組結構直接相關，反覆出現於培根的密碼系統。在一六二三年出版的莎士比亞對開本中，培根勳爵的教名於《歷史劇》第五十六頁出現了二十一次。（見《文學的哥倫布》）

塔羅牌上許多象徵，皆具明確的共濟會意涵。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字學者，亦能察覺牌號與圖像間的重要關聯。卡巴拉學者往往被牌序的深意所吸引；煉金術士會發現若干徽記；唯有通曉

轉化與再生的神聖化學者，才能明白其意。一如希臘人將字母及相應數字，置於擬人化的邏各斯周身，塔羅牌也對應宇宙各部位與肢體，亦對應人體各部位。它們實為人之玄祕構成的鑰匙。

塔羅牌應當如此理解：（一）各自完整的象形符號，分別代表自然中的某項原理、法則、力量或元素；（二）彼此關聯時，一個作用者對另一個作用者產生的效應；（三）哲學字母表中的母音與子音。支配一切現象的法則，皆由塔羅牌上的象徵所表示；而這些象徵的數值，與諸現象的數值相等。正如每一結構皆由若干基本部分構成，塔羅牌亦代表哲學結構的組成元件。無論學生所研究的是哪一門科學或哲學，塔羅牌都可與其主題的基本構成相對應；因此，每張牌皆可依數學與哲學法則，關聯於其中某一特定部分。埃利法斯·利維曾寫道：「一個被囚之人，除塔羅之外別無他書，但若懂得如何運用，不出數年便可獲得宇宙知識，並能以無可匹敵的學養與辯才，論說一切主題。」（見《超驗魔法》）

各家權威對塔羅象徵的看法大相逕庭，難以妥協。博學的庫爾·德·熱布蘭與怪誕的「大埃泰拉」，乃兩位最早的權威，結論不僅截然相反，也都遭到埃利法斯·利維否定；埃利法斯·利維對塔羅大牌的排序，又相繼遭亞瑟·愛德華·韋特與保羅·凱斯斥為蓄意誤導學生。在「改革派塔羅學者」眼中，埃利法斯·利維的追隨者，尤其是帕皮斯、克里斯蒂安·韋斯科特與舒雷，雖然誠實卻見識有限，只因缺乏帕梅拉·科爾曼·史密斯經韋特修訂的新版塔羅牌，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大多數塔羅作者（韋特先生是少數例外）都將二十二張大牌視作希伯來字母的化身。這一推測並無堅實根據，只是出於二者同為二十二部分的巧合。波斯特爾、聖馬丁與埃利法斯·利維都曾撰寫章節數與塔羅大牌相對應的著作，這算是旁證。塔羅大牌描繪《啟示錄》的事件，而聖約翰的《啟示錄》也正好分為二十二章。許多求索者認定卡巴拉握有塔羅之謎的答案，因而往往忽略了其他可能的研究途徑。然而，對於找出塔羅大牌與希伯來字母及「智慧諸徑」之間的正確關係，至今尚未取得多大成功。若要將塔羅大牌與二十二個希伯來字母一一對應，首先必須確定無號或零號牌「愚者」的正確位置。埃利法斯·利維將此牌置於第二十與第二十一張塔羅之間，配上希伯來字母 ψ (Shin)。帕皮斯、克里斯蒂安與韋特沿襲同一順序，然而韋特卻稱此排列錯誤。韋斯科特則將零號牌列為第二十二張大牌。另一方面，庫爾·德·熱布蘭與保羅·凱斯都把無號牌放在第一張有號大牌之前；若依畢達哥拉斯或卡巴拉系統遵循數字自然順序，零號牌自然必須先於一。

問題依然懸而未解，因為強行將每一張塔羅大牌與希伯來字母依序配對，結果總難令人信服。重新編訂塔羅的韋特曾說：「我與那些認定希伯來字母與塔羅大牌象徵對應的人，看法不同。」（見克努特·斯滕林《形成之書》導言）真正的解釋或許是：塔羅大牌早已失去作為赫爾墨斯聖書扉頁時的原始次序；埃及人，甚至其阿拉伯繼承者，可能故意將諸牌次序打亂，以更妥善保存祕密。凱斯的系統雖比大多數優勝，卻依賴於兩點具爭議的前提：韋特修訂版塔羅的準確性，以及將希伯來第一個字母分配給無號或零號牌的合理性。既然第一個字母（Aleph）的數值為一，卻把它分配給零號牌，便等同說零等於一。

庫爾·德·熱布蘭以罕見的洞見，將零號牌歸於無限者（Ain Soph），那不可知的第一因。正如伊西斯銅板中央圖板象徵創造之力，周圍環繞著七組三位一體的已顯神祇；零號牌亦可象徵那永恆之力，周圍二十一個顯現面向，只是其有限表現。或者將二十一張大牌視為存在於零號牌抽象基質中的有限形態，零號牌便成了共同根源。那麼，希伯來字母中哪一字母是所有字母的源頭？答案顯然是約德（Yod）。在眾多推測之間，再添一說也應無妨。零號牌愚者曾被比作物質宇宙，因為必朽的世界乃非真實之境。低等宇宙如人的必朽軀體，只是一件衣裳，一套雜色戲服，恰似小丑帽上的鈴鐺。然而愚者衣裳之下，是神聖的基質，小丑只是它的影子；此世界如同一場狂歡節，諸神聖火花戴著愚者的衣裝遊行。這張零號牌是否被特意置於塔羅牌組之中，用以欺騙那些無法穿透幻象帷幕的人？

覺照的祕儀祭司長，將塔羅牌傳給了愚人與無知者保管，遂淪為玩物，甚而常成惡習的工具。因此，人的惡習反而在無意中成了其哲學教誨的延續者。帕皮斯寫道：「我們必須讚歎啟悟者的智慧；他們善用惡習，使其產生比美德更有益的結果。」古代祭司這般行徑，豈非暗示塔羅的奧秘，全包裹在零號牌的象徵之中？若知識真是託付給了愚者，不就該在此牌中尋找它麼？

若將愚者置於整副大牌之首，其餘牌依序自左向右排成一行，便見愚者彷彿正朝著眾牌走去，一一穿行而過。愚者正要踏入那至高冒險，如靈性上蒙眼受縛的初入門者，穿過神聖智慧諸門。若將零號牌視為大牌之外的牌，便會破壞塔羅與希伯來字母的數字對應，留下一個字母沒有牌相配。如此只得將那缺失的字母分配給一張假想之牌，稱之為「元素」，並假設它分解成五十六張小牌。每一張塔羅大牌，或許也都可以作類似的劃分。

第一張有編號的大牌是魔術師。依庫爾·德·熱布蘭之見，它象徵整個造化不過是一場夢，存在是神聖元素所變的幻戲，生命則是永不停息的機緣遊戲。自然界看似神奇的現象，不過是宇宙的戲法。人如魔術師手中的小球；魔杖一揮，小球便消失了。旁觀者卻不知，此消失之物仍巧妙地藏在他掌心。這也正是歐瑪爾·海亞姆所稱「演出之主」的開悟者：智者能駕馭自然現象，卻從不為其所欺。

魔術師立在桌後，桌上散置若干物件，顯眼的有一聖杯，也是約瑟放進便雅憫袋中的杯；一枚錢幣，乃稅銀與大匠的工資；一柄劍——既是歌利亞之劍，也是哲人用以辨別真偽的神祕利刃。其帽子呈宇宙雙紐線之形，象徵創造的第一動勢。右手垂指大地，左手高舉雅各之杖，亦是那發芽的杖，好比人類脊柱頂著創造智性之球。在仿埃及塔羅中，魔術師額前束著聖蛇飾（uræus）或金帶，面前桌子呈完美立方體，腰間皮帶則盤繞著自食其尾的永恆之蛇。

第二張有編號的大牌名為女祭司，與一則奇譚相關：史上唯一曾登上教宗寶座的女子。相傳女教宗若安靠男裝掩飾而登位，詭計敗露後被亂石擊斃。此牌繪一坐姿女子，頭戴三重冠，冠頂飾有月牙。膝上攤著《妥拉》或律法之書（通常半掩），左手握著祕傳教義之鑰，一金一銀。身後立兩柱（雅斤與波阿斯），之間懸掛多色帷幔；寶座安置於棋盤格地面上。有時此牌以朱諾（Juno）的形象代之。此象徵性人物如同庫柏勒（Cybele）祕儀中的女祭司長，實為舍金納的化

身，即神聖智慧之人格顯現。仿埃及塔羅中，女祭司蒙著面紗，提醒世人：真理不向未入門者顯露完整面貌。她手中的書亦有一半被帷幔遮蓋，暗示存在的奧祕僅能理解一半。

第三張牌稱女皇，常被比作《啟示錄》中「身披日頭的女人」。牌中可見一帶翼女子端坐寶座，右手扶著繪有鳳凰的盾牌，左手持頂端為球體或三葉花的權杖。其左足下偶見月牙圖樣。女皇或戴冠冕，或頭繞星環，有時兩者兼具。她名為「生成」，代表三重靈性界，湧出物質的四重界。對祕儀學院的完業者而言，她是「滋養之母」（Alma Mater），入門者由她體內重生。仿埃及塔羅中，女皇坐在布滿眼睛的立方體上，一隻鳥兒棲在她左手食指。上身環繞金色光輪。她象徵孕育整個物質宇宙的力量，因此常以懷孕之姿呈現。

第四張牌是皇帝；其數字與畢達哥拉斯學派所崇奉的「四元」相關聯。這象徵著皇帝正是巨匠造物主、低等界的大君王。皇帝身披鎧甲，寶座為立方巨石，石上同樣清晰可見鳳凰標記。他以極富深意的方式交疊雙腿，或右手持頂端為球的權杖，或右手執杖、左手托球。球體本身證明他是世界的最高統治者。左右胸前分別飾有日月符號，象徵學中稱之為「大王雙目」。其身軀與腿的姿態構成硫黃符號，即古代煉金術中君王之記號。在仿埃及塔羅中，人物呈側面，身穿共濟會圍裙，下襬呈直角三角形；頭戴北方之冠，額前飾有盤曲的聖蛇。

第五張牌為教宗，代表異教或基督教祕儀學校的大祭司。牌中祭司長戴三重冠，左手持三重十字杖，杖頂托著世界之球；他右手手背帶有聖痕，並作「教會祕傳手勢」，面前跪著兩名祈求者或侍僧。教宗寶座的背靠呈天柱與地柱之形。此牌象徵啟悟者，或生命奧祕的大師；依畢達哥拉斯學派，亦象徵靈性醫師。幻象宇宙以兩個人物（極性）之姿，跪在這位啟悟者寶座前，他已將意識提升至靈性覺悟與實在層面。仿埃及塔羅中，大師額佩聖蛇飾；一白一黑兩個形體跪於其前，即生與死、光與暗、善與惡。三重冠與三重十字架，象徵啟悟者已能駕馭幻象，並統御由不可知的第一因所生的三界。

第六張戀人牌有兩種形式：第一種呈現婚禮場景，祭司主持青年與少女（亞當與夏娃？）的神聖結合，有時，上方的有翼者以箭射中這對戀人。第二種則描繪一名青年居中而立，兩側各有一位女性，一位頭戴金冠、背生雙翼，另一位身披酒神女信徒的長袍，髮間飾以葡萄葉冠。此二人象徵靈魂的二元性：一為守護天使，代表靈性；一為如影隨形的惡魔，代表動物性。青年佇立於成熟生命的起點，亦即「岔路之前」，必須在德行與惡習、永恆與時間之間作出抉擇。上方光環中是命運之神（即他的本命星），不明其義者卻誤以為丘比特。倘若青年選擇失當，命運之箭便將蒙眼射出，貫穿其身。仿埃及塔羅中，此神靈之箭直指惡習之像，暗示此路終點唯毀滅而已。此牌提醒人：自由意志——更確切地說，選擇的能力——意味著必須承擔責任。

第七張戰車牌，牌面描繪一位加冕的勝利武士乘車前行，由一黑一白兩頭斯芬克斯（或馬匹）牽引。戰車的星幕由四根立柱支撐。此牌象徵駕馭創造之車的崇高者。太陽能量以數字七為載體，揭示一項奧祕真理：七顆行星實為太陽力量的戰車，太陽則在其間凱旋運行。支撐天幕的四柱，代表托起世界的四位大能者；世界則呈現為綴滿星辰的帷幕。戰士手持太陽能量之權杖，雙肩飾有新月標記，即烏陵與土明。拉車的斯芬克斯，象徵一股隱祕而不可知的力量，推動勝利

者巡行於宇宙各處。某些塔羅版本中，此勝利者喻指重生之人，因車身乃立方巨石所製；披甲者並非站在戰車上，而是從立方體中升起，象徵「三」由「四」中超升，如同共濟會大師將圍裙襟片向上翻起。在仿埃及塔羅裡，戰士手持彎月形刀，蓄鬚以示成熟，頸戴行星軌道項圈；其權杖（象徵三重宇宙）頂端為一方形，上承圓環，圓中再現三角。

第八張正義牌中人物端坐寶座，椅背高聳化作雙柱。正義頭戴冠冕，右手持劍，左手執天平。此景令人聯想歐西里斯大殿中的靈魂審判，昭示著：唯有平衡之力方能持久，永恆正義必以利劍摧毀失序者。有時正義以自身髮辮纏繞頸項，形似絞索——這或許暗示人乃自身毀滅之因，其言行以髮絲象徵，終成覆滅之工具。仿埃及塔羅中，正義佇立於三級臺座之上，因唯有晉升至第三階者，才能真正主持正義。正義蒙眼，是為了不受外在表象左右。（韋特將第八與第十一張大牌次序對調，認為其中理由非讀者所能理解。）

第九張隱者牌描繪一位身披僧袍、頭戴兜帽的老人，倚杖而立。在通俗解讀中，常視此牌為戴奧真尼斯執燈尋覓誠實之人。隱者右手提燈，燈身半掩於斗篷褶襖之內；因此，隱者象徵祕密組織；千百年來，它們始終向未入門者隱藏古老智慧之光。隱者之杖即是知識，乃人最主要且恆久的依憑。有時這根神祕手杖由七處節瘤分段，暗指沿人體脊柱分布的七個神聖中心。仿埃及塔羅中，隱者以矩形斗篷嚴密遮護燈火，闡明一哲學真諦：智慧若暴露於無知的狂風，便如無遮小燈般輕易熄滅。人之諸般形軀恰似一件斗篷，其中神聖本性隱約如半覆燈籠內的火焰。人藉由捨棄俗世、過著隱修生活，得以涵養深厚品格與寧靜心境。

第十張命運之輪牌繪有一具八輻神祕巨輪，此即佛教中常見的「業力循環」象徵。輪緣攀附著阿努比斯與堤豐，分別代表善惡二元。輪頂端坐著靜止不動的斯芬克斯，手持正義之劍，象徵宇宙智慧的完美平衡。阿努比斯上升之際，堤豐正下降；然當堤豐沉至底端，惡再度升起，而阿努比斯達頂峰時，善亦轉衰。命運之輪涵攝整個低等宇宙，以神聖智慧（斯芬克斯）為善惡之間的永恆仲裁。在印度，「輪」（chakra）象徵世界或個體的生命中樞。仿埃及塔羅中，斯芬克斯手握標槍，堤豐正被甩離輪外。支撐巨輪的垂直柱因視角只見其一，代表世界之軸，不可測的斯芬克斯踞其北極。有時，此輪及其支柱置於水面小舟中；水象徵幻象之海，乃「必然之輪」的唯一根基。

第十一張力量牌繪有一名少女，頭戴雙紐線形帽，雙手正放在一頭看似兇猛的獅子口部。她究竟是闔上或是扳開獅口，歷來爭議不休。多數論者稱她正在合攏獸顎，但細觀畫面，反而會得出相反的印象。少女象徵靈性力量；獅子或代表被她制伏的物質世界，或為她所主宰的隱祕智慧。獅子也象徵夏至，少女則代表室女座；當太陽進入此星座時，少女便奪去獅子的力量。所羅門王寶座飾有獅像，他本人亦被喻為百獸之王，而智慧之鑰正藏於獅齒之間。依此義，少女或許正扳開獅口，探尋其中鑰匙，因勇氣實為獲取知識的前提。仿埃及塔羅中，其象徵相同，唯少女表現為女祭司形象，頭戴鳥形華冠，冠上飾有蛇與朱鷺。

第十二張倒吊人牌描繪一名青年，以左腳倒懸於橫梁，橫梁由兩根樹幹支撐，每根各有六根枝桠被截去。青年右腿交叉於左腿後方，雙臂反折於背後，構成十字凌駕於倒三角形之上。此姿

態構成倒置的硫黃符號；據埃利法斯·利維所言，象徵煉金大業的完成。某些牌組中，人物兩腋各夾一袋錢幣，錢幣正從袋中灑落。民間傳說認為此牌象徵加略人猶大，據說他出走後自縊，錢袋則象徵他出賣耶穌所得的酬金。

埃利法斯·利維將倒吊人視為普羅米修斯，受永劫之苦，並謂其雙足上翻，乃低等本性轉為靈性的徵象。亦有說，人形倒置乃是靈性淪喪，因頭顱沉於軀體之下。十二處枝椿象徵黃道十二星座，分作陰陽二組。由此，圖景勾勒出極性一時凌駕靈性平衡之理。因此，人若要攀上哲學高峰，便須顛倒原有的生活秩序；捨棄金錢至上，轉而奉行待人如己的黃金律，便不再執著於個人所有。仿埃及塔羅中，倒吊人懸於雙棕櫚間，象徵每年為世界死去的太陽神。

第十三張稱作死神，畫中骷髏手持鐮刀收割，斬斷自泥土伸出的頭、手與足。骷髏似在揮斬時削去自己一腳。此細節未必見於所有塔羅，卻突顯哲學真諦：失衡即等同毀滅。骷髏堪為最初至高神之象徵，因它是軀體之基，一如絕對者為造物之礎。揮鐮的骷髏，就其形象而言象徵死亡；在哲學上，則代表自然界那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萬物終將回歸幻象宇宙顯現前的神聖狀態。鐮刀象徵月亮及其凝結之力。死神所割之田即是宇宙；此牌揭示，凡自地而生者，終被刈下，復歸塵土。

在死神面前，君王、皇后、名妓與無賴一律平等；死神主宰一切可見的形體。某些塔羅中，死神化為身披甲冑、騎白馬者，踐踏老少而行。仿埃及塔羅中，死神背後可見虹霓，意味軀體必朽，其朽敗本身成就靈的不朽。死亡雖摧毀形體，卻永不能毀滅生命；生命恆常自新。此牌乃宇宙不息更新之象：崩解之後，再於更高層次重新整合。

第十四張稱作節制，繪有天使形貌，額上頂日。她持雙甕，一空一滿，不斷將上方之物傾注下方。有些塔羅中，流水呈水瓶座符形。生命之水在兩器間無盡轉移，未失一滴。下甕盈滿時，瓶身倒轉，喻示生命先由不可見流入可見，再由可見回返不可見。掌控此流之靈，乃世界造物主耶和華的使者。女子額上的太陽或光團調節水流：水受陽光蒸騰升空，化雨降地，再度蒸發，如此循環不息。這也象徵人的生命力在創造體系的正負兩極間往返。仿埃及塔羅中，象徵同此，唯帶翼者為男而非女；其身披日輪光輝，將金甕之水注入銀甕，象徵天界力量降入月下諸界。

第十五張稱作惡魔，描繪一形似潘的生物，長著公羊角或鹿角、人臂人身，以及山羊或龍之腿。此像立於方石之上，石前鐵環鎖住兩名薩堤爾。這所謂惡魔，以火炬或燃燭為權杖。整個圖像象徵星光界流體或宇宙之鏡的魔力；神聖力量映照其中，卻呈現為顛倒而陰冥的形態。惡魔蝙蝠之翼，昭示它屬夜間或陰影的低等界域。人的動物本性以一男一女之形，鎖於其腳凳之上。火炬是虛偽之光，誘未覺照的靈魂走向自毀。仿埃及塔羅中，堤豐是一頭融合豬、人、蝙蝠、鱷魚與河馬的有翼怪物，立於自身造成的毀滅之中，手舉縱火者的火炬。堤豐源自人的惡行；這些惡行終將反噬其主，使其自取滅亡。

第十六張稱作天火，畫中塔樓的垛口形如冠冕，遭自太陽發出的閃電擊毀。塔頂王冠明顯小於塔身，或許象徵此塔因自身不完備而覆滅。閃電有時呈黃道天蠍座之形，塔可視為陽物徽記。兩人自塔墜落，一在前，一在後。此塔羅傳統上象徵人類的墮落。人之神性喻為塔；冠冕毀時，

人墜入低等世界，披上物質幻象。此處亦藏性奧祕之鑰。據言塔中滿貯金幣，閃電裂口使金幣傾灑而出，暗喻潛藏之力。仿埃及塔羅中，塔為金字塔，頂端遭電擊碎；此指宇宙之殿失落的頂石。埃利法斯·利維主張此牌對應希伯來字母表的第十六個字母「阿因」（Ayin），因前景中墜落的人形輪廓與此相似。

第十七張稱作星辰，繪一名跪著的少女，一足浸水，一足踏土，身形略似卍字。她持雙甕，將水分別傾注於陸地與海中。少女頭上八星，其一特大特亮。庫爾·德·熱布蘭認為此大星乃天狼星，餘七星為古人所奉神聖行星。他視此女性形象為伊西斯，正引發尼羅河氾濫，乃隨犬星升起而來。裸露的伊西斯或喻自然尚未披青翠之衣，直至尼羅水漲，才釋放植物花卉萌發的生命。灌木與鳥（或蝶）象徵水位上升伴隨的生長與復甦。仿埃及塔羅中，大星含黑白三角組成的菱形；開花灌木是一株高大植物，三葉頂端停著一隻蝴蝶。伊西斯呈直立三角，花瓶化作淺杯。其足下水土二元素，喻自然對立面同享神聖豐盈。

第十八張稱作月亮，繪月亮自雙塔間升起，一塔明，一塔暗。犬與狼朝升月吠叫，前景水池有螯蝦冒出。雙塔間現一徑蜿蜒，消失在蒼茫背景裡。庫爾·德·熱布蘭在此牌中，看出另一尼羅河氾濫的暗示。他引述保薩尼亞斯的說法：埃及人相信，尼羅河的氾濫源自月神伊西斯的眼淚；淚水落入河中，使河水漲溢。那些淚滴彷彿從月面灑落。庫爾·德·熱布蘭還將牌中的兩座塔樓聯繫到赫丘力士之柱；依埃及人的觀念，天體從不越過這道界限。他又指出，埃及人把回歸線描繪為犬，忠實守門，防止日月過度靠近兩極。蟹（或螯蝦）象徵月亮的逆行。

這張牌亦暗指「智慧之路」。求道者在探求真實時，從幻象之池浮現。他制伏了智慧之門的守衛，穿越科學與神學兩座堡壘，沿著蜿蜒小徑，走向靈性的解脫。這條路由人類理性（即月亮）微光照亮；而理性，不過是神聖智慧的映像。在仿埃及塔羅的版本裡，塔樓成了金字塔，犬分黑白兩色，月亮半掩於雲。整個場景陰鬱荒涼，彷彿小祕儀劇上演之處。

第十九張牌名為「太陽」，描繪兩名孩童並肩立於花園之中，周圍環繞著一圈魔法花環，或許是一對雙子。一童應呈男相，另一為女相。他們身後有道磚牆，彷彿圈住了花園。牆上旭日初升，光芒直曲交錯。十三滴淚從日面墜落。埃利法斯·利維認為兩名孩童象徵「信仰」與「理性」，只要時間宇宙存在，二者便須共存。他寫道：「人的平衡需靠雙足，諸世界依兩股力量而運行，生成繁衍有賴兩性。這就是所羅門奧祕的意義，由聖殿的兩根柱子來象徵，即雅斤與波阿斯。」（見《超驗魔法》）真理之日照耀著世界花園；這兩個孩童作為永恆力量的人格化，居於其上。世界的和諧，取決於這兩種性質的協調，歷來以「心智」與「內心」所象徵。仿埃及塔羅的版本中，孩童換成了青年與少女。二人上方的太陽光輪裡，有代表生成的陽物象徵，即一線穿過一圓。雙子座由水星統治，這兩名孩童象徵纏繞雙蛇杖（caduceus）的雙蛇。

第二十張牌名為「審判」，描繪三個人物似乎正從墓中升起，儘管畫面只見一口棺槨。上方榮光之中，有位帶翼者吹響號角，應是天使加百列。這張塔羅牌象徵人的三重靈性本質，從物質構成的墳墓中解脫。既然真正進入肉身的靈只有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構成赫爾墨斯所謂的「超人」，因此三個人物中，也只有一個真正從墓中升起。庫爾·德·熱布蘭認為，那口棺材或

許是製牌者後加的，場景實際意指「創造」而非「復活」；在哲學層面上，這兩個詞幾乎同義。號角聲代表創造之話語，人憑其鳴響，從塵世的限制中解脫。在仿埃及塔羅中，這三個形象顯然代表同一存在的三個部分；牌上三具木乃伊，皆從同一具棺中現出。

第二十一張名為「世界」，圖中披巾女子迎風而立，巾帛飛揚如希伯來字母 ק (Kaph)。她雙臂平伸，各執一杖；左足交疊於右足之後，身形恰成煉金術硫黃符號。人物周身環繞魚形橢圓的花環，埃利法斯·利維喻之為卡巴拉王冠。牌角綴有以西結異象中的智天使們。此牌又稱「小宇宙與大宇宙」，因其總攝一切參與創造結構之力。硫黃形態象徵神性之火，奧祕核心；花環喻自然，環抱這火焰中心。智天使們象徵由神聖生命的火焰中心流出的元素、世界、力量與界域。花環亦是啟悟者之冠，唯征服四重守衛、直見無遮真理者，方能戴上。仿埃及塔羅中，智天使們環繞由十二朵三葉花連成的花環，暗合黃道十二區。環下一人跪撫三弦豎琴，象徵靈魂必須在低等本性的三重結構中，奏出和諧，方能贏得太陽不朽冠冕。

小牌有四花色，常喻四元素、創造的四隅、卡巴拉四界。塔羅小牌的鑰匙，推測即四字聖名 IHVH，也就是耶和華的四字之名。四花色亦象徵社會四大階層：聖杯為祭司，寶劍為軍士，錢幣為商賈，權杖為農民。依庫爾·德·熱布蘭的「政治地理」之說，聖杯屬北方諸國，寶劍屬東方，錢幣屬西方，權杖屬南方。每花色十張點數牌，代表構成這些大分野的民族；國王象徵政府，皇后象徵宗教，騎士象徵歷史與民族性，侍者象徵藝術與科學。塔羅占卜之術已有許多詳盡論著，但此法有違塔羅原旨，在此不贅述。

歐洲博物館藏有不少有趣的早期紙牌，私人藏櫃中亦見精妙品類。少數手繪牌組藝術價值甚高，常繪有畫家當代的名人顯貴。有些宮廷牌直接摹寫君主與王室肖像。英格蘭曾流行雕版紙牌，大英博物館中亦可見一些極為古雅的模板印製紙牌。紋章圖案亦入牌面；查托於《紙牌起源與歷史》中重刊四張紋章牌，其中梅花國王飾有教宗克勉九世的徽章。另有哲學牌組，取希臘羅馬神話為徽記；教育牌組則飾以地圖、史跡或事件圖像。許多罕見紙牌裱於古書封面內。日本的紙牌遊戲，則須熟稔其文學經典，方能盡興；印度則有描繪東方神話的圓形牌組。更有非紙所製之牌，將圖案刻於木、象牙乃至金屬。有些滑稽牌諷刺人們厭惡的人物與地方，也有些紙牌紀念各種人類成就。美國內戰期間流通愛國牌組，以星、鷹、錨與國旗取代花色，宮廷牌則繪當代將領。

現代撲克牌實為塔羅小牌之簡化：每花色刪去侍者，餘十三張。即便簡化，牌序仍深具象徵，暗合年歲分際：紅黑二色，喻一年中太陽位於赤道南北之時；四花色，喻四季、古希臘諸時代、印度四時代。十二張宮廷牌為黃道十二星座，依伊西斯銅板上部排列為父、力、心智三組。每花色十張點數牌，對應四個世界各自的質點之樹。每花色十三張牌，為一年十三個太陰月；整副五十二張，為五十二週。若計點數，侍者、皇后、國王分作十一、十二、十三，總和三百六十四。加鬼牌一點，恰為三百六十五日。米爾頓·波廷傑曾言：美利堅合眾國若依傳統撲克布局，終將由五十二州組成，而由第五十三個未名之區統轄，即哥倫比亞特區。

宮廷牌暗藏若干共濟會象徵：九張為正面像，三張為側面像，恰似破碎的「法之輪」，象徵出生前九個月的胎中時期，以及造就完人所需的三重靈性開展。四位武裝國王，乃埃及阿蒙建築師，以刀鑿塑宇宙；亦為黃道基本星座。四位皇后手持八瓣花，象徵基督，為黃道固定星座。四位侍者乃黃道變動星座，其中二人持金合歡枝：紅心侍者握於手中，梅花侍者飾於帽上。另可留意：黑桃花色的宮廷牌皆不注視牌角點數，反而背身避之，似懼此死亡徽記。紙牌體系的大師為梅花國王；他手持寶球，象徵其尊貴地位。

就象徵意義而言，西洋棋凌駕所有遊戲，被譽為「王者之弈」，乃帝王的消遣。一如塔羅牌，棋子蘊含生命與哲理的象徵。此遊戲早在流入歐洲之前，已盛行於印度與中國。東印度王子常坐在宮殿露臺上，令真人充當棋子，站在庭院的黑白大理石棋盤上進行對弈。一般認為埃及法老亦下棋，然考察其雕刻彩飾後，可推論那是某種跳棋。在中國，棋子常雕作交戰王朝，如滿清與明朝。棋盤六十四格黑白交錯，仿若祕儀殿堂的地面。在這片存在或思想的棋場上，若干雕工奇特的棋子依固定法則而行。白王是奧爾穆茲德，黑王是阿里曼；光明與黑暗在宇宙平原上征伐，世代不息。若以人之哲學結構觀之：國王為靈，皇后為心智，主教屬情感，騎士喻生命力，城堡或車則代肉身。國王之側的棋子屬陽性；皇后之側的棋子屬陰性。兵卒乃是感官衝動與知覺能力，亦即靈魂的八個部分。白王及其隨從，象徵本體與其載體；黑王及其部眾則為非本體，即虛妄自我及其軍團。西洋棋因而闡明：人複合本性中的每一部分，皆與自身陰影永恆鬥爭。每枚棋子的本質，由其行進方式揭露；幾何正是解讀之鑰。譬如：城堡（肉身）直行於方格；主教（情感）斜走；國王作為靈，不可被捕獲，然若被圍至絕路，便是敗北。



早期葡萄牙紙牌

摘自查托《牌戲起源與歷史》

威廉·安德魯·查托（William Andrew Chatto）談到上圖四位騎士（侍者）的牌組時，這樣說：「《紙牌、塔羅與數字牌》中收錄的若干葡萄牙牌樣，看來深受東方風格影響，甚至可能直接仿造；特別是錢幣與權杖兩組花色。牌上通常代表錢幣的圓形圖案，不像錢幣，反而更像印度圖像中毗濕奴的輪盤；權杖頂端則是一枚菱形，亦屬毗濕奴的特徵。」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紀牌組中常出現玫瑰十字與共濟會的徽記。這些組織的祕密往往藏在祕密版畫裡，因此牌組上難以理解的圖式，很可能同時掩藏並延續了這些團體的政治與哲學奧祕。查托書中扉頁展示了一張紅心侍者，手持盾牌，盾上繪著一頂加冕的玫瑰十字玫瑰。



曼特尼亞牌組中的一張牌

出自泰勒的《紙牌歷史》

紙牌中有個奇特例子，稱為曼特尼亞牌組。一八二〇年，完整的一套五十張牌竟賣得八十英鎊，價格驚人。這副牌的五十個主題，各以對應人物代表，依序是：乞丐、侍童、金匠、商人、紳士、騎士、總督、國王、皇帝、教宗；接著是繆思九女神——卡利俄珀、烏拉尼亞、忒耳普西科瑞、厄拉托、波呂許謨尼亞、塔利亞、墨爾波墨涅、歐忒耳珀、克利俄——以及阿波羅；隨後是七藝——文法、邏輯、修辭、幾何、算術、音樂、詩；再來是哲學、占星、神學、天文、年代學、宇宙生成論；接著是四種基本德性——節制、審慎、剛毅、正義；三種神學德性——仁愛、希望、信仰；七個光體——月亮、水星、金星、太陽、火星、木星、土星；最後是第八天球、原初動天、第一因。這些牌的卡巴拉意涵極為顯豁，很可能直接對應卡巴拉文獻所載的「五十道光之門」。

曠野中的會幕

《舊約》前五書的許多內容，無疑源自埃及祕儀的入門儀式。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時，從深諳玄祕的伊西斯祭司那裡，習得了神性真義與敬拜之道。這五書雖歸於摩西名下，作者究竟是否為他，仍有爭議。不少證據顯示，《摩西五經》可能晚得多，乃由口傳傳統編纂而成。湯瑪斯·英曼（Thomas Inman）論及這些書的作者時寫道：「我們確實有自稱摩西所作的書；正如曾有自稱出自荷馬、奧菲斯、以諾、摩門與朱尼厄斯的書。但書的存在，或相信此為署名者所著，並不能證明確有其人，或掛上其名的皆為真本。早期耶路撒冷諸王時代，雖偶爾提及摩西，但顯然，這些段落出自後世手筆，特意插入文中，好叫讀者以為這位立法者為大衛、所羅門所知。」（見《古名所體現的古代信仰》）

這位學者自有其理據，但說法不免過於籠統。其立論根基，在於英曼懷疑摩西是否真有其人，只因「摩西」一詞的詞源，與古代太陽之名相似。他遂推論：以色列的立法者，不過是無所不在的太陽神話又一變體。英曼證明古字母調換後，摩西（משה）可轉為天球（שמה）；但他似乎未察覺：在古代祕儀中，入門者常被授予太陽之名，象徵太陽之力在他們自身本性中的救贖與再生。我們所知的摩西，更像是祕密學校的正式代表，他如過往許多使者，前來教導原始部族關於不朽靈魂的奧祕。

史上稱為摩西的以色列偉人，其真名恐永不可考。若按埃及祕傳的意義理解，「摩西」所指的人，乃已獲准進入智慧祕儀學校，而後出來教導無知者關於諸神的旨意與生命的奧祕；這些奧祕，於伊西斯、歐西里斯與塞拉皮斯的神殿中加以闡明。摩西的民族身分也多爭議。有人說他是猶太人，被埃及王室收養教育；有人說他是純血埃及人。少數人甚至相信他等同於不朽的赫爾墨斯，因這兩位宗教體系的創立者，都曾從天界領受據稱由神手指書寫的石版。摩西的故事，例如法老女兒發現蘆葦箱、收養入宮，後來反抗埃及專制，也與埃及祕儀中的某些儀式相吻合。這些儀式，是候選人在追尋真理與覺悟時，所經歷的象徵性漂泊。這種類比也可見於天體的運行。

摩西受過埃及入門儀式的薰陶，因而向猶太人傳授的哲學，便蘊含埃及祕傳主義的重要原理。以色列為奴時期的埃及宗教，其古老程度遠超埃及人自身所知。在那個時代，歷史難以編纂；埃及人將自身民族追溯到神話時期：那時諸神行走於大地，並以神力建立了尼羅河的雙重帝國。他們不曾想到，這些神聖的先祖其實是亞特蘭提斯人；因火山災變被迫離開七島，遷入當時已是亞特蘭提斯殖民地的埃及，建立了哲學與文學的偉大中心，後來深刻影響了無數種族與民族的宗教與科學。今日的埃及雖已被遺忘，但埃及之物永遠被記得與崇敬。埃及已死，卻在其哲學與建築中不朽地活著。

如同奧丁在斯堪地納維亞建立其祕儀，魁札爾科亞特爾在墨西哥建立其祕儀，摩西也在當時遊牧的以色列十二支派中，建立了那祕密而象徵性的學校，後世稱之為「會幕祕儀」。猶太人的會幕乃仿照埃及神殿而造，且可搬運，以適應以色列人那聞名於世的流徙性情。會幕及其周圍院

牆的每一部分，都象徵某個偉大的自然或哲學真理。對無知者而言，它只是獻祭與宰牲之地；智者則視為學問之殿，奉獻給宇宙智慧之靈。

猶太與基督教世界最偉大的思想家，都明白《聖經》是一部寓言之書，但似乎少有人費心探究其中的象徵與譬喻。據說摩西建立祕儀時，曾將若干絕不可形諸文字的口傳教導，授予少數選定的入門者，令其以口耳相傳的方式保存至後代。這些教導是哲學的鑰匙，寓言賴此方顯露隱藏的意義。猶太人稱這些開啟聖書的神祕鑰匙為卡巴拉。

現代世界似乎已遺忘那些未寫下的教導；這些教導本可用以圓滿解釋成文經典表面上的矛盾。世人也忘了，異教徒曾指定雙面的雅努斯來守護智慧聖殿鑰匙。雅努斯後來變形為聖彼得，手持天國之鑰。教宗作為「神在世間的代理人」，其金銀雙鑰正象徵這一「祕密教義」；若能正確理解，便能開啟基督教與猶太卡巴拉的寶庫。

埃及神祕主義的神殿，依其祭司所言，乃是宇宙的縮影，而會幕正是摹仿它而建。太陽系一直被視為偉大的入門聖殿；候選人從出生之門進入，穿過塵世存在的曲折通道，最後來到大奧祕之幕，也就是死亡面前；他們經由此門消失，回到不可見世界。蘇格拉底臨終之語，隱微地提醒弟子：死亡實為一場偉大的啟悟。他說：「克里托，我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公雞；請記得償還。」（公雞乃諸神的聖物，且候選人進入祕儀時，常伴以公雞獻祭，故蘇格拉底暗示自己即將接受那偉大的啟悟。）

生命是一個深邃奧祕；唯有通過其考驗與試煉，並能正確解讀、汲取其中精髓者，方能真正領悟。因此，神殿依世界之形構築，其儀式根源於生命及其種種課題。會幕不僅效法埃及祕儀建成，其器物亦有古老而公認的形制。約櫃實為埃及聖櫃之變體，櫃蓋上跪伏的智天使形象亦然。在菲萊神殿的浮雕上，繪有埃及祭司以槓肩抬櫃，其樣式與猶太人的約櫃極似，抬法亦如《出埃及記》所述。

以下關於會幕及其祭司的描述，依據約瑟夫斯在《猶太古史》第三卷所載的建造與儀式。聖經引文取自一五九九年在倫敦印行的「馬褲版」聖經，該譯本以《創世記》第三章第七節的譯法著稱；此處取其意義，同時保留其古文獻風格。



亙古常在者

出自蒙福孔之《古物誌》

卡巴拉學者常以此形象描繪耶和華。此圖意在象徵希臘與諾斯底傳統中的巨匠造物主；希臘人稱之為「宙斯」，那不朽中的必朽者；希伯來人則稱之為四字聖名「IHVH」。

會幕的建造

摩西代表以色列神耶和華發言，指定兩位建築師監督會幕工程，即猶大支派、烏利的兒子比撒列，以及但支派、亞希撒抹的兒子亞何利亞伯。二人深受愛戴，亦為民眾一致推選。雅各臨終為諸子祝福時，各賜予一個象徵。（見《創世記》四十九章）猶大的象徵是獅子；但的象徵是蛇或烏（或許是鷹）。獅與鷹同屬智天使四活物（亦對應黃道固定星座）；玫瑰十字會的煉金術士主張，那神祕的哲人石（即靈魂），需由紅獅之血與白鷹之膠質協助合成。火（紅獅）與水（白鷹）在祕傳化學中的運用，與這兩支派的代表者之間，似有隱晦的神祕關聯；其象徵正與這些煉金元素相同。

正如會幕是神在人間的居所，人的靈魂之身亦是其神聖本性的寓所；十二重物質構造環繞其外，正如以色列各支派紮營於耶和華聖所四周。會幕實為一個不可見靈性真理之象徵，超越以色列人的理解，此觀念由《希伯來書》第八章一句證實：「他們所供奉的，不過是天界事物之影與像；摩西即將完成會幕時，也曾蒙神如此警示。」此處可見，物質的敬拜場所，乃不可見而全能的靈性制度之「影子」或象徵。

會幕規格載於《出埃及記》第二十五章：主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從樂意奉獻者收取禮物：金、銀、銅，藍色、紫色、朱紅色線，細麻、山羊毛，染紅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莢木，點燈的油，膏油與香料，紅瑪瑙與鑲嵌在以弗得和胸牌上的寶石。又命他們為祂造一聖所，使祂可住在他們中間；一切皆須依照所示樣式製作。會幕外院是一處封閉區域，寬五十肘、長一百肘，由懸掛在銅柱上的細麻帷幔圍成，柱間相距五肘。（肘為古代長度單位，約等於前臂長，合十八英寸。）長邊各立二十柱，短邊各十柱。每柱皆有銅座與銀鑄柱頭。會幕總是以長邊朝向南北，短邊朝向東西，入口開於東面，顯示出原始太陽崇拜的影響。

外院主要用以區隔院落中央的會幕正帳。院門開在矩形東牆，入門後立有燔祭壇，壇以木為體，外覆銅板，並飾以公牛與公羊之角。再往內，與此壇成一直線，設有潔淨盆，即供祭司沐浴用的大型銅盆。潔淨盆分上下兩部，上部為大碗，或有蓋，用以盛水；下部為承接之盆。祭司在參與各項儀式前，須在此盆中洗淨手腳。據推測，此盆或鑲有以色列十二支派婦女獻上的金屬鏡片。

會幕正帳尺寸如下：「設立時長三十肘，寬十肘。一壁向南，一壁向北，後部封閉於西面。其高度須與寬度相等（十肘）。」（約瑟夫斯）

聖經學者慣將會幕內部分為兩室：一室寬十肘、高十肘、長二十肘，稱為聖所，內置三件特殊器具，即七枝燈臺、陳設餅桌與香壇；另一室寬十肘、高十肘、長十肘，稱為至聖所，僅有一件器具，即約櫃。兩室由一幅繡有各樣花卉紋樣的華美幔子分隔，但無動物或人像。

約瑟夫斯暗示尚有第三隔間，在概念上，聖所能再分出兩室。這位猶太史家對第三室的描述並不明確，且多數作者完全忽略此點；然而約瑟夫斯明言，摩西本人將內帳分成三部分。分隔聖所與至聖所的幔子懸於四根柱上，或可微妙地指涉四元素；而在正帳入口處，猶太人設立七柱，

暗指七感知與聖名的七個母音。後來文獻只提五柱，或可解釋為今日人類只發展出五種感官，對應五個活躍的母音。早期猶太著作《巴萊塔》論及帷幕如下：共有十幅藍色、紫色、朱紅色與撚細麻製的帷幔；另有十一幅山羊毛帷幔，各長三十肘。拉比猶大說，有兩層覆蓋：下層為染紅的公羊皮，上層為獾皮。

卡爾梅（Calmet）考證，譯作「獾皮」的希伯來字本意實為「深紫」，並非特指某種動物，而是一種色深質厚、不透水的織物。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泊時，傳說夜間有火柱停在會幕之上，白日則有雲柱相伴。這片雲被猶太人稱為舍金納，象徵主的臨在。一部早年編纂卻未收入《塔木德》的猶太典籍中，如此描述舍金納：有雲遮蓋會幕，主的榮光充滿其中；此乃榮光之雲，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曠野服事，右、左、前、後、上各有一雲，更有居於其中之雲，即帳中的舍金納；雲柱行在他們前方，為他們削平高地、填起低谷，殺滅蛇蠍，焚盡荊棘蒺藜，並引導他們走上正路。（出自《巴萊塔》《會幕之書》）

會幕的器具

若從祕傳角度理解，會幕、器具與儀式，可對應於人體的結構、器官與功能。外院入口處立著燔祭壇，長寬各五肘，高僅三肘。壇面是銅格，用以放置祭牲；下方留空生火。這壇象徵候選人初入聖所界域時，須在銅壇上獻祭，但不是無辜牛羊，而是自身本性中與之相應的部分。牛代表土性，象徵人粗重的構成，必須被其神性之火焚化。（異教祭壇上獻祭動物甚至人，是因並未明白，若要使獻祭蒙悅納，祭品必須出自自身本性。）

再往西是前述的潔淨盆，與銅壇同在一線。這向祭司表明，身體不僅須洗淨，靈魂也須洗淨一切污漬；因為身心不潔者，不能進入神的臨在而存活。潔淨盆之外便是會幕正帳的入口，面朝東方，讓初升太陽的第一道光能照入內室。穿過鑲飾的柱間，便見聖所。這是一間神祕內室，四壁懸著華麗帷幔，繡有智天使的面容。

聖所南壁旁立著一座鑄金大燈臺，據信重約百磅。中央主幹分出六臂，每臂末端有杯形凹處放置油燈；共七盞燈，左右各三盞，主幹一盞。燈臺飾有七十二枚杏花、圓球與花朵。約瑟夫斯稱七十，但希伯來人用此整數時，實指七十二。燈臺對面的北壁旁有一桌，桌上置十二個陳設餅，分成兩疊，每疊六個。（卡爾梅認為餅並非堆疊，而是在桌上排成兩行，每行六個。）桌上另有兩只點燃的香爐，置於陳設餅疊之上，使香煙成為主所悅納的香氣，並在上升時攜著陳設餅之魂。

室中央，緊貼通往至聖所的隔幕，立有香壇，壇以木為體，外覆金板。長寬各一肘，高二肘。此壇象徵人的喉嚨，因人的言語由此上升，成為獻給主的蒙悅供物；喉嚨在人體構成中，正位於聖所（身軀）與至聖所（頭顱）之間。

除大祭司外，無人可入至聖所；即使是大祭司，也只准在規定時刻進入。室內除約櫃外別無他物；約櫃置於西壁，正對入口。《出埃及記》記載約櫃尺寸為長二肘半、寬一肘半、高一肘

半。它以皂莢木製成，內外包金，內藏摩西在西奈所得的神聖律法石版。櫃蓋是一塊金板，上跪兩個神祕生靈，稱為智天使，彼此相對，翅膀在上方拱起。每當以色列之主想與大祭司溝通時，便降臨在這施恩座上，位於智天使雙翼之間。

會幕器具皆便於搬運。各壇與較大器物都配有槓，穿過環耳，可由四名或更多人抬起。約櫃的槓從不取下，直到最終安置於永恆之居所，即所羅門王聖殿的至聖所中。

早期猶太人至少部分明白，會幕乃象徵性建築。約瑟夫斯深知此點；雖然他在解釋會幕象徵時，因援引埃及與希臘異教而備受批評，然而，他對帷幕與器具祕密意義的描述仍值得考量。他說：摩西將會幕分成三部分，其中兩部分允許祭司進入，代表人人可及的陸地與海洋；第三部分保留給神，因為人無法至天界。桌上的十二個餅代表一年十二月。燈臺分為七十部分，暗指旬宿（Decani）或行星的七十二分區；七盞燈則象徵行星運行。四種材料織成的帷幕代表四元素：細麻出於地，故象徵土；紫色由海貝之血染成，故象徵海；藍色象徵氣；朱紅色自然象徵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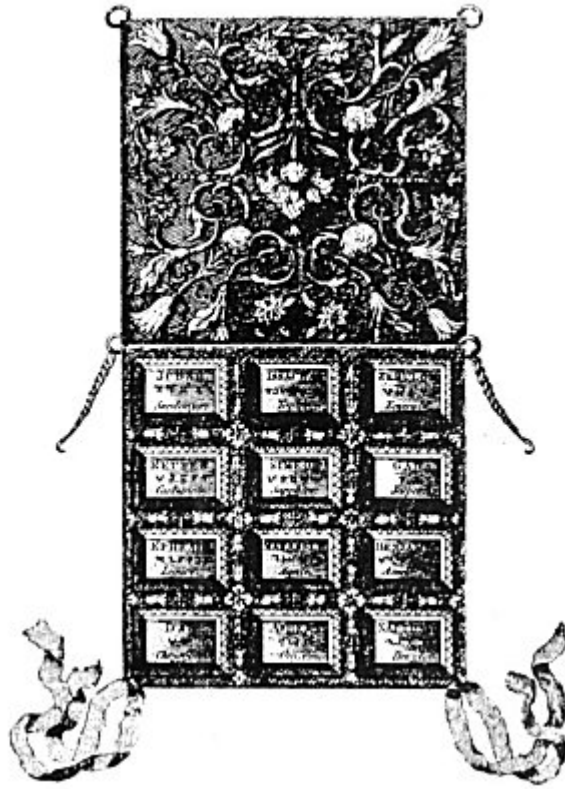
大祭司法衣以麻製成，象徵地；藍色象徵天，石榴如閃電，鈴聲如雷鳴。以弗得（Ephod）象徵神以四元素造就宇宙；其中交織的金線，則象徵照耀萬物的光輝。胸牌置於以弗得中央，如同世界之中心。環繞大祭司腰身的束帶象徵海洋，因海洋環抱萬有，包容整個宇宙。肩上的兩塊紅瑪瑙代表日月。十二寶石可理解為十二月，或希臘人稱為黃道之圈的十二星座，皆無不可。藍色冠冕象徵天，若非如此，怎能將神之名刻於其上？冠上有金，乃神所喜悅的光輝。會幕建造歷時七個月，並在新月之時奉獻給神，同樣具有象徵意義。

會幕所用的金屬各具深意。黃金象徵靈性；覆於皂莢木上的金板，則象徵靈性本質使木所代表的人性本質得著榮耀。據神祕學所言，人的肉體之外環繞著多重不可見軀體，色彩紛異，光輝宏偉。多數人的靈性本質為物質本性所蒙蔽、囚禁；僅少數人內在構成已然客觀化，靈性在外顯現，因而個體籠罩著宏大光輝。

銀用於柱頭，多指月亮；月對猶太與埃及皆為聖潔。祭司在新月與滿月時舉行祕儀，這兩時期皆獻予耶和華。古人教導，銀乃日光內斂而非外顯的黃金。黃金象徵靈性之魂，銀則代表人經淨化、重生的人性。

外壇所用的銅是合金，由貴金屬與賤金屬合成，象徵凡俗個體的構成，兼有高尚與低微的元素。

會幕的三分結構，對共濟會員尤具意義，因這象徵藍色分會的三階。而侍奉會幕的三階祭司，在現代共濟會中則保存為初階學徒、同伴工匠與石匠大師。夏威夷島民所建會幕與猶太人相似，但其房間上下疊置，而非如以色列會幕般前後相接。三室亦對應吉薩大金字塔的三個主要廳室。



大祭司的胸牌

出自卡爾梅《聖經辭典》

據卡爾梅所載，寶石順序與其所管理的支派如上圖所示。玫瑰十字會則認為，這些寶石象徵十二種偉大品質與德性：光照、愛、智慧、真理、正義、平和、平衡、謙卑、信仰、力量、喜樂、勝利。

榮耀法衣

由約瑟夫斯的引文可見，猶太祭司的法衣與飾物皆含祕義；直至今日，基督教、猶太教及異教祭司的聖服，其色彩、樣式與用途中，仍隱藏著一套宗教象徵語言。會幕祭司的服飾稱為「卡哈奈」（Cahanæ），大祭司的則稱為「卡哈奈·拉巴」（Cahanæ Rabbæ）。普通祭司先穿形似短褲的內衣（Machanese），外罩及地的細麻長袍（Chethone），長袖繫於手臂。腰間纏著數圈鮮豔的刺繡腰帶，位置略高，一端垂於身前；頭戴貼身麻布帽（Masnaemphthes）。

大祭司的祭服與較低等次祭司的相同，僅另添若干衣物與飾物。除特織的白麻袍外，大祭司穿一件無縫無袖、天藍色、幾乎垂足的外衣，稱米伊爾袍（Meeir），下緣飾以交替的金鈴與石榴。《德訓篇》（為現代聖經所刪之書）描寫這些鈴及其用途：「他以石榴與眾多金鈴環繞，行走時殿中響起聲響，作為其族人子孫紀念。」米伊爾袍並以彩色刺繡腰帶束起，繡紋間穿有金線。

以弗得乃一件短衣，約瑟夫斯形容似外套或短上衣，穿於米伊爾袍上部。織成以弗得的線色彩紛雜，大抵為紅、藍、紫、白，如會幕的帷幕；細金線亦織入其中。以弗得兩肩各以一大紅瑪瑙鈕扣固定，雅各十二子之名刻於二石，每石六名。這些紅瑪瑙鈕扣被視為具神諭之能；大祭司

詢問某些問題時，它們會發出天上光輝。右肩紅瑪瑙發光，表示耶和華應允；左肩發光，則表示否定。

以弗得正面中央留有一處，放置「公義與預言胸牌」。如其名所示，亦是一件大能神諭之物。此胸牌大致呈方形，由刺繡框架構成，內嵌十二寶石，各置於金座。因寶石極重且價值甚高，胸牌以特製金鏈與緞帶固定。胸牌十二石如同以弗得肩上的紅瑪瑙，皆具以神聖榮光發亮、施行神諭的祕密能力。約瑟夫斯論此奇異力量寫道：「神藉大祭司胸前十二石，預告何時戰勝；軍隊出發前，寶石發出巨光，眾民皆知神親臨相助。故而尊重猶太律法的希臘人稱此胸牌為『神諭』。」作者接著指出，約在他撰史前二百年，這些寶石便不再發光，因為猶太人違背了耶和華的律法，以色列之神已不再悅納其選民。

猶太人天文學承襲埃及；胸牌十二寶石很可能象徵黃道十二星座。這十二天上階序被視為宇宙大人胸牌的寶石；宇宙大人即大面者（Macroprosopus），《光輝之書》（Zohar）中稱為「亙古常在者」。數字「十二」常見於古代民族，其神系多由十二位半神與女神組成，由「不可征服者」統領，而祂又臣服於不可知的「萬有之父」。十二在猶太與基督教著作中尤為顯著。十二先知、十二族長、十二支派、十二使徒，各組皆含玄祕意義，皆指向神聖十二重體；其流溢經由十二個別化通道，顯現於可觸的創造宇宙。祕密教義亦教導祭司：寶石代表其自身構成中的生命中心；若按聖殿祕傳指示開展，能吸收神性之光，再放射出去。（東印度蓮花具相似意義。）拉比教導，會幕帷幔與飾物所用的每根麻線，皆由二十四股細線捻成，象徵人在一日二十四小時所累積的經歷，正是織成「榮耀之衣」的絲線，共濟會以二十四英寸尺表示。



榮耀法衣

摘自《摩西時代的希伯來教會史》

以色列大祭司的袍服常稱為「榮耀法衣」，因其象徵人重生而靈性化的本性；人人須以品格與德性的絲線織就此衣，方能成為麥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

烏陵與土明

胸牌背面暗藏一袋，收有神秘物件，即烏陵與土明。如今只知這些器物曾用於占卜，其他情況已無從得知。有些作者認為，那是以色列人從埃及帶出的神石，相信具有神力，類似某些原住民族至今仍崇奉的靈物。另有人認為烏陵與土明形如骰子，擲地以決事件。亦有人說它們只是刻在金片上、當護符攜帶的聖名。「依若干說法，烏陵與土明意為『光與圓滿』，或『光與真理』；後者與埃及人所佩胸牌中的拉神（Ra）及特米（Themi）的形象極為相似。」（加德納《世界信仰》）

大祭司服飾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有其帽或頭飾。此尊者除普通祭司白帽外，更覆藍色外布，束以金帶；金帶由三道組成，一道疊於另一道之上，宛如波斯賢士的三重冠。這頂冠冕象徵大祭司不僅統御三界（天界、世間、地獄），也統御人與宇宙的靈性、心智與物質三層面；會幕的三分隔亦象徵此義。

頭飾頂端有一只小金杯，形如花萼。這象徵祭司具有領受的本性，其靈魂如同杯盞，能承接自天而降的永恒生命之水。冠頂之花，在祕傳意義上近似從骷髏中綻出的玫瑰，這在聖殿騎士象徵中極負盛名。古人相信，靈性本性掙脫肉身時，向上穿過顛頂；故花萼或杯亦象徵靈性意識。金冠前方以希伯來文刻著：「歸耶和華為聖」。

大祭司的法衣與飾物雖更增以色列人對他的敬畏，這類外飾對耶和華卻毫無意義。因此大祭司進入至聖所之前，必脫去世間華服，赤身步入以色列之主的臨在。在那裡，他只能以自身德性為衣，以靈性為飾。

有一傳說云：凡不潔而誤入至聖所者，皆會被施恩座發出一道神聖火焰擊斃。若大祭司心起一絲自私念頭，便會遭擊而死。人無法預知何時會忽生不敬之念，因此須預作防範，以免大祭司在耶和華面前猝死。其他祭司不得進入至聖所，因此大祭司入內前，他們會將一條鏈繫在他的一隻腳上；若他在幔後倒下，便可拖出屍身。



祭司的頭飾

出自《摩西時代的希伯來教會史》

大祭司在普通祭司的白帽之外，戴藍色外布與金帶。金帶前方刻有希伯來文「歸耶和華為聖」。此圖顯示帽子加戴金冠前後的樣式。



約櫃與其智天使

出自卡爾梅《聖經辭典》

約瑟夫斯告訴我們，智天使是會飛的生靈，但形貌迥異於地上任何可見之物，故難以描摹。據說摩西被舉起、帶入耶和華臨在時，曾見這些生靈跪於神腳凳旁。它們在大體外貌上，極可能近似以西結著名的智天使。

玫瑰十字兄弟會

玫瑰十字會員究竟是誰？他們是否是一群思想深邃者，反抗當時宗教裁判式的宗教與哲學限制？還是彼此孤立的超驗主義者，只因觀點與推論相似而被聯繫在一起？依其宣言，他們每年策劃教團未來活動的「聖靈之屋」究竟在何處？那位被稱為「我們尊貴的 C.R.C. 父兄」的神祕人物究竟是誰？這三個字母是否代表「基督徒玫瑰十字」（Christian Rosie Cross）？傳說中《化學婚禮》的作者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是否就是與另外三人共同創立「玫瑰十字會」的人？

玫瑰十字傳統與中世紀共濟會有何關係？為何兩個組織命運如此緊密交織？「玫瑰十字兄弟會」是否就是眾人久尋的環節，將中世紀共濟會與古代象徵學、神祕主義連接起來；其祕密是否由現代共濟會延續？原始玫瑰十字教團是否在十八世紀後期瓦解，抑或該會作為組織依然存在，並維持其原本著名的祕密？「玫瑰十字兄弟會」成立的真正目的為何？玫瑰十字會員是否如其所稱，是宗教與哲學兄弟會；抑或其公開信條只是一層遮蔽，用以隱藏兄弟會的真實目的，甚至可能是對歐洲政治的控制？此乃研究玫瑰十字傳統所涉及的若干問題。

關於玫瑰十字之謎，有四種截然不同的理論。這些說法，皆出自學者畢生搜查赫爾墨斯學文獻、審慎考證所得。然而，其結論也清楚表明，現存關於「玫瑰十字兄弟會」起源與早期活動的資料極為不足。

第一種理論

一般認為，玫瑰十字會確曾存在，且其創立與後續活動如《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所述。該宣言據信寫於 1610 年，但似乎直到 1614 年才付印，雖有若干權威懷疑另有更早版本。若要明智考慮玫瑰十字傳統的起源，必須熟悉其最初且最重要文獻的內容。《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開篇提醒全世界神的仁慈與憐憫，並警告知識階層：其自我中心與貪婪使他們追隨假先知，忽略神出於善意向他們揭示的真知。因此必須改革，而神已興起哲人與賢者以成此工。

為協助改革，一位稱為「高度覺照的 C.R.C. 父兄」的神祕人物，生於德國，出身貴族但自身貧窮，創立了「玫瑰十字祕密會社」。C.R.C. 五歲時被送入修院，後來不滿其教育制度，便與一位將赴聖地朝聖的聖職弟兄結伴。他們同往，但那位弟兄死於塞浦路斯，C.R.C. 獨自前往大馬士革。因健康不佳，他未能抵達耶路撒冷，遂留在大馬士革，與當地哲人學習。

求學期間，他聽聞神祕的阿拉伯城市達姆卡爾，住著一群神祕學家與卡巴拉學者。於是他放棄前往耶路撒冷，與阿拉伯人約定前往達姆卡爾。C.R.C. 抵達達姆卡爾時年僅十六。眾人如久候其來，視他為哲學同道與摯友，並傳授阿拉伯開悟者的奧祕。在那裡，他學會阿拉伯語，將 M 書譯成拉丁文；返回歐洲時，亦將此重要卷冊帶回。

在達姆卡爾學習三年後，C.R.C. 前往非斯城；阿拉伯魔法師稱該處能獲更多知識。在非斯城，他學會如何與自然元素精靈交流，這些存在又向他揭示許多自然界的重大祕密。非斯城的哲人雖不如達姆卡爾者偉大，但 C.R.C. 先前經驗使他能辨別真偽，因而大增其知識寶藏。

在非斯城兩年後，C.R.C. 航向西班牙，帶著許多珍寶，其中包括遊歷中收集的珍稀動植物。他深盼歐洲學者會欣然接受他帶回的珍貴知識與實物，並加以研究。相反地，他只招來嘲笑；那些所謂的智者，害怕承認自己先前無知，以免損及威望。敘述至此稍作補充：帕拉塞爾蘇斯雖非「玫瑰十字兄弟會」成員，卻曾讀過 M 書，從中取得知識，成為中世紀歐洲最卓越的醫師。

C.R.C. 因努力無果而疲憊，卻未沮喪；他回到德國，建屋以安靜研究。他也製造若干罕見科學儀器供研究之用。他若願把知識商品化，本可成名；他寧願與神為伴，也不求世人敬重。

隱居五年後，他決定再度為當時藝術與科學的改革奮鬥，此次借助少數可信朋友。他派人至早年受訓的修院，召來三位弟兄，以誓言約束他們嚴守祕密，並為後世記下口授的知識。這四人創立「玫瑰十字兄弟會」。他們預備密碼語言，並依《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編纂一部大辭典，將各種智慧分類以榮耀神。他們也開始謄寫 M 書，但因大量病人前來求醫，工作甚難。

一座更新、更大的建築完工後，他們將其稱為「聖靈之屋」，並決意納入四名新成員，使兄弟會增至八人。七人是德國人，皆未婚。眾人勤勉合作，很快備妥教團的文件、指示與奧祕，也整理了名為「聖靈之屋」的屋舍。

隨後他們決定分散前往諸國：不僅將智慧授予配得者，也檢視修正體系可能之誤。臨別前，弟兄們訂立六條規則，各自誓守。一，不取尊位名譽，只願免費醫病。二，自此不穿特殊袍服，依所居國習俗穿著。三，每年某日須聚於「聖靈之屋」，不能親至者以書信代之。四，每位須尋一位配得者，在自己去世時繼承。五，字母「R.C.」自此成為印記與字符。六，兄弟會須對世界隱匿百年。

誓守此法，五位弟兄遠行；一年後另二人離去，留下 C.R.C. 父兄獨居「聖靈之屋」。年復一年，他們大喜相聚，因他們一直默默而誠摯地向世間智者傳播教義。

教團首名成員死於英格蘭，眾人決議各成員葬地須保密。不久，C.R.C. 父兄召集餘下六人，據推測此時他已預備了自己的象徵性墳墓。《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記載，成書時仍在世的弟兄，無人知道 C.R.C. 父兄何時去世、葬於何處。他死後一百二十年，一位精通建築的弟兄改建「聖靈之屋」時，才意外發現其遺體。〔墓穴是否真在此建築內，仍只是推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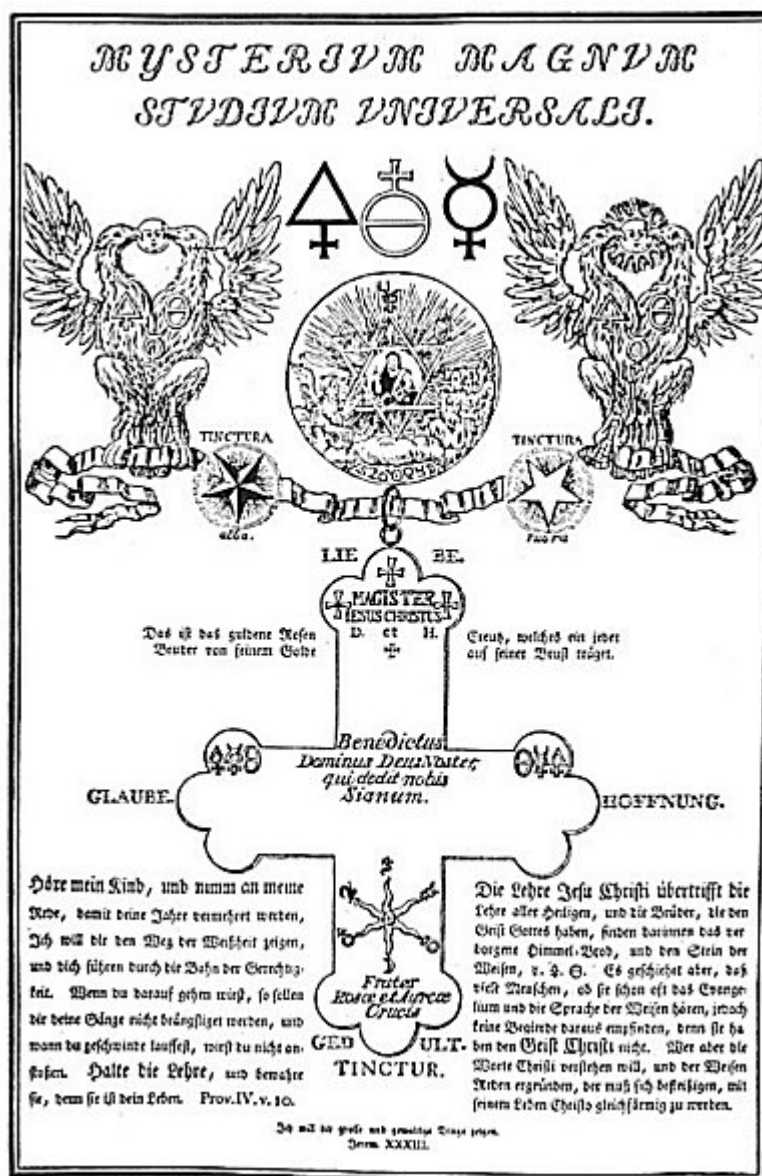
改建時，這位弟兄發現一塊刻有早期成員姓名的紀念碑，遂決定將其移至更莊嚴的禮拜堂。因當時無人知 C.R.C. 父兄死於何國，此訊早已由原始成員隱藏。移動碑牌時，因其由一枚大釘固定，牆上石塊與灰泥脫落，露出一道藏於砌牆中的門。教團成員立即清開碎屑，發現墓室入口。門上大字寫著：POST CXX ANNOS PATEBO。依弟兄們神祕解釋，意為「一百二十年後我將出現」。

翌晨，門開，成員進入一座七邊七角的墓室，每邊寬五英尺，高八英尺。陽光雖從未照入墓室，室內卻被天花板上一道神祕光芒照得通明。中央有圓壇，壇上有銅板，刻著奇異字符。七邊各有一小門，開後見多箱書籍、祕密指示，與兄弟會據稱失落的奧祕。

移開祭壇，露出一塊銅蓋。掀起，可見一具身體，推定是 C.R.C.；雖已躺臥一百二十年，保存完好如初葬。其身佩有飾物，穿著教團袍服，一手握神祕羊皮紙；除《聖經》外，這是會社最珍貴之物。徹底檢視密室內容後，銅板與祭壇復置原位，墓室之門再次封閉；弟兄們各自離去，所見神蹟令他們精神高揚、信心增長。

文末大意說：「依 C.R.C. 父兄之意，《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已備妥，以五種語言送予全歐智者學者，使眾人知悉並理解莊嚴兄弟會的祕密。凡誠心為榮耀神而努力者，皆可與兄弟會聯繫；無論身在何處、以何種方式傳訊，其請求都必獲回應。同時，心懷自私與隱藏動機者受警告：凡內心不淨、念頭不純而企圖尋訪兄弟會者，只會招致悲苦與災禍。」

簡言之，這就是《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的故事。按字面接受此說者，視 C.R.C. 父兄為兄弟會實際創立者，相信他約於 1400 年組織此會。此說弱點，乃《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的要點從無歷史佐證。無證據顯示 C.R.C. 父兄曾尋訪西班牙學者；神祕城市達姆卡爾無從尋得；德國也無記錄顯示，曾有大批跛者與病患在某處獲得神祕治癒。亞瑟·愛德華·韋特的《共濟會中的祕密傳統》中，收有一幅 C.R.C. 父兄的畫像，示其長鬚垂胸，坐於桌前，桌上燭火燃燒；一手支頭，另一手食指尖置於人顱太陽穴。然此圖不能證實任何事。除教團成員，無人見過 C.R.C. 父兄；成員亦未保存其描述。其名為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一說也極不可能，因二者直到《化學婚禮》寫作時才被關聯。



金色與玫瑰十字

出自《玫瑰十字會祕密象徵》

據說十字以靈性黃金鑄造，每位弟兄都將其佩在胸前。十字鑄有煉金術的鹽、硫黃、水銀符號，與行星之星；四字環繞：信、望、愛、忍。雙頭鷹或鳳凰，隱約預示人類最終為雌雄同體。玫瑰十字的煉金術不只在金屬；人身便是實驗室。若未完成嬗變大業，將無知的賤金屬煉成智慧與覺悟的純金，便不能臻於玫瑰十字的開悟境界。

第二種理論

研究此主題的共濟會弟兄接受「玫瑰十字兄弟會」歷史存在，但對教團起源意見分歧。一派認為，該會源於中世紀歐洲，是煉金術思辨的產物。^{33°} 共濟會員羅伯特·麥考伊認為，德國神學家約翰·瓦倫丁·安德烈亞才是真正的創立者；但也可能只是改革並擴充了亨利·科內利烏斯·阿格里帕爵士所創的既存會社。有人相信，玫瑰十字傳統代表佛教與婆羅門文化首次侵入歐洲。另有人認為「玫瑰十字會社」在埃及帝國哲學全盛時創立，延續古波斯與迦勒底祕儀。

戈弗雷·希金斯於《揭開面紗》中寫道：「德國的玫瑰十字會員對自身起源所知甚少；惟依據傳統，彼等自視為古埃及人、迦勒底人、賢士與『裸體哲人』之後裔。」（亞歷山大大帝的追隨者以此稱呼在印度河畔冥想的裸體智者。）各派共通見解是：C.R.C. 父兄的故事，猶如共濟會的希蘭·阿比夫傳說，皆屬寓言，不宜拘泥字面。聖經學者亦有類似困境，欲證實經典的歷史詮釋，不僅困難，在多數情形下更幾乎不可能。

即使承認玫瑰十字會是兼具哲學與政治意圖之祕密結社，也很難想像，其成員遍佈歐洲，竟能數百年守口如瓶。然「玫瑰十字弟兄」確然辦到了。許多學者哲人，包括法蘭西斯·培根爵士與沃爾夫岡·歌德，皆曾被疑與該會有關，然其關聯從未獲史家採信。偽玫瑰十字會員甚眾；然而「古老祕密無名哲人會」的真正成員則名副其實，至今隱沒無聞。

中世紀間，曾出現若干自稱玫瑰十字會所著之小冊。然多屬贗作，乃投機之徒假借該會尊崇且具魔力之名，圖謀宗教或政治權勢。此舉徒增考證之難。曾有偽會以黑繩為會員相認標記，並恫言洩密者將遭此繩絞殺。玫瑰十字傳統之真義僅零星存於文獻，因原初兄弟會僅片段透露其原則與活動。

法蘭茲·哈特曼博士於《玫瑰十字會祕密象徵》中描述該會為：「由超凡能力者組成之祕密會社，近乎超自然；據稱彼等能預卜未來、深窺自然奧祕、點鐵、銅、鉛、水銀成金、調製生命靈藥或萬靈藥以保青春活力；且能號令自然元素精靈，通曉哲人石的祕密；此石令持有者全能、不朽、至智。」

該作者進一步定義玫瑰十字會員為：「經歷靈性覺醒的過程，獲得對玫瑰與十字之祕密意義的實修真知。僅稱某人為玫瑰十字會員，並不會使他成為真正的玫瑰十字會員；正如稱某人為基督徒，也不會使他成為基督。真正的玫瑰十字會員或共濟會員無法製造；必須憑其心中神聖力量之擴展與開展，自然成長而成。忽視此理，正是諸多教會與祕密結社名實不符之由。」

玫瑰十字傳統之象徵體系極其深奧，至今仍少人能識。其圖表涉及重大宇宙原理，並以深刻的哲學眼光加以闡釋；相較於當時盛行的正統狹隘思想，令人耳目一新。依現存記錄，玫瑰十字會員彼此聯繫，多基於共同志趣，而非會規約束。「玫瑰十字弟兄」生活低調，勤勉於工藝本業，不向任何人透露祕密身分，甚至家人。C.R.C. 死後，多數弟兄似無中央會所。教團縱有入門儀式，亦嚴加守護，從未外洩；其儀式無疑披著化學術語外衣。

試圖主動加入該會終屬徒勞，因玫瑰十字會員總自行揀選弟子。彼等若認可某人足以光大兄弟會，便以某種神祕方式與之聯繫。此人或收到匿名信函，或收到帶有特殊印記、通常署有「C.R.C.」或「R.C.」的信，命其於指定時地赴約。所獲啟示從未外傳；然觀其後來的著作，多見新的力量已進入他的生命，令其理解更深、思想更廣。偶有數人以寓言筆法，寫下在「玫瑰十字弟兄」莊嚴臨在時的見聞。

有時，神祕訪客會造訪煉金術士的實驗室，講解赫爾墨斯祕術的奧義，傳授若干方法後便悄然離去，不留任何蹤跡。亦有人宣稱「玫瑰十字弟兄」經由夢境異象與之交流，於睡眠中啟示赫

爾墨斯智慧。候選人受教後，須對所獲化學配方及其取得途徑一概保密。這些無名開悟者常被疑為「玫瑰十字弟兄」，其身分卻永無從證實；受訪者僅能暗自揣測。

許多人認為，玫瑰十字的玫瑰是埃及與印度蓮花的變體，象徵意義也與這一古老符號相同。但丁在《神曲》中透露出，他本人熟悉玫瑰十字的理論。阿爾伯特·派克於《道德與教義》中曾寫道：「他的地獄不過是煉獄的反面，其天堂由一系列卡巴拉圓環構成，以十字分割，正如以西結的五芒星符號。十字中心綻放一朵玫瑰，乃玫瑰十字階開悟者的象徵，首次在此公開呈現，其含義也幾乎得到明確解釋。」

「玫瑰十字」此名，究竟源於玫瑰與十字的圖像，抑或只是為了蒙蔽未受教者，進一步隱藏教團真義的障眼法，始終是個疑問。戈弗雷·希金斯認為，「玫瑰十字」（Rosicrucian）一詞並非來自花朵，而是源於「露水」（Ros）。此外值得注意的是，「Ras」可解作「智慧」，「Rus」則譯為「隱藏」。無疑，這些意義都曾融入玫瑰十字的象徵體系。

亞瑟·愛德華·韋特與戈弗雷·希金斯皆認為，「玫瑰十字」之名背後，隱藏著以露水煉成哲人石的過程。此處所言之「露」，可能指人腦中某種神祕物質，極似煉金術士所述、自天而降以救贖大地的甘露。十字象徵人體；玫瑰綻於十字之上，整體意味著人的靈魂被釘於肉體，並以三枚鐵釘固定。

玫瑰十字的象徵，很可能承襲自古埃及赫爾墨斯的祕傳信條；而「無名哲人會」正是橋樑，連結現代共濟會與古埃及赫爾墨斯主義。亞瑟·愛德華·韋特在《卡巴拉教義與文獻》中寫道：「有若干跡象指出，共濟會與玫瑰十字傳統之間可能的關聯；若承認此點，便構成與過去銜接的第一環。然而證據尚不明確，至少未被充分梳理。共濟會本身雖與神祕主義有所關聯，卻從未展現真正的神祕性，也不清楚其象徵源自何處。」

許多與共濟會發展相關的人物，皆被懷疑為玫瑰十字會員；羅伯特·弗拉德甚至曾為此組織撰文辯護。現代共濟會象徵學家弗蘭克·C·希金斯寫道：「阿什莫爾博士乃此兄弟會〔玫瑰十字〕成員，受共濟會員尊為倫敦第一總會所創始人之一。」（見《古代共濟會》）在連接玫瑰十字傳統與共濟會起源方面，伊萊亞斯·阿什莫爾僅是眾多智性環節之一。《大英百科全書》記載，伊萊亞斯·阿什莫爾於1646年加入共濟會，並稱其為「首位被『接納』的紳士或業餘愛好者」。

帕普斯在《波希米亞塔羅》中寫道：「我們不該忘記，玫瑰十字會員曾是萊布尼茲的啟蒙大師，並經由阿什莫爾之手創立了實質的共濟會。」若共濟會創始者確曾領受埃及大祕法，而現代共濟會的象徵也似可證明此事，那麼這些象徵與寓言，應是得自一個夠格傳授此道的祕密團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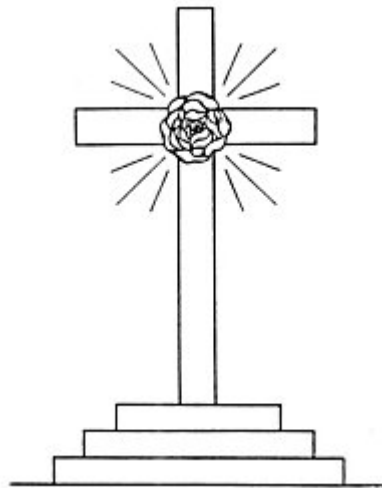
關於這兩大教團，有一種理論認為：共濟會乃玫瑰十字傳統的產物；換言之，「無名哲人」由此創立在物質界中為其效力的組織，才為人所知。傳說又道，玫瑰十字的開悟者後來不滿其繼承者，遂默默退出共濟會階層，留下象徵與寓言，卻帶走了解釋這些象徵奧義的鑰匙。甚至有推論者聲稱，現代共濟會已完全吸收玫瑰十字傳統，並繼承其地位，成為世上最大的祕密社團。另

一些同樣博學的學者則宣稱，玫瑰十字兄弟會依然存在，因已退出共濟會而保存了自身的獨立性。

根據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玫瑰十字教團的總部位於奧地利卡爾斯巴德附近（見法蘭茲·哈特曼博士著作）。另一版本則稱，有一所神祕學校，其核心理念與玫瑰十字兄弟會相似，自稱為「波希米亞兄弟會」，至今仍在德國的黑森林保持獨立。有一點可以確定：隨著共濟會興起，歐洲的玫瑰十字教團幾乎銷聲匿跡；儘管說法各異，仍可確知，其第十八階（通稱玫瑰十字階）延續了玫瑰十字中煉金術士的諸多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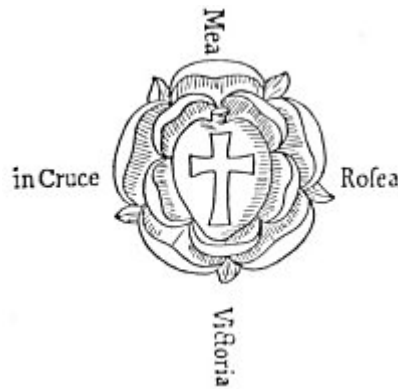
一份十八世紀的匿名未刊手稿中，可見一段帶有玫瑰十字卡巴拉色彩的陳述：「然而，我要向自以為聰明的世人提出一道謎題：有些啟悟者曾在歐洲創立智慧學校，並因某種特殊緣由，自稱『玫瑰十字弟兄』。但不久之後，偽校紛紛出現，敗壞了這些智者的本意。因此，教團已不復以大多數人所理解的形式存在；正如他們在『聖子時代』中自稱『玫瑰十字弟兄』，在『聖靈時代』也將自稱『百合十字弟兄』與『白獅騎士』。屆時，智慧學校將再度繁花盛開；但為何前者選此名，為何後者也將擇其名，唯有深諳自然根源者能解。」

玫瑰十字會的政治理想，透過法蘭西斯·培根爵士、聖日耳曼伯爵與卡廖斯特羅伯爵的活動得以展現。卡廖斯特羅伯爵疑為聖殿騎士團使者；據埃利法斯·利維所記，此會深涉超驗玄學。一般認為，玫瑰十字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法國大革命。（詳見布爾沃-利頓勳爵玫瑰十字小說《札諾尼》的序言）



受釘的玫瑰

玫瑰十字兄弟會原初象徵，乃一朵以象形筆法繪製、釘於十字架上的玫瑰。十字架常立於三級髑髏地臺座上；有時也以玫瑰中升起的十字架為標誌。此玫瑰十字圖樣亦見於亞瑟王圓桌，也是嘉德勳章「大聖喬治徽章」項鍊的核心圖案。哈格雷夫·詹寧斯曾疑此勳章與玫瑰十字會存在某種淵源。



玫瑰十字玫瑰

出自《玫瑰十字會祕密象徵》

玫瑰屬陰，象徵生成、繁殖與純潔。花朵舒展綻放，遂成靈性開展之象徵。花色赤紅，喻基督之血；花心一點金芒，則映人性深藏的靈性黃金。花瓣數為十，亦微妙暗合畢達哥拉斯之完美數。玫瑰喻心，基督徒一向以心代表愛與慈悲，也象徵體現這些美德的基督。玫瑰作為宗教徽記已極其久遠。希臘人視之為日出或黎明降臨之象徵。在《變形記》又名《金驢記》中，阿普列烏斯因愚行變成驢，後來吃下埃及祭司所賜的神聖玫瑰，才恢復人形。

馬丁·路德的盾徽上有一朵象徵性的玫瑰，因而引發人們猜測，其宗教改革是否與玫瑰十字會的祕密活動有關。

第三種理論

第三種理論全然否定玫瑰十字傳統，聲稱所謂原初教團毫無史實根基，純屬想像虛構。研究這群神祕玄學家的人至今仍在追問：所謂「玫瑰十字兄弟會」，是否僅為文人所杜撰之神話組織，用以嘲諷煉金術與赫爾墨斯科學？「聖靈之屋」是否存在於某中世紀神祕學家之想像？整個玫瑰十字傳說是否為諷刺，意在嘲笑經院歐洲之輕信？神祕的 C.R.C. 父兄，是否只是約翰·瓦倫丁·安德烈亞或某位同道文人的虛構人物？他們本想嘲諷煉金術與赫爾墨斯哲學，卻無意間成了推廣這些學說的重要力量。玫瑰十字會早期文獻中，至少有一篇出自安德烈亞之手，這點幾無疑問；但他編寫此文之真正目的，至今仍眾說紛紜。安德烈亞是否從某位未知人物或團體接到必須執行的指示？若他十五歲便寫成《化學婚禮》，那麼他在創作此書時，是否曾受某種更高力量的感召？

這些重大問題，未有解答。有人將安德烈亞之華麗騙局奉為絕對真理。多人認為，正因如此才湧現眾多偽會社，各自都宣稱自己正是《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與《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所述的組織。毋庸置疑，今日存有許多偽教團；然其中鮮少能提出有效主張，證其歷史早於十九世紀初。

玫瑰十字兄弟會的神祕性，引生無盡爭論。許多知名學者，如尤金紐斯·菲拉勒特斯、邁可·梅爾、約翰·海頓與羅伯特·弗拉德等，堅信「無名哲人會」確實存在。另有些同樣博學之人，則斷言其起源為騙局，其存在也頗為可疑。菲拉勒特斯雖曾向該會題獻著作，並詳述其教義，卻否認自己與之有任何關係；許多人也作過同樣的聲明。

有人認為《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與《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出自法蘭西斯·培根之手，因其文風與培根的《新亞特蘭提斯》頗為相似。且後者的若干陳述，透出對玫瑰十字象徵之熟稔。

玫瑰十字會員飄忽難覓，使其成為文學作品喜愛之題材。以玫瑰十字會為題材的傳奇小說中，以《札諾尼》最為著名。作者布爾沃-利頓勳爵被一些人視為該會成員，也有人稱他曾申請加入，卻遭拒絕。蒲柏的《奪髮記》、維拉爾神父的《加巴里斯伯爵》，以及德昆西、哈特曼、詹寧斯、麥肯齊等人的論著，皆屬玫瑰十字文學。雖難以證實中世紀玫瑰十字會員之存在，現有證據仍使人相信：德國，以及後來的法國、義大利、英格蘭與其他歐洲諸國，確有一祕密社會，由蒙覺照之學者組成；彼輩對人類知識作出重大貢獻，同時對其身分與組織絕對保密。

第四種理論

玫瑰十字爭論的表面矛盾，亦可從純粹超驗的角度解釋。早期作者已知這類假設，但直至神智學加以吸納後才廣為流傳。此說主張：玫瑰十字會員確實擁有傳說中的超凡能力，能往來兩個世界：他們既以肉身活動於物質界，也能依兄弟會的教導，運用不受時空限制的神祕「星光體」。憑此星光體，他們往來於自然界的不可見之境；其聖殿坐落之處，便是凡眼無緣得見之境。

依此見解，真正的玫瑰十字兄弟會僅由少數修為深厚的「開悟者」或「啟悟者」組成，且高階成員已不受死亡法則束縛。候選人須經漫長試煉，方獲接納。開悟者握有哲人石之祕，知曉轉化卑金屬為黃金之法；但他們教導說：這不過是寓言術語，所藏真義實為「人類再生」，即將人低劣本質的「卑元素」，嬗變為智慧與靈性圓滿的「黃金」。依此說法，凡試圖記述玫瑰十字之謎的人，皆因只從物質層面探究而未能成功。

據說，這些大師能協助人「將玫瑰從十字架上取下」，從而教導人隨意脫離肉身而活動。他們宣稱：靈性本質附著於肉體數處，猶如受難的「釘」；但經由在靈性界的真正玫瑰十字聖殿，進行三次煉金啟悟，這些釘得以「拔除」，使人的神聖本質從十字架上解脫。此過程隱藏於三則煉金喻言之下：「鑄成銅海」、「製作玫瑰鑽石」、「成就哲人石」。

智識論者在矛盾理論中掙扎，神祕主義者卻另有看法。他相信，真正的玫瑰十字兄弟會是一所由超凡者組成的學派，頗似印度傳說中的大師，存在於不可見的靈性對應界，即「自然的內在層界」。唯有能超越物質限制者，方可接觸此會。為佐證此觀點，神祕學家引用《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中的關鍵陳述：「不配者縱千次喧嚷、千次求見，然神已令我們充耳不聞，並以雲環護我等僕人，免受任何暴力侵害。是故，人眼如今不得見我們，除非此人已藉得鷹之力。」於神祕學中，鷹乃象徵啟悟（脊柱靈火）；由此便可明白，未再生之世人何以無法領會玫瑰十字祕教真義。

持此說者，視聖日耳曼伯爵為最高開悟者，並主張他與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實為同一人。他們以火為共通象徵，因火乃駕馭金屬之力。他們自稱是土八該隱與希蘭·阿比夫的後裔，使命在於在物質主義時代中，保全人類的靈性本質。「諾斯底派、阿拉伯人、煉金術士、聖殿騎士、玫瑰十字會員，乃至共濟會員，構成了西方祕傳科學的傳承之鏈。」（參見帕普斯法文著作、亞瑟·愛德華·韋特英譯《波希米亞塔羅》）

基督教神祕學家馬克斯·海恩德爾將玫瑰十字聖殿描述為一座「空靈建築」，坐落並環繞一位歐洲鄉紳的宅邸。他相信，這座不可見建築終將移至美洲大陸。海恩德爾稱，玫瑰十字啟悟者於生命科學上已達極高境界，以致「死亡已將他們遺忘」。



約翰·瓦倫丁·安德烈亞的紋章

出自《化學婚禮》

《化學婚禮》中提及的四朵紅玫瑰與一白色十字架，顯示作者是約翰·瓦倫丁·安德烈亞；因其家族紋章（如上圖所示）正由四朵紅玫瑰與一白十字構成。

玫瑰十字會的教義與信條

關於玫瑰十字兄弟會的實際哲學信念、政治志向與人道活動，皆無可靠資料可考。其奧秘本質，至今仍舊不可侵犯；任何對玫瑰十字哲學的詮釋，無論宣稱為何，終究止於推測。

證據顯示，兩個不同的玫瑰十字體系很可能並存：一是內在組織，成員從不向世人揭示身分或教導；二是外在團體，受內在團體監督。金石騎士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的象徵性墳墓，很可能便是此外在團體；其靈則存於更高境地。一六一四年之後百餘年，外在團體或以自身名義，或以若干入門成員之名，流通各式小冊與宣言。這些著作顯然意在迷惑、誤導調查者，從而有效隱藏兄弟會的真實意圖。

當玫瑰十字傳統在十七世紀成為哲學「風尚」，冒充者流通相關文獻，企圖趁勢圖利。兄弟會自身佈下的巧妙機關，與江湖術士拙劣的文學偽作，交織成雙重帷幕；內在組織便在帷幕之後，以全然不同於公開宣揚的原則與目的，默默推進其志業。玫瑰十字弟兄們為了隱藏自己，故意任由外界的誤解流傳，並稱此乃掩護其活動與行蹤的「雲霧」。

玫瑰十字傳統的實質與祕傳教義，或許可經由分析如其影般的外傳著作，略窺端倪。《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乃其最重要的「雲霧」之一，R.C. 兄弟會試圖為自身存在辯護，並闡明（或至少暗示）教團的目的與活動。此《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原分十四章，茲概述如下。

致歐洲學者的《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

第一章：勿因倉促判斷或偏見，誤解我們先前在《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中有關本會的陳述。耶和華眼見文明衰敗，遂欲拯救人類：祂將昔日只傳予選民的祕密，揭示給願意接受者，並強加於抗拒者。由此智慧，敬虔者將獲拯救；不敬虔者的憂患則必加增。雖我教團真意已載於《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誤解仍生，致我們被誣為異端與叛逆。此文但求闡明立場，使歐洲學者願與我們同工，依尊貴創立者之意，傳播神聖知識。

第二章：多人宣稱今日哲學體系已然完備；我們則斷言其虛假，且必因內在弱點而速朽。然則，正如自然為每一新疾預備療方，我兄弟會亦已為世界哲學制度的沉痾，備下解藥。玫瑰十字會的祕傳哲學，奠基於統攝一切學術、科學與技藝的至高知識。藉這套神啟體系來探究天地，多涉神學與醫學，少及法學；然最主要者，在鑽研人自身，因其本性中藏有至高奧秘。若當今學者接受邀請，加入兄弟會，我們將向他們揭示自然隱祕運作的祕密與奇蹟，前所未聞。

第三章：莫以為我們輕視此文簡述的祕密。我們不能盡述兄弟會的奇蹟，以免無知者震駭，庸眾又因不解而加以嘲弄。我們也擔心，宣言如此慷慨地公開祕密，反會使許多人困惑；因為他們既不明白第六時代的奇蹟，也未察覺即將來臨的巨變。他們如同置身光明世界的盲人，只能憑觸覺辨識事物。〔「視覺」象徵靈性認知；「觸覺」象徵物質感官。〕

第四章：我們深信，藉由深入思索人類心智的創造與生命的奧秘，藉天使與諸靈協助，並憑經驗與長久觀察，我們敬愛的基督徒父兄 C.R.C. 已蒙神智慧充分覺照：即便世上一切書籍文獻盡毀，科學根基傾頹，玫瑰十字兄弟會仍能在神聖真理與正直基石上，重建世界思想的構架。因我等知識既深且全，凡欲理解玫瑰十字兄弟會奧秘者，無法立刻獲此智慧，必須在理解與知識中逐步成長。故此，我兄弟會內分諸階，人須逐級攀升，方抵大奧秘。既然神已為我們點亮第六燈臺，與其徘徊於世俗無知的迷宮，何不循此道追尋真理？

況且，領受此知識者，將成一切藝術與工藝的大師；無有祕密能隱藏；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切善工，皆向他們敞開。整個世界將如一本書卷，科學與神學的矛盾亦得調和。世人啊，歡欣吧！因時候已到，神命定增添兄弟會人數；此工我們欣然擔當。智慧之門今向世界敞開，但弟兄們只向足夠資格者顯現；因為即使對自己子女，也不得洩露所知。領受靈性真理的資格不能承襲，人須在自身靈魂中演化。

第五章：縱然有人指摘我等過於輕率，竟向虔敬者、智者、王公與農人廣散寶藏；我們仍未負所託。《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雖以五種語言發表，唯具資格者能解其意。吾會社不為獵奇者窺見，只向嚴謹而誠篤的求道者敞開；然而，我等以五國母語流通此書，使列邦義人縱非學者，仍得聞我消息。不配者縱千次喧嚷、千次求見，然神已令我們充耳不聞，並以雲環護我等僕人，免受任何暴力侵害。是故，人眼如今不得見我們，除非此人已藉得鷹之力。我等更宣告：必改革歐洲諸邦政制，依達姆卡爾哲人所立之典範塑形。凡渴求知識者，必各按其悟性領受。虛偽神學的統治終將傾覆，神將憑其所揀選的哲人，使祂的旨意彰顯於人。

第六章：篇幅所限，僅需申明：我等父兄 C.R.C. 生於 1378 年，享壽百有六歲而逝，將向世界傳揚哲思與宗教真諦之業遺予我等。兄弟會向一切真誠求道者敞開；然我等亦公言警示虛妄與不敬之徒：爾等既無法背叛，亦不能傷損我等，因神護佑此會；凡意圖加害者，其奸謀必返諸自身，而兄弟會之寶藏毫髮無傷，終將為雄獅所用，建立其國。

第七章：我等宣告：在世界終結以前，神將降下一場靈性光明的洪流，以緩解人世苦楚。那些早已滲入人類藝術、科學、宗教與政制中的虛妄與黑暗，令智者亦難覓實在之途；它們將被徹底掃除，並立下唯一準則，使眾生皆得共享真理的果實。世人不曾認明我等乃此變革之推手；他們將說，此乃時代自行演進之果。將至的革新極其宏大；然玫瑰十字兄弟會不將此神聖改革的榮耀據為己有，因許多非我會友的誠實、真知、睿智之士，亦將以其才智與著作，催其早臨。我等作證：寧可磐石起身效力，也絕不缺少義人來執行神在地上的旨意。

第八章：為免世人疑竇，我等宣告神已在天界遣使顯兆，即蛇夫座與天鵝座中新星，昭示選民大會即將召開。此足證明：神在可見的自然之中，早已為少數具慧眼者揭示一切將臨之事的徵兆與印記。神予人雙目、兩孔鼻、雙耳，卻僅賜一舌。眼、鼻、耳收納自然智慧入心，惟舌能將之宣說。歷代皆有蒙覺照者，得以看見、嗅到、嘗知或聽聞神旨意；然不久將有一日，凡曾見、曾嗅、曾嘗、曾聞者，皆要開口宣說，真理必得揭示。然而在啟示此正義之前，世人須先沉沉睡

去，待那毒杯醉意散盡；杯中所盛，正是神學葡萄藤釀出的虛妄生命。而後世人向德性與悟性敞開胸懷，迎接真理的朝曦。

第九章：我等掌握一種魔法文字，摹自那神聖字母；神正是以這套字母，將其旨意寫在天界與世間自然的面貌。藉此新語言，我等解讀神對一切受造物的旨意；正如天文學家預測日月之蝕，我等亦預知教會的晦暗及其歷時之久暫。我等的語言，猶如亞當墮落前與以諾所用的語言；雖然我們能以此神聖語言領會並闡發自身奧祕，卻無法以拉丁語為之，因拉丁語已遭巴別之亂玷污。

第十章：雖我等仍受若干權要反對阻撓，迫使必須隱跡潛形，但仍勸勉凡願入我會者，當持續勤研《聖經》，因如此行者距我已不遠。我意並非教人將《聖經》終日掛在口邊，乃教人追尋其真實永恆之含義；此義極少為神學家、科學家或數學家所發現，因其眼界常為本宗派之成見所蔽。我等作證：自太初以來，所賜予世人之書無一部比《聖經》更卓越。擁有它者有福，閱讀它者更有福，理解它者最有福，而遵行它者最似神。

第十一章：我們期望讀者審慎看待《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中，關於金屬嬗變與萬靈藥的論述。這兩項事業固然皆可由人達成；但我們也擔心，許多真正偉大的心智，若將研究限於金屬嬗變，便會偏離追求真知與理解的正道。當一人手握療病、解貧、獲世間尊榮的力量，便身陷重重誘惑；除非兼具真知與徹悟，否則將成人類的大患。煉金術士縱然掌握卑金屬嬗變之術，若其覺悟程度不及所造財富，便足以作盡惡事。因此我們斷言，人必先得知識、德性與徹悟；爾後，萬物方能加諸其身。我們控訴基督教會犯下重罪：手握權柄卻不善用；故在此預言，它將因罪孽深重而傾覆，其冠冕終歸虛無。

第十二章：在《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終章，我們誠摯勸誡諸君，拋棄偽煉金術士與哲學家的無益之作，此類書籍充斥當世。他們輕慢神聖三位一體，以虛妄謎語欺惑盲信之徒。其中最甚者乃戲台伶人，機巧過人，足以欺世。此乃人類福祉之敵，混入求善者中，令真理愈發難尋。請信我們：真理簡明，無需遮掩；虛假則繁複、深藏、傲慢，其編造的俗世知識閃耀著如神般的光澤，常被誤作神聖智慧。諸位智者當遠離這些虛妄教導，來到我們這裡；我們不求金錢，只願慷慨獻上更豐盛的寶藏。我們不取你們財物，而邀你們共享我們所有。我們不嘲諷譬喻，而請你們通透一切譬喻與祕密。我們不要求你們接收我們，而是邀你們踏入我們的王屋與宮殿；這非為我們自身，只因神之靈如此命令，因我們最卓越的父兄 C.R.C. 的心願，也因當下時勢所需甚巨。

第十三章：既已清楚表明我們的立場：我們真誠信奉基督，否棄教宗制度，將生命獻予真正的哲學與高尚的生活。我們每日邀請並接納各國賢者加入兄弟會，使其共享神之光；你們何不加入我們，以完善自身、發展諸藝，並服務世界？若踏出此步，世間寶藏將同時交付於你們；籠罩人類知識、使世俗學術流於虛妄的黑暗，也將永遠消散。

第十四章：我們再次警告那些為黃金所惑，或可能因巨富而沉溺安逸奢華的人：切勿以喧嚷擾亂我們神聖的寂靜；雖有靈藥能治百病、啟迪眾人，但神不容人捨棄德行、勤勉與正直，卻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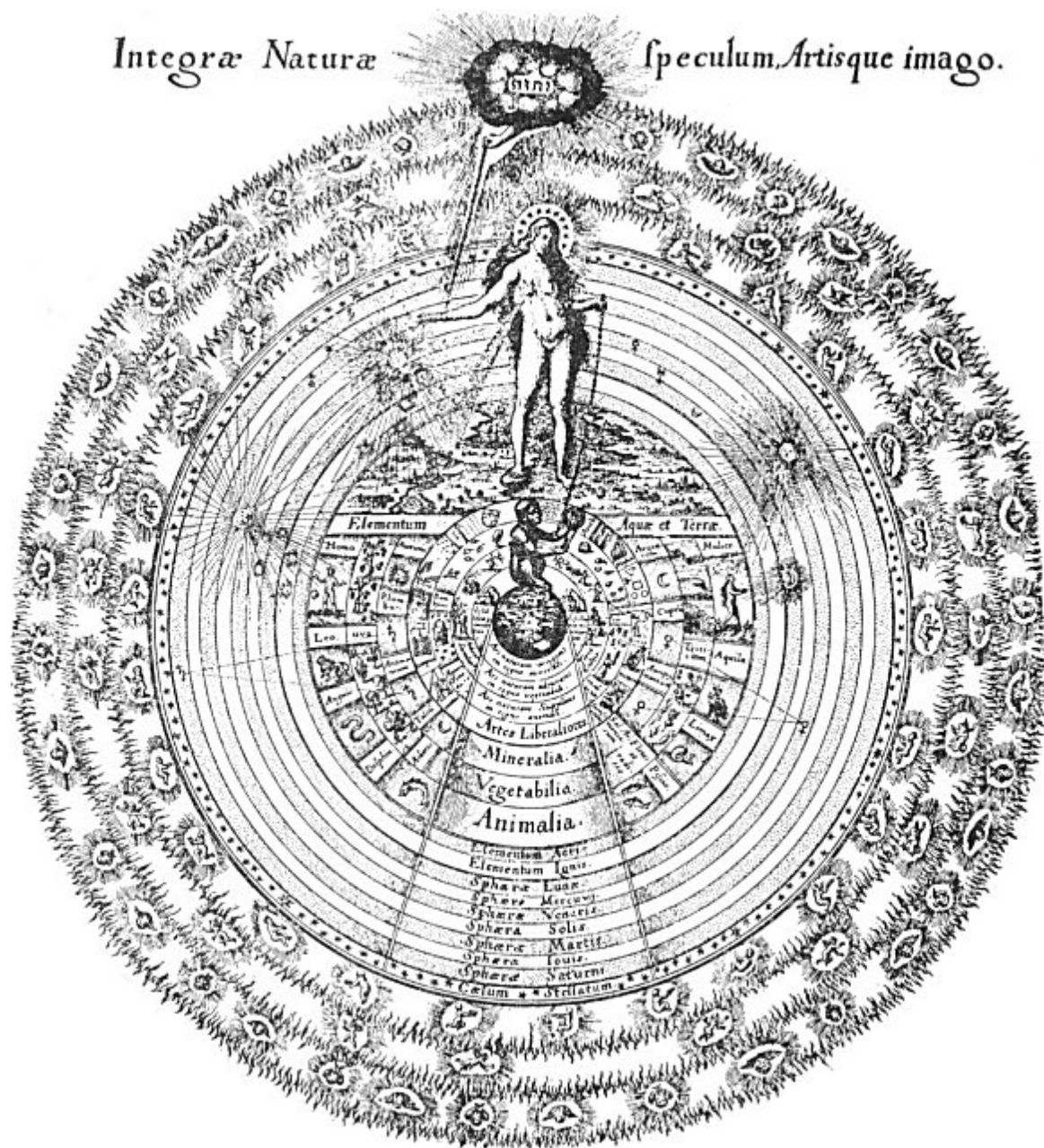
得真知。若非神允許，我們絕不向人顯現。凡妄想能未經神允許，就分享我等靈性財富者，只會在尋找我們的途中喪命，無緣我們所獲的幸福。



約翰·瓦倫丁·安德烈亞

出自一幅罕見版畫

若干祕傳圈子裡流傳著模糊耳語，暗示約翰·瓦倫丁·安德烈亞那謙卑的形貌背後，或隱藏著一位玫瑰十字的高貴使者。雖有足夠證據證明，曾有一位名為安德烈埃的德國神學家存在，其生平記載卻多有歧異，至今未令考據者全然信服。將此面容與法蘭西斯·培根爵士相比，縱因年歲差異而形貌略殊，仍可見驚人之相似。若培根勳爵曾假借威廉·莎士比亞之名與身分，那麼在英格蘭假作安葬之後，他亦能化為此位約翰·瓦倫丁·安德烈亞。胸像下方新月紋頗堪玩味，因這也見於培根勳爵的紋章之上，標示其為尼古拉斯·培根爵士次子。此外，圖版右下框內四字母（O MDC），若以極簡的培根密碼轉譯，可得一數，其和恰為 33，正與培根之名數值等同。諸般線索相合，對於澄清首批玫瑰十字宣言作者身分之謎，不無裨益。



自然運作的象徵圖

出自羅伯特·弗拉德的《著作集》

此圖由德布里雕刻，是闡釋羅伯特·弗拉德（又名羅伯特·德·弗盧克提布斯）哲學要義中最著名的一幅。三位人物是連結玫瑰十字傳統與共濟會的關鍵：邁可·梅爾、伊萊亞斯·阿什莫爾與羅伯特·弗拉德。德昆西視羅伯特·弗拉德為共濟會的直接之父。（參閱《玫瑰十字會與共濟會》）愛德華·韋特認為，在帕拉塞爾蘇斯的門徒中，弗拉德無人能及，甚至聲稱遠勝其師。他更言：「玫瑰十字文獻的核心人物，凌駕一群吹噓者、神智學家與江湖大師，如智識巨人般矗立的，此人正是羅伯特·德·弗盧克提布斯，乃十七世紀偉大的英格蘭神祕哲人；他學識淵博，心智崇高，且依其著作所顯，個人極為聖潔。」（參閱《玫瑰十字會的真實歷史》）羅伯特·弗拉德生於 1574 年，卒於 1637 年。

上方的德布里圖解幾乎不言自明。星辰天圈之外，是最高天火界（empyreum）的三重火環，乃至高造物主的三重聖火，而天界眾靈即居於其中。星辰天圈之內，是諸行星與四元素的圈層。空氣元素之後，是世界之圈，即大地之圈；動物之圈之後是植物之圈，植物之圈之後則是礦物之圈。接著是諸般技藝；中央是地球，一猿人坐於其上，以圓規測量一球。此小圖像代表動物界的創造。最外火環上方鐫有耶和華聖名，雲霧環繞；雲中伸出一手，握著一條鎖鏈。神聖界與下界（由猿人象徵）之間，立著一位女性。尤須留意：該女性僅是握住連接她與下界的鎖鏈；而連接她與上界

的鎖鏈，末端繫於她腕上的鐐銬。此女性形象可有多種解讀：可代表懸於神性與獸性之間的人類；可代表自然，作為神與下界之間的環節；亦可代表人類靈魂，即上下界之間的共通媒介。

玫瑰十字兄弟會

約翰·瓦倫丁·安德烈亞常被視為《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的作者。然而，安德烈亞是否允許培根爵士以其名為筆名，仍是爭議所在。此事在《憂鬱的解剖》導言中，有兩處關鍵線索。該書一六二一年初版，署名小德謨克利特，後世認定是羅伯特·伯頓；而伯頓又被疑與培根爵士關係匪淺。其中一處資料意味深長地暗示，一六二一年《憂鬱的解剖》出版時，玫瑰十字兄弟會的創始者尚在人世。這段話因文意隱晦，未受注意，多數玫瑰十字研究者也因此忽略了它。同書另有一簡短重要註釋：「約翰·瓦倫特·安德烈亞斯，維魯蘭勳爵。」這一行直接將約翰·瓦倫丁·安德烈亞與維魯蘭勳爵培根相關聯；文中的標點也暗示，兩者其實是同一人。

在玫瑰十字的辯護者中，約翰·海登尤為突出；他自署「神的僕人，自然的祕書」。在奇書《揭開玫瑰十字》裡，他對玫瑰十字兄弟會作出如下隱晦卻珍貴的描述：

「如今有一群自稱玫瑰十字會員的人，是居於天界邊陲的神聖兄弟會。他們奉世界大元帥之命行事，如同大君的耳目，洞悉一切。他們說這些玫瑰十字會員，如摩西般受熾天使之光啟迪，依元素次第修行：土煉為水，水為氣，氣為火。」他又宣稱這些神祕弟兄具備多形變化之能，可隨意顯現任何形態。同書序言中，他列舉玫瑰十字開悟者的奇異能力：

「我將告訴你們玫瑰十字會員是何等人，且摩西是他們之父；他是神之子；有人說他們屬以利亞教團，有人說是以西結的門徒；看來玫瑰十字會員不僅深諳摩西之學，亦已獲行奇蹟之力，如同摩西、以利亞、以西結及眾先知；能隨意轉移至他處，例如哈巴谷自猶太地前往巴比倫，或腓利為太監施洗後，前往亞鎖都；其中一人曾替我前往德文郡拜訪友人，並於當日將信攜回至倫敦；而此行通常需四天。他們教我卓越的占星與地震預言之術；止息城邑瘟疫；平息狂風暴雨；鎮住海浪河濤；行走於空中；破卻女巫邪相；治癒百病。」

約翰·海登的著作，被視為玫瑰十字重要文獻。他很可能與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有親緣關係；後者是「受熾天使之光啟迪的玫瑰十字會員」。已故的 F. 利·加德納，乃英格蘭玫瑰十字會名譽祕書，認為他將玫瑰十字知識傳給約翰·海登。在《玫瑰十字書目》中，加德納論及約翰·海登道：「整體而言，從其著作的內在證據觀之，他似乎僅經歷玫瑰十字教團較低階次，卻將其中許多奧祕公諸於世。」約翰·海登遊歷甚廣，足跡遍及阿拉伯、埃及、波斯與歐洲各地；其《智者之冠：鑲以天使、行星、金屬等》，或稱《玫瑰十字的榮光》的傳記導言有所記述。此書自稱是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自阿拉伯帶回的神祕 M 書英譯。

托馬斯·沃恩（筆名尤金尼烏斯·菲拉勒忒斯）是另一位教團的擁護者，印證了約翰·海登所言：玫瑰十字啟悟者可隨意隱身。「玫瑰十字兄弟會能在這白霧中移動。『凡欲與我們交通者，必得在此光中得見；否則，除非出於我們意志，他永不能見我們。』」

玫瑰十字兄弟會是一個莊嚴而自主的團體，隨心運用煉金術、卡巴拉學、占星術與魔法象徵以達致其特殊目的，卻完全獨立於其所借用的各崇拜體系。兄弟會懷抱三大目標：

1. 廢除一切君主政體，代之以哲學菁英的治理。玫瑰十字會員致力將群眾從專制中解放，產生了現代民主制度。十八世紀初，玫瑰十字會員將目光轉向新興的美洲殖民地；彼時該地正逐漸凝聚為新世界偉大民族的核心。美國獨立戰爭代表其首個重大政治實驗，最後建立了一個基於神聖與自然法原則的國家政府。玫瑰十字會員留下了美國國璽的設計，作為其祕密活動的永恒印證。玫瑰十字會員亦推動了法國大革命，然此次嘗試未竟全功，因革命者的狂熱終究失控，釀成了恐怖統治。
2. 改革科學、哲學與倫理。玫瑰十字會宣稱，物質的藝術與科學，乃神聖智慧投下的影子；人唯有深入自然最幽微的內裡，方能觸及實在，獲得真知。他們雖自稱基督徒，骨子裡卻是柏拉圖的信徒，並深諳早期希伯來與印度教神學的玄奧。有證據顯示，玫瑰十字會意在復興上古祕儀，視其為傳授永恒奧義的首要法門。他們很可能就是這些祕儀的延續者，正因保持絕對隱祕與重重掩護，才得以抵禦教條化基督教的抹殺。他們嚴守至高奧祕，即「三重自我」的本質及其相互關係。因此，除非他們主動現身，否則無人能確知該會是否存在，又有何宗旨。玫瑰十字兄弟會正藉其外在組織，悄然構築一種環境或載體，以待尊貴的 C.R.C. 弟兄最終降臨其中，為人類完成那宏大事業，兼具靈性與物質。
3. 發現能治百病的萬靈藥。玫瑰十字會尋得生命靈藥，似非虛言。伊萊亞斯·阿什莫爾在《不列顛化學劇場》中寫道，此會雖在英格蘭未獲賞識，在歐陸卻備受推崇。伊麗莎白女王兩度罹患天花，皆由玫瑰十字弟兄治癒；諾福克伯爵的癲瘋病，亦得會中醫者妙手回春。約翰·海登的文字更暗示，兄弟會握有延續人類生命的祕密，唯其限度不越神所定之時：

「最終，他們能依同一法門，令每位逝去的弟兄復生，並存續多代；其法則見第四卷。玫瑰十字兄弟會由此創立，最初僅有四人；他們歷經死而復生，直至基督降生，遂循星辰指引前往猶太的伯利恆，朝拜躺在母親懷中的救主。他們開啟寶藏，獻上黃金、乳香與沒藥，旋即依神命歸返居所。此四人歷數百年相繼返老還童，創製了一種魔法的語言與文字，並編成巨帙辭典；我們至今仍日日以此讚美榮耀神，並從中窺見大智慧。待 C.R. 弟兄在合宜的『子宮』中甦醒，他們決意再納新人入會。」

此處所稱「子宮」，明指玻璃匣或容器，弟兄們葬於其中。它亦名「哲人之卵」。經一定時日，哲人破殼而出，活動一段時間後，再退回玻璃殼內。所謂玫瑰十字療癒萬病之藥，既可指具有實際療效的物質，亦可象徵靈性覺悟。此乃真正的療癒，人一旦獲得，便能洞見真理。無知是最重的病；療癒無知者，乃萬藥之王。完美的玫瑰十字之藥，意在治癒國家、種族與個人。

在一份早期未刊手稿中，某無名哲人稱，煉金術、卡巴拉學、占星術與魔法本屬神聖之學；然經扭曲，已成虛妄教條，反令求道者愈行愈遠。作者將靈性成就之路分為三步，或稱三座

「山」，此乃理解玫瑰十字祕傳的重要鑰匙。最低者為哲學山，其次為卡巴拉山，最高者為魔法山。三山代表靈性成長的連續階段。無名作者繼而說道：

「『哲學』是理解自然運作的知識；人憑這知識攀登，超越感官的侷限。『卡巴拉學』則是天使與天界眾生的語言；通曉此語者，能與神的使者對話。而山巔之上，是『神聖魔法』之學——亦即神自身的語言，神親自於此揭示萬物的本質。」

愈來愈多人相信，若玫瑰十字主義的真相公諸於世，勢必引起極大震撼。玫瑰十字符號蘊含多層意義，而其核心的祕密，至今仍未顯露。玫瑰十字會所立足的高山，依然籠罩於雲霧之中；弟兄們便將自身與奧祕，隱藏在這片雲裡。邁可·梅爾曾寫：「《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與《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所述俱為真實。若指責兄弟會許諾得多而實踐少，實屬幼稚。此處一如他處，蒙召者眾，蒙選者寡。會中大師以玫瑰為最終獎賞，卻要入門者先背負十字架。」（參見邁爾《喧囂後的沉默》，及德·昆西《玫瑰十字會與共濟會》）

玫瑰與十字的形影，出現在利奇菲爾德教堂章廳的彩繪玻璃上；沃爾特·康拉德·阿倫斯伯格相信，培根勳爵與其母安葬於此。羅伯特·伯頓 1628 年版《憂鬱的解剖》獻辭頁上，有一枚浮水印，圖案是心形中的十字架玫瑰。

玫瑰與十字，是玫瑰十字會員的根本象徵。玫瑰屬陰，十字屬陽，兩者皆是普遍的生殖象徵。如湯瑪斯·英曼、哈格雷夫·詹寧斯與理查·佩恩·奈特等博學之士所觀察，玫瑰與十字確實象徵生殖的過程；然而這些學者似未能穿透象徵的帷幕，未能明瞭：物質界的創造奧祕，只是靈性界神聖創造奧祕的投影。正因這些象徵帶有生殖意涵，便有人誣指玫瑰十字會員與聖殿騎士團曾在祕密儀式中舉行淫褻祭典。煉金蒸餾器固然象徵子宮，但在「第二次誕生」的寓言之下，隱藏著遠為深邃的意義。既然「生成」是物質存在的關鍵，玫瑰十字兄弟會自然選擇表現此一過程的符號作為標記。再生既是通往靈性生命的關鍵，他們便以玫瑰與十字架為象徵，代表人的低等世俗本性與高等永恆本性結合，從而獲得救贖。玫瑰十字也是象徵「萬靈藥」配方的祕符。



煉金術雌雄同體者

出自《哲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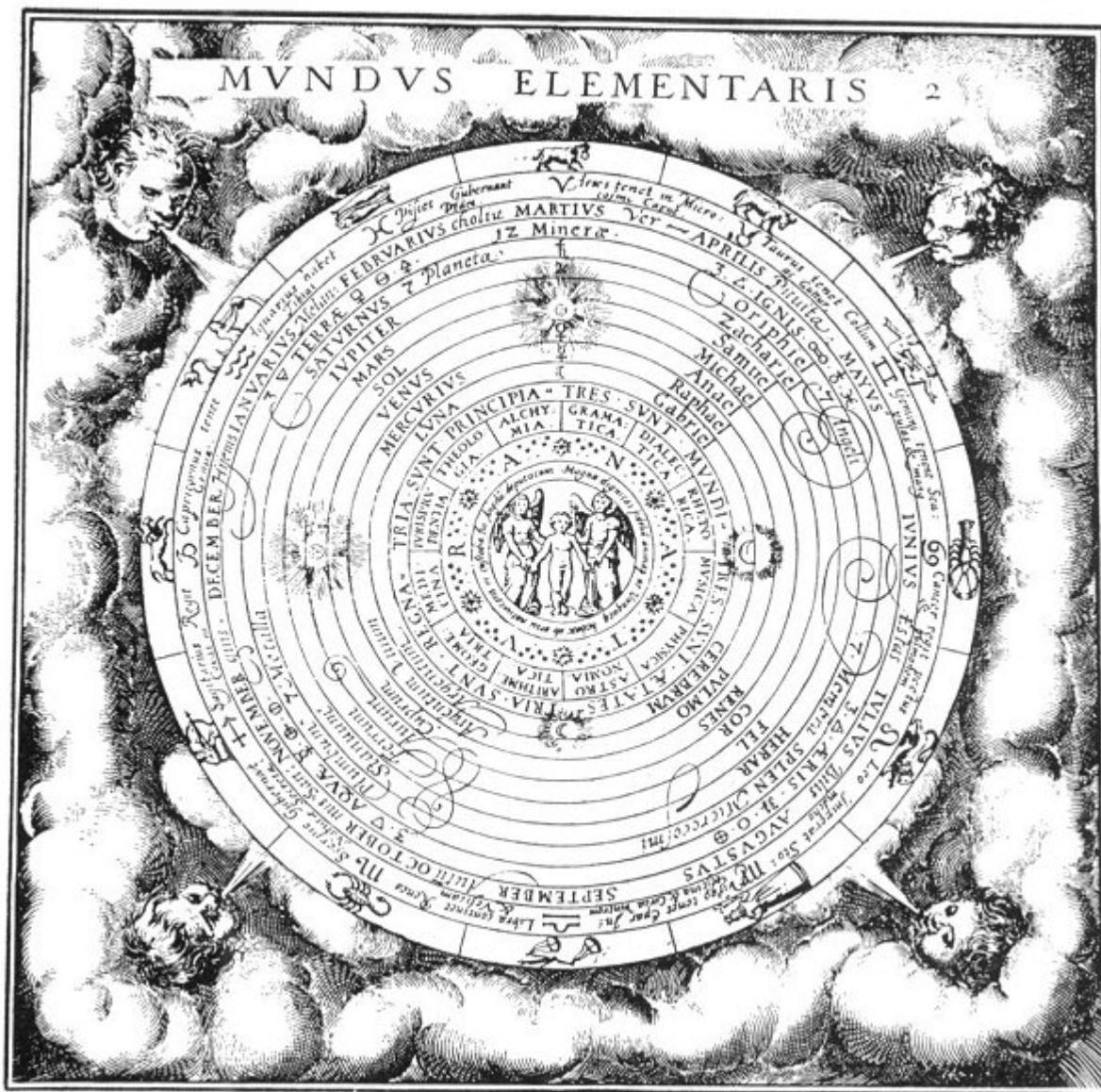
《哲人集》是已知最早的拉丁煉金術文獻之一，源起難考。時人稱之為「第三次畢達哥拉斯會議」。顧名思義，它記錄了賢者們的聚談，陳述許多早期希臘哲人的煉金觀點。上圖符號取自一七五〇年德國刊印的一部稀見《哲人集》，以雌雄同體形象象徵「大業」告成。自然中的主動與被動原理，常以男女形象喻之；當兩種原則在同一性質或形體中和諧合一，便以上圖的複合形象象徵其完美平衡。



玫瑰十字標題頁

出自邁可·梅爾的《旅途》

魯道夫二世的御醫邁可·梅爾伯爵，是玫瑰十字風潮中的顯要人物。他無疑是兄弟會的入門者，受教團所託，在歐洲哲學菁英間散播其祕密。上圖標題頁以相應人物象徵七行星。各圖中另有一個較小的符號，表示該行星所主宰的黃道星座。標題上方的拱形內，是博學的邁爾肖像。此卷專論七行星的性質與影響，通篇以煉金術語寫就。邁爾藏知極巧，欲從其著作追索他所懷的祕密，實非易事。他大量運用象徵，書中插圖裡便埋藏了哲思的大半。



元素世界

出自《赫爾墨斯博物館：修訂增補版》

最外一圈是黃道圖像；第二圈為其星座及其掌管的人體部位；第三圈標註一年月份，及其相關性情的簡短筆記。第四圈包含四大元素及其對應符號；其下七圈標示行星軌道，並列出行星天使、宇宙大人的七大肢體，以及七種金屬；各分區依據第四圈的元素名稱，歸於相應元素之下。第十二圈寫著：「有三原理、三世界、三時代與三國度。」第十三圈列有十二門學藝，視為靈性成長所必需。第十四圈僅有「自然」一詞。第十五圈則有以下文字：「忠信之人自出生起，便有天使受命守護，這是莫大的榮耀。」（見一八九三年倫敦首版英譯本）

十五幅玫瑰十字會與卡巴拉圖解

哈格雷夫·詹寧斯在其著作《玫瑰十字會士：其儀式與奧祕》中，重刊了五幅卡巴拉圖表，宣稱此乃玫瑰十字會真傳圖繪。他未交代圖表來源，亦未闡釋其中象徵。後有作者重刊其一，將它與 C.R.C. 神父的象徵墓穴相連，從而揭示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的真實面目。

詹寧斯所刊的五圖，原屬一套十五幅的圖解，出自《格奧爾吉烏斯·馮·韋林論鹽、硫黃與水銀之魔法、卡巴拉與神智學著作》。此書極為罕見，分別於一七三五與一七六零年在法蘭克福與萊比錫出版。圖中數字與圖形，對應書中各章節。這十五幅圖表，為現存少數公認真實的卡巴拉與玫瑰十字會圖解，提供了珍貴而獨特的補充。

路西法是象徵學中最大的奧祕。玫瑰十字會關於路西法的祕密知識，在這些圖版中揭示得最為清楚，幾乎道破了其嚴密隱藏的真實身分，且鮮少見於文字。路西法以數字 741 表示。

馮·韋林並未完整解說這十五幅圖；若然，便違背了卡巴拉哲學的原則。唯有深入研習與沉思，才能領悟這些象徵的深層意義。

表 I，圖 1-11。圖 1 是一幅托勒密式圖表，呈現原初元素之間的實際關係。其祕密含意如下：A、B 兩線所圍的外環是沙瑪因的領域。這是卡巴拉對至高神的稱名，意指浩瀚天穹，亦即靈性火性之水。沙瑪因是「靈之海洋」，一切受造與未受造之物皆存於其中，並賴其生命而活。在低等界中，沙瑪因化為星光界流體。

B 與 C 之間的空間，標示七位靈性智靈的軌道或層面，稱為神聖行星（非肉眼可見之星）。依祕儀所言，人的靈魂經由環 B，亦即恆星，進入低等界。一切創造皆映照沙瑪因的榮耀；此能量經由星辰與行星之窗，滲入元素諸界。C 與 D 之間，是精微靈性之氣的區域，為以太的一個分支。D 至 E 標示地與海的表面，亦指以太的層級。E 至 F 標示較低層面，稱為「諸水匯聚與處女大地的生成」，或「阿瑞斯」。煉金術士稱之為「流砂」，即堅實大地真正的神祕根基。F 至 G 標示地下空氣之環，比外部空間 C 至 D 的氣更為濃重。在這層濃濁的大氣中，星辰與天界的力量凝結為有形之靈，化生萬象，而萬象皆不知自身源於火性本源。G 是土元素中央之火之區域；此為粗重之火，與神聖而火性的沙瑪因相對。星辰球層與地下空氣層相對，上層空氣，即精微水汽，則與 E 至 F 層相對。位於上三層與下三層之間的 D 至 E 區域，稱為「蓄積之所」。它同時承受上下兩界的影響，並為兩者所共有。

圖 2 是元素之水的卡巴拉象徵；圖 9 則表靈性而不可見之水。圖 3 是元素之氣的卡巴拉象徵；圖 7 則表靈性而不可見之氣。圖 4 是元素之土的卡巴拉記號；圖 8 則表靈性而不可見之土。圖 5 是元素之火的卡巴拉記號；圖 6 則表靈性而不可見之火。圖 6、7、8、9 象徵路西法下降以前的四元素。它們即《創世記》所述的四河，發源於至一之河，即圖 W；圖 W 表示諸元素相互疊置。中央

的金球是沙瑪因，一切元素的火性本源。圖 11 是萬物始與終的徽記。萬物由此而出，亦必重歸於此，與神聖覺悟的火水合而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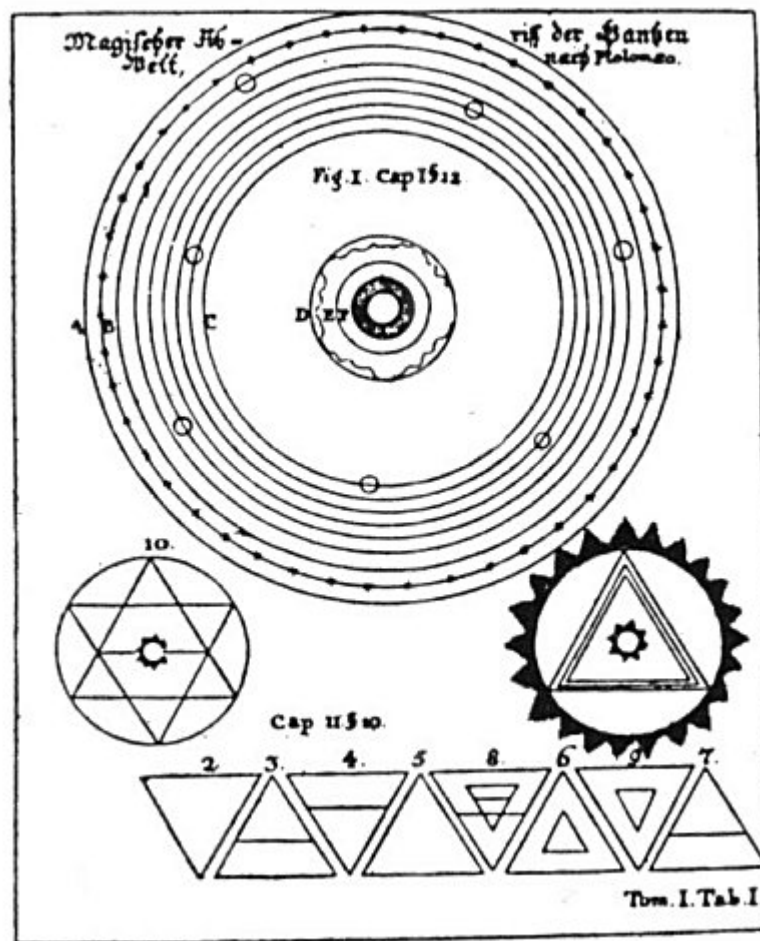


表 I，圖 1-11

表 II，圖 12-51。圖 12、13、14 闡明：球體象徵運動，代表火、水與氣；立方體象徵重量，代表土。球體安於一點，立方體安於一面；故球體用以象徵靈，立方體則象徵物質。圖 14 顯示，空氣從落體後方湧入，使其加速，彷彿也增加了重量。各元素的本質，則以其特有的符號與形象祕密呈現。

圖 15 描繪鹽的象徵，馮·韋林曾言：立方體有六面，對應創世六日，安息之點（第七日）則居立方體中央。每一面皆標記四元素的符號〔三角形〕。煉金術士主張，鹽是最初受造質，源於神流溢之火（沙瑪因）。萬物創造皆凝聚於鹽中；萬物始終亦皆繫於鹽。立方體又象徵十二個六面形體，代表真正無形教會的十二根支柱；十二乘六，得出魔法數 72。智者有云：凡物須經溶解、分離、重組，直至形成由十二形體構成的立方體，方為完全。立方體亦由六座金字塔組成，其底面六面方形，六尖端匯聚於中心。每座金字塔由四個三角形構成，象徵四元素，並衍生魔法數 24，意指寶座前的長老。六面與一點合為魔法數 7。若以 7 乘 7，再如此連乘，總計七次，便揭示古人測度永恆之法：(1) $7 \times 7 = 49$ ；(2) $49 \times 7 = 343$ ；(3) $343 \times 7 = 2,401$ ；(4) $2,401 \times 7 =$

16,807 ; (5) $16,807 \times 7 = 117,649$; (6) $117,649 \times 7 = 823,543$; (7) $823,543 \times 7 = 5,764,801$ 。（此數非指塵世年歲或時間）。五百萬象徵大殿之年；七十萬象徵大安息年，其間人類漸獲真知，重新成為原初永恆基業的承繼者；這份基業曾因人類陷入低層元素而失落。六萬四千八百象徵墮落天使的數目，最後一年則象徵路西法獲得解脫，重返原初境界。

圖 16 為鹽的另一象徵；圖 17（點）則是靈、金、太陽或生命胚芽的符號。點若向前移動，便成線，即圖 18。點的此次運動為最初運動。每條線的起點與終點皆為一點。圖 19 為圓。此乃第二運動，亦為諸線中最完全者。一切可想像的圖形與形體皆由圓而生。圖 20 顯現上方靈性生命向下流溢。圖 21 意味黑暗，表示釋放地下毀滅力量。圖 20 代表白晝，圖 21 則代表黑夜。

圖 22 是水的象徵；圖 23 為光明與黑暗完整的宇宙字符。正立三角形象徵沙瑪因，倒立三角形則象徵禁錮地底獄火的幽暗大地。此即「創世第一日」，沙瑪因與阿瑞斯分離之時。圖 24 描繪創世六日，並證元素乃神聖之火流溢而成；此火裂解後，化為可觸宇宙諸質，如圖 25 所示。

圖 26 是氣的字符，顯示氣生於永恆之光與以太之水。圖 27 為水的字符。其倒置圖 26，表明水源自低處之火，而非高處之火。字符上部顯示水不缺神聖元素，反如宇宙明鏡，映照天界影響。圖 28 與 29 是鹽的象徵，顯明鹽同時是火水一體。圖 30 象徵火及其全部性質；M 為其倒置，象徵水及其全部力量。圖 32 則象徵鹽及其全部性質。圖 33 兼代表金與太陽，二者本質相同，皆由沙瑪因中的最初之火形成。從其象徵可見，它們是完美的，因為由一點所能生成的最完美形體，莫過於圓。

圖 34 是大宇宙與小宇宙的字符；點為圓周所圍，此世界亦為沙瑪因環抱。人，即小宇宙，也包含在此象徵中，因其內在本質是潛藏的黃金（Aphar Min Haadamah），也就是永恆不滅的靈性體。黃金象徵宇宙的陽性原則。

圖 35 是銀與月亮的字符。它表明銀是完全金屬，如同金，只是其本性中的赤色部分轉向內裏。銀為宇宙陰性原則。

圖 36 為銅與金星字符；圖 37 為鐵與火星字符；圖 38 為錫與木星字符；圖 39 為鉛與土星字符；圖 40 為水星或水銀字符；圖 41 是銻，即大地的關鍵金屬；圖 42 為砷；圖 43 為硫黃；圖 44 為辰砂；圖 45 為生石灰；圖 46 為硝石；圖 47 為礬油。圖 48 代表氯化銨鹽，其名源自埃及沙漠中的朱庇特·阿蒙神廟，據說此物最早發現於此。圖 49 為明礬字符；圖 50 為鹼，其名源於阿拉伯；圖 51 為酒石鹽，一種具重大玄祕屬性的物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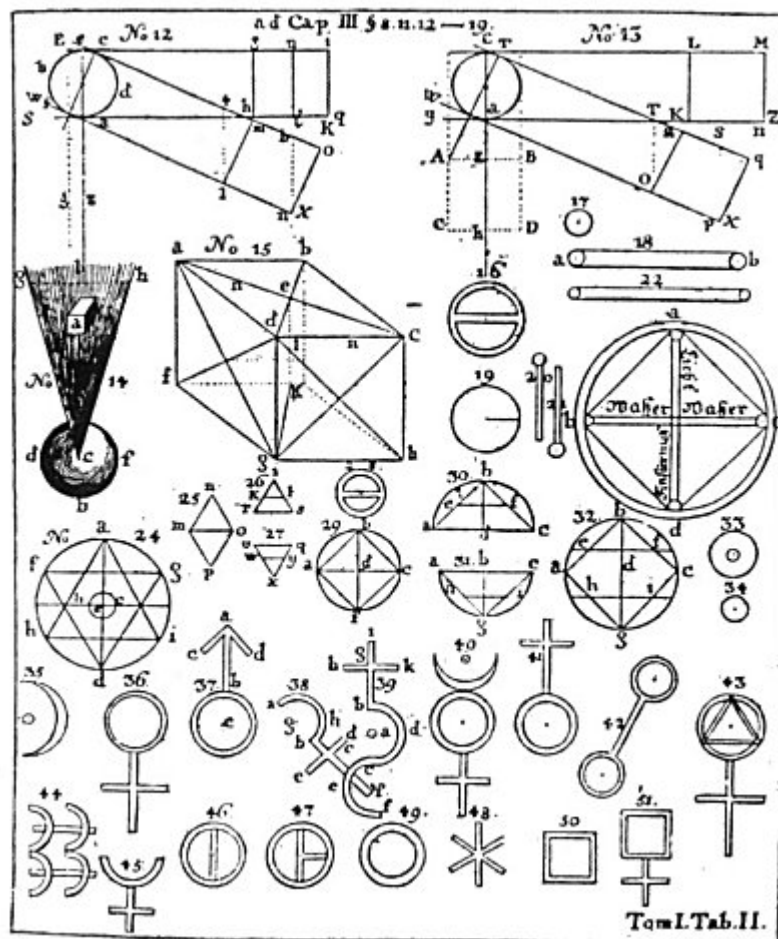


表 II，圖 12-51

表 III，圖 52：八球體與中央方形，象徵創世七日。創造發生於三界，以三同心環表示。外環德文詞語摘自《創世記》首章。環外圍標註「第一日」。外環內四小球，表述創造的抽象階段：上方含三角之球內書「天」與「地」；右球書「光」；左球上方書「耶和華·埃洛希姆」，下方書「黑暗」；下球上半書「日」，下半書「夜」。

第二環內四球體，描繪第二、三、四、五日創造：上方虛線分割的白球標「第二日」；左有山形之球標「第三日」；右帶行星環之球標「第四日」；下以虛線平分球標「第五日」。中央環內含人形方塊，標「第六日」。此圖解闡明大宇宙與小宇宙氣場卵的三層結構，顯示其中運行之諸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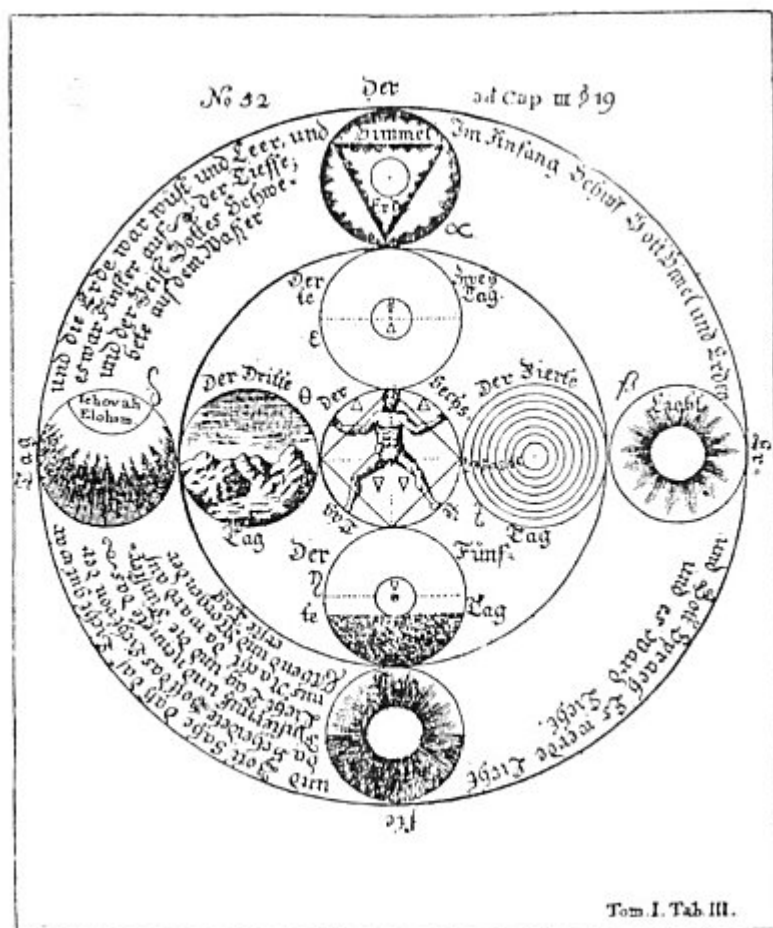


表 III，圖 52

表 IV，圖 53：稱為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的象徵墓穴。上方圓圈為第一界，即神之球層。中央三角為神座。星形各尖端的七個小圓，象徵《啟示錄》所述寶座前七靈；阿爾法與歐米伽行於其間，即神之子。中央三角含三道火焰，表三位一體。第一道神聖流溢自最下方的火焰而出，以兩條平行線表示，向下穿過土星之座。土星之靈奧里菲爾，正是神顯現自身的媒介。此二線穿越天界宇宙邊界，以及低等系統二十二個球層，終於 B 點，即路西法寶座；神聖流溢在其內匯聚並映現。神光由此依次照至 d（摩羯）、e（雙子）、f（天秤）、g（金牛）、h（雙魚）、i（寶瓶）、k（巨蟹）、l（處女）、m（白羊）、n（獅子）、o（天蠍）、p（射手），復返 d。黃道圈代表十二階序的宏大善靈；恆星環內較小圓圈，標示神聖行星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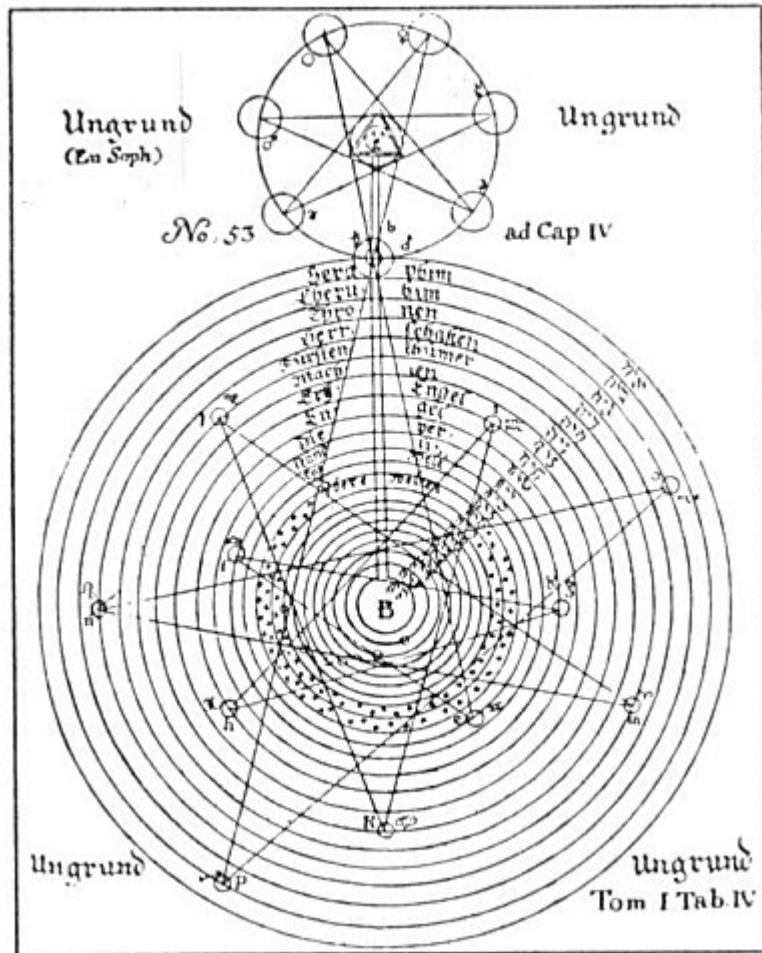


表 IV，圖 53

表 V，圖 54：與圖 53 相似，但描繪的是神藉木星之靈薩卡西爾顯現時的宇宙。馮·韋林並未說明，為何流入十二階靈的次序改變；亦未解釋第三界、上界增添的圓與交疊三角，及字母 Y 與 Z。在上方三角形中，A 代表父原則，F 為神聖流溢，G 為流入十二階靈之處（疑為射手座）。字母 H、I、J、K、L、M、N、O、P、Q、S、T 依次標示彼此連綿照射的各點；W 與 X 為神之諸子的世界；B、C、D、E 則屬路西法世界。此圖展現路西法墮入物質後的宇宙。據馮·韋林所述，路西法意圖掌控力量時，神聖之光瞬間停止流入。路西法的世界後來成為太陽系，其中眾靈本質皆為沙瑪因，卻因映照他的思想、顛倒神聖之光而陷入黑暗。此後，路西法的沙瑪因收縮成有形的圓盤，混沌遂由此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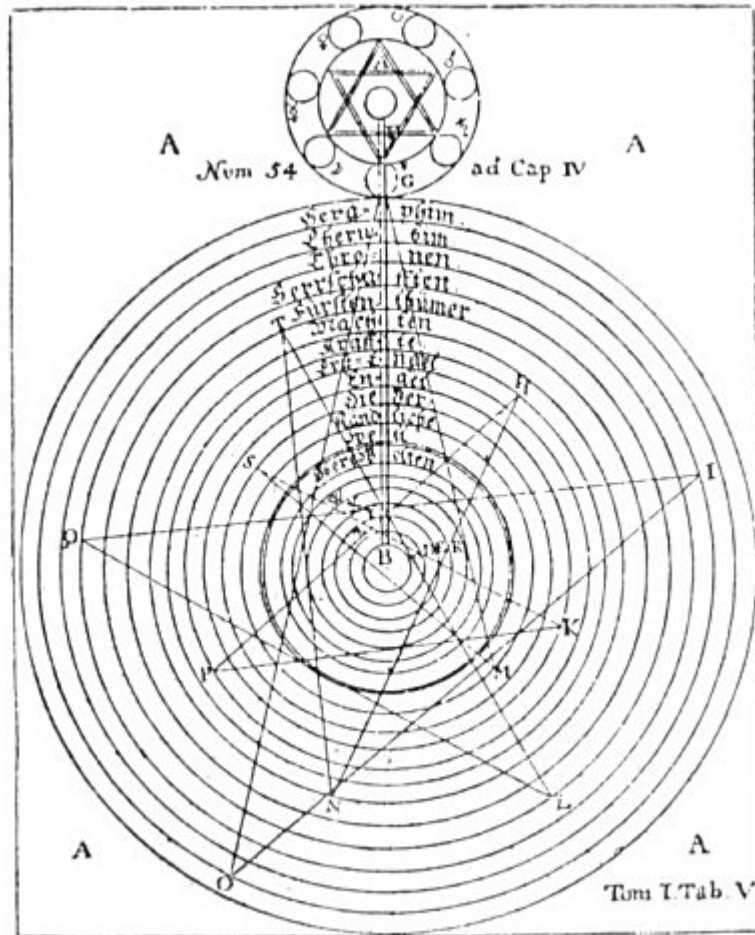


表 V，圖 54

表 VI，圖 55-59。圖 55 象徵路西法的混沌；圖 56 象徵光明與黑暗的分離；圖 57 象徵黑暗中的光；圖 58 象徵元素及其居者的各域。四個 A 指環繞萬物的深淵。A-B 是路西法的火性寶座。g 之層面為地下之氣；f 為地下之水；c 為大地區域；d 為外部之水；e 為外部之氣；W 與 X 屬沙瑪因之域。各界域元素居者的善良程度，隨其與邪惡中心（A-B）的距離而異。地表（c）將地下元素精靈，分隔於外部水、氣、火（d、c、X）的元素精靈。上層元素精靈（c 上半部，及全部 d、e、X）代表德性的上升階序；下層元素精靈（c 下半部，及全部 f、g、A-B）代表墮落的下降階序。

空氣領域（e）是部分例外。此界雖接近光明，充滿美善之靈，卻也居住著空中惡靈別西卜及其元素魔軍。星辰之影響、人的思想、言語與行動，以及自然各域無數神祕之力，皆印入氣的精微元素中。人吸入這些印象，心智遂受其紛繁作用。氣中更懸浮著種子胚芽，使水受孕，得以生出有機與無機生命的形體。水晶洞穴與窗上霜花的奇異圖形，即由此氣中的印記所造。氣之元素精靈雖宏偉睿智，卻因同時受善惡影響，而狡詐混亂。居於 X 區「水性光火」中的強大元素精靈，不受黑暗之靈迷惑。他們愛護水中生物，因水元素（d）源自火性之水（X）。凡人無法親近這些火性之靈，只能從其映現的水中生靈汲取智慧。圖 59 描繪這一太陽系，W 與 X 為伊甸園所在之處。

表 VII，圖 1-5、7、8。（圖 6 見表 VIII）圖 1 為三重神聖硫黃，即由圓滿者而出的圓滿者，乃受造物之魂。三重神聖硫黃以三枚交織圓象徵，煉金術中分別稱作鹽、硫黃、水銀。中央三角形內有神名「埃希耶」。其中的德文意為「靈」。餘詞無須譯解。圖 2 為普通破壞性硫黃。三角形中置一橫槓，即成土之字符。圖 3 為真礬油精，由一個圓、兩條直徑，以及下方垂掛的兩個倒置半圓構成。其中隱藏一切金屬的字符。圖 4 象徵錫，圖 5 象徵鐵。圖 7 為哥白尼所見的太陽系。圖 8 為最後審判。太陽被移出太陽系中心，而以地球代之。此變更除火星、木星、土星外，眾行星的相對位置皆改；後三者仍保其圓。字母 a 示太陽之圓；b 示水星之圓；c 示金星之圓；d（原文如此）示月亮之圓；E 示地球之圓。自 h 球層向內，便是各重永罰之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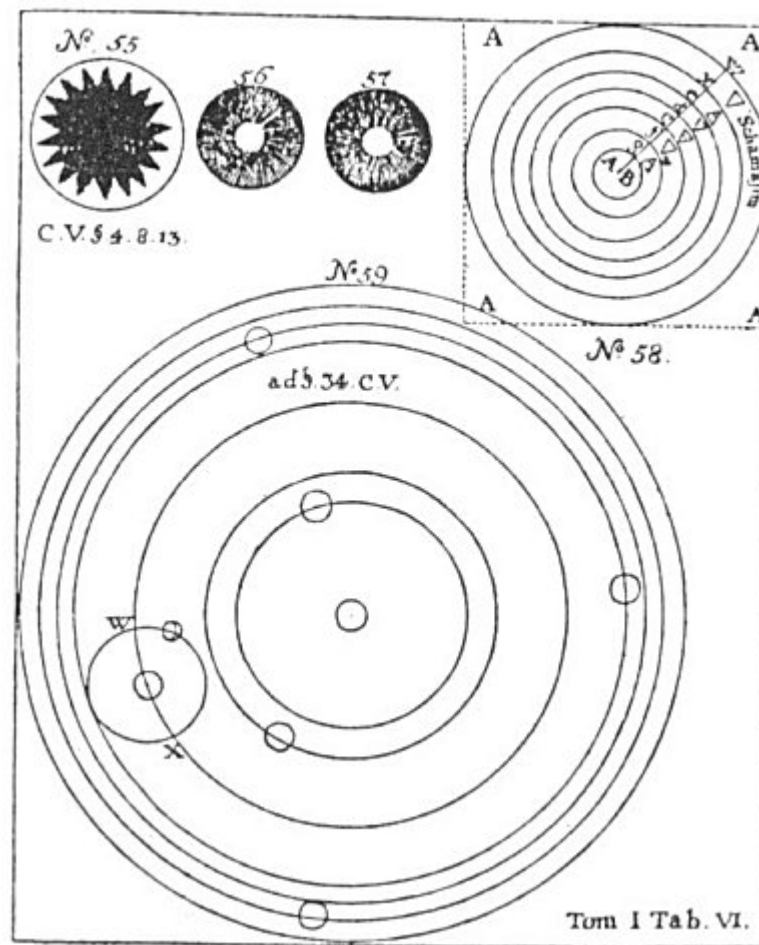


表 VII，圖 1-5、7 與 8

表 VIII，圖 6。圖 6 中，字母 a 標示永恆的中心。光線向 b、d、c 三點運行，乃是最初的神聖顯現，並由 b、d、c 所成的等邊三角形象徵。內圓中的永恆世界，顯現於原型界的水（鹽）、光（水銀）、火（硫黃）中；此原型界以三圓（f、e、g）表示，存在於完全等邊三角形（h、i、k）內，其外則環繞著高寶座之圈。圓 f 名為理解；e 名為智慧；g 名為理性。圓 i 中有「父」字；圓 h 中有「子」字；圓 k 中有「靈」字。外圍七圓乃寶座前的七靈。圖之下部與圖 53、54 相類。外圓

為天使界，其終點乃可認知的「神之諸子界」。繼之為可見星座與恆星之圓；其內為以太陽為中心 (1) 的太陽系。無底者意為深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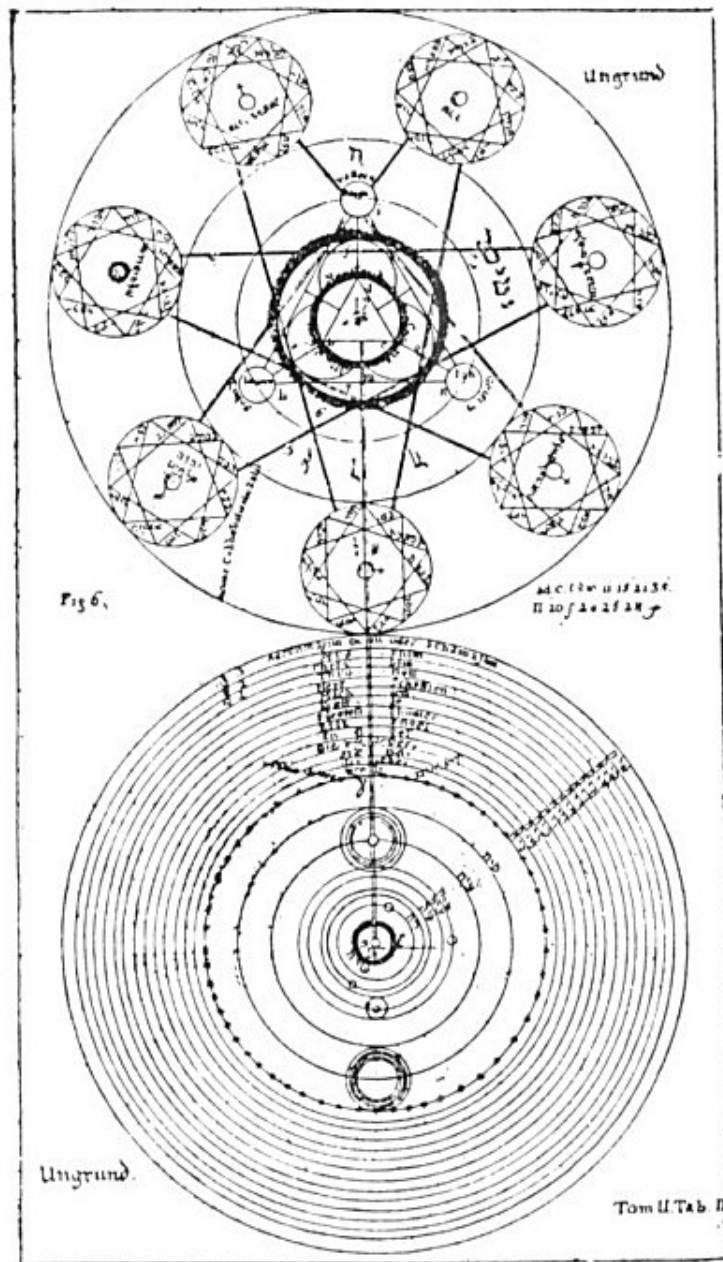


表 VIII，圖 6

表 IX，圖 9。圖 9 統合舊約與新約，呈現界域的交融。沿右緣七個外圓，各書行星天使之名。從頂端三角形而下，各層圓中的詞語依次是：(1) 慈悲深淵；(2) 錫安；(3) 新天新地；(4) 新耶路撒冷；(5) 樂園；(6) 亞伯拉罕懷中；(7) 主之外院。黑暗諸圈自下而上延伸，每一神聖原則皆有地獄性的反面與之對立。左側嵌三角形與十字的小圓，標為生命之樹，右側小圓則是善惡知識之樹。圖中央繪三位一體，以流動的線條與高低界域相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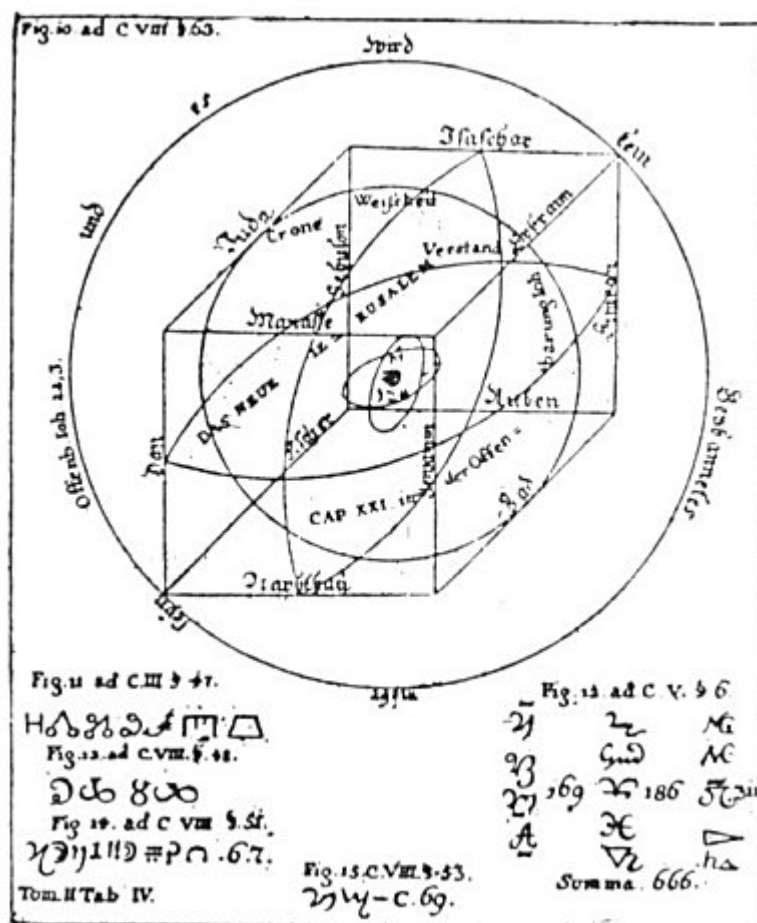


表 X，圖 10-15

表 XI，圖 1-11。圖 1 依《創世記》描繪太陽系。圓半徑頂端的 o 是永恆之點，萬始之源。整條直徑為神的流溢，最初顯現於天上之天，即沙瑪因；此境人類理解無法觸及。k 至 i 的空間含土星、木星、火星天層；l 至 m 含金星與水星天層；m 至 h 含太陽天層。字母 e 標示月亮，即地球之圓。

圖 2 為地球之球，顯示黃道宮位與星座。圖 3 是宇宙水銀（神聖生命）的三重面向：水銀、硫黃、鹽。圖 4 是以生石灰與鹼淨化的真硝石。圖 5 標示行星位置的精確度數或角度，以及黃道中各恆星。字母 a 為太陽，b 為地球。k 至 i 是水星與金星之圓；g 至 h 是地球與月亮之圓；f 至 e、e 至 c 是木星與土星之圓；c 至 d 是星帶或黃道。圖 6 是小宇宙，圖中行星與黃道諸星座對應人身各部位。圖上詞語曰：認識你自己。在每個詞語、草藥與石中，藏有偉大力量。圖 7 是宇宙字符，一切字符源於此。圖 8、9、10 留待讀者解悟。圖 11 是放射的宇宙水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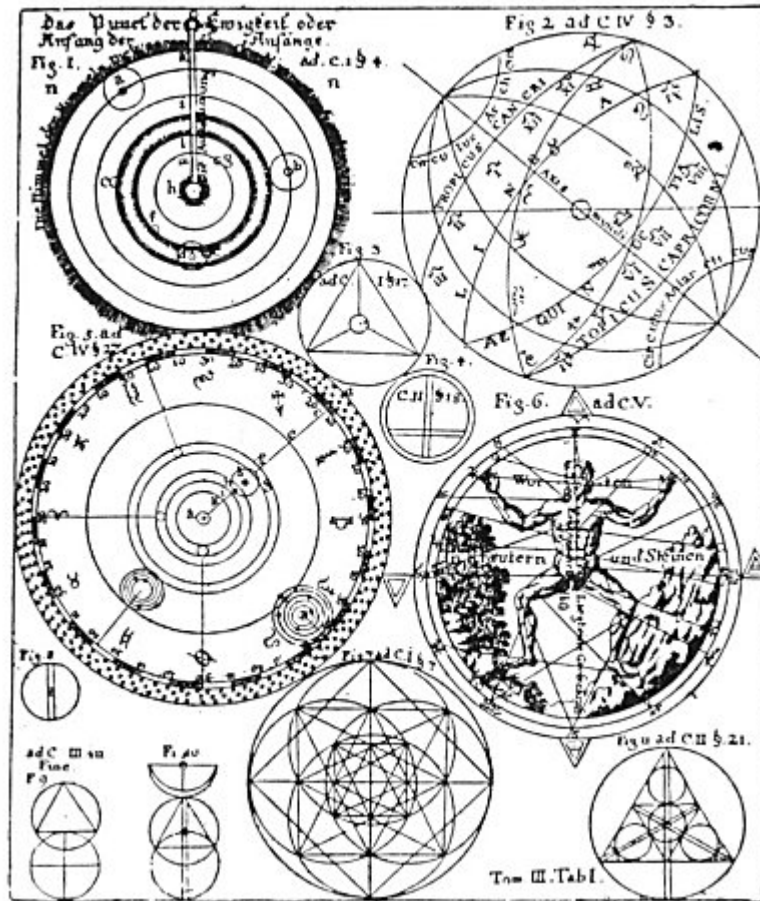


表 XI，圖 1-11

表 XII，圖 12-19。圖 12 稱為「星相相位之鏡」。其下乃占星師之輪。圖 13 與圖 12 相類。圖 14 為一祕密煉金術公式。圓周詞語讀作：萬有出於一，一亦寓於萬有之中。圖 15 意在比較諸太陽與行星的大小與距離，儘管不甚理想。圖 16 是蘊含內在靈性諸天的太陽系。A-B 為太陽系；C 是恆星天球；D、E、F、G 為靈性界的系統；H 是永生神的寶座；J、K、L、M、N 是不可測量的大彼岸。

圖 17 顯示太陽系從神聖永恆之環中創造而出。四個 A 標示深淵，B 是神從深淵而出的第一啟示；由此啟示，得以創造 C、D、E、F、G。C 與 D 代表靈性階序；D 與 E 代表上界，或星座；E 與 F 代表從木星至上界的距離；F 與 G 代表太陽系及其行星與諸天；B 與 C 代表基督的寶座。

圖 18 描述依《創世記》而分開的天上之水（D）與地下之水（A、B、C）。圖 19 是哲人水銀，物質存在所必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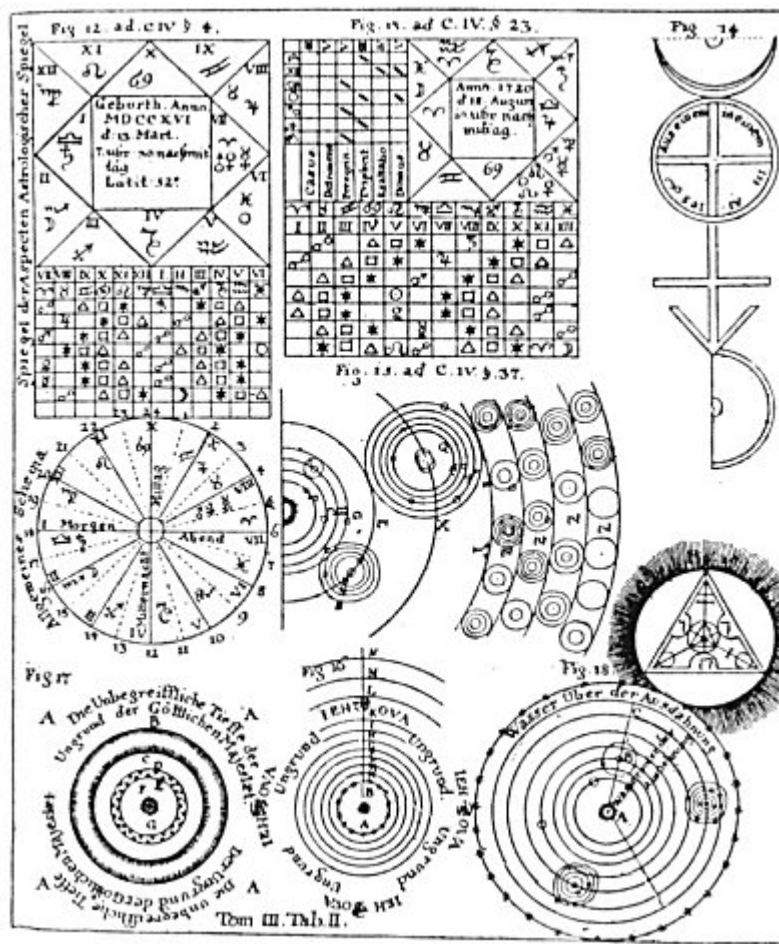


表 XII，圖 12-19

表 XIII，圖 1-4。圖 1 繪「無限者」，那神聖威嚴、不可測度的深淵，無盡湧現，不受時空限制。圖 2 象徵三項神聖原則：父、子、靈。三角形周邊題字：「我將成為我所要成為者。」頂端為「王冠」；左點標「智慧」；右點書「理解」。圖 3 象徵三位一體及其流溢。上方球體所載文字為：「神聖威嚴在耶和華·埃洛希姆中顯現」。下方圓環列有統御下界的諸階序之名。星環內寫著：「晨曦之子路西法。」字母 C 表宇宙水銀。圓中銘文為：「萬有受造的最初開端」。圖 4 乃路西法與其天使居所，即《創世記》所述之混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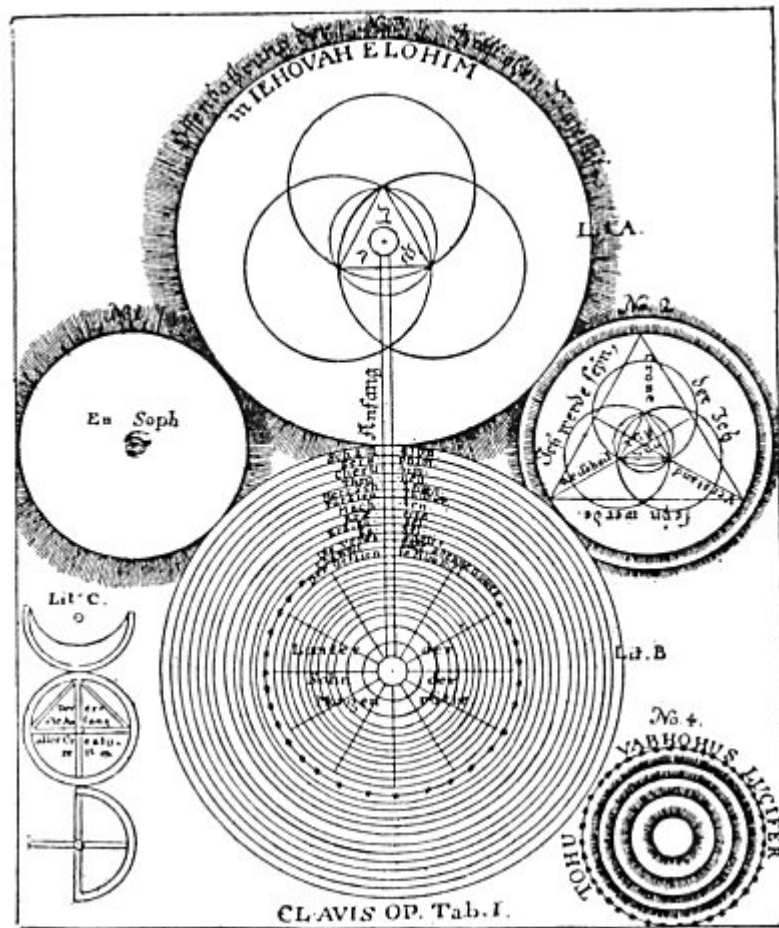


表 XIII，圖 1-4

表 XIV，圖 5、7、8。圖 5 可見十字中央的三重神性三角。左側小三角內藏「埃洛希姆的祕密」；右側另有一個三角形，題曰「自然的祕密」。十字橫臂書有「生命之樹」與「善惡知識之樹」。此圖闡釋宇宙創生時，靈性之力與地獄之力的交織。圖 7 名曰「通往樂園之路」。大抵標示太陽、月亮與諸行星在受造之刻的方位。圖 8 描繪大洪水前的大地，由霧氣滋潤。左書「生命之樹」；右題「善惡知識之樹」。帶火星符號的圖則說明彩虹。

煉金術及其代表人物

賤金屬能否化為黃金？應如現代學者般對此嗤之以鼻嗎？煉金術不只是玄思之學，更是實踐之藝。自赫爾墨斯以降，無數煉金術士屢屢宣稱能從錫、銀、鉛、汞中煉出真金，且非全無憑據。兩千年來，多少卓絕的哲人與科學思想家，皆肯定金屬質變與增殖之可能；若稱這些人在其他哲學、科學議題上，皆理智清明，唯獨此事謬誤千里，實難令人信服。同理，有數百位聲稱親眼見證者，甚至親手實踐金屬質變；若將他們一概斥為受騙愚人或謊言之徒，亦欠公允。

若斷言所有煉金術士皆心智昏昧，那便是幾乎將古代至中世紀的所有哲學家與科學家歸為此類。帝王、諸侯、祭司、尋常百姓，皆曾目睹金屬變異這看似奇蹟的現象。面對現有證據，任何人都可以存疑；但一味嘲諷，便是刻意漠視值得慎重看待的證據。許多偉大的煉金術士與赫爾墨斯傳統哲人，在歷史殿堂中位居榮耀；而其無數批評者，卻多已湮沒無聞。這些誠心追索自然的大奧秘之士，不可能盡數列出；然略舉數例，已足令讀者窺見，其心智何等不凡，而投身此艱深課題。

較為人知的包括：托馬斯·諾頓、荷蘭的以撒、相傳發現銻的巴西爾·瓦倫丁、讓·德·默恩、羅傑·培根、大阿爾伯特、將煉金術知識引入歐洲的阿拉伯哲人賈比爾（別號奎爾塞塔努斯）、帕拉塞爾蘇斯、尼古拉·弗拉梅爾、約翰·弗雷德里克·赫爾維提烏斯、雷蒙·盧利、亞歷山大·塞森、米哈爾·森迪沃吉烏斯、特雷維索的伯納德伯爵、喬治·里普利爵士、皮庫斯·德·米蘭多拉、約翰·迪伊、亨利·昆拉特、邁可·梅爾、托馬斯·沃恩、J. B. 馮·赫爾蒙特、約翰·海登、拉斯卡里斯、托馬斯·查諾克、西奈修斯（托勒邁斯主教）、莫里厄、卡廖斯特羅伯爵與聖日耳曼伯爵。亦有傳說指所羅門王與畢達哥拉斯皆為煉金術士，前者更曾以煉金之法鑄造聖殿所用黃金。

阿爾伯特·派克主張赫爾墨斯哲學之金真實不虛。他言道：「赫爾墨斯學如同一切真正的科學，都能以數學證明。其成果縱使體現於物質層面，亦如正確算式般嚴謹。赫爾墨斯之金不單是確鑿的教義、無影之光、毫無雜質的真理；它亦是物質之金，真實、純粹，乃世間礦脈所能孕育最珍貴之物。」此大抵為共濟會之觀點。

1689年，威廉與瑪麗共治英格蘭；當時國內煉金術士想必為數不少，因二人登基首年便廢止了亨利四世所立的一項法令。亨利四世曾宣告增殖金屬乃危害王權之重罪。西吉斯蒙德·巴克斯特羅姆博士輯錄的《煉金術手稿集》中，存有威廉與瑪麗在位首年《普通法令》第三十章之抄本，載明此廢除案。法案文曰：「茲廢止英格蘭先王亨利四世五年所頒法令；該法令除其他條款外，曾作如下規定：『此後任何人不得施行增殖金銀之法，或行此術；違者當以重罪論處。』」然自該法頒布以來，多人憑其鑽研、勤勉與學識，於金屬熔煉精粹之術，亦能改良並增殖本國豐富的金屬與礦石，從中提取金銀。惟其懼陷該法刑責，不敢於國內施技，反赴異邦行術，致我國蒙受重大損失。故國王與女王陛下，經本屆國會神職、世俗貴族及平民諫議同意，特此頒定：此

後，前述法令所含上述條款、文句，及該條款文句內之每字每項每物，概予廢除、撤銷、作廢，並永歸無效，縱該法令另有規定亦然。另特此規定，並依前述權力頒訂：凡以熔煉、精煉、改良或增殖金屬及礦石之術提取的金銀，今後只能用於增鑄貨幣，不得另作他用；且須運至陛下位於倫敦塔內之鑄幣廠，於此廠中，當按其所含金銀成色與純度及實際重量，隨時兌付十足價值；而此般精煉所得之金銀金屬，不許於陛下疆域內任何他處使用或處置。」此法廢止之後，威廉與瑪麗遂鼓勵眾人深入研習煉金術。

弗朗茲·哈特曼博士蒐集了四位不同煉金術士之可信事證；他們屢次將賤金屬質變為金，非僅一次。其中一則記述了聖奧古斯丁會修士文策爾·塞勒；他在修道院中覓得少量神祕紅粉。在德意志、匈牙利與波希米亞國王、皇帝利奧波德一世御前，他將若干錫質變為黃金。他曾將一枚大型銀質獎章浸入其祕製精質；獎章一接觸此精質，便質變為最純的黃金；其餘部分則仍為銀。哈特曼博士對此獎章有如下記載：

「賤金屬能質變為金的最有力證據，若外觀足以為證，任何到訪維也納的人都能親眼見到：那枚獎章原為銀製，後由文策爾·塞勒以煉金術轉為半金；此人獲利奧波德一世皇帝封為騎士，賜名文策斯勞斯·馮·賴因堡。」（《智慧聖殿之前廊》）

限於篇幅，無法盡述煉金術士。僅舉四人，已足見其遵循的法則、求知之道與運用之方。他們皆是此祕學的大師；其遊歷與求索，不論是親筆或煉金術同門記載，其精彩不亞於傳奇小說。

霍恩海姆的帕拉塞爾蘇斯

煉金術與赫爾墨斯傳統中，最顯赫的哲人當屬菲利普斯·奧雷奧魯斯·泰奧弗拉斯圖斯·邦巴斯圖斯·馮·霍恩海姆。他自號帕拉塞爾蘇斯，並預言全歐醫者終將背棄舊學，追隨其道，奉他為醫門至尊。公認其生於1493年12月17日，身為獨子，父母皆涉醫學與化學之術：父為醫師，母掌醫院。少年時，他便深迷荷蘭的以撒著作，立志革新當世醫學。

二十歲起，他展開近十二年的漫遊，遍訪歐洲諸國，遠至俄羅斯，或曾深入亞洲。赫爾墨斯祕藝的精髓，得於君士坦丁堡，由阿拉伯開悟者親授。關於自然精靈與幽冥眾生的知識，大抵傳自印度婆羅門，或直接受教，或經其弟子轉授。他曾任軍醫，憑卓識奇技，屢建醫功。

返德之後，他著手那醞釀已久的醫術革新。然而處處碰壁，招致無情抨擊。他性情暴烈，稜角崢嶸，固然引來風雨；若言語稍斂，本可避去不少紛爭。他痛斥藥劑師，指其方中成分不當，不問病者所需，只圖以其藥劑索取高額診金。

帕拉塞爾蘇斯療疾如神，卻令敵愾愈深，因他們仿不來那近乎奇蹟的醫術。他不僅醫治常見病症，更傳言治癒了麻瘋、霍亂與惡瘤。友人稱他幾能起死回生。然其醫道太悖正統，敵人逐步進逼，屢次迫他離棄職所，流徙異鄉避難。

帕拉塞爾蘇斯的品格，歷來爭議不休。他易怒無疑。厭惡醫師與女性近於癡狂，對之唯有詈罵。據可考之事，他一生未曾戀愛。那異樣的相貌與不羈的活法，常成對手攻訐之資。人猜想，

他形體的異常，或令他終生孤戾激烈，對世間懷著深長的苦澀。

酗酒之謠，更使他遭迫害。有人指稱，即便在巴塞爾大學任教授時，他也鮮有清醒時刻。此說費解，因他無論何時皆以神思清明著稱。其著作浩繁，正是對酗酒汙名最有力的反駁；斯特拉斯堡版《全集》共三大卷，每卷厚達數百頁。

毫無疑問，諸多加諸他的惡習純屬捏造。敵人未甘於雇凶取他性命，更在他死後報復性地玷污其名。帕拉塞爾蘇斯如何身亡，至今未明；最可信的說法是，他與數名刺客搏鬥後，因傷間接身亡。這些刺客乃其職業對手所雇，欲除滅這位揭穿其詐術之人。

帕拉塞爾蘇斯真跡傳世極稀，因著作多由他口述，門徒謄錄。史丹佛大學約翰·馬克森·斯蒂爾曼教授曾如此致意：「無論後世如何評價帕拉塞爾蘇斯對醫學的貢獻，都不可否認，他在巴塞爾開展事業時滿懷熱忱與自信，深信自己掌握真理，肩負革新醫學的使命。他天性敏銳，思想開放，善於觀察眼前事物，雖未必有足夠嚴謹的分析。他無疑是位異常自持而獨立的思想家；至於他的思想究竟有多少創見，則見仁見智。可確定的是，他決意掙脫亞里斯多德、蓋倫與阿維森納的威權枷鎖，並在其改造的新柏拉圖哲學中，找到足以取代古訓的體系後，便斬斷退路，義無反顧。」

「他掙脫了當時主流的蓋倫學說束縛後，便決心宣講與教導：未來醫學的根基，不在古人不容置疑的教條，而在探究自然、診察病人、實驗與經驗。因年少熱忱帶來的傲氣與自信，使他未能準確估量保守勢力的挑戰何等龐大。在巴塞爾的遭遇，想必讓他清醒。此後，他又成了漂泊者，時而赤貧，時而稍得溫飽；不再幻想其改革能立即成功，卻從未懷疑其終將勝利。在他心中，這套新的醫學理論與實踐，本就與自然力量合一，而自然，即是神意志的彰顯，豈有不勝之理？」

這人充滿矛盾，其驚人才華卻如星辰，照亮中世紀歐洲哲學與科學的黑暗。他不僅要對抗同儕的嫉妒，還得克服自身暴躁的脾性，為了多數人的福祉，反抗少數人的把持。他更是首位以百姓語言撰寫科學書籍的人，使知識不再為少數壟斷。

帕拉塞爾蘇斯死後亦不得安寧。遺骨一再被掘出、遷葬。墓碑的大理石板上銘刻著：「此處長眠著名醫學博士菲利普·泰奧弗拉斯圖斯，身懷奇術，治癒惡瘡、麻瘋、痛風、水腫及其他不治之症，並將財產悉數散予貧者。一五四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他辭世長眠。願生者平安，逝者永息。」

A. M. 斯托達特在其《帕拉塞爾蘇斯傳》中，記下了民眾對這位偉大醫師的深愛。談及其墓，她寫道：「至今，窮人仍去那兒祈禱。霍恩海姆之名已在塵土中綻放，由窮人尊為聖者。1830年霍亂侵襲薩爾茨堡時，人們成群前往他的紀念碑，求他護佑家園遠離災厄。那可怕的瘟疫果真放過了他們，卻在德意志與奧地利的其他地方肆虐。」據推測，帕拉塞爾蘇斯早年的一位老師，是位神祕煉金術士，自稱所羅門·特里斯莫辛。此人生平不詳，只知多年漂泊後獲得啟悟，並聲稱造出大量黃金。大英博物館藏有他一部精美的彩繪手稿，題為《太陽之光》，成於1582年。特里

斯莫辛自稱因煉金術知識而活了一百五十歲。其著作《煉金術漫遊》據說是追尋哲人石的記錄，有一句極重要的話：「探究你是什麼、你是何者的一部分，以及你對此術有何認識；這一切才是真正的你。凡存在於你之外者，也都存在於你之內。」特里斯莫辛如此寫道。

EFFIGIES PHILIPPI
THEOPHRASTI AB HO
HENHEIM: ÆTATIS SUÆ. XLVII.



PHILIPPUS
THEOPHRASTUS
BOMBAST

HOHENHEIMENSIS:
SVEVORVM.
ex Panægyris Nobilium
ARPINAS:
Confederatorum Eremitæ

EREMITA:
PHILOSOPHUS
PARADOXUS.
MYSTERIARCHA

ARTIUM MAGISTER,
MEDICINARUM PROFESSOR,
Mufarum Mechanicarum

TRISMEGISTVS.
GERMANUS.

帕拉塞爾蘇斯

出自《霍恩海姆的帕拉塞爾蘇斯全集》

弗朗西斯·巴雷特在《古代傳記》中，為帕拉塞爾蘇斯冠以諸稱號：「醫者之王，火之哲人；異說醫學大師；瑞士的赫爾墨斯；煉金哲學的首位改革者；煉金術、卡巴拉與魔法的大師；自然之忠實書記；生命靈藥與哲人石之大師」，及「煉金祕術之大君」。



大阿爾伯特

出自約維烏斯《名人傳》

阿爾伯特·德·格魯特生於約 1206 年，享年七十四歲。有人說他「精於魔法，更擅哲學，於神學最為卓越」。他是道明會士，也是聖多馬·阿奎那在煉金術與哲學方面的老師。大阿爾伯特曾任要職，包括雷根斯堡主教，並於 1622 年被宣福。他是亞里斯多德學派哲人、占星家，亦深研醫學與物理。年少時曾被視為愚鈍，但其真誠奉獻與虔敬得了回報：聖母瑪利亞在異象中顯現，賜予他卓越的哲思與才智。阿爾伯特掌握魔法諸藝後，開始建造一具奇特的自動機械，並賦予它言語與思想的能力。這具稱為「人造人」的自動機械，乃依星象選取的金屬與未知物質製成，再以魔法儀式與召請而賦予靈性；工程耗時三十餘載。聖多馬·阿奎那視此物為魔鬼造物，遂將之毀去，令老師畢生心血付諸東流。不過，大阿爾伯特仍將自己的煉金術法式傳給了聖多馬·阿奎那，據說其中包含哲人石的祕密。

隆冬時節，大阿爾伯特曾邀請荷蘭伯爵兼羅馬人之王威廉二世，赴一場園中盛宴。地面積雪，阿爾伯特卻在科隆修道院的露天庭院備好了筵席。賓客皆訝異於這位哲人的莽撞；然而待眾人落座，阿爾伯特只說了幾句話，積雪便倏然消融，園中頓時百花綻放、鳥鳴啾啾，夏日和風溫暖了空氣。宴席一散，白雪復歸，令在場的貴族驚嘆不已。（詳見《煉金神祕哲人傳》。）

雷蒙·盧利

這位最負盛名的西班牙煉金術士，約生於一二三五年。其父是阿拉貢國王詹姆士一世的宮廷總管，年輕的雷蒙在宮中長大，周圍是此等場所慣有的誘惑與放蕩。後來他被任命繼承父職。一樁富裕的婚姻穩固了雷蒙的財務狀況，從此過著顯貴的生活。

阿拉貢宮廷有位絕色女子，乃安布羅西亞·埃萊奧諾拉·迪·卡斯特洛夫人，才德與容貌皆負盛名。她當時已婚，發現年輕的盧利迅速迷戀上自己，並不感到高興。雷蒙無論她到哪裡都尾隨著她；最終竟因一樁小事，為她寫下滿紙情慾的詩句，結果卻遠非所願。他收到邀約，立刻趕去見那位夫人。她告訴他，既然他寫了如此動人的詩來歌頌她的美，為求公允，也該讓他多瞧一眼，便撩起衣衫，露出一側軀體，幾乎已遭癌症侵蝕殆盡。雷蒙從此未能從這震撼中復原。這事扭轉了他一生。他拋棄宮廷浮華，遁入隱修。

不久之後，他在為俗世罪愆懺悔時，得見異象：基督囑咐他循著祂的引領前行。後來異象再現，雷蒙不再猶豫，將家產分給親人，退居山坡小屋，專心學習阿拉伯語，好去教化異教徒。隱居六年，他帶著一名穆斯林僕人啟程；僕人得知雷蒙竟要攻擊其信仰，便以刀刺入主人背脊。雷蒙阻止眾人處決此行刺者；但此人後來在獄中自縊。

雷蒙康復後，便向準備前往聖地的人教授阿拉伯語。就在此時，他結識維拉諾瓦的阿諾德，對方傳授他煉金術的原理。經此訓練，雷蒙掌握了質變與增殖金屬的祕密。他漂泊不斷，曾抵達突尼斯，開始與穆斯林學者辯論，因狂熱攻擊其宗教，幾近喪命。他被勒令離境，不得重返，違者處死。儘管如此，他仍二訪突尼斯；當地居民未取他性命，只將他驅逐至義大利。

查爾斯·狄更斯主編的雜誌《家常話》第273期，有篇未署名文章，透露盧利的煉金能力：「在維也納時，他收到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二世與蘇格蘭國王羅伯特·布魯斯的懇切書信，邀他前往。旅途中，他亦邂逅西敏寺院長約翰·克雷默，與之深交；雷蒙答應赴英，與其說為取悅國王，不如說為取悅這位友人。〔約翰·克雷默的一篇短論見於《赫爾墨斯博物館》，但西敏寺編年史中未載此人。〕克雷默極渴望習得煉金術最終大奧祕，乃製造質變之粉；雷蒙雖與他交好，卻從未透露。克雷默行事巧妙，不久便察覺雷蒙心底最迫切的願望，是皈依異教徒。他向國王述說盧利能造金的奇事；又以此勸誘雷蒙，聲稱若愛德華國王獲得足夠財力，便會發動十字軍東征穆斯林。」

「雷蒙多次向教宗與國王請願，已對他們失卻信心；然終究懷抱最後一絲希望，隨友人克雷默前往英格蘭。克雷默安排他住進修道院，禮遇有加；盧利在此傳授製粉之法，正是克雷默渴望已久的祕密。粉既製成，克雷默引他謁見國王；國王接待他，視之能帶來無盡財富。雷蒙只提一條條件：他所造之金，不得用於宮廷奢靡，或征戰任何基督教國王；且愛德華必須親率大軍攻打異教徒。愛德華一一應允。」

「雷蒙獲倫敦塔中一室；據其自述，他在那裡將五萬磅水銀、鉛與錫質變成純金，於鑄幣廠鑄作六百萬枚諾布爾金幣，每枚價值約合今日三英鎊。據稱部分此金所鑄錢幣，仍見於古物收藏。〔雖有人極力駁斥此說，正反證據至今大抵相持不下。〕他贈羅伯特·布魯斯一小書，題為《論金屬質變之術》。埃德蒙·迪肯森博士記述，雷蒙在西敏寺所居迴廊拆除時，工人發現若干粉末，因而致富。」

「盧利居英期間，與羅傑·培根結為友。愛德華王心中實無意十字軍東征。雷蒙在倫敦塔的居室，實乃體面監獄；他很快看清形勢。他聲言愛德華背信，必遭不幸與苦難。1315年，他逃離英格蘭，再度出發向異教徒傳道。此時他已極老，友人皆不敢指望再見其面。」

「他先赴埃及，再往耶路撒冷，後三訪突尼斯。在那裡，他終得償夙願，得以殉道。民眾襲擊他，投石相向。幾位熱那亞商人帶走他身體，尚存微弱生息。他們載他上船；他雖拖延片刻，終在船近馬略卡時逝去，時為1315年6月28日，年八十一。他以極高榮譽葬於聖烏爾馬的家族禮拜堂，總督與所有顯貴皆在場。」

TESTAMENTUM CREMERI,

ABBATIS WESTMONAST
RIENSIS, ANGLI, ORDINIS
BENEDICTINI

TRACTATUS TERTIUS.



FRANCOFURTI,
Apud HERMANNUM à SANDE.
M DC LXXVII.

歸於約翰·克雷默名下之煉金術短論扉頁

出自《赫爾墨斯博物館：修訂增補版》

這位傳說中的西敏寺院長約翰·克雷默，是十四世紀煉金術糾葛裡一位有趣人物。由於無法確定西敏寺是否真有此名的院長，不免要問：「那藏在約翰·克雷默這個假名背後的人，究竟是何方神聖？」這類虛構的角色，恰恰映照出中世紀煉金術士的兩種慣常手法：（一）不少政壇或教會的顯要，暗中研習赫爾墨斯化學，卻畏懼譏嘲與迫害，遂以各種假名發表心得；（二）數千年來，那些掌握赫爾墨斯奧秘真鑰的啟悟者，往往捏造出想像的人物，讓他們捲入當代的歷史事件，甚至有時杜撰出完整的譜系，好令這些虛構的存在躋身社會要員。這些虛構人物的名字，外行人看不出端倪；對啟悟者而言，卻表明其人格並非真實存在，而僅是象徵。這些啟悟的編史者，謹慎地將神祕學最深奧的祕密，藏進這些想像人物的生平、思想、言語與行動裡，安然傳於後世；在不明就裡的人看來，不過是幾段傳記罷了。

尼古拉·弗拉梅爾

十四世紀末，巴黎有一人以彩飾手稿、製作契據與文書為業。世人得以知曉這部奇書，全賴尼古拉·弗拉梅爾。他以文書抄寫為業，因而結識一名書商，並以微薄的價格從其手中購得此書。這份奇異文獻名為《猶太人亞伯拉罕之書》，其來歷最好由弗拉梅爾親自敘述，原文收錄於他的《象形圖案之書》中：

「我尼古拉·弗拉梅爾是一名公證人。父母去世後，便以抄寫文書維生，替人製作清冊、整理帳目、計算監護費用。那時，我用兩弗羅林換得一本鍍金的舊書，異常龐大。它不像別的書用紙或羊皮紙製成，封面竟是黃銅，雕滿字母與奇異圖形，我以為是希臘文，或某種古語的符號。我識不得，也知道它們絕非拉丁或高盧的文字。」

「書頁以樹皮製成，上面的彩色拉丁文字皆以鐵筆精心刻寫，工整秀麗。它分為三組七頁，每逢第七頁便畫一處女，一條蛇正吞噬她；第二組七頁裡，十字架上釘著蛇；末了七頁畫荒漠曠野，許多美麗泉水湧流，蛇群自泉中竄出，上下奔走。首頁以金色大字寫道：猶太人亞伯拉罕，乃王公、祭司、利未人、占星家與哲人，謹向流散高盧的猶太同胞問安。你們的離散，乃因神震怒所致。其後寫滿嚴厲的咒詛，並反覆出現「瑪拉納塔」一詞，警告凡非獻祭者或文士而擅自閱覽此書者，必遭詛咒。」

「賣書的人不知它的價值；我買時也不知。我想或許是從悲慘的猶太人那裡偷來，或在他們古老的居所被發現。第二頁裡，他勸慰自己的民族，要他們遠避惡習，尤其是偶像崇拜，耐心等待彌賽亞降臨；祂將戰勝地上一切君王，與子民在榮耀中永遠作王。無疑，這必是個極智慧而有見識的人。」

「自第三頁起，則以淺白文字傳授金屬質變之術，使受奴役的同胞得以向羅馬皇帝納貢，以及其他不便明言之事。他在旁畫出器皿，告知顏色等細節，唯獨對原初質料隻字未提；只在第四與第五頁裡，以極精巧的工藝畫成圖像，表達得淋漓盡致。圖雖清楚可辨，但若不精通卡巴拉傳統，又未細讀他的書，誰也參不透。」

「第四、第五頁沒有文字，只有精美絕倫的彩繪圖像，工藝極為細緻。首先他畫了一位足踝有翼的年輕人，手持雙蛇杖，杖上兩蛇盤繞；他用杖敲擊覆頭的頭盔。依我淺見，這似乎是異教徒的墨邱利。迎面而來一位張翼老人，頭上繫著沙漏，手持書卷（或鐮刀），如死神一般；他神情兇怒，似要斬下墨邱利的腳。第四頁另一面，則繪以一朵美麗的花，生於高山頂上，受北風劇烈搖撼；莖是藍的，花朵紅白相間，葉子閃耀如純金；北方的龍與獅鷲在周圍築巢。」

「第五頁中，一株盛放的玫瑰生於幽美的花園中央，沿著中空的橡樹向上攀爬；樹根湧出一道潔白泉水，直瀉深處，雖先經無數人的手，但這些人皆雙目失明，在地裡挖掘尋找泉水卻不認得，偶爾有人掂其重量罷了。第五頁最後一面，有位手持大彎刀的國王，命令士兵在他面前屠殺大群嬰孩；母親們在無情士兵的腳前哭泣。嬰孩的血隨後由其他士兵收集，置於大器中，讓太陽與月亮沐浴其中。」

「這段故事大半描繪希律殺戮無辜嬰孩之事，而我也在書中習得此術的大半；這便是為何我將祕學的象形符號置於其墓園。以上便是前五頁所含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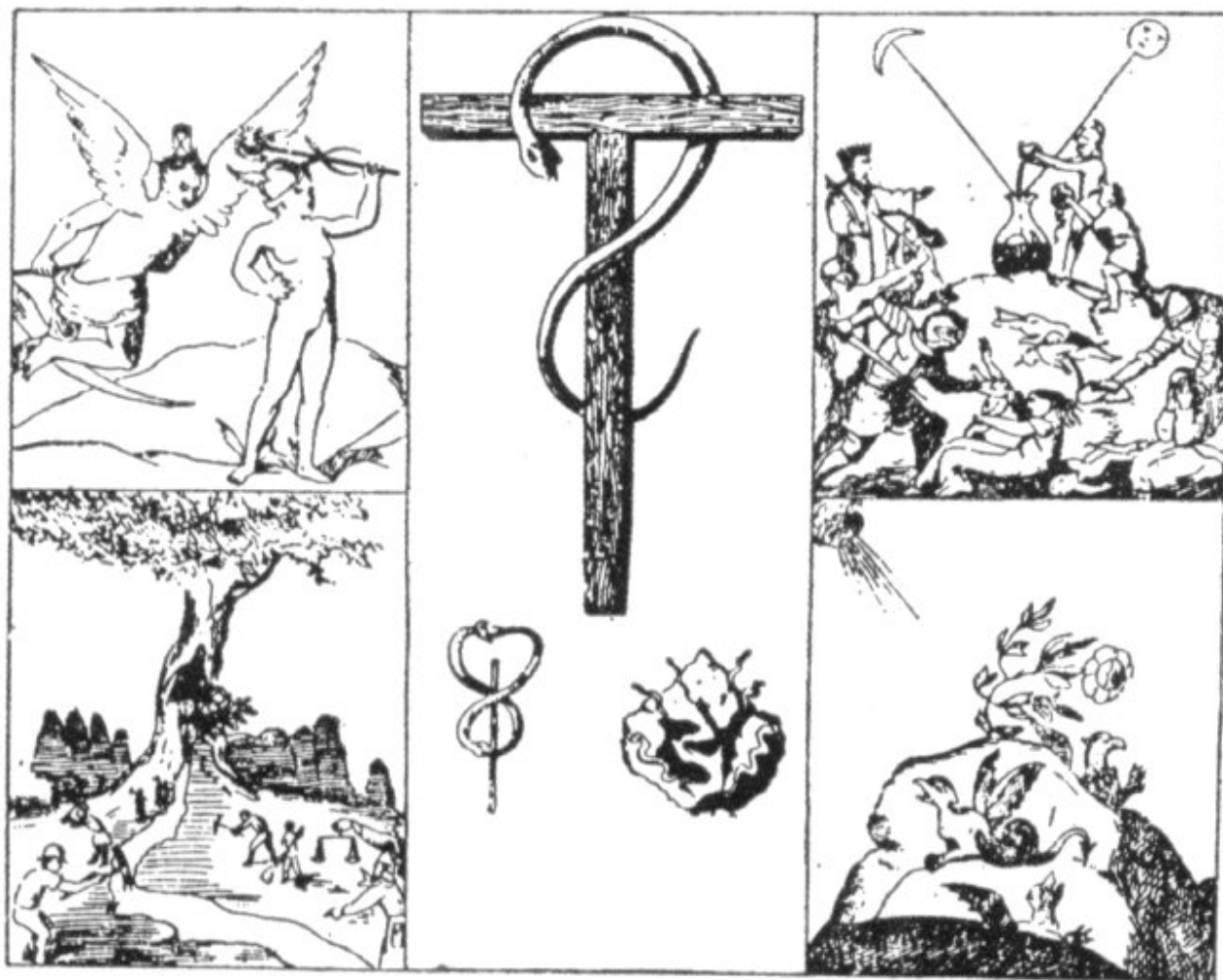
「書中餘頁以清晰可解的拉丁文所寫之事，我不願轉述；因為神必會懲罰我。我若透露，所犯之惡將更甚於某惡人，據說他曾希望天下人只有一顆頭，好一刀斬下。我得了這本美麗之書，日夜無事，只是不斷研讀。雖明白它所示的一切操作，卻不知該從何種質料開始；這使我沉重孤獨，嘆息再三。我新近娶妻佩雷內拉，愛她如愛自己；她見我如此，驚訝不已，溫言安慰，急切問我可有方法脫離困苦。我終究沒能閉口，便將一切告訴她，並讓她看這美麗的書。她一見此書，便與我同樣著迷，極喜愛觀看其封面、雕刻、圖像與肖像；然而她與我一樣，不解其意。但和她談論，彼此思量如何取得解釋，對我已是極大的安慰。」

尼古拉·弗拉梅爾窮盡多年鑽研那本神祕之書。他將書中圖像描滿屋牆，複製多份供學者參詳，卻無人能解其奧義。最終他決意尋訪開悟者，亦即有智慧之人；幾經漂泊，遇見一位名叫坎什大師的醫師。對方對圖解立即生出興趣，要求一睹原書。兩人遂結伴前往巴黎；途中，那位開悟者醫師為弗拉梅爾闡釋諸多象形原理，未料抵達前夕竟染病離世。弗拉梅爾將他安葬於奧爾良，憑短暫相識間所得指點，終在妻子協助下，推演出將賤金屬化為黃金的方式。他數度試驗，皆告成功；臨終前，命人將若干象形圖案繪於巴黎聖無辜者墓園的拱門之上，其中正隱藏了從《猶太人亞伯拉罕之書》所悟的完整祕法。

特雷維索的伯納德伯爵

在所有尋求生命靈藥與哲人石的人中，鮮少有人如特雷維索的伯納德伯爵，飽嚙連串失望。他生於一四〇六年，卒於一四九〇年。自十四歲起，便開始探求哲人石與質變之祕。他不只投注一生，更耗盡家財，從一位煉金術士轉向另一位，每見新論便熱切實驗，卻始終未得所求。家人視他為瘋，指其實驗辱沒門風，家業亦迅速凋零。他遠遊諸國，盼望在異鄉遇見能指引他的智者。直至七十六歲將近，方終獲成功：生命靈藥、哲人石與金屬質變的大奧祕，終向他顯現。他寫下一本小書，記述其成果；雖僅享受數年發現之果，卻心滿意足，深信這一生追尋終得償付。其勤勉與毅力，可見於某次受愚妄騙子所惑，竟花二十年煅燒蛋殼，又耗幾乎同等歲月蒸餾酒精與他物。煉金術史上，再無比他更有耐心、更堅忍的求道者。

伯納德宣稱，煉金術的至高祕密，在於不用火，而以水銀完成溶解。



猶太人亞伯拉罕的象徵

出自弗拉梅爾《象形圖案之書》

羅伯特·H·弗賴爾重印尼古拉·弗拉梅爾《象形圖案之書》時，於註腳中寫道：「有一事似足證此故事的真實性：那本《猶太人亞伯拉罕之書》，以及弗拉梅爾依醫師指點所作註解，確實曾存在於黎塞留樞機主教手中；博雷爾從卡布里訥伯爵得知此事，而伯爵本人曾親見並檢視該書。」

煉金術的理論與實踐

第一部

煉金術是源自凱姆之地的祕傳技藝，也是世上最古老的兩門學問之一；另一為占星術。二者的源頭皆隱沒於史前幽深的長夜。據最早記載，世人視煉金術與占星術為神啟，由此得以重拾失落的尊位。依拉比們的古傳述說，伊甸門前的天使授與亞當卡巴拉與煉金術的奧義，並允諾：待人類全然掌握這些神啟之術所藏的智慧，禁果的詛咒便會消解，人將重返主的樂園。墜落之時，人披上「皮衣」，即肉體，並將神聖學問也帶入低等界，使其寄寓於稠密的載體中，從此無法再顯現其超然靈性本質。因此，世人視此學問已死，或已失傳。

煉金術在世間的軀體是化學；然而化學家不明白，《妥拉之書》有一半永遠隱於伊西斯面紗後（參見塔羅），若只鑽研物質元素，至多僅能窺見奧祕的一半。占星術已凝結為天文學；其信徒嗤笑古代先知與聖賢的夢，譏諷那些象徵只是迷信的妄語。然而，現代知識分子唯有循祕儀之道，才能穿越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帷幕。

何謂生命？何謂智性？何謂力？古人正是為解答這些問題，而建立了傳授智慧的殿堂。誰敢斷言他們未曾尋得解答？縱有答案，世人又能否認出？或許，在煉金術與占星術的象徵之下，深藏著一種過於艱深的智慧，當今人類的心智尚不足以理解其原則。

迦勒底人、腓尼基人與巴比倫人通曉煉金術之理，許多早期東方民族亦然。希臘人與羅馬人曾踐行此術；這更是埃及人的主學。凱姆乃埃及古名；而「煉金術」（alchemy）與「化學」（chemistry）的共同詞根，永遠昭示著埃及科學知識的先驅地位。據這些早期民族殘存的著述，煉金術對他們而言絕非空想之學。他們堅信金屬能夠增殖；面對這些一再出現的證據，學者與唯物論者都應更寬容地看待煉金術理論。進化論者從史前人的心智成長中，追溯藝術與科學的演進；另一些持超驗觀點者，則寧願視之為神的直接啟示。

關於煉金術的起源，流傳著許多耐人尋味的解釋。一說認為，此術乃由神祕的埃及半神三重偉大赫爾墨斯啟示於人。這崇高人物自時間迷霧中巍然浮現，手握不朽的《翠玉碑》；埃及人尊他為一切藝術與科學的始祖。為表崇敬，一切科學知識皆歸於「赫爾墨斯諸藝」之下。當赫爾墨斯之軀葬於埃布倫（或希伯崙）山谷時，那神聖《翠玉碑》亦隨之入土。數世紀後，《翠玉碑》重見天日，有言為一位阿拉伯啟悟者所掘，亦有傳乃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大帝所獲。《翠玉碑》上鐫有三重偉大赫爾墨斯神祕銘文，共十三句，亞歷山大憑此之力，征服了當時的已知世界。然而他終究未能征服自己，功敗垂成。儘管亞歷山大權勢顯赫，神樹的預言仍然應驗：他將在勝利巔峰驟然殞落。（民間流言不息，說亞歷山大實為高階啟悟者；其失敗正在於未能抵禦權力的誘惑。）

E. Y. 基尼利引述哥伯林·佩爾索納博士的《宇宙紀行》，記述亞歷山大遠征印度時，被帶到會說話的神樹前：「亞歷山大隨後進入同樣險惡的區域，時而翻越山巔，時而穿行幽暗山谷，軍旅在其中遭蛇獸襲擊。三百日後，他來到一座極怡人的山前，山側懸著金鏈或金繩。此山有二千零五十級階梯，皆為最純的藍寶石，人可由此登頂；亞歷山大便在近處紮營。一日，亞歷山大攜十二位王公，沿前述階梯登上山頂，見一宮殿，奇妙絕倫，有十二門與七十扇純金窗櫺，名曰太陽宮；宮內有一座全金神殿，殿門前葡萄藤纏繞，結滿紅寶石與珍珠成串。亞歷山大與眾王公入宮，見一人臥於金床；他形貌莊嚴俊美，鬚髮皓白如雪。亞歷山大與諸王公向這位聖賢屈膝；聖賢道：『亞歷山大，你將見世人從未見聞之事。』亞歷山大應：『啊，至幸的聖賢，你怎知我？』他答：『大洪水淹沒大地之前，我便已知曉你的功業。』又道：『你可願一見那最神聖的太陽與月亮之樹？它們能預告一切未來。』亞歷山大回：『甚好，我主；我等極盼瞻仰。』……」

「於是聖賢說：『摘下戒指與飾物，脫去鞋履，隨我來。』亞歷山大照做，從王公中擇三人同行，餘者待他歸返；他隨聖賢來到太陽與月亮之樹前。太陽樹生赤金葉，月亮樹長銀葉；二樹皆極為高大。亞歷山大依聖賢建議問樹：能否凱旋歸返馬其頓？樹答曰，否；他僅餘一年八個月壽數，終將死於一杯毒酒。當他追問誰將遞上毒酒，樹默然不應；月亮樹則告訴他，其母將以極盡屈辱不幸的方式死去，且久不得安葬；然福澤將降臨他的姊妹。」（參見《以諾書：神的第二信使》。）

所謂會說話的樹，極可能只是刻著字母的木片，人由此求取神諭。曾有一段時日，寫在木板上的書卷被稱作「會說話的樹」。煉金術起源難以斷定，正因人們忽略了失落的亞特蘭蒂斯大陸。該大奧秘本是亞特蘭提斯祭司最珍視的祕傳。當阿特拉斯之地陸沉，火祕儀的大祭司便將儀軌帶至埃及；此後數世紀，聖賢與哲人持守不輟。其後漸傳歐洲；其祕密至今保存完整。不信赫爾墨斯與《翠玉碑》傳說者認為，以諾所述降臨群山的二百名天使，才是最早的煉金術導師。無論煉金術源自何人，都是由埃及祭司保存並傳至後世。埃及因其土之色而稱「黑國」，《舊約》亦謂之「黑暗之地」。煉金術或源於彼，故久被稱為「黑術」；此非言邪惡，實指其祕法長久於幽暗中蒙蔽。

中古之世，煉金術不只是哲學與科學，亦是一種宗教。反抗當代教條桎梏者，將其哲思藏於造金寓言之下。他們由此保全個人自由；世人嘲弄而不迫害。煉金術乃三重之藝，其奧秘以三角為象徵。三乘以三，象徵三界中三元素、三過程。三乘三是共濟會第三十三階祕義的一部分；三乘三得九，九乃祕傳者之數，亦是聖樹之根所流溢之數。此乃四河所育的九界，神之口於創世言「願其成就」，而流出此四河。在所謂煉金術象徵之下，隱藏壯闊觀念；這門受盡嘲諷輕蔑的技藝，仍完整保存三重的鑰匙，以開啟永生之門。因此，一旦明白煉金術關乎三界奧秘：神界、人界與元素界，便不難理解聖賢哲人何以編織繁複寓言以藏智慧。

煉金術是增殖之學，根基於生長的自然現象。「無中不能生有」乃極古格言。煉金術非從虛無造物，而是促進、完善已有之物的過程。哲人稱能以石造人，不明者或謂之荒謬，然此即顯露

其無知；智者皆知，每塊石中皆蘊人之種。哲人或許會說，宇宙可由人而生；愚者不以為然，卻不知人正是孕育宇宙的種子。

神乃萬物之「內」與「外」。至高者藉生長顯現自身；生長是由內向外的衝動，力求表達並化為形體。煉金術士令金生長增殖，其奇妙不亞於芥菜籽生出千百倍於己的灌木。若芥籽植入異質之土，能生出十萬倍於己之物；那麼將黃金的種子植入其土，即賤金屬，並以煉金祕法滋養，何以不能使其增殖十萬倍？

煉金術教導，神在萬物之中；祂是至一宇宙之靈，經由無盡形相顯現。故神是植入暗土的靈性種子，此暗土即物質宇宙。憑此大術，可使此種子生長擴展，進而經酞劑轉化整個物質宇宙，使一切化為與此種子相同的純金。就人的靈性本質而言，此謂再生；就元素的物質之軀，此謂質變。靈性宇宙如此，物質宇宙如此，智性世界亦然。智慧不可授予癡呆之人，因智慧之種不在其內；但智慧可授予無知者，因智慧之種存於其身，可經修習與陶冶而萌發。故哲人不過是已歷「投射」的無知之人。

學習乃一種煉金術，無知的心智如賤金屬般，受覺悟的酞劑轉化，終化為智慧的純金。那麼，憑著信仰與親近神，人的意識能自卑劣獸欲，以諸行星金屬為象徵，轉化為純粹、金輝、神聖的意識，得覺照與救贖，其內在顯現的神性，也由微小火花成長為偉大而榮耀者。無知心智的賤金屬，可經恰當努力與訓練，轉化成超凡天才與智慧。此過程既能於兩界中施行，何以不能於第三界同樣真確地施行？若宇宙的靈性與心智元素能擴大其顯現，那麼依照類比法則，只要掌握必要方法，物質元素也同樣能夠增殖。

上者為真，下者亦真。煉金術既是靈性的壯闊事實，亦是物質的偉大真相。宇宙中能發生的事，人體裡也能發生；人體中能發生的，植物與礦物中也能發生。宇宙中有一物生長，萬物皆能生長；一物能繁殖，萬物皆能繁殖，「因上者與下者相合，下者與上者相合。」然而，靈魂救贖之路深藏於祕儀中，金屬救贖之祕亦被隱匿，以免落入凡俗之手而遭玷污。

欲培育金屬，必先習得金屬之祕：須知一切金屬，如石、植物、動物乃至宇宙，皆由種子生長；這些種子早已存在於基質之體中（即宇宙聖母之胎宮）。人在誕生前，其種子已在宇宙裡；正如植物雖有生滅，其種子卻長存，靈性之金與物質之金的種子也永存於萬物之中。金屬歷經歲月而生長，因太陽賦予了生命。其生長方式幽微難察，形如小灌木；萬物各有生長之道，依其種類與規模而異。

有一條偉大公理說：「萬物之內皆有萬物之種。」然在自然的簡單過程中，或可潛伏千年，或生長極緩。因此，每一粒沙中，不僅含有貴金屬與無價寶石的種子，也含有日月星辰的種子。正如人的本性映照整個宇宙的縮影，一粒砂、一滴水、一顆塵埃，也隱藏著宇宙萬有的部分與元素，以極其微細的種子胚芽存在；縱然最強的顯微鏡也無法偵測。這些比離子或電子小數兆倍的種子，不可辨、不可理解，靜待指定時刻而生長、顯現。（可參考萊布尼茲的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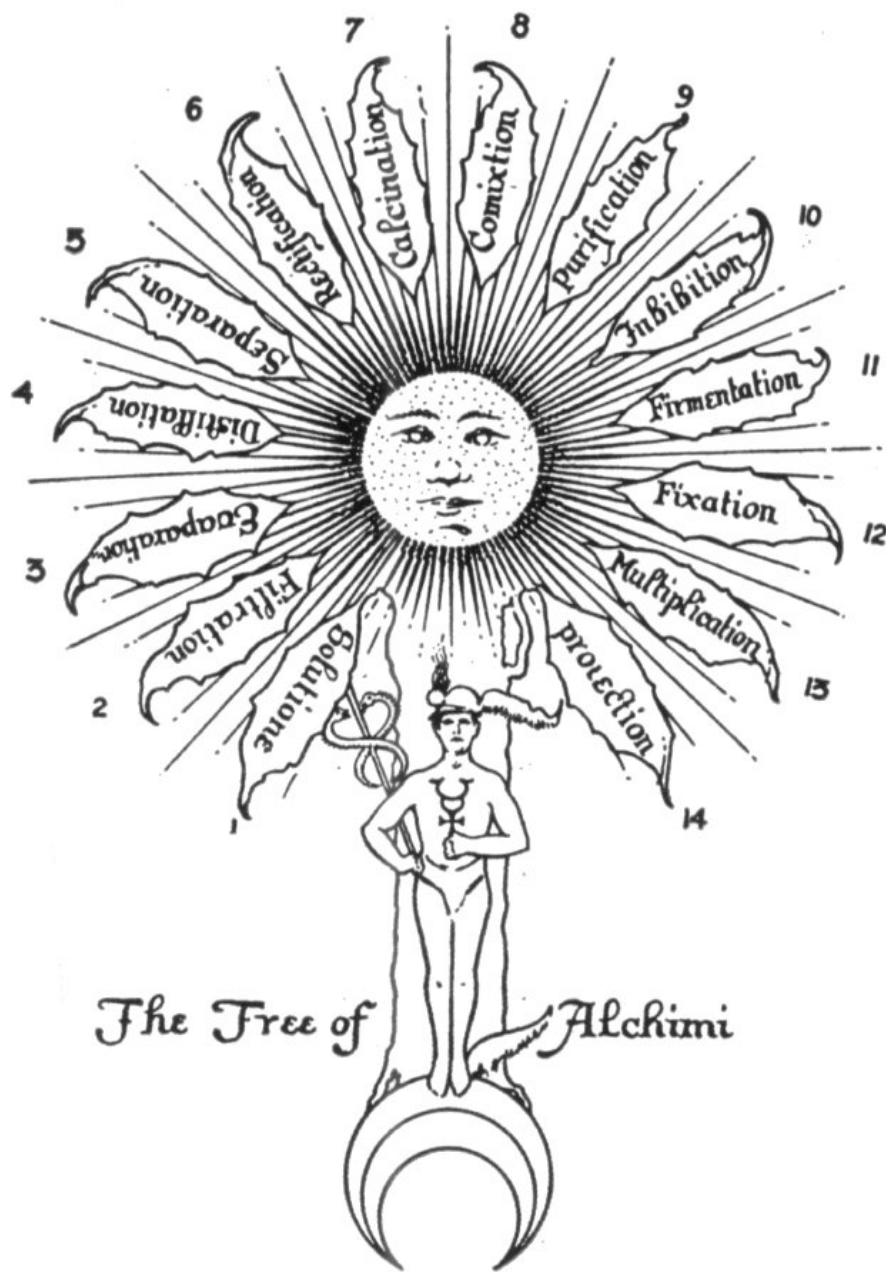
生長可由兩種方法完成。一是自然，自然是一位煉金術士，永遠完成看似不可能之事。二是憑煉金術，能在短時間內，造就自然需無盡歲月方能完成之物。真哲人欲成就大業，需依自然法則行事，承認煉金術之大術不過是摹仿自然；但憑若干祕法輔助，能相應強化而大幅縮短過程。自然為成就其奇蹟，必憑延展或凝聚而行。自然漫長的過程，如同將漆黑的碳轉化為鑽石，須經數百萬年的天然硬化。凝聚之法即煉金之術；如 A. 迪伊博士所言，此術永遠是自然的忠僕，補足自然每一步，與其一切運作相互協同。「故在此哲人之業中，自然與此術應相親相擁，此術不可索求自然所不許者，自然也不應拒絕此術所能成者。自然既已應允，便順服於一切行術者；他們的勤勉亦幫助自然，而非妨礙自然。」（A. 迪伊博士，《化學彙集》。）

憑此大術，可催發石之魂內的種子，依凝聚加速萌發，由自身之種長成鑽石。若大理石、花崗岩與砂中沒有鑽石之種，便不可能由此生出鑽石。然而，種子確實寓於這一切之中，故鑽石亦可由宇宙中任何物質孕育而生。唯在某些物質中，施行此奇蹟較易，因其中胚芽久已受孕，準備好接受大術的活化過程。同理，某些人更容易傳授智慧，因其已有根基可循；另一些人的思維能力，則仍全然沉睡。因此，煉金術應被視為一門促其增長、並以最快速度使其臻於圓滿綻放之術。自然或能達其所願，亦可能因元素相剋而失敗；然若有真正煉金之術相助，自然必能成其目的，因此術不受歲月耗損，亦不為元素反應所摧害。

利物浦大學已故化學教授詹姆斯·坎貝爾·布朗，在其《化學史》中以如下段落綜述煉金術士所求：

「故煉金術士的總體目標，便是在實驗室中盡可能重現自然於地底所進行的過程。其關注的主要問題有七項：

1. 製備一種稱靈藥、大成之藥或哲人石的化合物，能將賤金屬轉化為金銀，並施展許多奇妙作用。
2. 創造「人造小人」，即有生命之物；關於此類存在，流傳著許多奇異卻難以置信的傳說。
3. 製備萬能溶劑，浸入其中的一切皆被溶解。
4. 復生術，或由植物灰燼復甦植物。若成功達成，便有望使死人復起。[布朗教授在此設想過多。]
5. 製備「世界之靈」，一種具多種能力的神祕物質，其首要能力是溶解金。
6. 萃取萬物的第五精華，亦即其內在的活性原則。
7. 製備可飲之金，即液態金；此為至高療藥，因金自身圓滿，故能在人體中催生圓滿。」



赫爾墨斯聖樹之葉

依一五七七年原稿重繪

塞繆爾·諾頓在《煉金術之鑰》中，將煉金物質自投入試管煉成藥劑，可供植物、礦物或人體使用，分為十四個階段：

一、溶解，由氣態或固態轉為液態。二、過濾，分離液體與懸浮未溶解之粒。三、蒸發，以熱力使液體或固體化為蒸氣。四、蒸餾，分離揮發液體與其溶解之物。五、分離，使諸物離解。六、精餾，反覆蒸餾以淨化物質。七、煅燒：以火加熱，使物質化為粉末或灰燼，並排出其中的揮發成分。八、混合：將不同成分調和成新的化合物或混合物。九、淨化（經腐敗），使物質自行分解，或以人工方法促其腐化。十、抑制，阻止或約束。十一、發酵，憑發酵物將有機質轉為新化合物。十二、固定，使液體停止流動而成為固體。十三、增殖，增其數量。十四、投射，將賤金屬轉化為黃金。

煉金術象徵

在煉金術的象徵體系裡，存在三種物質：水銀、硫黃與鹽。此外，另有一項第四神祕生命原則，名為阿佐特。關於前三者，馮·韋林如此寫道：「哲人稱鹽、硫黃與水銀為三種基本化學物質，但切莫將這與尋常取自大地或藥房的粗鹽、硫黃、水銀混淆。此三者皆具三重本性；依智者之祕傳奧義，每一物質實際都涵含其餘兩者的本性。因此，鹽的形體雖是三重，包括鹽、硫黃、水銀，但其中鹽性主導。水銀同樣由三者構成，而以水銀性為主。硫黃亦復如是，唯硫黃性居首。這三部分三乘以三，再加上阿佐特（那神祕的宇宙生命力）總合為十，即畢達哥拉斯的神聖十數。關於阿佐特的本質，眾說紛紜：或視為不可見的永恆之火，或為電，或為磁力。超驗主義者則稱之為星光界流體。」

「宇宙是由星辰球層環繞。球層外是沙瑪因之界；此乃神聖火性之水，是神之話語的第一道流溢，是從永恆者面前傾瀉的火焰之河。沙瑪因乃雌雄同體的火性之水，遂分化。火化為太陽之火，水化為月亮之水。沙瑪因即宇宙水銀，有時亦稱阿佐特，乃不可測度的生命之靈。這靈性的火性原初之水（沙瑪因）經由伊甸（希伯來文意謂『蒸氣』）傾注入四條主要河流〔即四元素〕。此即阿佐特作為生命之河〔火性水銀精質〕從神與羔羊的寶座流出。在此伊甸〔蒸氣精質或霧〕之中，存在靈性之土〔不可理解、不可觸及〕，或稱阿法爾之土；神由此塑造「出於土的亞當」，即人的靈性體；此體終有一日必將顯現。」

馮·韋林另處亦述：物質宇宙尚未存在時，路西法企圖施行宇宙煉金術，卻誤用了神聖之火沙瑪因。為恢復被路西法扭曲的沙瑪因，此宇宙遂被形成，使其得以脫離黑暗雲霧的囚鎖，此乃路西法的失敗造成。這些論述清楚表明：早期哲人視《聖經》為一部化學與煉金術之書。此點須銘刻於心。求道者若將煉金術士散亂寓言照字面解讀，實屬不幸；這般人永難踏入真理內殿。伊萊亞斯·阿什莫爾在《不列顛化學劇場》中，如此描述煉金術士隱藏真義之法：「其首要工夫，是將『祕密』裹藏於『寓言』，將『幻想』紡成『帷幕』與『影子』；其『光線』看似四方散射，卻仍在同一中心交會，且只指向一物。」

若以寓意角度審視《聖經》，可從一則關於所羅門王、其妻、妾與處女的寓言，揭示其隱藏的知識；此寓言見於一七八五年在阿爾托納出版的《玫瑰十字會祕密象徵》。哈特曼博士曾將部分譯為英文，他指稱：所羅門之妻象徵藝術，妾象徵科學，處女則代表自然尚未揭露的祕密。依王命，處女被迫揭去面紗；此象徵藉由智慧（所羅門），神祕諸術被迫向哲人顯露其隱藏部分，而未入門的世人僅能見其外衣。（此即伊西斯面紗的奧祕。）

煉金術士若欲成就「大業」，必須同步在四個界域中運作。因此，列一表說明三原理在四界中的對應，或可釐清各部分之間的關係。早期煉金象徵術大師，並未統一其符號與術語，故解讀某些謎樣陳述，須對此題材極度熟稔，且須具相當直覺。下表第三、第四分部的替代譯法，源於若干作者未清晰劃分「靈」與「靈魂」。依《聖經》，「靈」不可毀壞，「靈魂」則可毀壞；二者顯非同義。經文明言：「犯罪的靈魂必死亡」，而「靈仍歸於賜靈的神」。以下類比已盡可能確立：

四界中的三元力量

世界	父	子	母
1. 神	聖父	聖子	聖靈
2. 人	靈	靈魂	身體
3. 元素	空氣	火	水
4. 化學物質	水銀	硫	鹽

第 3 項與第 4 項的另一種排列如下：

世界	父	子	母
3. 元素	火	空氣	水
4. 化學物質	硫	水銀	鹽

帕拉塞爾蘇斯採用了另一種排列方式，略帶亞里斯多德色彩。在此排列中，三位一體之神的三個位格被省略，只組合第二、第三與第四世界的要素：

世界	父	子	母
2. 人	靈	魂	身體
3. 元素	空氣	水	土
4. 化學物質	硫	水銀	鹽

然其要旨已昭然：煉金哲人以鹽、硫黃、水銀為象徵，不只代表化學物質，更指神、人與宇宙之中靈性而不可見的原則。如表所示，三種基質（鹽、硫黃、水銀）存在於四個界，總合為神聖之數十二。由於這十二乃是「大業」的根基，在《啟示錄》中被喻為聖城的十二塊基石。依循同一觀念，畢達哥拉斯斷言十二面體為宇宙之基，即十二面的對稱幾何立體。這神祕的三乘四，是否也與共濟會第三級傳說中的四組三人有關，他們分別前往基路伯的四隅？

下表列舉三人一組的隊伍（鹽、硫黃、水銀）為尋索希蘭（CHiram）所前往的四個方位：

創造的四隅	東	南	西	北
黃道十二宮的固定星座	水瓶座	獅子座	天蠍座	金牛座
基路伯的構成部分	人	獅	鷹	公牛
四季	春	夏	秋	冬
人生的年齡階段	童年	青年	成熟期	老年
存在的階段	誕生	成長	成熟	衰敗
人的構成部分	靈	靈魂	心智	身體
四元素	空氣	火	水	土

另有一張表格，共濟會研究者應頗感興趣：它展示了鹽、硫與汞這三種物質，和共濟會員所熟悉的若干象徵之間的關係。此表有另一種排列方式，乃依各種哲學原則的相互交融，而這些原則很難依照時間先後加以區分。

1. 三道光	星辰之火	太陽之火	月亮之火
2. 三位大師	希拉姆	所羅門	泰爾的希拉姆
3. 幾何立體	球體	金字塔	立方體
4. 煉金術物質	汞	硫	鹽

第 2 項的另一種排列方式如下：

2. 三位大師	所羅門	希拉姆	泰爾的希拉姆

煉金術裡，又可瞥見宇宙奧秘的綿延脈絡：正如耶穌死於十字架，希蘭（CHiram）死於聖殿西門，俄耳甫斯殞於赫布羅斯河岸，克里希納逝於恆河畔，歐西里斯葬於堤豐備下的棺柩，而煉金術亦然：若非元素先死，「大業」無以完成。煉金過程的各階段，幾乎可見於世界各大救世主與導師的生平事蹟，也可見於若干民族的神話之中。《聖經》言：「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煉金術則宣稱，若不腐敗，「大業」不臻完滿。究竟是什麼在十字架上死去、葬入祕儀之墓，又在曲頸甌中死去、因腐敗而轉黑者？又是什麼在人的本性之中經歷同樣過程，使人如鳳凰般，由自身灰燼（死頭）之中重生？

煉金曲頸瓶中的溶液，若消化一段時日，將轉為赤色靈藥，喚作萬靈藥。它形似火性之水，在黑暗中發光。消化過程裡，它歷經多重色變；故某一階段，呈現彩虹般光澤而被稱為孔雀。若其力量增強過度，盛裝此物的試管便會爆裂，灰飛煙滅。這種事頗為常見，也是製備此藥時最險的危機。若發展過度，它還會滲穿玻璃；因世間並無足夠堅固的物質容器能容納它。其原因在於，它已不再是物質，而是分有神性滲透之力的神聖精質。此萬能溶劑若得正確調配，便能將所有其他金屬溶入自身。在此高階狀態中，宇宙之鹽是液態之火。此鹽若與適量金屬相溶，並歷經消化、旋轉與增強的諸般階程，終將成為能轉化賤金屬之藥。

三重偉大赫爾墨斯的《自然真道》，由一位真共濟會員 I.C.H. 發布，其中描述了過度增強宇宙之鹽的危險：「然而，此增益不可無限進行；至第九次旋轉，即臻圓滿。酞劑一經九次旋轉，便無法再被提升，因其不再容許任何分離。它只要感知到最微弱的物質之火，便會立即熔流，如熱油透紙般穿過玻璃。」

在產製赫爾墨斯靈藥前，化學元素於所必經的過程中，其術語不盡一致；因《自然真道》列七階，而《神話赫爾墨斯辭典》列十二階。這十二階與黃道十二星座相繫，頗值得參考：

1. 白羊座：煅燒
2. 金牛座：凝結
3. 雙子座：固定

4. 巨蟹座：溶解
5. 獅子座：消化
6. 處女座：蒸餾
7. 天秤座：昇華
8. 天蠍座：分離
9. 射手座：焚化
10. 摩羯座：發酵
11. 水瓶座：增殖
12. 雙魚座：投射

此排列開啟了一片有趣的思辨領域；若能明智運用，或可大有助益。通往大業圓成的十二「步」，令人聯想到玫瑰十字會古代祕儀的十二階層。某種程度上，玫瑰十字思想是神學化的化學，也是哲學化的煉金術。依其祕儀，人必須依次通過天上十二星座，方能獲得救贖。尋得「祕密精質」的十二過程，不禁使學者聯想到十二位同伴工匠；他們受命尋找遭殺害的宇宙建造者，即宇宙水銀。

據所羅門·特里斯莫辛所言，物質邁向完美的旅程分為二十二階段，各以一幀相應圖畫代表。特里斯莫辛的二十二徽記、塔羅的二十二張大牌，與希伯來文的二十二個字母，彼此存在深刻關聯。這些神祕的塔羅牌，若能正確詮釋，其本身即是一套煉金術法式。弗朗茲·哈特曼博士指出，那長期遭濫用與誤解的《所羅門之歌》，實則是一條煉金術之法，似乎印證了中世紀哲人主張「所羅門王乃煉金術大師」。自然哲學的學徒一眼便能認出，這位「耶路撒冷的黑女」並非人物，而是賢哲所尊奉的一種材料。哈特曼博士寫道：「《舊約》中的『所羅門之歌』，實為煉金術過程之描述。在此《雅歌》中，『基質』見於一章五節；『煉金之百合』見於二章一節；『預備與淨化』見於二章四節；『火』見於二章七節與四章十六節；『腐敗』見於三章一節；『昇華與蒸餾』見於三章六節；『凝結與色變』見於五章九至十四節；『固定』見於二章十二節與八章四節；『增殖』見於六章七節；『增益與投射』見於八章八節，等等。」

根據馮·韋林先生論宇宙之鹽著作的附錄，哲人石的一粒微塵若投入水面，便會立即以微縮方式重演宇宙歷史；因那酞劑立時如埃洛希姆眾靈一般，運行於水面之上。於是形成一個微型宇宙；哲人們斷言它確從水中升起，懸浮空中，歷經宇宙展開的一切階段，終又分解為塵埃。此石不只可為金屬製備靈藥；亦能為礦物配製酞劑，從而將花崗岩與大理石的碎片轉為寶石；品質較次的石頭，亦能由此提升。

正如一位偉大煉金術士的犀利觀察：人對黃金的追求常招致毀滅，因為他誤解煉金過程，視其為純粹物質操作。他不明白，哲人之金、哲人石與哲人之藥，存在於四界中的每一界；實驗若要圓滿，必須依同一方法，在四界同時成功進行。再者，煉金術的一項關鍵成分，只存在於人自身本性之內；缺之則化學物質便無法結合，縱然耗盡一生財富於化學實驗，也無法達成所求終點。物質科學家即使精確照做，仍無法重現中世紀煉金術士的成就；關鍵在於他的實驗缺少一種精微元素，且這必須源自已覺照與重生的煉金哲人本性。

關於此點，弗朗茲·哈特曼博士在其《帕拉塞爾蘇斯》節譯本的註腳中，清楚表達了一位現代煉金學研究者的結論：「我警告任何嘗試煉金處方的讀者，除非本已是煉金術士，否則切莫為之；因為根據我的親身體驗，這些處方不僅在寓意上為真，字面上亦真，在煉金術士手中自會成功，但若落在缺乏必要資質者手中，只會白白浪費時間與金錢。想成為煉金術士的人，其內在必須具備『磁質』，即一種磁性力量，能夠吸引並『凝結』不可見的星光界元素。」

閱讀以下各頁配方時，必須明白：實驗者若本身不是一位術士，便無法成功完成這些實驗。若有兩人並肩操作，一人為啟悟者，一人未悟至高之術；使用同樣器皿、同樣物質、完全相同的行法，啟悟者將煉出他的「金」，未啟悟者則不能。人若未先在靈魂中完成大煉金，便無法在曲頸甌中施行小煉金。這是不變的法則，巧妙地隱藏在赫爾墨斯哲學的寓言與象徵之中。人若未「重生」，便無法完成大業；煉金術的學生若謹記此點，或可免去許多悲傷與失望。至於此奧祕中，涉及人內在祕密生命原則者，則不可言說；因煉金大師已定下法則，人人須自行發現，對此不可多談。

煉金術的理論與實踐

第二部

真正精通自然或赫爾墨斯之學的哲人，著手作業前，必先祈禱，懇請宇宙至高無上的煉金者襄助，以圓成「大業」。以下禱文出自數世紀前一位佚名開悟者之手，以德文方言寫就，頗具代表性：

「神聖而受尊崇的三位一體啊，乃不可分割且三而一！請將我沉入祢永恆之火的深淵。唯有在這烈焰裡，人之凡性才會化為卑微塵土，而與鹽結合的新身體，方能安臥於光明之中。請以祢這聖火熔煉轉化我；願在祢命定之日，聖靈的火性之水將我自黑暗塵土中提起，使我重生，並以其氣息賦予我生命。願我憑祢聖子謙卑而得提升，在祂扶助下，從塵土與灰燼中升起，化為純淨的靈性之身，如虹彩般絢爛，如樂園之金般澄澈透明、晶瑩剔透，使我的本性也如眼前玻璃器皿中的元素般，得蒙救贖與淨化。請將我溶入生命之水，彷彿置身於永恆的所羅門酒窖。於此，祢慈愛之火將添新柴，熾烈燃燒，任何溪流也無法將它熄滅。願我憑此神聖之火的助力，終得蒙召，進入義者的光照之中。願我以新世界之光受印，從而臻至不朽與榮耀之境，那裡再無晝夜交替。阿們。」

煉金術儀式的起源

中世紀的煉金術士中，鮮有人能不假外助，便發現終極奧秘；甚至有作者斷言，若無大師指引，無人能抵達所求的終點。在所有案例裡，這些大師的身分都被嚴密隱藏；即便在中世紀，關於他們的揣測也已蔚然成風。人們慣常稱這些聖賢為「開悟者」，此一稱號表明他們掌握了質變與增殖的真正祕密。這些開悟者來去無蹤，忽然現身，又悄然隱沒，不留半點痕跡。種種跡象表明，他們之間存在某種組織聯繫。勢力最龐大的煉金術團體，當屬玫瑰十字會、光明會，以及若干阿拉伯與敘利亞教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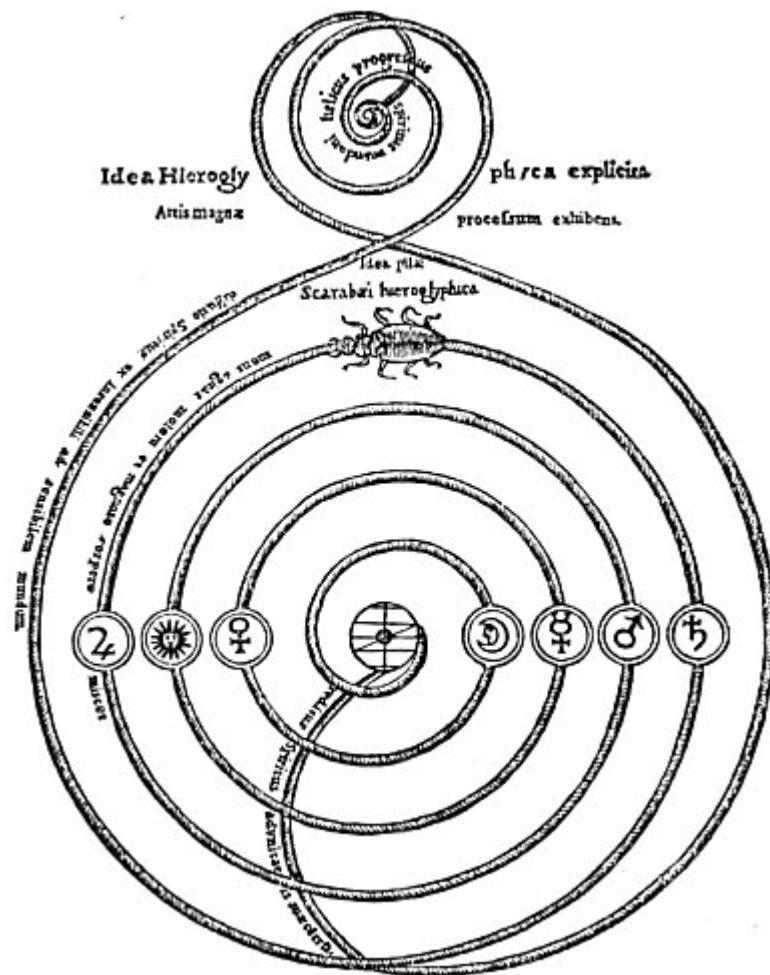
以下文獻中所稱「弟兄」，乃指那些真正完成「大業」者；他們結成團體，並以暗碼、祕號與象徵彼此相認。顯然，不少開悟者棲身於阿拉伯地區，因為歐洲幾位偉大的煉金術士，正是在小亞細亞入門受教。一旦門徒領悟了至高祕密，便會心生戒慎，嚴密守護，絕不向任何人洩露這無價寶藏。即便是至親家人，也無從得知。

歲月流轉，凡蒙啟示而知其祕者，便會尋找一位年輕而堪託付之人，將祕方傳授給他。通常，哲人只被允許向此人揭示祕奧。這年輕人遂成為老聖賢的「哲學之子」，承繼其遺留的祕密。然而，偶爾也會有開悟者遇見誠摯而熱切的求道者，願意傳授此術的根本原理；若門徒堅持不懈，便被悄然引入莊嚴的弟兄會。煉金術的傳統便是如此流傳下來；但知曉箇中真諦者，從未激增。

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頗多煉金術開悟者活躍於歐洲各地，來去自如，彷彿能隨意現身與隱遁。民間傳說認為，這些開悟者已得不朽之身，仰賴煉金術所追求的神祕藥物延續生命。據說，有些人服食少許靈藥，便能存活數百年，永葆青春。這些神祕人物確曾存在，應無可置疑，因為已有眾多可靠見證人證實其蹤跡。

亦有人聲稱，凡自身已具備資格者，至今仍能尋得他們。哲人教導，物以類聚；當門徒的德性與正直達到開悟者的認可標準時，他們便會向他顯現，揭示須其協助方能得知的祕密工序。「智慧如花，蜜蜂取之釀蜜，蜘蛛取之製毒，各隨其本性而用。」（佚名開悟者語。）

讀者須謹記，煉金術的儀軌與符號，首要應視為寓言象徵；在領會其祕傳真義之前，字面上的解釋毫無價值。幾乎每一條煉金配方，都刻意隱去一項要素；中世紀哲人斷定，若無法憑自身智慧來發現那項缺失的物質或工序，便無資格受託此等祕密；因這將使人能支配大眾，並令自然元素之力服從其意志。



依埃及人所傳之煉金術鑰匙

出自基歇爾《埃及的俄狄浦斯》

埃及祭司不僅認為聖甲蟲象徵重生，更從其習性窺見玄機，包括賤金屬質變成金的祕法。他們視甲蟲卵如同金屬的種子；上圖所示，乃種子穿行各行星體的路徑，直至抵達核心、臻於圓滿，再度返回源頭。頂端螺旋小字寫著：「世間之靈的螺旋進程。」聖甲蟲繞行螺旋至圖底中央後，便沿那標記「靈返合一中心」之路，重返上界。

赫爾墨斯的翠玉碑

在一切煉金祕訣中，最古老、最受尊崇者，當屬赫爾墨斯的神聖翠玉碑。權威們對其真偽意見分歧；有人聲稱它是基督教時代晚期的贗品，但也有大量證據顯示，無論作者何人，此板都極其古老。翠玉碑的象徵意義，於共濟會尤顯重要，因其關聯著希蘭（CHiram）其人；但它首要且根本，仍是煉金術祕訣，既關乎賤金屬的質變，也關乎人類再生的神聖煉金。

在西吉斯蒙德·巴克斯特羅姆博士的煉金術手稿收藏中，有一節專門譯注這塊卓越石板；古人稱之為《翠玉碑》。巴克斯特羅姆博士在模里西斯島，由一位自稱夏扎爾伯爵的佚名開悟者引薦，加入玫瑰十字兄弟會。以下是他對《翠玉碑》的部分翻譯與註解；原文以大寫字母重現：

「翠玉碑，迦勒底人關於哲人石的最古老紀念碑。

「翠玉碑揭示了希蘭王寓言故事的源起。迦勒底人、埃及人與希伯來人關於希蘭的知識，皆源出同流；荷馬以不同筆法敘述此事，乃遵循原本；維吉爾又承襲荷馬，正如赫西俄德擷其材寫《神譜》，奧維德後又據此成《變形記》範本。自然運作的奧祕，貫穿所有古代著作；無知者卻編出表層或隱蔽的神話，淪為庶民的偶像崇拜。

「據極古迦勒底原文，真譯如下：

「希蘭祕功，本質為一，顯現有三。

「（開頭兩個大字意為『祕密之作』。）

「（次行讀作希蘭，宇宙動因，本質為一，顯相為三。）

「千真萬確，毫無虛言：上者與下者相合，下者與上者相應，成就那件真正奇妙的工夫。萬物因唯一者之意志而存，也依唯一神安排，自那至隱唯一者而生。此唯一者，其父為太陽，母為月亮，風將其懷於腹中；乳母卻是靈性之土。唯一者僅次於神，乃宇宙萬物之父。一旦與靈性之土結合，其力圓滿。

「（初鎔。）以溫火，並極其審慎，使靈性之土脫離稠密粗糙之質。

「（最終消化。）它從地升天，又如新生般落回地；上者下者，力量俱增。阿佐特自地、自玻璃器底升起，又化為脈流與滴液降入地；如此循環往復，阿佐特愈見精微，令太陽揮發，攜其原子同行，遂成太陽阿佐特，亦即我等第三而真正的智者水銀。此太陽阿佐特須循環不止，直至自行停歇，地已將其全然吸收；那時它必化為黑瀝青狀物質，即蟾蜍〔曲頸瓶中物，亦人身內較濁元素〕，此象徵完全腐敗，亦即「合成物之死」。

「由此，你將同享全世界的尊榮。黑瀝青質必轉為白與紅；紅者圓滿後，無論用於醫藥或冶金，皆能使人身心健康、安享天年，並帶來充裕資財，可無限增衍，行善濟世而不耗竭。故真堪稱世界之尊榮；對哲人石之鑽研與冥思，合乎神聖真理，便將心智提升至造物主、仁慈天父座前；若祂允我等實擁此石，必根除貪婪、嫉妒與諸般惡念，令我心在感念祂的厚待中融化！因而哲人曾言真切：哲人石若未遇見善人，便會造出善人。

「黑暗也將從你身上退去。一旦強化靈魂感知外物的官能，其領悟與記憶之力必增；是以，若欲獲得更多知識，須使肉身器官與內在樞機皆獲奇妙強化，靈魂自將生出新的領悟與記憶之能。尤其當我等向神求知識，以信心印證祈禱，一切蒙昧必消散。並非所有得此物者皆能臻此境界，責在其自身；因他們只滿足於金屬轉化而已。」

「（使用。）此乃萬力之力。這是一個極強的意象，表明哲人石確掌自然一切隱藏力量；不為毀滅，而在提升並再造物質，遍及自然三界。」

「由此你將克服萬物，轉化一切精微者（ $\odot$ ）與粗重者（ $\text{𐤓𐤕} \text{♀} \text{♂} \text{𐤔}$ ）。它自然能制伏一切精微之物，因這能將最精微的氧，重新固定於自身火性中，且每次增殖，其力量、滲透力與屬性，皆以十倍增長，需時更短，終至不可計量；此倍增之力亦能穿透〔克服〕一切堅固之物，包括不可征服的金銀、另一種不變的水銀、水晶與玻璃熔塊，也能賦予其天然的堅硬與固結；正如菲拉萊塔所證，亦有一枚人工鑽石可為佐證：我父親在世時，此石為維也納利希滕斯坦親王所有，價值五十萬杜卡特，乃由哲人石固結而成。」

「世界就此誕生；其運行之理，卻隱於幽微。故我名為希蘭，宇宙動因，本質純一，而顯現為三。此三重之中，藏有世界全數智慧，亦即藏於希蘭及其運用之中。或謂赫爾墨斯即摩西，或瑣羅亞斯德；或者赫爾墨斯本意為蛇，蛇原本象徵知識與智慧。古埃及象形符號，處處見蛇，亦見帶翼之球、日與月、龍及獅鷲；埃及人如此展示其對哲人石的深湛之識，呼應《聖經》中的隱微提示，也呼應德農所論的古埃及神廟聖所。」

「我所言太陽之效用，至此已盡。《翠玉碑》畢。凡我所述所授太陽之業，皆已完成。完滿之種，宜於繁衍。」

「我知，此乃公認真確的赫爾墨斯《翠玉碑》。」

玫瑰十字弟兄書信

尤金尼烏斯·菲拉萊特斯雖自稱不屬玫瑰十字會，世人多信他曾掌會務數年。其小書《光中之光，一種新魔法之光傳揚於世》，一六五一年倫敦印行，收錄一封卓絕書信，據稱為玫瑰十字會所寄。信旁附象徵圖一幅，勾勒哲人石的煉製法程。此信實為玫瑰十字體系將神學玄思與煉金實作融合的典範。讀者可憑書中各處內容，試解此象形謎題。

「玫瑰十字兄弟會書信：論不可見魔法山及其中所藏寶藏」

「人皆渴慕高位，貪求金銀〔智性與靈魂〕之寶，願在世人眼中顯赫。神造萬物本為人利用，使人治理萬有，從而認清神獨一之善與全能，感恩頌德，尊祂讚祂。然世人追尋此等事物，多空擲光陰；妄想不經勞苦險阻，坐享其成；亦不前往神所珍藏之處尋覓。神正期待人在彼處尋找，且必賜予尋找之人。可惜無人勤求彼處之物，故這些財寶無從尋得。不僅因通往彼處之途久已湮沒，對世間眾人而言，彼處亦隱而不彰。雖尋覓此路艱辛異常，人仍當竭力追索。」

「神無意向屬祂之人隱藏任何事；故在此末世、最終審判臨近之際，凡配得者，一切必向他們顯現。正如祂曾於某處晦言道（為了防止不配者知曉）：掩蓋的，無不揭開；隱藏的，無不明白。我們既蒙神之靈感動，便向世界宣達神之旨意；也已履行，並以諸國文字刊布。但世人多數，或辱罵、或鄙棄我們的宣告（《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與《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或罔顧神之靈，只盼我們指點迷津，以為我們將立時教授煉金大術，或賜他們豐盈寶藏，好教他們在世間奢豪度日、恣意張狂、挑起戰鬭、放債取利、暴食酣飲、縱情淫樂，以諸般罪孽玷污一生；凡此種種，皆悖逆神的神聖旨意。這等人應從十童女比喻學得教訓：那五愚拙的向五智慧的索要燈油失敗，說明此事絕非可向人臨時求得。

「人人當憑神之助，兼以自身勤懇探求，為此寶藏努力。然而，藉著神殊勝的恩典與啟示，我們已從這些人的著作中看明其邪曲用心。我們閉耳不聞，且如隱身雲中，避開那些空嚷求金者的嘶吼嚎叫。於是他們以無數誹謗惡言加諸我們；我們雖不懷怨，神終將在適當時候審判他們。但後來，我們已深知你，雖你尚不識我們；並且也從你的著作中看出，你何等殷勤研讀《聖經》，尋求對神的真知，便覺你比千萬人更配得應答；遂依神旨意與聖靈引導，向你闡明此事。

「大地中央、世界之心，矗立一山；此山既小亦大。它柔軟，又異常堅硬如石。它遙遠，卻近在咫尺；然因神護持，目不能見。山中藏有豐厚寶藏，世間無價可估。此山遭魔鬼妒恨，被兇殘野獸與貪婪怪鳥環伺；魔鬼常敵神之榮耀、阻人福祉，使通往彼處之路艱險異常。是故時辰未到，此路曠古難尋；如今，配得者終可覓得，然仍需各自劬勞奮進。

「當某一夜來臨（它必會來），你們須赴此山；那夜極長極暗，當以祈禱預備己心。沿山路前行，勿問人路途為何；僅須跟隨嚮導，他自會顯現，途中與你們相遇，只是你們並不認得他。嚮導將於午夜引你們至山巔；那時萬籟俱寂與漆黑。你們須以勇毅之心武裝自己，莫因懼怕將臨之事而退縮。不需劍，亦不需任何近身兵刃，唯需真摯由衷呼求神。」

「當你們初見此山，第一個徵兆便是狂風大作，猛烈到搖撼山體，擊碎岩石。接著，你們會遇見獅子、龍，以及其他駭人的野獸；但無須恐懼。務要站穩，切莫回頭；那帶領你們的嚮導，必不容邪惡近身。至於寶藏，雖未顯現，卻已近在咫尺。風暴過後，地震隨之而來；這震動會推倒風中倖存的一切，將大地夷為平地。你們絕不可跌墜。

「地震止息，烈火便至；它將焚盡地上所有殘餘，寶藏因而顯露，但你們此刻仍看不見。這一切都過去後，黎明將近，天地忽歸平寂；你們會看見晨星升起，曙光乍現，接著發現一處宏大的寶藏。其中最核心、最圓滿的，是一種昇華過的酏劑；若世人事奉神，配得此等恩賜，便可藉之轉化為至純之金。

「這酏劑若依嚮導所授之法使用，能使垂老之人重回青春，病痛永不侵身。憑此酏劑，你們亦將尋得品質絕妙、超乎想像的珍珠。但你們切不可將眼前的能力歸功於己，而是要滿足嚮導所傳授的一切。要持續為神的這份恩賜讚美祂，尤其謹記，不可將其用於世俗驕榮，而應力行與此世相悖之業。正確使用它，並享有它，又彷彿從未曾擁有。生活要節制，警惕一切罪愆；否則你

們的嚮導將離棄你們，並剝奪這份福祉。你們務必確信：凡是濫用此酞劑，且在人前不能以純潔、虔敬之行作為表率者，必失去這恩惠，且幾乎永無挽回之望。」

如若超驗主義者所信，玫瑰十字兄弟會的入門儀式是在不可見界域中進行——此界域環繞並滲透可見宇宙——那麼這則寓言便可同時視為入門儀式與煉金法訣。

如前所述，要取得煉金術操作的完整法訣並不容易。此處所載，已是現有資料中最接近完整的一則。採集天體光線與能量，待其沉降於露水之中再行收取，是帕拉塞爾蘇斯曾大獲成功的法門。但請永誌不忘：這些步驟僅適用於在煉金術中受過正統教導之人。

「《萬靈藥，俗稱『哲人石』的實作啟示》由萊頓著名哲人所傳，並於主後一六六二年臨終時，以自身之血親證。致我親愛的表親與嗣子，真正的赫爾墨斯哲人——

「親愛的表親與嗣子：

「我本決意永不將古代聖賢之祕訴諸文字，傳於他人；唯因對你特殊的情誼與厚愛，我才擔起此事。我們血緣至親，此責無可推諉，更因現世生命短暫，而大術幽深晦暗，你或恐難以獨力抵達所願終點。然而，吾兒，如此珍寶豈可投與豕彘；神如此偉大的恩賜，亦當以基督徒的謹慎之心對待；有鑑於此，我才向你如此詳盡剖明。

「我以手與口神聖地命令你：

「第一，最緊要的，你須忠實保守此祕，斷不可令任何邪僻、縱慾、作惡之人知曉。

「第二，你不可在任何事上自高自大。

「第三，你要致力增進萬有創造主的榮耀，並惠及鄰人；神聖地守護此祕，使你至末日亦無可指摘。我在這論述中寫下的，是天國的一隅，我也親手實踐、成就這寶藏；是故我臥於萊頓臨終之榻，特以自身之血簽署此全書。

「步驟——奉神之名，取用至純至潔之鹽，即海鹽，如同太陽親造、由船從西班牙運來者（我所用來自聖烏伯）；置於暖爐中烘乾，以石臼研磨成極細之粉，使其更易為我們的露水所溶解與吸收。露水須於五月或六月採集：趁月滿之時，觀測露水在東風或東南風中降落。你需準備數根高於地面約一英尺半的木樁，打入土中。在兩三根這樣的木樁上，安置幾片方形玻璃板；露水降落時，便如蒸氣般凝附於玻璃。隨後備妥玻璃器皿，使露水沿玻璃邊緣流入其中。如此操作，直至取足。月滿時節最佳，過後便難了。」

自太陽降下的光線，承載著太陽之硫，即神聖之火。這些光線因接觸月光結晶。太陽光線又與地表升起的流溢相遇，進一步凝結為一種半可觸知、可溶於純水的物質。此物質即玫瑰十字書信中提及的「月亮魔山」。日月光華在露水中的結晶，產生了「處女之土」，那純淨、不可見、未受物質染汙的基質。處女之土的晶體，濕時蒼翠，乾後潔白。

馮·韋林曾暗示從靜水中萃取太陽生命，卻未言所萃何名，亦不提精煉與增強之法。然其寥寥數語，珍稀難得：

「取甘冽清水，注入大瓶，留四分之一空。將瓶置於日光下數週，待其腐敗，底生沉澱。此沉澱若經合宜蒸餾，可得一種清亮、火性、可燃之油；其成分與用途，唯智者能知。」

萊頓哲人續道：「既得足量露水，須將玻璃器嚴密封起，貯以待用，免其間諸靈逸散，此極易發生。故應置於陰涼處，勿近熱源，否則精微之靈將升騰而去。若將玻璃器以露水注滿，蠟封妥當，便可無虞。」

「今可奉神之名，取適量此露，置入潔淨的玻璃器中；投以少許前述粉鹽，令其溶解，續投至露水不再能溶，或鹽四日不化為止。至此便是足矣，此露已得其應有之粉。取此複合之水，多少皆可，我取約一磅半，置於短頸圓瓶，以水注滿，再使用上好封泥、合宜之蓋與塞密封，免露中精微活潑之靈逸散；若其散逸，鹽之魂永難喚醒，工夫亦永無成時。待封泥乾透，置入 B. M. 爐中令其腐敗。文火慢燒，消化四十或五十日，使水氣氤氳環繞；你將見物色轉黑，此乃腐敗之徵。」

「取出後，備好乾燥爐。將盛物之玻璃器置入內球以行凝結，施以文火，均勻持續十二至十五日；該物質便開始凝結，如灰鹽般附於玻璃周壁。見此景象，不出兩日，便減火力，令其緩緩冷卻。再如前備好腐敗爐。將玻璃器置入，施以同等火候。靜置十二日；你將再見此物質如前分解，並自行化開。但每次須檢視封泥與玻璃器是否完好無損。在將玻璃器放入腐敗爐時，務必以合適木塞或玻璃塞緊蓋瓶頸，免水汽侵入。」

「待見其色轉黑，便如前法置入凝結；待其始現灰白，則第三次進行腐敗，再行凝結，如此直至第五回，直至你見溶液澄明、透亮、清澈，在煅燒後呈現細雪般的純白。此時已備妥固結之鹽，置熱銀盤上會如蠟融化。但在取鹽之前，應再將其置入腐敗爐，令其自行溶解；然後冷卻，開啟玻璃器，你將見物質已減少三分之一。此前的鹽水變成一種細膩、甘美、極具穿透力之水；哲人以玄奇之名隱藏，此乃一切真哲人之水銀，金銀由此而生；因他們說，金為其父，銀為其母。如是，你便在此水中得日月結合之力，真確無偽，且分量恰當。」

「處方。內服此水五滴，可強慧根、增記憶，為我們開啟玄妙甘美之境；此事前所未聞，且因我已與神立誓，不敢再書。長久使用此福水，自會使人明白：汝一旦服下，便如諸天與群星之力皆在汝內運行。一切知識與祕術，將如夢中啟示般向你敞開；而最卓越者，是你將全然領悟萬物的本性，並由此真正理解神，祂創造我等與天地，如大衛、摩西與眾聖者所知；因我們生命之泉的智慧必教導你，正如它曾教導所羅門與我兄弟會的弟兄。」

馮·韋林在其稀見論著《鹽、硫黃與水銀》中，揭露了一項煉金術文本通常隱而不宣的祕密：煉金術士所謀者，不單金屬質變，更有一套建基於卡巴拉的完整宇宙觀與哲學體系。

依馮·韋林所言，宇宙之鹽（水的型態）乃療癒人身百病的確切良藥；它存於一切生命之中，然從某些事物萃取較為容易，尤以處女之土為最；它即萬能溶劑。同一作者又說，在此鹽製備之初階，已能治癒任何心疾。萊頓佚名哲人續曰：

「若你欲持吾等蒙福之水，達成前述配製金屬酏劑之目的，我兒，且聽——」

「奉主之名，任取樂園之水，亦即天上水銀之水，置於玻璃器中溶解，放在緩灰慢火上，微透暖意即可。然後備好純金或純銀，以待製作紅靈藥或白靈藥，二者本是一路工夫。將金或銀錘成薄箔，徐徐投入盛著那蒙福之水的玻璃器，如先前化鹽一般；它會像冰在溫水裡那樣消融。如此續添，直至金或銀在其中四日不再溶解，便已足其應得之量。再將此溶液移入圓玻璃瓶，盛滿三分之二，照赫爾墨斯之法密封，令封印乾透。放入蒸氣浴爐，生起火來，如前等候四十日；屆時金或銀當徹底化開，轉為世間最深之黑。一見此象，便備好你那另一座乾爐。」

繼而寫道：「哲人嘗言，靈若不先凝結，形體便無法真正溶解；二者以合宜之度交融，形體遂成精質，能具靈性透穿之質。而那不可捉摸的靈性本質，也因火煉而獲形軀；二者締結極親之誼，正如諸天之力作用至大地深處，由此生出全世界一切珍寶與富藏。」

「此乃《大祕奧論》所揭示的自然奇妙運作。」

「以此粉末，可按下法投射於金屬之上。依你所行之工，取純金或純銀五份，於坩堝中熔融。將藥裹入蠟丸，擲入其中，猛火煅燒一小時；取出坩堝，待其煉成，再取藥一份，投於十份未完善之任意金屬，其即刻便會轉化為更純之金屬，勝過礦中所出、經熔煉而成者。若再反覆溶解、凝結，以增其力量與屬性，至第五回時，它便在三日內自行溶解，並於二十四小時中凝成一塊不可思議、晶瑩剔透之石，或如赤色熾炭，灼灼生光。若製白靈藥，則化若一道白色電光流閃。」

「取此最終凝成之物一份，如前法投於五千份熔融的金或銀。此即化為完全之藥；其中一份可轉化十萬份熔融未成之金屬，成至極精純的金或銀。我做到此步後，便不敢再進行。因我曾欲於十二小時內將此物蒸餾六次，此物精微至極，大半竟穿玻璃而出，其景象奇異難言，並散發出無法形容的芳香。汝當謹慎，切莫使此事發生。」

「此神聖之術尚有諸多奇妙可述，如以之製備各類寶石，及其他極可驚異之物；然若要盡述其詳，非巨冊不能勝任。何況大術無窮，豈能一目盡覽。吾之目的，親愛的表親與兒子，乃虔心引你進入自然奧妙與此神聖學問；我今已忠實達成。」

信末寫道：「當如我先前所行，親自著手此工；敬畏神，並自靈魂深處真誠愛鄰人。如此，在實際操作中，一切自會為你成就；當你行此工時，我們神聖教團中的許多弟兄，亦將私下向你顯現。至於我，乃憑永恆之神，寫下源自祈禱與探究自然之真理；此工我曾親眼見證，親手萃取。因此，我於生命最後一日，在臨終病榻上，以自身之血簽署此遺言。成於萊頓，一六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不可見的魔山

出自菲拉萊特斯《光中之光》

在《光中之光》第 24 頁，尤金尼烏斯·菲拉萊特斯如此描述魔山：

「這些象徵性的魔法圖式，乃塔利亞於不可見的圭亞那交付於我。其上半、較高之處，象徵月之山。哲人稱之為印度山；山巔生著他們祕而不宣的月草。此草不難尋見，除非目盲，否則自會顯現，入夜後如珍珠生輝。那些山的赤土柔軟難以言喻。土中滿布晶岩，哲人謂之其玻璃與石，說是由鳥與魚銜來此地。阿拉伯賢者哈利，卓越高明，論及此山說道：『我兒，且去印度山，至其礦脈或洞穴，取我們珍貴之石；此石遇水則溶化。』若容我揭露其奧秘，關於此山尚可多言，而有一事我不能不說。入夜後，此地極險，據魔法賢士告知，常有某些靈體出沒，伴隨火光與種種異象；它們淫邪地撥弄世界之精種，將自身幻象烙印其中，往往孕生怪誕畸形之物。通往此地的路徑與朝聖之艱，玫瑰十字弟兄已忠實而精妙地述明。」（見附信。）

赫爾墨斯與煉金術圖像

克勞狄烏斯·德·多米尼科·切倫塔諾·瓦利斯·諾維的赫爾墨斯與煉金術圖像，出自一卷一六〇六年於那不勒斯抄寫彩飾的手稿

若要引領尋覓象徵哲學奧秘之人，進入「王家之術」，莫過於讓他親見一篇真正的煉金術文獻。稿中文字與圖解同樣幽邃如謎；然若能冥想二者深意，日後自會明白神祕主義中更深的奧義。曾有位經手此稿的無名氏寫道：

「此稿的圖繪與圖像闡釋，對玫瑰十字會員及當代共濟會團體，皆具非凡意義。圖像前半較大部分闡述赫爾墨斯哲學，釋明其教誨義理；其間穿插歷代大師畫像，也有對愚鈍者及其謬見的諷刺描摹。而系統化編排的段落，極其清晰呈現煉金過程的色彩衍變：自藍金，歷玄黑，終至潔白與薔薇色。通篇所論非為造金，而是人的轉化。『黑階』象徵復歸混沌，使新的創造得以發生；其後便是初入者之階，也就是新生。這一過程在書中屢次重現，表述極為清晰。黑化階段一如往常，須經由火而完成。這手稿未經開封、未曾刊印，實屬玫瑰十字會與共濟會最重要訓示與文獻之列。遍查德意志博物館與圖書館館藏，未見任何相似之物。」

除在此重刊的二十六頁外，另有十只細頸瓶，各半盛不同色澤的物質。這些瓶器易於描述，故不復現於此。首瓶盛藍灰液體，瓶口探出一株綻三朵金花的灌木，全圖稱為「我們的水銀」。器底附詩一節，含關鍵句：「彼將白衣換黑衣，再換紅衣。」次瓶瓶頸升起四朵金花，亦盛藍灰物質，同稱水銀。瓶下題有訓言：「使形體化為靈，使粗質化為精微，使有形化為無形。」

第三瓶遍體玄黑，唯有一截金色樹幹，自瓶頸突出；幹上有六根遭斫斷的枝條，頂端另分為五枝，枝端結瘤。此態名為「經由渡鴉之首顯露的黑性」。瓶下落一句：「哲人之酖隱於氣，猶靈魂隱於人身。」第四瓶呈至深墨色，稱「渡鴉之首」。無物自頸口升起，因其土（內容物）仍「沉沒於混沌」。第五瓶底含藍灰斑漬液體，上半盈滿磚紅物質。上書：「第六渡鴉之首」；下補註：「器底，生蟲。」

第六瓶下半藍灰，上半玄黑，全圖稱「第七渡鴉之首」。瓶旁坐一童子，題曰：「此新生黑子名為靈藥，終將煉至純白。」第七瓶下黑上紅斑，此過程云：「黑，比黑更黑，隨後將顯現種種色彩。黑雲降回其所出之體，形體、靈魂與靈合而為一，終化為灰燼。」

第八瓶被一道金帶橫分，帶中拔起一根金莖，莖頂五葉，探出瓶頸。瓶中液體澄澈；文曰：「黑雲已散，大白化已成。」第九瓶（瓶頸挺出一朵金白玫瑰）亦半盛透明液。玫瑰似自言：「令我白者，亦令我赤。」第十即末瓶，象徵大業圓滿。器下半注滿血紅靈藥，瓶頸升一朵重瓣

極豔的紅薔薇。作者宣稱大業告成之際，眾行星皆臨，終卷結語：「我贈大師〔靈〕大量金銀，使其永不貧乏。」

書前獻詞中，該抄撰兼繪者聲稱，自己已盡錄此大業所有工序。他向聖靈祈願，使自己得以研習這門最高貴的學問，並永行正道。除己身鑽研外，其學問主要溯源聖多馬·阿奎那、雷蒙·盧利與維拉諾瓦的阿諾德之著作。

為避神學權威迫害，中古煉金術士將其哲學裹以基督術語；儘管此術的重大祕密，多承自埃及或阿拉伯的開悟者。穆斯林原是赫爾墨斯玄機的大師，即使帕拉塞爾蘇斯亦多汲取其智。玫瑰十字會員在宣言中，也揭示其祕傳教義的阿拉伯淵源。故當謹記，將煉金術教導繫於聖經象徵，實為權宜之計。卡巴拉學者於聖經中探尋以色列奧義時，無意間印證了經文的煉金詮釋；因煉金術與卡巴拉思想的靈魂相通。兩派歸於同終，皆關注人類再生之謎，縱使其象徵看似各異。

此手稿刊布，使學子得以窺見赫爾墨斯大術最深祕的堂奧。初觀似無從解讀，心浮氣躁者難免訕笑：真知豈能以此古怪形式存續？嗤笑者未理解到，此卷目的之一，恰在招引嘲諷，好將奧祕屏絕於凡俗耳目。寥寥數頁，如此處所刊者，卻是一人畢生的心血，獻身於揭開「宇宙聖母」面紗。多年鑽研實驗，晝夜勞作冥思，終得證悟！這正是褪色蠟頁上，諸多奇異圖形所訴說之事。凡曾窺見更高存在實相之人都明白：生命根本真諦，終究難以藉有形符號完整表達。唯有歷經靈性新生之苦者，才能理解並敬重這些艱辛的嘗試。知者深藏於心的知識，本就難以傳達。



頁一

頂行字：「我們的藥，最初來自自然之物。」國王與王后周遭有一圈字，說他們將得一子，這兒子「在葡萄藤兩樹之間」，模樣像父親，舉世無雙。瓶子四周寫著：「綠與白」、「瓶身火色，花朵翠綠」、「我們的水，我們的銀」。下方幾行寫道：「哲人石的質料，是那濃稠黏滯的水，遇熱或遇冷便凝固。它是經煮沸、濃縮的水銀，以硫黃之火在中性的土中煅燒而成，稱為金屬的最初質料。在幽深的洞穴或險峻群山中，若尋得大自然千年前以其果實凝成的石頭，持有者便能脫離困厄。……細聽我的詩句，我所言毫無隱瞞，亦無欺詐。」



頁二

頂端引述聖多馬·阿奎那論哲人石的構成；那石被形容為極致透明，從中能窺見一切元素的形貌及其對立面。聖多馬·阿奎那的畫像之下，一段短文讚頌哲人石的卓越，宣稱從一種基質可得三，從三可得二。聖多馬像的右側，是雷蒙·盧利坐在隱修處門前的肖像。他腳下有一段引文，出自這位著名的煉金術士，以問句開頭：「何為哲人石？」盧利斷言它是一種微紅而穩定的水銀，並向全能者起誓，所言皆真，其餘不便多說。（原稿此處有缺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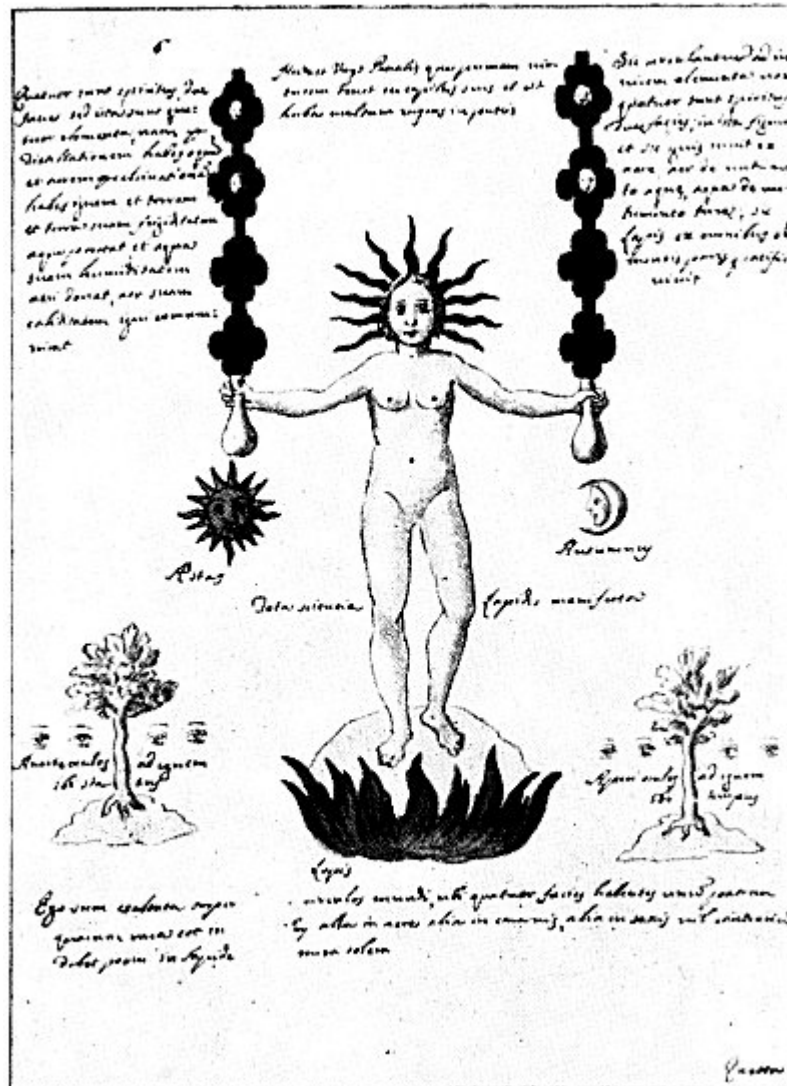
頁三

頁首文字寫道：「土星之死；水銀之生。」在說明土星性物質的用法後，文中指出，下圖即是此過程的關鍵。詩句說：「此〔石〕由四元素構成。此乃自然之真理。以手取之，它光華燦爛；務必謹慎操作，再將各物並列牢牢束在一起，使火能將其激發。」人形上方寫著：「土星幾乎已死。」吞食之蛇的右側，是大阿爾伯特的一段話，指出土星與水銀是此石的最初原則。文中亦宣稱，自然以智慧調和元素，使土能將其乾性傳予火，火將其熱傳予氣，氣將其濕傳予水，水將其冷傳予土。（瓶身周圍的文字原已難以辨認。）



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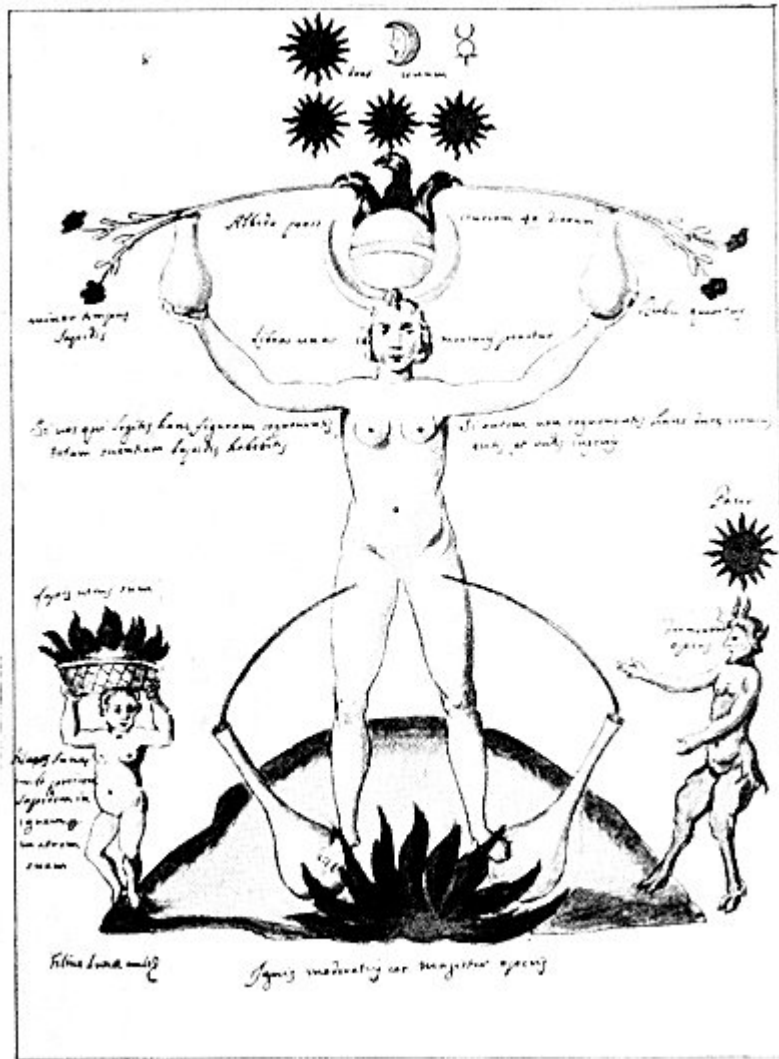
上方面板宣稱，太陽鳥與地蛇交戰；地蛇扯出自己的腸臟，交給鳥。靈復甦，拉撒路欣然死而復生。鳥上方寫著：「此乃鳥形之太陽」；龍上方寫著：「此乃吞噬鳥的龍。此為第一操作。」左下方文字面板大意是：「我們的精種（水銀）與元素之母（土）混合，稱為「交合」；土留住少量水銀，則稱為「受孕」。土生長增殖，此操作稱為懷孕。當土遇水變白，色澤形貌趨於均一，便稱為誕生，國王於是從火中誕生。」右下方文字遭人為毀損，目的在隱藏那過於直白的祕密。



頁六

此版揭示偉大石頭的奧秘。中央立著「逾越聖女」，髮中藏有首要屬性，如井中繁生之草。她雙手持靈性與物質元素之象徵。左上示有四個雙面靈，名為元素。右上寫道：火賴氣活，氣賴水，水賴土，於是石頭安然寄身於純粹元素之間。太陽下有「夏」，月亮下有「秋」。左側樹與眼旁有句：「將目光從火上移開，此處有空間。」右側樹旁：「睜眼望向火，此處有時間。」下方一句起首為：「我被高舉，超越世界諸環。」





頁八

太陽、月亮與水銀下寫「三而一」，意指三者合一。花莖下語：「灰燼四十日後呈白色。」花朵下寫著：（左）「石之短時期」；（右）「揀選之紅」。中央人物臂間寫著：「置一磅水銀。」左側：「讀者識此圖，便通曉此石全部奧義」；右側：「若不識，便頑愚。」太陽上是「父」字；薩堤爾上為「此之醇」。孩童旁句：「月亮之子將石投火，即其母。」燃籃上：「我是真石。」中央圖下：「火候適中，方能主宰此業。」



頁九

左上云：若無月之光，太陽便不能溫暖大地；而太陽將其果實注入月中。右上描述哲人真草藥，稱信者將在靈性上富足。結尾如此：「欲受覺照，須徹悟此人手中所持。」太陽左側：「全然不假日月，製成染劑；溶解、凝結，則同類自生同類。」持草藥者之右詞：昇華乃大業之始、中、終。末句：「以日月調和等分之物；二者合一，若合神意，則哲人石成。」



頁十

左上兩短行：「有些人取新近之石。」火星（鐵）符號的右側，則勸學生節制欲望，專心求知。持樹者臂下詞語，譯文未全。下方面板云：「石精煉後，便似能徹底滲透。須與水置於器中，以微火密封，待自然奇蹟。」此頁下半大紅橢圓，顯然是智者之卵或器。樹象徵神聖金屬的生長；煉金術士謂金屬如植物，生於岩中，枝條（礦脈）沿著石隙蔓延。



頁十一

此泉乃哲人兩種水銀所出之源。左側記述白水銀，右側記述紅水銀。泉邊文字昭示：土星聚集白水銀，名為地之水；大地聚集紅水銀，名為天之水。蛙旁銘文曰：「憑天地造物主之名，我即哲人石；我體內藏著智者所求。取我身上祕物，則可作為甘美滋養。我乃有父有母之活物，父母亦受造而生；我身含四元素，早於父母存在，且是有毒之獸。」右側數行細述蒸餾與煅燒之法。



頁十二

上方三字為「此即自然」。驢背上文字道：「此乃哲人之驢，妄想登臨哲人石的實踐。」獸下三行譯作：「群蛙雖眾，真知卻在日月所化的清水中。」象徵之鳥下方寫著：「此乃雙翼之命運。得之者，便知果實如何生成。有賢哲揭示：此石猶如白色太陽，須以望遠鏡窺見。欲以水溶之，須藉日與月；於此，必須開啟二百架望遠鏡，使身與靈魂合為一團。至此，此團塊遂告消失；若欲享用賢者之汁，其他智者則只烹煮青蛙，不另加他物。」對希臘人而言，蛙象徵重生與大地濕氣。



頁十三

此頁僅兩圖。左立哲人莫里耶努斯，手指「居火中生長」的火蜥蜴。莫里耶努斯生於十二世紀，師從阿拉伯大煉金士阿德法爾，習得赫爾墨斯祕藝。他曾為埃及蘇丹調製哲人靈藥，並在盛藏珍物的瓶上刻字：「擁有一切者，無需他物。」後於耶路撒冷附近隱修多年。火蜥蜴下方文字曰：「令火熾紅；土呈純白，水至清澈。繼以哲人之法調和，再以身中之水反覆煅燒，直至其溫和轉白。如此，便得世上至寶。」



頁十四

左頁頂端三字譯作「掘地之人」。鳥上文字宣稱，唯赫爾墨斯之雄雞方能扶犁，即兩種水銀；且地須經灌溉，方結果實。坐者為特雷維索的伯納德伯爵；他言：「以水銀耕大地。」（見《煉金術及其代表人物》章。）伯爵左側三句讀道：「往火中去，與你弟兄水銀一同等候我一個月。粉碎我予你之石，我將入火。你之死，我之生。我不會死，反要活著述說此事，此乃我師之業。」特雷維索的伯納德於其煉金思辨中，強調須冥想大開悟者的哲學著作，而非拘泥於化學實驗。他終得「石」之奧秘。



頁十五

首句曰：「植物之果，憑太陽德能，即吾等之石。」持盤童子則言：「凡渴者，皆來此飲。來我處，奔向諸水。在此飲，無需代價，飲至飽足。睜眼吧！看見大地奇蹟。你們這二十四位渴慕者，當由此領悟。」男孩下方詞為：「太初，神造天地，分開諸水。當稱頌天上諸水。」圓內寫著：「地乃空虛混沌。雨自星辰而降。」左下面板續述煉金過程，最後勸人棄絕塵世存在之苦。上方是向聖母瑪利亞的祈禱，起首如下：「萬福瑪利亞，滿被恩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蒙福。」



頁十六

首句云：「死身仍存，靈則藉身中之死而得釋放。汝將隨執鎌之死神，偕日、月、星輝同行。」鎌上銘文：「服於日、月與阿佐特，業乃成。」刃曲處四字：「人首、渡鴉之首。」右側三行釋曰：「此圖名為拉頓，因其在器皿中呈黑色，乃腐敗之始。」梯下註：「此乃原初質料之梯；置於器中則轉黑，後隨火候，經消化之階漸白。」此梯象徵質料必循之自然階次；唯循此階上升，方能臻至真正的靈性狀態。



頁十七

頂端詩句：「此質料必先固著，再容其滲入萬物，使之完滿成就，具無窮德能。繼而凝厚，頃刻全白；自白昇華，遂顯光輝。」日上銘文：「神與自然，不做虛功。」左立者乃中世紀想像中之赫爾墨斯，乃埃及大哲；右為巴黎哲人克里斯托弗。後者上方：「石若色黑，則非無用。」曲頸瓶上字句：「含氣、火、水、土。」下又添：「形體溶解，是為首步驟。」文中奇特的化學器皿，應純作象徵理解；正如作者本人所言，這只是略示此「大術」之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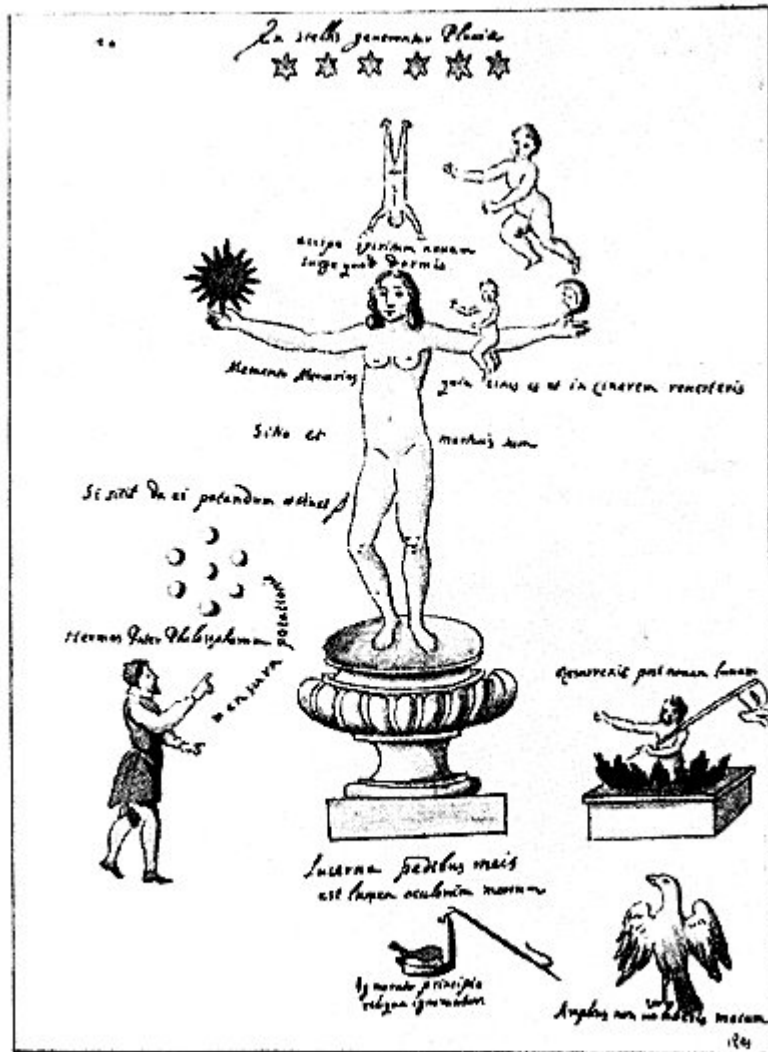
頁十八

左側持書而立者是亞里斯多德，譽為希臘至博之士。上有日月之樹旁題：「石死化水，將於水中開花。」花樹自俯臥人形升起，其下文字有言：「凡能使一切自天降地，復自地升天者，悉知石之祕。蓋水銀之中，藏智者所求；非經白醇或紅醇，不得召出。」此引文前半乃基於赫爾墨斯之《翠玉碑》（見該處）。一般人的靈為肉身所吞；然真哲人之靈，其力足以反將肉身攝入自身，納為己養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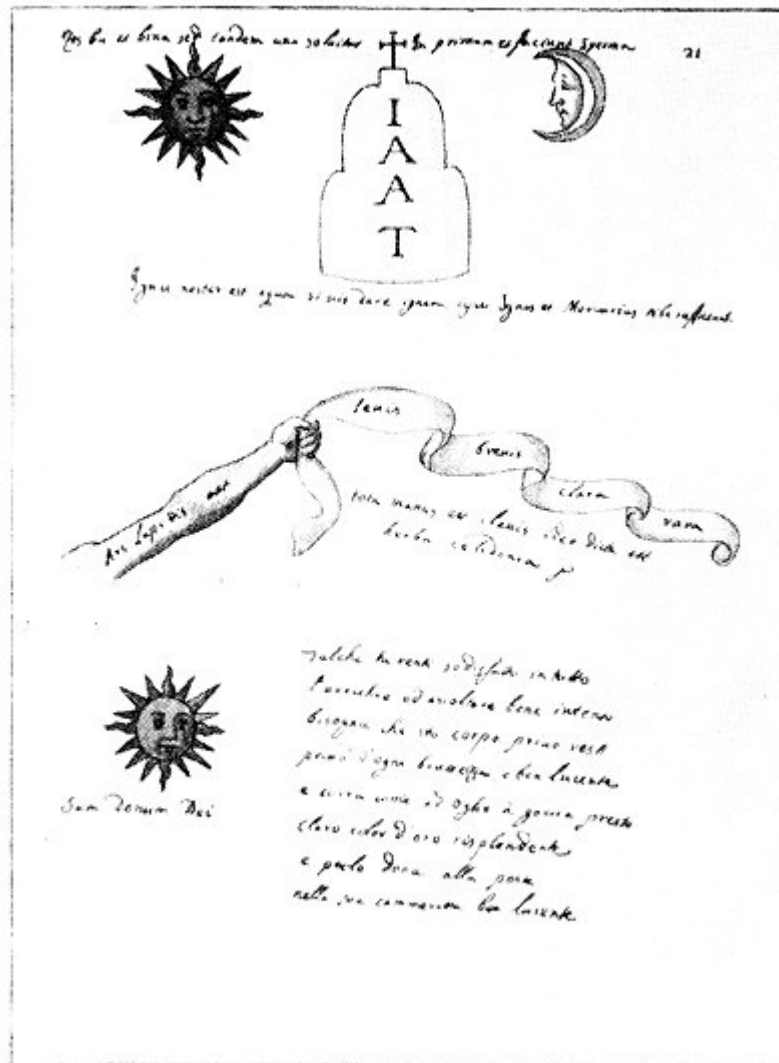
頁十九

頂端書：「識此圖者，得石之知。」坐者大概是帕拉塞爾蘇斯。其右題：「我非樹、非獸、非石、非草，乃哲人石；遭人踐踏，為吾父投於火，而我樂在其中。」左側四字：「石在乾性。」人下有哲學之卵，內銘：「此為終點，開端安息於此。」大寫 T 表「酊劑」。右側文曰：「如博學的賈比爾所述，此物成形於石中，秉性充盈，竟化為澄澈活水；具有令人富庶、滿足、無憂之力，故人若以才智得此祕，便永享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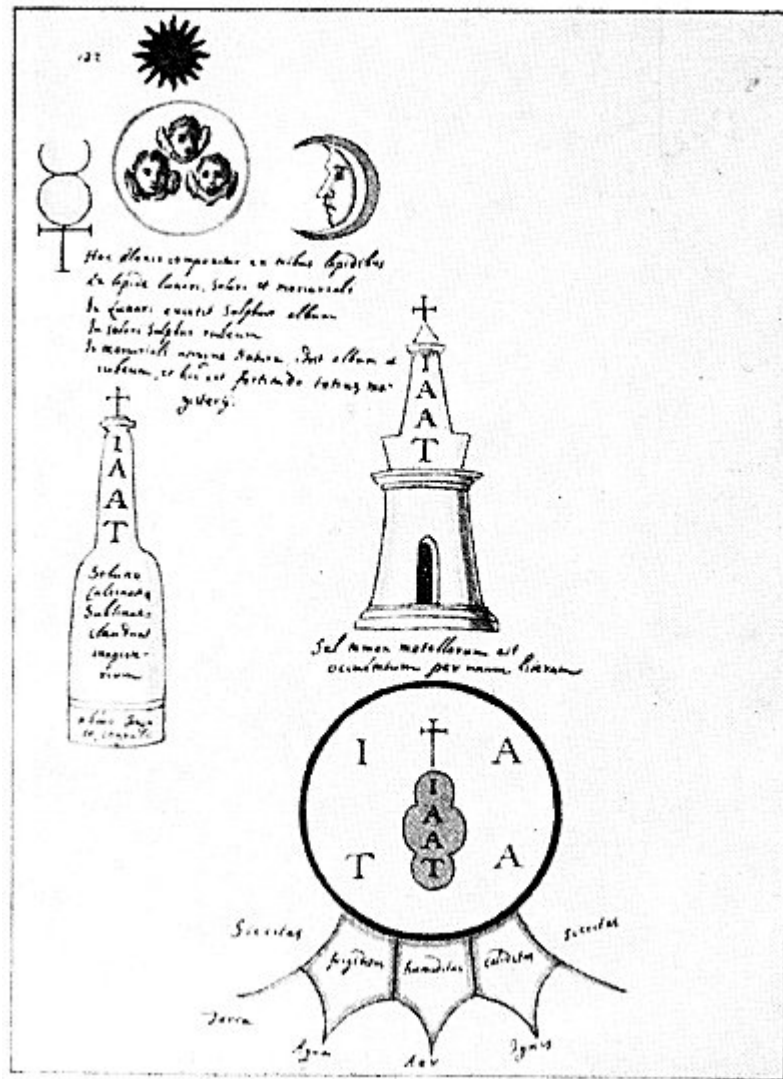
頁二十

頂端書：「雨成於六星。」倒懸人下銘：「領受新的靈。起來吧，因你仍在沉睡。」大人形周旁兩句：「記取水銀，因汝本是灰，亦終歸於灰。我渴，我已死。」左七球上訓誡：「若他渴，則予之飲而活。」小人上方：「赫爾墨斯，哲人之父。」赫爾墨斯所指弧形文：「所飲之量。」中央基座下現：「我眼中之光，是足前之燈。」下復添：「若不知其始，其餘亦不可知。」右側火焰升起人形上方寫著：「他於新月之後復活。」鷹下則題：「你不得再與我同飛。」



頁二十一

上行是：「二物而成雙，終則一物溶歸其初始，遂生成精種。」四個大寫字母 I A A T，代表火、氣、水、土四大元素。其下文字寫道：「我們的火即水；若能以火煉火，火與水銀足矣。」手臂上的詞語是：「石之術乃是……」飾帶上則題：「迅捷、簡要、明亮而珍稀。」緞帶下兩行：「每隻手皆為鑰匙，因其喚作白屈菜」；太陽下方：「我乃神賜恩典。」詩句則言：「欲使你萬事皆足，我須凝神傾聽。我身赤裸、潔淨而輝耀；如欲滴之油奔流，燦若明金，終在其明亮歡悅的小室〔曲頸瓶〕中染疫腐敗。」



頁二十二

左上詩句如下：「此物由三石構成：月石、日石與水銀石。月石含白硫；日石含紅硫；水銀石兼二者，即白與紅；此乃一切教誨之源。」左瓶上詞語：「溶解、煅燒、昇華成就教導」；底部：「洗滌、凝結、凝固。」中央塔下寫著：「然金屬之鹽隱於一字」；紅圓周圍：「乾、冷、濕、熱、乾。」下方各點標四元素之名。首字母 I A A T 重現四次，意義如前。哲人石的三種力量，由左上角圓中基路伯之首象徵。



頁二十三

左上文字大意为主禱文，結尾添上耶穌與瑪利亞。旗幟中倒置詞語：「若無我，你無所能，因神已應許，曰『願其如是』。」天使下方文字：「凡自知已死、在黑身中全然冰冷者，必因這疫腐而沉淪。且以此作為最初慰藉：繼而他將焚至煅燒。當我已引他入此門，且知曉如何耕治此園，我便有福了。」此頁主體是一幅精細煉金術設備象徵圖，其下詞語：「蒸餾、凝結、精煉、圓成、固定之爐：哲人第五精質。」所謂「第五精質」，當解為智者之「第五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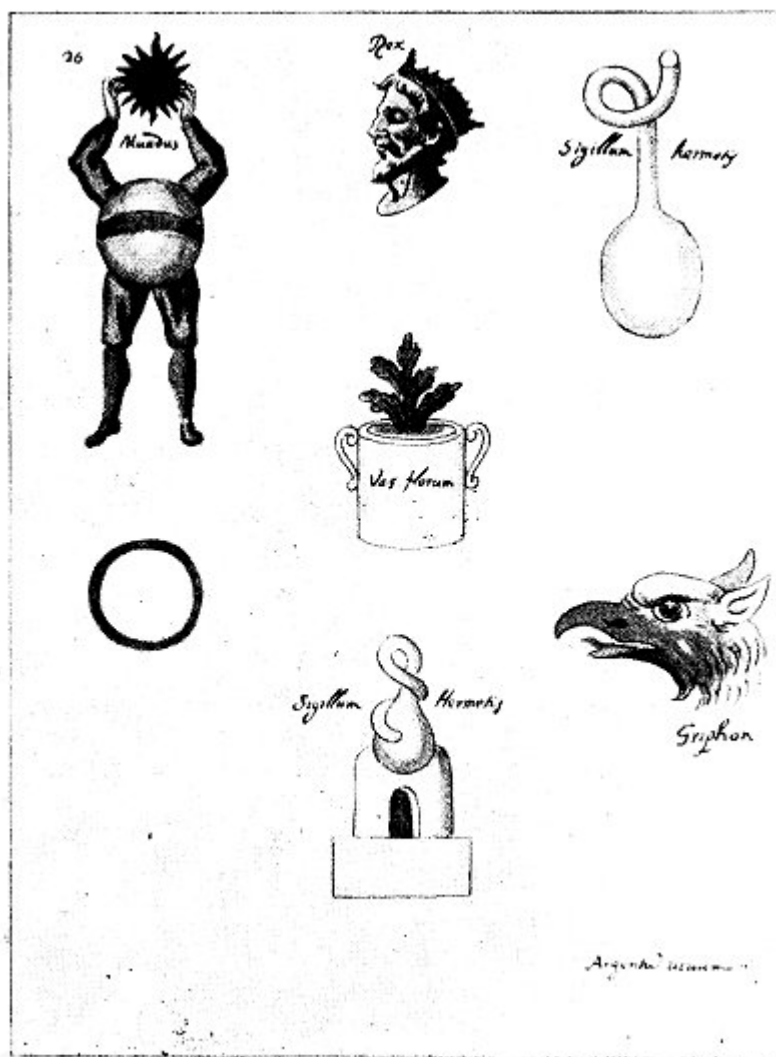
頁二十四

頂端詞語：「我，鳥〔開悟者〕，自太陽、月亮與阿佐特向你耳中低語；少許勞力，此工便可臻於圓成。」左側面板描述原初質料與哲人之飲的本性。右側文字：「此為吾愛子，我曾見且愛。若他復生，將留家中；而那屋內，靈則成為靈魂與身體；因水銀可謂日與月之子。」孩童圖下又添：「他若未死，我便不會成為他的母親。他尚未生於世時，我已在死後生下他；我腳下所踏，乃屬於他之物。哲人石則由我、我子與我腳下根基所成。」在左下方，哲人石的三種成分高置於基座上，以示尊榮。



頁二十五

王后圖像上有三行，大意說此書之開端曾寫到她：她以乳哺日；而能將她化歸為原初質料者，其術罕見。王后頭旁詞語：「至高山上存此水」與「我乃哲人之光」。王后左側有一則訓誡，命人擊打她所生之子。她自稱「日之母、月之姊、水銀之僕與偶。」右側她呼喊：「除非吾子成灰，我不能戴冠。」諸子直接顯於下方。王后下方詩文續述煉金工序，說明如何保存此物所滲出之精華。



頁二十六

此頁收錄數則象徵，雖非緊密關連，皆屬赫爾墨斯手稿的祕密工序。中間首圖乃最常見的煉金圖像，是「國王之首」。國王右側置一赫爾墨斯封印。其下赫然一猛禽之首，此處稱作「獅鷲」。國王左側有一無頭人形，高舉太陽，亦即靈性之面。此人形象徵世界；之所以缺頭，因其靈性與理性部分不可見。下方有一圓形，未附任何說明文字。國王頭顱正下方，瓶中生出一株植物，那是哲人的金樹，花枝正向上舒展。頁尾另有一件煉金器具，同樣名為「赫爾墨斯封印」。

化學婚禮

《化學婚禮》的作者為約翰·瓦倫丁·安德烈亞，生於 1586 年的符騰堡；此書初版時，他二十八歲。據推測，此作約在出版前十二年寫成，當時作者不過十五六歲。如此年少，竟能在字裡行間藏有豐厚象徵與哲思，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此書是目前已知最早提及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的文獻，也被視為玫瑰十字會原始宣言系列的第三篇。然而，此書的象徵內涵，與安德烈埃對此陳述全然矛盾。《化學婚禮》故事詳述一位老者經歷的一連串事件；此人推測即《玫瑰十字兄弟會宣言》與《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中的 C.R.C. 父兄。若 C.R.C. 父兄真如《玫瑰十字兄弟會告白》所言生於 1378 年，且與《化學婚禮》中的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為同一人，那麼他應在八十一歲（1459 年）時被擢升為金石騎士。依安德烈埃自己的說法，他不可能是玫瑰十字父兄。

十七世紀初出版的各種象徵學書籍中，許多圖像與《化學婚禮》的人物情節極為相似。這場煉金術婚禮，或許正是培根式玫瑰十字思想之謎的鑰匙。《化學婚禮》德文本裡出現若干英文字，顯示作者也通曉英語。以下摘述七日主要情節，可使讀者大致窺見其象徵意涵之深邃。

Chymische Hochzeit: zeit:

Christiani Rosencreutz.

ANNO 1459.

*Arcana publicata vilescunt; & gratiam
prophanata amittunt.*

*Ergo: ne Margaritas obijce porcis, seu
Asino substerne rosas.*



Strassburg/

In Verldgung / Lazari Zehnere.

Anno M. DC. XVI.

玫瑰十字論爭中的諸多著作，以斯特拉斯堡出版的《化學婚禮》最為引人注目。此書極為罕見，理應按原貌影印重刊，使研究者得以查考原文中所用的各種密碼。無論在歷史或文學上，恐怕再無其他著作曾像這本樸素小書一般，引起如此深遠的風波。它一出版，大眾便在揣測其書寫目的。神學家與哲學家既攻擊它，也為它辯護；然而諸爭議元素沉澱之後，圍繞此書的奧秘仍未解開。人們公認作者學識非凡；值得注意的是，最能洞悉自然奧秘的思想家，也正是最深受《化學婚禮》內容觸動者。

第一天

復活節前一晚，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在心中備妥逾越節羔羊，與一小塊無酵餅。正祈禱時，忽遭猛烈風暴驚擾；風暴不但威脅要摧毀他的小屋，連小屋所在的山丘也要一併毀去。狂風暴雨中，有人碰了他的背。他回身一看，見一位輝煌女子，雙翼佈滿眼睛，身披天色衣裳，上綴群星；她一手持號角，一手持一束以各種語言寫成的書信。她將一封信交給 C.R.C. 後，立刻升入空中，同時吹響號角，震動整座房屋。信封封蠟上有一枚奇異的十字，並題有「憑此記號，汝將得勝」。信內以金字寫於蔚藍底上，是一封王室婚禮的邀請。

C.R.C. 深受此邀請震撼，因這正應驗了他七年前所得的一項預言；然而他自覺不配，竟因恐懼而不能動彈。最後，他轉而祈禱，隨後睡去。夢中，他發現自己置身一座可憎的地牢，與許多人同在；眾人都被粗大鎖鏈捆縛。黑暗中，他們彼此絆倒，加重痛苦。忽然，上方傳來號角聲；地牢頂蓋被掀起，一道光刺入幽暗。光中立著一位白髮老人，宣布將有一條繩索垂下七次，凡能抓住繩索者，便會被拉上去，獲得自由。

一時大亂。人人都想抓住繩索，許多人又被旁人拉開。C.R.C. 原已絕望，忽然繩索盪向他；他抓住繩索，遂被拉出地牢。一位名為「古老女監」的老婦，在一本金黃色書中記下被拉出者的名字；每位蒙救者都得到一塊金片作紀念，上有太陽符號與字母 D L S。C.R.C. 因抓繩時受傷，行走艱難。老婦叫他不必憂慮，只當感謝神允許他進入如此崇高的光中。隨後號角響起，C.R.C. 醒來；但夢境如此鮮明，他仍能感到睡夢中所受的傷。

C.R.C. 信心復振，起身預備參與赫爾墨斯婚禮。他穿上白色亞麻外衣，將紅緞帶交叉繫於肩上；帽上插了四朵玫瑰，攜帶麵包、水與鹽為食。離開小屋前，他跪下立誓：凡向他揭示的知識，他都將用以服務鄰人。於是他喜樂地離家而去。

第二天

他進入小屋周圍的森林時，覺得整個自然都已歡然為婚禮作好準備。他一路歡唱前行，來到一片綠地；其中立著三株大香柏，一株掛著木牌，寫著通往國王宮殿的四條道路：第一條短而危險，第二條迂迴曲折，第三條愉悅如王道，第四條只適合不朽之體。C.R.C. 疲憊而困惑，決定休息；他切下一片麵包正要食用時，一隻白鴿向他乞食。白鴿立刻遭一隻渡鴉攻擊；C.R.C. 為了分開二鳥，不知不覺沿四條路之一跑出相當距離，那正是通向南方的道路。狂風使他不能循原路返

回，這位婚禮賓客只得接受麵包已失，繼續沿路前行，直到遠遠看見一道大門。太陽已低，他急忙奔向門前；門上諸多圖像之中，有一塊牌寫著：「凡俗之人，遠離此地。」

一位穿天色衣服的守門人立刻向 C.R.C. 索取邀請函；收到後，便命他入內，並請他購買一枚信物。C.R.C. 自稱為紅玫瑰十字弟兄；他以水壺交換，得到一枚金圓牌，上有字母 S C。夜色漸近，旅人急忙趕往第二道門。此門由一頭獅子守護，門上附有一牌，寫著：「施予吧，你們也將蒙施予。」他在此呈上第一位守門人給他的信。而後又被催促購買一枚刻有 S M 的信物，他便交出小包鹽，隨即趕路，務求在夜間關門前抵達宮門。

C.R.C. 抵達時，一位名為「光明童貞女」的美麗少女正熄滅城堡燈火；他勉強才從即將關閉的城門間擠身而入。門合上時夾住他外衣一角，他只得將之留下。在此，他的名字被記入新郎君的小羊皮冊中；他又獲贈一雙新鞋，以及一枚刻有 S P N 的信物。侍童隨後引他到一間小房；一名看不見的理髮師從他頭頂剪去「冰灰色髮辮」，隨後他被帶入一座寬敞大廳，聚集了許多國王、王侯與平民。號角一響，眾人各依尊位入席，C.R.C. 座位十分卑微。在場多數偽哲人都是虛妄的冒充者，宴席遂變成狂歡；然而，莊嚴而靈感充盈的音樂忽然響起，一切隨之止息。將近半小時，無人說話。隨後一聲巨響，餐廳的門忽然敞開，數千支明燭湧入，由不可見之手持著。其後跟著兩名侍童，照亮美麗的光明童貞女，端坐於自行移動的寶座上。童貞女身披白金衣袍，起身宣布：為防止不配者進入神祕婚禮，翌日將豎起一副天平，每位賓客都要稱量，以判定其正直。她說，凡不願承受此試煉者，應留在餐廳中。她隨即退去，留下許多燭火，陪伴賓客前往各自夜宿之處。

在場多數人自負相信自己能安然稱量；但有九人深覺自身缺欠，包括 C.R.C.，害怕結果，於是留在大廳中，其他人則被帶往臥室。這九人被繩索綑綁，獨留黑暗之中。C.R.C. 隨後夢見許多人以細線懸於大地之上；一位老人飛行其間，四處剪斷細線，使許多人墜落地面。那些因傲慢而飛得高者，墜落距離更遠，受傷更重；較謙卑者只落下短短距離，往往安然無恙。C.R.C. 視此夢為吉兆，便向一位同伴述說，與他談論直到破曉。

第三天

黎明不久，號角響起；光明童貞女身穿紅絲絨衣，束白腰帶，戴月桂冠，在兩百名身穿制服的男子簇擁下入場。她向 C.R.C. 與八名同伴暗示，他們或許會勝過那些自滿的賓客。金天平隨後懸於大廳中央，旁邊放著七個砝碼：一個相當大，四個小，兩個極大。穿制服的男子各持出鞘劍與堅繩，分成七組；每組選出一名隊長，負責一個砝碼。光明童貞女重登高座，下令儀式開始。第一個踏上天平的是一位皇帝，其德行甚高，直到對端放上六個砝碼，天平才傾斜；因此他被交給第六組。貧富眾人都上了天平，卻只有少數通過考驗。這些人獲贈絲絨袍與月桂冠，隨後坐在光明童貞女的寶座階上。失敗者則遭嘲弄與鞭笞。

「審判」結束後，一名隊長懇求光明童貞女允許那九名自認不配者也被稱量，這使 C.R.C. 痛苦恐懼。前七人中，有一人成功，眾人歡喜迎接。C.R.C. 是第八人；他不僅承受住所有砝碼，即使

三人懸於橫梁另一端，也無法撼動他。一名侍童喊道：「就是他！」C.R.C. 立刻獲釋，並得准釋放另一名俘虜；他選擇第一位皇帝。光明童貞女隨後向 C.R.C. 索取所攜的紅玫瑰，他立刻交給她。稱量儀式約於上午十時結束。

在商定如何懲罰那些明顯不合格者後，便為所有人設宴。少數成功的「煉金師」，包括 C.R.C.，皆安排於上座；隨後以新郎之名授予他們金羊毛與飛獅。光明童貞女又向賓客獻上一只華美高杯，說是國王請眾人共飲杯中物。其後，C.R.C. 與同伴被引到一座高臺上，目睹失敗者所受的各種刑罰。這些被拒的賓客離宮前，都飲下一杯忘川之水。蒙選者隨即回到城堡，各有一名博學侍童相伴，引導他們遍覽宮中廳室。C.R.C. 看見許多同伴無緣得見的景象，包括王室陵寢，所學「比現存一切書籍更多」。他也參觀了一座壯麗的圖書館，以及一座天文臺；臺中有一具直徑三十英尺的巨碩地球儀，世界各國皆標示其上。

晚宴中，眾賓客紛紛提出謎題；C.R.C. 解開了光明童貞女關於自身身分之謎。隨後，兩名青年與六位衣飾華美的童貞女步入餐廳，身後跟著第七位戴小冠的童貞女。她被尊稱為女公爵，並被誤認作赫爾墨斯的新娘。女公爵告訴 C.R.C.，他比旁人領受更多，便該回報更多。她請每位童貞女拾起廳中仍留的七個砝碼。最重的砝碼交予光明童貞女，眾人吟唱聖歌時，她將其懸掛於王后寢室；第二室中，第一位貞女亦依同樣儀式懸掛砝碼。如此逐室而行，直到所有砝碼皆安置完畢。女公爵隨後向 C.R.C. 與同伴伸手致意，帶著童貞女們退去。侍童引賓客到臥室。C.R.C. 分得的房間懸著珍稀掛毯與美麗畫作。

第四天

眾人在花園中一座泉前洗滌飲水；泉上刻有數則銘文，其中一則寫道：「弟兄們，飲吧，從而活著。」隨後在光明童貞女引領下，他們登上 365 級王室螺旋階梯。眾人獲贈月桂冠；帷幕升起後，他們發現自己站在國王與王后面前。C.R.C. 為寶座廳的榮光震懾，尤其王后衣袍之華美令他驚眩，其光耀甚至無法直視。每位賓客由一名童貞女引見國王；此儀式後，光明童貞女作了一番簡短致詞，述及諸位誠實「煉金師」的成就，並詢問眾人，她是否已盡其職責。老阿特拉斯隨即上前，代表王室陛下向這群無畏哲人致意，並向光明童貞女保證，她將獲得王室獎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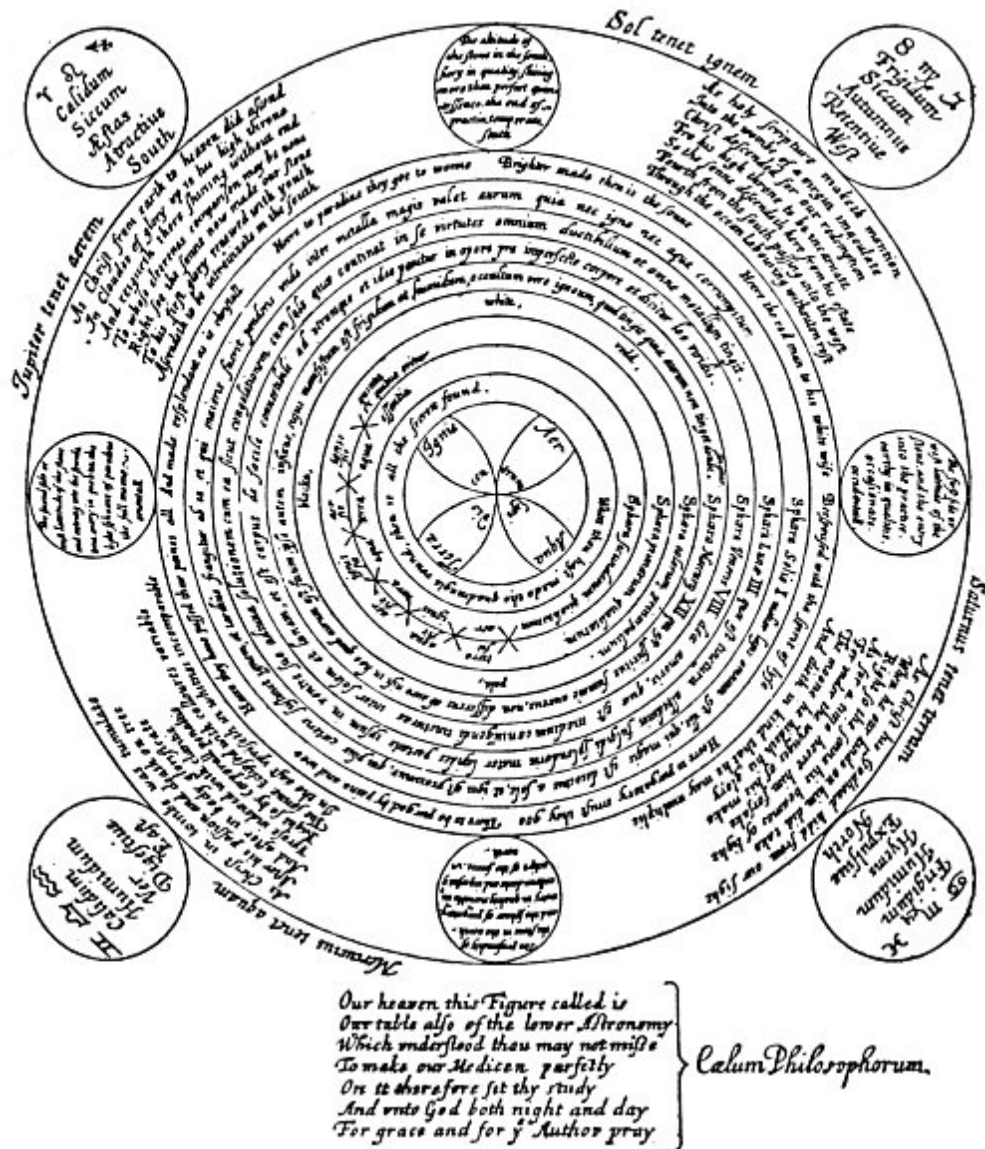
寶座廳長度為寬度五倍。西側有一座大門廊，其中立著三座寶座，中座較高。每座寶座上坐著兩人：第一座是一位古老國王與年輕配偶；第三座是一位黑色國王，旁有蒙面女管事；中央寶座上則坐著兩位年輕人，頭上懸著一頂巨大而珍貴的冠冕；一個小丘比特繞冠飛翔，先向兩位戀人射箭，後又向廳中四處射箭。王后面前的小祭壇上，放著一本黑絲絨裝訂的書，飾以黃金；旁邊有一支燃燭、一個天球、一只小報時鐘、一支小水晶管，管中流出清澈血紅液體，還有一具骷髏，眼眶中有白蛇爬進爬出。引見完畢，賓客沿螺旋階梯退回大廳。

後來，光明童貞女宣布將於太陽之殿上演一齣喜劇，以娛六位王室賓客。C.R.C. 與同伴加入王家行列，行過一段路後抵達劇場。戲分七幕；曲終，眾人穿過花園，再循螺旋階梯返回寶座廳。C.R.C. 察覺年輕國王神色哀戚；宴席間，他不時將肉塊餵給骷髏中的白蛇。宴罷，國王手持祭壇上

的黑色小冊，詢問賓客是否不論順逆皆忠於他。眾人顫慄應允後，他命每人於冊上簽名以表忠誠。王室諸人先飲了小水晶泉中的水，其餘賓客亦隨之啜飲。此名為「靜默之飲」。王室成員又一一與眾人握手，神色淒然。忽聞鈴響，諸王與王后當即褪去白衣，換上黑裳；房間懸起黑帷，桌椅盡撤。六條黑塔夫綢巾蒙住王室諸人的眼，六具棺木置於廳心。一名摩爾劊子手披黑袍、執斧而入，逐一斬下六位王室人物的首級。每人的鮮血盛入金杯，與屍身同置棺內。劊子手亦遭斬首，頭顱則裝入小箱。

光明童貞女向 C.R.C. 與同伴保證，只要忠信真誠，一切終將安好；隨即命侍童引他們回房歇息，自己則留下守靈。約莫午夜，C.R.C. 驟然醒轉，自窗戶望見七艘船行於湖上。每艘船上皆有一簇火焰盤旋；他疑為亡者之魂。船靠岸時，光明童貞女上前相迎，將覆蓋的棺木置於其中六艘船上。棺木安置妥當，燈火驟滅，火焰渡湖而去；每艘船上僅餘一盞孤燈守夜。C.R.C. 目睹這詭譎儀式後，返榻睡至天明。

Here followeth the Figure conteyning all
the secrets of the Treatise both great & small



偉大哲學祕密之鑰

出自伊萊亞斯·阿什莫爾編纂的《不列顛化學劇場》

此圖版是基督教神祕煉金術的鑰匙，卻在《不列顛化學劇場》幾乎所有版本中佚失。該書由伊萊亞斯·阿什莫爾編纂，收有約二十篇英國詩人關於哲人石與赫爾墨斯奧秘的作品。鑑於此圖版消失的方式極其一致，可能有人故意將圖移除，因它過於清楚地揭示了玫瑰十字會奧秘。還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煉金術與赫爾墨斯學書籍中，藏書者姓名常被刻意抹去。原名通常以濃墨線覆蓋，致使難以辨認；此舉往往嚴重污損書卷。在各案例中，遭毀損的書要麼涉及玫瑰十字會思想，要麼含有疑似玫瑰十字來源的隱祕文字。據推測，抹去藏書者姓名的做法，是為了避免早期玫瑰十字會員與赫爾墨斯學者因其藏書而暴露身份。伊萊亞斯·阿什莫爾的圖版展示了基督的一生，是如何對應於煉金術四大過程。此中亦揭示一項教導：哲人石本身即是大宇宙與小宇宙，體現天文學與宇宙生成論的原理，既指宇宙又指人。

第五天

破曉即起，C.R.C. 懇求侍童領他參觀宮中餘寶；侍童引他沿階梯盤旋而下，至一扇巨扉前。門上鑄有奇異銘文，他細細抄錄。穿門而入，便是王室寶庫，內裡輝光盡由碩大的紅榴石映照。中

央立著維納斯夫人的三角陵墓。侍童掀起地面一道銅門，領 C.R.C. 步入地穴；穴中置一大床。導者掀開被褥，C.R.C. 得見維納斯的身軀。其後他隨侍童返回同伴中，對此行所歷緘口不提。

光明童貞女身披黑絲絨袍，與童貞女們領賓客至庭院；六具棺木列於此，每具由八名抬棺者扶持。賓客中唯 C.R.C. 暗疑棺中已空。棺木降入墓穴，巨石滾覆其上。光明童貞女隨後簡短致辭，敦促眾人協力使王家諸人復生，並宣告將同往奧林帕斯之塔；唯在那裡，方可取得令六位王室人物復甦的藥物。C.R.C. 與同伴隨光明童貞女行至海濱，眾人登上排列奇異的七艘船。船隊渡湖，經狹窄水道駛入大海；沿途有海妖、寧芙與海女神相伴。為賀婚禮，她們向王家佳偶獻上一顆碩大華美的珍珠。遙見奧林帕斯之塔時，光明童貞女下令鳴炮示意。塔上即時升起白旗；一艘鍍金小艇駛近，艇中載著塔的老看守者與白衣衛士，前來相迎。

奧林帕斯之塔矗立於一座方正小島，四周高牆環繞。眾人入門後，被引至中央塔底；塔內設有精良實驗室，賓客須搗碎、洗滌各類植物、寶石與物件，提取汁液精華，注入玻璃器皿。光明童貞女驅使「煉金師」勞作甚苦，令其幾疑自身僅為苦役。當日工畢，每人分得一張鋪於石地的墊褥。C.R.C. 難以入眠，起身徘徊，仰觀星象。偶見一段通達牆頂的階梯，便登高眺望大海。他在那兒駐足片刻；近午夜時，望見七簇火焰越海而來，匯聚於中央塔尖。與此同時，風起浪湧，海面暴烈，雲翳蔽月。C.R.C. 心生懼意，快步下階返塔，臥於墊上，在實驗室一道柔緩流泉聲中沉沉睡去。

第六天

翌晨，塔中老看守檢視賓客在實驗室的成果，頗為滿意，遂命人取來梯子、繩索與巨翼，對聚集的諸「煉金師」宣示：「我親愛的兒子們，今日起，你們每人須常攜此三物之一。」眾人抽籤，C.R.C. 抽中一架沉甸甸的梯子，懊惱萬分。抽得翅膀者，其翼精巧附於背上，渾然若生。老看守隨即將諸「煉金師」鎖入塔底層房間；未幾，天花板洞開一圓孔，光明童貞女邀眾人上升。有翼者振翅即過；持繩者掙扎艱難；C.R.C. 憑梯而上，倒頗迅捷。到了第二層，婚禮賓客、樂師與光明童貞女圍聚在一座似噴泉的裝置旁，其中陳列著六位王族的身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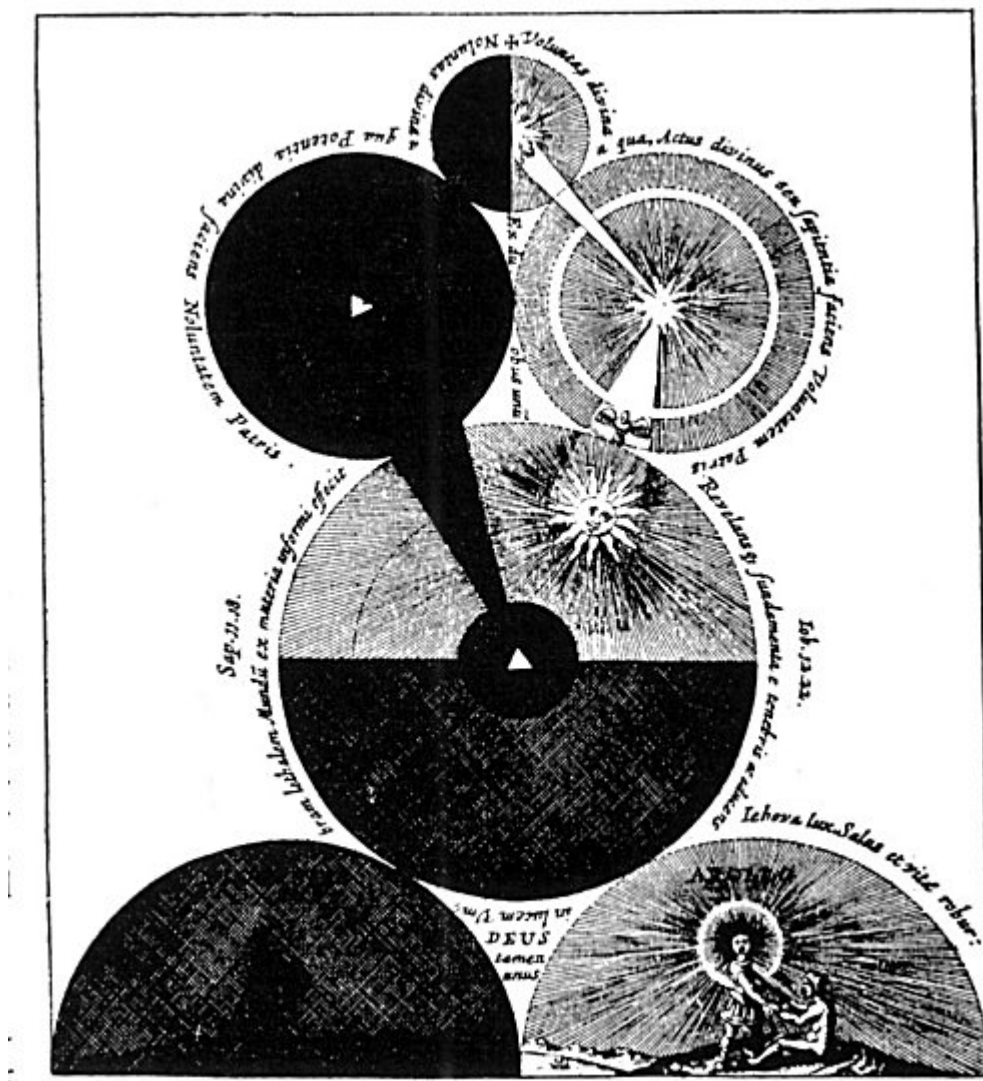
光明童貞女隨後將摩爾人的頭顱，置入噴泉上方壺形的容器，又把前一日於實驗室備妥之物質傾注其上。童貞女們在下安置燈火。物質沸騰後，便由壺側孔洞流瀉，滴落下方泉中軀體，使之逐漸溶解。六具王室身軀化為液態後，泉器底端水龍頭開啟，液體湧入一只巨大的金球；金球注滿，沉重異常。除婚禮賓客之外，眾人皆退去；未幾，天花板上再度開出一孔，賓客匆忙登上第三層。此處，堅鏈懸吊著金球。四壁皆為玻璃，鏡面巧妙佈置，將日光匯聚於中央金球，使其熾熱無比。其後日光移開，金球冷卻，遂以鑽石剖開，內裡現出一枚玲瓏的白蛋。光明童貞女攜蛋離去。

賓客又從另一暗門上升，踏入第四層。室中有一只方釜，盛滿經文火溫熱的銀砂。大白蛋被置於溫砂上孵化。不久蛋殼裂開，鑽出一隻醜陋而暴戾的鳥；眾人以斬首王族之血摻入備好的水，餵養此鳥。每餵一回，鳥羽便易色一層：自墨黑轉為雪白，終至斑斕絢爛；鳥的脾性也隨之

溫馴。隨後進餐；餐畢，光明童貞女將鳥帶走。賓客依靠繩索、梯子與翅翼升至第五層。那裡已為鳥備下一池浴水，以細白粉末調製。鳥欣然入浴，直至池下燈火將水燒得滾燙難耐。熱力褪盡鳥羽後，鳥被取出；但火繼續燃燒，直至池中唯餘一種藍石狀沉澱。此物後來搗碎製成顏料，鳥身皆以此塗抹，除頭部外。

賓客隨即升入第六層，室中立有一座小祭壇，與國王寶座廳中所見相仿。鳥飲小泉之水，又餵以白蛇之血；那白蛇正自骷髏口中蜿蜒爬出。祭壇旁有一球體不停旋轉。時鐘先敲一響，再敲二響，終至三響；此時鳥將頸項擱在書上，任由人斬首。鳥身焚作灰燼，收入柏木盒中。光明童貞女告知 C.R.C. 與三位同伴，他們是懶散遲鈍的「勞作者」，因此不得進入第七室。樂師奉命前來，將以短號「吹送」這四人出室，以示譏嘲。C.R.C. 與三位同伴沮喪不已，直到樂師低語勸勉，引他們沿螺旋階梯登上塔的第八層，位於屋頂之下。老看守立於一座小圓爐旁迎接，恭賀他們被光明童貞女選中，參與這更重大的工作。光明童貞女隨後入內，見賓客困惑便莞爾一笑，將鳥灰倒入另一器皿，卻以無用雜物填滿柏木盒。她隨即返回第七層，顯然意在誤導聚集該處的眾人，使他們去處理盒中假灰。

C.R.C. 與三位友人受命動手，以特製之水潤濕鳥灰，直至混合物稠如麵糰；繼而加熱，塑成兩個微小形體。後來形體開啟，現出一對明亮幾近透明的人形，高約四英寸，乃一男一女的小人形。這兩枚小形體被安置於緞墊上，以鳥血一滴一滴餵養，漸漸長至常人大小，容貌絕美。雖有血肉質感，卻無生命跡象，因尚未注入靈魂。接著以火炬環繞其身，並以絲綢覆住其面龐。光明童貞女再度現身，手持兩襲奇異的白衣。童貞女們亦隨之入內，其中六人各執大號角。號角抵住其中一具人形的口部；C.R.C. 仰見塔頂圓穹啟開一孔，一道光沿號角管降下，沒入其身體。每個身體皆重複此過程三次。這兩具新獲靈魂的形體隨即由行榻移走。約莫半小時後，年輕的國王與王后悠然醒轉，光明童貞女獻上白衣。二人披衣而起，國王極為優雅地向 C.R.C. 與同伴致謝；隨後王室眾人乘舟離去。C.R.C. 與三位蒙特許的朋友回到其他「煉金師」之中，對所見隻字不提。稍後，全體被分派至華美房間，安歇至晨。



由光明與黑暗雙重原則所創造的宇宙

出自羅伯特·弗拉德的《摩西哲學》

至高神以頂端小球象徵；此球分為兩半，黑暗半球代表神聖黑暗，神用以環繞自身並隱匿其中。發光半球則代表神內在的神聖光明；此光流溢而出，化為客觀的創造力量。左側上方黑球，與黑暗下半部的黑球，表示原初深淵之上潛在的黑暗；神之靈運行其間。右側光球是從黑暗中彰顯的神。在此，發光的話語已驅散陰影，一個榮耀宇宙於是成形。此發光球體的神聖力量，可視為太陽。那光暗相半的大球，象徵受造宇宙分有創造者本性的光與暗。黑暗半部意指深淵或混沌，即從神流溢出的永恆諸水；明亮半圓含有阿波羅圖像，代表世界的白晝半球，在古時祕儀中由阿波羅統御。黑暗半圓則歸戴奧尼索斯掌管，代表夜間半球，其形影隱約浮現於幽暝之中。

第七天

晨間，光明童貞女宣告所有婚禮賓客皆晉為「金石騎士」。老看守隨之贈予每人一枚金牌，一面刻著「At. Nat. Mi.」，另一面刻著「Tem. Na. F.」。眾人乘十二艘船返航；船旗繪有黃道十二星座符號，C.R.C. 坐於天秤座旗下。駛入湖中，多艘船隻迎面而來；國王、王后偕同諸位勳爵、貴婦與童貞女乘金色御艇，親迎賓客歸返。阿特拉斯代表國王簡短致詞，並索取王室獻禮。老看守遞出一只形狀奇特的小匣為禮，交給盤繞在王族身畔的丘比特。C.R.C. 與老領主各執一面雪白旗幟，旗上印有紅十字，隨國王同乘一車。抵達第一道門，門前立著一名藍衣守門人；他望見

C.R.C.，便央求代他向國王陳情，盼能卸去這僕役職務。國王答道：此人原是知名占星家，只因曾窺見維納斯夫人臥於榻上，遂遭罰守此門。國王又言，唯有尋得另一犯下同罪之人，守門人方能得釋。C.R.C. 聞此，心頭一沉；他自知正是那罪人，然當時仍默不作聲。

新受封的金石騎士，須簽署殿下制定的五項條款：（一）僅將本會歸於神及其侍女大自然。（二）當憎惡一切污穢與惡行。（三）須隨時襄助值得扶助之貧困者。（四）不得運用自身知識與力量求取世俗尊位。（五）不得渴望活得比神所定更久。隨後，眾人於小禮拜堂內正式受封為騎士，這項儀式也在此獲得認可。C.R.C. 在那裡懸掛自己的金羊毛與帽，作為永恆紀念，並題字如下：最高的智慧，是知道自己一無所知。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弟兄，金石騎士。一四五九年。

儀式告終，C.R.C. 坦承自己就是窺見維納斯之人，故須擔起守門之責。國王溫柔擁抱他，將他安置於一間大房，房中備有三床：一床予他，一床予塔中老領主，第三床予老阿特拉斯。

《化學婚禮》至此戛然而止，讀者彷彿看見 C.R.C. 將於翌晨接下守門職責。書在一句話中途收束，附有一條斜體註記，推測出自編者之手。

中世紀哲人憑煉金術婚禮的象徵，隱藏一套祕密的靈性修養法；期望藉此整合人與社會機體中散裂的肢體。他們主張：社會是三重結構，與人的三重構成相類比；人由靈、心智與身體組成，社會亦由教會、國家與民眾組成。教會的偏執、國家的暴政、暴民的狂怒，乃社會中三種殺戮機制；它們企圖摧毀真理，一如希蘭·阿比夫的共濟會傳說所述。《化學婚禮》前六日陳述哲人「創造」的歷程，一切有機體必經此途。三位國王是人三重之靈，其配偶則是這些靈在下界顯現時相應的載體。劊子手是心智；心智的高等部分由頭顱象徵，乃成就哲人之業所不可或缺。因此，煉金術士以行星與元素象徵人的諸部分；當它們依某種神聖公式調合，便生出兩名哲人「嬰孩」。二者以煉金之鳥的血餵養，終成世界的統治者。

從倫理層面看，年輕國王與王后在塔頂復活，並由神聖生命賦予靈魂，象徵智慧與愛，終將引導社會。智慧與愛是世界的兩大倫理光體，對應受覺照的靈與再生的身體。新郎是實相，新娘則是重生之人；她憑宇宙婚禮與實相合一而臻於圓滿。在這婚禮之中，必朽部分因與自身不朽源頭結合，而得不朽。於赫爾墨斯婚禮裡，神之意識與人類意識在神聖婚約中交融；成就此神聖儀式者，稱為「金石騎士」，從而成為一顆神聖的哲人鑽石，由自身七重構成的精華凝成。

此即「成為羔羊新娘」這一神祕過程的真正解釋。神的羔羊由金羊毛象徵；伊阿宋必先取得金羊毛，方能承擔王權。飛獅是受覺照的意志，是成就大業的絕對先決條件。稱量人靈魂的情節，與埃及《死者之書》中所述儀式相互映照。C.R.C. 進入的圍城代表智慧聖所，居住著世界真正的統治者，即啟悟的哲人。

玫瑰十字會也擁有一套祕密儀式，如同它所仿效的古代祕儀；候選者須在規定年限內親身實踐，方有資格進入會中的內階。奧林帕斯之塔的各層代表行星軌道。哲人由一層升入另一層，對應於厄琉息斯祕儀的若干儀式，以及密特拉儀式。候選者攀登梯子的七級，或登金字塔七階，以

表示擺脫行星統治者的影響。人唯有轉化來自七球層的衝動，才能成為其主人。凡能掌握七重界域，並與自身本性的神聖源頭重聚者，便完成赫爾墨斯婚禮。

培根、莎士比亞與玫瑰十字會員

本文探討培根—莎士比亞—玫瑰十字爭議，用意不在徒掘枯骨，而是希望經由批判分析，尋回那自神諭沉寂以來，便已失落的知識。W·F·C·威格斯頓稱這位「雅芳詩人」為「幽靈般的莎士比亞隊長，玫瑰十字會的面具」。此語堪稱培根—莎士比亞爭議最關鍵的註腳。

威廉·莎士比亞顯然不可能獨力寫出其署名的不朽作品。他缺乏必要的文學教養；他成長於斯特拉特福，而鎮上並無學校能傳授此等高深學識。他父母不識字，他自己早年亦無心向學。現存僅有的六份莎士比亞筆跡，全是簽名，其中三份還在他遺囑上。字跡潦草顫抖，顯見他不慣執筆；若不是照抄預先備好的樣式，便是有人手把手帶著他書寫。所謂「莎士比亞式」戲劇或十四行詩，從未發現任何親筆手稿；關於手稿的流傳，只有對開本序言裡那套荒誕不經的說法，別無其他紀錄。

一位作家的作品，展現出對歷代文學的熟稔，理應擁有藏書豐富的書房；然而沒有任何紀錄顯示莎士比亞擁有圖書館，其遺囑中也未提及書籍。伊格內修斯·唐納利論及莎士比亞的女兒朱迪思，二十七歲出嫁時仍只能畫押、不識字。他指出，若威廉·莎士比亞真是那些戲劇的作者，怎會任憑自己女兒成年出嫁，卻讀不了一行令她父親致富揚名的作品？此事實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還有人追問：「威廉·莎士比亞從何處習得近代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與丹麥語的知識，更遑論古典拉丁語與希臘語？」莎劇的作者運用拉丁文時，展現了罕見的辨別力，但與莎士比亞熟識的本·瓊森卻說，這位斯特拉特福的演員只懂「一點拉丁語，希臘語更少」。同樣古怪的是，威廉·莎士比亞似乎在其著名戲劇中，或在他所屬劇團演出的其他劇目裡，不曾擔任過主角。他或許在環球劇院或黑衣修士劇院持有少量股份；但他演藝生涯的最高成就，似乎只是在《哈姆雷特》中飾演鬼魂！

莎士比亞向來被認為貪財，但他生前似乎從未試圖掌管他所署名的戲劇，也未從中謀取報酬；許多劇作初版時甚至是匿名出版。據現有資料，他死後《第一對開本》出版時，其繼承人完全未參與印行，也未獲得分文。若莎士比亞真是作者，其手稿與未刊劇本必然是他最珍視的財產；然而他的遺囑詳列了次好的床與「寬口鍍金銀碗」，卻對任何文學作品隻字未提。

雖然對開本與四開本上通常署名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但這位演員已知的親筆簽名全作「William Shakspere」。拼寫上的差異，是否暗藏至今多被忽略的玄機？再者，若《第一莎士比亞對開本》的出版者真如卷中所言，那般敬重這位演員，為何又要在扉頁上放置一幅明顯的諷刺漫畫，彷彿在暗示一場騙局正在上演？

莎士比亞私生活中的若干矛盾，也難以自圓其說。當他正處於文學生涯巔峰時，實際上卻在購買麥芽，想必是為了釀酒生意！再試想，不朽的莎士比亞，據稱是《威尼斯商人》的作者，竟也當起放債人！莎士比亞為追討小額債款，曾控告一位同鎮居民菲利普·羅傑斯，追討一筆未償

的兩先令借款（約四十八美分）。總而言之，莎士比亞生平有據可查的事跡，皆不足以解釋歸於他名下的卓越文學成就。

莎劇中處處宣揚的哲學理想，清楚顯示其作者深諳玫瑰十字會思想特有的教義與信條；事實上，作品內涵之深邃，可知此創作者是歷代蒙受覺照的智者之一。多數試圖解決培根—莎士比亞爭議者，皆是理智派學者。儘管他們學養深厚，卻忽略了超驗思想在歷代哲學成就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唯物論者無從解釋超物質的奧秘；其所受的訓練不足以評估這些奧秘的分支與複雜性。然而，除了柏拉圖主義者、卡巴拉學者或畢達哥拉斯學派成員外，誰能寫出《暴風雨》、《馬克白》、《哈姆雷特》或《辛白林》？除了深通帕拉塞爾蘇斯學問者外，誰又能構思《仲夏夜之夢》？

法蘭西斯·培根爵士身兼數職：近代科學之父、法律改革者、聖經編者、現代民主守護者，亦是共濟會奠基者之一。他為玫瑰十字會員，甚有人暗示他就是玫瑰十字會本身。即使他並非宣言中那位顯赫的 C.R.C. 父兄，也必是玫瑰十字會的高階入門者；對象徵學、哲學與文學研究者而言，他與此祕密團體相關的活動才最為關鍵。

有大量的著述試圖證明法蘭西斯·培根爵士才是莎劇與十四行詩的真正作者。若能公正審視這些文件，開明之人自會相信培根說頗近事實。事實上，有些人多年來力圖證明法蘭西斯·培根爵士才是真正的「雅芳詩人」，若能強調最關鍵的一點，或許早已使其說成立：培根身為玫瑰十字啟悟者，將玫瑰十字兄弟會的祕密教義，以及共濟會真正的儀式，寫入莎士比亞戲劇之中；而日後或許還會發現，他正是共濟會真正的創立者。然而，眷戀傳統英雄的世人，並不願為了解決一場爭論，或糾正一項錯誤，而放棄心中的英雄。但若能證明，破解此謎可得益於人類的實用知識，世上最優思想家必將合力參究。培根—莎士比亞之爭，正如其最力支持者所知，牽動科學、宗教、倫理最深層面；解其奧秘者，或許能在其中尋得古遠失傳智慧的鑰匙。

詹姆士王賞識培根的才智，將今日所謂欽定版聖經的譯稿交給他，料是委他校閱、編修、訂正。這些文稿在他手中近一年，然而此期間發生何事，無資料可考。對此，威廉·T·斯梅德利曾寫：「終有一日將證實，整套欽定版聖經的規劃，皆歸於法蘭西斯·培根。」（見《法蘭西斯·培根之謎》。）欽定版聖經初版含一幅隱祕的培根式卷首飾圖。培根是否以密碼方式，在欽定版聖經中藏入了他不敢直述之事，包括玫瑰十字會神祕義理與共濟會式基督教的祕鑰？

法蘭西斯·培根爵士確實具有寫作莎劇與十四行詩所需的廣博通識與哲學智識，世人公認他是作曲家、法學家、語言學家。其隨行牧師威廉·羅利博士與本·瓊森，皆證其哲思與詩才。前者如此頌揚培根：「我由此相信，若近代有人承受一線自神而來的知識之光，那便是降於他身上。他雖閱書無數，其智識卻非書中所得，而是源於他內在的某些根基與觀念。」（見《重生》導言。）

法蘭西斯·培根爵士不僅是能幹的律師，也是一位文雅的廷臣；莎士比亞戲劇中所展現的議會法與宮廷禮儀，他亦深知其奧，而這幾乎不可能由出身卑微的斯特拉特福演員習得。培根爵士

曾造訪許多作為戲劇背景的異國，故能營造其中真切的地域氛圍；卻無記錄顯示威廉·莎士比亞曾離英格蘭。

法蘭西斯·培根爵士那堂皇的藏書，足以供給莎劇裡所有的引文與掌故。事實上，許多劇本的情節取自早期作品，當時尚無英譯本。培根爵士以其學養，能閱讀原文；這卻是威廉·莎士比亞極難企及的。

充分的密碼證據顯示，培根參與了莎劇的創作。法蘭西斯·培根的密碼數字是三十三。在《亨利四世·上篇》中，弗朗西斯（Francis）一詞於同一頁上竟出現了三十三次。為了湊數，文句不免顯得笨拙，例如：「馬上嗎，弗朗西斯？不，弗朗西斯，明天吧；或者弗朗西斯，星期四；真的，弗朗西斯，隨你什麼時候。但是弗朗西斯。」

莎士比亞的對開本與四開本中，處處可見大量藏頭署名。最簡單的將姓名隱藏於詩行開頭的幾個字母中。《暴風雨》第一幕第二場中，便有一個醒目的培根式藏頭例子：

你本要（Begun）告訴我我是誰，卻又中止，並（And）使我空自追問；最後（Concluding）只說：「且慢，時候未到。」

第一、二行的首字母 B、A，加上第三行開頭三個字母 Con，便組成培根（BACon）一詞。類似的藏頭，也常見於培根公認的著作中。

莎劇的政治基調，吻合法蘭西斯·培根爵士已知的觀點；其政敵亦常在劇中遭到諷刺。其中的宗教、哲學與教育潛流，也都反映了他的個人見解。培根的著作與莎劇之間，不僅有顯著的風格與用語相似，還共有若干歷史與哲學謬誤，比如同樣錯引亞里斯多德的一句話。

培根爵士顯然知道，後世終將揭示其全部天才。因此，他在遺囑中寫道：願自己的靈魂，憑救主的獻祭，歸於天上的神；身體則隱然安葬；至於其名聲與記憶，則留給世人的善意評說、異邦諸國與後來世代，以及「一段時日之後的本國同胞」。括號部分後來被培根從遺囑中刪去，似乎是擔心自己說得太多。

法蘭西斯·培根爵士的偽裝，生前已有少數人知情，這點相當明顯。因此在許多十七世紀的書卷中，能找到關於莎劇真實作者的零星暗示。羅伯特·考德里 1609 年版的《比喻寶庫》第三十三頁，正是培根的密碼數，出現如此意味深長的句子：「正如人們會嘲笑一個窮人：他借了華貴衣裳，在舞台上扮演某位尊貴人物；戲演完後，卻把衣裳據為己有，還穿著它四處炫耀。」

同時代多種著作反覆提及「豬」（hog）一詞，並在第 33 頁出現密碼語句，足以顯示培根密碼的解鑰，正是他的姓名、由姓名衍生的雙關語，或其數字等值。著名例子包括：《溫莎的風流婦人》中快嘴太太的名句：「吊豬就是培根的拉丁文，我敢保證」；《彭布羅克伯爵夫人的阿卡迪亞》與艾德蒙·斯賓塞《仙后》的扉頁；以及阿爾恰托與威瑟作品中的徽記。此外，《愛的徒勞》第五幕中出現的 honorificabilitudinitatibus（「能承受諸榮譽之狀態」）一詞，也是一個玫瑰十字署名，其數字等值二八七即為明證。

又如，培根爵士《新亞特蘭提斯》初版扉頁上，時間老人自洞穴幽暗中帶出一位女子。圖周鑄有拉丁銘文：「時光將揭露隱藏的真理。」十七世紀上半葉常見的連詞與印刷符號，皆依明確計畫設計排列，甚或遭刻意損毀。

莎士比亞對開本及其他書籍中的頁碼錯置，顯然亦是培根密碼的鑰匙；再版書即便使用新字模、不同印刷匠，仍保留同樣錯誤。例如《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與《第二對開本》相隔九年，由全然相異的字模與匠人印製，兩版中《喜劇》部分的第一百五十三頁皆誤標為一百五十一頁，而第二百四十九、二百五十頁則錯標為二百五十、二百五十一頁。同樣，1640 年版培根《學術的進展》中，第三百五十三、三百五十四頁標為三百五十一、三百五十二頁；1641 年版杜巴塔斯《神聖週》中，第三百四十六至三百五十頁全數漏缺，第四百五十頁卻標為四百四十二頁。值得注意的是，頁碼尾數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出現頻率極高。

培根勳爵雙字母密碼的要求，在一五九〇年至一六五〇年間印行的大量書籍中皆完全符合，另有若干其他時期的印本亦然。檢視迪格斯悼念「作者莎士比亞大師」的詩文，可見大小寫字母均使用兩種字體；其中大寫 T、N、A 差異最明顯（參見《第一對開本》）。此密碼已自後續版本刪除。

正文中的隱藏內容，常以冗贅糾纏的文字標示。1641 年版杜巴塔斯《神聖週》第十六張未編碼的書頁上，有一野豬立於金字塔形文字之上。該文字毫無意義，顯然為密碼目的插入，並以培根標記「豬」示之。莎劇《第一對開本》於 1623 年出版後一年，呂訥堡印行了一部署名古斯塔夫斯·塞勒努斯的密碼學傑作。此卷極可能構成《莎士比亞大對開本》的密碼鑰匙。

特殊的象徵性首尾飾圖，也標示著密文的存在。這類裝飾雖見於許多早期印本，但某些徽象只出現在含有培根式玫瑰十字密碼的書中。明暗 A 字即是一例；有鑑於明暗 A 字與豬在培根象徵中頻繁出現，其《自然詮釋》中的陳述格外意味深長：「若母豬偶然用鼻子在地上拱出一個字母 A，你難道就以為牠能寫出整齣悲劇嗎？」

玫瑰十字會員與十七世紀其他祕密會社，以浮水印為媒介傳遞密碼線索；而據稱含有培根式密碼的書籍，通常印在帶有玫瑰十字或共濟會水印的紙上；一書中常含多種符號，如玫瑰十字、甕、葡萄串等。

我手邊有一份文件，或可成為解開一段始於《辛白林悲劇》的密碼之重要鑰匙。此文據悉從未出版，且僅適用於 1623 年莎劇對開本。此密碼以行數與字數計算，涉及標點，尤以長短驚嘆號及直斜問號為要。此代碼由亨利·威廉·貝爾斯於 1900 年發現；待徹底核驗後，其確切性質將公諸於世。

毫無疑問，共濟會乃中世紀祕密社團的直接產物；同樣不可否認，共濟會充滿了古代與中世紀世界的象徵學與神祕主義。培根爵士知曉共濟會起源的真正祕密，且有理由懷疑他將此知識以密碼與密文隱藏。培根不應僅視為一人，而應視為一所不可見機構與此世界之間的焦點；而此世界始終分不清信使與其所傳訊息。此祕密會社重獲歷代失落的智慧，又恐其再度湮沒，遂以兩種

方式保存：一是建立組織（共濟會），以象徵形式向入門者揭示智慧；二是設計精巧的密碼與謎題，將其奧義銘刻於當代文學之中。

種種證據顯示，曾有一群睿智而卓著的「弟兄」承擔使命，將古代最精選的祕傳典籍，以及他們親自編纂的若干文獻，刊行並保存給後世。為使結社未來成員不僅能辨識這些書卷，更能即刻關注其中重要段落、詞語、章節或部分，他們創制了一套象形圖案的符號字母。藉由特定鑰匙與次序，少數明辨者便能尋得那使人「提升」至光明生命的智慧。

培根奧祕的深遠意義愈發昭然。法蘭西斯·培根爵士是那條偉大心智鏈的一環；此鏈自古代祕傳教義肇始，便將其延續至今。這一祕傳教義藏於其密文著作之中。追索此神聖智慧，才是努力破解其密文的唯一正當動機。

若共濟會研究轉而關注十六、十七世紀出版的某些書籍，或許能有重大發現。這些書卷帶有那祕密結社的印記與璽印，其成員最早建立了現代共濟會，自身則隱為無形團體，控制並指導外在組織的活動。共濟會未知的歷史與失落儀式，或可於中世紀的象徵學與密文中重見。共濟會是一位源自神祕而隱匿之父的光明榮耀之子。它無法追溯親緣，因其起源被超物質與神祕帷幔遮蔽。1623年《大對開本》是一座真正的共濟會學識與象徵寶庫；而如今時機已至，這項「偉業」也應得到它應有的重視。

基督教雖擊碎異教祕儀的實體組織，卻未能摧毀異教徒所擁有的超自然力量知識。由此可知，在教會早期數世紀中，希臘與埃及祕儀仍暗中綿延；後來披上基督教象徵外衣，便成為此信仰的一部分。法蘭西斯·培根爵士是受託延續並傳播超物質奧祕者之一；這些奧祕原本由異教祭司長持守。為達此目的，他若非創立玫瑰十字兄弟會，便是被接納入一個早已以此名存在的組織，並成為其主要代表之一。

基於某種外人難以明白的原因，始終有人持續而一致地阻止人們解開培根之謎。自培根死後至今，這股阻礙之力始終不曾鬆懈；試圖解其謎之人，至今仍能感受到那沉重的怨懟。

這個誤解真理的世界，向來迫害那些洞悉自然祕密運作的人，並竭盡所能，企圖消滅這神聖智慧的守護者。法蘭西斯·培根爵士最終身敗名裂，沃爾特·雷利爵士亦遭遇可恥的下場，只因他們超凡的學識被視為危險。

莎士比亞筆跡遭偽造；將虛假的肖像與死亡面具強加於輕信的大眾；杜撰生平；損毀書籍文件；破壞或模糊帶有密碼訊息的碑銘，這些都使破解培根—莎士比亞—玫瑰十字之謎的困難倍增。愛爾蘭的偽作曾蒙騙專家多年。

據現有資料，玫瑰十字兄弟會的最高議會，由若干經歷過所謂「哲學之死」的人組成。當一位入門者開始為該會效力時，便在某種神祕安排下適時「死去」。實則，他改名易居，並以一箱石頭或特意尋來的屍身代其下葬。人們相信法蘭西斯·培根爵士也是如此；他如同一切祕儀的僕役，捨棄了所有個人榮名，讓自己撰寫或啟發的文獻歸於他人名下。

法蘭西斯·培根的密碼著作，是超驗奧秘與象徵哲學中最有力的有形線索。看來，這個尚未理解他的世界，仍須多年之後，才能賞識那位神秘人物的超凡天才；此人寫下《新工具》，駕著小舟遠航，穿越海格力斯之柱，駛入未探索的學問之海。他對新文明的理想，在《新亞特蘭提斯》的烏托邦之夢中壯麗表達。法蘭西斯·培根爵士是否為第二位普羅米修斯？他對世人的大愛與對人類無知的憐憫，是否促使他將神聖之火從天界攜來，藏匿於印刷書頁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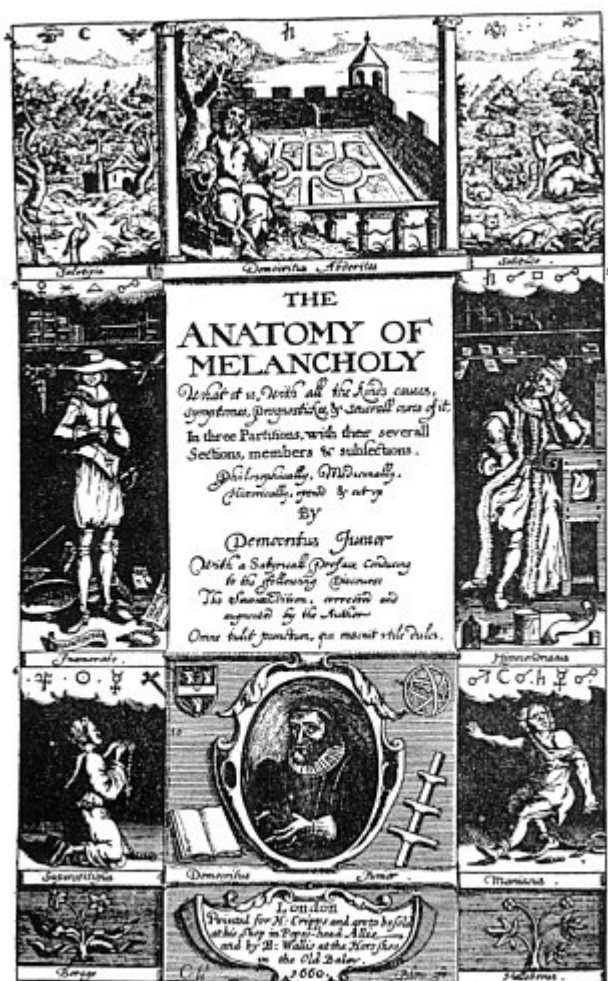
培根之謎的鑰匙，很可能藏在古典神話裡。凡明白「七光線之神」祕密者，便能理解培根完成其宏偉事業的方法。他依照行星體系成員的屬性與次序，採用化名。解開培根謎團最少人知、卻最重要的鑰匙之一，是布萊茲·德·維吉尼亞《兩位希臘詭辯家菲洛斯特拉托斯之圖像或畫作，以及卡利斯特拉托斯之雕像》的第三版，即一六三七年巴黎版。若正確破譯作者姓名，該卷扉頁顯示此書由培根或其祕密會社撰寫或指導，滿是重要的共濟會或玫瑰十字符號。第 486 頁有一幅題為「狂怒的海格力斯」的圖版，畫一巨人揮動長矛，面前地上散布奇異徽記。阿爾弗雷德·弗羅因德在其奇書《持矛者之像：莎士比亞謎題之解答》中，試圖闡釋《菲洛斯特拉托斯》裡的培根象徵。他揭示培根乃是哲學上的海格力斯，時間將證明他才是真正的「搖矛者」（此詞與「莎士比亞」一名相應）。



顯示明暗 A 字的卷首飾圖

出自《莎士比亞戲劇集》所收〈理查二世〉，1597 年四開本

此卷首飾圖素來被視為培根派或玫瑰十字會的暗記。明暗兩個 A 字，曾現於數冊玫瑰十字使者出版的書中。若將此圖與後頁《阿爾恰蒂寓意圖》比照，兩個 A 字的隱秘用法便更顯分明。



伯頓《憂鬱的解剖》扉頁

出自伯頓《憂鬱的解剖》

培根派學者指稱，伯頓此書實為法蘭西斯·培根的剪貼簿；他將多年不凡生涯中的奇珍異聞，悉數輯錄其中。此扉頁久視為藏有密訊。解碼之鑰，是圖右下角瘋人伸出的食指。依伊利莎白·韋爾斯·蓋洛普夫人所言，瘋人所指天球，乃法蘭西斯·培根爵士的隱祕象徵。雲中與邊側數字四、五、六、七相對的行星符號，表示造成圖中各種狂亂形態的行星配置。那位坐著、以手支頭之人，培根派熱衷者宣稱，正是法蘭西斯·培根爵士。



培根式簽名

出自《阿爾恰蒂寓意圖》

此圖取自一本奇書，1618年出版於巴黎。培根學派的學生立刻會為前景中豬的形狀所吸引。培根常以此動物暗指自己的姓氏，尤因培根（Bacon）一姓源出山毛櫸（beech），而櫸實可用來餵肥豬隻。背景的雙柱頗具共濟會意味。圖中央

QUOD SEMPER VOTIS REIPUBLICAE
 V.C. FRAN. DE VERULAMIO PATRISOPH. LIBERTATIS
 AMERITOR. INDIAT. SCIENTIAR. REPARATOR. FELIX
 ACUMUS. MEMORIO. ADIGNUS. ARBITER. AN. CYCLOS
 ALICE. TERRARUM. ORBIS. ACAD. OCCID. CAUTIBUS. QUA
 SUAM. ANIMAM. VOTO. SUCCESSO. ANNUUS. DECERNEBAT
 OBEST. V. HON. AD. G. C. H. D. N. ANNO. 1
 PP. AUG. cl. 1626. xxvi.

出自培根《學術的進展》



隱祕卷首飾圖

出自雷利《世界史》

不少受培根哲思影響的文獻，有意掩藏培根式玫瑰十字密碼，慣在章節起落處鑲嵌特定圖案，向門徒暗示內有玄機。上方飾紋歷來被視為培根影響的烙印，只見於寥寥珍本，而這些書皆藏有培根密碼。書中密文若非培根親手置入，便是由同代及後世同屬一祕密結社的作者所嵌；培根正以其對密碼與謎題的精深造詣效力於此團體。此卷首飾圖的變體，見於 1623 年《莎士比亞大對開本》、培根《新工具》（1620）、聖詹姆士版聖經（1611）、斯賓塞《仙后》（1611），以及沃爾特·雷利《世界史》（1614）。（參見《美國培根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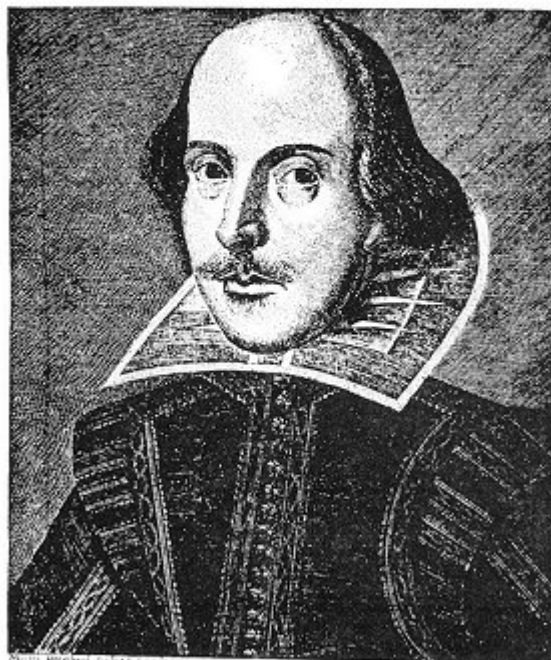


出自雷利《世界史》

405

MR. 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
HISTORIES, &
TRAGEDIES

Pu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True Originall Cop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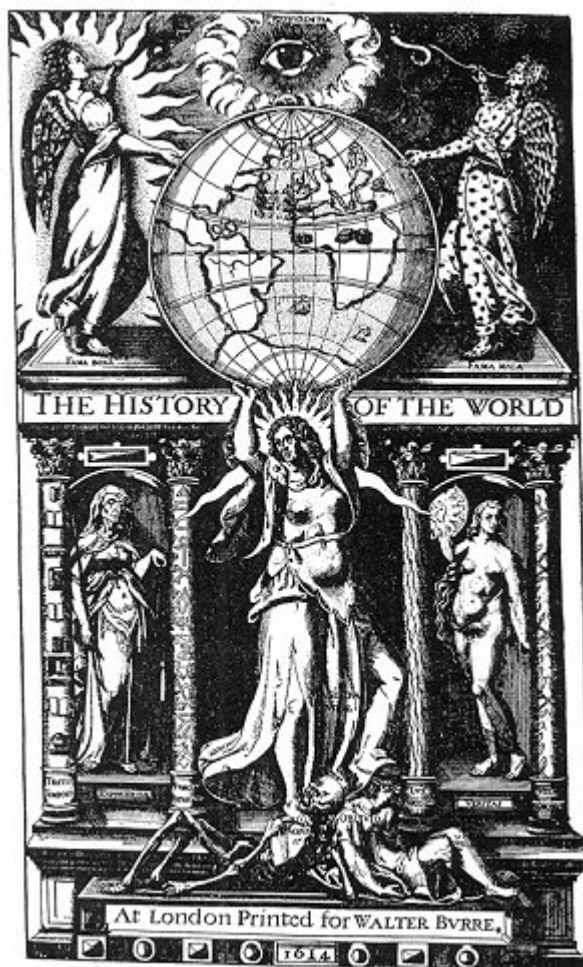
L O N D O N
Printed by Isaac Iaggard, and Ed. Blount. 1623.

德羅肖特所繪莎士比亞肖像

出自 1623 年《莎士比亞大對開本》

現存並無莎士比亞的真實肖像。德羅肖特、錢多斯、詹森、亨特、阿什伯恩、索斯特與鄧福德諸肖像間的歧異，足證畫家不知其真實面貌。細察德羅肖特肖像，可見數處蹊蹺。培根信徒深信此面容僅是一幅諷刺畫，或許是法蘭西斯·培根的死亡面具。若對照德羅肖特筆下的莎士比亞與法蘭西斯·培根的肖像及版畫，可見兩張臉的骨相雷同；神情差異則由陰影線條造就。另請留意自耳垂至下巴的詭異線條。此線是否暗指臉龐實為一張面具，止於耳際？再觀頭部並未與軀體相接，而是懸停於衣領之上。最奇者是外衣：一半竟穿反了。畫家繪製外套時，左臂畫得正確，右臂卻將肩背畫到了前側。弗蘭克·伍德沃德察覺扉頁共有 157 個字母。此乃玫瑰十字的重要簽記。日期 1623 加上倫敦

(LONDON) 一詞中的兩個字母「ON」，以簡單數字密碼，得出法蘭西斯·培根的隱秘簽名。只需將字母表中的 26 個字母換作數字，1 為 A，6 為 F，2 為 B，3 為 C，得 AFBC。再加倫敦 (LONDON) 中的 ON，形成 AFBCON，重新排列即為培根 (F. BACON)。



沃爾特·雷利爵士《世界史》著名初版扉頁

出自雷利的《世界史》

沃爾特·雷利爵士究竟掌握了何種神祕知識，竟被宣稱有害於英國政府？對他的指控無法證實，為何仍要將他處死？他是否屬於那在十六、十七世紀幾乎顛覆了歐洲政治與宗教秩序、令人既懼且憎的祕密會社之一？沃爾特·雷利爵士是否是培根—莎士比亞—玫瑰十字—共濟會之謎的關鍵一環？尋求這場大爭議鑰匙的人，似乎全然忽略了他。同時代人一致讚揚他卓越的才智；長久以來，他也被視為英國最傑出的子民之一。

沃爾特·雷利爵士是軍人、廷臣、政治家、作家、詩人、哲人與探險家，也是伊麗莎白女王宮廷中光彩奪目的人物。正是此人，在伊麗莎白死後，遭到詹姆士王用盡手段的羞辱。懦弱的詹姆士一聽見武器聲便顫抖，稍遇違逆便像孩童般哭泣；他瘋狂嫉妒這位才華橫溢的廷臣。雷利的敵人利用國王的弱點，迫害不止，直到雷利被絞死，其斬首、肢解、剖腹的軀體橫陳於他們腳下。

上方重印的扉頁，成了雷利政敵手中的利器。他們向詹姆士一世進言，指圖中央托起地球者的面容，實為暗諷國王的畫像。龍顏震怒，遂下令盡數銷毀版畫。然有零星幾份逃過劫火，此圖因此流傳絕罕。畫中佈滿玫瑰十字與共濟會的隱喻，柱上人像恐更藏著一段密碼。而最關鍵的是，扉頁對開處那幀卷首飾圖，竟與1623年《莎士比亞》對開本所用完全相同，亦與培根《新工具》中的圖樣毫無二致。

密文作為象徵哲學中的因素

凡論象徵學的著作，若不探討密碼文字，便稱不上完整。密碼在軍事與外交上早被視為不可或缺；然而現代人卻忽略了密碼學在文學與哲學中的重要作用。若解讀密碼文字之術得以普及，古代與中古哲人許多未被察覺的智慧，便將重見天日。這也將證明，許多看似冗長散漫的作者，其實是以繁辭藏真言。密文藏匿的方式極其細膩：或許藏在印書紙張的水印裡；或許裝訂在古書的皮面夾層；或許隱於錯亂的頁碼之下；或許從字首或句首抽綴而成；或許巧妙地埋進數學方程式，或那些看似無解的符號之中；或許從小丑的嚙語裡提取，或用隱形墨水書寫，遇熱方顯；可以是詞語密碼、字母密碼，也可以是語意含混、唯有反覆細讀方能領會的陳述；可以在早期書籍彩飾的起首字母中找到，也可以經由計算詞語或字母的數目而揭示。倘若研究共濟會的學者肯認真看待此道，或許能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書籍手稿裡，找到足以填補共濟會史斷層的資料，使古代世界的祕儀與近三百年的共濟會得以銜接。

古代祕儀的奧義，從不直接向俗世顯露，必得經由象徵作為媒介。象徵擔負雙重使命：對未入門者隱藏神聖真理，同時向有資格者揭示真相。形體是無形神聖原理的象徵；象徵學即是自然的語言。智者懷著敬畏掀開帷幕，以更清明的視野觀照實相；無知者卻無從分辨真偽，只見一個象徵構成的宇宙。自然乃偉大的母親，總在萬物表面書寫奇異的符號；然而唯有她最年長而智慧的子嗣，能因信心與奉獻而得其酬報：她向他們揭示祕文字母，使其讀懂這些線跡的深意。

古代祕儀的神殿發展出自身的神聖語言，唯有入門者知曉，且僅在聖所中低語。受啟悟的祭司認為，若用俗眾爭吵紛爭的同一種語言，談論高等世界的神聖真理或永恆自然的奧祕，無異於褻瀆。神聖的學問必須以神聖的語言包裹。他們甚至發明了祕密字母：每當智者將奧祕訴諸文字時，便使用外人無法理解的符號書寫，稱為神聖字母或赫爾墨斯字母。其中一些仍保存在共濟會的高等階級之中，如著名的天使文字。

然而祕密字母並非萬全；它雖能令文字的本質晦澀難解，但卻洩漏了其中或藏有祕密，而這正是祭司們極力想要掩蓋的。因為經由耐心探索或強逼，終可能取得這些字母的鑰匙，不配者便能知曉文件的內容。因此必須採取更微妙的方式來守護神聖真理，隱祕書寫系統應運而生，其設計不僅要隱藏訊息，更要隱藏密文本身的存在。啟悟者既創出將祕密傳諸後世的方法，便推動某些特製文獻流通，將神祕學與哲學最深奧的祕義，以密碼暗藏其中。於是，中古哲人得以將其學說傳遍歐洲而不招疑心；因為這些書卷即使受最嚴密的檢查，也不會顯露其中另有隱文。

中世紀有許多作家隸屬於祕密政治或宗教組織，曾出版過內含密碼的書籍。祕密書寫一度蔚為風尚；每個歐洲宮廷都擁有自己的外交密碼，知識階層也競相設計各種奇詭繁複的密文。十五、十六、十七世紀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滲透著密碼，其中極少數曾被解開。那個時代許多卓越的科學與哲學思想家，不敢公開發表他們的發現，因為宗教絕不容忍異見。為了替人類保存智慧的

果實，這些先驅將發現藏入密碼，深信後世比他們所處的時代更為寬容，終會發掘並珍視他們的學問。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教士也採用密文，他們擔心自己的科學研究若被質疑，將遭到教會驅逐，甚至面臨更嚴重的厄運。近期，羅傑·培根的一道複雜密碼被破解，顯示這位早期科學家已洞悉細胞理論。威廉·羅曼·紐博爾德博士在美國哲學會演講時，曾譯解這位修士的密碼手稿，並宣稱：「有些圖像準確描摹了若干物體的真貌，令人難免推想培根曾以顯微鏡觀察過它們……其中包括精子、體細胞、生精小管，以及清楚標出細胞核的卵子。大型圖像共有九幅，其中至少一幅頗似受精細胞某一發育階段。」（見《評論評論》，1921年7月。）若羅傑·培根未以複雜密碼隱藏此發現，他必以異端身分遭受迫害，甚至很可能落得其他早期自由思想者的下場。儘管科學在過去二百五十年發展迅猛，我們對中世紀研究者最初的發現仍然無知。這些重要發現的唯一記錄，存於他們所出版書卷的密文中。雖有不少作者撰寫密碼術著作，然而對哲學與宗教學生最具價值的著作包括：施潘海姆修道院院長特里特米烏斯的《多重書寫》與《隱寫術》；切斯特主教約翰·威爾金斯的《墨丘利，或祕密而迅捷的信使》；耶穌會士阿塔納修斯·基歇爾的《埃及的俄狄浦斯》及其他作品；以及古斯塔夫斯·塞勒努斯的《隱祕訊息與密碼術》。

為說明各種密碼在構造與用途上的基本差異，以下將其歸為七大類：

1. 字母密碼。所有字母密文中最著名者，是法蘭西斯·培根爵士在《學藝增廣》中描述的著名雙字母密碼。培根勳爵年輕居於巴黎時創造此系統。雙字母密碼需要兩種字體，一種為普通字體，另一種特別雕製。在一般情況下，兩種字體的差異極其細微，需強力放大鏡才能辨識。起初，密碼訊息只藏於斜體詞語、句子或段落中；因斜體字母比羅馬體更華麗，提供較多機會隱藏必要而細微的變化。有時字母大小略有差異；有時差於粗細或裝飾筆畫。後來，據信培根勳爵特別製備了兩套羅馬體字母，其差異微小到專家也幾乎無法分辨。

細察前四部「莎士比亞」對開本，可見全書使用多種字體，其細節差異微小但可辨。所有「莎士比亞」對開本都可能含有貫穿文本的密碼。這些密碼或許是後來加入原劇之中；因為對開本中的劇本遠比最初的四開本為長，有些甚至增添了整場戲。

然而，雙字母密碼並不限於培根與「莎士比亞」著作，也出現在培根勳爵生前及其死後近一世紀出版的許多書中。培根勳爵提及雙字母密碼時，稱之為萬物寓於萬物。此密碼可貫穿全書，並於印刷時置入其中，而原作者未必知情，因它不需要改變詞語或標點。這種密碼可能因政治目的，被嵌入十七世紀出版的許多文獻與書卷之中。眾所周知，早在尼西亞會議時期，密碼便使用於此目的。

由於今日字體已高度標準化，且手工排版書籍極少，培根雙字母密碼如今已難以使用。本章附圖重製了培根勳爵在1640年英文譯本《學藝增廣》中使用的雙字母表，共有四套字樣：兩套大寫，兩套小寫。請細察四者的差異，留意每套字樣都具有「a」或「b」的性質；閱讀詞語時，字母可分為兩類：對應「a」與對應「b」者。若要使用雙字母密碼，文件中的字母數必須為所藏密文的五倍；因為每藏一個字母，便需五個字母作掩護。雙字母密碼近似電報代碼，將字母轉為點

與線；但在此系統中，點與線分別以「a」與「b」表示。「雙字母」一詞正源於所有字母皆可化為「a」或「b」。附圖展示了一則雙字母書寫範例。為演示此密碼如何運作，我們將破解隱藏在「智慧與理解比財富更值得追求」（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are more to be desired than riches）一句中的訊息。

第一步是辨認每個字母所屬的字表，依培根勳爵雙字母表（見圖）所示的鑰匙，替換為相應的「a」或「b」。在 wisdom 中，W 屬「b」表，故代以「b」。i 屬「a」表，故代以「a」。s 亦屬「a」表，而 d 則屬「b」表。o 與 m 皆屬「a」表，故代以「a」。如此，WISDOM 便成 baabaa。依此法處理句中餘詞：AND 成 aba；UNDERSTANDING 成 aaabaaaaaabab；ARE 成 aba；MORE 成 abbb；TO 成 ab；BE 成 ab；DESIRED 成 abaabaa；THAN 成 aaba；RICHES 成 aaaaaa。

下一步是將所有字母連成一串：baabaaabaaaaabaaaaabababaabbbbabababaabaaaaabaaaaaa。培根雙字母密碼的所有組合皆由五字母構成，故須將此串分為五字一組：baaba aabaa aabaa aaaab ababa abbbba babab aabaa aabaa aaaaa。每組五字母代表密碼中的一個字母；再與《學藝增廣》中雙字母密碼鑰匙表對照（見圖），即可判定實際字母：baaba = T，aabaa = E，aabaa = E；aaaab = B；ababa = L；abbbba = P；babab = X；aabaa = E，aabaa = E；aaaaa = A；但 riches 末五字母與開頭 r 以句點分隔，故末五個「a」不計入密碼。抽出的字母依序合併，得 TEEBLPXEE。

此時，探求者或許合理期待這些字母能組成可解之詞；但多半會失望，如上例所示，提取出的字母本身仍是一道密文，雙重纏繞，以防僅偶然識得雙字母系統者窺破。下一步是將九個字母套用於所謂輪盤（或圓盤）密碼的系統，由兩套字母表組成，一套繞另一套旋轉，有多種字母置換方式。在附圖中，內圈字母 A 與外圈 H 相對，在密碼上二者可互換。F 對應 M，P 對應 Y，W 對應 D，一切字母皆可按兩圓所示方式置換。由雙字母密碼抽出的九個字母，可憑輪盤密碼換成另外九個字母。這九個字母被視為位於輪盤內圈，並換成外圈中與之相對的九個字母。經此過程，T 變成 A；兩個 E 變成兩個 L；B 變成 I；L 變成 S；P 變成 W；X 變成 E；兩個 E 又變成兩個 L。結果是 ALLISWELL，分詞後讀作：「一切安好。」

當然，轉動輪盤密碼的內盤時，除上述對應外，還能產生無數組合；但唯有一組能構成意義，解密者須反覆試驗，直至找出合理可解的訊息，如此方能確信已破解此系統。培根勳爵以多種手法編織雙字母密碼。僅在「莎士比亞」對開本中，可能就有約二十種不同系統；有些極複雜，或將永遠挫敗破解嘗試。在可解者之中，有時須將「a」與「b」互換；有時隱藏訊息倒寫；有時只取每隔一字母，諸如此類。

字母密碼另有幾種變體，或以預定順序來替代。最簡單者，將兩套字母表書寫如下：

英文字母	A	B	C	D	E	F	G	H	I	K	L	M	N	O	P	Q	R	S	T	U	W	X	Y	Z
對應字母	Z	Y	X	W	U	T	S	R	Q	P	O	N	M	L	K	I	H	G	F	E	D	C	B	A

若用下方字母替代上方對應字母，便產生一串亂碼；隱藏訊息則以反向過程解讀。另有一種字母密碼，真正密文寫在正文裡，但依預定次序，將無關詞語插入關鍵詞語之間。字母密碼亦包含所謂「藏頭簽名」，取每行首字母縱向連綴成詞；亦有更複雜的藏頭法，將重要字母散置全段或全章。附上兩則煉金術密文，展示了字母密碼的另一形式：取每個詞的首字母成文。凡以字母排列或組合為基礎者，皆稱為字母密碼。

2. 圖像密碼。凡是圖像除了表面所見，而另含隱義，皆可視為圖像密文。此類密碼常見於埃及象徵體系與早期宗教藝術。煉金術士與赫爾墨斯哲人的圖表，皆是圖像密碼。除了簡單圖像外，還有更精巧的形式，可藉牆上石塊的數目、飛鳥展翼的幅度、水面波紋，或陰影線條的長短與次序，隱藏文字或字母。此類密文並不顯眼，須憑特定量尺解讀，線條長度決定隱藏的字詞。建築的形狀比例、塔樓高度、窗櫺條數、衣袍皺褶，甚至人體比例或姿態，皆曾用以隱藏數字或符號；知情者能將其轉為字母或詞語。

姓名的首字母曾隱匿於建築拱門與跨度之間。蒙田《隨筆錄》第三版的扉頁上，可見此手法一例：兩道拱構成字母B，一道斷拱則成了F。圖像密碼有時附有解讀所需的鑰匙。畫中人物或指向密碼的起點，或手持某種工具，暗示所用的度量體系。密碼設計者也常故意扭曲人物的姿態或穿戴，例如帽子反戴、劍置錯邊、盾牌誤持，皆屬此類手法。拉斐爾《西斯廷聖母》中教皇的第五指，及其《聖母的婚禮》中約瑟腳上的第六趾，皆是巧妙藏匿的密文。

3. 祕義式密碼。各民族宗教與哲學典籍中，寓言與譬喻所構成的密文俯拾皆是。此類密碼獨特之處，載有此密碼的文件即使被翻譯或重印，也不會影響其中密文。自古以來，譬喻與寓言即以引人入勝、淺顯易懂的方式呈現道德真理。祕義密文乃以文字繪成的圖像密碼，其象徵亦須循此加以解讀。猶太人的《舊約》與《新約》、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著作、荷馬的《奧德賽》與《伊里亞德》、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阿普列尤斯《變形記》，以及伊索寓言，皆是祕義密文的傑作；其中隱藏了古代神祕哲學最深邃、最崇高的真理。

祕義密文乃一切密碼中最微妙者，因譬喻或寓言可有多重詮釋。聖經學者歷代皆面臨此難題。他們往往滿足於寓言的道德解讀，卻忘了每個譬喻與寓言皆可有七層解釋；其中第七層，亦是最高一層，完整而包羅萬象，其餘六層則屬片段，僅揭露奧祕的一部分。世界創世的神話皆是祕義密文，各萬神殿中的諸神不過是隱祕字符；若能正確解讀，便構成一套神聖字母。極少入門者洞悉此字母的本質；未入門的眾人則將此字符奉為神明崇拜。

4. 數字密碼。不少密文以數字序列取代字母、詞語乃至完整思想。解讀數字密碼，通常得有特別編排的對應表。《舊約》中的數字密文尤其繁複，僅少數深諳拉比學問的學者曾試圖破其奧祕。阿塔納修斯·基歇爾在《埃及的俄狄浦斯》中述及若干阿拉伯卡巴拉定理；而畢達哥拉斯祕義的大部分，則隱藏於希臘神祕主義者盛行的一種祕法中，即以字母代替數字。

最簡的數字密碼，是將字母按一般順序換為數字：A 作 1，B 作 2，C 作 3，餘類推；I 與 J 皆作 9，U 與 V 皆作 20。依此系統，yes（是）一詞可寫作 23-5-18。若將字母表逆序，令 Z 為 1，Y 為 2，X 為 3，難度便增。若再於每個有意義的數字間插入無意義、不計數的數字，密文更為深藏，例如：23-16-5-9-18。刪去第二與第四個數字，即得 yes。將 23、5、18 相加，總和 46。因此 46

即為 yes 一詞的對應數。依簡單數字密碼，總數一三八等同於「仔細留意」一語。故採用此法之書中，第 138 行、第 138 頁或第 138 段或藏訊息。除簡易密碼外，另有數十種極繁複者；無鑰者難以破解。

作者或依己名數值設密；如法蘭西斯·培根爵士屢用密數 33，正是其姓名對應之值。數字密碼亦常關聯書頁頁碼。錯誤頁碼雖常歸咎於疏失，實則屢藏要義。1623 年「莎士比亞」對開本中的錯誤頁碼，及同期諸書相似錯誤一致出現，曾引發學者與密碼研究者深思。培根密文系統中，凡以 89 結尾之頁碼似具特殊意義。1623 年對開本《喜劇集》第 89 頁，頁碼印刷有異，「9」字字體遠小於「8」。第 189 頁全缺，因有兩頁皆標為 187；第 188 頁的第二個「8」僅及前一個之半。第 289 頁標號無誤亦無異常，然《歷史劇集》第 89 頁卻告缺失。培根所刊數部書卷亦顯類似訛誤，頁碼 89 常涉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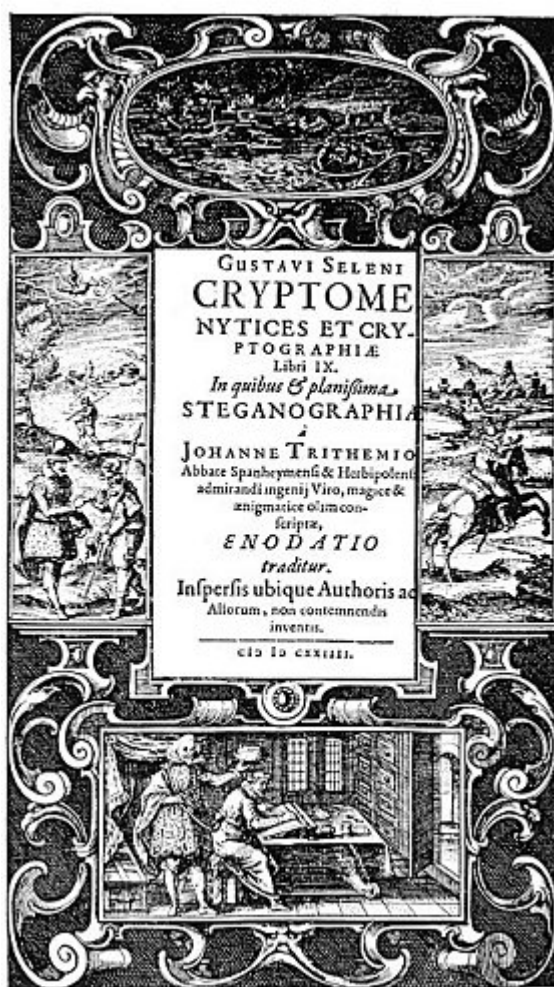
另有數字密碼，須每隔十詞、二十詞或五十詞提取密文；有時其計數並不規則。第一個關鍵詞須數至第一百詞取得，第二個數至第九十詞，第三個數至第八十詞，如此遞減至第十詞；之後又回到第一百詞，反覆進行。

5. 音樂密碼。約翰·威爾金斯後來任職切斯特主教，曾於 1641 年匿名流傳一篇短論，題為《墨丘利，或隱秘迅捷的信使》。此冊多取材自特里特米烏斯與塞勒努斯更宏富的著述；作者於其中提出一法，使音樂家得以音符代字母，彼此交談。通曉代碼的二人，只需在鋼琴或其他樂器上彈奏特定音符，即可對話。音樂密文可以繁複到難以想像之程度；某些系統能取既有樂曲，將密文暗藏其間，而不更動原作。音符旗尾可以暗藏密碼，或將實際聲音轉為相近音節。後法雖有效，適用範圍卻較有限。法蘭西斯·培根爵士有數首音樂作品流傳至今。檢視這些作品或可揭露音樂密文，因培根勳爵顯然深諳其構築之法。
6. 任意符號密碼。以圖像替代字母的系統過於簡易，易遭破解，因而不受青睞。阿爾伯特·派克描述了一種任意密碼，以聖殿騎士十字為基礎，每一角皆代表一個字母。然而，歷來設計的諸多奇異字母，往往因能計算字母出現頻率而喪失效用。如密碼大家愛倫·坡所言，英語中最常見的字母是 E；其他字母依頻率高低大致如此排列：A, O, I, D, H, N, R, S, T, V, Y, C, F, Q, L, M, W, B, K, P, G, X, Z。另有學者列出不同的頻率表：E, T, A, O, N, I, R, S, H, D, L, C, W, U, M, F, Y, G, P, B, V, K, X, Q, J, Z。只需計算密文中每個符號的出現次數，其對應的英文字母便呼之欲出。若密文的詞分開書寫，更添破譯線索，因僅有 A、I、O 三字母可獨立成詞。故而，任何孤立的單一符號，必屬三者之一。此系統細節可見於愛倫·坡《金甲蟲》。

因此，為增破譯難度，字符通常不分詞排列，且每個字母又常配以兩種以上不同符號，使頻率統計部分失效，難以準確判斷其出現次數。因此，代表同一字母的符號越多，任意密文便越難破解。古人所用的祕密字母相對易破解；只需有頻率表、對原文語言的認識、足夠耐心與一點靈巧心思。

7. 代碼密碼。代碼系統乃現代密文之主流。最常見者莫過電報與無線通信所用的摩斯電碼。此類密碼還可稍加變化：將點與劃嵌入文中，以句號、冒號為點，逗號、分號為劃。商界亦用各式代碼，唯持私人密碼本方能解譯。因此法能以經濟有效之方式傳遞機密，使用之廣，遠超常人想像。

除上述類別，尚有若干雜類祕密書寫系統，或借助機械裝置，或運用色彩。少數甚至以各式物件代表詞語，乃至完整思想。然而此類精巧設計，不常見於古人與中世紀哲人、煉金術士，故與宗教、哲學無直接關聯。中世紀神祕學家則另闢蹊徑：他們借用藝術與科學術語，發展出一套密碼術，將人類靈魂的奧祕，隱藏於化學、生物學、天文學、植物學、生理學的常規用語之下。此等密碼，唯通曉中世紀神祕學家生命哲理者，方能解讀。許多關於人不可見本質的知識，竟藏身於看似化學實驗或科學推論的文字之中。是故，凡研習象徵學與哲學之人，理當多少熟悉密碼術的基本原理；此術不僅於研究大有裨益，更是磨礪心智銳度的途徑。「辨別」與「觀察」乃求道者不可或缺之能；若論激發此二者，無任何學問能與密碼學相比。



著名隱祕扉頁

出自塞勒努斯《隱祕訊息與密碼術》

第一部偉大「莎士比亞」對開本出版一年後，一卷關於密文與密碼的非凡著作問世。上圖即該書扉頁。其出版年份（1624）正值玫瑰十字爭議期間。扉頁文字譯如下：

「古斯塔夫斯·塞勒努斯的《隱秘訊息與密碼術》九卷，並附《隱寫術體系》明晰解說，作者乃天才卓絕的施潘海姆與赫爾比波利斯修道院院長約翰·特里特米烏斯。其間穿插作者及他人之卓越發明，1624年。」據信此書作者是布倫瑞克公爵奧古斯都。然而裝飾扉頁的象徵與徽記，確證其出版背後有玫瑰十字會員的精巧之手。圖底部有一位貴族（培根？）將自己的帽子戴在另一人頭上。版面上方橢圓中，那些光點可能是燈標（beacon），或是對培根（Bacon）一名的文字遊戲。兩側面板則有醒目而微妙的「莎士比亞」暗示。左側是一位貴族（可能是培根）將一張紙交給一名外貌低微、手持長矛的人。右側則是先前持矛者身穿演員服，佩馬刺、吹號角。演員吹號角與持矛人物的暗示意味深長，尤其因「矛」（spear）的英文正是莎士比亞（Shakespeare）一名的末音節。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are more to be
desired than riches*

雙字母書寫範例

仔細觀察上文各個字母的成形方式。將每個字母與培根勳爵《學術的進展》中雙體字母表上兩種字型比較。譬如「wisdom」中的「d」與「and」中的「d」：前者頂部帶明顯圓環，後者幾乎全無。對照「wisdom」中的「i」與「understanding」中的「i」，前者筆畫圓曲，後者稜角分明。同理檢視「desired」裡兩個「r」，亦見顯著差異。「more」中的「o」與「wisdom」中的「o」僅差一筆，頂端有細線連向「r」。「than」中的「a」較「are」中的「a」更細瘦、更帶鋒稜；「riches」裡的「r」與「desired」中的「r」不同，因其末筆止於圓點而非尖鋒。這些微末之差，顯示書寫此句時混用了兩套字母。

A	B	C	D	E	F
Aaaaa	aaaab	aaaba	aaabb	aabba	aabab
G	H	I	K	L	M
aabba	aabbb	abaaa	abaab	ababa	ababb
N	O	P	Q	R	S
abbaa	abbab	abbba	abbbb	baaaa	baaab
T	V	W	X	Y	Z
baaba	baabb	babaa	babab	babba	babbb

雙字母密碼之鑰

取自培根《學術的進展》

待解密的文件先轉為「a」與「b」的對應值，再分成五字一組，憑上表讀出訊息。



近代輪盤或圓盤密碼

上圖展示輪盤密碼。內圈字母盤可旋轉，使任一字母能與外圈任一字母相對。有時內圈字母逆序排列；本例中兩圈方向相同。



雙字母字母表

取自培根《學術的進展》

此圖複製自培根《學術的進展》，展示他為密碼目的設計的兩套字母。每個大小寫字母皆有「a」「b」兩種形體。雙字母系統未必都採用差異如此鮮明的兩套字型，但總歸使用兩套；有時差異極細，需強力放大鏡方能分辨「a」型與「b」型。



煉金術密文

出自布朗《化學史》

詹姆斯·坎貝爾·布朗重印了一則取自基歇爾的奇異密碼。外圈七詞的大寫首字母順時針讀，構成 SVLPHVR。第二圈詞語以同樣順時針讀，可得 FIXVM。內圈六詞的大寫字母經正確排列，亦讀作 ESTSOL。由此抽出如下密文：「Sulphur Fixum Est Sol」，譯為：「固定的硫黃即是金。」



煉金術密文

出自《玫瑰十字祕圖》

從 VISITA 一詞開始順時針讀，外圈七詞的七個首字母讀作 VITRIOL。這是一個極簡單的煉金術謎題，卻提醒欲研究赫爾墨斯主義、玫瑰十字會、煉金術與共濟會典籍之人，務須時刻留意隱義：它們或藏於寓言與譬喻之中，或隱於數字、字母與詞語的祕密排列之內。



神聖與自然正義的隱祕描繪

出自塞勒努斯《隱祕訊息與密碼術》

第一圈描繪正義的神聖淵源；第二圈描繪正義的普遍範疇；第三圈描繪人類施行正義的果效。因此，第一圈涉及神聖原理，第二圈涉及世間事務，第三圈涉及人。圖頂端坐著忒彌斯，乃律法的主宰之靈；其腳下另有三位王后：朱諾、彌涅耳瓦與維納斯，衣袍飾以幾何圖形。律法之軸連結了上方神聖正義之座與下方人類審判之座。後者寶座上坐著一位手持權杖的王后，面前立著有翼女神涅墨西斯，即審判天使。

第二圈由兩組雙水平線分為三部分。上方明亮部分稱為至高區域，乃諸神、善靈與英雄的居所。下方黑暗部分是慾望、罪孽與無知的居所。兩極之間是較大的區域，交融了上下界域的力量與衝動。

第三內圈即為人，乃十重的存在；由三靈、三智、三魂共九個部分，凝鑄成一個形體。按塞勒努斯之說，人的三種靈性為思想、言語、行動；三種智性為記憶、智識、意志；三種魂性為理解、勇氣、欲望。這第三圈又區分為三個時期：右上是靈性真理的黃金時代，右下方是靈性黑暗的鐵器時代，左半邊則為二者交融的青銅時代，其自身再分三層。青銅時代最底層刻畫受力量支配的蒙昧之人；中層描繪受律法約束的半醒之人；上層則為愛所引導、靈性已受覺照之人。第二圈與第三圈皆繞律法之軸旋轉；然而律法的神聖源頭，即天上正義，卻為雲霧所蔽。圖版上一切符號與形象，皆為闡發上述之理。



卡巴拉與魔法字母

出自巴雷特《法師》

古代與中世紀哲人創造奇異字母，意在對俗眾隱藏其教義與信條。其中若干字母，至今仍於共濟會高等階級有限使用。最著名者，恐屬上圖所示、名為「瑪拉基姆文字」者，亦稱天使文字。其形據說源於星宿。高等祕傳哲學之學子，必將在多份珍貴文獻中遇見此類符號。上圖首行字母下方，標有其對應英文；其餘三行字母上方，則註明相應的希伯來字母。

共濟會象徵學

在若干早期共濟會手稿中，如哈雷、斯隆、蘭斯多恩與愛丁堡—基爾溫寧手稿所載，受啟建造者的技藝早在洪水之前便已存在，其成員曾受雇建造巴別塔。一份 1701 年的共濟會憲章，以近乎天真的口吻敘述科學、藝術與工藝的起源，共濟會象徵學的核心即由此展開：

「容我告知這門可敬之學的開端。在挪亞洪水之前，有一人名叫拉麥，記於《創世記》第四章；他娶了兩妻，一名亞大，一名洗拉。拉麥與亞大生了二子，雅八與猶八；與洗拉亦有一子一女。這四個孩子發現了世上一切技藝的源頭。長子雅八創立幾何之藝，並懂得區分羊群，如曠野中的綿羊與羔羊；他也是第一個用石與木造屋的人，如前所述。其弟猶八發現了音樂之藝，囊括歌唱、風琴與豎琴。第三子土八該隱發明冶鐵之術，懂得鍛造鐵與鋼；他們的姊妹拿瑪則發現了紡織之法。這些孩子預知上帝將因人的罪惡施罰，或以火，或以水；於是將所創的種種學問鐫刻於兩根石柱之上，以待洪水退去後仍能尋獲。一根柱用大理石製成，火不能焚；另一根則稱為拉特魯斯，水不能沒。」此憲章的作者隨後宣稱，其中一根石柱後為赫爾墨斯所發現，他將柱上銘刻的奧秘傳予了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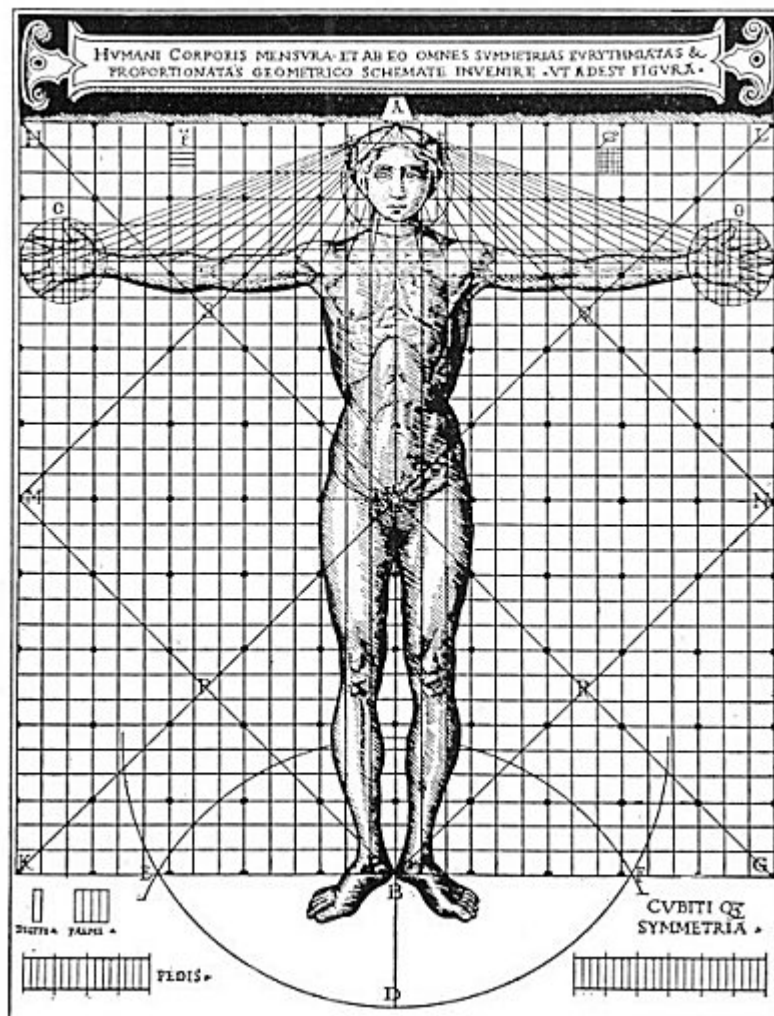
約瑟夫斯在《猶太古史》中寫道，亞當曾預先警告子孫：犯罪的人類必遭洪水毀滅。為保存科學與哲學，塞特的後代遂立起兩根柱子，一磚一石，刻盡他們知識的鑰匙。族長以諾，其名意為「啟悟大師」，彷彿是太陽的人格化身，因他活了三百六十五年。他還建造了一座地下神殿，由九重穹室層疊而成；最深處的密室裡，安放著一塊三角金板，上面銘刻著神聖而不可言說之名。據某些說法，以諾另製了兩面黃金三角板。較大的一面置於最底層穹室的白色立方祭壇上；較小的則交其子瑪土撒拉保管。瑪土撒拉依至高者向其父啟示的樣式，親手築成磚室。以諾在這些穹室的形制與布局中，概括了古代祕儀的九重天球，以及大地的九層聖域；入門者必須逐層穿越，方能抵達中心的火焰之靈。

依共濟會的象徵體系，以諾唯恐洪水將一切神聖祕儀的知識淹沒，便立起上文所述的雙柱。他在金屬柱上以寓言符號刻下祕傳教導；又在大理石柱上銘文，暗示不遠處的地下穹室藏有無價之寶。以諾完成這一切後，便從摩利亞山巔被接引而去。歲月流逝，祕密穹室的位置終於湮沒；但經過許多世代，又有一位建造者出現，即以諾一系的啟悟者。當他為宇宙大建築師另建聖殿、奠立根基時，發現了早已失落的密室，以及其中所藏的祕密。

約翰·利蘭受亨利八世任命，前往查閱國王所廢各宗教機構的檔案，並取出其中重要書籍與手稿，加以保存。利蘭抄錄的文件裡，有一組由亨利六世撰寫、關於共濟會奧秘的問答。其中一問是：「共濟會如何傳入英格蘭？」答曰：希臘人彼得·高爾為求學問，遊歷埃及、敘利亞，以及腓尼基人傳播共濟會的所有土地；他得以進入各地分會，學識大進；歸國後定居於大希臘地區。他因智慧聞名，在格羅頓成立大分會，造就許多共濟會員；其中一些人前往法國，在那裡傳播此會，共濟會遂由法國逐漸傳入英格蘭。

即便是此主題的初學者，也能看出「希臘人彼得·高爾」一名，不過是「畢達哥拉斯」的英語化稱呼；而他成立分會的「格羅頓」，實即古希臘的克羅托納。由此，希臘哲學祕儀與中世紀共濟會之間，便牽起了一縷聯繫。威廉·普雷斯頓在注解亨利王的問答時，闡述了古代入門者如何保密誓言。他援引普林尼的記載，描述哲人阿那克薩爾克斯被俘後，為避免洩露受託的祕密，竟咬斷自己的舌頭，吐在塞浦路斯暴君尼科克里昂臉上。普雷斯頓又說，雅典人曾崇敬一座無舌的銅像，以示對誓約祕密的絕對尊崇。值得注意的是，依亨利王手稿，共濟會起源於東方，並將文明的技藝與科學傳入尚處蒙昧的西方諸國。

共濟會諸象徵中，七門博雅之學尤為醒目。藉文法，人學會以精確語言表達最深的思想與理想；藉修辭，能將理想隱於含混的比喻與言辭之下；憑邏輯，能訓練組織思維的官能；憑算術，不僅窺見宇宙秩序的奧祕，也掌握數目、大小與比例的鑰匙；憑幾何，則進入形體之數學、角度之和諧與節律，與結構之哲學；憑音樂，則領悟宇宙建基於天體的和聲法則，和諧與節律無處不在；憑天文學，他體會時間與空間的浩瀚，認識自身與宇宙的正當關係，並敬畏那未知偉力，驅動著萬千星辰行過無垠太空。勤學的共濟會員在熟習自由學藝後，面對種種問題幾能從容應對。



大宇宙之奧祕

依切薩里亞諾版《維特魯威》重繪

維特魯威論及人體與建築原理的關係，曾寫道：

「有鑒於自然賦予人體恰當比例，使肢體與整體架構相稱，古人便立下法則，要求一座完美的建築，其各部分必須與整體藍圖精確對稱。因此，他們傳授各類建築的合宜佈局，尤其審慎建造神祇的殿宇，因此類建築的優劣，往往永世長存。……若認為數字源自人手指，且肢體與全身形態之間，乃依某一標準尺度相互對稱，我們便不得不敬重那些建造不朽神廟的人；因他們在安排建築各部分時，使局部與整體皆在比例與對稱中和諧相應。」（見《建築十書》。）

據信聖保羅曾入門戴奧尼索斯祕儀，因他在《哥林多前書》第三章第十節自稱為「建築大師」或開悟者：「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建築大師，立好了根基，別人建於其上。」本章所附切薩里亞諾兩幅圖，乃古代戴奧尼索斯儀式的遺存，這對近代神祕建築師而言，價值無可估量。

戴奧尼索斯建築師團

古代工匠兄弟會中最負盛名者，當推戴奧尼索斯建築師團。此組織由崇拜巴克斯—戴奧尼索斯的入門者組成，專精於建築與裝飾之藝。其成員被視為神聖祕密建築學的守護者，故受託設計並興建公共建築與紀念碑。他們技藝卓絕，行會成員地位超然，被尊為世間的大匠。因最早的舞蹈是為禮敬戴奧尼索斯而作，他遂被視為劇場的創始者與庇護神；戴奧尼索斯工匠則專擅建造適於戲劇演出的場所。在圓形或半圓形歌舞場中，人們總為希臘詩人埃斯庫羅斯設立祭壇；傳說他演出自己的劇作時，遭憤怒的觀眾懷疑洩露了祕儀的深奧祕密，被迫奔至戴奧尼索斯祭壇避難。

戴奧尼索斯建築師團嚴守工藝之祕，其祕傳教誨僅存零碎記載。約翰·A·懷斯曾如此綜述此會的稀見資料：

「他們出現的時間必不晚於公元前 1000 年，且享有特權與豁免。他們另有祕密辨認之法，以獨特的紐帶彼此相繫。會中富裕者有義務供養貧寒的弟兄。他們分為若干社群，由一位大師與督工統轄，稱為相連之家（*γυνονικται*）。每年舉行一次大慶典，其神聖儀式備受尊崇。有人主張，所羅門曾應推羅王希蘭之請，僱用他們建造聖殿與宮殿。以弗所的黛安娜神殿也出自其手。他們能夠與世界各地互通音訊；中世紀所謂的旅行石匠行會，無疑源出於此。」（見《方尖碑與共濟會》。）

戴奧尼索斯建築師兄弟會遍布小亞細亞，更遠及埃及與印度，在幾乎所有地中海沿岸國家設立據點，隨羅馬帝國崛起而深入中歐，乃至英格蘭。在君士坦丁堡、羅得島、雅典與羅馬中，那最莊嚴、最經久的建築，皆由這些受靈感啟發的工匠築成。其中至為顯赫者，當推偉大建築師維特魯威，他以《建築十書》的作者之名流傳後世。在書中多處，維特魯威隱約透露了戴奧尼索斯對稱原理的哲學根基；此原理用於建築學，實源於觀察自然在人體各部分與肢體間的比例。以下維特魯威論對稱的段落，堪為代表：

「神殿設計取決於對稱；建築師須極謹慎地恪守其原理。這原理源於比例。比例，是作品各部分尺度之間，以及整體與選定基準之間的相應。對稱原理由此而生。若無對稱與比例，神殿設計便失了依據；亦即，部件之間必須存在精確關聯，如同形體勻稱之人。蓋人體經自然設計：自下顎至額頂及髮際最低處，為身高的十分之一；張手自腕至中指尖，比例亦同；頭自下顎至頂為八分之一；頸肩自胸頂至髮際最低處為六分之一；自胸中至頭頂為四分之一。若計臉部高度，自下顎底至鼻孔下緣的距離，與自鼻孔下緣至雙眉之間的距離相等；自該處至髮際最低處又為三分

之一，構成前額。足長為身高六分之一；前臂為四分之一；胸寬亦為四分之一。其餘肢體各有對稱比例；古代傑出的畫家與雕刻家，正是善用這些比例，贏得偉大且不朽的聲名。」

戴奧尼索斯建造者所立之建築，誠然是「石中講道」。宇宙法則蘊藏於這些人類巧思與辛勞傑作中，即使門外漢未能盡數理解，也必為其柱、拱、跨距與穹頂之間，因完美和諧所生的莊嚴與對稱感所震撼。這些受啟發的匠人相信，憑大小、材質、形式、布局、雕飾與色彩等細節的變化，能在觀者心性中引發特定的心智或情感回應。譬如維特魯威曾描述，若在房間四壁布置銅甕，將賦予人聲獨特的音色與質地。同樣，在祕儀中，候選者所經的每一室皆有其特殊聲響：一室之中，祭司之聲可被放大到話語震動全室；另一室裡，聲音卻柔化削弱，彷彿遠處銀鈴輕顫。某些地下甬道中，候選者竟似喪失言語之能，任憑竭力呼喊，耳中亦不聞半句低語；然而再往前幾步，最輕微的一聲歎息竟能迴響百遍。

戴奧尼索斯建築師的最高志向，是建造能產生鮮明印象，並與建築本身用途相符的作品。他們與畢達哥拉斯學派皆深信，經由直線與曲線的組合，足以喚起任何所需的心境或情感。因此他們竭力使建築與宇宙的結構完全諧振。他們甚或相信，如此建成的建築，既然不與實相相悖，便能永不朽壞，歷盡凡世歲月。依其哲學推演，一座與宇宙共鳴的建築，也將成為神諭之器。若干早期祕術哲思典籍暗示，約櫃因其內部特製的隔間而具神諭性；這些隔間的形制與安排，與不可見世界的波動相契，遂能捕捉並放大萬古之聲；這些聲音銘印於星光界之質，並永存其中。

現代建築師不諳本業古老精微之道，往往造出荒謬建築；若明白這些建築真正的象徵意涵，連設計者自己也會羞愧臉紅。銀行、辦公大樓與百貨公司的裝飾之間，散落著陽物徽記。基督教教堂可能覆以婆羅門式或伊斯蘭風的穹頂，又或設計得猶如猶太會堂或希臘冥府神殿。當代設計者或覺得這些不倫不類無關緊要；然於訓練有素的心理學家眼中，建築的初衷正因這些刺耳雜音而大打折扣。維特魯威如此界定戴奧尼索斯工匠所理解並運用的「合宜」原則：

「所謂合宜，是作品依公認原則嚴謹構成後，所達到的風格完善。它或源於規制（希臘語 θεματισμός），或源於慣例，或源於自然。源於規制者，如露天神殿，仰天而開，用以奉祀閃電朱庇特、天、日或月；因為這些神明的形象與顯現，在晴朗無雲的天空中，皆可親眼看見。密涅瓦、瑪爾斯與赫拉克勒斯之神，殿宜採多利克柱式，因諸神陽剛雄健，柔美之風不配其居。維納斯、芙蘿拉、普洛塞庇娜、泉精與寧芙之神殿，採科林斯柱式便格外相稱；因這些神祇性質柔美，其纖細輪廓、花葉與渦卷裝飾，正能呈現合宜之美。為朱諾、黛安娜、酒神巴克斯及同類神祇，所建造的愛奧尼亞式神殿，正合其居中地位；因這種柱式兼具多立克的莊嚴與科林斯的柔美。」

約瑟夫·達科斯塔在描述愛奧尼亞工匠會時指出，戴奧尼索斯儀式乃建立於天文學之上，而此會啟悟者又將天文學與建築技藝相互貫通。在論及建築起源的各種文獻中，皆可見若干暗示：這些啟悟工匠所建的偉大建築，乃依據取自星座的幾何圖式而成。是故，一座神殿可能對應飛馬座之布局；一所審判廳或取法天秤座之形態。戴奧尼索斯會眾更發展出一套特殊密碼，使其能在黑暗中彼此通訊；其行會標記與術語，亦多取自建築元素。

這些戴奧尼索斯工匠雖因其哲學立場被斥為異教徒，卻幾乎普遍受雇興建早期基督教修院與主教座堂。直到今日，這些偉大匠師刻下的獨特標記與符號，仍留在石面之上。舊世界大教堂立面的華美雕飾中，圓規、角尺、直尺、木槌與成套建築工具常巧妙融入壁面裝潢，甚至被安置於高龕內聖徒與先知雕像的手中。巴黎聖母院古舊門扉中曾藏一大奧秘；惜此門已毀於法國大革命。其雕刻富含玫瑰十字與共濟會徽記；據研究其浮雕的煉金術士所存記錄，金屬轉化的祕密工序，便隱藏在那些怪誕卻極具深意的圖像之中。

近代共濟會支部所設的棋盤地面，原是戴奧尼索斯建築師團古老的繪圖板；近代組織雖已不限於工匠行會，卻仍在其象徵中保存著古代社團的形上學教義，且大抵淵源於此。欲探究共濟會象徵起源、追溯其歷代發展者，或可於查爾斯·W·赫克索恩的下述文字中覓得有用線索：

「然試想，共濟會猶如一樹，其根蔓延於許多殊異土壤之中，其果實內必存諸般痕跡；其言語與儀式，自然保留了其演變途經各宗派與制度的許多痕跡。於共濟會內，我們得見印度、埃及、猶太與基督教之觀念，以及由這些傳統而來的術語與象徵。」（見《古今萬國祕會考》）

羅馬建築師行會無疑隸屬更宏大的愛奧尼亞組織，其運作與架構實則承襲自古制。據推測，戴奧尼索斯會眾曾深刻影響伊斯蘭文化初期，其部分象徵甚至潛入了蘇非苦修者的祕儀。此會一度自稱「所羅門之子」；其核心符號之一是所羅門印記，即兩枚交錯的三角，常見於穆罕默德清真寺的顯眼處。連聖殿騎士團這等飽受猜疑的團體，也被指出曾接觸這些戴奧尼索斯匠人，並將諸多符號與信條引入中世紀歐洲。然而，真正受惠最深的當屬共濟會；它不僅繼承了大量與建築相關的符號儀軌，更從這些古老顯赫的工匠手中，接過了「未竟的文明之殿」的遺業。這座宏大而無形巨構，自其兄弟會創立以來，由歷代入門建造者不斷營築，雖幾經傾頹又屢屢重建，其根基卻從未動搖；此乃真正的永恆之屋，摩利亞山巔的聖殿，只是其短暫的象徵。

除了實務面向，戴奧尼索斯建築師團另有一套思辨哲學的密碼。他們將人類社會視作一塊石坯，剛從自然元素採石場中鑿出，粗糲而未經修整。這塊粗石，正是巧匠們真正施作的對象；他們打磨、方正，以精妙雕工將其化為美的奇蹟。神祕學家以冥想令靈魂超脫物質束縛，哲學家在思想深邃處覓得至樂；而這些大師工匠則學習以與宇宙旋動之力相同的節奏揮錘，從而自生死之輪中解脫。他們以「偉大建築師」與「大師工匠」之形象崇敬神，祂不斷從空間原野鑿出粗石，並將其規整成一個個宇宙。戴奧尼索斯會眾深信：建設是靈魂至高的表達；他們使自身契合於周遭持續可見的自然創造過程，並相信如此成為自然創造力的一部分，便能達於不朽。

所羅門：宇宙智慧的人格化

「所羅門」一名可析為三音節：SOL- OM- ON，分則象徵光、榮耀與真理，合則兼備。因此，所羅門聖殿首先是「永恆光耀之屋」；其在塵世的象徵，便是摩利亞山巔的石構殿堂。依祕儀教導，所羅門聖殿有三座，恰如存在三位總大師、三位見證者，與變容的三重帳幕。第一座殿是宇宙巨廈，太陽（SOL）高踞其內的金色寶座。黃道十二星座如同協作的工匠，環繞這光輝之主。星辰、日、月三道光芒，照亮這座宇宙聖殿。神聖君王（SOLomon）在行星、衛星與小行星

扈從的簇擁下，威儀莊嚴行經空間長路；其榮耀，世間無任何君主可及。若說希蘭代表太陽活躍的物質之光，所羅門則象徵其不可見卻全能的靈性與智性光輝。

第二座象徵聖殿是人體，依宇宙巨廈形貌而成的微縮之殿。使徒保羅曾問：「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麼？」石殿中的共濟會只是思辨的；唯有人體這活殿之中的共濟會，方是實作的。第三座象徵聖殿是「靈魂之殿」；此乃一座無形建築，若能理解其義，正是共濟會至高的祕義。此不可觸之殿的玄機，隱藏在聖保羅所述的靈魂之身（或喻婚筵禮服）、以色列大祭司的榮耀袍服、佛教僧侶的黃裳，以及阿爾伯特·派克在《象徵哲學》中提及的藍金長袍等寓言之下。靈魂乃由一種不可見的火性基質組成，乃一種燃燒的金屬，經大師工匠希蘭·阿比夫之手，澆注入陶土模具（即肉身），被稱為銅海。人類靈魂之殿由三位大師級會員築造，他們化身為智慧、愛與服務；唯有依生命法則建成，神之靈方會居住於其中的聖所。「靈魂之殿」才是真正的永恆之屋；凡能將其建立或鑄成者，才是真正的大師工匠！諸位博識的共濟會作者早已悟得，所羅門聖殿實乃宇宙聖殿的微縮顯現。亞瑟·愛德華·韋特於《共濟會新百科全書》中寫道：「它具備大宇宙性質，因此聖殿是宇宙的象徵，是諸顯現的原型。」

所羅門，乃宇宙光照之靈，包含心智、靈性、道德與肉體之光，人格化為人間君王。雖確有同名偉大統治者或曾建造聖殿，但若僅從歷史角度解讀此故事，便永不能清除覆蓋祕密拱室的瓦礫。所謂瓦礫，即後來摻入的表層象徵、寓言與諸等級，原不屬於原初的共濟會祕儀。論及共濟會祕鑰的真正失傳，阿爾伯特·派克曾寫道：

「如今已無人『從卡巴翁高處，行至耶布斯人鄂南的禾場』；也無人曾見『身披藍金之袍的師尊』；學徒與工匠也不各在其柱前領取工資；大師的工具不再是繪圖板，工作時亦不用『粉筆、木炭與陶器』；學徒升為工匠，也不再由矩尺進至圓規；因這些短語的象徵意義，早已湮沒。」

依古代拉比所言，所羅門實為祕儀學派的入門者；他所建聖殿本是一座啟悟之殿，蘊藏大量異教哲學與陽物象徵。石榴、棕櫚柱頭、門前雙柱、巴比倫基路伯，乃至房室與帷幔的佈局，皆顯示此殿仿照埃及與亞特蘭提斯聖所而築。艾薩克·邁爾在《卡巴拉》中如此觀察：

「羅馬的偽克萊門曾寫：『神造人，分男女。男者是基督；女者是教會。』卡巴拉學者稱聖靈為母，稱以色列會眾為女。所羅門在聖殿牆上鑄刻男女原理之形，以暗示此奧祕；據說，基路伯之像即屬此類。然而這並非出於《妥拉》的明文。男性原則象徵上者、賦形者或創造者、積極者；女性原則象徵下者、被動者、消極者，即由前者所塑成。」

大陸亞特蘭提斯沉沒後，共濟會傳至北非與小亞細亞；當時尚無今名，僅泛稱「太陽與火之崇拜」。基督教成為世界至強宗教時，古代祕儀未曾止息。偉大的潘神並未死去！共濟會即其存續明證。前基督教祕儀不過採納新信仰之象徵，憑其徽記與寓言延續同一真理；此真理自太初即為智者所持。因此，基督教符號的真正詮釋，深藏於異教哲學之中。若無埃及、婆羅門與波斯祭司長所持的神祕鑰匙，智慧之門無從開啟。故當懷敬畏之心思索聖殿與建造者的崇高寓言，並領悟字面解釋之下，實隱藏一項王家祕密。

依《塔木德》傳說，所羅門深諳卡巴拉奧秘。他亦是煉金術士與招魂者，能御眾魔；他自諸魔與不可見世界居民處，習得大量智慧。S·L·麥格雷戈·馬瑟斯譯注《所羅門王之鑰》時坦言，所羅門王極可能是完全意義上的魔法師。該書據稱記載所羅門所蒐集、並用以召喚靈體的魔法祕術，且依弗蘭克·C·希金斯之見，其中多有可與共濟會入會儀式相互參照之處。麥格雷戈·馬瑟斯斷言：「我看不出有何理由，懷疑《鑰匙》出自所羅門王的傳統說法；猶太史家約瑟夫斯等人，曾專述歸於此君主的魔法著作；諸多東方傳統亦確認此點，其法術在《天方夜譚》中亦屢見提及。」

關於所羅門的超自然力量，約瑟夫斯於《猶太古史》第八卷中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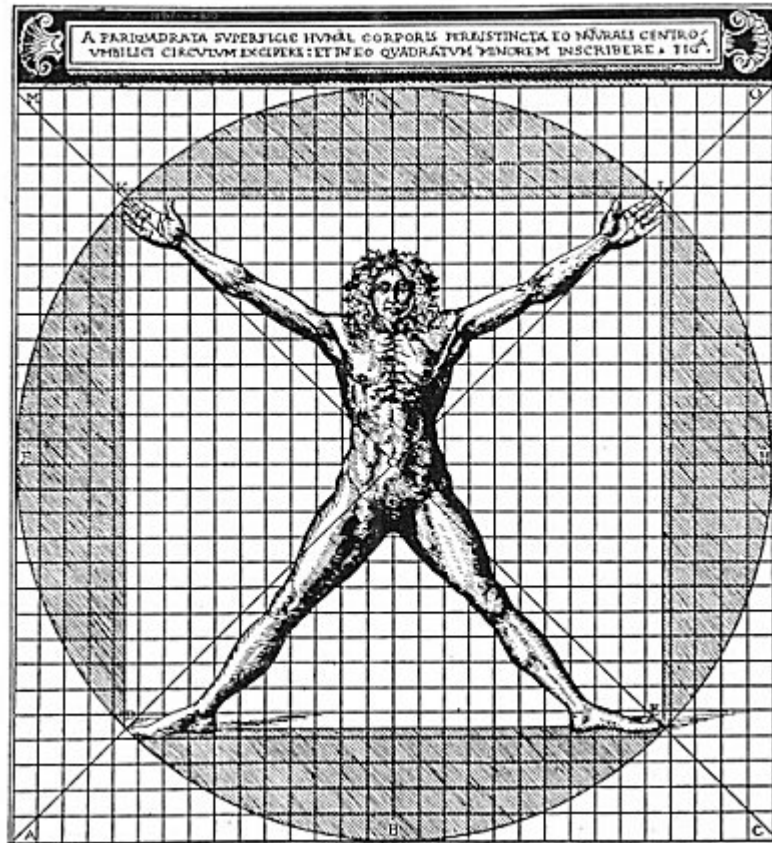
「神將穎悟與宏偉智慧賜予所羅門，使他超越古人，甚至不遜於據稱悟性冠絕群倫的埃及人；神亦使他習得驅逐惡魔之術，此乃有益於人、可療疾恙之學。他又撰寫咒語，能緩解病痛。他留下驅魔之法，以此逐退惡魔，令其永不復返；此法療效至今猶巨。」

中世紀煉金術士堅信，所羅門王通曉煉金術祕密工序，能憑此增殖金屬。巴克斯通博士寫道，宇宙之靈（希蘭）曾助所羅門王建造聖殿，因所羅門深知煉金術智慧，懂得駕馭此無形精質，使之為己效力，遂令不可見宇宙供應大量金銀，而世人多以為那些金銀乃以自然之法開採所得。

伊斯蘭信仰的奧秘，如今由德爾維希守護；這些人捨棄世俗，經受一千零一日的誘惑試煉。偉大的波斯蘇非詩人暨哲人賈拉魯丁，相傳創立了梅夫拉維教團，即「旋轉的德爾維希」；其舞動看似象徵天體運行，內裡則形成一種節奏，用以激發舞者體內靈性意識的中心。

「依神祕教規，世上常有若干聖者，得以與神親密相通。其中，同代人中居於最高位者，稱為其時代的『軸』（Qūtḅ）或『極柱』。……軸之下有兩位聖者，稱『忠信者』，分居其右與左。其下乃四位『中介者』；再下依次為五位『光』與七位『至善者』。下一階由四十位『隱者』填補，亦稱『殉道者』。當一位軸離世，便由居其右的忠信者繼承。……這些聖人亦合稱『靈魂之主』與『指導者』，受託掌管人類靈性上的至高權柄，遠超世俗統治者的權威。」（見L·M·J·加內特《土耳其的神祕主義與魔法》。）

「軸」是一位神祕人物，隱而不顯，混跡人群而不為人知；據傳，他最喜端坐於克爾白聖殿屋頂。J·P·布朗在《苦行僧》中，曾描述這些「大師靈魂」。



小宇宙之奧祕

依切薩里亞諾版《維特魯威》重繪

此圖描繪柏拉圖那神祕的「話語」，早在世界奠基以前，它已降入空間，受十字之限。《典律》的匿名作者寫道：

「柏拉圖所謂的『邏各斯』或世界靈魂、希臘的赫爾墨斯，以及基督教諾斯底派所謂的基督，皆相當於希伯來的亞當·卡德蒙，也就是卡巴拉三元中的第二位格。希波呂托斯所述的庫勒涅赫爾墨斯，與切薩里亞諾版《維特魯威》中的小人形極為相似，故可視為同一象徵。」

因其髮際纏繞葡萄葉，遂聯想至酒神戴奧尼索斯，此作者斷言：「此處清楚可見希臘宇宙神祇的一種奇特遺存；它雖被中古拙劣畫工臨摹得變了形，卻仍忠實保存，終究可辨。」類似圖形亦見於阿格里帕《隱祕哲學》。然而，如同切薩里亞諾的圖解，其所附詮釋之鑰也極不充分。阿格里帕指出，人既然是小宇宙的範型，便在自身之中包含一切數、尺度、重量、運動與元素。共濟會的祕密教義，如同戴奧尼索斯建築師的教義般，主要以哲學方式衡量小宇宙各部及其比例；藉由所得的知識，實現其工藝的最高志向：造就圓滿之人。

共濟會的無價遺產

共濟會的至聖所，飾以千古靈知的珍寶；其儀式中，迴響著先知與聖哲受神啟示的言語。一百種宗教將智慧之禮獻此祭壇；無數藝術與科學，也為其象徵體系添入資糧。共濟會是一所世界性大學，向所有願聆聽者教授靈魂的博雅之學。其講席皆為求知之所，其柱石支撐普世教育的拱門。其繪圖板上鐫刻著歷代永恆真理；凡能領會其神聖深義者，皆已明白：在人類理性初生以來，萬民所追尋、久已失落的奧祕，正隱藏於共濟會祕儀之中。

共濟會的哲學力量蘊於其象徵，這是它從古代祕儀學校繼承的無價遺產。阿爾伯特·派克在致羅伯特·弗里克·古爾德的信中寫道：

「它在我智性視野中漸次成形，成為某種更壯闊、更威嚴、莊嚴神祕而宏偉之物。它在我看來，宛如孤寂中的金字塔；在尚未發現的密室裡，或藏有埃及人久已失落於世的神聖典籍，靜候照亮後世；又似半埋沙漠的獅身人面像。在其象徵體系中，共濟會比世上任何現存宗教更為古老，且同胞情誼的精神正是其本質。它保存瑣羅亞斯德所傳授的符號與教義，淵源卻更久遠；這景象既崇高又可悲：祖先的古老信仰，向世人展示昔日如此深富意義的象徵，卻沉默而徒然地尋求能詮釋者。於是我終於明白，共濟會真正的偉大與尊嚴，在於它持守這些及其他符號；象徵學正是其靈魂。」

底比斯與卡納克的神殿，如今只剩莊嚴的殘石，受時間摧殘，然而埃及哲學之靈仍凱旋穿越世紀。古代婆羅門鑿岩而成的聖所，如今荒廢，雕刻化為塵土，然而吠陀智慧依然存續。神諭已寂，祕儀之殿僅餘列列幽靈般的石柱，然而希臘的靈性榮光仍以不減輝芒照耀。瑣羅亞斯德、赫爾墨斯、畢達哥拉斯、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在一個曾為其智性天才所震撼的世界裡，已化作朦朧記憶；然而在共濟會的神祕聖殿中，這些神人憑其言語與符號再度甦活。候選者經歷入門時，便覺自己彷彿面對著這些遠古的啟悟聖師。

神祕基督教

拿撒勒的耶穌生平真相，從未在正典福音書或次經中完全顯露；即使在尼西亞前教父的若干註釋中，也只留下零星暗示。關乎祂身分與使命的實情，乃是無價的奧祕，據說至今仍藏於「兄弟會之殿」的地下祕室。聖殿騎士團中，少數曾受啟於德魯茲派、拿撒勒派、艾賽尼派、約翰派等教團者，曾聽聞此奇異故事的一鱗半爪；而這些教團至今仍居於聖地偏遠難至的堡壘，守護其祕密。聖殿騎士團對早期基督教史的認知，無疑招致迫害，終至覆滅。早期教父著作中的矛盾不但無法調和，更明白顯示：即便在基督之後最初五個世紀，這些博學之士的著述所依據者，也不過是民間傳說與耳聞之言。對輕信之人而言，萬事皆可為真，也就沒有任何疑難。然而，凡求事實而不為情緒所驅者，便不得不面對諸多疑竇。以下便是一個典型例子：

通俗觀念認為，耶穌於三十三歲，即受洗後傳道的第三年，被釘於十字架。約西元 180 年，里昂主教聖愛任紐——尼西亞前最傑出的神學家之一——撰寫《反異端》，抨擊諾斯底主義教義。書中，愛任紐憑使徒的權威，斷言耶穌活至老年。引文如下：「然而，他們為了支持這句經文『宣告主悅納之年』的錯誤解讀，便主張：基督只傳道一年，並在第十二個月受難。〔如此說時〕卻不知正是自損其說：不但抹殺了祂全部事工，也剝奪了祂最必要、最尊貴的成熟年歲；正是在那段年歲中，祂以教師之身超越眾人。祂若未曾教導，又怎會有門徒？若未臻師長之齡，又何能教導？因祂受洗之時，未滿三十，而是約三十歲始（路加記其年歲如此：『耶穌受洗時，年約三十』）；而（據這些人言）祂自受洗起僅傳道一年。祂於三十歲受難，實則尚在青年，遠未達更高之齡。今者，人生首階段涵三十年，延至四十，此乃共識；然自四十至五十，人始入老境，我主履職為師時正居此齡，福音書與諸長老皆可為證；那些在亞細亞與門徒約翰熟識者，確言約翰曾傳此訊予他們。約翰居留彼處，直至圖拉真時代。有的人更不只見約翰，亦見其他使徒，親聞同一說法，且為此陳述作證。我等當信誰？是這些人，抑或托勒邁烏斯？後者未嘗親見使徒，夢中亦未沾絲毫使徒氣息。」

高弗雷·希金斯評論此段時指出，幸而這段文字未落入銷毀者的毒手；那些人曾企圖抹去一切此類陳述，以求福音敘事彼此一致。他又說，即便在第二世紀，十字架教義在基督徒之間亦是爭執焦點。他說：「愛任紐之證不可動搖。無論依健全批判的原則，或依可能性之理，此說皆無可駁斥。」

尚須注意，愛任紐作此陳述，是為反駁當時流行的另一說法，即耶穌傳道僅持續一年。在所有早期教父中，愛任紐著述時，距聖約翰福音作者之死不過八十年，理當握有相當確鑿的資訊。若使徒親言耶穌以肉身活至高壽，何以神祕數字三十三又被選作其生命長度的象徵？耶穌生平事蹟是否曾被刻意更動，使其行跡更貼合先前諸多救世神所立的模式？這些類比早已被人注意，並用作勸化希臘人與羅馬人的憑藉；二世紀另一位權威游斯丁·殉道者的著作，即可為證。他在《護教書》中對異教徒說：

「我們亦言，神的首生者『話語』，並非由交合而生；我們的教師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死而復活、升天，我等所陳，與你們對尊為朱庇特之子的諸神信念，並無不同。……若我等主張，神以特殊方式生出『話語』，不同於尋常生育，這對爾等不應為奇事；你們也稱墨丘利為神的使者之言。有人或許反對祂曾被釘十字架，但這與你們稱頌的朱庇特諸子相當，同樣受過我們方才列舉的苦難。」

由此可見，基督教會最早的傳教士，頗願承認自身信仰與異教信仰的相似。後世繼承者反而不如他們。

為求準確記述耶穌生平，並解決由此產生的若干問題，有論者提出：當時敘利亞或有兩名宗教導師皆名耶穌、耶書亞或約書亞，乃至更多，而這些人的生平可能在福音故事中混淆。共濟會作者伯納德·H·斯普林格特在《敘利亞與黎巴嫩的祕道教派》中，引述一部早期書籍；因該書涉及某教派儀式，他不得透露其名。引文末段與本論題相關：

「耶和華使艾賽尼派之後裔，於聖潔與愛中繁盛數代。其後，天使長依上帝之命而來，為耶和華之聲興起一名繼承者。再經四代，又一名繼承者降生，名為約書亞；他是約瑟與瑪拉之子，父母皆虔誠敬拜耶和華，除與艾賽尼派往來外，與眾人皆保持距離。此約書亞在拿撒勒重立耶和華，復興諸多失落儀軌。三十六歲時，他在耶路撒冷被亂石擊斃……」

近一世紀已有數部著作問世，試圖補充福音書中耶穌生平與傳道記載之不足。有些敘事自稱根據新近發現的早期手稿；另一些則宣稱源於直接的靈性啟示。這些著作良莠不齊，有的頗具可信度，有的則荒誕難信。一直有傳聞指出，耶穌曾遊學希臘與印度，甚至有人發現，第一世紀印度鑄有一枚紀念祂的錢幣。據悉，西藏保存著早期基督教的文獻；錫蘭一座佛教寺院的僧侶，至今仍保存一份記錄，顯示耶穌曾與他們同住，並熟諳其哲學。

早期基督教雖處處可見東方影響的痕跡，近代教會卻拒絕探討此一議題。若有朝一日確證，耶穌曾受希臘或亞洲異教祕儀的啟悟，對較保守的基督徒而言，勢必造成巨大震撼。若耶穌如教會莊嚴會議所宣稱，是神的化身，那麼《新約》為何又稱祂為「蒙神按麥基洗德的等次，稱為大祭司」？「按……等次」一詞暗示耶穌隸屬於某個體系或階級，其中必有其他人，地位與祂相等，甚至更高。倘若「麥基洗德等次」是指世俗政權出現以前，各民族中的神聖祭司統治者，那麼聖保羅此言便另有深意。它暗示耶穌要麼屬於這些「蒙選哲人」之列，要麼便是在嘗試恢復他們的治理制度。須記得，麥基洗德也曾行過與耶穌最後晚餐相同的儀式：飲酒與擘餅。

喬治·費伯聲稱耶穌原名為耶書亞·哈瑪西亞。高弗雷·希金斯則在《米德拉什·傳道書》與《偶像崇拜論》這兩部早期猶太經文註釋中，發現兩條記載，指出約瑟家族的姓氏是潘特爾；因為兩書都記錄了有人「奉潘特爾之子耶穌之名」獲得醫治。潘特爾之名意為「豹」，將耶穌與酒神巴克斯直接聯繫起來；巴克斯由豹哺育，有時被描繪為騎豹或乘豹車的形象。豹皮在若干埃及入門儀式中亦屬聖物。IHS 這一聖名縮寫，今被解讀為「耶穌，人類救主」，是基督教與巴克斯儀式之間的直接連結。IHS 源於希臘文 ὙΗΣ；其數值（608）象徵太陽，並構成巴克斯的神聖隱名。（參見希金斯《凱爾特德魯伊》。）於是問題浮現：早期羅馬基督教，是否因與巴克斯崇拜

有諸多相似之處，而與之混淆？若能證實這一點，《新約》中許多至今難解的謎題，或將迎刃而解。

耶穌最初或許以寓言闡述宇宙的運行，這些描述後來卻與其人生混為一談。克里斯托斯（Χριστός）代表古代萬民所崇敬的太陽力量，此點無可爭辯。若耶穌以克里斯托斯之名與人格，揭示這股太陽力量的本質與目的，從而為這抽象力量賦予一位神人的形象，也只是追隨歷代大師已立下的先例。這位神人被賦予神的一切特質，正說明人人內在皆潛藏神性。凡人唯有與此神聖真我合一，方能成神。與不朽真我結合，即是不朽；因此，尋得真我者便是「得救」。這位克里斯托斯，即人內在的神聖之人，才是人真正的救贖希望，是抽象神性與凡人之間活的中介。正如阿提斯、阿多尼斯、巴克斯與俄耳甫斯，原本都是受啟悟之人，後來卻與自己所創造、用以象徵此神聖力量的人格形象混為一談；耶穌也同樣與克里斯托斯這位神人混為一談，而他所宣揚的，正是這位神人的奇蹟。既然克里斯托斯是囚於萬物之中的神人，入門者的首要使命，便是從自身內部釋放或「復活」這永恆者。凡與其克里斯托斯重歸合一者，遂稱為「基督之人」，亦即「受膏之人」。

異教哲思中最深邃的教義之一，論及那位普世的救世神：祂以其本性，將重生者的靈魂提升至天界。此觀念無疑啟發了歸於耶穌的那句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非經由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早期基督教作者為了將耶穌與其克里斯托斯糅合為單一人物，拼湊出一套教義；若要重尋基督教真義，便須將此教義拆解，還原其最初構成。在福音敘事中，克里斯托斯代表圓滿之人；祂歷經以三十三年象徵的「世界奧秘」各階段後，升入天界，與永恆之父重聚。如今流傳的耶穌故事，正如希蘭·阿比夫的共濟會傳說，屬於早期基督教與異教祕儀的祕密入門儀式。

於基督紀元前數世紀，異教祕儀的奧義逐漸流入凡俗之手。在比較宗教學者看來，有一小群忠誠的哲人與神祕家，收集這些祕密，重新披上象徵外衣，並以「神祕基督教」之名保存了數世紀。艾賽尼派普遍被視為此知識的守護者，也是耶穌的啟悟大師。若果真如此，耶穌無疑曾在麥基洗德聖殿受啟；六百年前，畢達哥拉斯也曾在此學習。

艾賽尼派是早期敘利亞諸派中最顯赫的一支，由虔誠男女組成，過著苦修生活：白日從事簡樸勞作，夜晚專心祈禱。偉大的猶太史家約瑟夫斯對他們讚譽有加。他說：「他們教導靈魂不朽，並認為義行的賞報值得竭力追求。」他又補充：「他們的生活方式優於常人，且全心投入農事。」艾賽尼之名據說源自古敘利亞語，意為「醫者」；這些慈悲之人以療癒心智、靈魂、身體之疾為其天職。依愛德華·舒雷所述，他們有兩處主要據點，一在埃及的莫里斯湖畔，一在巴勒斯坦死海附近的隱基底。有學者將艾賽尼派溯源至先知撒母耳的學派，但多數認為其起源於埃及或東方。其祈禱、冥想與禁慾之法，與遠東聖者並無二致。加入艾賽尼派團體須經一年試煉。此祕儀學校如許多同類組織，設有三個階次；僅極少候選者能全數通過。艾賽尼派又分為兩支團體，一為獨身者，一為已婚成員。

艾賽尼派從不經商，亦不涉足城市商貿；他們以農耕、牧羊取毛，以及製陶、木工等手藝維生。在《福音書》與《次經》中，耶穌之父約瑟既被稱作木匠，亦被稱為陶匠。在《多馬福音》與《偽馬太福音》裡，據描述，幼年耶穌以泥土塑成麻雀；他擊掌之時，麻雀便獲生命飛去。艾賽尼派被視為猶太人中較有學養的一群；亦有記載指出，他們曾被選為駐敘利亞羅馬軍官子弟的教師。因其成員多為工匠，此團體被視為近代共濟會的先驅之一。艾賽尼派的符號包含若干建築工具；他們祕密建造一座靈性與哲學的聖殿，作為活神的居所。

艾賽尼派信奉流溢之說，如同諾斯底派。其主要目標之一，是運用其教團歷代守護的靈性祕鑰，重新詮釋摩西律法。由此推知，艾賽尼派實為卡巴拉學者；他們與敘利亞當時諸宗派一樣，期盼著舊約所預言的彌賽亞降臨。耶穌的父母約瑟與馬利亞，據傳皆屬艾賽尼團體。約瑟較馬利亞年長甚多。依《雅各第一福音》所載，他本是鰥夫，已有成年兒子；而在《偽馬太福音》中，他稱馬利亞為「年紀比我孫輩還小的孩子」。馬利亞幼年即已奉獻於主；若干《次經》詳述她童年早期的神蹟。她十二歲時，祭司們商議這位獻身於主的少女將何去何從。當時猶太大祭司佩著胸牌，進入至聖所，忽有天使顯現，說道：「撒迦利亞，你去召集百姓中的鰥夫，令他們各執一杖；主向誰顯出徵兆，那人便是她的丈夫。」約瑟走在鰥夫之首，前去迎見祭司；他收集其餘眾人的杖，交由祭司保管。約瑟的杖只有他人一半長，祭司歸還眾人之杖時，並未留意他的杖，竟將它遺留在至聖所中。其餘鰥夫皆領回己杖後，祭司等候天顯異象，卻杳無蹤跡。約瑟因年邁，並未索回己杖，自認絕無中選之可能。然而天使再度向大祭司顯現，命他歸還那根被遺忘的短杖。大祭司將杖遞與約瑟時，一隻白鴿忽自杖端飛起，棲落於此老木匠頭上；這孩子便託付給了他。

《東方聖典與早期文學》編者提醒讀者：在新約諸多次經中，尤其那部託名「多疑者」多馬、現存最早希臘抄本約屬西元 200 年的作品，在描述耶穌童年時，筆調極不尋常：「此孩童基督幾乎被描繪成小惡魔，詛咒並摧毀一切觸怒他的人。」此類次經旨在喚起讀者恐懼戰慄，在中世紀廣為流傳，因其精神與當時基督教迫害之風氣全然吻合。《多馬福音》如同許多其他早期聖書，偽造之目的有二：其一，在神蹟敘事上壓倒異教；其二，令不信者「敬畏上主」。這類著作自無事實根基。基督教的「神蹟」曾是其資產，今已成最大負債。在輕信的年代裡，添入超自然事蹟以震懾無知者；在本世紀，卻只令明理之人疏遠。

《尼哥底母希臘福音》宣稱：耶穌被帶到彼拉多面前時，羅馬衛兵所持旗幟低垂向祂致敬，士兵竭力阻止也無效。《彼拉多書信》則記載，凱撒因彼拉多處死義人而震怒，下令斬其首級。彼拉多祈求寬恕之際，主遣天使來訪，安慰這位羅馬總督，並應許全基督教世界將銘記其名；待基督再臨審判萬民時，彼拉多將作為見證立於祂面前。

上述故事，正是數世紀以來附著於基督教本體上的層層積垢。民眾自詡為這些傳說的守護者與承襲者，並強烈反對清除這信仰表層的虛飾。民間傳統雖常蘊含若干真理成分，卻往往已被扭曲至面目全非。故而故事或許大體為真，細節卻已謬誤難救。真理如美，不加雕飾時最顯莊嚴。荒誕傳說如霧，遮蔽了基督信仰的真根基，然少數明眼者仍可依稀看見一套偉大而高貴的教義，

由一位偉大而高貴的靈魂傳予世間。約瑟與瑪利亞，兩位虔敬聖潔的靈魂，獻身事奉神，盼望彌賽亞臨世以扶助以色列。他們遵從艾賽尼派大祭司之命，為一偉大靈魂的降臨預備軀體。於是耶穌由無玷受孕而生。所謂「無玷」，意為潔淨，而非超自然。

耶穌由艾賽尼派養育教導，後又獲准進入其最深奧的祕儀。一如所有偉大啟悟者，祂必須東行求道；祂生命中的靜默歲月，正是在熟習那日後授予世間的祕傳教誨。祂在完成教團苦修實踐後，達至基督化之境。在與自身靈性本源重新合一後，祂便奉那位「自世界奠基以前即被釘十字架者」之名，召集門徒與使徒，傳授那已部分於以色列失傳的祕密教導。祂後來的命運無人確知，但極可能也遭受迫害；凡試圖重建其時代倫理、哲學或宗教體系者，往往皆難免此命。

耶穌以比喻對眾人說話；對門徒也說比喻，只是境界更高，更見哲理。伏爾泰曾言，柏拉圖理當由教會封聖；他是首位闡釋克里斯托斯之祕的人，對此根本教義的貢獻無人能及。耶穌向門徒揭示：下界受一位偉大靈性存在主宰；該存在依照永恆之父的旨意塑造下界。這位大天使的心智，既是世界的心智，也是世俗的心智。為了讓人免於世俗的死亡，永恆之父將祂諸般權能中最古老、最尊貴者送入了創造界，即神聖心智。這神聖心智獻身為活祭，被擘開而為世界所食。祂在一場祕密而神聖的晚餐中，將自己的靈與身賜予十二類理性造物，神聖心智遂成為眾生的一部分。人因此能以這力量為橋，渡向不朽。凡將靈魂提升至神聖心智並侍奉祂者，便是義人；達此義境，便使神聖心智解脫，重歸榮耀的神聖源頭。耶穌傳授這知識時，門徒彼此說道：「看，祂自己便是這心智的化身！」



嘉德騎士團的大聖喬治徽章與項圈

出自阿什莫爾《嘉德騎士團》

嘉德騎士團極可能是由愛德華三世仿亞瑟王圓桌騎士團而設立；該組織在坎布蘭戰役後，已無可挽回地瓦解。流傳一說，認為索爾茲伯里伯爵夫人的吊襪帶，是嘉德勳章創立的由來；此說並不可靠。嘉德勳章箴言為：「心懷邪念者蒙羞。」聖喬治被奉為此團守護聖人，象徵著人高等本性戰勝低等本性的龍。雖說聖喬治據稱活於三世紀，但他很可能是自異教神話借來的人物。

亞瑟王傳說群與聖杯傳說

據傳，克里斯托斯（靈性法則）的身軀由兩人保管，而福音書僅略微提及。這二人是尼哥底母與亞利馬太的約瑟；二人皆虔誠，雖並非克里斯托斯的門徒或使徒，卻被選為其聖骸的守護者。亞利馬太的約瑟是入門弟兄之一；亞瑟·愛德華·韋特於《共濟會新百科全書》中稱他為「基督教世界首位主教」。正如教廷現世的可見權力，據說由聖彼得奠定；而信仰的靈性（或不可見）本體，則經由亞利馬太的約瑟所傳使徒承繼，託付給「聖杯祕密教會」。而那永恆盟約的象徵——長流之杯與淌血之矛——原本即交由約瑟守護。

據說亞利馬太的約瑟遵聖腓力之命，攜帶聖物，歷經艱難抵達不列顛。他於此獲地建教堂，成立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約瑟將杖插入土中，杖生根，成為奇蹟聖棘，每年開花兩次，今稱格拉斯頓伯里聖棘。亞利馬太的約瑟命運終局無人知曉。有人信他如以諾般被接走；另有人稱他葬於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歷來屢有人尋覓聖杯，相信它藏在這古修道院下方一座地穴中。近來發現的格拉斯頓伯里聖杯，虔信者以為即原始聖杯；然而在嚴謹研究者看來，難以接受其為真。除了作為遺物本身的價值外，其實無法證明什麼，如同著名的安提阿聖杯；因即便在一千八百年前，世人對基督教祕儀的知識也不比今日更多。

聖杯神話的起源，如這場宏大傳奇中的幾乎一切元素，皆奇異而難以追索。英倫群島民俗中多有魔法釜、鍋、杯與飲角的記述，足以為其奠基。最早的聖杯傳說將此杯描寫為真正的豐饒角。其內之物取之不竭，飲用者永不飢渴。一則記述說，無論人病得多重，只要看見此杯，八日內便不會死。若干權威相信聖杯延續了阿多尼斯與阿提斯儀式中的聖杯。一些古代祕儀皆用聖餐杯或聖爵；巴克斯神也常以花瓶、杯或甕的形象象徵。在自然崇拜中，永流聖杯表示豐饒收穫，維持人的生命；如同墨丘利的無底水壺，乃取之不盡的自然源泉。依現有證據，若將聖杯象徵視為純粹源自基督教，實屬謬誤。

亞瑟王傳說中，魔法師梅林是最神祕的人物。有傳說稱，當耶穌降世欲解救世人脫離邪惡時，仇敵決意派出一名敵基督，破壞祂的工作。於是，魔鬼化作可怖巨龍，籠罩一名年輕女子；她為逃避毀滅家族的邪惡，已躲入聖所。梅林誕生於她腹中，既有母親人性，亦承襲魔父之力。但他未投身黑暗，反而皈依真光，僅留父親賦予的兩項異能：預言與行奇蹟。梅林這「地獄之子」的故事實乃寓言，他是蛇或龍的「哲學之子」；凡祕儀入門者皆可稱此名，認自然為必朽母親，視蛇或龍所顯智慧為不朽父親。將龍蛇等同邪惡，源於誤解《創世記》前幾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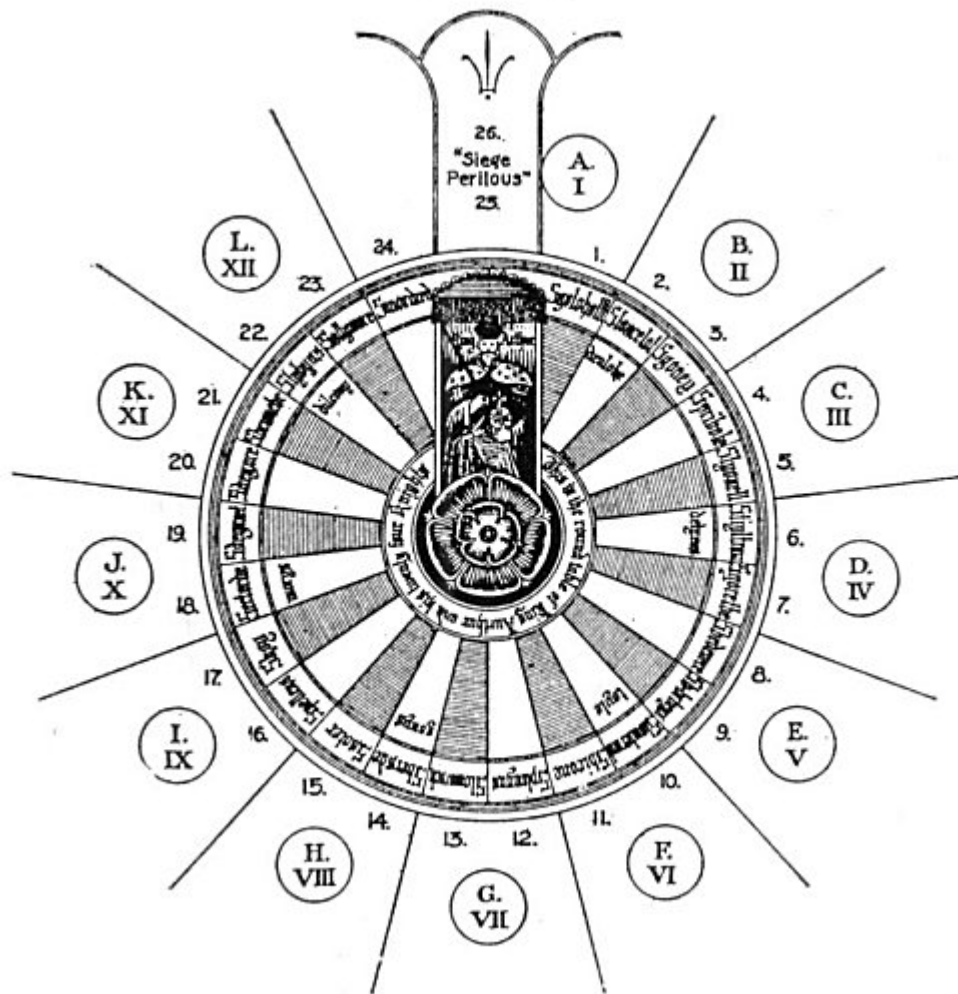
亞瑟幼時受梅林照護，少年時由其傳授祕密教義，並可能獲准進入自然魔法最深層的奧秘。在梅林相助下，亞瑟成不列顛首席將領，後世竟將此尊位與王權混淆。亞瑟自布蘭斯托克鐵砧拔劍，確立了神聖領導權後，梅林又助他從湖之女士取得王者之劍。建立圓桌後，梅林功成身退，

倏然消失：一說他化入空中，至今仍如幽影般存在，能隨意與凡人溝通；另說他自行退入一座巨大的石室，並從內部將其封閉。

許多與查理曼有關的傳說，後來附會於亞瑟；亞瑟最著名的事跡，是在溫徹斯特創圓桌騎士團。關於圓桌儀式與入門禮的可靠記載已佚。有故事謂圓桌可伸縮，能容十五人亦能容一千五百。常見記述則定騎士人數為十二或二十四。十二象徵黃道十二星座，亦表耶穌使徒。騎士姓名與紋章繪於座椅。若有二十四位騎士入席，則每一星座分為明暗兩半，以示星座晝夜相位。黃道每一星座每日上升兩小時，故二十四騎士代表二十四小時、《啟示錄》中寶座前二十四長老，及波斯二十四神祇，各掌一日的時段。圓桌中央的玫瑰，象徵主耶穌基督的受難；祂從死者中「復起」（rose），因此玫瑰也象徵復活。另有一張神祕空席，稱「危座」，惟尋獲聖杯者得坐。

亞瑟其人，可見宇宙神話反覆再現的新貌。不列顛王子象徵太陽，騎士象徵黃道，其光劍或為日光，用以斬黑暗之龍；或為地軸。圓桌是宇宙，「危座」是完人之座。就世俗意義而言，亞瑟是一個祕密的基督教—共濟會哲學兄弟會的總大師，其成員自稱「騎士」。亞瑟得此高位，因他已從卑金屬之鐵砧（其低等本性）拔出寶劍（靈）。一如常例，史實的亞瑟漸與其教團寓言神話相混，至今難分。亞瑟戰死於坎布蘭後，祕儀終止；就祕傳意義而言，他被黑舟載走，如丁尼生在《亞瑟之死》所描繪。偉大的王者之劍亦被擲回永恆之水中，象徵宇宙顯現之日終結時，宇宙黑夜的降臨。歷史上的亞瑟，其遺骸或許葬於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此處與聖杯及亞瑟傳說祕儀淵源深厚。

中世紀玫瑰十字會員必握有亞瑟傳說與聖杯祕密；其象徵多融入該會。聖杯傳說雖是基督奧祕最明顯的鑰匙，卻最被輕忽。



亞瑟王圓桌

出自詹寧斯《玫瑰十字會士：其儀式與奧秘》

傳說亞瑟十五歲時，於公元 516 年加冕，成為不列顛國王。他即位不久，便在溫莎創立圓桌騎士團。此後，騎士每年在卡利恩、溫徹斯特或卡美洛聚會，慶祝五旬節。歐洲各處的勇武豪傑慕名而來，渴望加入這支英國騎士貴族的行列。入團須有高貴的品德與武勇；凡具備這些特質者，皆可獲邀進入亞瑟王的卡美洛宮廷。亞瑟王集結了全歐洲最英勇高貴的騎士後，再從中遴選二十四位膽識與正直出類拔萃者，組成圓桌之圈。據說，這些騎士個個位高權重，無人能凌駕他人；因此，當他們聚首慶祝週年時，必須圍坐圓桌，使每個席位同等尊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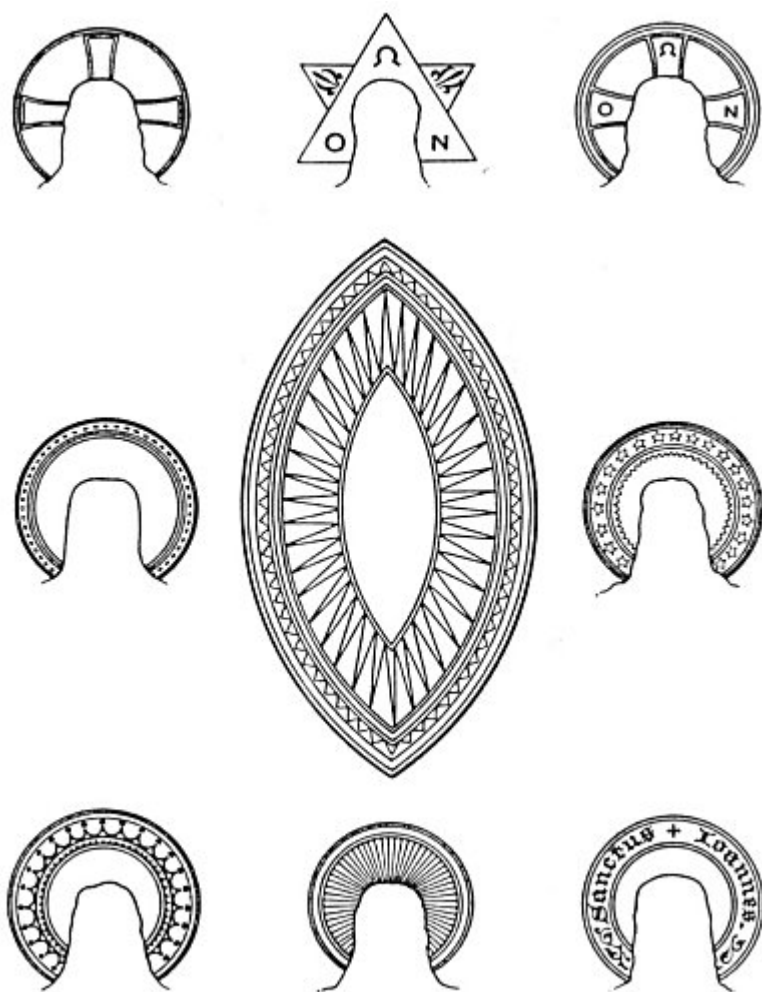
圓桌騎士團或許曾有獨特的儀式與符號，但相關知識未能流傳後世。伊萊亞斯·阿什莫爾在關於嘉德騎士團的著作中，附有一幅雙頁圖版，羅列所有騎士團徽記；唯獨預留給圓桌符號的區塊一片空白。圓桌象徵學之所以失傳，主因是亞瑟王在坎布蘭戰場上英年早逝（公元 542 年），時年四十一歲。他在那場著名的戰役中擊敗死敵莫德雷德，卻也賠上性命，更令幾乎所有圓桌騎士為護主而戰死。



雅各·波墨，條頓神智學家

出自威廉·勞英譯《雅各·波墨著作集》

雅各·波墨 1575 年生於格爾利茨附近村莊，1624 年卒於西里西亞。他受的教育不多，幼年便跟鞋匠當學徒。後來他成了熟練鞋匠，結婚，育有四子。一日，他照看師傅店鋪時，一位神祕陌生人進來；此人雖似身無長物，卻顯得智慧超凡、氣質高貴，且有深厚的靈性修為。陌生人問一雙鞋的價錢，年輕的波墨不敢開口，怕師傅不悅。陌生人堅持，波墨終於估了個師傅可能願收的價。陌生人立刻買下離去。走上街一小段，神祕陌生人停下，朗聲喊道：「雅各，雅各，出來。」波墨驚愕，跑出屋外。這奇異男子雙眼凝視青年，彷彿閃爍著神聖之光。他握住男孩右手，說道：「雅各，你如今微小，卻將變得偉大，成為另一個人，使世人為之驚異。因此要虔誠，敬畏上帝，尊崇祂的聖言。勤讀聖經，其中自有安慰與教導。因你必忍受苦難、貧窮與迫害；但要勇敢堅忍，上帝愛你，恩待你。」波墨深受預言感動，追尋真理之心愈烈。最後，他的努力得到回報。七日之久，他處於一種神祕狀態，期間不可見世界的奧祕向他揭開。據說雅各·波墨向全人類揭示了煉金術最深祕密。他在家人圍繞中去世，最後之言是：「如今我往樂園去了。」



象徵學中的光暈與光輪

出自奧茲利《基督教象徵手冊》

異教神祇與基督教聖徒頭部周圍的金色光暈，既表其沐於太陽榮光，亦示其內在靈性太陽正放射「輝光射線」，以天界華彩環繞。光暈以直線表示者，屬太陽；用曲線者，帶月亮本性；二者結合時，象徵兩極和諧。圓形光暈屬太陽、屬陽性；菱形光暈或魚胞形則屬月亮、屬陰性。主教座堂的圓窗與菱形窗亦存此象徵。聖徒與殉道者光暈之形、色、飾中，藏一整門科學。獲封聖者的頭部通常環繞一圈簡單金環；聖父與聖子之光輪華麗得多，常飾聖喬治十字、花飾十字或百合十字，且只露三臂。

十字與釘十字架

雅各布斯·德·沃拉金的《黃金傳說》中，保存一則引人深思的十字傳說：亞當自知大限將至，命子塞特前往伊甸園，向守門天使索取上帝允諾的「慈悲之油」。塞特不知路途，亞當道：「朝東走便是。我們被逐出時，腳印下的草永不生長。」

塞特依言東行，果然尋到入口。天使讓他入園。園中有棵巨樹，枝幹通天，形如十字，立在峭崖邊緣，崖下通往地獄。樹根之間，他看見兄長該隱被盤繞的枝幹囚住。天使不給油，卻遞來三顆生命之樹的種子，或者是知識樹的種子。塞特攜種歸家，亞當大喜，不再戀世。三日後死，依天使吩咐，三顆種子埋入他口中。種子長成三幹合一的小樹，吸了亞當的血，於是亞當的生命便在樹裡了。挪亞掘起此樹，帶進方舟。洪水退後，他把亞當的頭骨埋在加略山下，將樹栽於黎巴嫩山頂。

摩西在此樹中看見異象，即燃燒的荊棘，並從樹上砍下魔法杖，用它使石出水。但他第二次擊石時未呼喚主，因而不得將聖杖帶入應許之地；遂將其插植於摩押山中。大衛多方尋索，終於找到此樹。所羅門想用它作聖殿柱子，木匠無論如何裁切，總不合用：不是太長，便是太短。他們厭棄此木，棄在一旁，後來拿來造橋，連接耶路撒冷與四周山地。示巴女王來訪所羅門，本該過橋，但她一見此樹，拒絕踏上；跪禱之後，脫鞋涉水。所羅門深受感動，命人以金板覆蓋此木，置於聖殿門上。它一直留在該處，直到所羅門貪婪的孫子盜走金板，又將此木埋起，以免罪行敗露。

樹埋之處，立刻湧泉，後來稱畢士大。全敘利亞的病人來此求醫。池中天使成了樹的守護者，多年安然無事。最後，這段木頭浮上水面，再度被用作橋梁，橫跨加略山與耶路撒冷；耶穌正是踏它前去受釘。加略山上無木，此樹遂被鋸成兩段，作了人子的十字架。十字架立處，正是亞當頭骨埋藏之地。後來海倫娜皇后發現此十字架，見其一木之中竟含四種木質，象徵四元素；此後，凡獲准觸摸此架的病人，皆得痊癒。

常人以為十字崇敬僅屬基督教，但稍察其在宗教象徵的地位，便知不然。早期基督徒竭力掩藏其象徵、教義與儀式的異教源頭。他們毀滅所居各族的聖書，或令學者無法研究比較哲學，試圖抹去基督以前的教義記錄。有時，古代作者的著作亦遭人竄改，不利段落被刪去，而插入外來文字。約瑟夫斯書中那段據稱偽造的耶穌記載，常被舉為例證。

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失落典藏

基督紀元以前，從古代世界各地蒐集而來七十萬卷珍籍，藏於亞歷山大城專建的館舍中，包括羊皮、紙草、犢皮、蠟板所書，另有石板、陶板與木板。這宏偉的知識寶庫，毀於三場大火。在凱撒縱火焚燒港中艦隊後，其倖存的部分，又於約西元 389 年被基督徒依狄奧多西敕令毀去；狄

奧多西曾令摧毀塞拉皮斯神殿，即供奉塞拉皮斯、收藏諸卷的建築。據說這場大火毀去了馬可·安東尼贈予克麗奧佩特拉的圖書館；此館原是為彌補西元前 51 年大火所焚藏書的一部分。

關於此事，海倫娜·布拉瓦茨基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寫道：「他們〔巴勒斯坦的拉比與智者〕說，史書所稱被凱撒焚毀、被西元 389 年的基督徒暴民摧殘，以及阿拉伯將領阿姆魯焚燒的卷軸與手稿，並未如世人所信那樣全數亡佚。他們所述如下：西元前 51 年，克麗奧佩特拉與其弟狄奧尼修斯·托勒密爭位時，正值修繕布魯基翁，其中藏七十多萬卷冊，皆以木板與防火羊皮紙裝訂。最珍貴又無副本的原始手稿，暫存一名圖書館員家中。……凱撒下令焚燒艦隊後，數小時才波及港口附近的第一批建築；而……圖書館員在博物館的數百名奴隸協助下，成功救出了最珍貴的卷軸。」這些獲救的書極可能仍埋藏在埃及或印度；在它們重見天日前，現代世人仍無從得知許多偉大的哲學與神祕真理。古人更清楚理解這些失落環節，亦即異教祕儀如何延續至基督教。



聖十字的歷史

出自貝爾若《聖十字史》

(1) 亞當教塞特通往伊甸園之路。(2) 塞特取三粒生命之樹的種子，置於已逝亞當的舌底。(3) 示巴女王涉水而過，拒絕踏上聖木。(4) 聖木安置在所羅門聖殿門上。(5) 基督受釘之十架，木料便取自這株聖樹。(6) 驗證其令死者復甦之力，從另外兩具十字架中辨出真十字架。

異教象徵學中的十字

湯瑪斯·麥考爾·法洛在《大英百科全書》「十字與釘十字架」條中，闡明此符號的古老性。他說：「十字作為宗教象徵，早在基督教以前，並在非基督教民族中，已幾乎普遍存在；且多半與某種自然崇拜相連。」

十字不僅常見於各民族藝術，對十字的崇敬，更是大部分人類宗教生活的重要一環。十字也是北美、中美及南美印第安人普遍共有的象徵。威廉·W·西摩記述：「阿茲特克的雨之女神掌中持十字；托爾特克人聲稱，其神魁札爾科亞特爾授予他們十字記號與儀軌，故其權杖形似主教牧杖，披袍上遍飾紅色十字。」（見《傳統、歷史與藝術中的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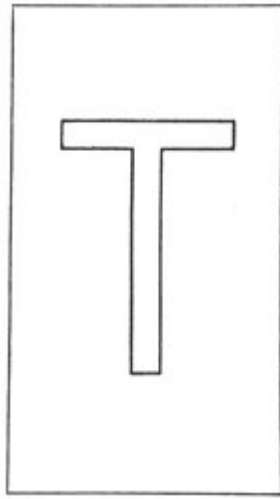
日本與中國亦尊崇十字。畢達哥拉斯學派視數字十為至聖，其象徵便是 X，亦即十字。中日兩國文字，「十」字正是十字形。佛教的生命之輪，由兩重十字交疊而成，其八端體現於聖殿騎士團獨特的十字樣式中，此形制實則深具佛教含義。印度不僅在雕刻繪畫中存留十字，更將其融入建築形式；其眾多廟宇皆以十字形為地基，一如基督世界的教堂與主教座堂。

西藏的曼荼羅上，天界呈十字開展，四方各立一尊魔王。孟買港埃勒凡塔島的古窟中，曾發掘出一枚極古老而珍異的十字。迦勒底、腓尼基、埃及與亞述的藝術裡，各類十字皆為常見題材。希臘厄琉息斯祕儀的入門者，受禮時會獲贈一枚十字，以鍊或繩懸於頸項。對玫瑰十字會員、煉金術士與光照派而言，十字是光的象徵，因 L V X 三字母皆源於十字的局部構成。

T 十字

十字可分三種清晰有別的形制。第一種稱為 T（更確切地說，是 TAV）。其狀酷似現代字母 T，一橫置於一豎之上，兩臂等長。將一株橡樹截斷，上段橫架於下段，便成此形，此乃德魯伊神胡的象徵。據推測，此符號源於埃及，取形自公牛或公羊（金牛座或白羊座）張開的雙角，及其面部的垂直線條。握住其直立底部時，形似木槌或法槌，故亦稱「錘形十字」。卡巴拉式共濟會傳說中，希蘭·阿比夫從先祖土八該隱手中接過一柄 T 形鎚。在現代共濟會儀軌中，則以 T 字尺的形式存在。這似乎是現存最古老的十字形制。

密特拉祕儀的每位入門者，額上皆刻有 T 十字。埃及祕儀中，國王入門時，T 十字會觸及其唇。某些美洲印第安祕儀則將它刺青於候選者身上。卡巴拉學者視 T 十字為天界的象徵，亦將其與畢達哥拉斯的四元數相聯繫。赫爾墨斯的雙蛇杖，便是由 T 十字演變而來。（見阿爾伯特·派克。）



T 十字

主吩咐耶路撒冷的百姓，將 T 十字標在額上，如先知以西結所載。有些被控犯罪但宣判無罪者，也獲此符號以示釋放。

有柄十字

第二種類型，是在 T 十字上方添一圓環，常簡化為直立橢圓。古人稱之為有柄十字，意即「生命十字」。此乃開啟古代祕儀的鑰匙，很可能啟發了後世聖彼得持金鑰開啟天門的故事。在埃及祕儀中，候選人高舉有柄十字越過頭頂，穿越種種真實與虛構的險阻；黑暗諸力在此符號前羞愧退卻。讀者當記得「憑此記號，汝將得勝」一語。理查·佩恩·奈特曾指出，T 十字近似金星的符號。他說：「此形十字偶見於錢幣；塞拉皮斯神殿遺址中亦發掘數枚。狄奧多西皇帝大舉毀滅異教建築時，將該神廟拆毀；當時的基督教古物學者稱，這些十字象徵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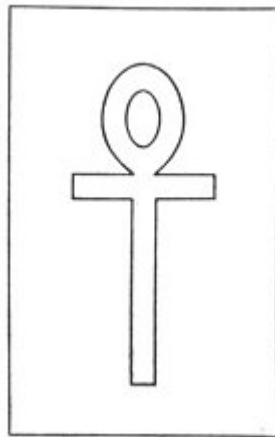
奧古斯塔斯·勒·普隆容於《瑪雅與基切人的神聖祕儀》中，稱有柄十字為「尼羅河之鑰」與「象徵中的象徵」，無論是完整形制，或簡化為 T 形，皆見於帕倫克、科潘乃至整個中美洲雕像的胸前與浮雕上。他注意到，此符號總與水相繫：巴比倫人視此為水神的徽記；斯堪地那維亞人視此為天界與不朽的象徵；在瑪雅文化裡，則代表返老還童與免除肉身之苦。

戈布萊·達爾維埃拉伯爵在《象徵的遷移》中，提出此符號與「生命之水」的關聯：古埃及人曾使用一種名為尼羅河水位計的器具，形似有柄十字，用以測量並調節尼羅河氾濫。很可能正因它與尼羅河有這層關係，才被視為生命的象徵；埃及全境仰賴此河氾濫灌溉，方能確保五穀豐登。在紙草卷軸中，埃及法老口中發出有柄十字，以示赦免敵人之意；此符號也隨國王下葬，象徵靈魂不滅。許多男女神祇手持此符號，標示其神聖的仁慈與賦予生命之能。開羅博物館藏有大量十字，形狀、尺寸、設計各異，足證此乃埃及尋常可見的符號。



復活節島石像背面所示有柄十字

有柄十字曾流傳至世界多地，例如在南太平洋復活節島發現的神祕石像中，至少有一尊背面刻有此符號。這尊像是群像中較小的一尊，由帆船運至倫敦，現藏於大英博物館；其背面的有柄十字清晰可辨。



有柄十字

十字與圓同為生殖象徵；古人既崇敬自然生殖之力，亦視之為神創造屬性之顯現。有柄十字乃陽性 T 與陰性橢圓結合，生殖原則遂現於形中。

羅馬與希臘天主教十字

第三種十字，便是人們熟知的羅馬或希臘天主教樣式，總讓人聯想到耶穌基督受難的刑具；但實際的樣式與後世流傳的可能不同。十字的變體近乎無限，差異全在直橫兩臂的比例長短。在不同的祕密結社裡，還能看到複合十字，例如共濟會皇家拱門的三重 T 標記，以及共濟會與羅馬天主教皆使用的雙重、三重十字。

對基督徒而言，十字有兩層含義。首先，這象徵救主之死；信徒相信，藉由祂的殉難，自己得以分享神的榮耀。再者，這也象徵謙卑、忍耐與生命重擔。十字同時代表生命與死亡，這點耐人尋味。許多民族深究宗教的天文層面；波斯人、希臘人與印度人很可能將十字視為二分二至點的象徵，認為太陽每年行經這些假想的交點時，便象徵性地被釘上十字架。

如此多民族皆將其救世主視為太陽的人格化，足以證明十字在異教神話裡，必定也扮演著天文要素的角色。勒·普隆容認為，十字崇拜部分源於南十字座每年升起，恰在雨季之前；該緯度的原住民完全仰賴雨水耕種，故將十字視為甘霖將至的年度徵兆，對他們而言，這意味著生命。

依據古代哲學與現代科學，基本元素有四種；古人用十字的四臂來代表，並在每臂末端安置一種神祕的卡巴拉生物，以象徵特定元素的力量。例如以公牛象徵土；以蠍、蛇或鷹象徵水；以獅子象徵火；空氣則以環繞雙翼的人首象徵。值得注意的是，有四個字母寫在羊皮紙上（亦有人說是木牌），置於受難十字架的頂端，應是四個希伯來詞的首字母，代表四元素：「Iammin，海或水；Nour，火；Rouach，氣；Iebesah，乾土。」（見阿爾伯特·派克《道德與教義》。）

立方體展開各面能形成十字，使此符號與大地相連。雖然圓中十字一直被視為地球的標誌，但其實更該視為複合元素「土」的象徵，由四個基本三角形構成。數千年來，十字始終與人類的救贖計畫相關。煉金術中用來製作哲人石的元素，包括鹽、硫、汞與阿佐特，也常以十字象徵。指向四方的十字同樣有其奧義；四正方位所成的十字，也有其祕密意義；共濟會中三人一組，至今仍向羅盤四方出行，尋找失落之言。

十字的材質也是其象徵意義不可或缺的一環。金十字象徵覺照；銀十字象徵淨化；賤金屬十字象徵屈辱；木十字象徵向上之志。事實上，許多民族祈禱時張開雙臂的習俗，也影響了十字的象徵意義；十字因其形狀，遂被視為人體的象徵。人體結構的四大組成——骨、肉、神經與脈管——都與十字象徵有關。尤其因為脊神經在脊柱底部交叉，讓人聯想到「我們的主也在埃及被釘十字架」的說法。

人有四種表達載體（或媒介），靈性自我憑此接觸外在宇宙：物質屬性、生命屬性、情感屬性與心智屬性。每一種原則上都對應一種基本元素；卡巴拉學者又為它們各配一種活物，因此十字成為人類複合本性的象徵。

釘十字架：一則宇宙寓言

無數救主曾為人的罪而死，也為人所殺；並藉其死亡，在天上為殺害他們者的靈魂代求。神人的殉難，以及世界因其血而得救贖，是許多偉大宗教的根本信條。這類故事幾乎都可追溯至太陽崇拜；因為那光輝的日輪，每年為宇宙萬物而死、卻又從冬之墳墓中，年復一年的勝利復活。釘十字架的教義，必然奠基於古代智慧的祕傳傳統；這不斷提醒人們：人的神聖本性，永遠被釘在肉體上。某些異教祕儀的入門儀式，就包括將候選者釘上十字架，或令其身體躺臥於十字形的祭壇。據稱，提亞納的阿波羅尼奧斯（敵基督者）曾在大金字塔內受領埃及奧秘；他在那裡懸於十字架上直至失去知覺，隨後被放入墓穴（石棺）三日。當其身體失去意識時，據信其靈魂遊歷了不朽者的領域（即死者之地）。在領悟生命的永恆後，靈魂戰勝了死亡，便返回身體，從石棺中起身，此後祭司便稱他為弟兄，因他已從死者之地歸來。此觀念在本質上即是祕儀的教導。

被釘十字架的救世者

許多曾為人類受難、使人得享永生之恩者，其名單可謂壯觀。在歷史與寓言中，與十字架相關的人物包括普羅米修斯、阿多尼斯、阿波羅、阿瑞斯、巴克斯、佛陀、克里希納、荷魯斯、因陀羅、伊克西翁、密特拉、歐西里斯、畢達哥拉斯、羽蛇神魁札爾科亞特爾、塞米拉米斯與朱庇特。據現存殘篇記載，這些英雄除一二例外，皆將生命奉獻予人，並為人類進步殉道。其死法多以神祕手段隱去，但多數恐怕都死在十字架或樹上。人類第一位朋友、不朽的普羅米修斯，被釘在高加索山巔；一隻禿鷲盤踞在他肝臟上方，以爪持續撕裂其血肉，令他受盡折磨。普羅米修斯違抗宙斯，將火與不朽帶給人間；因此他為人受苦，直至赫拉克勒斯到來，方從漫長苦刑中解脫。

關於波斯密特拉釘於十字架，約翰·P·倫迪寫道：「杜皮伊指出，密特拉被釘十字架處死，三月二十五日復活。波斯祕儀中，人們展示一具看似已死的青年身體，佯稱他已復生。信徒相信，他憑自身苦難成就他們的救恩，故尊他為救世者。其祭司於三月二十五日守夜至午夜，在黑暗中守候墓旁，高聲呼喊；忽然光從四方迸發，祭司喊道：『歡喜吧，神聖的入門者，你們的神已復活。他的死、痛苦與受難，已成就你們的救贖。』」（見《基督教紀念物》。）

在某些例子中，十字受難神話只能作寓言理解，而非字面事實，如佛陀，其死法已由弟子詳載於《大般涅槃經》。然而，這些英雄的死亡與樹木相關，便足以證明釘十字架故事的普遍性。

在印度，與基督相當的是克里希納；他坐於林中吹笛，以音樂迷住飛鳥走獸。據說這位受神啟的救世者，被敵人釘在樹上；但一切相關證據皆遭刻意銷毀。路易·雅科利奧在《印度中的聖經》如此描述克里希納之死：「克里希納自知時刻已到，他將離開塵世，歸回差遣者的懷抱。他禁止門徒跟隨，獨往恆河行洗滌禮……抵達聖河，他三次浸入水中，然後跪望蒼天祈禱，靜候死亡。此時，一名曾被他揭露罪行之人，以箭射穿其身；此人聽聞他前往恆河，率眾尾隨，意圖行刺……神人的屍身被兇手懸於樹枝，任禿鷲啄食。死訊傳開，克里希納最親密的門徒阿周那率領民眾，蜂擁而至欲取回聖骸。然而該救贖者的凡軀已然消失，無疑已回歸天上居所……其屍身所繫之樹，忽而開滿碩大紅花，向四周散發極其甜美的香氣。」其他記載則稱，他在中箭前已被綁於十字形樹上。

穆爾《印度萬神殿》中有一幅克里希納圖版，手足具釘痕；英曼《古代信仰》亦有一幅東方神祇圖版，一足似有釘孔。這應足以促使無偏見者，進一步探究此一主題。關於沿此線索可得的驚人發現，倫迪在《基督教紀念物》提出如下資料：「波斯人何以形成這種預言觀，並認為這關乎基督，以及祂在十字架上所彰顯的救贖、慈悲與大愛？無論作為象徵，或作為實際的十字架形像，都可見於諸多遺跡上。若此觀念源自印度，又是如何傳入印度的？除非它本就出自一切原始純正宗教共同的源頭。有一幅極不尋常的圖版，我相信這早於基督教，乃錄自穆爾的《印度萬神殿》，並非為了獵奇，而是一件極其罕見的十字受難圖像。我不敢為之取名，僅能稱之為『空間中的釘十字架』。……這是否就是印度神話中那位『受難之人』，或兼為祭司與祭品者，在諸世界尚未形成之前，便已自獻為祭？是否就是柏拉圖所言第二神，將自己以十字形印於宇宙？抑或

是他所說那位神聖之人，受鞭打、折磨、捆縛，被灼瞎雙眼；最終，歷盡諸惡之後，被釘十字架？柏拉圖在埃及與東方習得神學，必知克里希納、佛陀、密特拉〔等等〕受釘十字架之事。無論如何，印度宗教早在基督教以前，在其神話中已有受難祭牲，作為真正受難者的預型〔為了上帝與教會！〕；我認為，這幅奇特圖版正是呈現此點。」

現代人對所謂異教神祇的看法，早已受到誤導，因而以全然偏離其本質與真義的眼光看待它們。世人對克里希納與巴克斯的嘲弄，正是無知者迫害永恆原則的例證；因他們只見寓言外形，未解其內在深意。希臘那位釘於十字架上者，究係何人？關於此人的模糊傳聞早已流布。希金斯疑為畢達哥拉斯；其真實死因遭早期基督徒掩蓋，為免與其教義衝突。羅馬軍團旌旗之上，是否也曾有太陽人釘於十字之形？



提亞納的阿波羅尼奧斯

出自《神諭諸神史》

弗朗西斯·巴雷特於《古代傳記》中，既述阿波羅尼奧斯一言未發而平騷亂，復寫道：「此人遊歷四方，自稱立法者；未嘗學而通萬語；能知千里外事。多米提安皇帝遇刺之時，阿波羅尼奧斯遠在他方，立於市集高呼：『刺罷！刺罷！時辰已至，暴君絕矣。』他識鳥音，斥舞蹈嬉戲之類；勸人慈善虔敬，足跡幾遍天下，壽極綿長。」

羽蛇魁札爾科亞特爾受釘記

綜觀受釘之救世主中，最為奇異者，當屬中美洲風神暨日神魁札爾科亞特爾。其事蹟深藏於墨西哥與中美洲印第安祭司之祕傳。此不朽異神名為羽蛇，似自海上來，攜一玄祕十字。其衣袍織雲紋，綴紅十字。墨西哥四方豎有巨蛇石雕，以示對祂的敬奉。

魁札爾科亞特爾之十字，漸成瑪雅聖徽；據殘存記載，瑪雅天使額前皆繪彩十字。入其祕儀者，雙眼亦覆相似符號。科爾特斯抵墨西哥時攜來十字，土著認出此符，竟相信他就是應許歸來、救贖族人的魁札爾科亞特爾。

高弗雷·希金斯於《揭開面紗》略述十字在美洲之象徵：「印加人曾有一十字，以整塊美玉或大理石琢成，長四分之三厄爾，寬厚各三指，光潤無比。奉於宮中密室，極受尊崇。西班牙人以黃金與珠寶裝飾此十字架，並移置庫斯科主教堂。墨西哥神廟呈十字形，面朝四方。在《波吉亞手抄本》圖像中，魁札爾科亞特爾即釘於十字架，偶伴隨二盜同釘。第二卷第七十五圖版，此神於天上受十字之刑，周繞十九人形，正是默冬週期之數。一蛇正奪其陽物。《波吉亞手抄本》第四、七十二、七十三、七十五諸頁，此墨西哥之神或受釘，或懸於架上，或手持十字。且有一圖非僅線稿，十字殷紅，衣袍染彩，顏面手足盡墨。若說這是聶斯脫里所傳之基督教，何以救世主膚色黝黑？受釘之神名為魁札爾科亞特爾。」

宗教象徵中，常見聖言釘於空間，或鴿子受釘之形，皆似提醒世人異教背後的影響。鳥展翼時，翅與身即成十字；埃及人遂以鳥喻人之不朽性，常繪其盤旋木乃伊上，一爪攫生命之符，一爪握氣息之符。

受難之釘

受難三釘，早已沁入諸族信仰之象徵體系。傳說紛紜：或言本有四釘，正要將釘子釘入主的腳時，一名希伯來卡巴拉術士將其中一枚化為無形，故雙足交疊而釘。或言一釘釘入王冠，今猶存於歐洲某王室帝冕。另傳君士坦丁馬銜之鐵，實為受難釘一枚。然此等釘恐非鐵製；當時慣用削尖木釘。哈格雷夫·詹寧斯於《玫瑰十字會士：其儀式與奧祕》指稱，英格蘭以「闊箭」的記號標示王室財產，正是三枚受難釘相疊；若使釘尖相對，便成埃及 T 字古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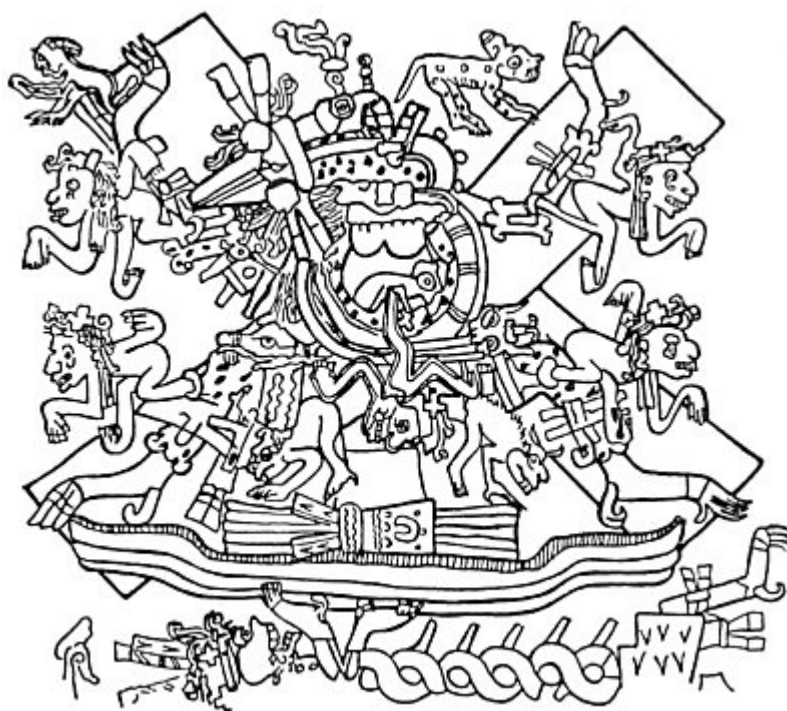
弗蘭克·C·希金斯在《古代共濟會》中，摹錄了瓜地馬拉基里瓜一尊巨型石像上的共濟會圍裙。裙心紋飾恰為三根受難釘，排列與英式闊箭無異。三釘釘基督，三兇殺希蘭·阿比夫，又以三處創傷殺死科王子——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歐西里斯——實具深意。

C·W·金在《諾斯底派及其遺存》中描述一枚諾斯底寶石：「諾斯底的圓滿界，或所有埃昂（Æons）的組合，乃由一個手持卷軸的人形輪廓象徵。左手形如三枚彎曲的尖刺或釘子；這可見於巴比倫圓筒印上，乃貝魯斯伸手常持之物。後來，猶太卡巴拉學者認為這對應希伯來字母辛（Shin）的三個尖端，中世紀神祕學家則視為十字架三釘。」詹寧斯延續此推論，指出釘與方尖碑或柱相似，又說希伯來字母辛（Shin）的卡巴拉數值為三百，即每一尖端各為一百。

受難之釘是極重要的象徵；尤其當人們意識到，依祕傳文化體系，掌心與腳底有若干祕密力中心。

釘子釘入身體，以及血水從傷口流出，象徵聖殿某些祕密哲學實修。許多東方神祇手足上帶有神祕符號。所謂佛足印，通常在相當於基督足上釘孔之處，飾以壯麗的日輪光芒。

法蘭茲·哈特曼博士在其《雅各·波墨神學註釋》中，如此概述十字受難的神祕象徵：「十字代表塵世生命，荊棘冠代表靈魂在元素身體中的痛苦，亦代表靈勝過黑暗元素的勝利。身體赤裸，表示不朽候選者必須脫盡塵世欲望。此像釘於十字架上，象徵自我意志的死去與降服；它不應憑自身之力成就任何事，只應作為神聖意志執行的工具。頭上寫有字母 I. N. R. J.，最重要的含意是 In Nobis Regnat Jesus，即『耶穌在我們之內作王』。但此銘文意義，唯有那些已真正從欲望世界中脫身，並超越個人存在之誘惑者，才能由實踐中體悟。換言之，唯有在基督中重生，於內在建立耶穌國度者（即從神之心發出的神聖愛之意志），才能明白此義。」十字受難寓義中，最耐人尋味的一種解釋，是將「人耶穌」視為個體的個人意識。此一個人意識生於分離感，亦居於分離感之中；因此，求道之靈魂若要與那永在而遍滿一切的父重新合一，就必須犧牲這一人格，使宇宙意識得以解脫。



羽蛇神魁札爾科亞特爾受釘十字架

圖像原載《波吉亞手抄本》，轉引自金斯伯勒《墨西哥古物》

金斯伯勒勳爵寫道：「我們能否援引波吉亞手稿第七十三頁？其中描繪魁札爾科亞特爾既受釘十字架，又彷彿被切碎投入釜中；我們是否同樣有理由追問，新世界的猶太人〔金斯伯勒勳爵曾試圖證明墨西哥人為猶太人後裔〕不僅把《舊約》中一切關於基督的預言套用於其彌賽亞，也將《福音書》所載的許多基督事蹟一併歸於他？」



空間中的釘十字架

出自希金斯《揭開面紗》

關於這幅非凡東方圖畫，倫迪寫道：「在許多方面似基督教十字受難像，另一方面則否。其繪法、姿態，以及手足釘痕，顯出基督教來源；但七尖帕提亞冠、未見木架與慣常銘文，以及上方榮光的光線，似乎指向基督教以外的來源。這會不會就是印度神話中那位『受難之人』，或兼為祭司與祭品者，在諸世界形成之前，便已自獻為祭？」

啟示錄的奧祕

以弗所因有黛安娜神廟，而被視為祕儀宗教的聖城；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所以建立，正是為了標示隱微知識的寶庫所在。。海倫娜·布拉瓦茨基論及以弗所，如是寫道：

「它是普世『祕密』教義的中心，也是一座奇異的熔爐；佛教、瑣羅亞斯德教與迦勒底哲學的精髓，在此經由優雅的希臘語彙鍛鑄而出。阿耳忒彌斯是神智泛神論思想的巨大象徵，多乳大母神，雌雄同體者，也是『以弗所祕文』的守護神。祂雖終究敗於保羅之手，然而該使徒的熱切歸信者，縱使佯裝焚盡一切『奇術』之書，仍有足量典籍倖存，待他們最初的狂熱冷卻，便可供研讀。」（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

以弗所作為異教學術的重鎮，自然成為許多早期基督教神話的舞臺。有人聲稱聖母馬利亞在此度過餘生；亦有人聲稱，聖約翰之墓便在此地。傳說聖約翰並非尋常逝去，而是自擇墓穴，在世時步入其中，從內闔上入口，從此自凡人眼中隱沒。古時以弗所流傳一種說法：聖約翰將在墓中長眠，直至救世主歸來；每當使徒在墓榻上翻身，上方大地便如被褥般微微起伏。

《啟示錄》通常被認為出自「聖約翰」之手，是現今收入《新約》的各書中，最受批評的一部。然在諾斯底基督教文獻裡，此書至為關鍵，卻最難索解。殉道者游斯丁雖稱《啟示錄》出自「基督使徒之一約翰」手筆，其作者身分早在第二世紀便引發爭議。至第三世紀，爭論轉為激烈；甚至亞歷山大的狄奧尼修斯與優西比烏也攻擊約翰作者說，指《啟示錄》與《約翰福音》皆由一名喚作克林妥者所撰，此人盜用偉大使徒之名，意在將自家教義強加於基督教會。而後耶柔米質疑《啟示錄》的作者身分；宗教改革時期，路德與伊拉斯謨再度提出異議。昔日普遍認為，《啟示錄》是先知聖約翰流放拔摩島時所得「神祕體驗」的實錄；如今，較具批判精神的學者已多不採信。於是，種種解釋應運而生，試圖闡明全卷的象徵體系及其寫作初衷。其中較合理者，可概述如下：

其一，依據文本內證，《啟示錄》大可判為一部異教典籍，屬厄琉息斯或弗里吉亞祕儀的聖書之列。隨之而來的推論是，此乃一部闡述埃及與希臘神祕主義深義的作品，其真作者必是啟悟者，因而受誓約束縛，只能以祕儀的象徵語言書寫。

其二，《啟示錄》或許旨在調和早期基督教與異教宗教哲學之間的表層矛盾。當原始基督教會的狂熱者力圖使異教世界皈依時，異教入門者亦傾盡全力，反將基督教異教化。基督徒未能成功，異教徒卻做到了。隨著異教衰微，受啟悟的異教祭司便將活動重心轉入原始基督教，作為新載體，並借用新信仰的象徵，隱藏那些永恆真理，此乃智者無價的珍藏。《啟示錄》清晰展現異教與基督教象徵交融的結果，從而證明啟悟者曾藉由早期基督教來活動。

其三，另有理論認為，《啟示錄》是某個宗教團體中無良成員的手筆；他們藉諷刺基督教密儀哲學，企圖動搖其根基。他們將新信仰說成只是古代異教教義的翻版，極力嘲弄基督教，並借

用基督教自身的象徵來貶抑它，以達成這陰險目的。例如，那墜落於地的星（啟八 10-11）可解作伯利恆之星；那顆星名為「苦艾」，其苦味毒害了人類，或可象徵基督教會的「錯誤」教義。雖則末一說曾風行一時，《啟示錄》的深邃卻使明眼讀者斷定，此乃三種假說中最不可信者。對能穿透其象徵帷幕者而言，此書受神啟而來，已無須更多旁證。

歸根究柢，真正的哲學不受任何信條或派別所限；事實上，它與一切人為設下的思想界限皆不相容。因此，《啟示錄》究竟源出異教抑或基督教，此問題本身並不緊要。此書的內在價值，在於它對宇宙祕儀作了雄渾的綜述；正是這番體認，促使聖耶柔米宣稱，此書可作七種截然不同的解釋。可是現代神學家未曾深入古代思想，無力應付《啟示錄》的繁複，而將這部神祕經卷視為一場幻景，其神聖啟示性令人生疑。在此有限篇幅中，僅能略述約翰異象的幾個鮮明特徵。細察各種異教密儀，也有助於填補本節刪略中不可避免的空白。

《啟示錄》開篇，聖約翰描述AQ立在七座金燈臺中間。這位至高者周圍環繞著熾燃的行星主宰，以莊嚴神祕的形象，概括了人類演化進程的全貌，涵括過去、現在與未來。

魯道夫·施泰納博士寫道：「人類在地球上發展的最初階段，發生於地球尚處『熾火』的時期；最初的人類化身由火元素塑成；而在地球上歷程的終點，人將藉火元素之力，使其內在本質創造性地向外放射。當『靈視者』在星光界看見演化中人類的原型時，地球自始至終的連續發展便在他眼前顯現。……地球上進化的開端顯現於熾燃的雙足；其終結，則顯於熾燃的面容；而人最終將獲得的『創造之言』的全部力量，則見於口中湧出的火焰源流。」（見《玄祕之印與柱》。）

詹姆斯·摩根·普賴斯在其《新約復原》中，追溯AQ各部分與古人七顆聖行星的關聯。引其語：

「此處所描繪的邏各斯，是七聖行星的綜合：他有克洛諾斯『時間之父』的雪白髮，有『遠見者』宙斯的熾烈眼神，持阿瑞斯之劍，顯赫利俄斯閃耀面容，披阿芙羅黛蒂的希頓衣與腰帶；其足為水銀，乃赫爾墨斯的聖金屬；聲音似海浪低語，即『眾水』之聲，暗指塞勒涅，乃司掌四季與水的月神。」

這一巨大存在右手所持的七星，統治世界；從祂口中發出的烈焰之劍，是創造敕令，是力量之言，憑此斬滅物質恆存的幻相。此處也描繪弗里吉亞祕儀的大師，形象莊嚴且充滿象徵意味，其各種標記象徵神聖屬性。七名持燈祭司隨侍在側，大師手中諸星則是他掌理的七大祕儀學派。這位大賢士從靈性黑暗中重生，進入圓滿智慧，宣告著：「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看哪，我又活了，直到永永遠遠，阿們；並且握有陰間和死亡之鑰。」

第二與第三章中，聖約翰將從AQ領受的訓誡，交付「亞細亞七教會」。這些教會猶如密特拉之階；約翰在「靈裡」，便穿越七顆聖行星的軌道上升，直抵最高天的內面。

《人類：其起源與命運》的匿名作者寫道：「該先知的靈魂在狂喜中飛越七重天，從月球界到土星界，或從對應巨蟹座（人之門）的行星，到對應摩羯座（神之門）的行星之後，一道新門

在最高天開啟，位於黃道中，七行星運行其下；一言蔽之，此門開於蒼穹，即古人所稱的『水晶天』。」

若聯結東方形上體系，這些教會代表人脊柱分布的脈輪；「天上的門」即梵竅，是顛頂之點，脊髓靈火由此通往解脫。以弗所教會對應海底輪，即薦部神經節；其餘教會依《啟示錄》次序，對應更高神經節。施泰納博士發現七教會與雅利安種族各分支的關聯：以弗所教會代表原印度分支；士每拿教會代表原波斯分支；別迦摩教會代表迦勒底—埃及—閃族；推雅推喇教會代表希臘—拉丁—羅馬；撒狄教會代表條頓—盎格魯—撒克遜；非拉鐵非教會代表斯拉夫；老底嘉教會代表摩尼教分支。七教會也象徵希臘母音，以阿爾法與奧米伽為首尾。關於七行星如何與教會相配，眾說紛紜。有人從土星代表以弗所的假設出發；但以弗所是月女神聖城，月球界又是地球界之上第一界，行星理當按古代次序自月升至土星。靈魂從土星，自然再經最高天之門上升。

第四與第五章中，聖約翰描述上帝寶座，上坐「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聖者。寶座周圍有二十四個小座位，二十四長老身穿白衣，頭戴金冠。「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發出；寶座前燃燒七盞火燈，是上帝的七靈。」坐寶座者右手持一卷書，以七印封嚴；天上地上無人配展開此書。隨後出現一隻曾被殺的羔羊（白羊座，黃道居首星座），有七角（光線）與七眼（光）。羔羊從坐寶座者手中取過書卷，四活物與眾長老便俯伏敬拜上帝與羔羊。基督教會早期數世紀，羔羊普遍被視為基督象徵；直到君士坦丁堡第五次會議（「特魯洛會議」，西元 692 年）後，才被釘人像取代上帝羔羊。正如一位論者敏銳指出，羔羊這一象徵，顯示基督教源出波斯；因為唯有波斯人以羔羊象徵黃道第一星座。

羔羊是古代異教的贖罪祭牲，早期神祕基督徒便以此動物為基督徽記，正是為世界而獻的贖罪之祭。希臘人與埃及人極尊崇羔羊或公羊，常將羊角置於神祇額上。斯堪地那維亞神托爾的錘，便由一對羊角製成。偏用羔羊而非公羊，因其純潔溫和；況且，造物主以白羊座象徵，其子自然為小公羊或羔羊。共濟會的羊皮圍裙覆於身體上象徵堤豐或猶大的部位，表示對生殖本能的淨化，這是真正靈性修行的先決條件。在這寓言裡，羔羊象徵淨化過的候選人；其七角代表理性覺照的七層面，七眼則是脈輪，或已臻完善的感知。

第六到十一章，說的都是羔羊開啟書卷七印的事。第一印開時，一人騎白馬而出，頭戴冠冕，手持弓。第二印開時，一人騎紅馬而出，手執大刀。第三印開時，一人騎黑馬而出，握著天平。第四印開時，死亡騎灰馬而出，陰間隨行。《啟示錄》的四騎士，可詮釋為人生的四段。誕生由白馬騎士代表，他出征，勝了又要勝；青年衝動由紅馬騎士代表，奪去地上的和平；成熟由黑馬騎士代表，以理性的秤衡量萬物；死亡由灰馬騎士代表，他得了權柄，轄制地上四分之一。在東方哲學裡，這些騎士象徵四個時代，依時而出，並在一定時期內主宰世界。

杜普伊在《一切宗教崇拜的起源》中，評論了金口若望的第二十四篇講道，指出四大元素各由一匹馬象徵，馬名取自掌管該元素的神祇。第一匹馬象徵火以太，名叫朱庇特，位居元素秩序的最高位。這匹馬有翅膀，極快，沿最大的圓周奔馳，環繞其餘諸馬。牠閃耀著最純淨的光，身上映著太陽、月亮、星辰與以太天域一切天體。第二匹馬象徵氣元素，名叫朱諾。牠比朱庇特的

馬低等，沿較小的圓周奔馳；為黑色，但日光照射處變得明亮，象徵氣的晝夜。第三匹馬象徵水元素，獻給尼普頓。牠步伐沉重，沿極小的圓周奔馳。第四匹馬象徵靜止的土元素，被描述為不動，咬嚼馬銜，是維斯塔的駿馬。這四匹馬雖寒熱有別，卻能和諧共處，正如哲人所言，世界因諸元素相互調和而得以維繫。然而到了某一時刻，朱庇特的競馳之馬燒焦了土馬的鬃毛；尼普頓的雷鳴駿馬也汗流滿身，汗水漫過不動的維斯塔之馬，於是造成丟卡利翁的洪水。最後，朱庇特的火馬將吞噬其餘；屆時，三種較低的元素經火以太重新吸收而淨化，將煥然再現，構成「新天新地」。

第五印開時，聖約翰看見那些為上帝之言而死的人。第六印開時，大地震動，太陽變黑，月亮如血。風之天使出現，又有另一位天使，在十四萬四千名以色列子民額上蓋印，使他們免遭大患之日的災難。依畢達哥拉斯數字哲學將各位數相加，144,000 化約為 9；此數是人的神祕象徵，也是啟悟之數。通過祕儀九階者，會領受十字架的記號，象徵重生與擺脫自身地獄性，也就是低等本性的束縛。在原神聖數字 144 後加上三個零，表示此奧祕已提升至第三界。

第七印開時，天上寂靜約半小時。隨後七位天使出現，各得一支號角。當七位天使吹響號角，也就是吟誦邏各斯七字母之名時，大災變隨之而來。一顆名叫苦艾的星從天墜落，象徵古代祕義落入褻瀆者手中，使神的智慧化為毀滅之力。另一顆星也自天而降，象徵人類理性的虛假之光，與入門者的神聖理性相對。物質性的理性獲得無底坑（自然界）的鑰匙，將其開啟，釋放出種種邪惡之物。又有一位大能天使降臨，身披雲彩，面如太陽，足與腿如火柱，一腳踏水，一腳踏地（赫爾墨斯所謂的「原型之人」）。這天界存在給聖約翰一本小書卷，命他吃下；此先知便吃下了。這書卷代表祕密教義，是滋養靈的靈性食物。聖約翰既在「靈裡」，便飽食上帝的智慧，靈魂的飢渴遂得滿足。

第十二章論及天上出現的一大異象：一位婦人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這婦人代表室女座，也代表埃及的伊西斯；她即將產下兒子荷魯斯時，遭堤豐攻擊；堤豐企圖殺死那受諸神命定來消滅邪靈的孩子。天界之戰涉及傳說中拉格納洛克的毀滅，以及天使的墮落。童貞女可視為祕密教義，其子則是自「祕儀之胎」誕生的入門者。邪靈化身巨龍，企圖摧毀那不懈救世的啟悟者之母，藉此控制人類。祕儀（童貞女）得賜雙翼，飛入曠野；邪龍欲以洪水（虛假教義）滅之，大地（遺忘）卻吞沒虛妄，祕儀因而存續。

第十三章記一巨獸自海中升起，七頭十角。費伯視此兩棲怪物為造物主，即世界創造者，自混沌之洋浮現。多數《啟示錄》詮釋者將其中的獸視為邪惡勢力的象徵；這種看法，源於對其象徵所本的古代教義缺乏了解。在天文上，自海升起的大怪物乃鯨魚座。宗教苦行者視宇宙為邪惡感人的造物，也將其創造者視為幻象的編織者。大海獸（世界）及其創造者（造物主）的力量皆源自宇宙之力的巨龍，兩者遂被描繪成恐怖的毀滅之獸，企圖吞噬人性中的不朽部分。怪物七頭代表北斗七星（七靈），印度人稱七聖賢，即宇宙創造諸靈。費伯將十角關聯於十位原初族長；亦可指古代黃道十星座。

獸之數目（666）是《新約》及早期基督教神祕學家運用卡巴拉之例。下表顯示愛任紐所列敵基督之名，皆以 666 為數值等值。

表一	數值	表二	數值	表三	數值	表四	數值
T	300	Λ	30	Λ	1	Λ	30
ε	5	α	1	ν	50	α	1
ι	10	μ	40	τ	300	τ	300
τ	300	π	80	ε	5	ε	5
α	1	ε	5	μ	40	ι	10
ν	50	τ	300	ο	70	ν	50
		ι	10	ς	200	ο	70
		ς	200			ς	200
總計	666	總計	666	總計	666	總計	666

詹姆斯·摩根·普賴斯亦指出，依此法計算，希臘詞「低等心智」（ἡ φρονη）的數值等值亦為 666。卡巴拉學者皆知，耶穌之名的數值為另一神聖祕數 888。將 666 各位數相加後，再將所得數字的各位數相加，便得神聖之數 9；此數象徵未再生之人，亦象徵其復活之路。

第十四章初，羔羊立於錫安山（東方地平線），十四萬四千人聚其周圍，額上刻有上帝之名。隨後天使宣告巴比倫——這座混亂或世俗之城——傾倒。凡未勝過世俗、亦未領悟「靈恆存而物質短暫」者，皆將滅亡；因其興趣僅在物質，遂與物質界同遭掃滅。聖約翰又見似人子者（珀耳修斯）駕雲（不可見世界的基質）而來，手持利鐮；發光者以鐮收割大地。成熟的穀穗象徵人的高等本性，而啟悟者將那些已臻解脫之人釋放到實在界。另有一天使（牧夫座）象徵死亡，手持業力之鐮，收割地上的葡萄藤，也就是依虛假之光而活的人，並將其投入上帝忿怒的酒醅池（煉獄諸界）。

第十五至第十八章，敘七位天使（昴宿星團）將其碗傾倒地上。碗中物（宇宙公牛釋放之能量）稱為最後七災。此處又現一象徵，名為「巴比倫大淫婦」，乃坐於朱紅獸上的婦人，獸有七頭十角。婦人身穿紫與朱紅衣，飾以金、寶石、珍珠，手執金杯，盛滿可憎之物。此形象意在醜化古代大神母庫柏勒或阿耳忒彌斯，也可能是後人增補。異教徒以女性生殖力的象徵崇敬「眾神之母」，早期基督徒遂指控其崇拜妓女。古代祕儀多會考驗新入門者的品德；因此，此處將誘惑者（人的獸性之魂）描繪成異教女神。

第十九、二十章闡明了「羔羊婚禮」這一神祕聖禮的預備。新娘即初學者的靈魂；在與自身靈性本源結合後，獲得自覺的不朽。諸天再度開啟，聖約翰望見白馬一匹，騎者名為「忠信」與「真實」，指的是受覺照的心智。他口中吐出一柄利劍，身後天軍隨行。天界平原上，神祕的哈米吉多頓之戰展開，此乃光明與黑暗的最後大戰。惡之軍勢聚於阿里曼麾下，善之陣列立於阿胡拉·馬茲達旗下。邪惡潰敗，獸與偽先知墜入硫磺火湖。撒旦遭縛千年。繼而終審降臨：諸卷展

開，也開啟生命之書。死者按其所行受審，名未錄於生命之書者，皆投火海。對於初入門者而言，哈米吉多頓之戰喻示肉體與靈魂最終的角力；當靈魂最終制伏塵世，受覺照的靈魂便升騰，與靈性本體相融。審判之象徵，取自歐西里斯祕儀，乃靈魂的秤量。死者自墳墓與幻象之海中復起，象徵人類再生過程的圓滿。未能通過入門試煉者被投入的火海，則指獸性世界的熾烈界域。

第二十一、二十二章描繪阿里曼的統治終結後，將建立的新天新地。聖約翰在靈中被帶至一座高山（大腦），見新耶路撒冷降下，如一位新娘為夫婿妝飾齊備。聖城喻指再生且圓滿的世界，即共濟會員修琢完成的方石；此城乃完美立方體，經文載道：「城長、寬、高皆相等。」城基由一百四十四塊石頭砌成，列作十二行；由此可見，新耶路撒冷象徵小宇宙，依其所處之大宇宙而形成。十二門如十二面體之門，實為黃道諸星座；天界之力經此降臨下界。其寶石為黃道諸星座之寶石；透明金街乃靈光之流，入門者循此道途行向太陽。城中無物質聖殿，因神與羔羊便是聖殿；亦無日月，因神與羔羊便是光。入門者在得榮耀與靈性化後，於此被描繪為一座城池。此城終將與神之靈合一，融入神聖光輝。

聖約翰又見一道河川，即生命之水，自羔羊寶座流出。這條河象徵自第一邏各斯湧出的生命之流；它是萬有的生命，也是萬般創造的主動因。彼處亦有生命之樹（靈），結十二樣果實，葉可醫治萬民。此樹亦象徵一年，每月皆生出善果，以維繫眾生。隨後，耶穌告訴聖約翰，祂是大衛之根與裔，乃明亮晨星，即金星。聖約翰以此言作結：「願主耶穌基督之恩惠與眾人同在。阿們。」



上帝與羔羊的寶座

出自雅各·波墨著作集

上帝寶座前是水晶海，象徵沙瑪因，即諸天之上的活水。寶座前又有四活物——公牛、獅、鷹與人，代表四方；其遍體的眼睛，是穹蒼諸星。二十四長老的象徵意義，類似於大厄琉息斯儀式中環繞刻瑞斯神像的祭司，也類似於波斯的精神靈，即日中各時辰之神；他們拋下冠冕，讚頌那位聖者。長老象徵時間的分段，崇拜那居於其間、超越時間而恆存的靈。



啟示錄奧秘中的片段

出自克勞伯《新舊約聖經史》

畫面中央，神學者聖約翰跪在ΛΩ面前；祂立於七盞燈之中，周圍環繞著火焰與煙霧的光暈。在諸天界中，二十四位長老手持豎琴與香爐，俯伏於亙古者的寶座前；羔羊正從祂手中接過一本書卷，以七印封嚴。上帝的七靈化作杯狀，火舌由其中迸發，環繞亙古者的頭顱；四活物（基路伯）跪在寶座的四角。左上角，七位天使手持號角，上帝的祭壇旁有天使捧著香爐。右上方是風之靈；下方，一位身披日光的童貞女，得了翅膀飛入曠野。她右側有一幕：上帝的靈將邪蛇投入無底坑。左下角，聖約翰從一位天使手中接過小書卷；天使雙腿如火柱，面容如太陽照耀。天使告訴他，若想參透靈性生命的奧秘，須將書卷吃下。

圖版還藏著許多象徵：世界毀滅的片段，以及從上帝寶座湧出的水晶海。弗里吉亞祕儀的祕密，便憑著這些儀式與戲劇片段延續下來。這些神聖景象毫無區別地向全人類揭示，讓每個靈魂成為自身的引導者，踏入哲學生活的神聖儀式。這是何等的恩惠，而唯有世人對靈性奧秘更加敏銳，才能充分體會其價值。



約翰看見新耶路撒冷的異象

出自克勞伯《新舊約聖經史》

左上角描繪巴比倫毀滅，天使將大磨石投入海中，宣告：「巴比倫大城必如此猛力拋下，永不得見。」下方是忠信真實的騎士，將獸投入無底坑。右下角天使手持無底坑鑰匙，以大鎖鏈捆縛撒但千年。上方天界中，似人子者持大鐮刀收割世界。中央是聖城新耶路撒冷，十二門環繞，羔羊之山自城中升起。羔羊寶座流出水晶河，即活水之河，象徵靈性教義；凡尋得並飲此水者，皆得不朽。聖約翰跪於高崖，俯視那神秘之城，亦即未來完美文明的原型。亙古者的寶座，在萬丈榮光中顯現，照耀著無上靈性國度的居民。在未入門的世人所不知之處，靈性選民的群體日益壯大。他們行

於世間，看似常人，卻屬另一世界；憑其不懈努力，上帝之國正穩步建立於人間。這些受覺照的靈魂，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者，身體如城牆活石。在真理火炬的照耀下，他們不懈努力，使黃金時代重返人間，消滅罪與死亡的權勢。因此他們聲言：有德且受覺照之人，並非升往天堂，而是將天堂降臨人間。



啟示錄四騎士

出自《索利斯聖經圖像》

四騎士寓言，依哲學祕儀而論，揭示人在各存在階段中的狀態。人在初始靈性之態，頂戴冠冕。降至經驗界時，攜刀劍同行。當他達於肉身顯現，即最不具靈性的狀態時，便手持天平；又藉「哲學之死」重獲解脫，返回最高諸界。古羅馬競技中，太陽戰車由四色駿馬牽引；《啟示錄》的騎士亦可視為太陽能量駕馭四元素，乃其顯現的媒介。

伊斯蘭的信仰

至少在近代以前，基督教世界對伊斯蘭的態度，可見於亞歷山大·羅斯為杜·里耶爾法譯《古蘭經》英譯本所作的跋文。該書出版於 1649 年，跋文中如此抨擊穆罕默德與《古蘭經》：

「善良的讀者，這位阿拉伯騙子歷經千年，終由法國抵達英格蘭；其《古蘭經》乃謬誤雜燴，竟以英語出版。此孽種如同其父，滿是異端，猶如那生癬的禿頭滿是瘡痍……你若翻閱《古蘭經》，便見它混雜四樣材料：矛盾、褻瀆、荒唐寓言與謊言。」

穆罕默德尤被指控褻瀆，只因他斷言上帝未婚，故不可能有子！然而，該先知對上帝本性的論述，已足以顯明此說之謬誤；《古蘭經》第二章如此寫：

「東方與西方皆屬真主（上帝）；無論你轉向何方祈禱，都有真主的面；因真主無所不在，無所不知。他們說：真主生了子女。真主禁絕此事！凡在天上與地上的，皆屬祂；一切皆為祂所有。祂是天地的創造者；祂若裁定一事，只須說『有』，它便有了。」換言之，伊斯蘭的上帝僅憑意願，所欲之物便立刻存在；而亞歷山大·羅斯的上帝，卻須遵從人類生殖法則！

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乃「萬國所渴望者」，約西元 570 年生於麥加，632 年卒於麥地那，即希吉拉後第十一年。華盛頓·歐文記述先知誕生時的徵兆與奇事：

「其母未經分娩之痛。他降世一刻，天光照亮四周；新生兒舉目望天，呼喊：『上帝至大！除上帝外別無神明，我是祂的先知！』天地因其降臨而震動。薩瓦湖退回祕密泉源，湖岸乾涸；底格里斯河衝破堤岸，淹沒鄰近土地。波斯王霍斯魯的宮殿地基震動，數座高塔傾倒。……同一夜晚，由祆教祭司守護、燃燒千餘年不滅的瑣羅亞斯德聖火，突然熄滅，世上所有偶像皆倒下。」（見《穆罕默德及其繼承者》。）

該先知尚是幼兒時，七十翼天使加百列來到身邊，剖開孩童身體，取出心臟。加百列洗去先知心中的原罪黑滴。此乃源自亞當的背信，人人皆有。隨後，他將心臟放回原位。（見 E. H. 帕爾默《古蘭經》譯本註。）

穆罕默德年少時隨麥加商隊旅行；一度擔任叔父的護衛，又與貝都因人生活良久，學得古阿拉伯諸多宗教與哲學傳統。他隨叔父阿布·塔列布旅行，接觸聶斯脫里派基督徒，曾一夜在其修院附近紮營。這位未來先知，在此習得許多基督教信仰起源與教義。

歲月流逝，穆罕默德在商業上頗為成功；約二十六歲時，娶了其中一位雇主，一名比他年長近十五歲的富有寡婦。寡婦名赫蒂徹，眼光務實；她見年輕經理極為能幹，決意讓他終身留任此職！赫蒂徹心智出眾；伊斯蘭事業早期成功，實賴她的正直與奉獻。憑此婚姻，穆罕默德由貧困升至富貴；其行止堪稱楷模，麥加全城稱他「忠信而真實者」。

若非穆罕默德為侍奉真主，毅然捨棄財富與地位，他本可在麥加受人敬重地度過一生。在齋月時，他於希拉山洞冥想，真主便向他啟示。年復一年，穆罕默德攀上希拉山（後稱光明山）荒涼的岩坡，在孤獨中呼求上帝重新啟示亞當純正的宗教；此靈性教義已因派系紛爭而遺失。赫蒂徹掛念丈夫苦修已損害健康，有時陪他守這艱辛的夜禱，以女性直覺感知其靈魂的煎熬。終於，在四十歲那一夜，他裹著斗篷躺於洞中地上，忽有一道強光在他眼前迸發。在天界臨在的福佑中，他頓感無比安寧澄明，隨即失去知覺。醒來時，天使加百列站在面前，展示一方寫有神祕文字的絲巾。穆罕默德由此領悟後來載入《古蘭經》的基本教義。隨後加百列以清朗奇妙之聲說話，宣告穆罕默德為永生真主的先知。

穆罕默德驚恐顫抖，急忙去見赫蒂徹。他擔心此異象源自為異教術士效力的惡靈。赫蒂徹安慰他，憑其德性足可自保，無須畏懼邪惡。先知這才安心，等待加百列再度來訪。然而遲遲未至，絕望漸噬靈魂，竟驅他走向懸崖；正要縱身一躍，加百列驟然顯現，攔住他，再次保證族人需要之時，啟示自會賜予他。

或因長年獨處冥思，穆罕默德時常陷入狂喜昏厥。相傳每當口授《古蘭經》篇章，他便失去意識，縱使周身空氣凜冽，汗珠仍密布肌膚。發作往往毫無預兆；有時他披毯而坐，以免大汗後著涼，在似醒非醒間口誦經文，由寥寥幾位可信友人默記或錄下。晚年時，阿布·伯克爾曾提到他鬍鬚中的白髮。穆罕默德提起鬍鬚看了看，說這是每次領受啟示時，身體所受劇痛造成的。

若將穆罕默德的著作歸於癲癇幻覺，並因此加以否定，基督教批評者也應當心：在推翻先知教義時，也動搖了自己所信奉的教誨。畢竟早期教會不少門徒、使徒與聖徒，也曾患有神經疾病。穆罕默德首位皈依者是其妻赫蒂徹，接著是近親。威廉·繆爾爵士對此指出：

「伊斯蘭最早的信徒不僅品性端直，更是穆罕默德最親近的朋友與家人。他們熟知其私生活，若他是虛偽的騙徒，其在外的言辭與家中行為必然不一。這有力地證實了穆罕默德的真誠。」（見《穆罕默德傳》。）

早期皈依者中還有阿布·伯克爾，他成為先知最親密忠實的摯友，幾如另一個自我。伯克爾才幹出眾，對先知事業助力甚巨；依穆罕默德明確遺願，他在先知逝世後接任信眾領袖。其女阿伊莎後來嫁與穆罕默德，更繫緊兩人弟兄般的情誼。先知沉靜而勤勉，在一小群有力的友人間傳播教義。在追隨者的催促下，他終於公開宣告使命。此時，他已是一支強大而組織嚴密勢力的領袖。麥加人畏懼穆罕默德日盛的聲望，不惜違背聖城禁血的古俗，決意刺殺先知以除伊斯蘭。各家族聯合行事，好共擔罪責。穆罕默德及時察覺危險，讓友人阿里臥於己榻，與阿布·伯克爾潛出城外；他巧妙避開追捕，再與先抵達葉斯里卜（後稱麥地那）的多數追隨者會合。伊斯蘭紀年便以這次「希吉拉」為始，意為「遷徙」。

自希吉拉後，先知權柄穩步增長；至第八年，穆罕默德幾未流血便凱旋麥加，將其立為信仰靈性中心。他在麥加北郊豎旗策馬入城，繞行聖殿克爾白七周，下令搗毀院內三百六十尊偶像。隨後他步入克爾白內部，洗淨所有異教痕跡，將此建築重新獻予真主，即伊斯蘭獨一之神。接

著，穆罕默德赦免所有曾圖謀毀滅他的敵人。在其護佑下，麥加權勢與榮光俱增，成為年度朝覲盛典的中心；直至今日，朝覲月仍有逾六萬人橫越沙漠，奔赴此地。

希吉拉後第十年，穆罕默德率眾進行辭別朝覲，最後一次騎馬走在信徒前列，沿聖道前往麥加與黑石。死亡預感沉沉壓來，他願此次朝覲成為後世千萬次朝覲的完美典範。

華盛頓·歐文寫道：「穆罕默德自知生命正從體內流逝，最後停留聖城時，竭力使教義深植信徒心中。為此，他常在克爾白登壇講道，或騎在駱駝背上露天宣講：『聽我之言，因我不曉今年過後，能否再與你們在此相聚。眾人啊，我與你們同為血肉；死亡天使隨時可至，我必應其召。』」據傳他講道時，諸天頓開，上帝之聲降臨：「今日，我已為你們成全宗教，完備恩典。」語畢，眾人俯身敬拜，連穆罕默德的駱駝也屈膝跪地。（見《穆罕默德及其繼承者》。）完成辭別朝覲後，穆罕默德返回麥地那。

伊曆七年，先知在海巴爾險遭毒害。他剛嚥下第一口，便察覺肉味有異，如信徒所信，蒙真主庇佑而識破陰謀。然而，他已吞下一小口，此後餘生一直深受毒害。至伊曆十一年，彌留之際，穆罕默德仍說：「那毒潛伏多年，終究催我歸去。」據傳，病重某夜，他起身走向麥地那郊外的墓地，彷彿知道自己將名列其中。他曾對隨從說：「真主賜我選擇——續留塵世，或歸向造物主。我選擇後者。」

頭痛與高熱交迫，但六月八日，他似有好轉。他領眾禮拜，在庭院中向信徒講話，聲音清晰有力。然而氣力終究耗盡，需人攙扶，才得以回到庭院邊阿伊莎的屋裡。屋中無床，先知最後兩小時的塵世光陰，是在鋪於泥地上的粗草墊上度過的。當時阿伊莎年僅二十。她托起丈夫灰白的頭顱，讓這位從小看她長大、待她如父多於如夫的長者枕在自己臂彎，直至氣息停歇。穆罕默德感知大限，低聲祈禱：「主啊，求你減輕死亡的苦楚。」隨後近乎呢喃，重複三次：「加百列，請到我身邊來。」（詳見威廉·繆爾爵士《穆罕默德傳》。）湯瑪斯·卡萊爾在〈作為先知的英雄〉中如此寫道：「他最後的話仍是祈禱，字句斷續，流露出一顆懷著顫抖希望、奮力歸向造物主的心。」

先知葬於他逝世的房間地下。其墓今日樣貌，記載如下：

「胡吉拉墓室上覆綠色圓頂，頂端立著一彎大型鍍金新月，下承數顆球飾。室內有穆罕默德、阿布·伯克爾與歐麥爾三人之墓，另留一處墓位。穆斯林相信，主耶穌基督將重臨人間，死後葬於麥地那。先知的女兒法蒂瑪據說葬於建築另一側，亦有稱她安息於巴基墓園。先知遺體側臥向右，右掌托頰，面朝麥加。阿布·伯克爾緊靠其後，面朝先知肩頭；歐麥爾再居其後。早年歐洲流傳一說，稱穆斯林相信先知棺木懸浮空中；此說全無經典依據，尼布爾推斷，恐是粗劣畫作誤導外人所致。」（參見《伊斯蘭辭典》。）

論及穆罕默德性格，世人多有誤解。有人指其殘暴縱慾，實無證據。相反，愈是客觀審視其生平，愈見其高尚本性。卡萊爾曾言：

「無論旁人如何議論，穆罕默德絕非耽溺感官之人。若視他為貪圖享樂之輩，便是大錯。他生活極簡，常食大麥麵包與清水，爐灶數月不舉火。……一個清貧、勤勞、不慕世務之人。……人稱他為先知？他就活生生站在眾人面前，毫無神祕可言。自己補袍、修鞋，也與眾人並肩作戰、商議決策。他們親眼見他是怎樣的人，任你如何稱呼！便是頭戴王冠的帝王，也未必能如這位身披補丁斗篷者，深受擁戴。」

先知的一生，與那些長久以來被信以為真的荒謬說法難以相容。華盛頓·歐文則公允地評價先知：

「他雖屢建戰功，卻毫無驕矜；若出於私欲，絕不會如此。權傾一時，他仍持守逆境中的簡樸。……正是這份徹底的無我與真誠虔敬，貫穿其生命各階段，使人難以公允評斷其人格。……幼子易卜拉欣夭折時，他俯身床前，哀痛中依然順服天意；唯盼樂園重逢，以此自我慰藉。」（見《穆罕默德及其繼承者》。）

先知逝世後，有人問阿伊莎他的日常。她答：他縫衣、補鞋、幫忙家務。阿伊莎淡淡一句「他最愛縫紉」，與西方渲染的嗜血形象相去何其遠。他應奴隸之邀同席用餐，自稱「僕人之僕」。平生最惡說謊。臨終前釋放所有奴隸。家人不得動用公眾的施捨與什一稅。他嗜甜，飲雨水。將時間分三部分：予真主，予家庭，予自己；最後那份，後來也全數奉獻給眾人。他常穿白衣，亦著紅、黃、綠袍。入麥加時戴黑頭巾、執黑旗。衣著但求樸素，認為華服不宜敬虔者；禮拜時亦不脫鞋。極重牙齒清潔，臨終虛弱不能言，仍示意取牙籤。怕忘事，便在戒指繫線為記。他曾有一枚精美金戒，見追隨者紛紛仿效，便取下棄之，免眾人習染浮華。（參見《穆罕默德傳》。）

對穆罕默德最常見、也最嚴厲的指控，是他實行多妻制。若真認為妻室與靈性相悖，就應同樣將大衛的《詩篇》與所羅門的《箴言》從神啟經典中刪去；因為這位以色列最富智慧之王、據稱蒙神眷愛者，其妻室遠多於此伊斯蘭先知。流行觀念以為穆罕默德教導女人沒有靈魂，唯有婚姻才得進天國；此說在先知生前言語與行止裡，尋不著根據。穆罕默德·韋布於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宗教議會宣讀的〈伊斯蘭對社會狀況的影響〉一文中，對此指控如此回應：

「有人說穆罕默德與《古蘭經》否認女人有靈魂，將她歸於走獸之列。《古蘭經》卻將她置於與男人完全平等的地位；先知在某些教導中，甚至將女性置於男性之上。」韋布先生引用《古蘭經》第三十三章第三十五節為此辯護：

「凡穆斯林男女、真信男女、虔敬男女、誠實男女、忍耐男女、謙卑男女、施捨男女、齋戒男女、貞潔男女，以及常常記念真主的男女：真主已為他們預備赦免與重大報償。」此處清楚陳明，進天國一事，唯有憑個人功德方能成就。

穆罕默德臨終之日，對愛女法蒂瑪與姑母薩菲雅說：「你們當自行修持，以求蒙主悅納；我在祂面前，實在無力救你們。」先知並未要她們仰賴丈夫的德行，也未暗示女性的得救取決於丈夫。

儘管有種種相反的論調，然而《古蘭經》中的矛盾與不一致，不應歸咎於穆罕默德；因為此卷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後方得編纂，亦與今日之貌不同。以現狀觀之，《古蘭經》多半是一團道聽塗說的混雜，其間偶爾閃現真正靈感的吉光片羽。據我們對穆罕默德其人的了解，合理的推測是：這些較為高貴、精妙的段落，方代表先知真實的教誨；其餘則明顯是後人添插，有些出於誤解，有些則是刻意偽作，為滿足伊斯蘭征伐中的世俗野心。關於此點，戈弗雷·希金斯以其一貫的洞見說道：

「此書是穆罕默德與最初四位正統哈里發所奉行的《古蘭經》，也是撒拉森人征服者傲慢自大的《古蘭經》。哲人博採眾說所傳之經典，自然不合亞洲征服者之意，於是他們在舊經上嫁接新說，為自身暴行辯護。」（見《揭開面紗》。）

明眼人看得出，穆罕默德知曉那祕密教義，正是每一偉大哲學、宗教或倫理制度的核心。他可能經四條途徑接觸古代祕儀教導：（一）直接連通不可見世界中的偉大學校；（二）經聶斯脫里派基督教修士；（三）經一位神祕聖人，此人在《古蘭經》各章啟示期間頻現驟隱；（四）經阿拉伯一所式微的學校，雖墮入偶像崇拜，仍存古代智慧崇拜的祕密。伊斯蘭祕義，或正源自早於先知誕生前數百年，於克爾白舉行的古代異教祕儀。事實上，今日伊斯蘭儀式中不少做法，普遍被認為是阿拉伯異教的遺風。

伊斯蘭象徵中一再強調女性原則。例如，星期五獻給金星，是穆斯林聖日；綠色是先知之色，又因象徵草木繁茂，必然與世界之母相聯；新月與彎刀，可詮釋為月亮或金星的新月形。

詹寧斯說：「麥加那著名的『克爾白之石』，又稱卡巴、卡比爾或凱比爾，是信徒虔誠親吻的護符。據說石上至今仍刻有金星與新月。克爾白原是偶像神廟，阿拉伯人曾在此崇拜烏札女神，也就是金星。」（見基尼利《以諾，上帝第二使者》。）

威廉·瓊斯爵士寫道：「穆斯林已是某種異端基督徒；若洛克推理正確，他們確是基督徒，因其堅信彌賽亞無玷受孕、神聖品格與奇蹟；但他們是異端，因其強烈否認基督為神之子，否認祂與上帝同等；他們極其敬畏上帝的合一及其屬性，卻視我們的教義為徹底褻瀆，並堅稱《聖經》已遭猶太人與基督徒篡改。」

先知的追隨者聲稱，基督教福音書刪去了以下文字：「馬利亞之子耶穌說：以色列子民啊，我確是真主派來的使者，證實先前的律法，並預告我之後將有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使者來臨。」現今文本中，耶穌預言祂之後將有保惠師來臨；他們又說，「保惠師」應譯為「顯赫者」，且直指穆罕默德；五旬節降於使徒的火舌，絕非這位應許的保惠師。然而，當穆斯林被要求提出明確證據，證明原始福音書含有這些遭刪除的片段時，穆斯林反要求基督教提出其信仰所奠基的原始文件。在這些文獻發現之前，此事仍難有定論。

若忽視伊斯蘭所傳承的文化遺產，乃不可原諒的疏失。當新月在南歐戰勝十字架時，也帶來了當世無可匹敵的文明。史丹利·萊恩-普爾在《清真寺研究》中寫道：

「在穆罕默德教統治者治下近八百年，西班牙為全歐洲樹立了一個文明而開明國家的光輝典範。……藝術、文學與科學繁榮，其盛況在當時歐洲其他地方無可比擬。學生從法國、德國與英格蘭蜂擁而至，飲用只在摩爾人城市中流淌的學問泉水。安達盧西亞的外科醫師與醫生居科學前列；婦女受鼓勵投身嚴肅研究，科爾多瓦人中不乏女醫師。數學、天文學、植物學、歷史、哲學與法學，唯有在西班牙才能學得。」

《原始資料叢書》如此總結伊斯蘭影響：

「穆罕默德教的成果被大大低估。穆罕默德死後一世紀內，它從基督教手中奪取小亞細亞、非洲與西班牙，即文明世界逾半，其建立的文明為黑暗時代之冠。它使阿拉伯民族達至最高發展，提高東方婦女地位，雖仍保留多妻制；它堅守一神論，在土耳其人掌權前，大體上一直鼓勵進步。」

該著作還列舉對人類知識貢獻卓著的伊斯蘭科學家與哲學家，包括九世紀為現代化學奠基的吉伯爾，或賈法爾；十世紀引入代數理論的本·穆薩；十一世紀深入研究光學、發現凸透鏡放大能力的阿爾哈曾；同在十一世紀，還有阿維森納，或伊本·西那，其醫學百科全書為其時代標準；以及偉大卡巴拉學者阿維塞布隆，或稱伊本·蓋比魯勒。

該權威繼續說道：「回顧穆罕默德教徒的科學，可見他們奠定化學基礎，並在數學與光學取得重要進展。他們的發現未能對歐洲文明產生應有的影響，只因當時的歐洲尚未開化，無法理解並加以運用。吉伯爾很早就觀察到，鐵氧化後重量較氧化前更重，後人只是再次發現。光學若干研究，以及許多地理發現，皆是如此。他們早在瓦斯科·達·伽馬以前便繞過非洲。火藥也是由他們傳入北歐。我們絕不可忘記，當基督教歐洲處於黑暗時代，穆罕默德世界處於光明時代。在哲學方面，阿拉伯人最初吸收歐洲的新柏拉圖主義，之後逐步追溯至亞里斯多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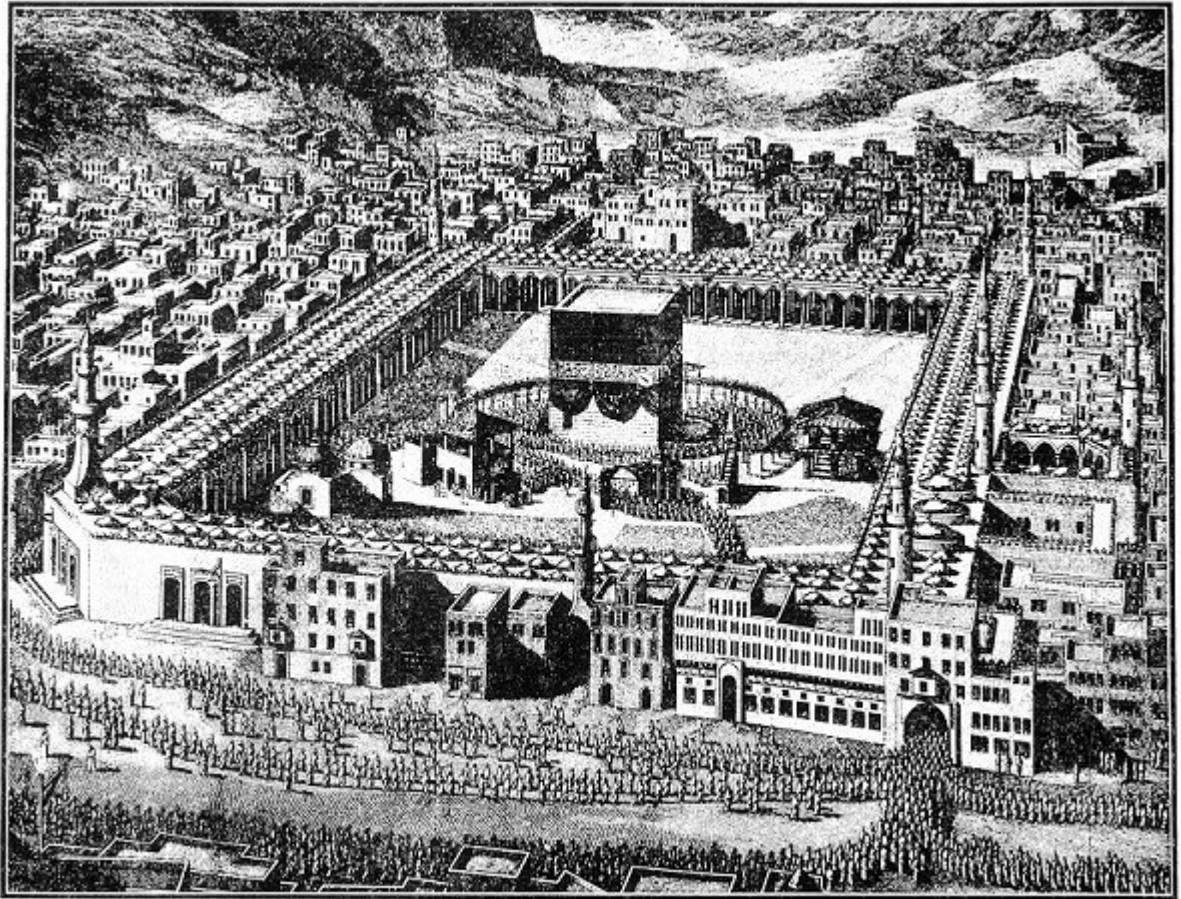
鳳凰六百年方得重生，究竟暗藏何等玄機？世界祕儀聖所的最深處，隱約傳來低語。公元前六百年，那智慧之鳳（畢達哥拉斯乎？）展翅俯衝，死於人類的祭壇，殉身於獻祭之火。而在拿撒勒，此鳥又自灰燼中甦醒，卻注定要死於那株從亞當顱骨生出的樹上。公元六百年，穆罕默德現世。鳳凰再度受難，這回是因海巴爾之毒；自焦炭中，牠振翅而起，掠過蒙古大地，終在十二世紀成吉思汗麾下，成就智慧的治世。鳳凰盤旋於浩瀚戈壁，再度捨棄形骸；那形骸如今封藏於玻璃石棺，石棺臥於金字塔下，棺身刻滿祕儀不可言說的符號。成吉思汗逝後六百年期滿，自認身負天命的拿破崙，是否曾在征途中，聽聞智慧循環重生的奇異傳說？他可曾感到鳳凰在自己胸中展翼，並確信自己便是世界希望的化身？其旌旗上的鷹，或許正是鳳凰的化身。這便可解釋，何以他深信自己注定要在人間建立基督之國，以及對穆斯林友善的鮮為人知原因。



穆罕默德夜行登天

出自德奧松《鄂圖曼帝國全圖》

《古蘭經》第十七章記載，穆罕默德某夜自麥加聖寺前往耶路撒冷聖殿，卻未細述這趟奇旅。在《明燈龕》中，穆罕默德親述穿越七重天、揭開重重帷幕、直抵上帝凜然臨在之境，又於同夜歸返床榻的經過。那一夜，天使加百列喚醒先知，取出心臟，以滲滲泉水洗淨胸腔，再以信仰與知識填滿心臟。一匹喚作「閃電」的奇獸，被牽來作坐騎。牠形如白騾，首若女子，尾似孔雀。據某些版本，穆罕默德僅騎至耶路撒冷，在摩利亞山腳下馬，握住自天垂落的金梯底階，隨加百列攀升，穿越人世與至高天之間的七重境界。每重天門皆立一位族長，先知逐一問候：首層是亞當，二層約翰與耶穌（表兄弟），三層約瑟，四層以諾，五層亞倫，六層摩西，七層亞伯拉罕。另有一說將耶穌置於第七天門；據稱穆罕默德至此懇請耶穌，在上帝寶座前為他代求。



克爾白，伊斯蘭聖地

取自德奧松《鄂圖曼帝國全圖》中的麥加全局部

克爾白，位於麥加清真寺大院中央的立方形建築，是伊斯蘭世界至聖之處。先知追隨者每日五次於指定時刻祈禱，皆須面朝其方。穆斯林起初祈禱時面向東方，如同多數信仰，後有敕令下達，命其轉向麥加。

克爾白改作清真寺前，除曾是異教神廟外，其歷史幾乎無人知曉。先知攻取麥加時，克爾白及周遭庭院立有三百六十尊偶像，穆罕默德在真正踏入聖所前，親手將它們搗毀。克爾白被稱為「古屋」，是一座不規則立方體，長約三十八英尺，高三十五英尺，寬三十英尺。各面牆長略有參差，兩端牆長相差逾一英尺。東南角牆上，離地約五英尺處，嵌著亞伯拉罕那枚神聖而神祕的黑石，或曰隕石。此石最初由天使加百列賜予族長時，潔白耀眼，據稱從地面任何角落皆能望見；後來因人罪孽浸染，遂轉為墨黑。石呈橢圓，直徑約七英寸，於七世紀破裂，現以銀框鑲固。

依傳統所言，創世前兩千年，克爾白先建於天界，至今仍有其模型存留。亞當在天界克爾白的正下方建造地上的克爾白，石材取自西奈、朱迪、希拉、橄欖與黎巴嫩五座聖山。一萬名天使奉命守護此建築。洪水來時，聖屋傾毀；後由亞伯拉罕與其子以實瑪利重建。（詳見《伊斯蘭辭典》。）克爾白所在之地，很可能原是一處史前石祭壇，或一圈未經雕鑿的獨石，近似巨石陣。一如耶路撒冷聖殿，克爾白歷經無數變遷；現存結構不早於西元十七世紀。九三〇年麥加遭掠，那著名的黑石被卡爾馬特派奪去，在他們手中滯留二十餘年；後來以巨額贖金換回的石塊究竟是否原物，抑或贗品，至今懸而未決。

克爾白旁據稱有夏甲與以實瑪利之墓；近門處（離地約七英尺），存有亞伯拉罕重建克爾白時所立之石。各色覆幕一直披罩此立方建築；現今所用者每年更換，為黑錦緞，以金線刺繡。舊幕殘片被朝覲者珍藏，奉為聖物。

進入克爾白須經一道可移動階梯。內部以多色大理石、銀與鍍金裝飾。雖普遍認為此建築無窗，此點仍有爭議。登至屋頂，須經一扇鍍銀門。克爾白內除了有聖書外，還懸有十三盞燈。建築周圍大庭院藏有多件聖物，四周以柱廊界定，廊中原有三百六十根柱。通向庭院之門有十九座，此數神聖且重要，既是默冬週期之數，也是巨石陣內圈石塊之數。七座高聳的宣禮塔環繞克爾白。其中一項聖儀，是繞中央的克爾白七周，似在象徵天體的運行。

美洲印第安象徵學

北美印第安人天生富於象徵思維，也是神祕家與哲人。一如許多原住民，其靈魂與周遭宇宙力量相互感通。其曼尼圖不僅自雲端高座掌管創造，更降臨人間，與紅膚子民交往。天際灰雲，是諸神煙斗吐出的煙。祂們以石化木生火，以彗星作火焰。北美印第安人相信，森林、河流與天空遍布無數超物質的不可見生命。據傳說，有整個部落居於湖底；有些種族白日不可見，夜間才自洞穴現身，遊蕩大地，伏擊粗心的旅人；更有蝙蝠印第安人，人身而蝙蝠翼，棲息在幽暗森林與險峻崖壁，倒掛枝頭或突出岩石上而眠。紅人關於元素精靈的哲學，顯然源自與自然的親密接觸；自然界難以解釋的奇觀，引發種種形上思考。

一如早期斯堪地那維亞人，北美印第安人視大地（大母）為中界，上接天界（大靈居所），下臨黑暗可怖的冥界（幽影與下界力量之域）。他們如同迦勒底人般，將天地之間的空間分為數層，一層是雲，另一層是星體軌跡，以此類推。冥界也有同樣的劃分，與希臘體系相似，對入門者而言是「小祕儀之殿」。若能在兩種以上元素間活動，則被視為往返各界之使者。死者居所乃遙遠之地：或在上界天穹，或是下界深土，或是世界盡頭，或是汪洋彼岸。有時一條河流分隔生死兩界，這與埃及、希臘及基督教神學相通。印第安人視數字四為神聖，或許是因為大靈以方形框架創造宇宙。這令人聯想畢達哥拉斯學派對四元數的尊崇；他們將四元數視為造物主的象徵。傳說中，勇士以肉身闖入死者世界的奇異冒險，足以證明北美印第安人中存在祕儀教團。凡有祕儀之處，則視此為一種哲學意義上的死亡。因為通過儀式者，已在肉身中經歷死後的一切境遇。儀式完成後，入門者能自由出入自己的軀體。這正是印第安幽冥世界冒險傳說的哲學基礎。

哈特利·伯爾·亞歷山大寫道：「北美各地皆以神聖煙斗為祭壇，以煙霧奉獻上天。」（見《萬族神話》。）同書〈註釋〉如此描述煙斗儀式：

「司儀再度起身，用自己的火點燃和平煙斗，接連吸了三口，分別吹向天頂、大地與太陽。第一口感謝大靈庇佑他平安度過一年，得以出席此次議會。第二口感謝大地之母，其豐饒供養生存。第三口感謝太陽，其永不止息的光輝照耀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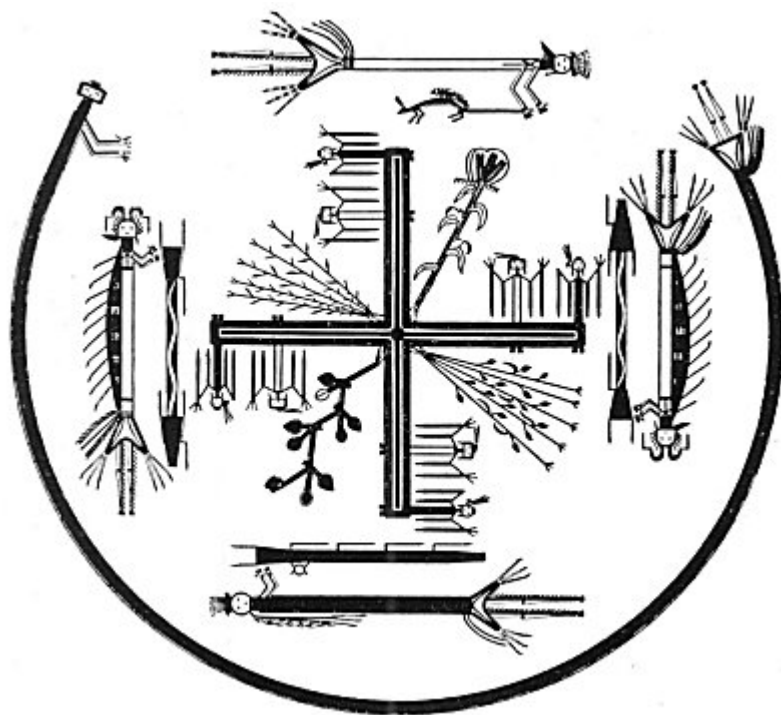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製作和平煙斗，必須自煙斗石採石場取紅石；在遙遠的過去，大靈曾親臨此地，手塑一支大煙斗，朝創造四方吐煙，設立了這最神聖的儀式。數十個印第安部族，有些遠行數千里，都來到這座採石場取得聖石。大靈敕令此地永駐和平。

印第安人不崇拜太陽，而是將這閃耀天體視為大靈的象徵，此乃偉大而良善之靈，永恆地向紅膚子民放射生命。在印第安象徵中，蛇印證了北美曾有祕儀存在，尤其是巨蛇；飛蛇則是亞特蘭提斯啟蒙者的標誌；七頭蛇代表亞特蘭提斯七大島（或許是奇博拉諸城？），也代表史前七大祕傳哲學學派。俄亥俄州亞當斯縣的巨蛇丘上，巨蛇正吐出「存在之卵」。面對此景，誰還能懷疑祕傳教義曾流傳於美洲？許多印第安部族也相信輪迴。他們甚至以孩子前世之名為新生兒命

名。有一則記載說，父母不慎為嬰兒取錯名字，嬰兒便啼哭不止，直到改正錯誤！輪迴信仰在愛斯基摩人中也很普遍。年老愛斯基摩人不時自殺，以投生於新婚親人的家中。

美洲印第安人能分辨亡者的幽魂與真正靈魂；這種知識只有祕儀入門者知曉。他們與柏拉圖學派一樣，相信有一原型界，物質界萬物的範型皆存於其中；並認為各類動物皆由「群體靈魂」或「長老靈魂」掌管。印第安人相信守護靈，想必會令帕拉塞爾蘇深感欣慰。當守護靈護佑整個氏族或部落時，便稱為「圖騰」。有些部族會舉行隆重儀式，讓青年進入森林禁食祈禱，直至守護靈顯現。最先出現的生物，便成為他的專屬守護靈，危難時可向其求助。

北美印第安民間傳說中，最著名的英雄是海華沙；依路易斯·斯彭斯，此名意為「尋貝珠帶者」。海華沙早在數百年前，便已實現伍德羅·威爾遜後來倡議的國際聯盟理想。朗費羅沿襲斯庫爾克拉夫特的說法，將易洛魁族歷史人物海華沙，與阿爾岡昆族和奧吉布瓦族的神話英雄馬納波佐混為一談。海華沙是易洛魁族酋長，歷經多次挫折後，終於促成五大部族結盟，建立「五族聯盟」。聯盟初衷是以仲裁議會取代戰爭，雖未竟全功，但「銀鏈」的力量使易洛魁聯盟空前團結，為北美其他印第安部族聯盟所不及。然而，海華沙亦遭到反對，此乃每一偉大理想家必然面對，無分時代與種族。薩滿以巫術加害他。相傳他們造出一隻惡鳥，從天而降，當面撕碎他唯一的女兒。海華沙完成使命後，乘著自行航行的獨木舟，沿落日之路離去。族人這才明白他的偉大，將他奉為半神。朗費羅《海華沙之歌》中，為這位印第安政治家蒙上一層迷人的魔幻色彩；然在穿透象徵與寓言的迷霧後，仍隱約可見啟悟者海華沙的身影。他正是印第安人及其哲學的化身。



納瓦霍沙畫

出自哈斯廷·克拉原圖

納瓦霍沙畫是在平整沙面上，撒上各色顏料繪成。此圖由彩虹女神環繞，描繪納瓦霍創世神話的一幕。納瓦霍沙祭司哈斯廷·克拉設計此畫，他表示納瓦霍人不信偶像崇拜，因此不造神像，只保存對神祇的心智概念。一如諸神在流動的雲上作畫，祭司也在沙上作畫；圖畫目的達成後，便以手一掃抹去。據此人所述，祖尼、霍皮與納瓦霍三族有共同起源；他們都從地中出來，然後分成三族。

納瓦霍人約於三千年前，初現於今科羅拉多拉普拉特山區域。其四座聖山為拉普拉特山、泰勒山、納瓦霍山與聖弗朗西斯科山。在地底時期，有三族與四列山脈共存：東方白山，南方藍山，西方黃山，北方黑山。山脈升降主宰晝夜：白山升起為日，黃山升起成暮，黑山帶來夜，藍山喚來黎明。納瓦霍人尊奉七位主要神祇，但哈斯廷·克拉未能確認印第安人是否將這些神祇與行星相關聯。巴科奇迪是七神之一，膚色白皙，髮色微紅，眼呈灰藍；其父為日光，母為白晝。他升入天界，生平若干方面與基督相仿。為報孩童遭綁之仇，魚神卡霍特索德掀起大洪水。祖尼、霍皮與納瓦霍人遂升至地表，躲避滅世之災。

此處引用的沙畫，屬療疾醫藥系列之一。治療儀式中，病人被安置於圖上；圖在聖化的泥蓋木屋內製作，嚴禁外人進入。圖中央的神聖卍字，或許是最具普世性的宗教符號，喻示世界四隅。左右兩位神祇因負載巨雲而駝背。納瓦霍宗教藝術中，男性神明恆以圓頭表示，女性神明則以方頭標示。

《波波爾·烏》

《波波爾·烏》完整陳述了一所偉大神祕哲學學派的入門儀式，無聖書能出其右。僅此一卷，便足以證明印第安文明深厚的哲學造詣。

詹姆斯·摩根·普賴斯寫道：「紅色『太陽之子』不崇拜人格化神。對他們而言，神絕對非人格；而從神流溢的一切力量則具人格。此與西方通俗觀念相反：西方視神有人格，自然力量無人格。請自行判斷何者更具哲學性。這些太陽之子崇敬羽蛇，乃太陽使者。祂在墨西哥為魁札爾科亞特爾，在基切為古庫馬茲；在祕魯則稱阿馬魯。據稱『美洲』之名即從阿瑪魯卡而來；阿瑪魯卡直譯為『羽蛇之地』。和平之神的祭司曾以科迪勒拉山脈為中心，統御南北美洲。凡仍忠於古老信仰的印第安人，至今仍受其引領。他們在瓜地馬拉設有重要據點，《波波爾·烏》的作者便出自這一教團。在基切語中，古庫馬茲等同納瓦特爾語的魁札爾科亞特爾；此名由『天堂鳥』與『蛇』二詞構成，乃『披覆天堂鳥羽毛的蛇』！」

希梅內斯神父於十七世紀發現《波波爾·烏》。布拉瑟·德·布爾布爾將其譯成法文，1861年出版。唯一完整英譯本為肯尼斯·西爾萬·葛思里所譯，連載於《言》雜誌早期各期，亦為本文基礎。詹姆斯·摩根·普賴斯曾譯《波波爾·烏》部分，附極珍貴評註；惜譯作未竟。《波波爾·烏》第二書多論基切民族入門儀式。對於共濟會象徵學與神祕哲學學生，這些典禮極重要，因為這些典禮證明美洲大陸曾存在古老而神授的祕儀學校。

路易斯·斯彭斯談到《波波爾·烏》時，列舉了這份手稿標題的幾種譯法。他不採「席墊之書」或「社群之錄」等譯名，認為正確書名可能是「書寫葉片集」。「波波爾」意指「預備好的樹皮」，「烏」則指「紙」或「書」，源於「書寫」的動詞。葛思里博士將《波波爾·烏》解作「議院之書」或「聖會之書」；布拉瑟·德·布爾布爾稱之為「聖書」；希梅內斯神父則稱此卷為「民族之書」。詹姆斯·摩根·普賴斯發表於《路西法》第十五卷的〈《波波爾·烏》〉一文，站在神祕學家的立場，稱此作品為「蔚藍帷幕之書」。《波波爾·烏》稱其編纂所據的古代文獻為：「陰影之地的人類史，以及人如何見到光明與生命。」

僅存的少量原住民文獻已足以證明，中南美洲後期文明深受祭司黑巫術支配。印第安巫師以磁化凸鏡拘攝元素精靈，凝視這些邪器，最終使王權屈從於巫術。身披黑袍的初入門者尋求真理時，在邪惡導師引領下，穿行於亡靈術的迷途。他們沿左道下降至地獄幽冥，學會使石頭開口，並以咒歌與法物蠱惑人心。當時的墮落由此可見：凡欲晉入大祕儀者，必須親手獻祭一人，將淌血的心臟高舉於一尊狞笑石像面前。那石像由祭司所造；祭司深知它只是人造的惡魔，卻不敢承認。許多中美洲原住民的血腥儀式，可能是古代太陽祕儀墮落後的遺存，發生於亞特蘭提斯晚期。據祕傳所述，當時黑魔法與巫術控制了祕學學校，導致血祭與恐怖的偶像崇拜，最終使亞特蘭提斯帝國覆亡，並蔓延至雅利安人的宗教世界。

西巴爾巴祕儀

據《波波爾·烏》的記述，西巴爾巴的諸位王子派出四名貓頭鷹使者，前往洪洪·阿普與伍庫布·洪洪·阿普處，命令他們立刻趕到瓜地馬拉群山深處的入門之地。兩兄弟未能通過西巴爾巴王子設下的考驗，遂依古俗為失敗付出生命。洪洪·阿普與伍庫布·洪洪·阿普被合葬一處，但洪洪·阿普的頭顱被掛在聖葫蘆樹上；此樹位於通往西巴爾巴恐怖祕儀的路中央。葫蘆樹立刻結滿果實，洪洪·阿普的頭顱「不再顯現；因為它已與樹上其他果實重新合一。」什基克是庫丘馬基克王子的貞潔女兒。她從父親那裡聽說了這棵奇妙的葫蘆樹，渴望摘取其果實，便獨自前往那樹生長的陰翳之地。當什基克伸手摘果時，洪洪·阿普口中些許唾液落入她掌中，頭顱說道：「這唾液與泡沫，便是我剛給你的子嗣。如今我的頭將停止言語，因為它只是一顆屍體的頭顱，早已沒有血肉。」

少女依照洪洪·阿普的告誡，回到家中。後來，其父庫丘馬基克發覺她懷有身孕，便詰問孩子的父親是誰。什基克答道，孩子是她凝望葫蘆樹上洪洪·阿普的頭顱時受孕的，她從未認識男人。庫丘馬基克不信她的話；在西巴爾巴王子的慫恿下，他下令將她的心臟盛入甕中。什基克被行刑者帶走時，懇求饒她一命；他們同意了，用某樹（橡膠樹）的果實替代她的心臟，那樹的汁液鮮紅如血，質地也似血。西巴爾巴王子將替換的心臟置於祭壇炭火上焚燒，眾人皆被升起的香氣驚住，不知燒的其實是芳香植物的果實。

什基克誕下一對孿生子，名為洪阿普與什巴蘭克；他們一生致力於為洪洪·阿普與伍庫布·洪洪·阿普之死復仇。歲月流逝，兩名男孩長成青年，功業顯赫。他們尤其擅長一種稱為網球的遊戲，但略似曲棍球。西巴爾巴王子聽聞二位青年的技藝，便問：「那麼，是誰如今又在我們頭頂上遊戲，且毫不顧忌震動（大地）？如今又是誰在我們頭頂打球，震得大地搖動？那兩個妄想在我們面前逞威的洪洪·阿普與伍庫布·洪洪·阿普，不是已經死了嗎？」西巴爾巴王子派人傳喚雙子洪阿普與什巴蘭克，決意要在七日祕儀中將他們毀滅。出發前，兩兄弟向祖母辭別，在屋中央各栽下一株甘蔗，告訴她：「只要甘蔗活著，我們就活著。祖母，母親，別哭；這是我們留給你們的信物。」兩人帶著吹箭筒，踏上危徑，穿越蜿蜒峽谷與陡崖，路過異鳥與沸泉，向西巴爾巴聖所行去多日。

祕儀的七重考驗，從渡河開始。他們先以吹箭筒為橋，越過泥河與血溪。接著來到四路交會處——黑、白、紅、綠。第一道考驗，是辨別十二位王侯與偽裝的木偶，並喚出每人的真名。洪阿普從腿上拔下一根汗毛，毛髮化作名為「珊」的奇蟲。珊蟲沿黑路飛入議事廳，叮咬靠近門口那尊人像的腿部，竟是假人。第二尊也是木頭；叮到第三尊時，對方有了反應。珊蟲逐一叮咬聚集的十二人，王侯們吃痛驚呼，彼此以名相稱。蟲兒飛回，將名姓悉數告知。兩人有備而來，無懼地踏入西巴爾巴，來到十二位王侯面前。

當被命令膜拜國王時，洪阿普與什巴蘭克笑了，早知那是無生命的木偶。兩人依序問候十二位王侯：「萬福，洪卡梅；萬福，武庫布卡梅；萬福，西基里帕特；萬福，庫丘馬基克；萬福，阿哈爾普；萬福，阿哈爾卡納；萬福，查米亞巴克；萬福，查米亞霍洛納；萬福，基克西克；萬福，帕坦；萬福，基克雷；萬福，基克里克斯卡克。」西巴爾巴人邀他們坐上一張石凳，兩人拒絕：「我們知道這石頭燒得火燙，一坐便死。」王子於是命他們夜宿「幽影之屋」。西巴爾巴祕儀的第一級考驗，就此完成。

第二項考驗在幽影之屋。每人領到一支松明與一支雪茄，必須整夜保持燃燒，翌晨卻得完整歸還。雙子以阿拉斯烏羽代替松木片燃燒，又將螢火蟲綴在雪茄端頭。守衛望見火光，以為他們中計。黎明時，松明與雪茄卻完好歸還，仍在微微發亮。王侯們凝視那未耗損的木片與菸捲，愕然不語，從未有人能如此歸還。

第三項考驗在「長矛之屋」。兩人被迫接連數小時抵禦最強悍的戰士。洪阿普與什巴蘭克安撫了持矛者，令攻勢止息。接著是更難的部分：製作四只花瓶，盛滿最珍稀的花朵，卻不准離開神廟採集。雙子請螞蟻相助。這些微小的生命爬進王侯私人花園，將花朵一一銜回。清晨，花瓶已滿。十二王侯見了，驚怒交加，那些花正是從自己園中偷來的。他們慌忙商議，如何毀滅這對無畏的初入門者，並立刻準備下一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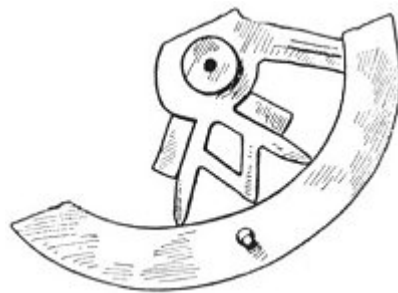
第四項是「寒冷之屋」。西巴爾巴人認為冰洞的酷寒無人能忍，乃「北風冰凍的居所」。雙子卻以松果生火，暖意驅散了寒靈。黎明時，他們活著走出洞穴，生命力飽滿。守衛押兩人回到大廳，王侯們比先前更加驚異。

第五項在夜間。兩人被關進猛虎滿室的廳堂，必須留宿整夜。他們丟出骨頭，老虎用利顎嚼得粉碎。王侯從外窺看，見野獸咀嚼，彼此說道：「他們終於認清西巴爾巴之力，而投身於獸群了。」但黎明到來，洪阿普與什巴蘭克毫髮無傷，走出了猛虎之屋，西巴爾巴人喊道：「那兩人究竟是何方神聖？」因為誰也想不到，竟有人能逃過猛虎的襲擊。於是，西巴爾巴王侯為兩兄弟預備新的考驗。

第六項考驗，是自日落至日出留在火焰之屋。洪阿普與什巴蘭克進入一間布置如熔爐的大室。四面火焰升騰，空氣窒悶；熱度之高，使進入此室者只能存活片刻。但日出時，熔爐門開啟，洪阿普與什巴蘭克走出，未被烈焰之怒灼傷。西巴爾巴王侯見兩名少年安然度過所有毀滅考驗，唯恐祕密盡落入洪阿普與什巴蘭克手中。於是他們預備最後考驗，比先前更可怕，深信兩人絕不可能通過。

第七項考驗在蝙蝠之屋。這黑暗地下迷宮裡，潛伏許多奇異可憎的毀滅生物。巨大蝙蝠陰鬱地掠過走廊，斂翼懸掛於牆壁與天花板雕刻上。此處也住著蝙蝠之神卡馬佐茲，乃醜惡怪物，有人身與蝙蝠的頭與翼。卡馬佐茲攜一柄大劍，在陰暗中翱翔；凡有粗心的遊蕩者試圖穿過恐怖廳室，他便一劍將其斬首。什巴蘭克成功通過此可怕考驗，但洪阿普一時失防，被卡馬佐茲斬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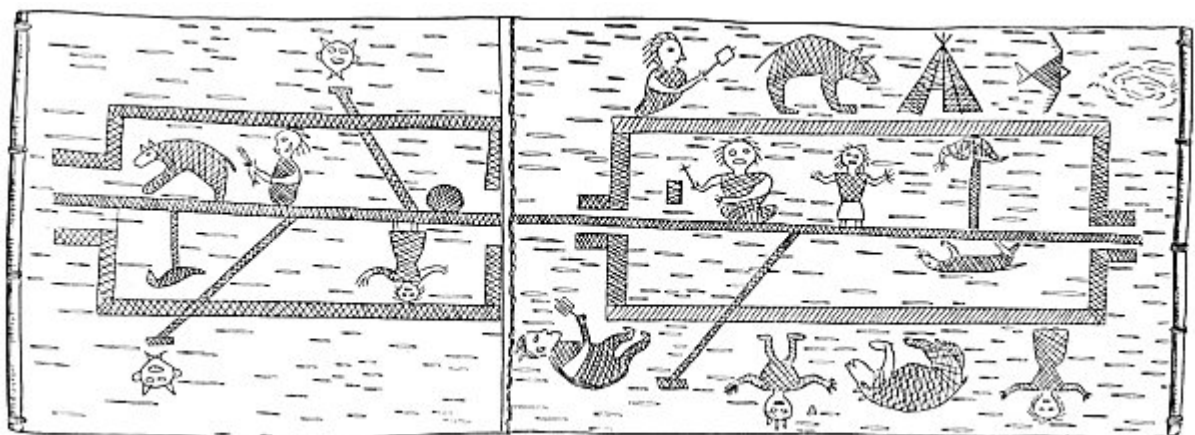
後來洪阿普以法術復生；兩兄弟躲過西巴爾巴人的重重殺劫後，為替洪洪·阿普與伍庫布·洪洪·阿普之死復仇，故意任人將自己焚於火葬柴堆上。其骨粉隨後被投入河中，立刻變成兩條巨大人魚。後來他們化為年老遊方者，為西巴爾巴人跳舞並施展奇蹟。其中一人能將另一人切成碎塊，再以一語使其復活；或以魔法燒毀房屋，又立刻重建。這兩名舞者實際上是洪阿普與什巴蘭克，其名聲終於傳到西巴爾巴十二王侯耳中；他們遂希望親見兩位表演奇藝。洪阿普與什巴蘭克殺死王侯之犬又使其復生、燒毀王宮又立刻重建，並展示其他魔法力量後，西巴爾巴王侯請這兩位術師毀滅他，再使他復生。於是洪阿普與什巴蘭克殺死西巴爾巴王侯，卻未使他們復活，從而為洪洪·阿普與伍庫布·洪洪·阿普之死復仇。這些英雄後來升入天界，成為天上之光。



印第安陶片

由艾麗絲·帕爾默·亨德森惠允提供

這塊奇異碎片發現於亞利桑那州卡薩格蘭德遺址不遠處，埋在一堆早期印第安破碎陶器下四英尺深。它之所以重要，是因其圖案與共濟會所用的圓規與矩尺驚人相似。印第安人的籃子、陶器與毯子，其裝飾圖案常極具共濟會與哲學興味。



樺樹皮上的米德維溫記錄

由艾麗絲·帕爾默·亨德森惠允提供

樺樹皮卷是大醫藥會（Midewiwin）入門者最神聖的私藏之一。卡里克·馬勒里上校曾寫道：「熟稔祕密社團的人，會將大醫藥會圖表比作共濟會某些階級的『工作圖板』；它被印刷出版，公開展示，卻不洩露階級內的祕密。然而，圖表不僅有意義，對秘傳者更有用，能輔助記憶儀式細節。」關於大醫藥會最完整可靠的記錄，出自 W·J·霍夫曼在民族學局第七年度報告的文章。他描述道：

「大醫藥會乃薩滿組成的會社，成員男女皆有，人數不定。此會劃為四級，各自分明，但諸多成員認為，除第一級外，其他等級只是重複。晉升時獲得的力量大小，取決於是否接受主祭以藥囊『射擊』。薩滿祭司素來保存樺樹皮記錄，上面刻著細緻線條，以圖像標示所有者有資格晉升的等級。此類記錄或圖表屬神聖之物，絕不公開。」

兩個矩形圖代表薩滿會所的兩個等級，穿過中央的直線代表靈性道路，或說「又直又窄的路」，貫穿各級。與中央道路相切的線則代表誘惑；線端的面孔是曼尼圖，或稱有力之靈。斯庫爾克拉夫特乃美洲印第安權威，在論及大醫藥會時說：「大醫藥會的宗旨，是教導關於靈性存在的高等教義，包括其本性、存在方式，以及它在人間的影響。這團體成員自稱掌握部族至高知識。」

據傳說，偉大兔子馬納波佐是善靈吉切·曼尼圖的僕人；他俯看奧吉布瓦人的祖先，見他們欠缺靈性知識，便將大醫藥會的奧秘教給一隻水獺。馬納波佐建了一座米德維干，為水獺入門，將神聖的米吉斯（一枚小貝殼，薩滿的神聖象徵）射入牠體內。隨後他賜此動物不朽，並將大醫藥會的祕密託付給牠。入門儀式前須行汗浴，主要是克服邪惡曼尼圖的影響。入門者也受醫療之術訓練，並獲知如何引導人體生命中心之力量，如霍夫曼先生文章第三圖版所示。在大醫藥會儀式中，十字乃重要象徵，值得注意的是，薩滿祭司堅決拒絕放棄自身宗教，改信基督教。

西巴爾巴祕儀的鑰匙

勒·普隆容寫道：「這些入門儀式，豈不正令人想起以諾在異象中所見？那閃耀的水晶屋，既熱如火又冷如冰；那火弓、箭袋、火劍之地；又須渡過潺潺溪流與火河；或是遍布巨獸飛鳥的地極，還有榮耀者端坐日輪之上的居所。最後，大地中央那棵被稱為知識之樹的羅望子樹，豈不正與路中央的葫蘆樹相呼應？洪洪·阿普因未能通過入門初試而遭獻祭，西巴爾巴人便將其頭顱掛在樹上。這正是候選者進入西巴爾巴神聖祕儀時必須經歷的恐怖考驗。這些儀式，豈不正與厄琉西斯祕儀相似，亦與其所仿效的埃及大祕儀如出一轍？西巴爾巴入門者必須通曉的一切，不正如同印度大師與兄弟會的神奇事蹟，以及《但以理書》中的若干記載？但以理曾受迦勒底賢士祕儀啟悟；據歐布魯斯所言，該祕儀分為三級，最高級者學識最深。」（見《瑪雅與基切人的神聖祕儀》。）

葛思里博士在《波波爾·烏》導言註中，指出這部基切聖書與其他偉大文明聖典之間有許多重要相似之處。他發現洪阿普與什巴蘭克被迫通過的考驗，與埃及、迦勒底及希臘祕儀所用的黃道星座有如下類比：

「白羊座，渡過泥河。金牛座，渡過血河。雙子座，識破兩個假國王。巨蟹座，黑暗之屋。獅子座，長矛之屋。處女座，寒冷之屋（常見的地獄之旅）。天秤座，猛虎之屋（貓科的平衡）。天蠍座，火焰之屋。射手座，蝙蝠之屋；蝙蝠神卡馬佐茲在此斬下一位英雄之首。摩羯座，架上焚燒（雙重鳳凰）。水瓶座，其灰燼散入河中。雙魚座，其灰燼變作人魚，後又回復人形。」

將血河對應白羊座、泥河對應金牛座，似乎更為合宜；而古代傳說中將河流次序顛倒，也絕非不可能。葛思里博士最驚人的結論，是竭力將西巴爾巴等同於古代亞特蘭提斯大陸。他將西巴爾巴十二王侯視為亞特蘭提斯帝國的統治者，並將洪阿普與什巴蘭克以法術消滅諸王一事，解讀

為亞特蘭提斯覆亡的寓言。然而，對入門者而言，亞特蘭提斯顯然只是象徵，其中陳述的是起源的奧秘。

普賴斯先生主要關注神祕解剖學問題，他將《波波爾·烏》所述各象徵關聯於人體中意識的神祕中心。因此，他將橡膠球視為松果體，而洪阿普與什巴蘭克代表沿脊柱導引的雙重電流。可惜普賴斯先生未翻譯《波波爾·烏》中入門儀式的一部分。他認為西巴爾巴是幽冥或以太界域；依祕儀教導，此界域位於行星身體本身內部。《波波爾·烏》第四書結尾記載了一座宏偉神廟的建立，通體潔白，其中保存一塊祕密黑色占卜石，呈立方形。古庫馬茲（或魁札爾科亞特爾）具有所羅門王諸多屬性；《波波爾·烏》中建殿記述令人想起所羅門聖殿故事，且無疑具有類似意義。布拉瑟·德·布爾布爾之所以開始研究《波波爾·烏》中的宗教類比，是因其中一座供奉黑石的神殿名為「卡阿巴哈」，這與伊斯蘭教供奉聖黑石的「克爾白」名稱極為相似。

洪阿普與什巴蘭克的事蹟發生在人類誕生之前，因此本質上屬於靈性祕儀。西巴爾巴象徵迦勒底與畢達哥拉斯哲學中的低等宇宙；西巴爾巴王侯是低等宇宙的十二位治理者。其中兩具人偶，可視為古代黃道中虛設的兩個星座，用以掩蓋天文祕儀。洪阿普與什巴蘭克以吹管作橋渡河，降入西巴爾巴地下王國，暗喻人的靈性經由如管道般的超物質通道，降入肉身。這些通道可比作吹管或管道。吹管也象徵脊髓，以及潛藏於中央細管中的力量。兩名青年受邀與死神進行「生命之戲」；唯有憑「賢者」賦予他們的超自然力量，他們才能勝過這些幽冥之主。種種考驗象徵靈魂遊歷黃道以下諸界；最終戰勝死神，則象徵靈性覺悟的意識自低等本性中升起，低等本性則遭靈性淨化之火焚盡。

祭司與神像上的符號清楚顯示，基切人已掌握重生之祕。《墨西哥國家博物館年鑑》第二卷收錄了一尊頭像，常被指認為魁札爾科亞特爾。其雕刻風格顯然帶有東方色彩；頭冠之上，既有象徵靈性覺照的千瓣日輪，也有象徵脊柱之火解放的靈蛇。印度脈輪之象清晰可辨，且屢見於美洲各地的宗教藝術。中美洲一座雕刻獨石上，甚至飾有兩頭大象及其馭者的頭像。然西半球自古未存大象，故知此雕必源於與遙遠亞洲的接觸。中美洲印第安祕儀中，有一項關於聖袍的奇特教義；在歐洲，這類聖袍稱為魔法斗篷。諸神向受啟祭司顯現時，因其榮光足以灼傷凡眼，便以此袍遮身。寓言與神話亦是祕傳教義的外袍。《波波爾·烏》正是一件隱蔽真義的魔法斗篷；在其深褶之中，端坐著基切哲學之神。中美洲宏偉的金字塔、神廟與獨石，也可視為諸神之足；其上半身則隱沒於不可見的魔法斗篷之中。

祕儀及其使者

異教祭司體系所珍藏的最高知識，在神廟傾頹之後，是否仍在世間流傳？人類是否仍有機會尋獲，還是早已深埋於時光的瓦礫，葬於其光輝所照亮的聖殿遺址之下？俄利根曾說：「在埃及，哲學家對神的本質懷有崇高而隱祕的認知。」尤利安談論七光神的祕密入門儀式，說此神以其本性將靈魂提升至救贖之境，究竟意指為何？那些蒙福的神術師何許人也，竟能領悟尤利安不敢明言的深義？若此內在教義始終對大眾隱藏，而另設較淺顯的規範供其遵循，那麼現代文明各方面的倡導者，包括哲學、倫理、宗教與科學等，是否很可能也不明白其理論與信條之真義？人類自古老民族承襲的藝術與科學，是否在華美外表下，藏有唯最明悟心智方能領會的巨大奧祕？答案無疑是肯定的。

阿爾伯特·派克蒐集了大量證據，證明祕儀所傳的教義卓絕，並援引亞歷山大的革利免、柏拉圖、愛比克泰德、普羅克羅斯、阿里斯托芬與西塞羅的著作以支持其論斷；這些人都異口同聲讚頌此類機構的崇高理想。據這些可信權威明確證言來看，理性上實難懷疑：希臘、埃及與其他古國的啟悟者，確實掌握了正確答案，來解決文化、思想、道德與社會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直到二十世紀，仍懸而未決，困擾著全人類。這並非代表古人已預見並解析本世代的一切複雜問題；而是祕儀已發展出一套方法，使心智接受生命根本真理的訓練，足以明智應對任何突發局面。藉由這種簡明的心智修養，理性得以整飭；因理性一旦居於主宰，矛盾便無從存在。智慧能將人提升至神性之境，這也解釋了那句隱晦之語：祕儀能將「咆哮的野獸化為神明」。

任何哲學體系的高下，須由其所造就的成果來判定。祕儀教化出的人物，證明其培育體系之優越：這些人心智宏大，其靈魂具至福之靈視，生命又卓然無瑕；即使歷經千載，這些人的教誨至今仍是人類在靈性、思想與倫理的準則。往昔各祕儀學派的入門者，形成了一條超凡者的金鏈，連繫著天與地。他們是荷馬筆下「金鏈」的諸環節；宙斯曾誇言，憑此鏈能將宇宙萬物繫於奧林匹斯山巔。伊西斯的子女確是光輝的一脈，乃科學與哲學的奠基者，藝術與工藝的守護者，並以神授的超然力量，支撐那些為向他們致敬而建立的世界宗教體系。這些教義的創立者，塑造無數世代的人生；這些啟悟導師則見證了那種靈性教化。它作為人間的神聖機構，向來存在，亦將永存。

凡代表著超越世人理解之理想者，必將遭受盲眾迫害；這些群眾既缺乏推動進步的神聖理想，也缺乏辨別真偽的理性。因此，啟悟大師的命運總是不幸。畢達哥拉斯被釘上十字架，其學園遭焚毀；希帕蒂亞被拖下馬車，肢體遭撕裂；雅克·德·莫萊的英名未隨焚身烈焰而逝；薩伏那羅拉焚身於佛羅倫斯廣場；伽利略被迫屈膝收回言論；喬爾達諾·布魯諾被宗教裁判所焚燒；羅傑·培根只得在密室中祕密實驗，將知識藏於密碼之下；但丁·阿利吉耶里遭其摯愛之城流放而亡；法蘭西斯·培根忍受著迫害的重擔；卡廖斯特羅則是近代最受誣衊之人。這整條光輝的脈絡，無不見證著人對人的殘酷。世界向來慣於為愚人喝采，而毀謗思想者。偶有顯著例外，如聖

日耳曼伯爵；這位哲人熬過宗教審判者的迫害，並憑超凡天才，贏得相對安全的地位。然而，即使這位顯赫伯爵，其覺照之智本足以受世人敬仰，仍不免被斥為騙子、江湖術士與投機冒險家。一長列的不朽人物承傳古代智慧，將之昭示於世，本文則選出三位稍作詳察：第一位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女性哲學家；第二位是基督紀元以來最受誹謗與迫害之人；第三位則是在近代最卓越、最成功地闡揚古代智慧者。



克貝斯之圖

出自維尼烏斯《人類生命道德劇場》

相傳，《克貝斯之圖》乃克貝斯與格倫迪奧的對話，源於一張古圖；圖藏於雅典或底比斯的克洛諾斯神廟，描繪人類生命的全幅歷程。《克貝斯之圖》的作者是蘇格拉底弟子，約生於公元前 390 年。世界被喻為一座巨山。山腳的大地湧出無數人形，向上攀爬，追尋真理與不朽。在遮蔽峰頂的雲上，是人類成就的終極目標：真正的幸福。圖中人物與群像佈局如下：（1）生命之牆的門；（2）守護靈或智性體；（3）欺詐；（4）意見、欲望與快樂；（5）命運；（6）強者；（7）色慾、貪婪、諂媚；（8）憂傷；（9）悲哀；（10）苦難；（11）悲痛；（12）狂怒或絕望；（13）不幸之屋；（14）悔改；（15）正見；（16）邪見；（17）邪教義；（18）詩人、演說家、幾何學家等；（19）放縱、淫逸與意見；（20）真教義之路；（21）節制與忍耐；（22）真教義；（23）真理與說服；（24）科學與諸德；（25）幸福；（26）智者至高（最初）的快樂；（27）怠惰者與迷途者。

希帕蒂亞

不朽的希帕蒂亞繼承其父、數學家提翁的哲學講席，多年來是亞歷山大新柏拉圖學派的核心人物。她學問深邃，人格亦具魅力，深受亞歷山大市民愛戴，該城的行政官也常向她諮詢；這位高貴女子在歷史長頁中，是最為矚目的異教殉道者。希帕蒂亞師承術師普魯塔克，深諳柏拉圖學派的精義；其辯才與公眾聲望，遠超北埃及所有基督教的教義宣揚者。她的著作雖因穆罕默德教徒焚毀亞歷山大圖書館而散佚，從同時代人的記述裡，仍可窺見其風貌。希帕蒂亞曾為諸多書籍

作注，包括丟番圖的《算術》、托勒密的《天文表》，以及佩爾加的阿波羅尼奧斯的《圓錐曲線論》。托勒邁斯主教西涅修斯乃其虔誠友人，曾致信請她協助製作星盤與水位儀。各族學者欽服其才智超群，紛紛湧向她執教的學院。

不少作家認為希帕蒂亞的教誨具有基督教精神；事實上，她揭開了這一新興教派籠罩自身的神祕面紗，如此透徹地闡述最幽深的原理，以致許多新皈依的基督徒離棄教會，轉投她的門下。希帕蒂亞不僅證實基督教信仰源出異教，更揭穿了當時基督徒所謂的奇蹟，證明那只是受自然法則支配的現象，而非神恩。

當時，西里爾任亞歷山大主教。此人後來被譽為基督教三位一體教義的奠基者，並因其熱忱而被封聖。他見希帕蒂亞不斷威脅基督教信仰的傳播，間接導致了她悲劇的終局。後世雖極力為他洗脫謀殺污名，然無可辯駁的事實是：他未曾絲毫阻止那場污穢而殘暴的罪行。唯一稍作開脫的理由，是西里爾被狂熱蒙蔽，將希帕蒂亞視為與魔鬼結盟的巫女。查爾斯·金斯利的文學作品大多優秀，唯獨其同名著作《希帕蒂亞》中，對她性格的描寫顯得幼稚。關於這位貞潔哲人的零星史料，無不證明她德行高潔、正直不阿，並全心獻身於真理與正義。

固然，當時基督教中最優秀的人物，或許免於共犯罪責；但西里爾刻骨的仇恨，無疑傳染給更狂熱的信徒，尤其是尼特里亞沙漠的一群修士。讀經者彼得乃野蠻無知之徒；在其率領下，這群人趁希帕蒂亞從學院返家、行經街市時襲擊了她。這夥人將毫無防衛的女子拖下馬車，擄至凱撒利亞教堂。剝去她的衣衫後，以棍棒擊斃，再用牡蠣殼刮淨骨上血肉，將支離破碎的遺骸帶往一處名為辛德隆的地方，焚為灰燼。

公元 415 年，古代世界最偉大的女性啟悟者就此殞落；隨她一同傾頹的，還有亞歷山卓的新柏拉圖學派。希帕蒂亞的記憶，則保存在羅馬天主教會的聖徒崇拜之中，被稱為亞歷山大的聖加大利納。

卡廖斯特羅伯爵

「神聖的」卡廖斯特羅，上一刻是巴黎的偶像，下一刻已成宗教裁判所地牢裡的孤囚，如流星般掠過法國的天空。依據卡廖斯特羅囚於巴士底獄時所寫的回憶錄，他生於馬爾他，出身高貴而身世隱晦。他在阿拉伯長大受教，其老師阿爾托塔斯精通多個哲學與科學領域，亦是超驗諸術的大師。卡廖斯特羅的傳記作者雖多嘲笑此說，卻始終無法合理解釋，他淵博的祕學知識究竟從何而來。

他被斥為騙子與江湖術士，其奇蹟被貶作戲法，其慷慨亦遭疑心別有圖謀；卡廖斯特羅伯爵無疑是近代史上最受誣毀之人。W·H·K·特羅布里奇曾寫道：「神祕與魔法總會激起不信任，卡廖斯特羅憑其奇異人格，遂成毀謗的輕易標靶。在被辱罵的箭矢射得面目全非之後，偏見作為毀謗的養子，將他以私刑處死。一百多年來，其人格懸在惡名的絞架上；傳統的獄卒在上頭刻滿

咒詛，恫嚇任何試圖解他下來的人。他的命運，成了他的名聲。歷史記得他，非因他做過什麼，而是因人們對他所做的事。」（見《卡廖斯特羅：一位魔法大師的光輝與悲慘》。）

民間普遍相信卡廖斯特羅真名朱塞佩·巴爾薩莫，出身西西里。然而近年來，此說已啟人疑竇。或許終將證明，這位不幸伯爵所受的惡毒辱罵，至少有一部分錯認了對象。朱塞佩·巴爾薩莫生於1743年，家世清貧。他自幼便顯露自私、卑劣乃至犯罪的傾向，在一連串劣跡後不知所終。特羅布里奇提出有力證據，指卡廖斯特羅並非此人，從而為他洗脫了若干最嚴重的指控。在巴士底獄被囚六個月後，卡廖斯特羅受審，被判與那樁著名的「王后項鍊」竊案無關；後來更證實，他曾就這樁圖謀向德·羅昂樞機示警。即便法國法庭宣判他無罪開釋，一位才華有餘而識見不足的畫家，仍蓄意污蔑他，畫中讓他手持那條致命項鍊。卡廖斯特羅之審，堪稱法國大革命的序曲。這場審判點燃了對瑪麗·安東妮與路易十六的悶燃敵意，最終化作恐怖統治的浩劫。亨利·R·埃文斯在其小冊《卡廖斯特羅及其共濟會埃及禮》中，亦為這位飽受迫害之士作了有力辯護，駁斥種種強加於他的污名。

認真考察卡廖斯特羅生平與神祕「死亡」的人認為，流傳於世的毀謗，多出自宗教審判所的陰謀，意在為迫害他辯護。針對卡廖斯特羅的根本指控僅此一項：他曾在羅馬試圖建立一所共濟會分會。其餘諸般罪名，皆係事後羅織。出於某種未公開之由，教皇將他的死刑改為終身監禁。此舉本身即表明，即便在敵人眼中，卡廖斯特羅仍具分量。雖然一般認為，他數年後死於聖萊奧城堡的宗教裁判所地牢，此事卻極不可能。另有傳言稱他已然逃脫；一則意味深長的故事更說，卡廖斯特羅遠走印度，其才能終獲賞識，而非受歐洲政客的操弄。

創立埃及禮後，卡廖斯特羅宣稱，既然古代祕儀接納女性，便無理由將她們排除於近代教團之外。朗巴勒親王妃欣然受任祕密會社的榮譽女主席；於她入門之夜，法國宮廷最重要的人物幾乎悉數在場。這番光彩引來巴黎共濟會分會的注目。分會代表為求真切理解共濟會祕儀，推舉博學的東方學家庫爾·德·熱伯蘭為發言人，邀請卡廖斯特羅伯爵出席，協助釐清若干哲學要義。伯爵應允。

1785年5月10日，卡廖斯特羅出席為此召開的會議；其氣度之從容、言辭之坦誠，即刻贏得全場好感。庫爾·德·熱伯蘭只交談數語便察覺，自己面對的不僅是一位同儕學者，更是遠高於己的存在。卡廖斯特羅隨即發表演說；其內容如此出人意表，迥異於在場諸君此前所聞，一時眾人驚愕失語。他宣稱玫瑰十字是祕儀古老而真實的象徵；在簡述其原始意涵後，轉而闡釋字母的象徵意義，並以生動鮮明的方式，向會眾預言法國的未來。其口吻令聽者相信此人洞察幽微，身懷異稟。卡廖斯特羅以奇特的字母排列，詳盡預告了即將來臨的革命恐怖與王權傾覆，巨細靡遺地描述王室成員的命運。他甚至預言了拿破崙的崛起與第一帝國的誕生。他做這一切，只為昭示高等知識所能成就之事。

卡廖斯特羅後來被捕、關入巴士底獄時，在囚室牆上留下一段祕文；解讀出來便是：「1789年7月14日，你們將攻陷巴士底獄，並將其徹底拆毀。」卡廖斯特羅是聖殿騎士的神祕使者，是玫瑰十字的入門者；其學識之宏富淵深，僅由他所創的共濟會埃及禮便足以佐證。因此，卡廖斯

特羅伯爵依舊是史上最奇詭的人物之一，友人相信他永生不死，且曾列席迦拿的婚宴；敵人則指控他是魔鬼化身！亞歷山大·仲馬在《王后項鍊》中生動描繪了其預言能力。他以自己奇異的方式試圖裨益世界，世界卻不接納他；數百年來，連其身後名聲也窮追迫害。這位開悟者未能完成手中的偉業，遂退至一旁，讓其更成功的同胞聖日耳曼伯爵前行。



「神聖的」卡廖斯特羅

出自烏東的卡廖斯特羅胸像

卡廖斯特羅伯爵

此人被描述為身材不算高大，但肩寬胸闊。頭顱甚偉，濃密的黑髮從寬闊而高貴的額頭向後梳去。雙眸極黑且灼灼有神；每當他懷著強烈情感談論深奧主題時，瞳孔便會放大，眉毛上揚，搖頭如雄獅。手足纖細，此乃高貴血統之印記，舉手投足間兼具尊嚴與學養。他精力蓬勃，能完成驚人的工作量。衣著略顯奇異，從一只彷彿取之不竭的錢囊中慷慨施捨，因此贏得「窮人之父」的稱號；他不接受他人饋贈，而在蘇爾迪耶街一棟神廟與宮殿合體的宅邸中，過著豪奢生活。據其自述，為他入門祕儀者，並非旁人，正是聖日耳曼伯爵。他曾遍遊世界，並在古巴比倫與尼尼微的廢墟中，覓得通曉人類生命一切祕密的智者。

聖日耳曼伯爵

十八世紀初，歐洲外交圈中出現了一位史上最令人費解的人物。此人一生幾乎與神祕同義，其真實身分之謎，當時無人能解，後世研究者亦然。聖日耳曼伯爵被公認為當時最傑出的學者與語言家。其才藝廣博，無論化學、歷史乃至詩歌、音樂，無不涉獵。他精通數種樂器，作品包括一部短歌劇。他也是一位技藝非凡的畫家，能在畫布上創造非凡的光澤，據信源於將珍珠母粉摻入顏料，尤擅在畫中重現衣飾上寶石的璀璨原光。其語言能力近乎神異。他會說德語、英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略帶皮埃蒙特口音的法語、希臘語、拉丁語、梵語、阿拉伯語乃至中文，流利到被誤作本地人。其雙手同樣靈巧，能同時書寫同一篇文章。書畢後，將兩張紙疊在一起，透光一照，兩頁字跡竟逐字重合。

聖日耳曼伯爵作為史家，對過往兩千年間每一樁事件皆具非凡知識；他在回憶裡，詳述前幾個世紀的關鍵事件，且其自身扮演要角。他協助梅斯梅爾發展催眠術理論，甚或就是這門學問的真正發現者。其化學造詣精深，竟能除去鑽石與其他寶石的瑕疵。1757年，他應路易十五之請，確曾做到此事。他也被公認為無與倫比的藝術批評家，常受請鑑定那些歸於大師名下的畫作。他聲稱擁有傳說中的生命靈藥；龐巴度夫人為此作證，說她曾見他將某種無價液體贈予一名宮廷女子，那女子因而比一般壽命多保留了二十五載的青春活力與美貌。

其預言精準得驚人，也為他贏來不少聲名。他曾向瑪麗·安東妮預言法國君主制的傾覆；大革命實際發生多年前，他已預知王室的悲慘命運。然而，伯爵才華最有力的證明，在於他對歐洲政局敏銳的洞察，以及應對外交攻訐時圓熟至極的手段。他曾受雇於多個歐洲政府，包括法國，擔任祕密代理人；且始終握有各種憑證，得以出入最為排外的上流圈子。

庫珀-奧克利夫人在其出色專論《聖日耳曼伯爵：諸王的祕密》中，羅列了這位奇人在1710至1822年間用以偽裝的重要化名。她寫道：「在此期間，我們見聖日耳曼先生以蒙費拉侯爵之名現身；在威尼斯是貝拉馬爾伯爵或艾馬爾；在比薩是舍寧騎士；在米蘭與萊比錫是韋爾登騎士；在熱那亞與里窩那是索爾蒂科夫伯爵；在施瓦爾巴赫與特里斯多夫是察羅吉伯爵；在德累斯頓是拉科齊親王；而在巴黎、海牙、倫敦與聖彼得堡，他便是聖日耳曼伯爵。」顯然，聖日耳曼先生採用這諸多姓名，是為其政治密探工作；史家向來假定，此乃他主要使命。

聖日耳曼伯爵被描述為中等身材，體格勻稱，面容端正悅目。膚色略深，髮色濃黑，但常敷粉。他衣著簡約，常穿黑色，但剪裁合體，質地精良。他對鑽石顯然著迷；不僅戒指鑲鑽，錶與錶鏈、鼻煙盒、鞋扣上也綴滿。曾有珠寶商估他一對鞋扣值二十萬法郎。伯爵通常被描繪為中年模樣，臉上全無皺紋，身體也無絲毫衰頹。他不食肉，不飲酒，事實上極少在人前用餐。雖有些法國宮廷貴族視他為江湖術士與騙子，路易十五卻嚴斥一名出言貶損他的廷臣。其舉止流露的優雅與尊嚴，加上對每種情境的完美掌控，皆證明他擁有那種與生俱來的內在修養。這位非凡人物還具一種驚人而近乎威懾的能力：能在詢問者開口前，預知所要問的問題。憑某種類乎心靈感應的稟賦，他亦能感知遠方某城某國何時需要他；甚至有記載稱，他有個驚人習慣：他能不經房門，就出現在自己寓所或友人房中；離去時亦然。

聖日耳曼先生遊歷多國。彼得三世在位時，他在俄國；1737至1742年間，他是波斯沙阿宮廷的座上貴賓。關於其行蹤，烏娜·伯奇寫道：「聖日耳曼伯爵的旅程跨越漫長歲月與遼闊疆域。從波斯到法國，從加爾各答到羅馬，他皆為人所知且受敬重。霍勒斯·沃波爾於1745年在倫敦與他交談；克萊夫於1756年在印度結識他；達代馬爾夫人聲稱1789年在巴黎見過他，那已是其傳聞死訊五年後；另有人稱在十九世紀初仍與他對話。他與歐洲諸王關係熟稔親密，也是各國眾多傑出人物所敬重的友人。他屢屢現身於當時的回憶錄與書信中，卻始終是個神祕之人。腓特烈大帝、伏爾泰、龐巴度夫人、盧梭、查塔姆與沃波爾皆與他相識，皆競相好奇其身世。然而在他活躍於世的數十年間，無人能真正查明：為何他在倫敦是詹姆斯黨密使，在彼得堡是陰謀家，在巴黎是煉金術士與畫作鑑賞家，在那不勒斯又是俄國將軍。……偶爾，籠罩其行蹤的帷幕掀開一

角，我們得以看見他在凡爾賽音樂室拉琴，在倫敦與霍勒斯·沃波爾閒談，坐在柏林腓特烈大帝的圖書室，或在萊茵河畔洞穴中主持光照派的聚會。」（見《十九世紀》，1908年1月。）

聖日耳曼伯爵常被視作共濟會早期活動中的重要人物。然而，屢有人詆毀他與共濟會的關聯，恐另有動機。此類例子可見於亞瑟·愛德華·韋特《共濟會中的祕密傳統》的記述。此作者對該主題作了一番略帶貶抑的評論後，又翻印了一幅錯誤的聖日耳曼伯爵版畫；顯然，他無力分辨這位偉大的啟悟者與某位法國將軍。終有一日，將能確切證實：聖日耳曼伯爵既是共濟會員，亦是聖殿騎士；實際上，卡廖斯特羅的回憶錄中便有直述，說他是在聖日耳曼的引領下加入聖殿騎士團。許多與聖日耳曼伯爵往來的顯赫人物，皆為高階共濟會員；現存關於這些討論的備忘錄，足以證明他確是共濟會學識的大師。亦可合理地推斷，他與玫瑰十字會有所關聯，甚至可能便是該組織的首領。

聖日耳曼伯爵深諳東方神祕學的精義。他實踐東方的冥想與專注鍛鍊；曾多次被人目睹，雙足交疊、雙手合攏而坐，姿態一如印度的佛陀。他在喜馬拉雅山深處有一處隱居地，定期從塵世退隱其中。他一度聲稱，將在印度停留八十五年，然後重返歐洲執行使命。他多次坦言，自己乃聽命於一股更高、更偉大的力量。他未言明的是，這股更高的力量，便是那派遣他入世，以達成特定使命的祕儀學派。聖日耳曼伯爵與法蘭西斯·培根，乃是過去千年間，祕密兄弟會派入世的兩位最偉大使者。

神智學作者 E·弗朗西斯·尤德尼認為，聖日耳曼伯爵並非特蘭西瓦尼亞的拉科齊親王之子；以他的年齡而論，他只能是該親王本人，素以哲思與神祕聞名。該作者相信，聖日耳曼曾以法蘭西斯·培根之身出現於 1626 年、以弗朗索瓦·拉科齊之身出現於 1735 年、以聖日耳曼伯爵之身出現於 1784 年，經歷「哲學之死」。他也視聖日耳曼伯爵為著名的加巴利斯伯爵，而作為馮·霍姆佩施伯爵時，則是馬爾他騎士團的最後一任大團長。眾所周知，歐洲祕密結社的許多成員，曾為各種目的而佯裝死亡。元帥內伊作為無名哲人會的成員，便逃過了行刑隊，以彼得·斯圖亞特·內伊之名在北卡羅來納生活並教學三十餘年。彼得·S·內伊臨終之際，曾告知主治醫師洛克，自己便是法國的那位內伊元帥。

安德魯·蘭在一篇探討聖日耳曼伯爵那迷霧般身分的文章末尾寫道：「聖日耳曼是否真如傳言，於約 1780-85 年間死於黑森的查爾斯親王宮中？抑或，他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從法國監獄逃脫，而格羅斯利自以為見到他？利頓勳爵是否於 1860 年與他結識？……莫非就是達賴喇嘛身邊那位神祕的俄國顧問？誰知道呢？在十八世紀回憶錄作者筆下，他如鬼火般忽隱忽現，難以捉摸。」（見《歷史之謎》。）

美國史片段

常有人問：法蘭西斯·培根在《新亞特蘭提斯》中所呈現的異象，是否為預言之夢，預示一個將在新世界土地上崛起的偉大文明？毫無疑問，歐洲的祕密結社曾合力籌劃，要在美洲大陸建立「一個孕育於自由，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新國」。美國早期歷史中的兩件事證明，此「沉默團

體」之影響力，長久以來默默引導其民族與宗教命運。他們締造國家，作為傳播理念的載具。只要國家忠於這些理念，便得以存續；一旦背離，便會如昔日「不再認識諸神」的亞特蘭提斯般消亡。

羅伯特·艾倫·坎貝爾在其精闢小論《我們的旗幟》中，重述了美國史上一個晦暗卻至關重要的片段，即 1775 年殖民地旗幟的設計。這段敘述牽涉到一位神秘的男子；只知他與喬治·華盛頓將軍及班傑明·富蘭克林博士相熟，除此之外，別無更多資料可尋。以下對此人的描述，摘自坎貝爾的小論：

「關於這位老先生，人們所知似乎極少；在我編纂此記述的素材中，其名字甚至一次也未被提及，因為旁人稱呼或提及他時，一律以『教授』相稱。他看似早已年逾古稀，且常提及百餘年前的歷史事件，彷彿曾親眼目睹其發生。然而他身姿挺直，精力充沛，行動靈便，身體硬朗，思維清晰，各方面都如壯年般強健有力。他身材高大，體態優雅，舉止從容，極富尊嚴；同時又謙和有禮，親切而威嚴。以當時的標準，尤其考量殖民地的習俗，他的生活方式可謂獨特至極：他不食任何獸肉、禽肉或魚類；不碰任何『青綠之物』、根莖或未熟之食；不飲烈酒、葡萄酒或啤酒；飲食僅限於穀物及其製品、在枝頭經日照自然成熟的果實、堅果、淡茶，以及用蜂蜜、糖或糖蜜調製的甜食。」

此人受過良好教育，涵養深厚，學識廣博且涉獵多樣，求知慾極強。他常花費大量時間，耐心而專注地研讀某些極為罕見的古籍與手稿；看似在進行解讀、翻譯或重編。這些書冊與手稿，連同他個人的著述，從不示人；甚至對家人也絕少提及，偶有零星話語，也點到即止。每逢離開房間，哪怕僅是用餐片刻，他必將書卷仔細鎖入一只碩大、古舊、方正、鐵箍沉重的橡木箱中。他時常獨自長途漫步，坐在附近山巒的稜線上，或於翠綠繁花的草地間沉思。他用錢大方且資財充裕，卻不揮霍。他在家中沉靜寡言，卻親切有趣；談話間無論提及何事，似乎都能應對自如。總而言之，他是人人注目敬重，卻少有人敢稱與他熟稔，更無人敢貿然探問其來歷、居留之由或去向的人物。

由殖民地大陸會議任命、負責設計旗幟的委員會，在劍橋期間受邀寄宿於教授所居之處，恐非偶然。華盛頓將軍也在此與眾人會合，共商合宜的徽記。從彼此交換的神色可見，華盛頓將軍與富蘭克林博士皆認得教授；眾人一致同意後，他受請成為委員會的正式成員。此後的議程中，教授備受尊崇，其建議無不立即採納。他提交了一幅圖案，認為其象徵意義最適合作為新旗；其餘六名委員毫無異議，投票決定直接採用教授提議的設計。旗幟事畢，教授悄然隱去，從此再無蹤跡。

華盛頓將軍與富蘭克林博士是否察覺，這位教授是祕儀學派的使者，而該學派長久以來左右著世界的政治命運？班傑明·富蘭克林身為哲學家與共濟會員，或許亦是玫瑰十字的入門者。他與同具神秘色彩的拉法葉侯爵，構成因果鏈中最關鍵的兩環，最終促使美洲十三個殖民地成為自由獨立之邦。富蘭克林博士的哲思，充分體現於他多年以理查·桑德斯之名出版的《窮理查年

鑑》。他對共濟會事業的關切，亦可見於他重印安德森的《共濟會憲章》；這是一部關於該主題珍稀而爭議紛紜的著作。

第二樁神祕事件發生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夜晩。費城舊州議會大廈裡，一群人聚集於此，肩負斬斷新舊兩國最後聯繫的重大使命。時局嚴峻，在場不少人都擔心，自己將為這份膽識付出生命代價。辯論方酣之際，一道鏗鏘之聲驟然響起。辯論者停頓，轉身望向那位陌生人。這位倏然現身於眾人之中、以言辭懾住全場的是誰？無人見過他，無人知曉他何時進入；但其挺拔身形與蒼白面容令人敬畏。他的嗓音充滿神聖熱忱，直震靈魂深處。結語如雷鳴迴盪整座建築：「神已將美洲賜為自由之地！」當陌生人筋疲力盡跌入椅中，狂熱的激情瞬間迸發。眾人一個接一個在羊皮紙上簽名，《獨立宣言》就此簽署。然而，那位促成此不朽大業的人何在？他曾一度揭開眾人眼前的帷幕，使他們窺見新國家誕生的偉大使命；如今卻已消失，從此無人再見，也無人知其真實身份。此事與古代史家所載、各新國家創立時的類似情節相呼應。這究竟只是巧合，還是證明古代祕儀的神聖智慧仍存於世，並一如往昔地護佑人類？

結語

馬其頓王腓力欲為十四歲的亞歷山大尋覓良師，傳授高深學問，遂決定致函當時最負盛名、學識最淵博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信中寫道：「腓力致亞里斯多德，願君安康：吾有一子，為此深謝諸神；*我所感謝者，不在其誕生，而在其生逢你的時代。*但願他受君教誨，將來無愧於你我的期許，亦無愧於他將繼承的王國。」亞里斯多德應邀前往馬其頓，時值第一百零八屆奧林匹亞紀的第四年，此後八年皆為亞歷山大的導師。年輕王子敬愛老師，漸與敬愛父親無異。他說，父親賜他生命，亞里斯多德卻教他如何活得美好。

亞里斯多德將古代智慧的根本原理傳予亞歷山大大帝。這位馬其頓青年坐於哲人足下，從這位柏拉圖不朽弟子的身上，領略希臘學問的超卓境界。受覺照的老師引他至哲學門檻，使他得以窺見賢者的世界，卻因命運與自身局限，注定無法加以征服。

亞里斯多德閒時編訂、評註荷馬《伊里亞德》，成書後贈予亞歷山大。年輕的征服者極珍愛此書，征戰必隨身攜帶。戰勝大流士後，他在戰利品中發現一只鑲滿寶石的華美香膏匣，便將匣中香膏盡數傾倒，宣稱終於尋得配得上亞里斯多德版《伊里亞德》的書匣！

亞歷山大遠征亞洲時，聽聞亞里斯多德出版了一篇珍視的講論，為此深感痛心。於是，這位「已知世界的征服者」致書「未知世界的征服者」，語帶責難與哀傷，坦承塵世榮華與權勢終究不足：「亞歷山大致亞里斯多德，願君安康：君竟將往日只可口授的學問公諸於世，實在不該。若我從君所得之深奧知識，人人皆能習得，我又憑何勝過他人？*我寧可在崇高學問上超越眾人，也不願僅在權勢疆域上佔優。*珍重。」亞里斯多德平靜的生活，未因這封非凡來信掀起波瀾。他回覆道，講論雖已傳世，但未親聆講授、缺乏靈性領悟者，終究無法得其真義。

短短數年後，亞歷山大大帝走完凡人必經之路；憑他個人威勢建立的帝國，亦隨肉身崩解。一年後，亞里斯多德也步入那個更宏大的世界，其中奧祕，他昔日在呂克昂學園常向弟子講論。亞里斯多德生前勝過亞歷山大，死後亦然：縱使肉身無名墓塚中腐朽，這位大哲人仍活在自己的智性成就裡。一個又一個時代向他致謝，一代又一代人深思他的論說；亞里斯多德終憑理性官能的卓絕超越，成為但丁筆下「知者之師」，真正征服了亞歷山大曾企圖以劍制伏的世界。

由此可見，要俘獲一個人，僅奴役其身體不足，還須使其理性歸順；要釋放一個人，也不能只斬斷四肢鎖鏈，還須將其心智從自身無知的奴役中解脫。肉體征服終將失敗，因其滋生仇恨與紛爭，驅使心智為受辱的身體復仇；但人無論情願與否，總要服從才德勝於自己的人。

即使最堅定的現代主義者，也須承認：古希臘、埃及與印度的哲學文化，勝過現代世界。希臘美學、智性與倫理的黃金時代，此後再未重現。真正的哲人屬最高貴的人類階層；一個民族若蒙福，擁有受覺照的思想者，實為大幸，其名也將被後世銘記。在克羅托納著名的畢達哥拉斯學園裡，哲學被視為人生不可或缺之物；不懂理性崇高意義的人，不能稱為真正活著。因此，若有

成員因天性乖僻而自願退出，或被逐出哲學兄弟會，眾人便會在公墓中為他立碑。因為他背棄智性與倫理的追求，重返充斥感官幻象與虛妄野心的物質界域，於實在的界域中已被視為死者。生命若受感官奴役，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眼中是靈性的死亡；而在感官世界死去，才是靈性生命的開始。

哲學賦予生命，因它揭示生之尊嚴與目的；物質性則帶來死亡，因它使人類靈魂麻木昏蔽，無法回應創造性思想與崇高德性所激發的生機。與遙遠年代的準則相比，二十世紀人類奉行的生活法則何其卑下！今日之人本是崇高的造物，具有無限自我完善的能力，卻為迎合虛妄標準，在不明後果之下，背棄與生俱來的悟性，縱身投入物質幻象的漩渦。他將塵世珍貴的歲月，耗在一場可悲而徒勞的努力上：妄圖在無常之物的領域中，使自己的權勢不墜。漸漸地，其客觀心智不再記得自身曾是靈性存有，並將半醒未明的能力，全投注於蜂巢般喧騰的產業世界，並視之為唯一真實。他從崇高的本體之境，緩緩沉入無常的幽暗深處，墮落至野獸的層次；又因對神之計畫所知淺薄，只能以獸性的方式，含混咕囁由此滋生的種種疑問。在工業、政治與商業交織的熾烈地獄裡，人們於自招的苦痛中翻滾掙扎，朝渦旋的迷霧伸手，竭力攫取成功與權力的怪誕幻影。

人不知生命之因，不知生命之目的，亦不知死亡奧秘彼端有何物；儘管一切答案皆在自身之內，他仍甘願將內外之美、真與善，獻祭於世俗野心染血的祭壇。哲學的世界——那座賢者在同胞情誼中共居的美麗思想花園——漸漸隱沒於人類視野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石材、鋼鐵、煙霧與仇恨構成的帝國；數以百萬計、僅具人類潛能的生物，為求生存倉皇奔走，同時還得維繫親手建造的龐大體制。這體制宛如一輛巨大的神像戰車，轟然駛向未知終局。人在這座物質帝國中，妄想勝過天界之國，卻使萬物盡化為石。他被利益的閃光迷惑，凝望著美杜莎般的貪婪面孔，遂僵立成石。

在此商業時代，科學只關心物質知識的分類，並研究自然中短暫而虛幻的部分。其所謂「實用」的發現，不過將人更牢固地網綁於物質限制。宗教也同樣物質化了：衡量信仰的美與尊嚴，竟是依據巍峨的石造建築、廣袤地產或資產負債表。哲學原是一道連結天地的巨梯，歷代受覺照者沿階攀升，親證活生生的實相；如今，就連哲學也淪為平庸、雜亂，堆積彼此衝突的觀念。其美、尊嚴與超然性已蕩然無存。哲學亦被物質化、被改造成「實用」之物，一如人類思想的其他分支，連其活動都被導向特定方向，只為這石與鋼的現代世界添磚加瓦。

在所謂博學之士中，正興起一批新的思想者，可稱為「世俗智慧學派」。這些文人竟認定自己是世間智慧的菁華，遂自行受命，充當一切世間與神聖知識的終極裁判。此群體斷言，所有神祕主義者必患癲癇，多數聖徒亦是神經症患者！他們宣稱，神是原始迷信的捏造；宇宙並無特定目的；不朽只是想像的產物；傑出人士只是細胞偶然拼合的結果！畢達哥拉斯據說患有「豆類情結」；蘇格拉底是惡名昭彰的酒徒；聖保羅時常痙攣發作；帕拉塞爾蘇斯是卑劣庸醫；卡廖斯特羅伯爵是江湖騙子；聖日耳曼伯爵更是史上首屈一指的惡棍！

世上明悟的救主與聖賢的崇高理念，與本世紀「現實主義」所產生的矮小扭曲之物，究竟有何相干？今日這套無靈魂的文化體系，將世間男女壓得喘不過氣。他們呼喚美與啟明時代從放逐

歸來，渴求一種最高意義上的實修之道。少數人開始明白，當前形態的文明已瀕臨消亡；冷漠、無情、商業主義與物質效率其實最不實用，唯有能讓愛與理想得以展現之事，才真正值得追求。全世界都在尋覓幸福，卻不知該往何方。人必須明白，幸福是靈魂追求覺悟所得的冠冕。唯有體悟無限的善與成就，內在本體的安寧才得確立。儘管人類囿於自我為中心的偏見，心智深處仍有某種力量在趨向哲學，不是某一派哲學，而是最廣大、最圓滿意義上的哲學。

往昔偉大的哲學制度必須再度興起，因為唯有這能守護那道分隔因界與果界的帷幕。唯有祕儀的神聖智慧聖院，能向掙扎的人類揭示一個更宏大、更榮耀的宇宙；這才是名為「人」的靈性存有真正的歸宿。現代哲學之所以失敗，是因它已將思考僅僅視為一種智性過程。若將唯物思想作為人生準則，正如商業主義一樣毫無出路。正確思考的能力才是人類的救主；每一時代神話與歷史中的救贖者，皆是這股力量的人格化。理性稍勝鄰人者，便比鄰人稍高一籌；理性運作於高於世人的層面者，被稱為最偉大的思想家；運作於較低層面者，則被視為野蠻人。因此，理性的相對發展程度，才是衡量個人演化狀態的真正尺度。

簡言之，古代哲學的真正目的，在於尋得一種方法，能加速理性本性的發展，不必坐待自然遲緩的進程。那至高力量的源頭、知識的成就、內在神性的開展，皆凝鍊於「哲學生活」一語之中。這正是大業的鑰匙、哲人石的奧祕，意味著煉金質變已然完成。因此，古代哲學首先是一種生活的實踐，其次才是智性的方法。唯有真正活出哲學生活者，方能在最高意義上成為哲人。人活出什麼，便知道什麼。故而，偉大的哲人必將自己的肉體、心智與靈性這三重生命，全然奉獻於理性，浸潤其中。

人的身體、情感與心智，彼此相互滋養，也可能彼此損害。由於身體是心智最切近的環境，唯有安居於和諧而精煉之體質，心智方能理性思考。因此，正確行動、正確感受與正確思考，乃正確認知的先決條件；唯有思想與生活諧和一致者，才能獲得哲學的力量。賢者故而宣稱：人必須先在生活之學上臻於至境，方能在認知之學上抵達巔峰。哲學力量，是哲學生活自然結成的果實。沉溺於肉身生活者看重物質；修院式的形上禁欲，會使人嚮往出神之境。同樣地，全然沉浸於哲學，會將思想者的意識引入一切界域中最高貴、最崇高之處，即純粹的哲學界，亦即理性世界。

一個追求現世極致功業的文明，需要哲人代表一種平衡的智性，評估並引導文化成長。人若要在自身本性中建立哲學節律，通常需十五至二十年；整段期間，古代弟子不斷接受最嚴格的鍛鍊。人生的一切活動逐漸脫離旁務，集中於理性官能之上。古代世界另有一項至關重要的因素，能促成理性心智，卻全然超出現代思想家的理解，那就是：進入哲學祕儀的啟悟。凡在心智與靈性上，證明自己具備特殊資質者，便被納入智者之列，獲授世代相傳、價值無可估量的祕傳學識。這份哲學真理的遺產，是萬古無雙的珍寶；每一位進入這些智者兄弟會的門徒，也都各自為這座知識寶庫添上一份貢獻。

世界唯一的希望是哲學，因現代生活的一切苦難，皆源於缺乏一套恰當的哲學準則。凡稍能體認生命尊嚴者，無不看出這個時代種種活動的淺薄。有人說得好：人若尚未建立自己的生命哲

學，便不可能真正成功。一個民族或國家，也必須形成足夠完善的哲學，並把自身存續奉獻給與此哲學一致的方針，方能成就真正的偉大。世界大戰期間，所謂文明在仇恨狂熱中自相殘殺；人類無情摧毀了比生命更珍貴的東西：那些足以引導人生的人類思想紀錄。穆罕默德曾宣稱，哲人的墨水比殉道者的鮮血更為珍貴。珍貴文獻、無價紀錄，以及世間傑出者經年觀察與實驗所積成的知識，盡遭毀滅，而人們竟毫無惋惜。人類想在宇宙廣野中佔有一粒微塵，在短暫如瞬的時間裡握有支配，那麼，知識、真理、美、愛、理想、哲學與宗教又算什麼？只為滿足一時的任性或野心，人類不惜翻覆宇宙。即使明知短短數年後便須離去，所攫取的一切終將留給後世，成為新爭端的舊因。

戰爭是非理性無可辯駁的證據，至今仍在人心中暗自燃燒；只要人類未克服自私，它便不會熄滅。文明手握各式各樣的發明與毀滅工具，未來仍將在手足相殘中延續爭鬥。然而，一股巨大的恐懼已開始在人類心智中破曉，那就是害怕文明終將在浩劫中自我摧毀。屆時，重建的永恆戲劇必將重演。一個文明若失去理想，便已死亡。自此廢墟中，某個仍在命運胎中孕育的原始民族，必將建立新的世界。歷代哲人預見此日之必要，便在新世界的結構中，融入往昔一切最真、最美的成果。這是一條神聖法則：過去成就的總和，必須成為每一新秩序的根基。人類偉大的哲學寶藏必須保存。膚淺之物可以消亡；根本而必要之物，則不惜任何代價，也必須留存。

柏拉圖學派辨認出兩種根本的無知：單純無知與複合無知。單純無知只是欠缺知識，乃第一因之後的造物所共有；唯有第一因具備圓滿知識。單純無知是一股始終活躍的力量，推動靈魂不斷求知。從這純然未覺的狀態中，生出求覺知之心，心智也隨之提升。人的智性始終被種種未知存在所環繞，然其能力尚未成熟，仍不足以測度它們。這片未知之域，正是心智永不枯竭的刺激源。因此，智慧終由理性在面對未知時而生。

歸根究柢，唯有終極因堪稱智慧；說得更直白些，唯有神是善。蘇格拉底宣稱，知識、德性與功用，皆與善的內在本性合一：知識是認知的狀態，德性是存在的狀態，功用是行動的狀態。若將智慧視為心智的圓滿，那麼這種狀態顯然只能存在於整體之中；凡小於整體者，都不可能擁有萬有的圓滿。造化中的任何部分都不完整；每一部分之所以不圓滿，正因它未臻全體。凡有不完整處，無知也必與之共存；因為每一部分雖能認識自身之我，卻無法覺知其他部分中的自我。若從哲學觀點而言，人類演化是一個從異質走向同質的過程。因此，個體碎片中孤立的意識，終將重新匯聚為整體意識。唯有此時，「全知」才成為絕對的實在。

故一切造物既相對無知，也相對具智慧；相對一無所有，也相對無所不有。顯微鏡向人揭示自身之大，望遠鏡則顯明自身之小。在永恆的歲月中，人不斷增長智慧與理解；持續擴張意識，也將愈來愈多外在事物納入自身範圍。即使在人尚未圓滿的現狀中，他也漸漸明白：唯有臻於完善，才能真正幸福；而在一切促成自我完善的能力中，理性智識最為重要。唯有受覺照的心智，才能穿越萬象紛歧的迷宮，引領靈魂進入合一的圓滿之光。

除了能促成心智成長的單純無知之外，還有另一種無知，遠更危險，也更隱微。第二種形式稱為雙重無知或複合無知，可簡單界定為「對自身無知的無知」。原始人敬拜日、月與群星，向

風獻祭，以粗陋物品安撫未知的神祇；他生活在充滿奇觀的世界，卻無法理解其中任何一物。如今，昔日原始人漫遊之處，已聳立起宏偉城市，人類也不再視自己為原始或土著。驚奇與敬畏之心，已為世故所取代。今日之人膜拜自己的成就，已對時空的無垠廣袤置之不理。

二十世紀將文明奉為偶像，卻反被自己的造物壓倒；其諸神也都由自己親手塑成。人類忘記自己實際上何其微小、何其短暫，又何其無知。托勒密因主張地球是宇宙中心而遭嘲笑；然而，現代文明看似也建立在相似的假設上，彷彿地球是諸天體中最恆久、最重要的一顆，並幻想諸神端坐星辰寶座，會對這蟻丘上發生的大事著迷不已。

時代更迭，人們不停勞作建造城市，只為在其中以威勢與權力統治；彷彿一條金冠帶、千萬臣僕，便能使人超越自身思想的尊嚴；彷彿權杖的閃耀，也能為遠方星辰所見。這顆微小行星沿軌道行過太空，載著約二十億人；他們生而復死，卻對腳下土塊之外，那無量的存在渾然不覺。以無限的時間與空間衡量，工業巨頭或金融領主究竟算得了什麼？即使某位富豪一路崛起，直至統治整個地球，也不過是坐在一粒宇宙塵埃上的小小暴君。

哲學揭示了人與萬有的親緣。人與點綴蒼穹的眾太陽本是弟兄，人並非只是旋轉原子上的納稅者，而是宇宙公民。它教人明白：人雖以肉身繫於大地，血骨亦屬大地，但內在仍有一股靈性力量，一個更神聖的自我，使他與整體的交響合而為一。因此，「無知而不自知」是一種自滿的未覺狀態：人只知肉體感官所及的狹小範圍，卻傲慢宣稱除此之外再無可知。只知道肉體生命者，僅是無知；若宣稱肉體生命至高無上，並將其奉為終極實在，此人便是「無知而不自知」。

無限者若不希望人獲得智慧，便不會賦予他認知的官能；祂若不欲人具備德性，便不會在人心播下德性的種子；祂若預定人受限於狹隘的肉體生命，便不會使他擁有知覺與感受能力，得以至少部分理解外在宇宙的浩瀚。哲學的傳令者召喚眾人，結成靈性的同伴、思想的兄弟會、真我的集會。哲學邀人走出自私的虛妄、無知的悲苦與世俗的絕望；走出野心的醜劇與貪婪的殘酷攫握；走出仇恨的赤紅地獄，以及理想死去後的冰冷墳墓。

哲學引領眾人進入真理開闊而寧靜的遠景；哲學世界是一片和平之土，使潛藏於每個靈魂中的高貴品質得以展現。在此，片片草葉皆顯奇妙；每根枝條、每塊石頭都被賦予言語，訴說自身存在的祕密。萬有生命沐浴於理解之光中，遂成為奇妙而美麗的實在。創造的四方升起宏大的歡歌。因為在哲學之光中，存在的目的得以顯明；就連人不完美的智性，也能看見瀾漫整體的智慧與良善。人類渴望的心在此尋得同道；這份相伴之情，從靈魂最深處喚出深藏的善，如同幽隱礦脈中的貴金屬。

循著智者所指的道路，求道者終將登上智慧之山的頂峰。俯瞰之下，人生全景盡展眼前。平原上的城市只是微小斑點，四方地平線皆隱入未知的灰霧。此時靈魂方才明白，智慧在於視野的廣闊，隨眼界開展而增長。人的思想繼而引他向上，街道融入城市，城市融入國家，國家融入大陸，大陸融入地球，地球融入太空，太空融入無限永恆，直到最後，只剩兩者：本體，以及神之善。

人的肉身儘管混跡於無自覺的人群，其內在早已居於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那是人提升自身、與內在本性的深處相契後所發現的世界。人可以活出兩種生命。第一種是從子宮到墳墓的掙扎，長短由人自造的「時間」衡量，可稱為「渾噩之生」。另一種生命則從覺悟通向無限，始於理解，延續至永恆，並在永恆界域臻於圓滿；這就是哲學生活。哲人既非誕生，亦不死亡；一旦體悟不朽，便成為不朽。與本體相契之後，他們明白內在有一不朽根基，永不消逝；並在這活潑而充滿力量的根基「本體」之上，建立一個即使日月星辰皆已止息，仍能長存的文明。愚者只為今日而活，哲人卻活至永恆。

一旦人的理性意識移開墓石，從墳墓中走出，便不再死亡；因為這第二次誕生，也就是哲學的誕生，不會朽壞。此處所指並非肉身不死，而是哲人已明白：肉身不是真我，正如物質地球不是真實世界。他體悟自身與身體並不相同，明白形體雖朽，生命不滅，便達到有意識的不朽。蘇格拉底所說的不朽，正是此義：「阿尼圖斯與梅利圖斯確實可以置我於死地，卻不能傷害我。」對智者而言，肉身存在不過是生命大殿的外室；受覺照者推開這間前廳的門，便進入更宏大、更圓滿的存在。無知者居於受時空限制的世界；但對於領會「存在」之深義與尊嚴者而言，時空只是幻影、感官的幻象，是人的無知強加於神性綿延的武斷界限。哲人因體悟這永恆綿延而活，並為之振奮；在他看來，這無限歲月，正是一切智慧之因為了成就萬有而設。

人並不像表面看來那般微不足道；肉體也不是衡量真我的尺度。人的不可見本性，如其理解力一般廣闊，如其思想一般無可測量。心智的手指伸向群星，將其掌握；人的靈則與宇宙本身脈動的生命交融。達到覺悟狀態者，其認知能力已大幅擴張，於是逐步將宇宙的種種元素納入自身。所謂未知，只是尚未被求道者意識收納之物。哲學幫助人培養感知美善的能力；它揭示知識的榮耀與豐足，也展開潛藏的力量與官能，使人得以掌握七重天層的祕密。

古代入門者將弟子從物質追求中召出，引入心智與靈性的生活。歷代以來，祕儀始終守在實在界的門檻上，那是本體與現象、實質與投影之間的幽微界點。祕儀之門始終半開，有志者皆可穿過，進入靈性寬廣的居所。哲學世界不在右方，也不在左方；不在上方，也不在下方。它如精微之質，瀰漫一切空間與基質，無所不在，貫穿所有存有最內與最外之處。在每個人身上，兩個界域都由一道門連接；人可由此離開非我及其牽掛，走向本體及其體悟。對神祕主義者而言，這道門是心；他藉情感靈性化，接觸更崇高的界域，而那界域一經感受與認識，便成為一切真正有價值之物的總和。對哲人而言，理性是外在與內在世界之間的門；受覺照的心智跨越肉身與非肉身之間的鴻溝。於是，神性在能見者心中誕生；他也從人的事務，上升至諸神的事務。

在這個凡事標榜「實用」的時代，人甚至敢於嘲笑神的存在。他們譏諷良善，卻以混沌的頭腦耽溺於物質界的幻影，遺忘了那條通往群星彼端的道路。古代偉大的神祕制度，曾邀人領受自身的神聖遺產，如今已然傾頹；權謀築成的體制佔據其地。昔日，學術殿堂曾以凹槽石柱與光潔大理石構成一座奧祕，巍然聳立於此。那些曾賦予世界文化與美之理想的白袍聖哲，已斂袍而去，離開人類視野。然而，這顆小小地球依舊如昔，沐浴在神意造化者的陽光裡。睜大雙眼的嬰孩，仍舊面對著血肉之軀的奧祕；人仍會笑、會哭，仍會愛與恨；仍有人夢想著更高貴的世界、

更豐盛的生命、更圓滿的體悟。人心與心智之中，那道從必朽通往不朽的門，依然半掩。德性、愛與理想，仍能令人重生；神仍愛其造物，引領其命運。道路依舊蜿蜒向上，通往成就。人的靈魂並未被奪去雙翼，只是將它們收折在血肉衣袍之下。哲學始終是那股魔法般的力量：劈開陶土之器，使靈魂掙脫習性與墮落的束縛。今日一如往昔，獲得解脫的靈魂仍能展翼，直抵自身本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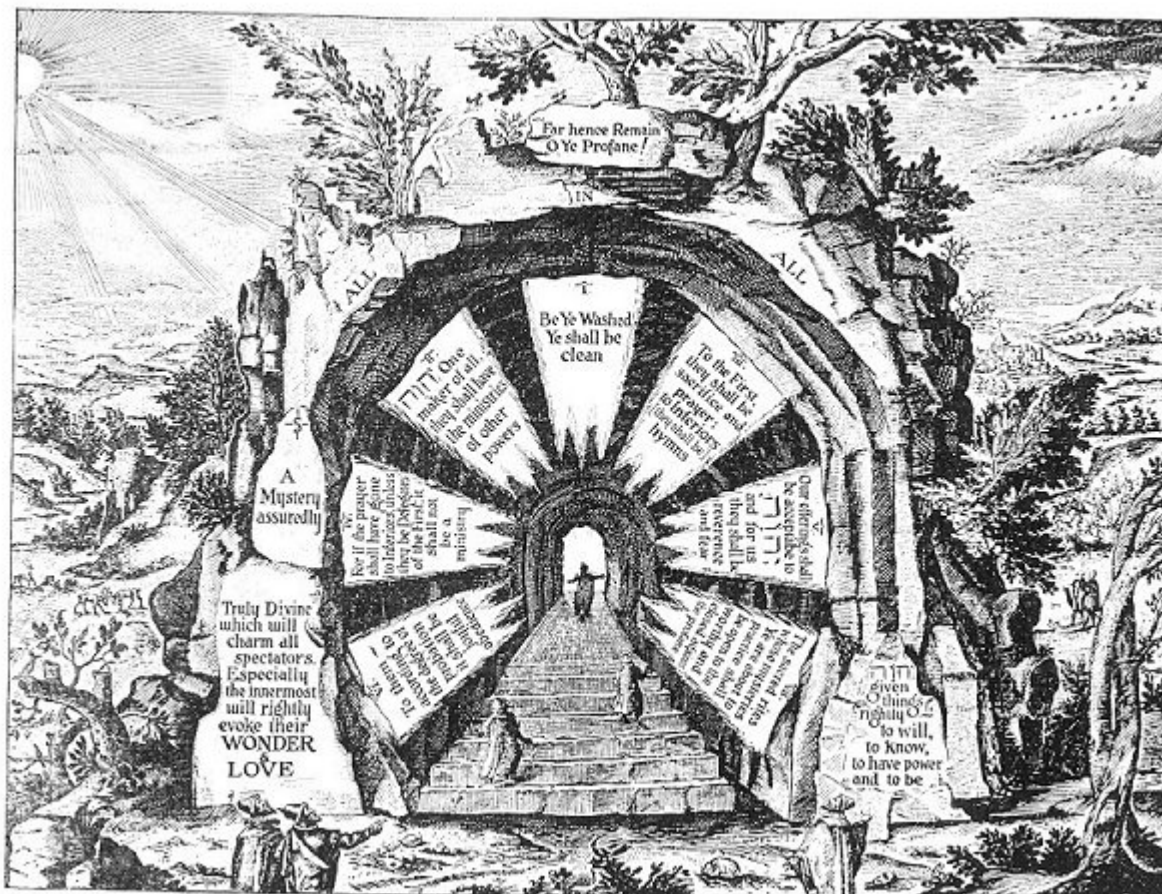
祕儀的宣告者再度發聲，歡迎所有人進入光明之殿。物質性的龐然體制已然潰敗；人類築起的虛假文明反噬自身，如科學怪人創造的怪物，正摧毀自己的創造者。宗教漫無目的，徘徊於神學臆測的迷宮；科學無力撞開未知的壁壘。唯有超驗哲學認得道路；唯有受覺照的理性，能將人的理解提升至光明。唯有哲學能教人善生、善活、善死，並以圓滿之度重獲新生。歷代哲人邀請你加入這群蒙選者，選擇知識、美德與有用的人生。



約翰與《啟示錄》的異象

出自讓·迪韋的版畫

讓·迪韋來自朗格勒，生於 1485 年，推測卒於 1561 年後；其《啟示錄》插圖正是在 1561 年以書籍形式印行。他是法國文藝復興最早、也最傑出的版畫家。迪韋生平鮮為人知，僅知曾任法國國王金匠。年逾七十所刻的《啟示錄》版畫，是他畢生巔峰之作。（若欲進一步了解這位鮮為人知的大師，可參閱小威廉·M·艾文斯 1926 年 5 月刊於《藝術》雜誌的文章。）畫中約翰的面容，實為迪韋自己的肖像。此圖版與他許多作品一樣，蘊藏豐厚的哲學象徵。



通往祕儀之殿的入口

出自昆拉特《永恆智慧圓形劇場》等

此圖描繪通往永生的道路。海因里希·昆拉特對其大意描述如下：「這是通往唯一、真實而永恆之智慧圓形劇場的門戶。此門確實狹窄，卻極為莊嚴，且已奉獻給耶和華。欲登上這道門戶，須沿著圖中所示的一系列神祕、具有前導意義的階梯向上。它由「忠信之子教義」的七重階梯構成；這些階梯乃神智學，或更確切地說，是哲學的。

「登階之後，行者便沿天父之道前進；或直接受靈感引導，或經由各種中介方式而行。

「依門前閃耀的七條神諭法則，凡受神聖靈感啟發者，皆有力量進入其中，以肉眼與心眼觀看、沉思、探究造物主的智慧、良善與大能；其方式兼具基督教卡巴拉式、神聖魔法式與物理化學式的性質，使他們不死於詭辯，而活於神智；由此造就的正統哲人，也能以真誠哲學闡明主的作為，並相稱地讚美那位賜福於神之友的神。」這幅圖及其說明，是歷來闡釋「智者之殿」外貌及其入門之道最卓越的篇章之一。